

(美) 贝克著

海明威传

上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迷惘者的一生

海明威传

上

● [美] 贝克 著

目 录

译者的话

第一章 中西部的童年生活

乡村与城镇	(1)
艺术与科学	(17)
少年时代的作品	(39)
巨大的房间	(67)

第二章 归来的战士

斯奇奥农村俱乐部	(85)
米兰	(103)
战士归来了	(125)
北边的农村	(143)

第三章 崭露头角

哈德莉	(165)
写真实话	(183)
旧地重游	(201)
黑色的森林、湛蓝的大海	(209)
洛桑城	(221)

雷巴罗与柯蒂纳	(233)
伊比利亚	(243)
第四章 太阳升起了	
青年的方向	(255)
木匠的崇高愿望	(272)
美洲评论	(291)
东方王国	(304)
《季度》杂志	(316)
太阳也升起来了	(329)
双渡	(347)
雪崩之年	(361)
一个重大的结局	(378)
第五章 成为作家	
一百天	(391)
没有女人的男人	(406)
西行	(426)
永别了，武器	(446)
海岛和山谷	(467)
下午的死亡	(489)
回归的地方	(509)
第六章 战斗的方式	
胜者无所获	(530)

革命	(550)
非洲高原	(561)
迢迢归途	(581)
生活·写作札记岛	(597)
比米尼岛的发现	(612)
劝告者	(627)
基里曼查罗的斜坡	(642)

第七章 忠臣

潜移	(662)
世界的首都	(679)
西班牙土地	(696)
美国人的介入	(708)
第五纵队	(722)
埃布罗河两岸	(738)
离弃	(750)

第八章 东方和西方

西班牙烽火	(763)
太阳谷	(775)
丧钟为谁而鸣	(782)
酬劳	(795)
到东方去	(810)
弓和伤痕	(827)

临时任务	(839)
参战者	(850)
逍遥人不逍遥	(862)
第九章 另一次战争	
跟踪至伦敦	(873)
跨过海峡作战	(889)
返回诺曼底	(908)
进军巴黎	(924)
西墙之下	(948)
赫德吉瓦德战役	(970)
巴黎指挥所	(993)
第十章 回归	
在芬卡·吉维亚时的人生观	(1010)
荨麻和鲜花	(1027)
伊甸园的危机	(1040)
过去和现在	(1057)
跨过河流	(1080)
弹弓和箭	(1097)
痛苦中的人们	(1116)
老人与海	(1130)
第十一章 生死问题	
狩猎之年	(1144)

乌干达今昔	(1167)
一笔瑞典来的奖金	(1182)
怀念过去	(1197)
花甲老人	(1215)
人生旅程的终结	(1235)

译 者 的 话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很有影响。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生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奥克派克一个医生家庭。他喜欢打猎钓鱼。小时候常常跟父亲到密执安的瓦伦湖去度过夏季，养成对户外生活的爱好。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当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由于眼睛有病不能参军，便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在抢救伤员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他从意奥前线“光荣归来”，成为一时的“英雄”。

战后，海明威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记者的身分侨居巴黎并积极参加以格特鲁德斯坦恩为首的文学创作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生涯。他刻苦学习写作，潜心研究怎样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怎样写得精炼含蓄，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除了写短篇小说外，先后出版了两个长篇：《太阳也升起来了》（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这两部作品是海明威早期创作中的两部代表作。前者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使作者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后者以作家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战国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去充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反映了钓鱼、狩猎、比拳、斗牛等生活，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

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赴西班牙。他不仅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与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是个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曾在古巴创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情报中心，并用自己的游艇来诱捕德国潜艇。接着他又作为随军记者去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例如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期间海明威曾来中国访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以古巴渔村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描写一个古巴渔民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好不容易捕到了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故事寓意是人在同外界势力搏斗中终归失败，这是海明威的一贯主题，但

《老人与海》增添了新意，即老人在同鲨鱼搏斗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小说中有句话足以概括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海明威成长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年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使海明威的思想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他既看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解体和所谓西方文明的堕落，但又不能从自己狭窄的视野中找到出路，因此眼前感到一片迷茫，而被人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海明威的作品内容，除了他所喜爱的钓鱼、狩猎、滑雪、斗牛以外，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对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的歌颂，也就是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而人的唯一的价值和出路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硬汉”，但又往往是孤独和绝望。

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初读他的作品，似乎一目了然，但细心阅读，又不免感到寓意深远。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

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深藏水下。因此，深沉含蓄是海明威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一九五四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特别强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海明威的艺术描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物缺少多方面的、丰富的性格特征。

由于世界观中的矛盾，同时疾病严重，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用猎枪自杀。

本书作者卡罗斯·贝克（1909——）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和法学博士。他是第一个全面研究海明威及其著作的权威人士。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本关于海明威的书《象艺术家那样进行创作的人》。卡罗斯贝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八年，整整花了八年时间才写完《海明威传》。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入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利用书信、回忆材料、传记文献和文学研究及评论，叙述了海明威的生平和创作。在叙述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的同时，作者还介绍了海明威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介绍了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写作过程以及当时社会对这些作品的反应。本书材

料丰富而翔实，描述别开生面，饶有情趣。它不仅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和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对于深入探讨和研究海明威其人以及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美国第斯格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次印刷版书译出，是该社出版的《名人生平》丛书之一。

林 基 海

1984 年 10 月，长沙。

第 一 章

中西部的童年生活

乡村与城镇

当婴儿的父母认为婴儿已适应外出旅行了，他们便带他到远离住家的北部山林去。这对一个出生才七个星期的婴儿来说，确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他们从伊利诺斯·奥克派克的郊外搭乘火车到芝加哥，再改乘汽车到密执安湖码头，然后坐玛丽多号汽轮抵达小特拉维斯海湾的斯普林斯港口。接着又坐了一小段火车来到派托斯基车站，再又改乘支线小火车到贝尔湖边，最后坐小木船到湖对岸海明威医生在前一年夏天向亨利·贝根买下的那块准备

建房的场地。他们预备在这里建造一所夏季避暑房子。建房的一切必需材料现在都已筹备好了。

这一年是十九世纪最末的一年。九月初的天气已经是寒风凛冽，乳白色湖面那一边的白杨树，树叶已变黄了。贝根家的白色正方形农舍离湖岸有一段相当长距离。周围是牧场、果园、家畜栅地、谷仓和鸡舍。在贝根的农场和一条通往派托斯基的沙石山路之间有一片树林，周围散落一些渥太华印地安人居住的房子。一些印地安人妇女替夏天到这里来避暑的人洗衣服或向游客兜售用香草编织的篮子。在这些印地安人中，有个名叫尼克·波尔顿的混血种人。他是个锯木工人，工作积极肯干。他在贮木场工作，负责把木头运到湖对岸的锯木厂去。遇到天气好，又顺风，锯木厂发出来的刺耳噪声，甚至在贝根农场都可听到。海明威医生建房用的木材已经堆放在刚清理好的场地角落里。他的妻子葛莱丝要给她儿子拍照，他便把婴儿抱在怀里，站在湖边一处沙地上，婴儿却哇哇地哭个不停。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返回伊利诺斯安排过冬的工作。

婴儿的父亲名叫克拉伦斯·埃德蒙·海明威，不过人们习惯称他为埃德。他在奥伯良一所学校毕业，后来到芝加哥鲁斯医学院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

他生平酷爱旅游。一八九五年他旅游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这一癖好。回来后，开业当医生。埃德是安森·梯·海明威的大儿子。安森·海明威参加过南北战争，现已两鬓灰白，不过腰板仍挺直有力。他在芝加哥经营地产，生意颇为兴隆。安森和他的妻子爱德莱德在奥克派克，有一所白色的大房子，他们的孩子都住在那里。二十八岁的埃德蒙身高六尺，厚胸阔背，臂力过人。乌黑的帮腮胡子使他显得更加成熟。鼻子象鹰嘴，黄褐色的眼睛深邃而锐利。他爱好收集铜币和邮票以及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收集的波多瓦多米印地安人的箭头。他还是一位业余的小型动物和禽鸟标本的制作者，并喜欢把蛇储存在盛有酒精的密封的玻璃瓶里。除此以外，他最主要的业余爱好是钓鱼、打猎和烹调。特别对钓鱼和打猎，他感到其乐无穷。

在奥伯良学校毕业时，他和同学一道到过卡罗来纳州北部斯莫基大山区去游览，他巧妙地利用黑草莓做馅，加上一点野蜂蜜做成饼子，馅皮是用一个空啤酒瓶在一段剥去皮的木头上擀出来的，然后拿到正在炖松鼠肉的营火堆边上烤，他的同伴看到他的高超技艺，又惊讶又赞叹。

埃德首次认识葛莱丝是他们都在奥克派克中学

读书的时候。葛莱丝嗓子好，适合唱女低音。她的母亲和学校的老师都鼓励她毕业后去歌剧团工作，但中学毕业后她却留在家。她克服了视觉不好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一面教授音乐，一面努力学习各种语言和勤奋练声。七岁的时候，她得了猩红热，一连好几个月，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后来，病虽然好了，但眼睛仍然受不了光的刺激，而且有周期性头痛的毛病。要不是这些毛病，她可说是一位颇为理想的歌剧演员。她母亲故世的那年，她刚满二十三岁，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有英国贵族妇女白皙的皮肤，真可谓婷婷玉立，气派非凡。那年冬天她到纽约参加学生艺术团，翌年春天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作首次演出。但场内的灯光太刺眼，她受不了，只好放弃艺术生涯。同年夏天她随父到国外，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回国同海明威医生结婚。婚后，他们同葛莱丝的孤寡父亲霍尔住在一起，住在北奥克派克大街四百三十九号，正好在安森和爱德莱德家的对面。海明威医生继续行医，葛莱丝给人上音乐课，全部家务交给一位名叫索菲尔·史苔丝的德国姑娘去管理。此人工作十分认真负责。霍尔先生每天来往于奥克派克和芝加哥之间做成批的刃具买卖。他个性温和，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到星期六晚总要跪在铺着布鲁

塞尔地毯的大厅里带领全家做晚祷告，吃晚饭的时候也免不了轻声细语地祈祷一番。他和安森一样，也参加过南北战争，在衣阿华第一志愿骑兵营里当过下士，大腿里至今仍有残存的弹片。霍尔不愿意别人同他谈论那次战争。他唯一的恶习就是抽烟，而且总是在吃晚饭后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大抽特抽。有时和他的堂弟泰勒·汉科克一起抽。泰勒虽然已四十八岁，一直任生产铜铁床架的米拉霍尔·松斯公司的商品推销员。他是霍尔家的常客，是个粗鲁、快活的人，嘴里斜叼着烟斗，头戴花呢帽，一边高高翘起，另一边几乎把一只眼睛遮住了。

厄内斯特·霍尔的第一个外孙是在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在他家南边的前房诞生的。婴儿生下来体重九磅半，身長二尺三。头发又浓又黑，不过后来长大了慢慢变成赤黄色。眼睛深蓝色，长大后变成棕褐色。他的皮肤呈赤褐色，脸颊上一边一个酒窝，生下来的第一阵叫声洪亮有力。他姊姊玛丝琳是在一八九八年正月的冬寒季节出生的，而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季，万里晴空，阳光灿烂。他妈妈后来写道：“当时知更鸟正在欢乐地歌唱，迎接这个小生命降临美丽的人间。”他们直到乘飞机去贝尔湖之后才给婴儿施行洗礼命名仪式。十月一日

午后，这一天刚好是葛莱丝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他们在第一公理会教堂为婴儿施行洗礼命名仪式，取名为厄内斯特·米拉·海明威。海明威的姓是从他母亲葛莱丝家族那边来的。厄内斯特号他外祖父霍尔的姓，米拉是他那位制作床架的大姨父的姓。举行仪式之后，葛莱丝崇敬地写道，她的男孩“已奉献给主，并命了名，从此便是万能上帝的最忠实的信徒。”

婴孩平静安乐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他吃得好，玩得好，拿葛莱丝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婴儿同母亲睡在一起，总是及时喂食的缘故，那怕晚上婴儿醒来，母亲也是特别仔细照料。婴儿的第一个玩具娃娃是女仆索菲尔·史苔丝送给他的一个橡皮的印第安婴儿，第二个是他父亲送给他的一个白肤玩具爱斯基库人。翌年正月，婴儿长了牙。春天里，葛莱丝兴致勃勃地一心把厄内斯特·海明威打扮得同他的姊姊玛丝琳一模一样。当他九个月的时候，就给他穿粉红色方格花布连衣裙，戴着饰花的宽边帽照像。

海明威的童年是在一九〇〇年夏天开始的，当时他全家第一次住进他们在贝尔湖新建的房子。房里散发着怡人的新鲜木料和新漆的气味。葛莱丝希望能按她祖籍英格兰著名湖泊的名称把房子取名为温德尔米尔，但后来简称为温德米尔。房子坐西朝

南，屋前方一片青山绿水，有时同艳丽多彩的夕阳，交相辉映，美不胜收。起居室是用白松木建成，室内有个用砖砌成的大壁炉，壁炉两侧各有一个窗子。屋里有两个卧房，一个小饭厅和一间厨房，厨房里有供烧柴的地方，还有一台打井水用的水泵。室内照明用的是油灯。走出外屋只见山坡上一大片葱茏茂密的树林。山坡下湖水明洁如镜，沙滩上的细沙白净，幽美宁静，原来是墨菲海岬上的葱茏树木挡住了严厉的北风，形成天然的屏障。

这是一个十分怡人，理想的环境。婴孩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他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七月十三日，再过几天就是小孩的第一个生日。这一天他参加了贝根为庆祝农场建仓而举行的宴会。他第一次能单独行走。他对削了皮的苹果和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把鱼唤成“姨”，把不同种类的肉统统叫做“肉”。他父亲弄来一条很好看的小木船，船头上用漆写上“温德米尔·玛丝琳”几个字。这年的整个夏天厄内斯特和他姊姊玛丝琳就象水里的青蛙一样坐着这条船在湖上进进出出。他们光着脚，拿家里脸盆当作辅助小快艇，在浅水滩上嬉戏蹦跳。他显得特别快乐，又是跳又是笑，一会儿学狮子大声吼叫，一会儿又拿根棍子当竹马骑。他身穿一件蓝色罩

衣，手里拿着根棍子去赶贝根家的羊，口里不停地发出“唏！唏！”的声音。据他母亲说，“他身体结实”肌肉饱满，筋骨壮健。他的两只手甚至比她姊姊的还要粗大。一碰到不如意的事，他总是又踢又跳，暴跳如雷，但玩的时候却循规蹈矩，一点不发脾气。一到晚上，让他上床睡觉，他也很听话，常常把床头的枕头拉过去盖住眼睛，不让光线照射他。每当他母亲做祷告时，他总是跪在她的身旁。可是，她还没能说上几句话，他便一跃而起，大声地喊了一声“阿门”，表示祈祷结束了。

图画册使他入了迷，特别是一种名叫《自然界的禽鸟》的大开本月刊更使他感兴趣。他也喜欢别人给他画动物漫画，看懂了便乐得哈哈大笑。他什么故事都爱听，当然，最喜欢听的是关于一匹名叫普林斯的在奥克派克给他父亲拉大车的黑马的故事。据海明威医生说，黑马普林斯的腿很长，脖子却很短。因此，吃草时不得不蹲跪下来。厄内斯特每说一个词都要漏掉一个音。他抢在他父亲前面，大声地把“跪下”，说成“跪”或“危”，接着边笑边跪在地板上，模仿普林斯吃草的样子。九月份他们回到城里的住家，厄内斯特看到街道对面一棵树上有一只猫头鹰，于是他开始对有关猫头鹰的故事感兴趣。他甚至把脚趾

上碰伤的痕迹说成是猫头鹰的眼睛。

厄内斯特最喜欢给人和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他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奈尼”。这是许多绰号中的一个。他给外祖父取名“阿爸熊”，称祖母为“爱德莱德·阿妈熊”，把女佣人叫做“莉莉熊”，把他那只双头玩具摇摆马唤作“普林斯和查理”。一月份种牛痘的时候，他把皮肤上的斑点说成是“坏了的蓓蕾”。他给母亲取了个绰号叫“菲蒂”。到了二月份，他母亲发现他在那本《自然界的禽鸟》画册上能准确地说出七十三种鸟的名称时，大为诧异。他已经具有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语言的能力。他的第一个笑话是一个“蒲公英”的双关语^①。他把蒲公英叫做“巨狮”，或“巨马”。

厄内斯特学会亲别人的脸的艺术，亲得又响亮又富有情趣。他的母亲说，“如果你有什么事不依他，他就会走过来用小手掌拍你的脸颊。而当他感到不好意思时，他就来亲你。”他早就不尿床，更不拉尿在身上，大家都赞扬他。一九〇一年举行族长会的时候，他第一次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我不认识勃费罗·比尔。”后来带他去看波尼·比尔的西部电影，他很快模仿影片中的牛仔的动作，骑在普林斯的背上

^① dandelions（蒲公英）和 dandy lions（巨狮）是谐音双关语。

让大人给他拍照。四月份带他去看瑞格林兄弟的马戏团演出，回家后，他当着外祖父面学大象走路，并一本正经地学杂技演员翻筋斗。他的杂技表演车是一个三尺长两尺宽底下镶着红轮子的木箱。这种车子是当时柏力油漆建筑公司广为宣传的商品，在各五金商店均有出售。

他母亲说，厄内斯特两岁的时候，“长得胖呼呼的，看起来象个五岁的孩子。头发淡黄，前额剪成刘海式，发端卷曲，蓬蓬松松搭在头上，皮肤赤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壮。栗色眼睛，眉毛浓黑，一张不大不小的口，脸颊两边各有个酒窝”。当他母亲叫他作“荷兰玩具娃娃”时，他一边跺着脚，一边大声叫嚷，“我不是荷兰玩具娃娃，我是波尼比尔。砰！我要开枪打死菲蒂。”家里还给他取了别的绰号，如潘奇，吉普曼克还有鲍毕等。他唱歌时有点走调。他最喜欢唱的歌有“三只瞎老鼠”和“我参观动物展览会”等。贝尔湖不久改名为瓦伦湖。葛莱丝并作了一支“可爱的瓦伦湖”的华尔兹乐曲。厄内斯特把它改成与动物展览会有关的歌曲。把“啊，月光下的瓦伦湖”改成“啊，月光下的老狒狒”。这种机智聪敏的改动使他的父母亲感到十分惊喜。

“当有人问他害怕什么的时候”，他母亲说，“他大声地回答，他什么也不怕。”他的愿望是要把他当

作大人看待。他肩上扛着一枝半新不旧的老式步枪，两眼望着前方，正步前进。他能背诵坦尼生^①“小分队向前冲”的诗句，并把自己比作士兵，把拾来的木片，木棍比作大口径短枪、长枪、来福枪、左轮和手枪等。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韧精神给他双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喜欢引用朗费罗^②的名诗《海沃莎》中的富有戏剧性段落，把他姊姊玛丝琳当作多科塔斯国土制箭老人的黑眼姑娘。

在奥克派克，葛莱丝的缝纫房间里也有厄内斯特显示才能的地方。他喜欢缝衣服，他母亲写道：“他一心想缝点衣服给他的爸爸穿，他乐意为他父亲缝补裤子和一套他妈妈专门留给他学缝补的旧衣服。”他是个软心肠的孩子，“看见一只苍蝇死了便痛哭流涕，想方设法把它放在糖水里，希望把它救活。”他喜爱各类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他同他一起玩的动物或玩具说话，把它们当作人看待。他渴望有个弟弟，当一九〇二年四月他母亲生下妹妹厄休拉时，他很失望。消息传来，他难过得流了眼泪。“我想明天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一个弟弟。”他说。

厄内斯特随父亲到贝尔湖去钓鱼，度过他的第

① 坦尼生：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

② Longfellow：美国著名诗人。

三个生日。“他钓的鱼都是大鱼，”葛莱丝写道，“他掌握鱼吃饵的时机，自个儿把鱼拖上来……他是位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的東西样样都喜欢，诸如：臭虫、石子、贝壳，各种飞鸟和动物，昆虫和花卉。”一年之后他对自然界更加倾心了。过第四个生日那一天，他跟着父亲整天在外钓鱼。雨下个不停，但他并不感到扫兴。他很爱讲，每看到一样东西就讲个不停；一见到那美丽的湖和茂密的山林，就心满意足；看到树林里的小松鼠就开心。当划船回家时，他禁不住去帮着划上几桨。

一九〇三年夏天，他的最好游伴是个蓬头蓝眼十一岁的男孩，名叫威斯雷·迪尔华兹。迪尔华兹家住在查理沃克斯湖附近的霍托海湾，离海明威家西边小山岗二里路远。男孩的父亲杰姆在城里开一间打铁铺，地点在市中学的对门。他的母亲丽兹在俯瞰湖面的松岭屋开了一家鸡食店。霍托海湾只有一小组房屋，其中有一般的店铺，邮局和教堂。但是在厄内斯特的童年记忆中，这些东西和温德米尔、瓦伦湖一样对他来说都很熟悉，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霍托海湾的水是湛蓝色的，从密执安湖吹来的风常常使水面泛起阵阵白浪。载着矿砂的大型货船得意洋洋地航行于博恩市和查理沃克斯之间。山坡上浓荫

蔽地，十分凉爽。清风起处，一股肥沃沙土气息，被阳光晒热了的针叶松气味以及丽兹·迪尔华兹家炒鸡的香味飘逸而来，闻之令人心神大振，食欲倍增。

这年秋天厄内斯特进入了安尼小姐的豪斯·英格利赛幼儿园，同时加入了由他父亲组织起来的自然学习小组——阿卡西俱乐部的分部。在春天里每个星期六上午，他总是同比他年龄大的同学一道大踏步地走着到树林里采集标本，或到第斯普灵河两岸的灌木丛里识别鸟类。在他过第五个生日的时候，他的外祖父霍尔送给他一台显微镜。他母亲写道：“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放在显微镜底下的岩石和昆虫的标本，一看就是一个小时。”六个月后，他母亲对她儿子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厄内斯特·米拉五岁半就很懂事，不偷懒，衣服全由自己穿，还是父亲的好帮手。他和他爸爸一样穿吊带裤，为自己是阿卡西俱乐部的成员感到自豪。他能从一数到一百，靠听力拼读字母拼得很好，唱歌也有很大进步，虽然音调还不十分准确。他喜欢用积木叠成炮台和炮，收集日俄战争的连环漫画。他还喜欢讲述关于伟大的美国的历史故事，能把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的有关事迹说出一个大概来。

当他母亲告诉他，他家很快就要新添一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对两周岁的妹妹厄休拉已有好感，他称她为吉格斯太太。“我的宝贝男孩是那么高兴，”葛莱丝写道，“一天上午他来到卧房，我秘密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上帝即将赐给我家另一个小宝宝。”不过他仍然希望有个弟弟。可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廿八日生下来的又是一个女孩。家里人按葛莱丝侄女的姓氏给这女孩取名为玛德莱恩，不过她的绰号却和哥姊们大同小异。女孩还未满月，大家便根据广告上用来宣传早点的婴儿的幽默象貌称呼她为松妮吉姆。

外祖父霍尔这年冬天是在加利福尼亚他儿子雷舍斯特那里过的。翌年春天回家时得了肾病，病情严重。因此，尽可能不让小孩子们到他卧房去，以免传染。可是，有一天小厄内斯特跑进他外祖父的房间，十分高兴地告诉霍尔，他如何赤手空拳将一匹脱缰逃跑的马拦住，牵回家的。他的外祖父听了很高兴，并对他女儿葛莱丝说：“丫头，你听我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有名声的。如果他遇事多动脑筋，走正道，将来准能出人头地。但若纵容自己，走邪路，将

来坐牢也一定有他的份。”不过自那以后，霍尔再没有听到他外孙子讲起关于他的勇敢出色的事迹了，因为他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去世，十二日家里为他举行安葬仪式。

厄内斯特和家人在密执安度过了漫长的夏季。在那段时间里，新鲜事连续出现，这是厄内斯特原先未料到的。首先是家里新买了一条木船，取名为温德米尔·厄休拉。其次是瓦伦湖对岸有四十亩农田，为了还税，急待转让卖出。海明威家全部把它买下，并另取名为朗费尔德农场。尔后，海明威医生种上许多果树和硬质树木。厄内斯特身穿镶有像花饰的印地安人服装高兴得在地里到处乱蹦乱跳。这是他在密执安度过的第六个暑假，也是他留着荷兰式男童长发的最后一个夏天，到了秋天，他读一年级的時候，他就再也不留那种长长的男童发式了。

以上两件事还不算什么，家里变化最大的事是他母亲决定把她父亲的房子卖掉。葛莱丝在这所房子里生了四个孩子，全家在那里住了几个年头。葛莱丝渴望有一所更宽大，设备更好的房子，希望有个理想的房间让她有机会弹弹唱唱，恢复她那近年来由于生小孩而中断的教授音乐的生涯。十月份，房子卖掉之后，他们便搬到一栋新租的位于奥克派克公共

图书馆隔壁的房子里。过了很久，厄内斯特在日记本中写道：“我记得，外祖父去世之后，我们就搬家了……房子里有许多东西没搬走，便集中放在后院天井里放火烧掉。我还记得一些从阁楼搬下来的盛着酒精的瓶子，扔进火堆里，瓶子一受热，砰的一声炸开了，酒精一着火迅速燃烧，发出蓝蓝的火焰。还有一些瓶装的次等威士忌酒也丢在火堆里烧了。”

新家的住地位于北肯尼渥斯大街拐弯处六百号，与衣阿华街交接。按照葛莱丝的计划，新家是一栋三层楼高的拉毛水泥房子，其中有八间卧房，一个音乐室和一间医生用的医疗办公室。房子要这么大才能住得下，因为除了海明威家六口人外，还有两个佣人。此外，还配给他叔外祖父泰勒·汉科克一间卧房，他在城里时总是住在他们家里。一九〇六年四月某日举行乔迁仪式之后，海明威一家便住进了新居。安森和爱德莱德也来了。海明威医生拿出一个铁皮罐子里面装着从原来住房地面挖来的土，用来粘合新居的炉灶。泥灰匠用石灰复盖、泥平，然后由建筑师在上面注明日期，最后请牧师做祷告，葛莱丝带领大家念：“愿主保佑，万事如意，阖第平安。”

厄内斯特这年在密执安度暑假的时间比已往要短得多。家里人让他同邻居一个叫哈洛德·山姆森

的孩子一起玩。他们两人常在瓦伦湖对岸的朗费尔德农场里玩，那里有条小小的火车道，司机开着满载木头的敞篷车来回奔跑。厄内斯特和山姆爬上车末尾慢慢蠕动着的车箱，坐到霍托海湾去。威斯雷·迪尔华他们到通往查理沃克斯路上伏克斯商店西面的霍托浅湾去钓鱼。他们在松岭屋吃煎鳟鱼和鸡肉饭，后来又在温德米尔滩头附近的营火堆上烤蜀葵吃。就这样，整个夏天转眼就过完了。八月中旬，海明威一家背着行李返回奥克派克他们的新家。一路上厄内斯特兴致未减，精神抖擞。两岁的时候，他曾经口出大话地说他什么都不怕。如今七岁了仍然是那个样。

艺术与科学

在肯尼渥斯大街的新家里，艺术与科学竞相争雄。葛莱丝的主要艺术兴趣是音乐。新家里有个音乐专用室，三十平方呎，高十五呎，外加一个小阳台。从起居室北面通过两道栎木门便可进入音乐室。葛莱丝费了很大力气使室内的音响效果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最使她感到得意的是房里摆着那架新添置的闪光发亮的大钢琴，旁边是个铺着地毯的学生独唱演习台。她把那架用旧了的钢琴摆在饭厅里，让

孩子们有空练练指法，试着演奏。海明威医生有时也找个时间到地下室去吹吹短号，自得其乐。不过，总是走调。

在房子的那一边却另有一番气象。那里有医生诊疗办公室和病人候诊室，科学气氛十分浓厚。病友们坐在医生书房里，里面红木书架上放着一排排的古典作品和其它书籍。房里还陈列有医生自己制作的飞鸟和动物的标本，如一只镶着玻璃眼睛的捕食飞蛾的松鼠，一对小松鼠，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大浣熊。这只熊是他有一次同他的妹夫弗兰克·欣思在伊利诺斯南部打猎时捕捉到的。医生的实验室很小，不易为外人看见，室内摆设零乱，到处是瓶瓶罐罐。玻璃瓶里装有用药水浸泡的从人体割除下来的阑尾炎和类猿胎儿等。壁柜里挂着一副人体骨架。医生平时很少说俏皮话，可是对这副骨架，他却十分幽默地称作“我亲密的朋友”。

葛莱丝和海明威医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爱好，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每每为家庭的经济和养育孩子的问题发生争吵。迁入新居时装修房子、添置家具用去很多钱，动用了葛莱丝一大部分的祖产。她生性颇慕虚荣，曾一度醉心于当歌剧演员，象贵妇人那样身穿华丽服装，头戴羽翎帽登

台表演。她扪心自问，在婚后的家庭生活和生儿育女方面，她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她对管理家务丝毫没有兴趣，一心想学文化知识，在自己事业上有所造就。因此，雇用佣人料理家务实属必要，但从不会奢侈和浪费。他们夫妇俩的每月收入，用当今的标准衡量，虽然比较低，但能勉强维持家里的一切开销。厨子和保姆常常只做了一个短时间就不干离去。因此，在未雇请新的厨子或保姆之前，海明威医生只好亲自下厨房做饭菜。有个病人回忆道，有一次他到海明威医生家看病，医生正打电话告诉家里的人，说放在炉上烘烤的饼子可以拿开了。家人对医生的乐于搞家务，煮饭弄菜都感到很满意。海明威医生还到市场买菜购东西，后院里养鸡喂兔，并且给牛奶场当卫生检验员。厄内斯特十分清楚地记得每天都有人从后院送来十二夸脱的牛奶。

在管教孩子方面，海明威医生比他妻子要严格得多。他每天要做的事很多，常常忙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孩子表现懒散，动作迟缓延误事情，他就提出尖锐批评，加以责骂。每逢主日^①，禁止一切文娱活动。不能和朋友一起玩，不能玩游戏，不能开家庭音乐会。如非有病，孩子们每星期必须去

① 主日，也称星期日。

教堂做弥撒和上主日学校。孩子们如严重触犯家规，便立即进行惩罚，先是用拭擦剃刀的皮带抽打（这东西是葛莱丝用来抹头发的），接着罚跪，请求上帝的宽恕。葛莱丝对孩子们一般要温和宽松一些。她常常说要让孩子们懂得生活，热爱生活。对她来说，这特别意味着，人要懂得艺术。她主张首先让孩子们学点音乐，等他们长大了一点，便买票给他们去听交响乐演奏会，观看歌剧演出以及从芝加哥来的好的戏剧表演。孩子们得到母亲的鼓励和支持，很早就进入芝加哥艺术学院学画画。葛莱丝深信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决心设法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才能。

海明威医生给孩子们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知识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教厄内斯特如何在野外生火煮东西，如何使用斧子砍伐树枝在林中空地搭起棚子，如何用绳子系扎干了的或湿的蝇虫，如何照安森爷爷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子弹的模样制出新子弹来，如何剥鱼、杀鸡、杀鸭下锅煎煮等等。他教孩子们，对于猎枪、钓鱼用具要细心爱护保存，教孩子们如何培养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厄内斯特长大后回忆起他父亲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带着他在户外活动的情景——在草原上追捕小鹁鸟，在散满落叶的林地穿走，通过收割了的放着禾束堆的麦地；经过谷物碾

磨厂和苹果酒厂，来到流放和储存木材的大水库。每当他看见湖泊，一堆野火，一匹马拉着车子，一行大雁在天上飞行，或自己去挑水劈柴时，他就想起他的父亲。寒冬里父亲胡须撒着白霜，酷暑里他汗流浹背。这情景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而厄内斯特和他的父亲正好一模一样。“父亲喜欢到农场去，在灿烂的阳光下劳动，因为他一直没有多少机会这么做。”他也爱做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而厄内斯特成年之后在这方面就没能象他父亲那样做了。

海明威医生认为上帝赋予自然界以飞禽走兽，赋予人类以猎取这些动物的欢乐。这种信念同他对受伤的动物所寄予的怜悯之心是并行不悖的。他猎捕各种可经食用的动物。从一开始，他就叫他儿子学会喜欢吃野味，喜欢负鼠、雉、浣熊、鹌鹑、鹧鸪、野鸭野鸽和各种鱼类。他对那些他称之为“有害动物”的食肉动物毫不留情。有一次他从奥克派克写信给正在瓦伦湖度假的厄内斯特，信里说：“你还不知道，几天前一个晚上，我看见一只大灰猫躲在鸡窝里，幸好你叔外祖父亲泰勒把小鸡放到院子里去了。我拿了枝 0. 22 口径的不冒烟猎枪，急忙向院子走去。当我举枪向猫先生瞄准时，它恐惧万分。刹那间，咻！的一声，猫先生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摔下地来。

它永远再不会偷吃鸡蛋和小鸡了。”

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厄内斯特从文法学校的第二级逐渐上升，到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通过了第八级。每年冬天他都等得很不耐烦，渴望夏天早日到来。他那双赤脚十分熟悉从温德米尔通到贝根农场去的道路，因为他每天都要到那儿取牛奶，即使闭起双眼也不会走错。他记得清清楚楚矮树林里有块针叶松沃土，沼泽地里的黑色肥泥，横越过牧场被太阳晒得焦干的硬土，贝根农场谷仓后面新堆起来的正在冒着热气的肥堆以及小鸟在寻找食物的小河床里水泡咕噜响着从小泥潭里冒出来。一天，他从一家牛奶场回家的路上，口里衔着一根树棍子，兴高采烈，又是蹦又是跳走下一个山坡，不慎被树桩绊倒，树棍的尖端扦进了他的喉壁。幸好他父亲在家，立即给他敷药止血，烧灼伤口。

家里其它的人都到温德米尔去度假，海明威医生虽然不得不仍留在奥克派克开业行医，但他还是尽可能找出时间到密执安去呆上一个时候。他身著旧衣服，戴着宽边草帽给朗费尔德农场的耕地施肥，有时在湖上划船，钓鱼，或教给孩子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后来据厄内斯特回忆说，父母亲为了家里的事经常吵架，所以他们没有在一起度假。厄内斯特总是

一会儿站在父亲这一边，一会儿站在母亲那一边，以便维持他自己说的“中立主义”政策。海明威医生每年除了有一段时间同厄内斯特的叔外祖父泰勒到密执安北部高地的布列武湖去钓鱼，或秋天到伊利诺斯南部泰勒的妹妹聂蒂·欣恩家乡打猎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与妻子葛莱丝呆在一起。他离家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一九〇八年，当时他正在纽约一间妇产医院进修为期四个月的妇产科学研究生课程。据他女儿后来说，他的全部学习费用是葛莱丝用她平时上音乐课积累下来的钱付还的。从纽约返回家时，医生先从纽约坐汽轮绕道去新奥尔良，再乘密西西比河的汽轮，逆流而上，于十一月抵达家门。途中到达新奥尔良时，医生收到厄内斯特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笔迹稚气，有不少拼写错误。信里说，他从第斯普灵河带回一把钳子，夹住了学校金鱼缸里的一条日本金鱼的尾巴。葛莱丝给医生的信里也谈到孩子的这件事。她说她希望医生在“南方大城市”里好好地休息，还说愿上帝保佑他平安。如果说厄内斯特的父母亲在家里有时发生争吵不和的现象，那末，他们后来感情重新融洽起来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结果。

厄内斯特每年除了随父母去密执安一次之外，

自己还作一些短途旅行。定计划前，他十分仔细地阅看由马瑞安·乔治编的，芝加哥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面介绍了“小游法国和瑞典”还有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丹麦等。一九〇九年他过生日时，家里给他买了一本书《忠于我们的旗帜》，由GA亨梯所著。在过圣诞节时，他除了有《伊凡霍尔》和《鲁滨逊飘流记》的书外，还有他一个远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父雷彻斯特送给他一本狄更斯的《儿童圣诞故事集》。他一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在一九一〇年他跟随母亲到南塔克特岛^①去。八月二十九日他们从温德米尔出发，先坐船，后乘火车到乌兹荷尔，再搭小汽轮到南塔克特岛。他们住在帕尔街四十五号一所古老的房子里，里面还住宿着一个名叫安妮阿耶的女子。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大海，他每天都到海滨游泳。他把游泳称之为“在海草和子蟹之间穿梭”。他的母亲的皮肤被太阳一晒就变成暗褐色，将大半个身子浸泡在海水里洗浴，感到十分得意。每逢星期六她便到中央街第一公理会教堂参加崇善教会歌唱队的活动。这个教堂建于一七一一年，她的父母亲曾于一八八〇年在这个教堂里当过唱诗班的领唱人。一想起这件事，她就感到很骄傲自豪。厄内斯特时常下海捕捉鲑

^① 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东南。

鱼和鲈鱼。回老家时还特地带回一个剑鱼的鱼鳍，准备送给阿格思俱乐部作为海产标本。葛莱丝象过去带玛丝琳出来那样，从南塔克特岛返家的途中，他们顺道到波士顿、剑桥、勒星顿和康科等地参观历史名迹。

当厄内斯特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时，学校开学已经几周了。他已升入第六级。脸颊被海风和太阳吹晒得黧黑，他又开始认真地投入学习。在这期间，家里人时常谈论厄内斯特的前途问题，他们希望他象他父亲和叔叔韦尔医生一样，将来开业行医。海明威医生前不久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马约兄弟卫生中心的圣玛丽医院学习外科和产科时，看到一张宣传医学的宣传画，使他想起他儿子的志向和前途问题。在给他儿子的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厄内斯特：

现寄给你一张关于世界第一流外科医术的画片。你爸爸正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几年之后，相信你能和爸爸一起参观医药卫生中心。祝家里人好，永远爱你的父亲。

C. E. 海明威博士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一九一一年复活节那天，厄内斯特和玛丝琳在第三明理会教堂参加接受他们加入歌唱班仪式。葛莱丝是歌唱班的指导和独唱者，当时正怀第五个小孩，内心既充满着慈母对子女的深切爱抚，又饱含着对宗教无比虔诚的情感。厄内斯特后来说道，“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的感受，好象有，又好象没有”。但不论他的感受如何，第二天他积极地写出他最早的一篇短篇故事，作为他在荷尔姆文法学校英文六级的作文作业。文中虽然他提到上一年夏天他去南塔克特岛的途中所看到的马萨葡萄园岛，但故事的绝大部分情节是来自他的叔外祖父泰勒·汉科克那里。泰勒就象故事中那个男孩一样，四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后来跟随父亲阿历山大·汉科克船长，乘坐三桅帆船伊莉莎白号在大海里航行，绕过好望角，抵达澳大利亚。厄内斯特的短文如下：

我的第一次海上航行

厄内斯特·海明威

一九一一年四月

我出生在麻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上的一所白色房子里。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四岁，后来

我的父亲——三桅帆船船长，带着我和小弟弟出海航行，绕过好望角，抵达澳大利亚。去的时候，天气很好，一路上风平浪静。我们常常看见海豚在我们船的周围嬉游，信天翁鼓着双翅飞越海面，一会儿又在方帆双桅船上空盘旋，觅寻食物。船上水手把饼干放在铁勾上，结果捕获了一只。但水手们十分迷信，认为信天翁是吉祥之鸟，捉捕它会犯罪孽，于是立即又放了它。

有一次，几个水手乘坐一只大木桶，木桶用绳索拴在船头的斜杠上。水手们手拿鱼叉捕捉海豚（他们称为海猪）。不一会捉住一只大海豚，把它拖上甲板，清除内脏，然后把海豚肉放在锅里煎。吃起来味道有点象猪肉，只是太油腻了一点。

我们很顺利地到达澳大利亚的悉尼港。回来时也很顺风，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

厄内斯特根据别人告诉他的故事，经过加工写成新的故事，这种情况在他以后的写作过程中还有许多。他用马萨的葡萄园代替他叔外祖父故事中的利物浦，用“我的小小弟弟”代替姊姊卡罗琳和安妮。如果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什么内心深处的情

感的话，这种情感就是作者对“我的小小弟弟”的思慕，因为九年来，他一直渴望有个弟弟。

可是这年夏天，厄内斯特的愿望又落空了。他和母亲在温德米尔度假，在那里，他母亲在西南边卧房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妹妹卡露。海明威家的最大和最小的孩子都在密执安生的。卡露是在厄内斯特十二岁生日前两天诞生的。他生日那天家里在有屏风小厅里为他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给他拍照的时候，他显得有点闷闷不乐，其实，他内心快活极了，因为他祖父安森送给他一枝 0.2 口径的长管猎枪作为他生日的礼物。

卡露一周岁的时候，亲戚客人络绎前来祝贺。叔叔韦劳毕·海明威携同妻子和两个女儿先到。他刚从中国坐船回国。这是他一九〇三年结婚后第一次回家。葛莱丝说：“叔叔和家小能和我们在温德米尔聚会，真是机会难得。”秦勒和乔治海明威带着妻子儿女从他们家埃罗敦也来了，还有厄内斯特的祖母爱德莱德，这样家里全部人数有二十多个。人多声音噪杂，葛莱丝不习惯这种场合，头感到阵阵隐隐作痛，只好退入卧房。

在海明威医生的眼里，他的弟弟韦劳毕确实有点英雄气概。他弟弟小时候打玉米时，右手食指被脱

粒机绞断。尽管如此，他后来被教会派往中国，在山西省工作了八年，成为一位很受欢迎的高级外科医生。海明威医生想和他弟弟比一比，据厄内斯特说，“他曾有机会到关岛或格林兰去服务”，而“在另一个时期里，他决定到内华达定居，以逃避都市的繁杂生活”。但是葛莱丝，家中的文化教育的主宰者，对于他丈夫的漫游计划坚决反对。韦劳毕叔叔给大家讲述了他前不久会见达赖喇嘛的情景。他说，尽管西藏仍然禁止外国人进入，但在一九一〇年趁达赖圣座外出经过蒙古的时候，他设法接近达赖。十二岁的厄内斯特听了他叔叔这段充满东方情调的生动描述，仿佛自己置身于另一个星球之中。

住在贝根农场附近树林里的印第安人之中，虽然没有英雄人物值得厄内斯特崇拜，但是印第安人的形象经常在他眼前出现，他们象幻影一样悄然而来，默默而去，使他似觉非觉，捉摸不定。他们在通往匹托斯基的山边沙石路边采摘野莓，然后拿到山下村舍去卖——“红灿灿，沉甸甸的野山莓，上面复盖着椴树叶子保持阴凉，再晚些时候，他们挑着满桶的黑莓来卖，果子粒粒饱满，新鲜可爱。他从未听见他们来时的脚步声，等到他们走近时，他猛一抬头，他们已站在厨房门口了。不过有时他坐在小丘上念

书，确实觉得他闻到了印第安人的气味，“他们从大门出来，走过柴草堆，绕到房子那边去了”。他觉得印第安人身上都有一种相同的气味——他第一次闻到这种怪味是“在贝根爷爷租给他们的一间小棚屋里。后来他们搬走了，他走进屋子里就闻到那股怪味”。那间小棚屋曾租给一个高个子的印第安人。这个人送给厄内斯特一把用灰木制成的划独木舟的桨。“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棚屋里，有时服止痛药，夜里经常一个人在树林里行走。”这个人死去时的样子至今他还记得。七月四日那天，那印第安人到匹托斯基去狂吃作乐，喝得酩酊大醉，回家的路上，倒在皮尔·马革特附近的铁路上睡着了。后来一列夜间的火车从他身上开过，把他辗死。厄内斯特时常见到的印第安人是锯木工尼克·布尔顿和比利·塔伯塞两人。尼克身体健壮，体力过人，“非常懒惰，但干起活来，又快又好”。住在附近的农民，“认为尼克是个真正的白种人”。比利·塔伯塞个子矮小肥胖，“留着中国式的稀疏胡子”。那年夏天，海明威医生叫他们两人劈山柴。木材原先放在湖岸边上一个棚栏里，后来棚栏裂散，木材滚到湖里去，飘到木屋前面的岸边。那天他们两人拿着搭勾、斧头、楔子和一把长长的锯子。海明威医生带着照相机跟在他们背后

来到湖边，拍了几张他们在劳动时的照片。照片拍得很好，冲洗出来很清楚。后来他把照片放进《贝尔湖影集》里作为纪念。厄内斯特站在一旁观看，有时插上一两句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用这件事作为题材，再加进一些虚构情节，写成一篇短篇故事。当然，这一篇比起前一年四月份那篇航海故事来要好得多。尼克·希尔顿和他的女儿普鲁坦丝经常为葛莱丝做事，除了他们之外，厄内斯特最熟悉的印第安人要算老西蒙格林了。他在霍托浅滩附近有个一颇具规模的农场。人们经常看到他，厄内斯特写道，“坐在霍托海湾杰姆迪尔华兹铁铺门前的椅子上，让太阳曝晒，满身淌着汗水，等铁匠给马钉蹄铁”。他是个“又老又肥胖”的印第安人，对海明威医生用步枪或猎枪射击猎物时的那种勇猛精神十分敬佩。有一天厄内斯特跟他父亲和西蒙格林一起外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看见一大群鹧鸪。它们“正在霍托浅滩附近的磨坊旁边泥地上找食或用沙土洗澡”。在厄内斯特看来，它们有火鸡一般大小。它们展翅飞翔时，发出咯咯声和呼呼声，这使他感到非常奇怪。结果，他一只也未打中。但海明威医生用一枝老式鸟枪，很快就打下五只。“我还记得，那印第安人一边笑，一边把鹧鸪从地上拣上来”，厄内斯特写道，“我父亲

……枪法很好。我从来未见到有人打得象他这样好”。

秋末厄内斯特随父亲去南伊利诺斯他的表兄弟处，在那里他又一次看他父亲开枪打鸟。他的大姑妈南蒂，教名安琪奈特，一八九八年嫁给一个鳏夫弗兰克·勃里斯特欣思。欣思起初任明理会牧师，不久出任阿尔比安南部联合学院院长。后来，转为务农，在该州西部一个地方种植水果，喂养牲畜家禽。欣思待人和善友好，是个乐天派。他和妻子儿女住在伊利诺斯一间十分体面的砖房里。房子的窗户又高又窄加上院子里高大的枫树遮阳，因此，即使在酷热的夏季里，房子里面仍然又黑又冷。欣思的孩子们喂了三匹小马——索汉，吉蒂和吉蒂的小驹普林西施。这个地方属于瓦巴斯河流域，具有东边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南部的特征。地里玉米和小麦长得很高，到处有昆虫飞舞，发出嗡嗡叫声，听起来简直象夏天的田园交响乐。每到吃饭，欣思家的饭桌上就摆满了有南方特色的丰富菜肴。海明威医生只要业务不忙，有机会脱身，便不惜长途跋涉三百里，从芝加哥来到阿尔比安。南蒂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称埃德为“医生叔叔”。每年到了秋天就有两三天外出打猎的机会，一般是到位于卡邦达尔联区南部欣思的一个农场去打鹌

鹑、浣熊和负鼠等。

这次厄内斯特和他父亲一下火车，欣思就开了小货车到车站来接他们。欣思有五个孩子——玛格利特、安琪奈特、埃德登特、安森和大儿子小弗兰克，他们都在家里等客人的到来。虽然厄内斯特已十二岁，弗兰克才八岁，但他们几乎一见面就玩得很投机。小马索汉刚好准备卖给别人。男孩们便把索汉送到新主人家里去。厄内斯特骑在马背上，小弗兰克坐在小车子赶着青蒂跟在后面。他们还走不到两里路，捆在索汉腰里的带子突然一松，厄内斯特一头栽到地上。玛格利特后来写道，“好在厄内斯特和索汉都十分镇静，不惊慌失措”。他们返回家时，其他的人都到教堂做祷告去了。孩子们使用沙发坐垫当足球在厅里踢了起来，结果竟把一个饰金绿色大花瓶打得粉碎，这个花瓶是南蒂结婚时海明威夫妇送给她的。

事实上，那一次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后来厄内斯特回忆道，“那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一天他们到联合区的欣思农场去，为了试一下厄内斯特的枪法，海明威医生让厄内斯特用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长管猎枪，去打鸽子。鸽子在牛奶场的三角屋顶

椽子上空飞来飞去，目标很不固定。不一会厄内斯特打下了几只鸽子，足够做一个鸽子胸肉大馅饼。他父亲已看到他儿子的本领，就不让他再继续打下去。厄内斯特用空枪去吓唬鸽子，他咔嚓一声，把击铁压进枪膛，正要勾动扳机的时候，击铁的弹簧就断了。他垂头丧气从地上拣起被他打死了的鸽子向厨房走去。当他从谷仓的后面绕过来，劈面来了两个年纪比他大的男孩子。其中一个问他鸽子是哪里弄来的，厄内斯特回答是他打下的。那男孩不相信，说不可能是他打的。厄内斯特叫他作骗子。接着年纪较小的那个男孩打了厄内斯特一拳，然后拔腿便走。

家里人都知道厄内斯特从小时候起就爱动脑筋，无论什么事，他都喜欢加上戏剧的色彩，喜欢编造故事。而在每个故事中他自己总是以一个恃强凌弱的英雄人物出现。一九一二年三月他第一次登台表演节目，那时他正读第七级英文班。演出内容是“罗宾汉”绿林好汉。他身披长褂，脚著带扣长靴，头戴丝绒帽，嘴边饰着假胡，手拿一把自制的长长拉弓，模拟着正从树林中的空旷地带走过。现在他已经是明理会第三教堂唱诗班的正式成员了。他甚至试着做诗，写关于芝加哥幼年童子军的生活。

露 天 游 戏

(第一次试笔)

我们做游戏，一次，二次，三次，
童子军的生活丰富多姿。
苏尔特执拍上场，
挥拍猛击，球儿飞跳穿梭。
右边障碍已扫净，
畅通无阻。

厄内斯特·海明威

一九一二年

四月十二日

厄内斯特进入高中学习之前，在家呆了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第一个夏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家人倡议举行一个名为“把生日之树带回家”的庆祝会——到树林里砍一棵小铁杉，用手推车带回家里，然后在树上悬挂生日礼物，庆祝厄内斯特和他小妹妹的生日。家里还买了一艘旧汽艇，取名为卡洛尔。九月份，回家时路经斯普林斯港口，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水上飞机——样子很不结实，里面坐着一位驾驶员。他裤子上尽是油污，头上戴顶太阳帽，帽舌朝脑后。秋季里，庆祝会特别多，首先是家里大大小小十

九人忙着庆祝海明威医生四十一岁寿辰。接着而来的是庆祝葛莱丝、海明威结婚十六周年纪念会。全家穿上节日服装，坐在一起照全家福。翌年二月份，玛丝琳和厄内斯特请他们英文八级的同学共度圣瓦伦丁节^①。五月份，连续好几个星期六他们在芝加哥柯里西姆表演中心，露天演出日本古装戏。后来，厄内斯特在寄给他父亲的一封短信中，对于在一次活动中的不良表现，表示后悔。他写道，“昨天在柯里西姆我表现得不好，今天上午我在教堂里做礼拜也不规矩。从明天起，我一定表现好”。他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日期——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一日。不到一个月之后，他们姊弟两人便从霍尔姆斯文法学校毕业，文凭上开列了他们两人的优良成绩。接着他们又再一次出发到温德米尔去度假。

这是厄内斯特在密执安度过的第十四个夏天。他在小屋后面的围栏里面撑搭帐篷，整个夏天就睡在那里。哈洛德·森姆又来同他一起住，度过八月份的最后几个星期。与此同时，一个叫露丝·麦克柯琳的姑娘找玛丝琳玩。有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坐在小屋里的火炉前高声朗读伯翰·司各脱的作品《德拉裘拉》中的诗句。厄内斯特的心情激动，联想翩翩，睡

^① 圣瓦伦丁节，又叫情人节，在每年的二月十四日。

到半夜，在恶梦中高声呼叫，把屋里的人都惊醒了。另一天，贝根农场里的一只狗在树林里同一只豪猪咬斗。孩子们便把那只呻吟不止的狗带到海明威医生那里请他动手术医治。医生耐心细致地把刺从狗身上一枝一枝地拔出来。手术完了之后，厄内斯特和哈洛德立即到树林里打那只豪猪。他们在农场的后面的木材转运场找到了它，并一枪将它打死。他们提着豪猪的后腿，肩并肩，得意洋洋地回家。海明威医生看后开导他们说，对于无害于人畜的动物不应伤害它们。既然已经打死了，他们就得把它煮熟吃掉。“我们把那只豪猪的两个后腿炖了好几个小时，”哈洛德后来写道，“可是吃起来就象炖牛皮鞋一样又硬又韧，索然无味。”

厄内斯特这孩子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小时候养成的性格长大了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他三岁时的一句口头话。这是一个人面临困难或处在逆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但后来他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又确确实实地会使人感到惧怕。不过，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严格认真地遵循着他父母亲的教导，保持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热爱大自然，喜爱打猎捕鱼，倾心于在水上或在林中的悠然独处，这些爱好一直紧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

后一息。他与他父亲相似，讲究吃得好，特别是爱吃鱼和捕获的猎物，象他父亲一样，他还喜欢吃大葱头。这种爱好也是小时候养成的，那时他父亲告诉他，野葱头剥掉皮衣，里面的嫩肉是用来夹在三明治面包里最好的佐料。由于他没有他父亲那样非凡的眼力，使用起来福枪和长管猎枪来就不很出色。但有时带上眼镜便打出好成绩。在唱歌方面，他也和他父亲一样一唱就走调；在音乐领域里，他没能如他母亲所盼望的，做到心领神会，精通到家。但在书画刻印艺术，特别是油画方面的艺术鉴赏力很快就超过他的母亲。他具有强烈的创造欲望和能力。这无疑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也是从小受到她母亲严格训练和培养的结果。这种创造欲望和能力策励着他走向生活，这是他的母亲所看不到也不能理解的。

厄内斯特进入中年后，就再没有做过他父亲乐于从事的体力劳动了，但都乐于花费相当的精力从事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他一生喜爱游泳，步行和登山。他最愿意干出大力流大汗的事。父子俩人都认为出力流汗有助于清醒脑筋，强筋健骨。他具有他父亲那样坚强的意志，无论做什么事，都决心把它做“好”。（“好”这个字眼是他们两人最爱使用的）——不论是生火，架搭棚子，给鱼勾上饵，打苍蝇，使用

枪枝或是烤鸭子，烤鹿肉等，都要认真做好。但对于坏了的机器，他们父子谁也找不出毛病，也不会修理。由于他幼年时期患过病，发生过一些偶然事故，他对医学产生了敬仰之情，尽管他思想里保存着某些信念。他晚年时候，有点象他父母亲，身体发胖了，特别是胡子长得浓密硬黑，他认为这是受到他父亲遗传的影响。厄内斯特把他在这个时期中所获得的艺术和科学知识归功于他父母亲的教育培养，和他在奥克派克城郊以及在密执安农村的生活环境陶冶。由于他的天才，所以在他的最初十四年中，肯定在许多方面会大大超过他的父母亲，只是人们未注意到而已。又由于他的禀赋，他不可避免地要冲破某些人们认为是致命的社会习俗，道德观念和宗教的清规戒律。但是，这样的时候尚未到来。一九一三年九月，他收拾好行装又回奥克派克家中去了。

少年时代的作品

现在是厄内斯特进中学读书的时候，这是他青年时代的重要经历。奥克派克和里沃弗斯特市立中学建筑宏伟，规模可观：校舍是用黄砖砌成的，共四层楼，两个侧厅，一个礼堂，一个供应快餐的饭馆，楼正面底层开两个大门，前面是一道弯曲的石级，通

向外边。授课日时候，他从家里步行去上学。课程有代数、拉丁文、英文和科普知识。英语他没有困难，其它各门功课他感到不好对付。第一年他觉得拉丁文难学，他母亲给他请个家庭教师辅导，赶了上来。他母亲自己年青时读书也很不喜欢拉丁文。他喜欢上英语，觉得很有趣。英语课教师是系主任弗兰克丁·普莱特先生。教室设在英语俱乐部一间配有皮靠椅，发光的都铎式天花板的房间里。

作为新生，厄内斯特为自己身高过矮而苦闷。他比姊姊玛丝琳足足矮一个头。玛丝琳才十六岁，看起来真象个成年的女子。厄内斯特渴望长到他姊姊那个高度，可是就是没法子。他身高五呎四吋。个子矮，体重轻，都不符合打足球的要求。为了弥补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缺陷，他尽量在射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他常常能在射程少码，满分为一百五十分的射击比赛中，取得一百一十二分的成绩。他说他左眼的视力不够好，所以射击成绩还不够理想，还说，他眼睛的毛病是先天性的，是他母亲遗传给她的，因为母亲年青时就有眼病。虽然入学第一年春天他忙个不停，但他的个子就是不肯长，一直到他十五岁那年在瓦伦湖庆祝他生日那个夏天，盼望已久的奇迹终于出现了。仿佛从看不见的弹簧上滚跌下来的重量加在他

身上一样，他每月平均长高一吋多。

哈洛德来邀他去步行旅行度假。他们在朗费尔德农场一块坡地上搭起帐篷。他们帮农家把地里的干草收进屋，看管卡车场地，给一头叫托普西的奶牛挤奶。厄内斯特和森姆开着快艇卡罗尔运送蔬菜，把新收割的马铃薯、青豆、萝卜、小豆和甘蓝卖给沿湖的客栈和住户。那年夏天是他们一年中工作最繁重的季节，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一共收割了五十蒲式耳的马铃薯。这样，就结束了他们那个为“蔬菜”工作的夏天。

厄内斯特的个子现在已长大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已穿不下。到了十月中旬，家里给他做了第一条长裤子。他穿着这条裤子参加他父母亲在家里举行的“美国革命英雄儿女纪念会”。他开始参加一个小型的足球队，但是教练不怎么重视他。他还在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业余时间在学校快餐部帮忙。十月十七日，出于一时的热情，他带姊姊玛丝琳到弗雷斯特大街的柯罗尼尔俱乐部参加由贝尔·英格雷姆小姐教授的第一堂舞蹈课。无论是踢足球，还是跳舞，他的脚总是那样笨拙不灵，很难同别人协调配合。自己感到苦恼，别人也不自在。但上生物课时，他却取得一次小小的胜利。他写了一篇关于解剖蚱蜢的论文，一

共写了六页纸。但文中没有提到过去他曾多次用蚌螭作为捕捉鱈鱼的钓饵。那篇论文老师给他九十分，并注上“很好”二字的评语。

葛莱丝这时正身怀第六个小孩，预产期是四个月。孩子们仍然希望他们能有个弟弟。葛莱丝已四十多岁。显然，她以后不大可能再生小孩了。圣诞节前夕，厄内斯特回家时带来一位他新结识的朋友朵拉斯·戴维斯。他的母亲后来写道，“他带一个女孩子回家，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也注意到，他逐渐讲究自己的仪容了”。除了身穿那条新长裤外，他开始穿硬领衫、系领带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他带朵拉斯去看篮球赛。那是他第一次同女朋友的约会。“他的那些单身男朋友，”葛莱丝写道，“看到他们俩，发狂得几乎要中风了。”

他的那些单身男朋友有：路易斯·克莱拉罕、瑞·奥尔逊、劳德·哥尔德、保尔·赫斯、普罗克特·吉尔伯特（通称波尼）、汤姆·库塞克、里曼·华盛顿、赫尔·普林托、摩力斯·默索尔曼和乔治·马迪尔也称匹克莱。对于象波尼和匹克莱这样的绰号，厄内斯特并不喜欢，可是当克莱拉罕按最大的三个滑膛枪手叫他作波瑟时，他十分高兴。他也喜欢巴彻这个名字，并且要求玛丝琳在家里叫他作“老布鲁特”。

但是他最喜欢而且保留一辈子名字是“海明斯坦”。他起用这个名字的时候，社会上正出现反闪米族（犹太人）的笑话，同时他在学校校刊上已经用过了九个其它的名字。在校舍的第一楼上有个供厄内斯特放东西的小室，与劳德·哥尔德和瑞·奥尔逊隔邻。他用黄粉笔在小室的门上画上三个圆圈，说是代表当铺。把哥尔德改成哥尔勃格，把奥尔逊改成柯亨。“我们与银钱打交道，”他说，“但是我们不借钱出去。别人借给我们钱用。谁愿意慷慨解囊，我们就慷慨地用，但我将永远不归还给他们。”

这帮小伙伴们度过了二年级时潮湿闷热的春天。厄内斯特为演好贝尔夫的三幕歌剧——伯希米安姑娘——每次排演练习常常持续好几个小时。当葛莱丝再不是明理会第三教堂唱诗班的指导之后，家里人全都转到第一教堂去参加活动。在那里厄内斯特成为普利茅斯青年团的中坚分子。他靠冬天在街上铲除积雪和发送奥克叶报——地方上的一种周刊，来增加收入，每周增加十五分（按年龄算，每一岁加一分）。在纪念华盛顿诞辰那一天，他参加学校男子步行旅行小组的一次三十二公里的短途旅行。接着在该周星期六又步行了二十五公里。他仍然象他在四岁时那样强调距离和耐力。在一年一度的越

野赛跑中，参加的人有四十六名。那天在菲普斯出发时，天正下着大雨，厄内斯特虽然跑了第四十三名，但他坚持跑完全程。在春假期间，他和劳·克莱拉罕步行到卓瑞奇位于奥克派克北边三十五公里的湖，并于四月三日返回家。当他从外面回来，他母亲已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这次是个男孩，在四月一日愚人节出生的。婴儿哭叫个不停，似乎埋怨他降临人间太迟了，不能早点来同他兄长厄内斯特结伴同游。葛莱丝为了纪念她的兄弟和丈夫，给婴儿取名为莱塞斯特·克莱伦斯。厄内斯特根据漫画里的人物给弟弟取个绰号——莱塞斯特·彼斯特。不久又把这个名字缩短了一半，叫彼斯特以暗示婴儿喜欢哭，尽管家庭里最小一个成员的名字照理说应该取得好听点。

这学期学校在六月十九日放假，厄内斯特和劳·克莱拉罕收拾行装出发到瓦伦湖去。雷·奥尔逊与他们同行，他们坐汽船“密苏里”号先到密执安的弗朗克福。在船上他们住在一间大房里，由于在室内打闹开玩笑，他们同船上的事务长吵了一架。雷·奥尔逊在弗朗克福同他们两人分手迳自回家，他们便取道特拉沃斯市和查理沃克斯长途步行到温德米尔。一路上厄内斯特谈笑风生，说说唱唱，“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有时候，他们拦过路车，坐上一

段路，不过大部分路程是步行。他们唯一的消遣是钓鱼，有一次他们看见一只短尾猫横越他们前面的公路。在特拉沃斯浅湾，他们想游泳，但水太冷只好蹚水而过。在路上他们连续数天靠吃钓来的新鳟鱼和罐头青豆。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抵达霍托海湾，找到迪尔华兹一起吃饭。韦斯莱·迪尔华兹当时已二十五岁正准备同一个二十岁的名叫卡芝琳·肯尼迪的女教师结婚。但是厄内斯特和克莱拉罕听了之后只淡淡地笑了一下。六月底的最后几天他们住在温德米尔。他们打开百叶窗，收拾好小屋里的东西，然后住了下来。假期的最后几天他们在朗费尔德农场露营，他们不想自己弄饭时，就到小山岗那边的松岭屋餐馆去吃。

七月十二日韦斯莱与卡芝琳结婚。一星期后，厄内斯特收到了他父亲从奥克派克寄来的祝贺他生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看到你已长大成人，具有男子汉气概，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相信你会按我们寄托于你的希望去开拓自己的前途……我回家时，你一定会捉到一条大鳟鱼招待我”。同月二十三日，他父亲又来信，信中夹有他自己洗印出来的厄内斯特和劳·克莱拉罕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卡罗尔汽艇出的毛病，必须装配一个新的船底污水泵。家里要

他拿去修理，还要照管菜园和在朗费尔德农场的牲口，有时他母亲还要他杀鸡拔毛。

厄内斯特十六岁时，样子看起来比他年龄还要大。可是，他很幼稚，仍然是个孩子。他立志要实现他父母亲的“宏愿”，但一碰到困难，就心急如焚，焦虑万分。生日过后不久，他碰到一场小风波。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十分夸张地说那是他童年时代所遭受的最大的波折。事情是这样，有一次他和妹妹松尼外出郊游野餐。妹妹十一岁，在他的姊妹中她最跳皮。他们驾着后面拖着小木船厄瑞拉号的小汽艇卡罗号到泥湖边的克雷康洼地去玩。这个地方靠近瓦伦湖西湾末端，淤泥又多又深，四处长满又高又密的芦苇，浅水里有甲鱼、青蛙。他们一到，一只蓝色大苍鹭受惊振翼飞起，厄内斯特一时冲动一枪把它打了下来。

他用张旧报纸把苍鹭包好丢在小艇里，然后他们上岸去弄东西吃，回来时，艇里那只鸟不见了。原来是该地巡边员的儿子把它拿走了。那男孩走到厄内斯特的小艇旁边，问那只鸟是谁打死的。厄内斯特巧妙地撒了个谎，说是别人给他的，准备拿回家去喂。男孩回家把事情告诉他父亲。厄内斯特见机不妙，赶忙回家，由于泄露了秘密，便立即动身到朗费

尔农场去躲风，等候事情平息之后再回家去。

一位相貌奇特，自称是巡边员，名叫史密斯的人不久就找到海明威的家来了。这人态度卑劣，既想讨好人，又目中无人。他一连提出许多奇怪问题，说他正在寻找一个身穿红色运动衣，背着长管猎枪，大约十八岁的青年人。葛莱丝回答说，那青年人就是她的儿子。他只十六岁，在湖那边的农场里劳动。当来人向她提出借小木船时，葛莱丝狠狠地责斥他一顿，一边叫松尼去拿猎枪来，命令那人立即离开她的家。“夫人，”史密斯慢慢地退出屋子说，“我倒得了一次教训。”

厄内斯特跑到山坡那边迪尔华兹家里去。韦斯莱答应替他向那个巡边员说情，他说他认识那个人。接着厄内斯特便到查理沃克斯湖那边的伊伦顿，他伯父乔治海明威的避暑住地去。七月三十日晚，他令人不可思议地摸黑走回朗费尔德农场。他在地里摘了一些菜豆，挖了一些马铃薯，还杀了一只鸡以便他不在家时，他母亲缺菜时吃。然后又赶回伊伦顿他伯父那里。等到那件事得到彻底解决，平安无事，他才回家去。他父亲从奥克派克写信给他，要他到法庭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要他承认自己打死了那只苍鹭。但是因为无知而触犯了法律的。厄内斯特在波恩市的

法庭上对法官述说了那件事的经过。法庭判决罚他十五元。厄内斯特缴了罚金，怀着受了惩罚，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农场去帮忙收捡干草。劳·克莱拉罕听了故事乐得很开心。后来他写道，“可惜当时我不在那里，你从农场跑出来，住在迪尔华兹家里时情况怎样呢？”厄内斯特把事情看得很严重。他认为他吃了官司，他是个坏孩子。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认为巡边员是最可疑的。随着他年龄的增大，此事在他记忆里越来越明显。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一本正经地对一位英语教授说，曾经有两个巡边员在密执安到处追捕他。谢天谢地后来幸亏没被送进劳教学校。他还根据这件事写了一个充满孩子气的故事。在故事中，两个巡边员喝醉了威士忌，彻夜不眠，守在温德米尔他家的门口，他和妹妹松尼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仓惶跑到荒野去。

一九一五年整个秋天，厄内斯特作为候补队员参加菲普非尔德轻型足球队。他们集中练习的地方离他家有三公里。每次练完足球，他总感到很疲倦，不能学习。他严格地按规定进食他自称之为——中和食品的东西，以保持体重不低于一百三十五磅。此时，他发觉学拉丁文比踢足球容易些。“拉丁文 *cicero* 叫烟斗，”他写道，“现在即使反剪双手，我也能写。”

不久前，他在古代史考试中得一百分的成绩。但他仍然喜欢步行和打猎，胜于足球赛和学习。每个星期六上午他最爱好的活动之一是到第普灵河对面大草原的捕猎场去狩猎，那个地方在他家的西面大约两公里远。猎场的主人渥利斯·伊万斯经营该猎场主要目的在培植野生动物。尤其是雉。那次他闯进猎场，第一次打死一只雉。后来他回忆起那件事，仍然觉得很奇妙。当时那只野鸡咯咯地叫着朝多刺的灌木丛上面飞去，乱拍乱跳猛力挣扎，接着掉了下来。他等到暮色降临才壮着胆子把野鸡带回家去。“那只野鸡又肥又大，一身肉，”他后来写道，“把鸡藏在衬衣里胸口处，它那长长的尾巴就横搁在腋窝里，趁黑沿着吉卜赛人常把大车停歇在路边过夜的泥土路（即北大街）慢慢向城镇走去。”

一九一六年春，厄内斯特练习拳击的热情很高。他年纪虽小，身体却很高大。由于每年夏天在农场里劳动，他身体很棒。他的性格有点怯强凌弱，这是从他的拳头同别人教量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一个时候，他利用他家的音乐室作为拳击场，带一大班同学（其中有许多年龄比他小）到那里一打就是好几场。当他们的拳击练习变成殴斗时，葛莱丝就把他们赶走。于是，他们练习拳击的地点便转移到汤姆·库塞克地

下室的小体育房，有时他们也在外练打。“我记得在大草原后面北尤克里德八百二十二号同厄里尔比赛拳击时，”他的亲热朋友劳·克莱拉罕写道，“厄内斯特把对方打败。”后来厄内斯特常常提起他十六岁之前向芝加哥职业拳击家学习拳击的事。他的拳路和秘诀分别从他的导师（他是这样说的）山姆·兰福德、杰克·布莱克本、埃迪·麦克哥蒂、托米·吉朋、杰克·迪龙以及哈里·格雷勃等那里学来的。课程的练习都是在象基德·霍华德或者弗伯和费瑞蒂的体育馆内进行的。厄内斯特让听他讲述的人相信，他的视力不好是被他的对手暗算的结果（如在皮手套上粘松香，松弛的带子拍打他的眼球），他还令他的听众确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在他的性格上，他有喜欢炫耀自己的一面，也有自重虚心的一面。他从炫耀自己，夸夸其谈中暗暗取乐。这样也有助于提高他的声誉，让听众相信并赞扬他是个出类拔萃的演说家。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当时或后来曾在芝加哥学习拳击。归根到底，正是他，在五岁的时候，设法让他的外祖父相信他赤手空拳拦住一匹正在飞奔的野马。唯一能证明这一情况的是，他曾在他母亲的音乐室里，以及在汤姆·库塞克的地下室体育房和在大草原后面北尤克里大街八百二十二号汤姆的家里

练习最基本的拳击技术。

另一方面，由于他对拳击有兴趣，他抽出几个星期六上午到弗伯和费瑞蒂以及基德·霍华德等人家里观看拳击是怎样进行的。在那里，他若认真听一听老守场人讲述的情况，就可以作为新篇故事的良好素材。四月份，当他的拳击欲望达到狂热程度的时候，他最早的一篇短篇故事刊载在一张地方报纸《Tabaja（书板报）》上。《关于颜色的问题》是由一个拳坛老将给青年人讲述的一个幽默的故事。故事开头的几句话，读起来就象是厄内斯特星期六上午到芝加哥体育馆那里学来的话一样。“‘嗨，你没听说过佐·甘斯的第一次拳击比赛吗？’老鲍勃·阿姆斯特朗边说边把一只手套戴上。‘是这样，孩子，我正在给他上课的那个小伙子使我想起了毕·斯卫德。此人最会搞阴谋，我们便从中取利，’”老鲍勃接着讲起他有一次给个轻量级拳击赛做裁判。比赛的人是蒙塔纳·唐摩根对佐·甘斯——一个黑人。他断定唐摩根会赢，下了大笔赌注，并雇佣毕·斯卫德站在拳击场一边的幕布背后，等唐摩根把对方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毕·斯卫德就用垒球拍将佐·甘斯击倒。可是斯卫德这一次却打错了人，于是比赛结束后，老鲍勃狠狠地把斯卫德整了一顿。‘你怎么搞

的，要你打黑人，你却打了白人？’他恶声恶气地说。‘阿姆斯特朗先生，’斯卫特回答说，‘我得了色盲症。’”

《关于颜色的问题》这篇故事，后来登在学校的文学小报上。这是他登在这个小报上的第二篇故事。第一篇是在二月份发表的。那是一个关于在北部森林里布设陷阱残杀别人而进行自杀的骇人听闻故事。故事说一个名叫彼尔的克里印第安人认为他的白人朋友偷了他的钱包，于是在他朋友经常往来的道路上布设了陷阱企图残杀他。后来他发现他的钱包是被松鼠拖走的，他立即飞奔前往搭救他的白人朋友。可是，已经太迟了。当他到达那里时，看到血迹斑斑的雪地里，留下了一串恶狼的爪印。两只象中世纪民歌里唱到的“大渡鸦”正在啄食他朋友残骸上的肉。彼尔震惊不已，也纵身跳入捕熊的陷阱。这就是“自然神”^①的裁决，因为他不信任他的朋友。正如故事结尾时所说的，他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省得让饿狼来吞噬他。

厄内斯特在写作短篇小说的同时，还给学校的《特拉伊兹》周报写通讯报导。他的第一篇署名文章在一月份发表，报导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的实况。

^① 北美印第安人所信仰的神

二、三月份他连续报导了汉娜俱乐部活动的情况。这个俱乐部是学校举办的，成员有来自芝加哥及其郊区。许多人是抱着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希望而来的。但是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更加吸引厄内斯特。一九一六年春他写了一篇很出色的报导。文章说，那年五月的一个夜晚，在自来水厂附近的一口塘旁边，有人正要跳水自杀。一个名叫里曼·华盛顿，厄内斯特的一个拳友，见状立即跳入水中将那人救上岸来。“警察局和公共社会福利服务部都高度赞扬里曼·华盛顿救人于危急之中的英勇行为，”厄内斯特写道，“在被接见时，里曼·华盛顿说，如果此事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的话，那便是我大衣口袋掉失了为书板报 Tabaja 撰写的笑话资料。”

厄内斯特的爱好现在已从拳击和写消息报导转向划独木舟——乘坐大型独木舟，在月光皎洁的夜晚，沿第·普灵斯河划行。他的同伴大多数是男同学，但是有几次带着弗朗西斯·柯特丝同行。弗朗西斯现在取代了朵拉斯·戴维斯同厄内斯特相好。他是在四月份演出三幕歌剧“玛萨”的时候结识她的，当时弗朗西斯也参加了演出。厄内斯特在舞台前乐队池里拉大提琴，他的眼睛时时离开乐谱去看弗朗西斯。他的一个很有画漫画天才的朋友阿尔·东安，

当即给他画了一幅一个两眼斜视的人的讽刺漫画，上面还写着：“厄内斯特正在看弗朗西斯姑娘。”厄内斯特不好意思邀请弗朗西斯去参加五月十九日学生舞会。“厄内斯特和玛丝琳一起去参加舞会，”他妈妈后来写道，“虽然玛丝琳当时还有别的约会。”但到了月底，玛丝琳、弗朗西斯、厄内斯特和哈洛德·森普逊等四人进行了象葛莱丝描述那样一次坐着很好看的独木舟溯第普灵斯河而上，到大学营附近的岸边去玩。

前一年的步行旅行给厄内斯特带来了不少乐趣和裨益。现在，他又开始这种旅行活动。他邀劳·克莱拉罕一起，在六月十日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学校一放学，他们便出发。他们两人都随身携带帐子、毛毯、斧子、饭锅、钓鱼用具、罐头刀、卫生纸、安全针、火柴、盐、胡椒、指南针、一只表、步程计、一叠明信片、胶布、两张地图、麦乳精、德国出产的甜味朱古力，两支羹匙，两把两用的餐叉刀，备用短袜，一盒虫鱼饵，还有同样重要的东西——咸肉和玉米粉，准备钓到鳟鱼后煮食之用。厄内斯特从银行取了七元钱作为旅途之用。

他们乘坐的汽轮一路上不时鸣笛，全速前进，横驶过雾濛濛的大湖。这次他们从弗朗克福出发向南

走，再沿着曼尼斯底河从温卡马步行到水面只有五十尺宽的贝尔小港湾。“我们在岸边一处十分适中的地方宿营，”厄内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河里有很多鱈鱼……在路旁打死了一条噬鱼蛇。”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起床出去捕鱼。“河里鱈鱼在蹦跳，”厄内斯特写道，“真是一场大战斗。”那天，他们两人共捉到四条鱈鱼。厄内斯特捉的两条鱼，分别为十四吋和十八吋长。星期二他们拔营离开贝尔港到瓦尔顿转运站去吃中饭。这是一个又脏又旧的小村落，到处有路轨。这个地方，厄内斯特写道，“象是个废品转运站”。下午他们继续赶路，去梅菲尔德。再从那里步行到河面狭窄河水深而湍急的波德曼河。他们在河里垂钓，但鱼不上钩。他们铺了又整洁又舒适的床铺。天幕低垂，他们便一早上床休息。凌晨两点，一阵大雨把他们惊醒。他们冒着雨向下游走去，来到一个集储木材的大水库。劳·克莱拉罕捉了两条两尺长的胭脂鱼。“开始，我们以为是鱈鱼，”厄内斯特写道，“后来才明白它们是胭脂鱼。”第二天上午，他们将那两条胭脂鱼同一对老年夫妇兑换一夸脱牛奶。厄内斯特写道，“那老妇人正用烟斗抽烟，她八十五岁，那男的七十八岁。他们得到那两条胭脂鱼感到很高兴。”

他们搭火车到卡尔克斯卡，然后步行至雷彼得河。这是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的水流最急，可以钓鱼的河流。“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人，在这旷野里建立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厄内斯特写道，“这人有条二尺长的鲮鱼。”由于毛毯没有干，他们两人只好通宵在水电站下边一个小水池里钓鱼。厄内斯特心想，黑夜里在水又深又急的河里钓鱼，真是够罗曼蒂克的了。天快亮的时候，劳·克莱拉罕在发电站里面睡觉，厄内斯特却坐在窗口继续钓鱼。篮子里的鲮鱼越来越多了。厄内斯特说，“很多人看到我们要离开感到舍不得……那里的人几乎全都走出门来相送。”这种受到别人如此欢迎和关切的情况，是厄内斯特一生中最感到快乐的典型例子之一。他们在卡尔克斯卡的伐木集材者的小饭铺吃完中饭，劳·克莱拉罕便与他分手告别，坐上开往南方去的火车回家。

厄内斯特孤零零一人继续赶路到曼斯罗纳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等了七个小时，然后乘火车到彼托斯基去。为了消磨时间，在那段颇为漫长的时间里，他一旁静观着一位年龄与他相当的印第安人姑娘，后来又同一位来自阿尔巴的伐木工人谈天。他暗自思量，几个星期来他为写好故事和文章到底收集了多少材料。他在日记的背面列了一个草表：（1）波德

曼的老年夫妇（2）曼斯罗纳的印第安姑娘（3）贝尔小港湾（4）雷彼得河。这时，他心里已构思好一个故事，“地点：曼斯罗纳。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人物：一个面目丑陋的伐木工人和一位印地安姑娘。伐木工人先杀死那姑娘，然后自杀。”这就是这个年轻人当时所构思的故事情节，他认为这样的想象和构思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

在彼托斯基的那个星期六晚，厄内斯特用了七角五分钱在帕里旅店租了一个床位。第二天步行到霍托港湾。迪尔华兹一家中午招待他吃饭，晚饭在韦斯莱和卡瑟琳那里吃。雨终于停了，但天气更加寒冷。他用枪打了一只乌鸦让迪尔华兹用棍子把它竖在田里吓鸟。星期二劈了一些柴火，杀了一只鸡。后来他在霍托海湾捉了八条鳟鱼，带到迪尔华兹家作菜下饭。迪尔华兹家即将到温德米尔过夏天。但他愿意呆在自己家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海阔天空地想，想起在曼斯罗纳小镇上那个面目丑陋的伐木工人和那位印第安的姑娘。

厄内斯特这次在霍托海湾停留的时间比以往久一些，这似乎说明他决定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权力。他除了和迪尔华兹家交往外，主要是与毕尔和凯蒂·史密斯。他们两人都同他们的姑妈约瑟夫·威廉

查理斯夫人住在一起，姑丈是圣·路易斯医生。一八九九年他们的母亲因得肺病死去。以后他们便由姑妈抚养。姑妈在霍托海湾附近农场买了房子，让孩子们在夏天有个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场所。厄内斯特隐约地记起，从前他曾见过他们。如今他发现他们两人那样兴高采烈，聪敏伶俐。虽然他们和他相比，年龄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却十分乐意邀他一起欣赏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凯蒂已快二十五岁，毕尔是个大学生，二十一岁。他身材瘦削，容貌英俊，淡黄色头发滑溜溜地从头上垂下来。说话时一口密苏里口音，音拖得长长地，话里带有谐音双关语的幽默。凯蒂长相一般，是个性格率直的姑娘。头发有点象电影“小女人”中的女主角卓玛琪一样蓬松飞舞。因此，常常用纤细的手轻轻地把散搭在眼睛上的头发抹开。她有一双动人的眼睛，蓝得发绿，象猫的眼睛一样。保证你看了会相信在黑夜里她照样能看见东西。使厄内斯特感到高兴的是毕尔没有把他看成低一等的人相待；凯蒂俨然以大姊姊的身份出现。出于关心和爱抚，她乐于向他指出，他的指甲太长了，里面有污垢，而事实上的确如此。

为了摆脱家庭琐事的纠缠，厄内斯特在温德米尔屋后院子里搭了一个给自己睡觉的帐篷，还在离

家半公里的玛菲坡地上搭营。如果说他有时候感到自己已十七岁，对于家庭不应事事盲从；又假若象他在后来所写的小说和书信中所说的，他在茂密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理智而落入尼古·波尔顿的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普鲁蒂之手，他这些内心的活动，自然对他的姊姊和父母是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的。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可被称之为孝子，“过着完全合乎基督教父的理想生活。”如果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父亲对性方面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他就不能真正阐明性的问题。他在报上看到恩瑞柯·卡罗鲁由于乱搞女人而被捕时，问他父亲乱搞女人^①是什么意思。他父亲回答说，“那是最可恨的犯罪活动”。可是厄内斯特还是没有弄懂。他心想“大概是一个人做了莫名其妙，希奇古怪的或令人愤恨的举动，例如用捣碎了的马铃薯泥糊在一位象印在香烟盒上那样漂亮的女人身上”。海明威医生就此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性的说明。他说，手淫会使人变成瞎子，精神错乱甚至死亡，而乱搞女人（嫖妓女）会染上花柳病。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不要同女人接触。厄内斯特在他文章中提到的他第一次同

① mash 在这里意思双关，可作“捣碎”解，也可作调戏女人解，厄内斯特的父亲说的是后者，厄内斯特理解为前者。

普鲁蒂·波尔顿调情的事，与其说是确有其事，不如说那正象他说的到芝加哥拜师学习拳击那样，只是凭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

厄内斯特回奥克派克升高中的时候，身高已六尺，体重一百五十磅，完全合乎条件参加轻型足球队。不久，他加入了第一足球队。但他仍是那样笨手笨脚，他只希望能当个后卫队员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脚在踢足球时同跳舞时一样的笨。因此，有关他踢球时出洋相的笑话，很快在队里就传开了。学校储藏室里所有的球鞋都不合他穿。队长高尔顿·谢普建议请补鞋匠在厄内斯特自己那双多孔系带的球鞋上打上楔子或垫子。还有当教练员第斯特卫特嘱咐边锋包抄掩护中锋谢普时，厄内斯特被派上场，谢普就感到不安，他说，“厄内斯特跑得很慢，配合会不好，和他一起打，我就打不好。”季度比赛的时候，他们队以三十五比十九胜怀特·多列多队。这次比赛，他父亲作为随队医生同行。他渴望在这次比赛中厄内斯特能取得学校代表队员的称号。他对教练员和队长说，他儿子身材魁梧，是队里最好巡边员，可是他们两人都不表态。一直到季度足球比赛结束，队里才给厄内斯特发了印有 OP 字样^①的代表队员运动衫。这

^① O·P·这里代表 Oak Park（奥克派克）。

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接着到了冬季，他成了学校游泳队队员，同时还被选为新成立的水球队队长，他更是喜气洋洋了。

不过，写作比起运动来，他感到容易得多。“老师经常拿他的文章在班上朗读，”苏三·劳雷写道，“并要大家向厄内斯特学习。”他最喜欢的英文老师是芬尼·毕格和玛嘉勒·迪森两位。“他们两位对我很和气，”厄内斯特写道，“他们对我特别喜欢，因为我既是学校运动队队员，表现好，又能写文章。”英文老师毕格小姐身材虽然瘦小，但很结实。她最喜欢写浪漫题材和虚构的文章。迪森小姐为人“率直、诚恳，讲求实际”。厄内斯特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大多数故事情节逼真，讲究实效，有独创性，十分切合学校的生活和写作要求。足球比赛的高潮过后，Tabula 报刊登了他的第三篇短篇故事。那是描述作者在密执安结识印第安人的事迹。文章标题为《赛比·晋安》。赛比·晋安是一条大狗的名字，它的主人叫毕利·苔伯肖，一个身材瘦长，栗色头发，样子普通的“奥杰布华”人^①。这是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毕利是虚构的。一个名叫保尔布莱克·波德的印第安人坏蛋，杀害了毕利的侄子。毕利四处寻

^① 北美印等安人的一支。

找凶手，两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着落。七月四日那天，他独自沿着帕尔·马葵德铁路行走的时候，被人一棍子打倒在地。打他的人正是保尔布莱克·波德。此人扬言要亲手打死他和他的狗，然后把尸体丢在铁轨上让过往火车辗压，消灭罪证。可是这个恶棍万万没有估计到那狗十分精明，波德还来不及防避，潜随在他后面的那只狗，咧着嘴巴，露出厚利的牙齿向他猛扑过去。

厄内斯特在读高中时所写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刊登在学校的《特拉佩斯》周刊上的游记。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和一九一七年五月之间，他每一星期平均写一篇以上的文章，大多数写体育方面的情况。有些文笔随和，有些一本正经。他的幽默的得意之作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连载的《灵格·拉德纳》，受到广泛赞扬。他在十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小灵格·拉德纳急于发表文章》。但是他还没有掌握拉德纳这个人的没有受过教育所写出来的文章的文体。他的工作草率。文章是在他家三楼自己的卧房里，用一台旧打字机猛敲出来的，不加修改便送给科主任约翰·盖尔曼看。厄内斯特不大注意拼写，例如动词 have 变成现在分词时忘记去掉字母 e 再加 ing。连词 nor 用于否定时，他总用得不妥当。在他一生

中，他总是把 already 同 all ready 混淆，还认为英文里确有 alright 这个字。但是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敢闯精神，以上这些缺点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次要了。后来，他有句口头禅，“你写文章，可请别人替你改正错别字”。

当冬天的冰雪融化的时候，他划独木舟的兴趣和热情又越来越浓。春假期间——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至六日，他同雷·奥尔森从伊利诺斯河划独木舟到伊利诺斯，渥太华附近的色利县的洛克·帕克。他们一边划一边互相招手称对方为当铺老板。他们在外未回，海明威医生给他妻子和大女儿写了封信，当时他大女儿玛丝琳正到俄亥俄州俄柏林学院上学。信中写道，“亲爱的葛莱丝和玛丝琳：家里孩子都很好。有三个去游泳，厄休拉在浴盆里洗澡，现在天开始下雨了，而且下得越来越大。厄内斯特有三天假，现在出去划船了。雷·奥尔森的父亲今天接到奥尔森的信，说他们出发的第二天路上遇到许多麻烦，今天只前进了十五公里，因为他们有好几次不得不水陆联运，把独木舟抬上陆地，走一段路，又再放到河里去。后来到了伊利诺斯运河又得停下来接受守卫运河的士兵检查。不过，一切都顺利。幸好他随身没有带枪枝，子弹和炸药。”

看到那些守卫运河的士兵使他们想到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情景。厄内斯特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表示愿意到战场上打仗。当要他选择上那所大学时，他和奥尔森以及威尔科森都说到伊利诺斯大学。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申请报考该校。厄内斯特的外叔祖父泰勒在堪萨斯城里做木材生意。厄内斯特的父亲曾写信给他询问是否有机会让厄内斯特到《明星报》当随习记者。不久，泰勒回信说要到九、十月份才有机会。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厄内斯特并不在意。这时，他的思想早就飞到北密执安，准备在那里度暑假了。

高中快毕业时，厄内斯特经受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窘境。一次，他和杰克·潘特科斯特以及莫斯曼在第·普灵斯河岸边露营。那时芝加哥报纸报导说，“有一群小偷在奥克派克和普罗威梭地区行窃。”厄内斯特和杰克在帐篷里睡到凌晨二点，突然一伙“暴徒”偷袭他们的营地。这伙暴徒边吼叫边砍脱帐篷的绳索，抢走他们的东西，向树林里逃去。杰克猛力抓住他身边的一位暴徒，厄内斯特挥斧向另一个砍去，差点砍中那人的头。另三个暴徒向他围上来，抓着他往前拖。厄内斯特拚命挣扎，那些暴徒便将他推入满是泥浆的河里。当他爬上岸来时，他才恍然大悟。原

来是一场蓄谋的鬼把戏。偷袭营地的人全是奥克派克的高中学生。那天晚上这些人正在汤姆·库萨克家里举行男子交际会。会上有人提出去偷营，于是这场恶作剧就开始了。他们坐车到北大街，偷偷摸摸地穿过树林来到厄内斯特的宿营地。后来，学校《特拉佩兹》周刊报导说，“两边都讲和了，不过，这个戏弄人的骗局的制造者承认他们失败了”。这件事，厄内斯特永远忘不了。他想要是当时他的斧子真的把那人的脑袋砍脱了，事情将如何了结？芝加哥一位记者乔治·萨弗撰文称持斧人和偷袭者双方都是这场恶作剧的受害者。想要刊登在学校《特拉佩兹》周刊上的文章不提到他挥斧砍人的事是办不到的。就象上一次他开枪打死一只苍鹭一样，他又一次险些冒犯法律吃官司。想到这里不由得一紧，十分害怕。这件事在他的记忆里同第一个事故一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到了五十岁，他还经常想起他童年时候曾经度过的一段惊险的生活，常常独自喃喃细语，他曾挥斧砍人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过，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是他又一次的文学夸张而已。

毕业典礼周从六月八日开始，内容主旨健康，充满爱国热情。举行全级纪念会那天，礼堂里布置一新。台上摆着插满红、白、蓝鲜花的花篮；有五彩缤

纷的长条形花饰。考虑到厄内斯特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大家一致推选他在全会上演讲。他的充满了激情有力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认为是这次活动的高潮。毕业典礼仪式于星期四晚上进行。开始时，全体与会者做祷告，接着唱圣歌、校歌和集体欢呼。会上有五个学生发了言，其中包括玛丝琳和爱德华。再接着是学校方面向全体毕业生一百五十人颁发了毕业证书。在这次活动中，厄内斯特始终保持着热情矜持的态度。虽然他心中有理想，但毕业后究竟做什么，他仍然心中无数。

不久，机会来临了。第一明理会教堂，男子部主任劳德·霍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机会。信中写道：

亲爱的厄内斯特：

我想请你花点时间同男子部年轻人谈谈。他们即将参加你过去从事的学校各项体育运动。请你告诉他们你在学校时体会最深的经验，特别是你对教会举办的学校（如主日学校）有什么感想，以及你来年准备做什么等。为了使你自己有所准备，同时也为了这些年轻人起见，你讲之前有没有必要作点准备？希望你认真思考，让

听讲者受益，得到启发，永远铭记心中。这是你毕业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一次好机会。来吧！小伙子，你步入这个严肃世界的时机到来了。把你所获得的好经验传给这些比你更年青的人吧。

你忠实的 劳德·E·霍特

在会上发言的除了厄内斯特外，还有另外四个毕业生。他们发言的内容大同小异——欢呼和告别。那天星期六中午，厄内斯特把自己认为值得讲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那些年青人，人们认为大概也是这样。可惜的是，他当时的讲稿没有留下来，因为这是他在学校受正式教育阶段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

巨大的房间

中学毕业后，摆在厄内斯特面前的选择是：上大学，参加战争或工作。他的父亲极力主张他到他姊姊玛丝琳学习的那所学校，奥伯林学院去念书，他一个在伊利诺斯大学的朋友路易斯·克莱拉罕也欢迎他到那里去，但厄内斯特不愿意上大学。他父亲考虑他年龄小，不同意他参军。厄内斯特自己也并不着急，因为一方面在堪萨斯城《星报》的工作要到十月份才

有眉目。另一方面密执安农场里有许多农活要做。投身于那个伟大的现实的社会，看来还可以再等几个月。

海明威医生一心想开着福特牌 T 型旅游车，带上玛丝琳和他两个儿子到北部去，沿途宿营。六月下旬的一个上午，他们从家里出发了。道路崎岖不平，车胎爆裂了几次。他们被迫下车填补路面上的泥坑，挖开车轮深陷的泥浆沙地。路上一共花了五天才到达厄内斯特的伯父乔治在伊罗顿的夏天别墅。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车子沿着坡地快速前进，经过贝根的农场，然后又爬上坡，终于胜利地走完全程，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温德米尔。大家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高兴，正如玛丝琳说的那样，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抵达后他们立即动身到湖对岸的朗费尔德农场去劳动。海明威医生雇了一位个子瘦削，长着大胡子的农民帮忙。此人名叫华伦森纳，身穿吊带工装裤，头戴沾满汗垢的宽边帽。他养几头驴子，有几架自制的用来装载石块或重物的平底木橇。他们动手拆除雇工住的小屋，搭了一个棚子，里面堆放锯屑，以便冬天来临，用来铺盖在农作物上防冻。他们还翻晒了二十亩地的稻草，把大菜园里的空地都种上菜。到了

周末，厄内斯特作了一次短暂休息，到霍托海湾和查理沃克斯湖钓鱼，访问迪尔华兹一家以及同毕尔和凯蒂·史密斯重叙友情。一个叫卡尔·埃德加的单身汉经常来他们家。他爱上了凯蒂，他在堪萨斯市公寓里有一个套房，本人有份好工作，但凯蒂不想结婚。卡尔表示，如果厄内斯特到《明星报》社工作，他愿意同厄内斯特合住。

厄内斯特渴望去《明星报》社工作。只要对方通知他，他就立即动身。他亟想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压力，走出养育过他的那块狭小的天地，到外界去经风雨见世面。他在高中时所写的文章、故事和游记，仅仅是他迈进写作门槛的第一步，只是打基础而已，他需要不断学习，学习写得更加精密准确，切合实际和言简意明。对于在《明星报》社工作，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一心想通过记者的工作来提高他的写作能力。他也希望通过同堪萨斯这个社会的接触，来丰富他的社会经验。以前，他在奥克派克的书板报 Tabula 已发表过文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呢？这年夏天，他走访“海湾瞭望新闻”节目编排部的经理特伦波·怀特先生，并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怀特住在佩托基附近的特拉渥斯小海湾边上。当时他姊姊玛丝琳作为怀特家的客

人刚好住他家里。怀特过去是位有名的新闻记者。不久前，辞去了《大众杂志》编辑的工作。怀特十分亲切地接待了厄内斯特，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向厄内斯特指出，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最好的学习就是多多地练写。至于写作的题材，应选择自己最熟悉，体会最深的东西写。对于象厄内斯特这样年青有抱负的人来说，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使他受益良深。

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厄内斯特对于他父亲的命令，隐约流露出一种反抗的精神。有一次，厄休拉和森尼把节省下来的钱到梅田镇买只独木舟。厄内斯特带森尼到瓦伦村货运部去取货。不巧，那天休息不办公。厄内斯特便写了一张纸条留给负责发货的人，然后把货车门撬开，抬出独木舟把它拖运回家。对于此事，他的父亲和那位发货负责人都没吭声，这使他们感到很奇怪。他的父亲对他这种非法行为大为不满。愠火中烧，沉默不语就并非偶然的了。他父亲的是非观念很强，绝不含糊。谁要是冒犯他，便会立即引起他的恼怒和嫌恶。孩子们看到，在一些场合里，他们的父亲脸颊上的酒窝突然消失，和霭的笑容顿时收敛，伴随而来的是嘴巴绷得紧紧，眼露凶光，神情严峻得吓人。这时，孩子们懂得，他被什么所触

怒了，感情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葛莱丝的性格却迥然相异，她具有女性的安详、平静的美德。她不轻易发脾气，发脾气时必定有什么事使她感到极度悲伤和痛心，忍受不了。厄内斯特有时候象他母亲一样，把怒气怨恨压积在心头。因而积郁愈来愈深，甚至对于冒犯过他的人，他可以怀恨一辈子。又有些时候，特别是他认为他父亲批评惩罚不当，使他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而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有个突出例子。这是那年秋天他告诉他的朋友毕尔·史密斯的。毕尔在回他的住家圣·路易斯的路上，经过奥克派克，在厄内斯特家住了一晚。谈话中，厄内斯特提到温德米尔后院那个堆放农具的小棚屋。站在棚屋门口，前面景色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尤其他父亲经常走的那条通向蕃茄地的小路看得更加清楚。厄内斯特告诉毕尔，有时候他父亲惩罚他，他忍不住气就拖支猎枪，坐在棚屋门口对着他父亲的头瞄准。

十月中旬厄内斯特乘火车去堪萨斯市，在家时积压在心头的郁闷慢慢消散了。他姊姊玛丝琳已于九月份离家去奥伯林学院学习音乐。厄内斯特不喜欢在分别的时候，看到亲友伤心流泪。他父亲送他到车站，陪他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开动才分手离去。这

个情景在他脑海里保留了许多年，后来还把它写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他害怕离去，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到了车站，车就快开了。他父亲和他吻别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平安’。他父亲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信徒。话虽简短，却情意深挚。感情一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嘴上胡子也湿润了。”此情此景使这孩子感到很难为情——“这是一个祈祷者发出来的，令人听了感到难过的声音……他父亲吻了吻孩子，向他告别”——而他“突然间感到自己的年纪比他父亲还要大，并为他几乎受不了离别带来的痛苦而同情怜悯他。”

厄内斯特离家的那天，刚好是世界棒球联赛。芝加哥队以三比二领先。厄内斯特是怀特索克斯队的热心拥护者，他希望该队在纽约能获胜。午后火车开入侧线停车，正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火车从新开动时，一个卖报的人从过道里东歪西斜地走过来。厄内斯特问他棒球比赛结果如何？“怀特·索克斯，”那人回答说，“四比二”。厄内斯特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买了一张《星期六邮报晚报》，坐下来仔细看。不过这时火车已到达河边，他的眼睛望向窗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密西西比河，他原来以为河的东岸一定是悬崖峭壁。现在恰恰相反，看到的是一片平坦的农田和

一望无际的长沼。不一会火车转了弯，他看到了前面的火车头，轰隆隆地拖着车箱弯曲地慢慢开进一座长长的大桥。桥下的水十分混浊，慢腾腾地向下游移动，水不象在流动，而是象慢慢挪动着的湖水，只有在桥桩地方才出现小小的涡流。此时他陷入沉思，马克吐温、贺克芬、汤姆索耶，探索者拉莎勒，快乐的费尔斯以及怀特索克斯的中场队员等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他脑海里出现。“不管怎么样”，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亲眼看到密西西比河了。”

外叔祖父泰勒到车站接车，然后一同坐他开来的小汽车到华威克大道第三六〇〇街区，维克多大厦他的家去。大厦附近有一片整齐雅洁的草地，草地边上有修整得很好的树篱，还有高大的树木遮荫。庭园工人正在路边上打扫，清除落叶。公寓大楼是用玫瑰红色的砖建成的，房间的天花板相当高。厄内斯特的外叔祖母阿拉贝拉是 J. B. 怀特的女儿。怀特因做木材生意发了财，并打算让他女婿继承他的事业。阿拉贝拉的身材和厄内斯特的父亲一样，个子不高，有点胖，但很结实，动作灵敏，颇有吸引力。厄内斯特觉得她相当好看。泰勒身材略为瘦削修长，举止随便，不拘礼节。他走起路来，足下生风，性子急躁，随时可以给别人下命令。在他所有的叔伯祖父中，厄

内斯特最不喜欢他。泰勒让外侄孙子在他家歇了一宿，恢复旅途疲劳，第二天便开车送他到《明星报》社去见亨利·J·哈斯科尔。

《明星报》社社址位于第十八街和第二十街之间的一八〇〇大道。整座建筑物有三层楼，全部是砖木结构，在这个街区算是较大的建筑。当厄内斯特从二楼的电梯走出来时，一间巨大的房间赫然出现在他面前。里面摆着成排的打字机，挤满了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评论家和体育运动作家等，办公桌一行一行地摆着。看光景既不象房内小室，也不是隔间。十月的太阳，明亮地透过满是灰尘的窗户，照射到房里的每个角落。亨利哈斯科尔是主编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把厄内斯特介绍给本市新闻编辑乔治·朗根，后者安排厄内斯特一份记者的工作，每周工资十五元。在乔治·朗根旁边桌子办公的是朗根的助理编辑C. G. 威灵顿，平时大家叫他彼得。他是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三十来岁的人。他显得一本正经，不声不响。他曾在堪萨斯市某部队里受训，最近因心脏有毛病退了出来。他笑的时候不露声色，态度十分冷淡，与年青记者说话，总隐隐约约地带着讽刺，瞧不起人的口吻。

那天上午厄内斯特站在威灵顿办公桌旁，显得

又高又瘦，酱黄色的皮肤看起来十分健康。他目光炯炯有神，红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酒窝。这年夏天在农场里劳动，使他筋骨壮健，个子长高长胖了，因此原先的衣服现在就穿不下了。他高高兴兴，对人和和气气，恭恭敬敬，爱与人交谈，取悦于人，但有点腼腆，说话时，他总把 W 这个字音发成 L。威灵顿解释说，在应征入伍的士兵中，有许多是作为记者接受训练的。他指了指放在那大房间里的一张没人坐的桌子，表示是厄内斯特的办公地方。厄内斯特笑呵呵地走过去一屁股坐在桌子上面。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成为大城市一家报社的新闻记者。他高兴极了，认为自己是鸿运当头。

十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厄内斯特住在他外叔祖父泰勒家里。有时，同赴在隔邻的一位妙龄女郎雪莱·卡丽华约会，到外面玩，一起走过五个街口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或观看多格拉斯演出的轻松喜剧。喜剧演员穿着乳白色裤子，戴着饰有丝绸带子的宽边帽。对于雪莱来说，演员这种衣冠楚楚，富有罗曼蒂克的形象多少能减少她那天晚上在其它方面引起她不悦的心情。原来厄内斯特那天晚上去找她的时候，不注意修边幅，穿得邋里邋遢。当他们来到剧院进口处，那里的人很多，雪莱快步抢先走在前头，不

愿意让别人看到她那个样子难看的男伴。散戏后，他们来到附近一家杂货店买冰淇淋加苏打水吃，厄内斯特神情忧郁，一言不发，接着两人便友好地分手了，事情也就完结了。

过了一段他自己认为是休整时间之后，厄内斯特搬到一个他在霍托海湾认识的朋友卡尔·埃德加那里住。卡尔在阿格纽斯街公寓租了一小套房间。从这里去《明星报》社上班比从他外叔祖父家要远些，并且只能在普罗斯特大街搭无轨电车，坐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但是，厄内斯特不怕麻烦。他认为生活在那暗淡无光的房子里意味着光明和自由的到来。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当他同劳·克莱拉罕一起外出步行旅行时才能相比。他有生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离开家人亲友超过数天以上的。他同卡尔相处得很好，他称卡尔为奥德加。卡尔唯一感到不满意的是，本来大可用来睡觉休息的时间，厄内斯特却偏偏要大谈特谈“新闻界的罗曼史”。这年秋季，有一天，厄内斯特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下班晚了。他懒得费时间坐电车回家，便在印刷车间过夜，睡在用澡巾铺垫的澡盆里。事后他洋洋得意地向人提起他这个不平凡的经历。

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超出他年龄和知识范围的社

会情况，但同时又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内幕。“我进行新闻采访，到的地方不多，”后来他回忆道，“其中有在第十五号大街的警察局，火车站和医院总院。在十五号大街我采访了犯罪案情况。一般是小案，但也说不定，有时可能会碰上一个大案。火车站人来人往……我认识一些下等人，也结识了一些著名人物。医院总院在火车站那一头的山坡上。那里经常出问题，常常发生暴力事件。”在十一月多雾的天气里，医院窗户里的灯光就象在山坡上那杂乱无章的楼房里发出的指示灯一样。有时，甚至还隔得很远，他觉得自己已闻到“一种防腐蚀的气味”。

他经常向在报社工作多年的记者和专业作家请教，问他们怎样收集素材，怎样写作。《明星报》社有一个文学部，专门剪辑、摘录报纸书刊杂志上的文章，搜集国内外报纸新闻资料以飨读者。给报纸写文章“就要学会写叙述句，如何避免陈词滥调，如何写得生动活泼”。青年记者还要学习文体学。有一本专门谈文体的书说，“写好新闻报导的关键是文句要简短，要以简短的段落开头，用词恰当，语气有力，作文流畅，从正面着笔”。文学部，文体学书籍以及有经验的记者，还有编辑助理威灵顿等在新闻学领域里给厄内斯特提供了知识和经验。

可是他坐不下来，一天到晚在外面采访，找不到人。新闻编辑室无法同他取得联系，老板对此十分恼火。“我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他，”威灵顿说，“对方说厄内斯特跟救护车出去了，他简直是什么地方出了事，他都要去看一看。”一天，他有事匆匆忙忙到火车站去，路上碰到一个人因出天花发高烧，倒在地上，厄内斯特自己种过牛痘，有免疫力，立即搀扶他坐出租小汽车到医院去，并建议汽车司机对该汽车进行消毒。诊治这个病人的医生一下就同厄内斯特结成朋友，他热情地款待他，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本地区的名人轶事以及在卖淫者中间盛行吸毒的情况。这时，厄内斯特虽然还未出名，但是 he 已作了两篇出色的报导；一是《出天花小插曲》，二是描述“一个妓女站在装饰得美丽幽雅的舞厅门口哭泣，眼看着她爱上的那个士兵正同一位穿著时髦的女舞伴走进舞厅”。

厄内斯特现在感到要看要听的事很多，简直是应接不暇。堪萨斯城是个有三十万人口的都市，二十年前它还是十九世纪末一个闹哄哄的边远小镇。厄内斯特认为这个城市“有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特别是从火车站到屠宰场至密苏里河这一带的建筑十分凌乱难看。不过，这个城市发展得很快。一九一

一年《明星报》社从第八号大街原报社总部搬离闹市区到现在这个地方时，许多具有远见的人就预言说，位于格兰德大街的新楼房离市中心太远，诸多不便。可是，只有短短的六年光景，这一地带的空地全部建上了新楼房。伴随而来的犯罪率增加，正义得不到伸张，社会良好道德得不到支持。《明星报》一位年青的编辑戴尔·威尔逊回忆说，有一次十几个黑人被法庭提审，因为有人控告他们玩投骰子赌博。法官龇牙咧嘴地命令他们站成一行。接着判决那些个子高的坐牢五天，个子矮的罚款释放。在特韦斯大街上妓女公开地活动，有人别出心裁地把这个地方取个外号“乌德娄威尔逊大街上的廉价肉欲市场”。尽管公布法令禁止妓女在二流饭店，旅店的餐桌上拉客，但只要有人主动提出要求，便立即成交，旅店也会向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一位名叫里昂·卡洪摩斯的《明星报》记者——此人嗜酒、自私、好斗，最善于揭露这个城市的阴暗面。虽然厄内斯特同他交情不深，但此人的能言善辩，乐观向上以及他的潜在才能都给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他多喝了几杯，他的内劲外露，溢于言表。他的文风泼辣，用词华丽浮夸。尽管厄内斯特为此人的舞文弄墨而浪费了巨大的精力，禁不住感到惋惜，

但对此人的黄色新闻作风还是敬佩三分。厄内斯特有一次写道，“里昂·摩斯最擅长故事改写。他脑子里可以同时构思四个故事情节，然后去打电话，电话打完了，脑子里又多了一个故事情节，接着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五个故事写出来交给编辑部。肯定说，每个故事都有其动人的地方。里昂·摩斯在记者中工资最高，凡是他工作过的报社，都是这样。如果他发现同行中，有人工资比他高，他便要求加薪，否则就辞职不干。除了他喝醉了酒，否则，他从不同别的记者谈话。他个子高大，体格健壮，胳膊又长又粗，长着两只大手。他是我看到过的打字最快的人。他有一辆小汽车，是一个女人送给他的，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天晚上他们开车在去杰弗逊的林肯大道上，这女人用匕首刺杀他。他抢过刀子，丢出车外，朝她臀部猛击一拳，髌骨打断了，接着对她施行可怕的动作。后来，人们发现她躺在车后座上。原来，摩斯把她捆绑在车后座上，然后开着车子回到堪萨斯城。

摩斯坐在这间巨大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他的桌子两边是打字机和电话机。他个子高大，远远望去活象一尊山神。厄内斯特一般与他的年龄、性格相近的人打交道的多。其中一个是来自科多的密苏里人戴尔·威尔逊。他二十三岁，正等应征加入海军。

其它一些人是：乔治·华伦斯，电报编辑哈里·科尔，警察法庭记者华尔·莫里，托德·阿尔逊和威尔逊·希克思等。厄内斯特仍未脱离在中学时的习惯，喜欢孩子气地给和他打交道的人起绰号。他给自己起绰号，叫海明威斯坦和厄内斯特·达拉·曼彻·海明威。他给那个见面笑呵呵，拍背表示亲热的莫勒·史密斯取名为“小梁柱·史密斯”；把一个澳大利亚年青人叫作“樵夫塔斯曼”；把查理霍普金，一位皮肤黝黑的奥克拉门人称为“胡普”；把一位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名叫哈里·哥德弗雷的编辑称作“忧郁的希伯来人”；把一个矮胖的喜欢打扮的爱尔兰人叫做“可爱丽奥”。厄内斯特曾因保护这个人不受人欺负而发生了一次事故。事情是这样，一个星期六晚，他们在第十七号大街一家小餐馆吃完晚饭，一个气势汹汹的卡车司机走上前来拨弄丽奥的领带，欺负他。厄内斯特猛地一拳击过去，一下把装着纸烟的玻璃厨砸烂了。他的手被碎玻璃刮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后来用绷带扎上。为了此事，他好几天感到很得意，他虽然有点傲慢，也有点吹牛，但在威尔逊看来厄内斯特的性格基本上是羞怯的，因为每当他同他的记者同事开玩笑时，他总是笑容满面，眼睛眯眯地闪烁着欢乐的光芒。

他在堪萨斯市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收集的创作材料可不少。后来他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作为三篇作品的素材。第一篇讲述一位爱尔兰的警察开枪打死两名抢劫香烟商店的匈牙利人。第二篇写一个城市的政府公开支持两家秽淫的舞厅。在那里舞女穿着肉色透明紧身衣在厅里过道扭跳，让观众观看欣赏。一个思想原是健康的人，由于参加了这种庸俗舞会，竟堕落到酗酒、吸毒，最后免不了一死。三篇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要算《先生们，愿上帝赐给你们欢乐吧！》这是一篇有关圣诞节的讽刺故事。说某医院里有个患神经病的青年病人。此人自认为对上帝不够虔诚而受到惩罚，蜕变为女性，两个实习医生对这个病人的病症，诊断有不同看法，因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厄内斯特除了决心学习写作之外，主要的兴趣就是谈论战争，以及考虑如何参加这次战争。他的父亲仍然反对他去参军。另外，他的眼病似乎使这个问题成为纸上谈兵。”我们都象母亲，眼睛有毛病，他在给他姊姊玛丝琳的信里是这样写的，“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不能因为眼睛有毛病，就放弃我参军到欧洲去的愿望。”不久，他从一位堪萨斯城青年赛奥多·希龙贝克那里打听到如何

参军到欧洲去的情况。此人在厄内斯特到《明星报》社工作一月之后，才到报社来的。赛奥多现年二十二岁，长着一头黑发。他身上最突出之外是他那只假眼——玻璃眼睛。一九一三年他在康涅尔大学念书。一九一五年春天，一个高尔夫球击中了一棵树干，猛力地弹射回来，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他的眼睛。眼睛受伤后，不能再学习，他被迫离开学校。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应征参加美国陆军。并派他到法国开救护车。在那里工作了四个月。他讲起自己在欧洲生活的那一段情况，真富有传奇色彩。不过他建议到欧洲去春季比冬季好，因为冬季里雨水多，路上坑坑洼洼尽是水。圣诞节前夕，他和赛奥多一起同威尔逊·希克斯约定，过了年，他们将尽可能快地向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到欧洲战场上开救护车。海明威医生无可奈何地收回自己的成见。在这三人小组中，厄内斯特年龄最小，在即将到来的横渡大西洋当中，他将难以控制自己的童心稚气。

他搬离了卡尔·埃德加的公寓，住进附近一幢老式房子阁楼上的一间又阴暗又窄小的房间。一天晚上，时间太晚了，他便邀赛奥多到他家去住。他们坐着电车通过积满白雪的街道，爬上小阁楼。时间已是凌晨一点，赛奥多困乏得很，恨不得立即躺下便

睡，可是厄内斯特却拿红葡萄酒和勃朗宁^①诗集，边喝酒边高声朗诵诗句。凌晨四点，赛奥多醒来时还看到他仍在喝酒吟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第二天他照常工作，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而且在赛奥多看来，厄内斯特的天才刚露锋芒。他写道，“我们这些凡夫工作一做完便准备去玩或睡觉，可是我们的天才，厄内斯特又开始了他的新工作。”的确，他在《明星报》社的六个月工作，仅仅是他朝那通向更高地位的道路迈出的“第一步”。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① 勃朗宁（1806—1861），英国著名女诗人。

第 二 章

归来的战士

斯奇奥农村俱乐部

“我最初一次上战场，完完全全是个麻木不仁的呆子，”一九四二年海明威这样说：“我还记得，当时我认为我们是反抗的一方，奥地利人是侵略的一方。”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最后一天，厄内斯特和赛奥多从《明星报》社领取了最后一次薪水，来到火车站搭乘一列开往芝加哥的火车。这件事看起来真有点象世界上最奇妙的一次游戏。威尔逊·希克斯因故不能践约同行。查理·霍普金和卡尔·埃德加正等待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和海军。他们同厄内斯特和赛奥多一道去霍托海湾钓鱼。他们在奥克派克海明威

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到密执安去。海明威医生答应一收到圣·路易斯红十字会总部的通知，便立即告诉他们。迪尔华兹一家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他们也准备尽情地钓一次鱼。可是才过了几天，就接到红十字会的电报，要海明威和赛奥多在五月八日前去纽约进行体格检查。

他们立即赶回芝加哥，同亲友们告别，然后搭乘开往东部的火车。到达纽约后，红十字会安排他们住在威伍里广场的伊尔旅店，同往的还有另外七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不能参军的原因，不是年龄太小，就是别的方面不合格（如视力不好）。弗雷德·斯比格尔和莱利·巴聂特是温奈特卡的中学同学；斯库德和狄克是圣·路易斯人；纽约来的毕尔·霍恩和他的大学同学帕西·诺敦编在一个小组。一九一三年他们同在普林斯顿学校毕业。他们到西区第四十五号街人寿保健中心办公室，排队接受体格检查。检查结果，厄内斯特定为B级。他的血压是高压一百二十八，低压七十五。但是他的视觉不好，主持检查的医生多恩，建议他去看眼科医生，并配一副眼镜。

厄内斯特没有理会医生的建议，满怀热情地直接参加为期两周的思想教育。离家时他父亲给他一

百五十元作费用，他自己在堪萨斯城工作时还剩下一百元。他拿出三十元买了一双西班牙高级皮靴，与发给他的那套崭新的军服配套。这套军服包括：一件高领高襟上衣，一条灯笼裤，一顶军帽。衣领和帽顶上饰有小小的红十字徽章。厄内斯特和赛奥多两人穿得整整齐齐，身上佩挂着少尉军衔，十分神气地在百老汇五月黄昏的街道上行走。他们打了第一次预防伤寒的针药后，感到全身酸痛。据厄内斯特说，打另一种叫“克洛西克·露奇”的针药，他们却感到十分舒服。现在他们无忧无虑样样不缺，只待起程了。

厄内斯特的稚气童心似乎还相当严重。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到纽约，才住了十天他就有许多新奇的感想。他给住在堪萨斯城的戴尔·威尔逊写信。信中写道：“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你好！你知道给你写这封象诗一样的信的人是谁吗？是我……”信里，他若有其事地说他最近爱上了“飞禽之国”中的女演员梅·玛莎，把他父亲给他的一百五十元钱买了一只戒指送给他的心上人。他说玛莎答应等他从战场上回来后就结婚。还说他在纽约看到了乌德鲁·威尔逊校长，他到纽约来参加红十字会战争基金会典礼。厄内斯特参加了一共有男女七千五百人的庆祝游行队伍，从第八十二号街，第八号街走

向第五号大街向参加庆典的人们致敬。他对校长的看法大有改善，因为“他看起来更有男子汉的气概和秉性”。信中还说，他已被选为第一班的班长。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他们登上了一艘式样古老的法国客轮芝加哥号。船的名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午后不久，轮船起锚，徐徐驶离港口，目的地是法国的波尔多港。这些年青人都一致认为，这条船是最古老最糟糕的船，不过，船上的伙食还不错，规章制度也比较松。在海上航行了两天，风平浪静，阳光灿烂，厄内斯特不禁想起了瓦伦湖。航行的第三天，他们遇上了暴风雨。芝加哥号一时在浪谷中行驶，一时又越过浪峰，不停地在浪涛里颠簸、飘荡，悲哀地呻吟着。突然，一个巨浪袭来，船体剧烈震动了一下，饭厅里的东西一下子全被倾进海里，荡然无存。船上围栏边站满了呕吐的人。厄内斯特说，在那暴风暴雨的两天里，他一共只呕了四次。

暴风雨过后，厄内斯特晚上常站在甲板上观看船尾闪闪的鳞光。每当大风吹刮过来，海面上便卷起阵阵烟波，这使他想起露营时燃烧着的木头，发出滚滚烟浪的情景。白天海面上只看见飞鱼，有时也看见海豚。芝加哥号按常规航线向南行驶，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五月二十七日与一艘向西行驶的美国巡洋

舰相遇，彼此用日光反射器和旗语交换了信息。据说，在这一带海域里经常有德国的潜水艇跟踪别国船只，到了夜晚，舷窗才露出水面。厄内斯特恨不得立即投入战斗，可一切都很平静。不久，他得了第二次伤寒症，使他十分烦恼。这次害病把他整得够呛。

厄内斯特除了密友赛奥多外，还结识了一位“象小公鸡一样趾高气扬”的小伙子，名叫霍威·詹金斯。他身高五尺四，蓄着小胡髭。讲话时，绷紧双唇，话中带刺。人家都唤他做詹克斯·霍威或卡佩狄夫以及小费夫等。最后那个名字表示他沉湎于投骰子赌博。厄内斯特还结交了两个从纽约水牛城来的波兰血统的中尉。他们到法国去参加波兰部队作战。他们一个叫利奥·次安诺维奇，另一个叫安东·格林斯基。厄内斯特叫他们做“花花公子”，说他们与北极^①相比，简直是天差地远。船上唯一的一位女子，是位金发法国姑娘，名叫葛毕。据说她大部分时间同她的情郎一起坐在救生艇里度过的。厄内斯特和利奥谈论着葛毕，酗酒、性爱……不知不觉，芝加哥号慢慢地驶近波尔多港。

船在波尔多港稍事停留。他们登岸狂饮法国红

① POLe（北极）和 POLack（波兰人）两字发音相近，故形成谐音双关，这里表示说话者的幽默。

葡萄酒，狼吞虎咽地吃着具有法国风味的食品。当晚，他们到火车站等候夜班车去巴黎。第二天上午到达巴黎车站时，情况却大不相同了。贝利奥·鸟德代表军队来迎接美国士兵。法国高级军官向这些刚下火车，军装起皱纹的美国兵致敬。他们被安排住在马德连街附近的旅店里。据说，德国想用远射程大炮轰击法国巴黎，以摧毁法军士气。巴黎街头时有炮弹炸裂的巨响。厄内斯特心情不能平静。“好象他是被派遣到国外完成一项年度的写作任务，”赛奥多写道。他和厄内斯特一起叫了一部破旧的出租汽车到巴黎街头看被炸弹炸开的弹坑。那真是一次撩人心火的紧张活动。“我们听到炮弹爆裂的声音，”赛奥多写道：“我们就立刻不要命般的开着车子往那里跑……可是，等到我们到达那里，又听到城里更远的地方有爆炸声。”最后他们泄气了，打转返回旅店。刚到旅店门口，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门前，把镶着大理石的墙冲开了一个两尺长的洞。厄内斯特虽离得很远，但仍十分危险，因为接着轰隆一声，炮弹炸开了，仿佛弹片钻进了他们的衣兜里。

厄内斯特的心不在巴黎，所以对于到外面去看热闹，很快就厌烦了。“我希望能快点离开这儿。”他说：“把我们送到前线去。”可是他们还得等待，因为

伦敦的一个志愿队人员还未到，等他们到了一共便有一百五十人。第三天他们乘火车到意大利去。他们在莫丹转乘运兵大卡车，准备通过塞尼峰隧道^①。卡车越过了边界，他们坐在车上，腿从敞开的后车门悬伸出来，一边高声唱歌，欢笑，陶醉于如毕尔·霍恩所说的“乘着可爱的列车，观赏美景到天涯”。车子抵达米兰，他们所受到的热情欢迎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在这里情况实在太好了！”厄内斯特在寄给《明星报》的明信片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刚好军火仓库爆炸了，给我进行了第一次浸礼教的火洗礼。我们象在堪萨斯总医院一样把死伤者抬走。”只是比起在中西部或其它地方的情况来，他们身上更是血淋淋的。“面对着这么多死去的人，你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他后来写道，“但是有个妇女死得很惨，看了令人怵目惊心。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有性别的人，炸死后竟分辨不出来。这是在米兰附近农村一个军火工厂爆炸的情况……我们开着救护车，沿着两旁种有白杨树的公路朝出事地点奔去……到达之后，我们一部分人站岗守卫那些尚未被炸毁的军火，其他的人设法扑灭已经蔓延到堆在附近地里草堆的火。火扑灭后，我们受命在四周搜索伤亡人员。

^① 塞尼峰隧道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地方。

我们发现了大批的尸体，然后把他们搬到一个临时的停尸处。奇怪的是，死者之中大多数是妇女”。最后一项任务是要我们清除掉勾吊在未被炸掉的铁丝网上的残碎尸骸。这对于一个以前只限于用猎枪打飞鸟和小动物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米兰市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且穿军服的人很多。拉斯卡拉游乐场已经开放，圣西罗跑马场每天都有赛马。这些美国青年参观了一些展览馆和画廊以及阴暗的大教堂。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参观。一位叫米德·迪特卫拉的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队长，把他们分成二十五个小组。海明威和赛奥多与另外二十几个人被分在第四小分队。在军火仓库爆炸后两天，他们便乘火车去维申扎。到了维申扎车站，救护车早在那里等候他们，接着把他们送到多罗米特山麓以西二十四公里的斯奇奥去。

在去斯奇奥的路上，可看到修理得很整齐的农田。不久，远远望见一座呈深褐色的城镇。接着看见了在几座连接起来的大山的凹形地带，高高耸立的锥形钟楼房顶。最大的一座山叫帕苏比奥。过山脊就是两军交战的战场。救护车在铺着大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前进，接着开进一条古老的狭窄的街道。在一

个小广场里看到一个加里波的^①半身塑像，在另一个小广场里有一座象希腊神庙的教堂。汽车司机翘起大拇指，指着悬挂在阿尔贝格——当地最有名的饮食店，门前的一块招牌。前不久，暴雨成灾，特大山洪从城镇中心冲过，给这个以羊毛制品为主要工业的城镇带来了巨大损失。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第四小分队总部设在一个废弃了的工厂里。里面有水泥铺的操坪，坪上搭有临时车房，可以停放十七辆怀特牌大卡车和六辆福特牌小车。营房设在曾作为羊毛仓库的二楼上。这是一间宽五十尺长，一百尺的大房间，里面摆着一排排的军用吊床。厄内斯特的床位在房的右侧偏左中间位置。楼下食堂里有一排排长条形餐桌。意大利的服务员给他们端来面条、清炖兔肉，和一种人们称之为“粗麻布”的黑面包。每星期每人能吃上一个煎鸡蛋。厄内斯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非常想喝酒。生活条件差，但他将设法度过这艰苦的年头。

他们把住宿营地叫做斯奇奥农村俱乐部。自己还办了一份取名为《奇奥》的小报。当稿子的数量足以出一张报时，他们就拿到维申扎去印。厄内斯特设法借来了一部打字机，打了一篇稿子，稿子的形式有

① 加里波的（1807——1881）是意大利爱国者及将军。

点象他在读高中时模仿灵格。拉纳风格所写的书信体。“是啊，我们在古老的意大利生活得不错，”他写道：“现在我们住在这里不愿意走了。这里没有什么新年不新年，反正都一样。告诉你，我现在升为军官了，要是你碰到我，你得向我行礼致敬。我现在是个临时代理少尉。使我不满意的是别的人也和我一样。在我们部队里没有列兵，全都是头头。我们的队长和我一样，只是不象我会做菜。”

在第四小分队四个星期中，厄内斯特轮着开怀特牌卡车去运伤病员。这部车子开起来象老母鸡一样走不动，车身漆着军绿色，车顶漆一个大红十字。到帕苏比奥去的路十分难走，道路弯弯曲曲，左拐右转，两旁围着铁丝网，路又窄，车子行驶时，车的两侧同铁丝网相磨擦，发出咔吱咔吱的尖叫声。这项工作的三分之二在白天里完成。三部待命的救护车，每部每天跑一趟，把伤员运到转运站。有时候，车子在帕苏比奥山脚一家由一个各叫吉福·柯安的志愿者开办的小吃店门前停下，让车上的人去吃点东西。在某个地方人们有时可看到单独一个或几个一起的美国兵。一天，厄内斯特在多罗遇到一个个子高高、淡褐色眼睛的青年人。他自我介绍名字叫约翰·帕梭斯，芝加哥人。他比厄内斯特大三岁，一九一六年毕

业于哈佛大学，后来作为诺顿·哈杰斯红十字会的服务人员被派到法国去。如今他又被派到意大利，在格拉巴大山后面地区过了一个冬天。他正准备到巴黎去与美国陆军的救护医疗队汇合。他们两人谈了一阵子，然后分手，各走各的路。后来帕梭斯回忆说，当时他忘了问那个身材魁梧、一头黑发同他愉快地谈了两个小时的青年的名字。

奥地利军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维也纳北部的帕维河谷地带。第四救护小分队队长带着一个包括六部由美国人开的车子和几个意大利机械师的救护小组到前线去把伤员运回来。厄内斯特后来忿恨地说，队长没有派他去。七月底的某一天，他对赛奥多说：“把我当作无用的人，这里除了自然风景外，什么也没有，真他妈的见鬼了。我不愿在这个小分队干了，到别处去，我保证能上前线。”有段时间，他感到在斯奇奥农村俱乐部，还满有意思，因为有时他可到斯佩迪饭店大吃一餐，有时到斯奇奥后街一家院墙爬满了青藤绿叶的特拉多里花园式的酒吧喝酒消愁。但是没有人能安慰他。弗雷德·斯比尔看到厄内斯特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正如彼得·威灵顿当时在堪萨斯看到的，厄内斯特“一心只想到前线去”。

厄内斯特久已盼望的机会终于到来了。红十字

会准备在军队经常通过的大路上设立战地小卖部，以及在离前线数公里地带也设立同样的小卖部。每个这样的小卖部，由一名红十字会救护队员负责，住在离兵营不远的一间小屋里。小卖部里摆有桌子、打字用纸、照像、唱片，还设有售卖咖啡、冷饮、糖果、果酱和香烟。小卖部里的服务员每隔几小时就把香烟、糖果、明信片送到前线去。

由于山地上的工作并不忙，相反，派维河谷那里工作却摆不开，第四小分队便腾出部分人员参加沿河小镇上建立小卖部的工作。意大利人在河西沿岸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和前哨侦听所。当中尉格里菲要求大家自愿报名去小卖部工作时，厄内斯特第一个响应。接着毕尔·荷恩、詹金斯、迪克勃姆以及华伦·彼斯也报了名。他们一起乘救护车到梅斯特，由一个叫杰姆·盖勃的队长领导他们。盖勃队长年青有钱，他家里是肥皂制造商。盖勃的正式衔头是战地流动小卖部监察官。但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前线的士兵送香烟。盖勃给这些志愿人员放了几天假在梅斯特玩玩。他们有些人去参观军官妓院——一般称为“玫瑰别墅”。据詹金斯说，当时厄内斯特很害羞，特别是当一个妓女向他拉客的时候，他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从梅斯特出发，一直到帕维河前线，沿途他们当中不断有人被派到定点的小卖部去工作。厄内斯特被派到福赛耳塔，这是一个地势很低，被敌人炮火摧毁了的村子。村前有条小河，刚好在村的正对面转弯，河道呈L形，两岸长着青草。荷恩和彼斯继续往前走，到邻村诺雷罗去。他们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堆放着桑叶的危房二楼里挂上军用吊床。“一个星期过去了，”毕尔写道：“没有一点动静。既看不到小卖部和东西，又没有接到任何指示和采取什么行动。晚上除听到蚕啮啃桑叶的窸窣声和恶蚊叮人外什么也没有”。厄内斯特骑着自行车到他们那里并住了一晚。后来他写道：“那天晚上，我们睡在房里，我倾听着蚕吃桑叶的声音。蚕和桑叶放在摆在架子上的格子里。整个晚上你都能听到蚕吃叶子的声音，有时还听到蚕从桑叶上翻跌下来打在格板上的响声……晚上，蚕吃叶子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睁开着眼睛，静静地倾听蚕吃桑叶的声音。”志愿人员对于诸如“快点”或者“等一等”之类的军队习语，已经十分熟悉，习以为常了。厄内斯特同以往一样如坐针毡。后来，他总算到前沿阵地去了，亲耳听到枪炮声。白天里还能同正在同敌人作战的士兵接触。

有中尉衔头的美国人，即使是派作临时人员使

用，也有资格同意大利部队里的军官打交道，如同六九和七十步兵旅的旅长安可纳打交道。这个部队里有一个随军牧师，他是地地道道的弗里伦斯人，叫唐·毕安琪。在他那短袖束腰外衣左胸口袋上方绣着一个深红色天鹅绒的十字徽章。他很快便和厄内斯特结成朋友。厄内斯特从内心深处既崇敬他又怜悯他。在军队里，厄内斯特的一举一动可说是既谦恭又好斗。后来他写道：“作为一个仍然还不存在的战时小卖部的主任，使我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随军人员。”但是就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他后来光荣负伤。

由于长期待命不发，恶蚊咬叮和彻夜的蚕吃桑叶的声音，迫使荷恩不得不回到斯奇奥去。最低限度回来后开救护车去抢救伤员。现在巴索派维河沿岸，河堤被炮火破坏，到处是水和泥泞，从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窗口往外望，那儿的景色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惹人爱了。厄内斯特的处境却正好相反，情况已经好转。小卖部的食物用品正源源不断地运到他的住地福赛耳塔。毕尔返回第四小分队后，大概过了四个星期，便听到厄内斯特受伤的消息。大约在七月八日半夜，在福赛耳塔附近的派维河西岸一个前哨侦听站里，由于奥军开炮轰击，厄内斯特受了重伤。

关于厄内斯特的非凡事迹，零零星星，陆续传到

他朋友们的耳朵里。那天夜里，天气闷热，没有月光。黄昏时，夕阳把纹丝不动的河水染成黄铜色。夜幕降临后，河谷里一片漆黑，只有天上升起了照明弹，散发出花一样的白光时才能看见东西。河对岸的敌军整天不是用小型武器射击，就是打迫击炮。到了半夜，战争激烈了。厄内斯特解开外衣，敞露着背心。他汗流浹背，身上穿的那件短袖束腰外衣也被汗水渗透了。他把自行车斜靠在前沿阵地一个指挥所的墙上，头上戴着钢盔，猫着身子走进防空洞，他给那里的士兵送去香烟、巧克力和明信片等。指挥所里有些士兵他以前见过，他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和这些士兵交谈了一会。他的不准确发音逗得他们大笑。他对他们说他是特意从山坡上下到河谷地带来同他们呆在一起的。可是他们说，他们宁愿呆在山坡上也不愿在河谷腹地，因为离奥军的阵地太近了。

午夜之后，奥军在河对岸发射了榴霰弹，相当于装五加仑液体的罐子那么大，直径大约四百二十毫米，里面尽是铁片和其它的金属废料。只要碰到硬的物体，榴霰弹便自动爆炸，具有强大的平面杀伤力量。敌军发射榴弹时发出沙沙声，在河这边的人都听得很清楚。“接着火光一闪，宛如炼铁高炉的门一开，一声巨响，只见一阵白光，随之而来的就是红色火

焰。”这种霹雳巨响，可震破人们的耳膜，夺人魂魄。“我没法呼吸，”厄内斯特写道：“可是我感到窒息……地面被炸开了，一根木柱打中我的前额。恍惚中我似乎听到别人的叫喊声。我准备向叫声的方向走去，可一步也挪不动。这时对河的敌军开始用机关枪和步枪向这边阵地射击。”

厄内斯特感到双腿十分沉重，仿佛穿了橡皮靴一样，靴子里似乎有暖暖的水在流淌。他身边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离他不远地方也躺着一个人，受了重伤，十分凄凉地大声哭着。厄内斯特慢慢地向他摸去，先摸到那人的脖子，接着摸到他的腿。厄内斯特用力把那人扶起，让他扒在自己的背上，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向指挥所。才走不到五十码，敌人一阵重机关枪扫射，一颗子弹射中他右腿膝关节。立刻感到一阵冰凉，打了个趔趄，摔倒了，背上仍背着那个伤员。后来他糊里糊涂不知最后那一百米的距离是怎样走完的，不过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指挥所，然后他便失去了知觉。

厄内斯特的外衣和裤子沾满了那个意大利士兵的鲜血。开始，人们以为他的胸部被敌人枪弹击中，他立即被抬上担架，抬到最近的一个救护站去。可是那个地方屡遭敌人炮火轰击，早就撤走了，房子全遭

破坏，只剩下一间没有房顶的屋子。抬担架的人把担架放在地上，等候救护车来带他走。厄内斯特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周围都是一些死去了的和严重受伤、奄奄一息的士兵。这似乎使人觉得死去比活着更合情理。他脑子里曾闪现一个念头，用自己的手枪把自己打死。战地的夜空闪烁着淡淡的星光，敌人不时发射照明弹，一切如同白昼。

厄内斯特躺在担架里，一边等，一边默默祈祷，足足过了两小时。黎明时分，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福纳西附近一间用校舍临时改装的救护站。此时，他感到腿部象被无数的大黄蜂蜇了一般。主治医生给他打吗啡和防止破伤风的针药。靠墙根坐着一位满头白发，身穿旧灰绿色军装的老子兵，眼睛盯着包扎他那伤残的腕部，渗透了鲜血的急救包，厄内斯特同他搭讪几句。这个老子兵是阿勃鲁兹人，八月份就满五十五岁。“你到战场来打仗，这样的年纪不适合了，”厄内斯特说。那老子兵望了望他说：“我同其他士兵一样，随时准备献出生命”。那位从阿勃鲁兹来的小牧师向伤病队伍走来，边走边祈祷，并在伤兵身上涂擦香油。他认出厄内斯特，也给他抹点香油。厄内斯特躺在血迹斑斑的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动手术，从他腿上取出了二十八片碎弹片。还有一些更碎

的弹片，因为埋在深处，一时拿不出来。过了相当长时间，才来了一部救护车，把需要转移送走的伤员运走。厄内斯特被送到特莱威索附近的一个战地医院治疗。他在一间又大又长的病房里住了五天，绷带从脚根一直裹到大腿。他被列入受重伤的英雄战士的行列，准备送回国去治疗。十五日早晨一列运送重伤员的医院专用火车，徐徐开出直奔米兰。

在梅斯特郊外，车子在支路上停了好几个小时，七月中旬的天气热得使人难受。因为伤员们都躺在车子里，所以车子经过威尼斯时，他们看不到威尼斯的神奇风光。厄内斯特睡在铺上，倒也不在乎。三五成群的苍蝇，从敞开的窗子飞了进来，停在他绷带上的血迹吮吸着，明目张胆，怡然自得，甚至火车加速前进时，他们也若无其事，仍然一动不动的。车子在威杉闸和维罗纳又停了好些时候。车子经过卡达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勃雷斯夏他也不清楚。车子整整运行了两天才到达米兰。这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三早晨六点钟。再过四天厄内斯特就满十九岁了。

米 兰^①

厄内斯特又到了米兰。这是六星期前出发去执行任务的地方。可是这次却是躺在担架上回来的。医院的意大利护理人员立即将他抬进电梯，到了最高层，房里只有四个病人，却有十八个护士。其中一个围着这位新来的年轻伤员团团转，忙个不停。这位护士名叫埃尔赛·麦克杜娜，她个子矮墩墩的，颇有做母亲的风度，说话时，声音里隐约有颤音。厄内斯特被人从担架里抬到床上时，麦克杜娜面露笑容，一面用手轻轻地拍着他，一面笑哈哈地对他说，他是个“被打坏了的玩具娃娃，如今千里迢迢从派维来到米兰，为的是把弄坏的部分重新粘合起来。”

厄内斯特住的医院真够现代化的了。大楼是用沙石、泥灰、混凝土建成的，但有古代建筑的雄伟气魄。离拉斯卡拉广场闹市区只有两个街区。厄内斯特的房间光线幽暗，凉爽。房里有个窗子，从里面往外望，可以看到高大树木的树梢和旁边建筑物关闭起来的百叶窗。准备给他动手术的是个好医生，他个子瘦小，黑皮肤，蓄着胡子，名字叫森玛雷利队长。他

① 意大利北部一城市。

拆开厄内斯特脚上的绷带，十分细致地检查伤口。伤口没有感染，正在愈合。赛奥多闻讯急忙从斯奇奥来看他。别人告诉他（不切合实际的）厄内斯特正在恢复健康，一两周内便可以痊愈出院。赛奥多即刻高高兴兴地给厄内斯特的父母亲写信，告诉他们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厄内斯特的英雄事迹。厄内斯特在该信末尾亲手加上几笔：“我一切都很好，谨向双亲致以问候。我不象赛奥多所说的那样的了不起。请别惦念我，爸爸！衷心爱你的儿子厄内斯特。”

厄内斯特十九岁生日那天，认真正式地写了一封家信，再次要家里人不要挂念他的伤。在护士麦克杜娜的陪伴下，他坐上救护车到米苏里柯第医院给受伤的腿拍摄爱克斯光片。医生在他左脚上找到了一块子弹碎片，在右膝盖后方也找到一小块。膝部那块弹片是横穿进去的，但没有打穿膝盖骨。外科医生计划七月底把两块小弹片都取出来。厄内斯特很喜欢这个医院。他不仅得到了最好的医药治疗，还获得意大利的最高荣誉奖——战斗英雄银质奖章。

麦克杜娜和其他的女护士住在厄内斯特的楼下。他很快便同她们混熟了，经常同麦克杜娜开玩笑，争吵取乐。她叫他做“破烂娃娃”，他给她取的绰号是“西班牙的麦克”。护士长叫卡萨玲，她曾担

任纽约贝利乌医院女总监。护士班里还有三名年纪更轻，一九一七年毕业于贝利乌医学院的护士——露丝·布洛克，西施卡维和阿格纽斯冯。露丝举止轻浮，厄内斯特不大喜欢她。他喜欢西施卡维，也敬慕麦克杜娜。但阿格纽丝却使他一见钟情。

阿格纽丝身材修长，头发乌黑，生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九一〇年父亲死后，她到华盛顿公共图书馆当助理馆员。不久，到贝利乌医学院学习护理学，一心盼望能被派去国外工作。一九一八年一月，她申请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同年六月乘船去欧洲，执行她第一项海外工作任务。她为人善良、慷慨大方、聪明伶俐、诚恳待人、工作有干劲。她喜欢上夜班，自愿为别的护士代班。八月一日晚她值夜班（她是夜班负责人）的时候，从外面送来一位叫亨利维拉的年青人，患急性黄疸病和疟疾。此人曾在巴沙诺替第一小分队开汽车。由于长途乘坐火车，和疾病的折磨，到了这个医院，感到简直是身处“天堂”。有一位天使一般的护士接待照顾他。她安排他洗热水澡，擦蓖麻油，喝鸡尾酒和渗有牛奶鸡蛋的酒。这年青病人躺在舒适的配有洁白的床单和枕头的床上，立即进入数月来从未有过的甜蜜梦乡。阿格纽丝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她超凡脱俗，性格明朗欢快，思路敏捷，

富有同情心，有时也有点近乎恶作剧的幽默感——作为一名护士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所有年青病人都有同感，厄内斯特也不例外。他们都希望早日治愈，好同阿格纽丝定约会出去玩。但这不是轻易就能办到，因为根据意大利的社会风俗习惯，在医院里工作的未婚女护士不能外出与男人约会，而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制度正好和这相吻合。再说阿格纽丝生来就不是个违犯制度的人。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八月十日那一天，她应一位男人的邀请到外面吃饭。此人名叫恩瑞科塞雷纳，北意大利人，头发赤黄，是个队长，十分热情，一只眼睛上还贴着一块纱布。他一有空便喜欢到医院里来，同厄内斯特已交上朋友，他常常叫厄内斯特为“小宝贝”。真没想到，后来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他竟成了作者笔下的典型救护医疗队队长，外科医生黑纳尔迪。塞雷纳在某个饭店先定了一个房间，准备请阿格纽丝到那里吃饭。房里除了饭桌外还有一架钢琴，一个高级雅致的卧榻。阿格纽丝到达后，一边心神不定地同塞雷纳谈话，一边用眼角瞟了一下卧榻，心里越觉紧张。过了一会她借口要回医院去值晚班。这样才算平安无事地离开了。

萨玛雷利医生给厄内斯特动了第二次手术，并

成功地把腿部和脚部里的残留弹片取了出来。手术是在早晨做的。做手术前护士麦克杜娜陪厄内斯特到手术室去，他告诉医生说，如果他万一死了，请麦克杜娜小姐代他领抚恤金和人寿保险费，收藏“那双沾满血迹的军靴”。麦克杜娜后来写道：“天啊，那天早晨听了他的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可到了第二天上午，我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办公室，赶快给他父亲打电报，告诉他病人平安无事。”

除了麦克杜娜和阿格纽丝两人外，还有很多人都关心厄内斯特的病情。因为他是在意大利第一个受伤的美国人，所以芝加哥各家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有关他作战受伤的消息。他对于赞扬和喝采感到很高兴。他在写给他父母亲的信中说：“我想，要是当初我呆在家里，你们也许不会赞扬我。而且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你们又亲自看到讣告，那就更光荣了。”接着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如何抢救那个意大利士兵的经过。“扒在我身上的那个意大利士兵的伤口流血不止。血渗透了我的衣衫，裤子上好象涂上了一层软糊糊的红葡萄酱。……我用意大利语对抬着我的人说，我要看看我的脚，尽管我害怕看。……他们脱掉了我的长裤，我看到自己那双宝贝的脚还在，可上面沾满了东西，弄得一塌糊涂。人们很难想

象我自己双膝被子弹打穿，右脚也严重受伤，身上还要背一个伤员，如何能走完一百五十码的距离。可是，萨玛雷利医生的手术做得很好。他在我的膝部和脚板上一共缝了二十八针，并用石膏把我受伤的腿敷扎起来不让移动。现在除了偶尔有阵痛外，其它时间里还感到不怎么痛苦。”厄内斯特想让国内的朋友都能知道关于他受伤，他的表现以及他的军衔等情况。有人瞒着厄内斯特给他父亲写信说：“我是厄内斯特海明威。我的军衔现在是少尉。不过，我希望不久会提升为中尉。”

厄内斯特对于战友们的热情关怀和赞扬感到非常高兴感激，也为自己能经受得起严重的考验和接受长时间治疗而逐渐恢复健康而自豪。八月里，天气特别热，他每天坐在病床上，就象国王接见臣民一样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红十字会救护医疗队队长去探望他，坐在他的床头，静听着厄内斯特的述说：“探望人中有：米兰市代表米达迪维拉，救护大队检查官鲍勃贝慈，流动小卖部检查官热姆甘波。”接着萨雷纳队长带着礼品也来探望他。对他情同手足。八月份毕尔霍恩有三个星期，一直和厄内斯特呆在一起，因为他得了肠胃病住院。这种病是外国人在意大利最容易得的一种毛病。

“我们大家轮流同他交谈，”亨利维拉说：“并安慰他不要为病情担忧。”有个时候，同他谈话的人不注意，说到可能要断肢，厄内斯特听了坚决要医生动手术，把弹片，一片一片地从他的腿里取出来，即便时间要长些，痛苦会更大些，他都不怕。他甚至打算在弹片移动到表皮时，自己动手把它取出来。做法是先喝几口他藏在枕头下面的一瓶法国白兰地，然后麻着胆子用铅笔刀切开腿上的表皮，再用刀尖把子弹碎片一一挑出。对于他，人们总的印象是脾气还不错，尽管有时显得固执，甚至当他对某个制度感到厌烦或某件事干得不好时，他有点不顾一切。当护士朗格小姐发现他壁厨里放满了法国白兰地空酒瓶，对他大发脾气时，他也并不示弱。当他的属下甚至是朋友做错了事，他可以象君主一样专横跋扈。麦克杜娜不小心把维克多拉唱片放在阳台上，不一会被阳光曝晒坏了。为此她一直感到心情沉重，极不痛快。

大概过了颇长一段时间之后，阿格纽丝说：“你认为他怎么样？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人们都喜欢他”。原来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他这人的性格有一种令人感到肃然起敬的地方。还在瓦伦湖和霍托海湾过炎热夏天的时候，毕尔史密斯和卡尔埃德加就发现厄内斯特有一种与人不同的品性——朝气蓬勃

勃、勇敢无畏、激情洋溢、奔放不羁、幽默、喜爱讲述故事。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经验的积累，在他身上就表现出一种新的品格——具有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信心，独立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能力。但特别突出的是，他的思想解放，不受约束，不受传统习俗所束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安排去生活。使人觉得他的一言一行都富有独创精神，丝毫没有拾人牙慧，抄袭学样的痕迹。从小时候起，他就喜欢同那些能自己动手做东西的孩子一起玩；在中学念书，和他交往密切的同学也是一些爱动脑筋，思想不保守的人。虽然他这时只有十九岁，但就他的能力、智力和待人处世而论，他完全可以同那些比他年龄大好几岁的人相提并论。厄内斯特与他的好朋友毕尔·荷恩，赛奥多和詹金斯相比，他的敢于抗争的精神，他的决心超越别人的意志，都是他们所望尘莫及的。这一点他们是看不到的，要是看到了，他们也不在乎。他们不但满不在乎，而且愿意象在阳光下进行沐浴的人那样心甘情愿接受他的影响或赐予。厄内斯特也明白自己的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的朋友，但他决不滥用这种能力，以便在他们面前称雄，也不会毫无节制恣意浪费。这正是他比他们更为突出的地方。

在他生活里他第一次察觉到自己深深被某个女性所吸引住，也似乎察觉到某个女性为他所吸引。维拉注意到护士们“如何把厄内斯特当作英勇的伤员和模范让来访者参观访问”。他身经炮火，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他强忍住伤口的剧痛，接受医生动手手术的那种勇敢坚韧的意志。尽管他身上仍残留着孩提时代的稚气，但他确实是个成熟的青年人，过去那种腼腆、羞怯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了。他堪称为一个英俊的青年。他五官端正，口里长着两排洁白的牙齿，洁净的皮肤略呈红色，头发自然地向后梳，别致美观，更增加了他的风度。年龄大一点的女护士，如麦克杜娜一碰到厄内斯特有什么开心事笑得合不拢嘴巴时，她总是象母亲般的慈爱地对待他、仰慕他，而当他有什么事感到不顺心而责骂她时，她也总是默默忍受，顶多轻回他几句。年龄小一点的如阿格纽丝和摩萝斯基一和他接触，便觉察到一种异性的吸引力。这个人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卧床治疗，现在已逐渐恢复健康。在战争年代的米兰一所充满罗曼蒂克的医院里，有着漂亮的护士小姐的亲切温柔的护理和关怀，他的思想开始升腾起来了。

到了八月中旬，厄内斯特已经疯狂地爱上了阿格纽丝，而她也作出了相对的反应，只是程度没有象

厄内斯特所希望的那么强烈。这是他成年后的第一次恋爱——根据可靠的资料记载，在此之前他从未同别的女子恋爱过。现在他准备把自己全豁出去。阿格纽丝在八月和九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值夜班。她是个十分细致的人，什么事都疏忽不了。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经常到厄内斯特的房里去，而且在别的伤员上床睡觉后，她还特意回到他的房间来看他。麦克杜娜和阿格纽丝很要好，晚上她常闹失眠。一碰到这情况，她便穿着拖鞋，吧哒吧哒地走上楼来同阿格纽丝聊天，常常聊到三更半夜。这可把厄内斯特惹火了。麦克杜娜后来回忆起她当时对他所说的话，“你对她就那么特别重要，不想想我晚上睡不着才走上楼来同她谈天，而你总要拄着拐杖走上楼来把我撵出去，给我取了许多难听的名字，嘻嘻！真不要脸！真有意思！”确实，对于厄内斯特来说，他要比麦克杜娜感到有意思得多。

阿格纽丝只允许厄内斯特吻她，但不同意他提出的其它要求。她事业心很重，因此她不同意立即结婚。对于别的男伤员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很难说是人家对她调情，但她总认为自己的态度既要明朗，又要灵活。住在顶楼的男伤员们都很崇拜她。有时，她也接受他们的邀请到外面吃饭，就象过去接受萨雷纳

的邀请一样。亨利维拉队长的黄疸病治愈出院时，也请她去吃了一餐饭。她叫厄内斯特作基德，称自己为基德夫人。她让厄内斯特叫她阿格或阿姬，这个亲昵的称呼，她只同意少数几个人使用。当她和厄内斯特不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惦念他，虽然她说：“可能不是那么厉害”。她的工作服口袋里放着他给她的八张照片，而且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给他写信。不过，她思想里大概有所犹豫，总觉得这段战时的罗曼史不可能持续很久，而厄内斯特显然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到了九月十一日，厄内斯特可以拄着拐杖或手杖到附近的街上去，但他的右脚仍穿不了鞋子。为了锻炼身体，促进疗效，他每天都要到麦基奥广场去一趟。他的左腿的功能此时已经完全正常。但他写信给他父亲说，他的左腿走起路来，仿佛象五十个人在一匹老马的身上不断地踢打那样难受。有一点他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再不会穿短裤了，因为萨玛雷利医生在他的右腿板上切开了一个长达八寸的口子，并在子弹进入的位置上挖了一个孔，取了出来。他说他已正式提升为中尉。可以系上武装皮带，穿上袖口缀有两条金色条纹的军衔了，还说他的英雄银色奖章不久就会发下来。传说还会给他当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医生已经对他说过，六个月之内他不能开救护

车。而在此同时，他自己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要被派去领导一个前哨站，因为新的任命要求他加入意大利正规的陆军。这只是他自个儿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除了这点，以上所说都是事实。

当他身体健康恢复到可以步行到跑马场看跑马时，他要求把他的军衔缝在他的军服上，否则他拒绝外出。他生怕别人会把他当作流浪汉或开小差的逃兵。阿格纽丝和麦克杜娜身上披着斗篷，头上戴着皇冠式小兵帽，这是护士出外规定的正式服装。两个年青的空军少尉乔治帕和乔治路易斯也陪同前往。他们乘敞篷汽车通过公园和郊外的山庄地带。那天下午天气晴朗，秋高气爽，远望青山在蓝天的掩映下轮廓清晰可见。赛马场里的草青翠嫩绿，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味。赛马场里观众台与前面的围栏经过四年的战争烽火，已经破旧不堪。他们在站台附近的一间酒吧里喝点饮料，下了几个里尔^①的赌注，但都输了。不过这次的出游使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气息，仿佛他们正在外面度假。厄内斯特把这一个下午的活动描述得十分传奇动人。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个场面写到他的小说中去的。

九月底厄内斯特走的地方更远了。陪他一起的

^① 意大利货币单位之一。

是一个名叫钟尼米勒的明尼苏达小伙子。他在夏季里给第二第三小分队开过救护车。他们一直走到麦基奥湖附近的斯特拉大饭店。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业余政治家康特格雷比。他头戴黑帽，手持拐杖，看样子很想同他们谈论美国的政治。厄内斯特在后来回忆说：“康特教会了他懂得政治。”他们一同到饭店里玩弹子球，康特慷慨地不断请他们喝冰镇香槟酒。康特认他们为义子，厄内斯特为此感到十分光采、自豪。他谈笑风生，谈生活、谈政治、谈文学。他身边带了一份《星期六邮报》下午版，后来话头又转到拳击比赛，提起灵格朗纳的高超技术。他说他当时把他看作是个空前绝后的拳击家。

阿格纽丝后来回忆说，她还记得当时他从斯特拉大饭店回来的样子。他一走出电梯，在走廊上就把她抱住了。身穿一件英国式的青褐色马裤呢外套，剪裁很讲究，看得出是米兰著名军服裁缝师傅剪裁的。配上衣服他看起来就更帅了。但是，阿格纽丝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是自七月份起，他就猜想到的，并一直使他感到忧郁的消息。原来阿格纽丝自愿报名到佛罗伦斯的边界医院服务，因为那里正闹流感。他们在医院图书馆里共同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谈了很久，谈得很多。然后他送她搭乘一列开往南方

的火车。这时正是十月中旬，秋高气爽时节。她的医院在维亚迪·卡姆拉达的一个小山坡上。在那里可以俯瞰佛罗伦斯和有绿水之称的阿诺湖的全景。“我在佛罗伦斯的医院里很孤单，陪我的只是一个名叫扎米的英国护士，”她在给厄内斯特的信中这样说：“因此我将给你写更多的信，这可能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吧。我将把其中一些信寄到英美俱乐部办公室，因为我不想让人对你产生怀疑。亲爱的，我们彼此分隔得太远了……我一心一意地爱你，加倍地爱你，永远，永远。你的阿格纽丝。”

厄内斯特每天给她写信，有时甚至一天写两封。她也只要一有空就给他写信。她称呼他为“我生命之光，我最亲最亲的厄内；世上最最宝贵的，我的英雄”，并对他诉苦说，每天晚上她感到特别孤独。“唉！”她写道：“要是你现在睡在这个病房里，我就会冲进来，把你从床上唤醒。你就肯定会满面春风地对我笑，向我伸出你那两只褐黄色的粗大臂膀——可是愿望终归是愿望，到底有什么用呢！”二十四日那天，她一下接到他五封信。另一封是西施卡维给她写的。卡维告诉她厄内斯特很悲哀。他已决定再上前线。即使不能开救护车，最低限度也能见见他的那些朋友——勃伦米，毕尔和霍维·詹金斯等。阿格纽斯

在复信中写道：“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还得重返前线。”她多么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彻底消灭战争。

厄内斯特也接到其他的人的来信，使他的思想有所分散。其中一封信是那个波兰中尉里昂·乔夏诺维兹写来的。此人在法国同波兰的爱国军队在一起。另一封是奥克派克的威廉·依·巴顿牧师写给他的。他在信中说，第一明理会教堂每天中午都要为在战场上作战的美国青年鸣钟祈祷。他姊姊玛丝琳写信告诉他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说她在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他坐在医院走廊上一个轮椅车里，由一位腰里围着一块毛织白方巾，样子很漂亮的护士小姐推着走。第二天全家出发去看自五月份以来尚未见面的厄内斯特。

他父亲写给他一封信，过了一个月他才收到。信中他父亲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家。他在复信中说，他的军人职责要求他等战争结束了才能回家。世界上没有那一国的军队会接受象他这样脚伤腿残的人，但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就决心留在意大利奉陪到底。”身上受伤会给你带来一种满足感，”厄内斯特说：“在这次战争里，我还没有看到英雄……所有的英雄都死了……在战场上，死亡易如反掌，这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的事。我如果要死，早已死了，不

会等到现在，因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人与其让自己到了晚年身体衰败，理想破灭，慢慢死去，不如在年轻时候，理想尚未形成，趁火光一闪，快快乐活地死去好得多。”这封信同现在和往后他的其它的信一样，反映出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有对的也有错的。他出于军人的爱国，希望继续留在意大利服务。可是在信中他矢口不提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已经同他早年在家里过的那种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了。他也只字未提他新近大抽其烟，大喝起法国白兰地以及他同那位值夜班的漂亮女护士热恋的事。

诚然，他毫不掩饰自己，直言不讳地说，只要战争还拖延一天，他也同样要拖延一天。他心想，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回到他所希望去的地方，和从前一样，重新同第四小队的战友们一起生活。可是等他到了那里，才发现斯奇奥农村俱乐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里的一批救护车被派到第一小分队，他们在格拉巴山附近的巴塞诺一带活动十分频繁，正准备发动一次针对奥地利的取名为维多利奥·维奈多进攻战，厄内斯特盼望自己能参加这次战争。他手扶拐杖步履蹒跚地登上一部救护车到巴塞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毕尔·霍尔和爱默特·肖正好站在第八号救护车旁边。意军阿迪蒂的一个团正好驻扎在附近。身

穿浅灰色军服的士兵大摇大摆地通过，他们经战耐劳，很快便成为厄内斯特英雄册上的英雄。厄内斯特到达前线时，正好赶上意军的炮火正猛烈地轰击奥军阵地。炮轰进行了整整一晚，火光冲天，把周围的山峰都照得清清楚楚。救护队的战士们通夜不眠，坐着等待命令到阵地上抢救伤员。

第二天是十月二十五日，肖和霍恩开着救护车到格拉巴山顶抬送死伤人员。这个工作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次厄内斯特没有去。因为二十四日晚他看完了意军的炮火轰击后，便得了急性黄疸病。八月份他和亨利维拉交谈时便知道这种病的症状。比较明显的感觉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好象阴囊被人用军靴猛踢了一下一样，眼白呈芥栗色，皮肤呈褐黄色。最使他难受的是禁止喝酒。阿格纽丝写信给他表示关心和同情。她写道：“真可怜，你到前线去，得了病回来，我又不你身边照料你。”

由于他身体素质好，病很快就痊愈了。到了十一月三日他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到周围街上走走。这天中午他一瘸一瘸地走到军官俱乐部看报。坐在他旁边一个英国陆军军官正在喝从德国进口的啤酒。他们两人都没吭声。后来一位女招待玛利亚走过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意大利已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

定。这使这两位素昧生平的人为之欢欣雀跃，互相祝贺。此人名叫厄里克·多曼史密斯，爱尔兰人，代理陆军少校。先前曾率领部队驻扎在巴斯毕乌山高地。现在是英国驻米兰部队的负责人。在某个方面——这可能是出自厄内斯特的丰富想象力——他可能认为这个人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样子友好的美国红十字会青年便是在格拉巴山作战阵地抢救伤员而负重伤的美国人。自然，多曼史密斯完全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更融洽了，友谊也就加深了。当厄内斯特向他讲述过去的事迹和他如何因负伤而受奖的情况时，这位少校很感兴趣，也十分感动。

多曼史密斯是一位爱尔兰籍少校的第二个儿子。史密斯的父亲在卡万县的贝拉蒙有一份祖业。虽然他只有二十三岁，可他从一九一四年起就进入军队参加作战了。他曾三次受伤，三次得到嘉奖表扬，成为军队里红十字会的名赫一时的英雄。他反应快，思路敏捷，谈吐幽默，带讽刺、富有魅力、具有典型的当代英国的派头，厄内斯特不胜仰慕，竭力追求学样。随着交往增多，友情也随之加深。他们常常一起在俱乐部共进午餐，在柯厄饮酒，到格拉瑞亚去吃晚饭，一起去观看歌剧。这位爱尔兰人的绰号叫琴克。

他称厄内斯特作黑姆，而黑姆自称是琴克的副官，并反复谈到战争和死亡，谈到在炮火中的战士以及关于个人胆略的问题。琴克擅长讲趣闻轶事，有一些是专门讲比利时战争的。说有一次他们埋伏在一个花园里，准备在波克的步兵从墙上爬进来的时候袭击他们。还有一次他们用一扇破铁门作为路障，阻止敌军前进，可是毫无用处。他还讲了一个关于一个住在多罗米特乡村的英国青年托米。这青年踉踉跄跄地走进一个酒吧间，指着一个瓶子问，“这里面是啥玩意儿？”有人回答他，说它是一种烈性饮料。于是他买了一瓶，几口把它喝得精光——过不了多久就倒地丧命。

谈到在战场上死亡之事，有一天琴克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厄内斯特从未听到过。听后他很感兴趣，他要求琴克把它写在纸条上。过后把它背熟。这几句话出自莎剧《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死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人一生只死一次；上帝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这种生死观正好同他近来给他父母的信中所说的生死观一样。他说：“死亡易如反掌。”琴克·史密斯所引用的莎士比亚这几句话更加坚定了他对死亡的看法。阿格纽丝在十一月中旬从佛罗伦斯回来，还

带了一位助手。这位女护士助手叫埃尔丝·杰斯普，这次是因病休假。杰斯普小姐留着金黄色头发，举止有点象英国人，手里拿着一根轻便手杖。厄内斯特十分用心地看着听她讲话。杰斯普小姐将来也会象救护队里的小牧师、麦克杜娜护士长、萨雷纳队长和康特·格雷毕那样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厄内斯特陪着两位护士姑娘上街玩，他单独同阿格纽丝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少一些。吉姆·盖尔队长给他一个在意大利免费生活一年的机会。阿格纽丝看到他准备接受的时候，便鼓起勇气劝他不要接受，她怕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寄生虫、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社会毫无益处的人。她自己坚信这一点，也对厄内斯特说，在这个战火连天的时代，能够活下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生活要过得有意义。在欧洲，被战火摧毁了的房屋亟需重建，她自己正想为重建和平生活贡献力量。

她返回“家”几乎还不到一个星期又被派了出去。这一次是到巴达附近的特雷维苏。那里的美国部队正在闹时疫。她的病房里有四十八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有些士兵得急性肺炎死去。条件差，她常常长时间地工作。就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她出于忠诚仍挤出时间每隔两天给厄内斯特写一封信。他在复信中对她暗示，他可能要到她那里去。“我时时望着窗

户外面，”阿格纽丝在回信中写道：“有时我简直是连走带跳地走着，因为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身上穿着漂亮的英国军服，头戴海外服务队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真是太奇巧了。可是每次我都失望了。”但，十二月九日星期一，当他突然出现时，他自己又感到懊丧。正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一瘸一瘸地走过房间。那些恢复了健康的伤员正懒懒散散地躺在床上抽烟。一台袖珍收音机正在叫个不停。厄内斯特的样子有点滑稽，他们看了忍不住大笑。也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如果她意识到了，正好说明为什么当阿格纽丝把他介绍给其他的护士时，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重，态度生硬，咄咄逼人。

过后，她责怪他“粗暴无礼，说话太鲁莽”。他的这种性格正好说明当人们情绪激动，思想紧张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很难看见的微妙特性。她想，要是他毫无缺点，那她也不喜欢他。“也许人们不是那么令人可爱的，”她写道：“当然，你的性格也有好的方面。”他们这次在特雷维苏重新相遇导至的结果是他答应回家去。“真奇怪，”阿格纽丝写道：“不知环境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当我和杰斯普一起的时候，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可就是不想回家。而和盖尔

队长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我认为我们双方的思想现在都有所变化了。”

就这样她和颜悦色，委婉地劝他回去。她甚至暗示，在适当的时候，一年或两年内，说不定他们可以结婚。当然，她十分清楚，她的二十七岁生日离现在不到一个月，而他要到七月份才满二十岁。她对他的感情真挚的。她也盼望继续做护士工作。十二月份，她悄悄地告诉他，她不准备在米兰和他一起过圣诞节，并希望他不要为此感到不高兴。

他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件事。他去参加琴克史密斯举行的圣诞节前夕的集会，其中一次晚会是庆祝他突然来到红十字会的。他们再不谈论死亡了，现在只谈怎样生活。圣诞节那天他参加一次在科瓦举行的舞会。在那里他碰到第三百三十二队的一些军官。厄内斯特和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交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卡尔休格的上尉，费城人。他同一个意大利姑娘比尔正在热恋之中。舞会后，他们去参加一个晚会。厄内斯特的女伴是个黑发漂亮姑娘。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十分激动地谈着白菜与国王的故事。他们一起玩意大利的字谜游戏。卡尔非常佩服厄内斯特能说意大利语的本事。

留住在意大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一月初厄内

斯特乘坐维迪号轮船离开热那亚港。盖尔队长在托米那租有房子，他邀请厄内斯特到他那里去玩，圣诞后便是新年前夕，厄内斯特从那不勒斯乘坐晚班火车出发了，这是他第一次在意大利南部旅行。不过根据后来他小说里说的，他那时没有去托米那。他向多曼史密斯保证说，他没有看到西西里岛和西西里人，因为他住的那家小旅店的女主人把他的衣服收藏起来了。他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她给他准备了很好的饭菜，对他十分热情。厄内斯特除了埋怨没能去观看外面的乡村景色外，其它方面他都十分满意。根据他爱讲故事的特点，上面所说的情况，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从四岁开始就喜欢讲故事，常常把自己当作故事里的英雄。现在他十九岁了，见识广了，故事内容也就随时间向纵深发展。不过在另一方面，他因公受伤，治疗休养了五个月，同阿格纽丝那没有结局的恋爱，这使他在各方面更为成熟。一九一八年他在意大利北部这段经历将象埋藏在他大腿里面的碎弹片一样，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战 士 归 来 了

一月二十一日当厄内斯特一瘸一瘸地从维迪号轮船的吊桥走下来时，纽约太阳报记者就从穿着军

服的人群中找到了他，请他谈话。此时厄内斯特感到自己身价地位比以前高了。会见和谈话充满了夸张和虚伪。记者说他大腿上有二十七个伤疤，证明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比起那些腿里没有弹片的士兵来要严重得多。记者还认为厄内斯特在十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十一月初在格拉巴山附近同敌人打过仗。厄内斯特对他这个说法没有加以否认。

毕尔霍恩带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安赛蒂到码头去接他。毕尔在十月份的大反攻中受伤，在格拉巴山养了一个星期的伤，然后返回斯奇奥，正赶上救护队第四小分队解散。于是他动身回纽约，刚好同他父母亲一起过圣诞节。毕尔穿着一身平民服装，样子和他穿军服大不相同，判若两人。他的个子高，一头栗色发，当他穿上军服，披上意大利军官长黑色的披风，领口扣着银色花钩，脚著高统皮军靴，看起来多神气。安赛蒂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回国的年青英雄。接着他们一同到普拉扎茶楼喝茶。当晚他们坐在一起谈天，缅怀过去，直谈到深夜。接着厄内斯特去格朗德中心搭乘日班火车。

火车到了芝加哥，厄内斯特两腿硬绑绑地走下火车，来到洞穴式的、阴沉沉的拉色勒街车站出口处。他的父亲和姊姊玛丝琳列车站接他，看到他平安

回来两人高兴得掉下眼泪。厄内斯特撑着拐杖，一步一瘸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慢慢走出车站，坐进他父亲开来的汽车。途中在明理会培训学校停车让玛丝琳下车，然后沿着积雪的街道开回家去。家里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弟妹们都在等着他，只有厄休拉上学未回。二妹松尼已十四岁在念中学，三妹卡露七岁，四妹四岁虽没睡，但看样子很倦了。前厅桌上有几封从意大利寄来的信。待到能抽出空来，厄内斯特便爬上三楼到他的卧室独自看信。

有两封信是阿格纽丝寄来的。在其中一封信中，阿格纽丝告诉他不久前她出席了迎接总统和乌德·威尔逊夫人的招待会。他们在意大利旅行期间曾在米兰小住。另一封信是她在巴多医院病房里微弱的灯光下写的。她写道：“好了，晚安，亲爱的基德，我多么想知道此刻你在做什么。不过我可以猜到，你这时候一定很好吧……你的俏皮姑娘，阿格纽丝。”

厄内斯特十分思念意大利。每天早晨起得很迟，醒来后仍躺在绿色的床上，身上盖着他从意大利买来的一件针织的袍子。午饭后他常和家里的人出去散步，身着军装，脚穿高统军靴，手扶拐杖。一个叫露丝蒂安的女记者引他到《奥克派克报》办公室请他谈话。她发现他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事，更不愿意人

家称他为英雄。“我上战场，是因为我想去，”他说，“我身体好，国家需要我。我上战场，做我所应该做的事。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所应尽的职责。”他思想上对战争的看法倾向于，战争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而且他明确表示，一旦形势需要他，他就重返战场。

从一个不太远的地方来了两个崇拜他的姑娘。她们只有十一岁左右。一个叫朵拉西，另一个叫凯瑟琳。他们亲手做了一个很大饰着花边的瓦伦灯^①。送到他家门口，然后按响门铃拔腿便走。因为她们跑得不快，厄内斯特出来看到她们，把她们带到后院，放了一颗意大利照明弹，表示欢迎。后来他又带她们到他母亲的音乐室，同她们闲聊了好几个小时。谈到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纪念品，摆在一个垫着绒布的小台桌上，旁边摆着一些瓷器。两个小客人看到他手上的戒指，赞叹不已。原来戒指上镶着一片从他腿部取出来的小弹片。他还告诉那两位姑娘一些关于战争的惊人事迹。他们谈得很开心，笑语欢声，此起彼伏。临别时，朵拉西突然感到他似乎有孤独感。

他确实十分孤独。他姊姊在周日回家，看见他好象是一个“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大匣子里的人”一样。

^① 瓦伦丁节（二月十四日）的礼品。

他以前的一些朋友都各有工作。他写信给阿格纽丝，告诉她，他一无聊便向天上打照明弹，并表示同情地说，她大概也很孤独。她复信说，她很忙，所以并不觉得寂寞无聊。她已从特雷维苏调到托雷·迪·摩斯达。她在那里的生活仿佛使她变得年轻了。阿迪第队长在未找到合适的住处以前，他不得不住在医院里。所有的阿迪第人都是十分野蛮的。“你肯定崇拜这种人，”阿格纽丝心里想。那里还有一个阿尔皮尼的市长。他的一只手瘫痪了，可他的精神很好。他在战争中混了整整五年，但其中有四十个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大概有三十岁，身材矮小。在医院里他对每个人都好。西斯·卡瓦诺夫近来对阿格纽丝十分严酷，指责她和别人调情，把她同露丝·布鲁克相提并论。“我不是那种人，这你是知道的。”阿格纽丝写道。

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厄内斯特摆脱孤独感。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带回一些酒，其中有一种酒叫库米尔的，瓶子象一只熊。他倒了一点给东安，还倒一点给玛丝琳。玛丝琳呷了一口，但不敢吞下去。“别怕”，厄内斯特说：“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它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什么都要试一试，姊姊……我有时想，我们是半死不活的人，而意大利人却是一直活着

的。”从芝加哥来了一些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特意在郊外为他举行庆祝他的荣誉的宴会，这使他心情感到舒畅些。在两个不同的星期天，他们来到他家里谈天说地，带来了大盘大盘的食物、红葡萄酒和乐器等。他们在音乐室外阳台上竖起一面意大利旗子，举行了一次即兴音乐会，他们之中，有不少是芝加哥歌剧团的。他们站在葛蕾丝的小小音乐台上，大声唱起流行歌曲。厄内斯特用意大利语唱了支歌颂卡多纳将军的歌，稍微有点走调。

IL generale Cadorna
Scrive alla Regina
Sevuole vedere Triesfe
Com la carfolinal^①

所有参加音乐会的人同时举起酒杯，同声高喊，“Boum, Boum, Boum, Rumordi Cannonado!”^②接着他们吃面条、鱼色拉和甜饼。海明威医生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他参加一起，尽可能捧场，不让人扫兴。不过第二次晚会闹得过份了些。高声唱歌和喊叫，使他感到厌烦，他一边嘀咕着一边蹬着脚悻悻地离开，

① 歌词大意是：卡多纳将军，唱歌给王后听，他的声音清脆又响亮，谁也比不上。

② “干杯，干杯，干杯，祝贺胜利和荣誉！”

回自己房里睡觉。

女记者露丝蒂安在《奥克派克报》上登了一篇访问厄内斯特的报导之后，来拜访厄内斯特的人络绎不绝，要他谈谈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情况。接见来访者的规模最大，他谈得最好的一次是三月十四日星期五在中学举行的那一次。会上他还把随身带来的战利品展示给大家看。其中包括：一个奥地利军用钢盔，一支左轮，一只打照明弹用的手枪，还有那天夜里他受伤时穿的那条裤子。他的同学卡罗琳·贝格莱在作介绍时称他为著名的海明威。他在开场白中说，当一个人受惊吓时，什么话也讲不出来。接着他谈到七月份迫击炮弹爆炸时他受惊的情况。当谈到他背着伤员回指挥所时，他把他那条沾过鲜血的裤子拿给大家看。然后，谈到他在巴赛诺看到的阿迪第人的情况。他说那些人真蛮。坐着卡车去打仗，一路上唱着卡多纳写给皇后的信。厄内斯特用意大利语唱给大家听，接着把它翻译过去。他还给听众讲述一位阿迪第队长勇敢作战的事迹。说阿第队长的胸腔被子弹击中，他自己用烟蒂把伤口塞住止血，继续战斗。他的这次讲话很精采，小孩子们从没有听过，所以很感兴趣。会后厄内斯特到基督教青年会游泳馆游泳，丹安和一些小朋友也跟着去。在游泳馆里他们

看到他腿上，脚上那么多伤疤时，感到又惊异又钦佩。

三月下旬不幸的预兆来了。他每天都要给阿格纽丝写信——美好和充满着新消息的长信。三月一日她从托雷迪·马斯达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她接到他寄来很多信，实在太多了，她找不出时间去看。她在医院里要工作，这样多的来信，她应付不了”。她说：“我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不过，过去也许是这样，现在，开始不同了。我今晚感到有点不舒服，那么就此搁笔了。晚安，基德。做什么事不要那么匆匆忙忙，还是好好休息吧，怀念你的阿格”。在恋爱问题上，任何一个比厄内斯特意志薄弱的人，看了阿格纽丝的信，就会感到灾难临头，经受不住。确实，阿格纽丝已经同那个那不勒斯的美貌青年相恋了，而且这个沉重打击不久就得到证实。果真，过了不久她来信告诉他整个情况。后来厄内斯特回忆道：“她向他表示歉意。说，开始他可能不理解她这一决定，但过些时候，相信会原谅她的，说不定还会感激她。她衷心希望他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惶恐不安和痛苦折磨着他。他开始发高烧，不得不躺在床上。等到烧有所减退，精神逐渐恢复，他想起她如此背信弃义、忠贞不一时，又愤恨，又恼怒，

如烈火烧心。他急急忙忙、潦潦草草地给麦克杜娜写封信告诉她这一不幸事件。信末还加上几句，说他希望阿格纽丝回纽约时，上码头她会摔一跤把牙齿全部打脱。他很快向他的朋友们宣布，由于他喝酒和同别的女人来往的缘故，他对阿格纽丝的感情淡薄了。他旧病复发，又开始吹牛皮了。四、五月的天气晴和，厄内斯特几次邀约一位名叫凯瑟琳·朗维的妙龄少女到第·普灵河划独木舟。这位姑娘后来说：“我们有时一划就几公里，有时我带他到我家读他写的书，一边品尝他从城里买来的意大利式糕点。”有一次厄内斯特将他从意大利带回的军用斗篷大衣送给凯瑟琳。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把它追回来。

毕尔和凯蒂的另一个哥哥史密斯在北奥克派克大道有一套公寓房间。他曾在著名的特鲁多疗养院疗养，最近肺结核病治好了回到家里。他又高又瘦，机灵睿智。酷爱文学和其它艺术。他的太太朵斯会弹钢琴，个子又矮又胖，灰眼赤发。有一次毕尔带厄内斯特到霍托海湾在他兄弟那里住一两天。这是自一九一七年夏天以来他们第一次相会。那天晚上他们坐着谈了大半夜，厄内斯特还给他们讲了故事。他的故事，现在离不开谈论意大利的阿迪第人。他说，在多罗米特他同一个阿迪第士兵谈过话。那士兵教

他怎样把短刀当作匕首使用。从左边肩下方进刀直捣心脏。为了示范给他看，他叫来一名奥地利俘虏，当场一刀把他刺死。

第二天晚上，他们一起到芝加哥一家意大利饭店吃饭，陪同前往的是厄内斯特的一个朋友尼克奈洛尼，一个矮个子精明的小伙子。他们喝了许多葡萄酒，厄内斯特用意大利语同奈洛克交谈，他为自己能说意大利语而自豪。在回奥克派克的途中，他们碰对了凯瑟琳。谈话的内容就转到战争方面。凯瑟琳问厄内斯特许多关于巴黎姑娘的问题。她不明白也不相信他在不夜城巴黎停留了两天，只是到处去看打炮，而不找女人。吃饭时喝了些葡萄酒，酒性刺激了他的想象力，他就谈个不停，一直谈到他们到达奥克派克，然后就上床睡觉。

厄内斯特正在写更多的，象他拿给凯瑟琳看的那类短篇小说。有一篇叫做《匹克斯·麦克卡蒂冲过去渥皮安的道路》，开头几行字十分轻快有趣：

“在人类靠吃树上果实为生，彻夜不眠等待天明的时代。人们在关心，洞穴里阴风未起的时候，巨妖究竟在哪里？……突然，出现一个为头的匹克斯麦克卡蒂。”

据故事说，他的真正名字叫奈洛尼，但他需要一

个爱尔兰的绰号去参加打赌游戏。有了这个名字，他就更神气。他突然消失，如同他突然降临到这个伟大的时代。他重新出现时，他是多罗米特巴萨诺的阿迪第军人，穿着庄严的威武的灰色军服，小腿上裹着黑色的绑腿，头上戴着饰有流苏的土耳其帽，好不威风凛凛。现在又转战于山区，准备摧毁仍被奥军占领的山村。厄内斯特的故事达到高潮时，匹克斯·麦克卡蒂手执双刀在敌军中杀开一条血路去抢救他那被敌人打伤倒地的指挥员。

《匹克斯·麦克卡蒂冲过去》这篇小说，是作者意欲把它当作架通他中学时代的创作和现在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桥梁。在这篇小说中他应用了在意大利参军七个月所得到的经验和知识。他牢记一九一七年他访问特伦波尔·怀特时所给他说的这些话，“写本人最熟悉，最有体会的题材。”实际上他有许多经验和体会，如《六月多罗米特的末日》，《月夜炮轰》以及《斯奇奥紫色花园酒会》等。大概在巴萨诺和巴德之间他选了西塔德拉的斯特加。他亲眼看见阿迪第军队乘坐兵车去攻打在巴萨诺的奥地利人。可是厄内斯特不懂得写作所应遵循的规律，对话要简洁，不滥用词汇，甚至不懂得他所要写的小说的情节高潮并不是血腥大屠杀的场面。

当然，他得从头再写。六月初旬他带着那一小捆稿子到霍托海湾去。开头，他和毕尔同住在查理斯夫人的农场里，力所能及地帮忙干点农活，如给苹果树喷洒杀虫药，在地里种菜等。劳动之余，他们坐着毕尔的车子在附近农村漫游。有好几次，他腿里未取出的弹片弄得他痛得难受，被迫爬上窄小漆黑的楼梯到康克雷医生诊所去看病。但腿疾的折磨并未能阻止他外出钓鱼。六月中旬，他们已经钓了六条大鳟鱼，每条足足有三磅重。这时厄内斯特象往常一样乐开了。他说：“嘿，这些鱼放在一起肯定会打架。”他重新把这些鱼叫做“湖里的阿迪第士兵”。

由于厄内斯特现在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他又喝起酒抽起烟来了。他抽的都是外国烟——烟纸是褐黄色的俄国烟，“样子挺好看的”，这种烟只在芝加哥华巴斯大街的烟店才有卖。价格昂贵，一小包三角钱。不过他对朋友们说，这种烟是他抽过的烟中最好的一种。他很乐观地说，这种烟不会脱销的，并嘱咐詹金斯八月份从芝加哥回北方时带三四条烟给她。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盖着意大利邮戳，笔迹十分熟悉的信。原来是阿格纽丝写给他的。她在信中告诉他，她被调到罗马去工作，和西斯·卡旺诺夫一起。她与多梅尼科·卡拉西奥罗的恋爱破裂了。他带她

到他在那不勒斯的家。那时她才发现多梅尼科即将继承他死去的父亲的爵位遗产。这个具有显赫门第的古老世家不同意让他们的继承人同她结婚，理由（假的）是阿格纽丝是个追求意大利高贵门第，具有野心的女人。这样一切就都完了。据她说，她打算七月份回国。厄内斯特写信给詹金斯，说她终于得到了报应。不过，他不准备报复了。相反，他怜悯她。“可怜的宝贝，”他说：“我真替她难过。”不错，他曾经爱过她。她欺骗过他。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是在米兰发生的事，似乎离现在很远很远，与现在毫无联系了。就这样，他翻过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充满着罗曼蒂克的二十年的一章。他轻松愉快，奔向北部森林，开始他从战场上归来后的第一次狩猎。

七月初，厄内斯特完全不拄拐杖就可走路了，于是他开始几乎中断了两年的钓鱼活动。他和毕尔开着车子到离霍托海湾东南部二十公里的温德贝尔特去。在它前面有个地方叫松岭的，湖泊很多，还有三条小河。河里有很多鲑鱼。他们走了五天，未见有村落农舍，连一块空旷的地方都没有。真是荒无人烟，厄内斯特说。他们在鸽子河上碰到一只熊，还看见过鹿和鹧鸪，他们白天在布莱克河上钓鱼，晚上找一个地方宿营，每天换一个地方。他们钓到的鲑鱼吃不

完。毕尔用一只苍蝇作这支钓钩的鱼饵，用一只蚱蜢作另一支钓钩的鱼饵，他一次可钓到两条鱼。最后一天，他们两人一共钓到六十四条鳟鱼。他们满载而归，车子在灰尘滚滚的公路上行驶，一阵阵的鱼腥味，香茅味，火烟味扑面而来。七天的野外生活够有意思，但两人的胡子也长长了许多。

此时，海明威家里其他的人也到温德米尔来了。这个夏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葛莱丝的计划，在朗费尔德农场修建一间供夏天居住的小屋。地点确定在他们曾称之为红顶山的半山腰一个山包上。“这间屋子专供葛莱丝使用，不让家里其他的人去烦扰她。”她已四十七岁了，盼望能改变一下她的生活环境。有一天她把玛丝琳当成心腹，什么都告诉她。尽管她很爱她的丈夫，但她和丈夫之间经常有矛盾。她的丈夫不理解她希望个人独处的心情。而厄内斯特往往站在他母亲一边。葛莱丝后来说：“如果她丈夫不是自暴自弃，不对别人发火，那他便是一个大好人。”

厄内斯特照着他写《渥皮安的道路》一书的风格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现在他想找个地方发表。刚好有个叫爱德温·贝尔默，年纪三十五岁的好心人正在瓦伦湖避暑。他是个老芝加哥人，曾在西北大学和哈

佛大学读书。毕业后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此人曾和他的姊夫威廉·麦克哈格合作写了几部小说。厄内斯特走去拜访他，一同在停船场地的棚房里切磋写作艺术，倾听码头湖水轻拍船只发出的回声。贝尔默信心很足——最低限度是情绪不低落。他写下几家杂志编辑的名字，交给厄内斯特去试试。他们是：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拉斯，大众杂志的罗德里克，红蓝书出版公司哈里曼等。这次商谈给他带来一线希望，而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東西，依靠这种特殊的東西，他逐步走上成熟的创作道路。

厄内斯特又满怀热情地作好到松岭去的准备。詹金斯八月份从芝加哥来，同来的还有一位他们过去在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成员拉里巴内特。拉里从他父亲那里借来一部车顶弄坏了的旅行车。厄内斯特催促詹金斯把从奥地利人那里缴获来的那支卡宾枪带来，配够子弹，以便再碰到大熊时能派用场。他和毕尔两人准备够四个人用的宿营用具。他估计这次外出旅行一定很有意思，尤其是如果詹金斯能设法多弄一些酒的话。厄内斯特根据自己的想象画了一张野营欢乐图。画面上有四个人围坐在篝火旁边。背后是他们的帐篷，扎在布莱克河河岸上。天上挂着一轮圆月。他们吃着烧鳟鱼，一边喝酒或抽烟。不时

唱着他们所能想到的喜欢唱的歌。

他们的整个活动安排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天气很好。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布莱克河里钓鱼。他们钓到许多很好的鳟鱼，然后煮熟享用。厄内斯特把鳟鱼做成鱼卷，再用油煎，最后夹上薄薄的咸肉片，用文火慢烤。“我们在外旅行已有七天左右未刮胡子了，”拉里后来说：“有天晚上我们背着帐篷营具打转回家。路经波恩镇时，史密斯和海明威走在后头，他们出了个馊主意：经过路灯底下时，把头顶上的灯泡打烂，这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于是他们连续打坏了五、六个灯泡。”接着他们觉得，这种恶作剧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会惹来麻烦。他们停止射击，加快步伐回家。走不出几公里远，一部摩托车一边鸣笛一边从后边冲上来，赶到他们前面停下了。骑摩托车的警察把这四个满脸胡子，穿著随便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后轻声细语地问他们是否看到一部旅行车里面有四个人，车顶载有宿营用具。他们当然说没有看见，佯装听到这件事感觉惶恐不安，说这部车子最近通过波恩镇时，一边开，里面的人一边开枪射击……他们向警察保证，只要他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一定向警察报告，警察听完便朝东边开走了。他们四人当然把故事编得尽善尽美。显然，当警察看到这几个

人孤独地在漆黑的路上走，心里未免有几分紧张。厄内斯特还记得这个场面，开枪打灯泡的“英雄”就象他少年时所干的违法的事一样。后来，他到了五十岁时，还在吹嘘他如何在波恩和波恩镇开枪射击，为的是振奋精神。当然，对于坐在车上开枪射击街灯一事，厄内斯特并未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

这年夏天他的最后一次外出露营的地方比以前更远。这个地方叫悉尼，在密执安北部高地，离寒冷的上峰湖约十五公里。这次旅行为他的小说《滔滔双心河》提供背景材料。这个故事写一个叫尼克阿丹期的孤身只影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钓鱼，通过锻炼恢复他在战争中所受的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的身体，思想精神所受的创伤还没有治愈。厄内斯特在悉尼下车时，司闸人吩咐司机停车的时间稍为延长一点，好让有腿疾的厄内斯特下车。“刹车，”司闸的人说：“车上有个伤残的人，下车时要慢一些。”厄内斯特听了不禁一怔。他从没把自己当作伤残的人。自那以后，他根本不去想这件事。这种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他到悉尼去，路上并不感到孤独，他有一位上高中时的同学华尔克陪着他。他们的目标是伏克斯河，到那里钓鱒鱼。那个星期，他们大约一共钓了两百条。

他们除了到野外去宿营外，一般就呆在家里。他们返回家里还只有几天，霍托海湾的鲑鱼已多得不可胜数。“鲑鱼在河里蹦跳着，跳到第尔斯坦的门廊上来了！”厄内斯特说。他所说的第尔斯坦门廊是指迪尔华兹在松岭的那间小屋的门廊。夏天，他曾在那里住过。每到黄昏，吃完晚饭，他就坐在那个门廊里，看着落日，抽俄国纸烟，等候大个子曼普散工回家。玛佐莉普曼和她的朋友康妮科蒂斯从派托斯基到迪尔华兹太太的小店里当服务员。玛佐莉只十七岁，红头发脸上有雀斑，脸颊上有两个酒窝，性格开朗，对人十分热情。韦斯莱的妻子凯琴琳认为玛佐莉对厄内斯特很痴心，因为每当她和厄内斯特晚上到营火飘烟的山坡上去乘凉散心时，总看到玛佐莉在迪尔华兹的厨房里做夹肉面包让厄内斯特带去食用。关于他们之间来往接触的事真真假假，各抒己见。但厄内斯特在他的两篇小说中，却启用了玛佐莉这个名字，并把他和玛佐莉之间的友情特意描写得富有罗曼蒂克的色彩。他的这两篇小说的名目是，一个是《结局》，另一个是《风，刮了三天三晚》。

玛佐莉和康妮回派托斯基去上中学后，厄内斯特仍住在那儿一直到十月初。他帮忙收割萝卜籽，把马铃薯装进大麻袋贮藏在专用房子里。这间房和另

一间房组成一个叫“豆房”的建筑单元，位于通向海湾沙地末端大码头的两侧。这个大码头成为厄内斯特后来一个短篇小说里的一个场景。松岭小店里的一个女服务员，年纪比玛佐莉和康妮大一些，但长相很不错，一直帮助迪尔华兹料理店务，直到七、八月份生意高潮过后。晚上店里工作做完之后，她便同厄内斯特到外面蹓跹。有天晚上她和他走到贮放马铃薯的房子背后码头的偏僻角落里调情。后来厄内斯特对人说，阿格纽丝给他精神上造成的痛苦已得到解除。他和这个女服务员的邂逅，据可供考查的资料证明，只是他在霍托海湾的这类活动中的第一个。他对此有深刻的印象。两年后，他写了一个叫《在密执安北边》的小说。大胆地、毫无掩饰地描写了异性之间的行为。此书后来没有出版。

北边的农村

十月初厄内斯特和毕尔结束了他们愉快的野营生活，返回家里。但是奥克派克地方很嘈杂，厄内斯特告诉家人他想认真写点东西。于是便又回到迪尔华兹那个充满随和气氛的家去。十月底他决定到派托斯基去住。他在斯第特街六〇二号一幢三角形屋顶的大房子二楼租了一间大的前房卧室。这里为房

客提供膳宿。房东是一个叫依娃波特的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在曼斯罗纳工作，周末回家帮她母亲做事。每天早晨，这幢房子里发出哒哒哒打字的声音。

下午学校放学。厄内斯特总要去接玛佐莉，并陪她走路回家。他头上戴着有舌遮阳布帽，身穿羊皮袄。不久，派托斯基的人都认识他。有一个叫葛莱丝·奎兰的姑娘，十四岁，长得很漂亮，一对乌黑闪亮的眼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此人很崇拜他。厄内斯特给她取个绰号“露克姊姊”。他一有空便到奎兰的厨房里坐，一边讲他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故事。在青年中间，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是派托普。此人的父亲是位法官。派托普身体瘦小，红头发。因为有病，刚从密执安大学休学回家。他同厄内斯特弄了一桶苹果酒，里面掺进爆过的玉米和葡萄干，然后把酒放在厄内斯特的房里让它发酵。

感恩节前后，经发酵处理的苹果酒已可饮用。他们决定在浸理会文化处瞭望湾兰斯德尔别墅举行晚会。他们邀请了爱伦斯·哥尔德斯坦、柏尼斯·贝毕特和一个年青小伙子荷蒙吉普。爱伦斯是厄内斯特亲自邀的，一位年龄和他相当，长得很漂亮的女郎，她在芝加哥体育学院读书，回家度暑假。大家一个劲地要鲁曼多吃三明治、多喝酒。兰斯德尔的房子冬天

关闭，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他们在壁炉里生起了火，一边品尝苹果酒，一边高谈阔论，整个晚上充满着欢乐热烈的气氛。厄内斯特卷起裤筒，露出腿上的累累伤疤让爱伦斯看。他还谈到意大利的葡萄酒以及他在芝加哥瓦巴斯大街的威尼斯咖啡店里喝的珍珠红酒。

厄内斯特在向波特太太租的那间房间里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叫《狼和炸面饼圈》。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芝加哥一家意大利饭馆里。他写道：

如果你对于在马贵塞斯群岛采集珍珠感到奇怪，对于可能设计和使用一条横贯戈壁大沙漠的铁路表示惊异，对于存在着热带国家的可能性不理解，那么请你到芝加哥瓦巴斯大街的坎伯雷纳咖啡店去看看。在那店里厨房的后房新波希米亚人正日夜不停地赶做面条和小肉包子。这个地方小，总是烟雾腾腾，是随营人员的情报交换所。除非你得到坎伯雷纳的同意，否则当你走进那房间时，你就只能象动物走过针眼那样的困难。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有无数双眼睛凝视着你，仇视死亡。这种检查不仅仅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要是你认为好的话，那当然可以。要

是你不熟悉，也没什么，因为坎伯雷纳会传到你手上的。过了一些时候，原来的话又重新检起来了。但是，有一次门被推开了，人们抬起头来望，熟悉的眼光扫视着房间，从牌桌边上一个人半坐半站地，双手叉在背后。门口响起一阵嘈杂声，在坎伯雷纳咖啡店的后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月的一个深夜里，我赤身露体冒着刺骨寒风走出门来，到了瓦巴斯大街，来到坎伯雷纳的酒吧间，微笑着走过饭厅时，侍者正在清除桌上的残羹剩饭……（片断）

厄内斯特每写一篇故事，就要给渴望听他讲述的兰斯德尔和派托普讲更多的故事。他讲的最吓人的故事是关于阿迪第人的故事。讲到他们如何把被押的奥军犯人从牢里放出来，手上锁上铁链，赶他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拉开手榴弹导火线将他们炸死。他说这些人教会他如何投掷飞刀的技术。为了练习甚至拉来一个奥地利俘虏给他作靶子。乘火车时，也有许多人听他讲故事。他们在那河边小屋快乐地生活了几天。后来那女人的丈夫来了。厄内斯特认识他，他是个意大利有名人物。于是他们安排了一

场决斗，地点在河岸的高地上。在关键时刻那女人出来调停，厄内斯特便坐着汽车离去。分别时那女人向他不断地眨眼睛表示对他的最后一片衷情。

十二月，米切尔街派托斯基公共图书馆的妇女协作会请厄内斯特去作关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和见闻的报告。那天他身穿缀有银钩的军外套，脚着西班牙高级长统军靴。报告的内容同他在奥克派克中学所讲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考虑到听众是妇女，因而把某些猥亵性的话省掉了。当他讲到阿迪第士兵并把他那条被子弹打了许多窟窿沾满血迹的裤子拿给大家看时，在场的人赞叹不已。当他讲到身负重伤，奄奄一息躺在一间没有篷顶的破棚屋里时，听众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他说：“当时与其说还活着，不如说已经死去了。”

听众中有位面目清秀的白发妇人，名叫哈里特·格雷莱康纳尔。她是从多伦多到这里来探望她母亲的。她丈夫雷尔弗身材魁梧硕健，是一家加拿大杂货商店的经理。康纳尔夫妇准备那年冬季带着他们的女儿朵萝施，一位二十六岁性格温柔的女子，在帕姆海滨住上几个月。他们的儿子小雷尔弗比厄内斯特小一岁，生下来就是个瘸子。雷尔弗先生请厄内斯特在他们夫妇不在家时陪他儿子玩。他们可以玩冰

球、赛拳、玩游戏或开小型音乐会。家里有仆人伺候他们。派托普也会在那里帮忙料理店务。厄内斯特也不错过机会。他从未卖过杂货，不过他的钱几乎用光了。“我准备去多伦多，”他在写给詹金斯的信中说：“多伦多的东西看起来仿佛是秘鲁的炸面饼圈，香甜可口。”厄内斯特来到奥克派克度假，并决定到派托斯基小住，然后到多伦多去。除夕，他去农村俱乐部参加一个舞会。第二天下午同邻居一位叫易赛贝尔·西蒙学生姑娘一起喝茶。他和杰克以及詹金斯到芝加哥去在威尼斯咖啡店吃午饭。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由以前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十五名老战士联合举办的聚餐晚会。会后他将去芝加哥歌剧院看戏。一月六日他和詹金斯约了两位姑娘——爱伦·哥尔斯坦和她大学里的同学到瓦巴斯大街黑市酒店地下室去玩。

一月八日厄内斯特乘火车到多伦多，住进了康纳家在林赫斯特大道一五三号的大厦。这座大厦位于圣克雷大道的小树林边上，又宽敞又舒适。房子里有音乐室，室内有风琴和各式乐器，足以供给一个管弦乐队而有余。还有一间弹子房，这使他想起以前他和康德·格雷比一起玩的情景。屋后网球场浇水凝结成冰，作为滑冰场。此外，还有一个露天的棚屋，

里面设有壁炉和长凳，好让溜冰的人休息和喝热朱古力。休息室里有个大箱子，里面放有奖给滑冰获胜者的冰鞋。这样高大美观的大厦厄内斯特还是第一次见到。

厄内斯特虽然腿疾未彻底痊愈，他仍然准备参加冰球赛，这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正式队员有司机的儿子（他才学会打冰球），一位女守门员和一个曾在加拿大陆军和英国海军服役的苏格兰人厄内斯特·史密斯。史密斯过去是大学生冰球队的队员，他穿上冰鞋，手拿曲柄球棒，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朵拉斯和厄内斯特以及派托普（他平时住在基督教青年会，星期天常到他们这里来玩）刚好凑满人数。康纳冰鞋的冰刀不利，滑起来常跌跤子。厄内斯特谨慎有余，技术发挥不足。“四处都有齐腰的积雪，”史密斯说：“当厄内斯特向你滑来，你只要避开，他就停不住，一直向雪堆冲去摔倒，接着他又爬起来，转了个方向又开始滑起来。”

厄内斯特在康纳夫妇的印象里是个“谦虚，有头脑，细心精明的人”。战争结束后，朵拉斯曾在法国和德国的青年会工作。厄内斯特说他和朵拉斯都是老战士，她听了感到十分得意。厄内斯特急于投入工作。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康纳先生介绍他

到当地一家主要报社——《多伦多明星报》工作。这家报纸有日报和周报两种。康纳把他介绍给主管这两种报纸广告的主要负责人阿瑟·杜纳松。杜纳松领他到西王街二十号一幢陈旧的四层楼房子。房子里有一股消毒剂的气味，灰尘很多，还有一种印刷油墨与烟草混杂的气味。杜纳松最后把带到二楼后边一间烟雾腾腾的小屋子里去见两个青年编辑。

这两个年青编辑分别叫格雷葛·克拉克和吉姆弗莱斯。

格雷葛穿得很时髦，有点傲气。他个子小，只有五尺高，是周报的特写编辑。吉姆弗莱斯个子瘦长，皮肤黝黑。说话带有几分讽刺，他主管漫画的编辑工作。他们两人抬头看见一位身穿红衬衫，系黑色皮带，脸颊红红的青年走到他们跟前。虽然这位年青人十分腼腆，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是当他坐在暖气片上之后，把上衣扣子全解开，然后说他曾在堪萨斯城的一家报馆当记者。“那么说，我以前见过他，”格雷葛克拉克说，“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曾为他们工作过，对吗！”可以这样说，他曾是《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部成员。《堪萨斯城明星报》是全美国报业同人的佼佼者。

从那以后厄内斯特几乎每天都要到他们那里

去。他和杰姆弗莱斯不久便成为知交，同去滑了一两次冰。这项运动使得海明威后来特别感兴趣。格雷葛开初不太信任海明威。他说，“听我说，吉姆。别领这个小伙子到处跑。他会向你借钱，然后溜之大吉的。”但是厄内斯特仍然时时到他们那里去。对报社工作表示非常感兴趣，希望获得成功的机会。他微微地摇动着身子，没完没了地提出问题。克拉克终于让步了，有一天上午他他问海明威，“天哪，海明威，你是不是想找份工作做。”当海明威表明愿意时，克拉克立即带他去见“亲爱的克朗斯顿”。他在星期日报第一版上给厄内斯特留出一定的版面登文章。

克朗斯顿编辑性情温和，工作态度严谨，一心为帮助加拿大年青作家而贡献力量。他迫切希望把《明星周报》办成一份受人民欢迎的报纸，多刊登反应多伦多地方的生活情况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消息和报导。他发现海明威写的文章简洁明快，富有幽默感。厄内斯特在这里写的第一篇文章刊载在瓦伦登节专刊上。文章只有一千字，描写多伦多市有社会地位的妇女如何设法向本地艺术家租原版油画的事情。一九二〇年二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他一共写了十来篇文章。克朗斯顿十分赏识他的文章，高兴之下，将厄内斯特的名字放进了报纸上的名人栏里，并提高了

他的稿费，每个字一便士。

但是厄内斯特在派托斯基所写的文章仍然没有人接受。他把其中数篇试着寄往伊利诺斯依几斯顿的爱德温·波尔墨杂志社。二月一日波尔墨杂志社复信说他的稿件中有一两篇有刊出价值，但不能很快登出。“从事写作这个行当，其可笑特点就是根本无法知道行情，”他后来写道，“我写出来了，可就是不知道谁会要。我看到退回来的稿子，可就是不懂人家为什么不要。但是，有一些却不是永远都退。”这可说是厄内斯特一心想打入小说市场的思想。他可以长期为一家熟悉的报纸写特约稿。但是他对短篇小说销路的看法却与编辑的看法不合拍。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未能创作出耐人品尝合乎读者口味的作品来。

厄内斯特的父母对他投身报业工作感到十分得意。他父亲写信赞扬他在战场上的良好行为以及为《明星报》撰稿的好表现。他的《英雄红十字勋章》正寄往多伦多。显然意大利人对他是十分崇敬的。厄内斯特的祖母和母亲身体都不好。祖母爱德莱德已七十多岁，身体越来越差。他母亲四十八岁，有精神恍惚症。她曾试着通过体育锻炼进行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不过他父亲相信，她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会的。

他父亲要他去密执安度暑假前先回家一趟。“你对祖父母，对父母以及对姊妹的情爱是永存的。这点你将永远不会感到后悔，”他父亲写道。

当康纳尔夫妇去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厄内斯特和派托普陪小雷尔弗到阿雷娜花园去打冰球和练习拳击。小雷尔弗看到堪萨斯和布尔在厮杀中摔伤出血感到很难受，可厄内斯特却看得乐滋滋的十分有味。派托普深知在公共场合里厄内斯特表面显得非常坚强，但是他的“内心”，派托普想，“却软得象蛋白甜饼馅一样。”他性格上的柔软温顺特别表现在他与女子的交往上。例如他同一个个子很高的女子波奈尔的交往。这个女子是捐款建造马赛大厦的富豪马赛的女儿。厄内斯特同她一起骑马到西郊，后又到巴瑟斯特大街的亨特俱乐部。厄内斯特向厄内斯特·史密斯借了一件燕尾服，穿着一双不相称的印地安软拖鞋，带着波奈尔到格朗奇舞厅跳舞。

康纳尔夫妇回家后，厄内斯特便又同朵拉斯和她的妈妈交往，谈个不停。他对康纳尔太太毕躬毕敬，每天上午都要到她的办公桌前去一趟，并主动地提出建议如何把她计划出席春季妇女爱国会社做报告情况，先让秘书写个草稿。他说，他不懂为什么她写的句子很长，而他自己写的句子却很短很精炼。当

他知道朵拉斯没读过欧·亨利的小说时，他特地到街上买了一本《国王和白菜》送给她，书上写着他的亲笔字“异性相送的礼物”。他还送给她另一本叫《火焰》的书。书上他的题字表明该书是他赠送的。

西王街报社办公室成了厄内斯特回避门第高贵的康纳尔一家的地方。他的大多数同事已习惯于他的幼稚性格。他厚着脸皮扯谎，使克朗斯顿相信，他中学毕业后就四方漂泊，出入丛林，驾着破车到处流浪。他说，他曾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吃过蛞蝓、蚯蚓、蜥蜴，还有世界上最野蛮的部落所喜欢吃的东西，他都尝过。他的同事们看到他身穿那件红色衬衫和那件扣眼周围已经破烂的黑皮外衣，不禁哄然大笑；看到他发字母L的音既吃力又不清楚，上唇和双颊总是汗涔涔的时候，他们也忍俊不禁；看到他用脚拇趾撑着保持平衡不倒的样子；看到他微微地把头左右摆动，象拳击家佯装向对手进攻，象眼镜蛇王弓起身子准备出击的时候，他们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和格雷葛·克拉克一起去钓鱼，克拉克看到厄内斯特高超的钓鱼技术感到非常惊讶。他也喜欢同人家争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他的看法比较极端。一本书要嘛就十全十美，要嘛就一无是处，从不搞折衷的。而且他几乎能把每个争论的主题写成一篇有

趣味的受欢迎的文章。《明星日报》编辑，讲究实际效果的约翰·波恩预见性地说，厄内斯特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报人。

但厄内斯特并未为报社所束缚。他同康纳尔签订的合同将在五月份到期。他说，到时他将到密执安度暑假。在离开多伦多前，他写了一篇报导轻量级拳王五月八日在阿雷纳花园同比利时人赛拳的消息，得了十一元稿费。他又写了一篇报导一个加拿大人大搞酒类走私的文章，换来一笔返回奥克派克的火车费。一路上他随便和同车乘客攀谈苏格兰威士忌酒的事，然后把人家在谈话中所提供的情况加以归纳总结，写成文章。

他在奥克派克自己家里只作了礼节性的逗留，因为毕尔从圣·路易斯回来准备到霍托湾去作短暂的旅行。厄内斯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好不容易捱过了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毕尔风尘仆仆在五月三十一日到达时，厄内斯特早已心急如焚，难以忍受了。可是他们一直到六月三日才出发。他们往北方去，路上厄内斯特披露了他关于秋天里的全部计划。他说，他和德·布鲁贝克将从旧金山出发航行到中国、印度和日本去。布鲁贝克可以在轮船上当水手，每周可赚七十元。厄内斯特正在考虑利用自己身强

体壮有力的有利条件去做勤杂工，可能赚的钱比一般水手多些。这样一来他不仅能为航行到日本的横滨、香港和印度的马德拉斯积累足够的费用，还可以不动用原来蓄存起来的钱。他在堪萨斯市时他的收入比布鲁贝克多。现在他不愿在这方面落在他的后头。

厄内斯特精明能干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同容易相处的毕尔·史密斯相处得很好。毕尔理所当然地服从厄内斯特的领导。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偶尔进行练习拳击外，从来没打过架。不过，有次他们正从瓦伦湖两岸越过山脊到霍托海湾时，他们走在那崎岖不平或难走的沙地上，厄内斯特猛烈地指责毕尔故意要积蓄精力留在最后一搏。当他走进小树林，他的脑海里就突然闪现出进行体育运动比赛。他还想有必要给人作示范表示自己不在乎身上的病痛。一天，他从韦斯雷·迪尔华兹所在的码头游出去，他指了指那被打碎了的奶瓶残片，他将从玻璃片上走过去来证明他的脚板多么结实。“实际上他的脚板被刮破了两处，”毕尔说，“不过，他并不在乎。”回到派托斯基时，他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若无其事地同埃伦·歌尔德斯坦打网球，而且每每打赢了。当他的姑妈和叔叔——洛森瑟叫他吃饭时，他坚持要钓

到一条大鱼才走，要使人认为这条大鱼是他特意钓来的。虽然他身高六尺，上过战场，负过伤，同阿格纽丝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以及在报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等，但是他仍然象个小孩子。

葛莱丝本患有周期性的神经分裂症，厄内斯特的幼稚行为使她的思想更加敏感，精神更加紧张。她似乎觉得他没有发挥他的能力。尤其使她感到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理家里的事，如杀鸡拔毛，驾小船等。他开始用他父亲称之为“刻薄话”来对家里的人。常常在家里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偏偏到松岭去钓鱼。在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他带布鲁贝克和毕尔·史密斯回家吃晚饭，住了几天，帮助家里洗刷碗碟，挖地窖藏过冬白菜，给小屋外墙刷漆等。虽然做了点家务事，但他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活都应由仆人来做。

他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写道：

我非常盼望你能给父母和你的姊妹带来更大的安慰。你应该做个独立有用的人，不要再依赖他人生活了……你最好和布鲁贝克把这里的营地拆了，另找一个新的地方。你们住在这里人多，你母亲招待不来。她没有人帮忙，且对你的

鲁莽无礼很不高兴。所以，尽快收拾行装到别处去吧，等要你来再写信告诉你。请认真考虑此事，做个诚实正直的人，亲切细致地对待你的母亲和姊妹，正象你对待查理斯女士和毕尔·史密斯那样。

厄内斯特刚过完二十一岁的生日，就干了一件使他母亲大为愤怒伤心的事。原来海明威的妹妹和邻居鲁米斯家的女儿私下计划到瓦伦湖西弯多树的沙地瑞安高坡上进行一次半夜野餐会。厄休拉、松尼、鲍勃鲁米斯和贝瓦莉休斯当天下午就把游艇驾到岸边装上食物必需品。伊丽莎白鲁米斯和吉恩雷诺斯邀请厄内斯特和布鲁贝克参加，一共八个人。晚上各人象平时一样上床睡觉。到了半夜，他们偷偷走出门来，驾着小船和独木舟到沙地高坡处，生起营火，布鲁贝克弹奏曼陀林琴，其他的人唱歌，一边吃东西，一边谈笑，在湖边沙地浅水处游泳洗澡，两个男的还搂着女孩子在背火的角落里亲嘴。快到凌晨三点钟，他们才把营火熄灭，划着小船回家。在湖上他们就看见湖岸上已经有人手提灯笼在等候。原来葛莱丝和鲁米斯太太都发现自家女孩子的床空空的。女仆露丝边哭边把真情告诉女主人。鲁米斯太太

当场责骂了厄内斯特和布鲁贝克，因为他们两人比那些女孩子都大。事后厄内斯特主动去向鲁米斯太太道歉，可是她拒绝接见他。那个夏天，两家的父母都禁止他们的女孩子到外面参加活动，而厄内斯特和布鲁贝克则被赶出温德米尔。

第二天厄内斯特的母亲写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就成为瑞安高坡野餐会严厉的教训。她写道：

你在十八岁那年，你就表示不需要父母亲的劝告和指点。因此，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沉默，让你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我指的是你的人生哲学。你在同男人、女人和小孩打交道时所抱的是什么道德观念。现你在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人了，还如此不懂事，需要父母为你操心指导，不能不说是令人伤心的。对此，我感到十分愤慨，不得不再次向你提出来。

下面葛莱丝特意在信中作了个比喻，把母亲对子女的爱比作存在银行里的钱。当母亲生下子女，就把母亲的耐心和母爱象钱一样储存起来，以便儿女将来长大成人可以支取使用。她认为，厄内斯特在这方面已大大超支了。

亲爱的厄内斯特，我的儿子，你如果还不醒悟过来，停止过那好吃懒做的浪荡生活，停止靠他人为生的生活，大吃大喝，赚多少吃多少，挥霍浪费；停止用在所谓俊俏的脸蛋去勾引容易上当的姑娘或者你仍然对救世主上帝，耶稣基督不虔诚，不尽教职。一句话，你如果不自觉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应该有男子汉的堂堂气魄，那你将一事无成，招致自我毁灭。我对你的爱和耐心完全被你夺走了……当你恍然大悟，有了生活的理想和目标，你将仍然看到你的母亲在等待着你，欢迎你——也不知道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爱你，同时也渴望你对她的爱。虽然我们不在一起，愿主耶稣时刻关照着我們，保佑我們。

信的末尾写着，“仍然对你怀抱希望，为你祈祷祝福的母亲——葛莱丝·霍尔·海明威。”

这件事使厄内斯特感到十分难受。过了一个星期，他对格雷斯·奎兰抱怨说，他实际上无家可归——永远被撵出家门了。布鲁贝克也遭了同样的命运。当一个人觉得有家难归，那么他实际上就是没有家。不过，厄内斯特善于自己安慰自己。他索性和布

鲁贝克、杰克·詹金斯和迪克斯梅尔一起租了一部挂有拖车的汽车到布莱克河去钓鱼，一去就是六天或一个星期。

每到晚上，布鲁贝克弹曼陀林琴，厄内斯特读唐森尼伯爵的故事。夜深了，他便裹着毯子躺在铺上，两眼凝视着天上的明月，陷入了沉思，直到睡神向他招手。当地的人有个迷信，据说男子汉在外露天睡觉时，如果让月光照在脸上，就会神经错乱。“可能，”他说，“这正是使我思想紊乱的原因。”他又幻想到远东去旅行。他对格雷斯基兰解释说，他母亲不喜欢他，因为他反对她用二千元在朗费尔德修建葛莱丝音乐室，所以她要寻找借口把他撵出家门。他说，那些钱本应用来送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他很有风趣地说，家家户户的壁厨里都有一架骷髅骨^①。不同的是海明威家里的骷髅骨成了堆。他挖空心思，喋喋不休地评论他那年已五十的母亲。他父亲在信中写道：

我将继续为厄内斯特祈祷，他应该对生活有更大的责任感，不然，伟大的造物主将使他遭受更大的痛苦……厄内斯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带着怒气写的，信中所说的话是完完

① 西方的一种比喻。意思是人人家里都有丑。

全全不合乎一个男子汉的身份，也不合乎一个其父母事事为他操心的儿子的身份。他应走自己应走的道路。否则，只有痛苦分……他应该振作起来把石般的心肠磨软。

厄内斯特的父亲写这封信时，不知道葛莱丝曾写信给他儿子。一直过了六个星期，葛莱丝才把写给她儿子的信抄一份寄给她的丈夫。海明威医生在九月二日接到她的信，读后称赞说，她的那封信是一个杰作。他将为这封用饱蘸母爱和母亲对家庭生活的关切之情的笔写成的信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振作精神吧，亲爱的，”医生写道，“家庭生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要是你停止抱怨，为家人祈祷祝福，那么，生活海洋里的风暴比之我们所知道的风暴来就会少得多。”

葛莱丝在离开密执安夏天别墅时，为厄内斯特准备了一顿丰盛的中餐。但厄内斯特留在波恩市的供膳寄宿处没有回家。他和凯蒂史密斯以及卡尔埃迪加在查理沃克斯湖上驾船游玩，他趴在船上的系索耳上。他写信向他的母亲抱怨说他有严重的内出血。但情况并不象他所说的那么严重，不过值得同情。“希望内伤不会给你带来痛苦，”他的母亲在信中

说，“你告诉我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整夜没有合眼（这是由于心情紧张所引起的神经刺激）。你要遭受苦楚，真使人难过。”但是内伤的痛苦持续的时间不长。医生用柳叶刀切开他的肚脐，痛苦就消除了。他在查理太太的果园里干了九天的劳动，主要帮忙播种三叶草籽和采摘苹果。一天他和凯迪到查理沃克教堂烧烛还愿。厄内斯特祈祷说，愿主保佑他实现理想，摆脱邪恶。

可是他的理想的实现是遥遥无期的。他再不提航行到远东去的事了。而且，似乎有意要回堪萨斯城重新到《明星报》社工作。也许又会到多伦多《明星报》去当专栏作家。他告诉詹金斯说堪萨斯市的《明星报》需要他，并要他自己提出工作酬劳的问题。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但在找不到工作做的情况下，这样谈谈，类似于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十月份，他的父亲到温德米尔封闭夏季别墅时，顺道到霍托湾去一趟。当时厄内斯特正在查理斯太太的果园里摘苹果，史密斯因踝带扭伤卧床不起。他的伤痊愈后，他们便计划往南方去。这样，一九二〇年这个异乎寻常的夏天便结束了，完完全全地结束了，因为树叶已枯黄，夜来寒风起。毕尔的弟弟肯里已搬到芝加哥北边的东芝加哥大道一百号一个公寓大楼去住。厄内斯

特可以住在他那里，一边寻找工作。等到毕尔脚伤完全好了能象以前那样行走时，厄内斯特也已作好了动身的准备。他收拾好他的随身用品，带上他那老掉了牙的打字机，同毕尔，凯蒂和查理太太一起乘车向南走。他心情迷惘，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坚信他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第 三 章

崭 露 头 角

哈 德 莉

一九二〇年，厄内斯特在密执安玩了整整一个夏天，而在圣路易斯却有一个女子在照顾她那生命垂危的母亲。这个女子名叫伊丽莎白·哈德莉·理查逊，她现年二十八岁，长着金棕色头发。一九〇三年她的父亲自杀身亡，自那之后她便和她的母亲以及出嫁了的姊姊同住在城西区凯特斯大道五七三九号。她的姊姊罗兰厄斯同她丈夫及两个小孩住在楼下一个套间里。哈德莉和她有病的母亲住在楼上。从六月份到九月份每天夜里她都频频醒来为她那气息奄奄的母亲抚摸，求情、安慰和怜悯。

哈德莉的母亲去世后，她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致神经有点错乱。她无心弹钢琴，追求她的男子虽不少，她却无心应酬交往。她似乎愿意一辈子过独身的生活。一九一〇年她毕业于圣路易斯私立女子玛丽学院。毕业后曾在布林马尔住了一年，后来回家一直住到现在。她觉得她深居简出，生活平淡无奇，认为自己天真纯朴，缺少生活经验。凯蒂史密斯是她在玛丽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和知心朋友。当她接到凯蒂的信时，她很高兴。凯蒂将在秋天去芝加哥生活和工作。她要哈德莉去她家里住一段时间。她可以与肯里和朵利斯一起住。十月下旬，哈德莉收拾好行李便搭乘火车去芝加哥。

到肯里新居来的都是年青人，哈德莉感到不很自在。肯里本人三十一岁，身材高大，智力过人，思路敏捷，说起话来干巴巴的，有点挖苦人。与他同住的单身汉中有丹雷特，鲍比卢斯和一个在斯丹德公司工作，个子瘦瘦，戴一副眼镜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毕尔霍恩。战争期间，他曾意大利开过救护车。但是住在肯里家里的人中使她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个曾在意大利战场上打过仗的老战士。他是同毕尔和凯蒂一起从霍托海湾来的。他的名字叫厄内斯特·海明威。不过大家习惯叫他厄尼尔、奥恩波斯、奈斯特、

亨米、海明斯坦、史坦因和维梅奇等。这些人彼此谈的是奇怪的行话。他们把食物叫做品尝，把死叫做押，把爱笑叫打哈哈。他们各人的名字也都很古怪。例如，厄内斯特叫做卫明赫，卫马奇，最后根据拉丁文，叫做卫米奇。毕尔和厄内斯特彼此称伯德和波德，称凯蒂做史多特或波特斯坦。总之他们名称既古怪又复杂。毕尔·霍恩成为霍尼毕尔，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名字哈德莉一直弄不清，只听别人叫他做卡勃和费武。这些人把钱叫做种子，把抽纸烟叫吹筒子。哈德莉也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即她在圣路易斯的爱称哈丝。

哈德莉同他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生活充满了友谊和激情。她说厄内斯特给她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红红的脸颊，褐色的眼睛，叉开腿坐在一架钢琴旁边的椅子上。毕尔坐在另一张凳子上记下我和凯蒂报给他的中国人口数字。不过他都写错了。”当着他的面，她说话有点结巴。她认为他喜欢她可能有几个原因：她的头发是红的；裙子长短正合适；弹得一手好钢琴。哈德莉回圣路易斯以后，他们相互通讯联系，每周一封信。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可他没有钱坐车。他说他收入太低，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件毫无价值的破烂货。

厄内斯特在寻找工作时碰了不少钉子。他给一个叫杜比威廉斯奥克派克人写零星广告，又同他中学的一个同学搞合作，让他住到他新租的公寓套间去。房租不要他出，伙食自理。他们常到街口转弯一家小吃店，一个叫基特索的希腊人开的店子，吃中饭。六角钱可以吃上一点猪排和土豆。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到海明威医生那里大吃起鸡排来。厄内斯特对他的朋友吹牛皮说，每天给《多伦多明星报》写一篇稿子。可是，事实上，编辑克朗斯先生从十月份到年底只刊登了他很少的几篇文章。

十二月份，《芝加哥论坛报》登出征聘广告。该报主编理查德洛聘请一个专为《共同利益合作报》写文章的人。该报系美国协社团主办的通俗月刊。起薪是每周四十元。厄内斯特立即前往应征。该刊的第十二期广告占了二十页，文章只占八页，而且大多数文章是厄内斯特写的。他写信给他母亲，说他将用他第一次得到的工资去买些衣服穿——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来个大换装。并说，他将遵循她的教导，做到：天天忙于工作，把工作做好，让自己累一点。不知不觉圣诞节来临，他没有时间上街买圣诞礼品。只好寄点钱给他的妹妹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他祝愿全家圣诞节快乐。但他不说，祝愿新年快乐，因为他

说，每一个新年的到来，令人苦闷地想到自己又向坟墓挪近了一步。

当毕尔回纽约家里时，厄内斯特又搬到肯里·史密斯那里去住。此时史密斯已在一座十分美丽的大厦租了一个有七个房间的套间。客厅铺设有大理石，螺旋型楼梯。史密斯的妻子朵拉斯在纽约学音乐，要到第二年五月份才能回家。史密斯雇了一位有名厨师德拉，他邀请厄内斯特和其他几位朋友到他家里住。厄内斯特因为有一些编辑工作需要拿回家做，所以史密斯的邀请他欣然接受。他每天上午九时半上班，工作到中午或下午一时，然后午休到下午四时半，再又工作一至两小时。到了月底，杂志的稿子都已齐备，准备付印了，此时厄内斯特得了点小毛病。他喉咙痛，说不出话来，成天手里捧着伊丽斯著的《动荡的人生》一书，在套间里踱来踱去，边走边看。

他写给哈德莉的信，她看了说，“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乱塞在口袋里”。不过，每次他都在信里给她提供了不少新消息。他告诉她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很有趣的青年人叫弗林德；告诉她他同史密斯和尼克在天台上进行拳击比赛。他穿着一件长长的衬衣，系上一条红色的饰带，戴上

假胡子，打扮成约翰·索里万^①的模样照像。他带凯蒂史密斯外出跳舞，然后去戏院观看《乔治怀特的丑闻》。他还告诉哈德莉，说一位他在一九一八年战争时认识的红十字会队长杰姆·盖鲍尔邀请他去作客。原来盖鲍尔已返回意大利，他希望厄内斯特能到他那里工作。他有点动心，因为他觉得意大利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比起象烂泥冲般的芝加哥来好多了。

哈德莉在回信中说，他是属于她的，完完全全属于她的。“我和你情投意合，息息相通，”她在信中写道。“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她称呼他为“我最亲爱的‘亲斯特’”，并杜撰了一个新的形容词“厄内斯特的”。在给她的回信中，他忧郁地说，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相爱。这引起她的思考。这是说明一个惯于打单身的男子汉的羞怯的心里呢还是说明一个曾遭失恋之苦的男人的处世哲学？她很难作出结论。厄内斯特已把他过去同阿格纽丝相爱的事告诉她，告诉她那时阿格纽丝是如何地爱他，后来又如何地抛弃他。他是否有接受时间和环境的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呢？他希望他有这种思想准备。如果没有，那现在就应当告诉他。她不赞成他到意大利去，除非对

^① 英国有名作曲家。

他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或许他会到圣路易斯来看看她，因为他表示过他将有请必到，而且希望她能邀请他。

三月十一日星期六，厄内斯特到圣路易斯看望哈德莉。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西装。手里拿着那件意大利的披肩和一本里面放有给《多伦多明星报》写的文章的剪贴簿。动身前，詹金斯把他叫到一旁，劝他千万不要结婚。可是，对方的求爱仍在继续。两个星期后，哈德莉带着一班姑娘回访他。同来的有露丝海伦和乔治，布勒克。她来时满腹疑窦。主要是弄不清厄内斯特对于婚事有什么想法，以及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八岁可能引起的考虑。但当他们在史密斯家的前厅见面时，疑云顿时消散了。他对她的感情仍然和从前一样，甚至加深了。露丝当时对厄内斯特的印象是：一个漂亮的青年。身材细长，动作灵活。脸型结构匀称。长着一张富有弹性的小嘴巴，开口笑时，总是轻快地一伸一缩。一听到幽默的话就哈哈大笑不停……同别人谈话时总是全神贯注，没有心不在焉的样子，这特别讨人喜欢……他对什么事都很认真，因此也就常常容易激动。例如，谈到写作，拳击，美味的食品 and 美酒。总之，和他在一起，不管谈论什么，都得到新的认识和收获。

在分区街史密斯家里居住的这群年青人个个都热心于写作。他们各有工作，晚上通晚劈劈啪啪地打字，或到天台赛拳。他们不愿接交住地离他们太远的的朋友，以五角钱出租汽车费的距离为限。这些年轻人自得其乐，无忧无虑。从圣路易斯来的姑娘象一朵香花在这种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开放了。哈德莉和厄内斯特约了凯蒂和毕尔霍恩到格朗德大道的维克多餐馆吃面条，喝红葡萄酒。厄内斯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热情洋溢；哈德莉象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上开放的红玫瑰。后来哈德莉在给他的信中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彼此相识”。

她告别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哈德莉同厄内斯特就她的“私房钱”谈了很长的时间。原来，她有一小笔信用基金，大约每年可有二、三千元钱的收入。靠这一笔钱，他们可以在十一月份到乌普兰华兹去旅行。自那以后她连续两个月给他寄去数目可观的钱到银行兑换成意大利的货币。厄内斯特说，他从那时候起设法每天只花两个便士，束紧腰带存一点钱。他准备去当拳击练习中的对手，挣多一点钱。他每每以自怜的口吻说，如果他母亲把花在建造夏天别墅音乐室的钱用来培养子女上大学，那他此时一定是普

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了。“你不需要上大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和赞赏的口气说。她早已梦想他们很快能到意大利去旅行，到圣马利诺去观光^①，也许还能到米兰的大教堂，在厄内斯特身旁为他祝福祈祷。

可是谢乌·阿丹斯建议他们到巴黎去。谢乌是史密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附近。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一位音乐教师坦尼丝住在一起。他是一个执着的罗曼蒂克的人，眼睛暗栗色，头发乱蓬蓬的，喜爱同人交谈。他四十五岁就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写了几部好作品，如《温斯伯格》、《俄亥俄》和《可怜的怀特》等。一有空他就到史密斯家来坐。一来就没完没了地谈起他如何反对俄亥俄这个直线式的小城镇社会。他带厄内斯特去看他在帕洛斯林地的城郊别墅。五月份他告诉厄内斯特，他将同他的夫人坦尼丝和一位朋友保尔·罗森菲尔德到巴黎去。保尔将提供全程费用。他们准备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外国移民区里。谢乌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美国中部，摆脱在那里的心理压迫感。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即厄内斯特离开的前一晚，他同凯蒂·史密斯和克莱勃斯到一家德国人常去的餐馆吃东西。在那里饭一客五角钱，啤酒一杯四角

^① 意大利半岛东部一小国的首都。

钱。史密斯发呆般地看克莱勃斯，注意到他喝了啤酒，吃了牛肉香肠之后，脸上那种孤独凄凉的神情慢慢消散了。克莱勃斯也想去巴黎。他装出自己是法国人的样子，头戴一顶高帽子，走上指挥台，指挥北大街最有名的啤酒店乐队演奏“华尔兹”舞曲。

厄内斯特和哈德莉的婚礼，要不是为了选择吉日良辰，当厄内斯特和毕尔到圣路易斯参加周末纪念会时便可举行。不久前，哈德莉收到葛莱丝的一封信“深切关怀的信”。信中葛莱丝提到她愿意让他们到温德米尔去度蜜月。毕尔霍恩则约露丝和另两对男女星期天去马利麦克湖划独木舟，然后在湖岸上吃野餐聊天。哈德莉对厄内斯特抽纸烟时，烟从他鼻孔喷出来觉得很奇特。厄内斯特在拳击、钓鱼、写作……等方面技术的高超着实令他周围的人折服。他在战争中获奖，会打桥牌，披着意大利的黑色披肩，四处奔跑……游泳，步行，打网球，讨人喜欢的脸蛋，选择服装的知识，喜欢女人以及做家务等等无不给哈德莉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出于姑娘天真喜乐之心，在乔治和海伦布雷克那里举行的纪念会上，她让厄内斯特大出风头。对她来说，有了他意味着结束她那单调漫长的乏味的生活。她说，“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厄内斯特深知结婚成家将改变他原来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结婚的话，春天他可以倾听布谷鸟的鸣叫，到布莱克河沿岸旅行露营。他写信给毕尔史密斯说，在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对河流的爱更深切的了。可是一旦他同一个姑娘谈恋爱，河流就变得枯干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他还可以继续投身于密执安的莽莽荒原之中，等到天气暖和了，他习惯于睡在天台上。把净洁的细砂作垫，再铺上毯子便成为舒适的天然床了。

厄内斯特和毕尔霍恩继续留下来，肯里史密斯则返回芝加哥东大街一百号他的家。他们的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张有四根帐竿的大卧床。厄内斯特对哈德莉说，那张床可能是留给他们度完蜜月回来后用的。哈德莉说，“我认为我们在一百号的那间小房间太可爱了”。过了一会，她接着说，有时候她弄糊涂了，不知道如何区别她对父亲的感情和对他的感情了。但当她的朋友乔尔吉亚·瑞德问她，是否认为订婚比结婚好些。哈德莉立即回答说，“对我来说，似乎一切可爱美好的东西即将到来”。她在写给厄内斯特的信中说，“这真有点象通过天文学方法，费力地去研究太阳同住在一个充满着阳光的国土里轻松地生活着存在的差别一样”。

葛莱丝催促哈德莉尽快选择结婚日期以及定做服装。厄内斯特垂头丧气地到她那里去。“出了什么事了，”哈德莉问道，“该不是要抵押东西吧？”七月十二日周末她到芝加哥时，消沉的气氛已经消失了。她夸奖他走起路来的精神样子，“真象警察高视阔步，有节奏”。她送给他一部柯罗纳牌打字机作为他二十二岁生日的礼品——原先她以为是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厄内斯特当即用打字机把他的诗打出来。“建立起理想来，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的欢乐，忘却了忧伤，那你……”他正在写其它的一些诗，并准备投到《代耳》或《哈里德慕罗》诗刊去。他还写了一篇名为《一种超凡的姿态》的讽刺故事。哈德莉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心里十分激动。她似乎觉得这篇文章比起已经发出去的一百五十个邀请参加婚礼请帖还更重要。

他们的婚礼已定于九月三日在霍托海湾的乡村教堂里举行。哈德莉准备八月份先到州边界附近的韦思康辛小住，然后将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到达霍托海湾。她北上经过芝加哥时在厄内斯特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她后来说，同他在一起她已成为他个人独霸的驯服的羔羊。她离开芝加哥乘车去韦思康辛的那天是星期五，下午太阳火辣辣地灼晒人，他们来到

一家啤酒店幽暗、清凉的后房喝饮料，消磨了大半个下午。第二天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们肯定会这样相亲相爱的”。不过，她实在太过于兴奋了，竟把伞丢在史密斯家里，把首饰存放在弗尔吉亚旅店的保险柜里，把一顶女宾相的帽子放在火车上海伦布莱克的卧室里，都忘记取回了。

至此，仍有几件事要做。霍托海湾的乐队只会演奏一支曲子《抛出救生索》。哈德莉要厄内斯特到派托斯基请个有才华的乐师和一位牧师。厄内斯特立即给奎兰写了一封紧急信。“请找一位高级牧师，”他在信中写道。附带条件是他不能穿硬领衫，不能抽烟。哈德莉的姊姊准备当陪嫁娘。其他一些陪伴新娘的人有海伦布莱克、露丝、凯蒂史密斯。毕尔霍恩作男宾相。詹金斯、毕尔史密斯、卡尔埃迪加、杰克和阿特梅厄当接待员。姑娘们和查理夫人一起，男子们同迪尔华兹一起。“从今天算起再过两个星期，”哈德莉写道，“我们就可以朝夕相处，同在瓦伦湖上划船游玩，永远彼此相爱。”

厄内斯特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星期天）抵达霍托海湾。由于缺少睡眠，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第二天他便同詹金斯和查理霍普金一起到斯特吉安河去钓鱼。这是这一年的钓鱼季节的最后三天，也是他

们三个光棍一起钓鱼的最后一次。厄内斯特钓鱼回来，哈德莉已同露丝和布莱克从韦斯康辛回来。露丝和凯蒂用又苦又甜的百合花和含苞怒放的黄菊花装饰教堂里的圣坛。温德米尔别墅的屋顶，门廊修缮粉刷一新，房地地板重新油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新郎新娘入住。

举行婚礼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温暖。派托普和鲁曼·朗期德尔开车从派托斯基到迪尔华兹家。他们抵达时厄内斯特正在穿衣服。在这之前他出去游了泳，赤着脚走上山来，如今正在洗去脚上的泥灰。将来，他可能在他的日记里写上一段描述当时情况的文章，“房间里很闷热，派托普和鲁曼站在一旁，神色不安”。厄内斯特拿出一套干净的黑色礼服，干净的丝袜子，新的吊裤带，一件硬领白衬衣。他穿好衣服站在穿衣镜前系领带。“看到派托普和鲁曼他想起拳击比赛和足球赛之前的化妆室。他乐于看到他们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不知道，要是他即将被人吊死，他们是否也是这样呢。”

哈德莉没有按时去教堂，因为她也出去游泳，浓密的头发深没有干。哈里特·康纳尔和他的儿子雷尔夫也从瓦伦赶来了，他们坐在教堂内最后的一排靠背长凳上。明海威医生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里面

穿背心和硬领衬衣，额头汗涔涔的。葛莱丝有庄重的慈母气派。她喜气洋洋，身穿花长衫，腰间束着流苏丝带。三妹卡露转过身去看看哈德莉是否来了。厄休拉低声地对她说，要她脸朝前方。四妹雷斯特只有七岁坐着一动不动，好象有什么心事。哈德莉由乔治布莱克牵扶着走进教堂。她金黄色的头发上饰着一个花环。薄薄的白纱从肩背上垂下，她手里拿着一束鲜花。派托斯基乐队立即奏起了流行的婚礼乐曲。厄内斯特腿有暗伤，跪下举行仪式时感到有点疼痛难受。当牧师念完婚书，宣布仪式结束，厄内斯特和哈德莉手牵手步出教堂，此时正是九月和暖的黄昏。他们站好队在松岭别墅门口集体照像，整整花去一个小时，然后里兹迪尔华兹把他们请进屋内招待他们吃鸡饭。

夜幕降临，厄内斯特和哈德莉把随身带的提袋放进约翰科特斯基的福特牌汽车里准备回家。约翰把他们送过山坡到朗费尔德农场，从那里他们再划船横过瓦伦湖到温德米尔，在那里度了两个星期的蜜月。不过他们两人都得了感冒。厄内斯特带哈德莉到派托斯基去探望他以前结识的姑娘们，其中包括那位五金商人的女儿。哈德莉对此十分恼怒。后来厄内斯特笨拙地向她解释说，他原以为当她看到他为

了证明爱她而拒绝这些姑娘们的爱情时，会赞扬他。

这年夏天，肯里史密斯的妻子朵拉丝私下告诉厄内斯特自己一些想法。厄内斯特后来有意地背地里讲给唐怀德听。肯里史密斯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决定取消让厄内斯特和哈德莉带着那张四竿大帐床住进他家里。这样他们只好到北克拉克大街一三〇〇街区租一套顶楼房间。过了不久，葛莱丝去看哈德莉，同她谈起关于感情的重要性问题。她说她与海明威医生结婚已二十五年了。他们准备在十月一日举行一个庆祝会，希望哈德莉和厄内斯特能参加。厄内斯特得知他母亲也邀请了肯里和朵拉丝，他便给肯里写了封短信。断然取消了他母亲对他们的邀请，并声称他将到他家去取回他的衣服和书信，肯里立即给厄内斯特复信，并将他留在他家里的物品开具一张清单，要他去取。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此破裂。在厄内斯特的一生中，他同帮助过他的人发生争执，反脸无情的事不光是这一次。

厄内斯特和哈德莉现在完全靠哈德莉那点信贷基金生息过日子。厄内斯特辞掉了《社会合作》杂志社的工作，借口母公司受骗，行将破产。但他继续替《多伦多明星报》写稿，偶尔他把稿件寄给克朗斯顿。他写了一篇讽刺结婚礼品的文章，刊出时配有杰米

弗莱斯的漫画。

三个旅行用的钟，
嘀嗒！
放在壁炉架上，
逗号，
那年青人正在挨饿。

他们尽可能地把生活过得简朴、节省，以便把钱节省下来，将来到欧洲去旅行。但挨饿之谈显然是夸大了。谢乌·坦尼西安德逊刚从巴黎回来，厄内斯特和哈德莉请他们一起去吃饭。谢乌对于在意大利钓鱼和打网球十分理想之说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对于一个认真严肃的作家来说，巴黎是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在巴黎由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高，因此生活不成问题。而且塞纳河左岸居住着许多外国移民。他说，到巴黎之后，在未找到公寓住房之前他们可住在安德逊他们住过的那家小旅店。这家旅店地点很适中，在“扎科勃”街四十四号。厄内斯特可把旅游欧洲的观感写成文章寄回美国给《多伦多明星报》，一定有很可观的收入。

感恩节过后一个星期，去欧洲的事基本上决定

了。他们买了开往巴黎的船票，这是法国轮船公司一艘老式的商船“利奥波底娜”号，谢乌主动给他们写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住在巴黎移民区他认识的有名外国移民。其中一个叫斯坦恩，她同一个名叫阿丽丝·杜克拉斯的一起住在弗鲁洛斯大街。此人收集毕加索^①的画以及其他现代画家的作品，她外表看起来很凶，可她说起话来象天使一般的温柔。另外一个名叫西尔维亚·毕奇，是个精明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人。她在奥地昂开了一家取名为莎士比亚的书店。她结交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很有名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斯^②。再一个是路易斯·格朗狄尔，他在国际商会工作，在杰安古翁路有一套公寓房间，说一口地道的法国话。目前他正协助盖·马加勒夫人翻译安德逊的书。还有一位叫埃日拉庞德的诗人。他个子很高，是爱达荷州人。战前曾在英国住过。现在是伦敦，巴黎和纽约诗界的权威作家。

安德逊在写给格朗狄尔的信中称厄内斯特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在其它的介绍信中，他也写了差不多相同的话。如，“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

① 毕加索，法国著名的画家。

② 爱尔兰名作家（1882——1941）。

么都很成功”，他和他的夫人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安德逊对人慷慨大方，但常有点言过其实。他在介绍信中没有提到他要介绍的这个年青人只有二十二岁，是个无名小辈。搭火车去纽约之前，厄内斯特心想把留在北克拉克大街家里未用过的罐头食品拿来报答安德逊。“这主意真妙，”安德逊说，“把自己扔掉的东西拿来做人情送给一个同行的人。”当厄内斯特背着一个大帆布袋，爬上幽暗的楼梯，一边大声喊叫的时候，安德逊看到在他面前来了一个宽胸阔背，身材魁梧的青人。这个情景至今仍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写 真 实 话

对厄内斯特来说，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使他无法抑住心头的兴奋与喜乐。他又唱又跳，手舞足蹈高声喊叫。甚至晕船也不致于使他平静下来。有一个法国姑娘带着一个哭叫不停的婴儿坐在下舱里。他的丈夫是一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身上的钱几乎用完了，剩下最后十法郎。厄内斯特主动安排了三场拳击赛，为这个法国姑娘募捐。他的比赛对手是从盐湖城来的一位意大利士兵亨利·科迪。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拳击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

手。厄内斯特重量占优势，压倒对方，并且在最后几分钟几乎把他的对手击昏。后来他还吹嘘说，科迪向他挑战，约他到巴黎后正式决一雌雄。

当“利奥波尔迪娜”号于十二月下旬在西班牙维哥港停留四小时时，厄内斯特心中喜乐之情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西班牙。一九一九年他乘船回国时，途经阿尔杰西拉看到湛蓝的海水和美丽的港城，真是心花怒放。看到维哥港使他想起了密执安的小海湾，这儿虽是异国他乡，但比起派托斯基更加迷人。撑着三角风帆的小船，乘风破浪，轻盈地飞掠而过，海里有成群的鲑鱼，鲈鱼和金枪鱼，它们跃出海面，然后又落入水中去，发出一阵象马从码头上跳入海里的巨大响声。沿岸的暗褐色山峰看起来就象古代的恐龙。他和哈德莉沿着碎石路走到鱼市场。只见大青石上摆了好些已去掉内脏的金枪鱼。厄内斯特心想，要是谁个有力气把这些鱼用船偷偷运走，就是经过上帝面前，也眼不跳，心不慌。

他们在旅途上的欢乐，是难以形容的，不知不觉抵达巴黎。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美丽、快乐有趣、寒冷、潮湿、到处人来人往。他们住进扎科勃旅店，正如安德逊所说的那样，房间整齐清洁，房租也便宜。他们每天在波拿巴特大街的小饭店里吃饭。每餐两

人只花十二法郎。葡萄酒每瓶只六十个生丁。安德逊的朋友路易斯格朗狄尔来了一封信，要他们到米梭饭店去吃饭。路易斯二十六岁，个子矮小，颇有生气，活象一个小丑。哈德莉差点笑出声来。后来，厄内斯特提议到他们下榻的旅店赛拳。路易斯勉强答应了。他以前曾打过拳。不过，厄内斯特的个子等于他的两倍。他们戴上手套，就打开了。厄内斯特的拳头象雨点般的落在路易斯的身上。打完一盘，路易斯就招架不住了。他脱下手套，戴上没有镶边的眼镜。但厄内斯特仍在挥动拳头准备进击。突然，他左手猛一挥动，把路易斯的眼镜打碎了。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连忙从地上捡起打碎了的眼镜。尽管他的行为这样莽撞，可丝毫没有影响他个人的魅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路易斯帮他们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是在卡迪那大街七十四号四楼上的一个公寓套间。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平民。它从庞特苏里附近的赛恩蜿蜒曲折地穿过来，然后通到铺着碎砂石的康特雷斯卡普广场。七十四号进口处的旁边有一个尖角形的建筑，它就是工人的娱乐场。拐角处有家二流咖啡店。厄内斯特把它叫做“摩夫塔德街上藏垢纳污的地方”。里面挤满了酗酒者，散发着一股很难闻的浓浓气味。通向海明威的住房有一节楼梯，又

黑又窄，每边都有一个小小的洗手间。卧房里摆着涂有重金水的桃木卧床。哈德莉很喜欢盖在壁炉上的那个黑色铁炉架，可是饭厅里的椅子和桌子式样很难看。洗澡房是在小壁橱里一个小小的地方。厨房是中世纪式的。他们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九日住进那里。后来厄内斯特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说他们正住在巴黎拉丁区最好的地方。

自从去年冬天在派托斯基以来，他还没有认真写过文章，现在是他第一次自选题材的自由写作。他决心重新开始写出合乎新水平的作品来，内容既真实感人，行文又简洁明快。他告诫自己，“必须写出真实感人的话来。写最熟悉最真实感人的东西”。特别要做到没有用文字上重叠、迂回的修饰语的那种真实简洁的陈述句。所写的话应该直接与个人的亲身经验有关。他以前写的《匹克莱麦克卡蒂》和《狼和炸面饼圈》都是过份地夸大事实。他们在意大利和伊利诺斯有亲身经历，但没有加以归纳概括。现在他想把他亲眼所见的东西忠实地再现出来，也就是说他所要表达的感情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他们在山区一家提供膳宿的人家那里度了两个星期的假，接着又到蒙太格圣特一家小旅店小住。开这家小旅店的人叫格维斯奇，是德国籍瑞士人。厄内

斯特看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不禁想起了霍托海湾的迪尔华兹一家。这里的生活费用不高。每天膳宿还不到五块美金。房间清洁舒适，食品可口。房里有书籍可供阅读，到了夜晚打开窗子便能眺望天际明亮的星星。厄内斯特十分风趣地把那个地方称之为文明社会和荒野的混合体。他在一片幽深的林木里看到野鹿跑过的足迹。山谷里人迹罕到，这在家乡是从未见过的。道路突然拐了一个弯，接着面前呈现出四家规模十分可观的旅店，里面住着一些红光满面正在度假的英国人，也有面目消瘦，脸色苍白的肺结核病患者，还有一些头发梳得油光可鉴，靠有钱的老寡妇供养生活的年轻人。

厄内斯特感到唯一的缺憾是他的一些老朋友不能同来。他多么想把他还在这儿穿长雪橇滑雪的艺术介绍给毕尔史密斯，詹金斯和杰克·庞德科斯特。他写信给琴克·多曼·史密斯，他在米兰结识的爱尔兰战友，要他快到阿尔卑斯山同他们一起滑雪。但琴克回信说他正在爱尔兰的卡娄某个军队里当副官。每天工作九个小时，工资微薄。他说，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他只享受了五个晚上的假期，根本无法抽身。厄内斯特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要是他的朋友在那里的话，瑞士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游乐胜地了。

海明威夫妇回到巴黎时，十二月的濛濛细雨已经没有了，天气寒冷，但空气十分新鲜。由于他们刚从瑞士的宽阔原野回来，住房仿佛变得狭小拥挤。厄内斯特跑到附近一家古老的小旅店租了一间顶楼卧房。这里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他。他用从街上买来的干柴生火取暖，在这个寒冷的斗室里来回踱方步沉思。有时停下笔来，眼睛望着窗外远近的屋顶和烟囱。每到下午他常常到铺着碎石的卢森堡小道上散步，或到附近博物院观看名画，边看边想，画家们用油墨和画布作画，正如他在那家古旧的小旅店的房间里整个上午冥思苦想构思写作一样。

为了推敲词语，琢磨句子，再把句子连结成为段落，厄内斯特常常一坐就几个小时，把哈德莉撇在一边，使她感到十分冷清孤独。他常常大言不惭地提到前一年他在芝加哥写的长篇小说。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写印象主义的短篇小说。这种小说里字字都重要，不仅有本身的涵义，还要同其它的词发生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蓝色笔记本里写满了未经缜密思考的字句、段落，删改掉的部分以及经过思考后在行间空隙处添上去的词语。他的目标十分集中，也是非常明确的。现在他比在芝加哥时更加悲

切地感到过去自己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坏处。他曾在肯里史密斯家里对他的朋友们说过，“艺术，艺术家，就应该是有艺术的！难道我们没有听说过吗？”回首往事，他十分痛恨那些出入歌台舞榭，烤火取暖，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巴黎的真正艺术家从来不到那些地方去，也不是这样的人。厄内斯特说，作家布德莱出于他的怪僻脾气，批驳了咖啡店里能写出好诗歌来的谬论。当他一心一意创作《恶之花》的时候，别人不应该去烦扰他，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工作。

来巴黎之前，安德逊给他写了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一些住在巴黎的著名美国人。但厄内斯特由于有羞怯心理，故迟迟未去找那些人。厄内斯特带哈德莉到圣母院广场街一间阴暗的小饮食店吃东西时，他内心十分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把说话的声音尽量降低，似乎认为仍然很自负。朵拉西倒茶，装成一个漂亮的英国女舍监。埃日拉喝了一杯又一杯，懒懒散散地倒在椅子上，一边很有神气地谈话，一边用手指摆弄他那赤黄色的头发。厄内斯特坐着静听，偶尔搭讪几句。几天之后他寄给路易斯格朗·狄尔一篇讽刺文章，攻击庞德那种自命不凡的波希米亚主义^①，头发蓬乱，不加修剪的山羊胡和穿着领口敞开

^① 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的硬领衬衣。路易斯征求厄内斯特意见，怎样处理他的稿子。厄内斯特回答说，《小评论》报的编辑安德逊和杰恩希普希望刊登他写的文章。路易斯耐心作了解释，说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他们会拒绝显然对一个服务多年不计酬劳的人的粗暴干涉和打击。厄内斯特后来只好把那篇稿子撕了。

不过他并不后悔，因为过了不久庞德告诉他，他喜欢厄内斯特写的诗，并说他还愿意向他学习拳击。庞德天生不是打拳的材料，交上几手，厄内斯特身上还未出汗，他就软下来缩成一团。厄内斯特自忖，庞德让他用带着手套的巨拳击在他的脸上，不怕丢脸，这实际上表明他很有体育道德。使厄内斯特更高兴的是庞德拿了厄内斯特的六篇诗寄给斯哥菲尔·泰耶的《每日新闻》，并以《小评论》报的名义又接受了他的一篇文章。虽然安德逊小组不接受他的文章，泰耶也不要他的诗篇，但厄内斯特自己心里清楚：他充分相信庞德的编辑能力。他写了一篇报导文章，说他发现了路易斯·格朗狄尔这个人。埃日拉是个好小伙子，也是个出色的编辑。厄内斯特热情洋溢地说：“他教我写文章，我教他打拳。”

到了三月份，厄内斯特才鼓起勇气去拜访格特鲁德·斯坦恩。厄内斯特和哈德莉去卢森堡花园。找

到花园路二十七号，来到一间室内挂满油画，仿佛象博物馆的漂亮住房。厄内斯特后来回忆说，“房里有个大壁炉，又暖和，又舒服。主人用好茶、好吃的东西招待客人。果汁是用新鲜的水果榨成的，有紫色葡萄，黄梅和野莓等。”格特鲁德已四十八岁，足已当他的母亲。见到她厄内斯特就想起另一个住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身材矮小，结实，有一对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长发的异邦女人。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阿丽丝·杜克拉斯，厄内斯特几个月来习惯叫她杜克雷兹小姐的女人，皮肤也是黝黑的，长一个鹰钩鼻子，头上夹一个弯弯的发夹。他常见她怀里揣着针线活，一边做活儿，一边滔滔不绝地和人家交谈。格特鲁德觉得厄内斯特长得很英俊，有外国人的风格。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对她所说的热烈追求的兴趣。过了不久，格特鲁德和阿丽丝到卡迪那·莱蒙恩大街海明威家回访。她吃力地登上狭窄陡斜的楼梯，走进房来坐在海明威的漆金桃木床上。厄内斯特拿出一些写好了的诗歌和几篇小说给她看。她十分欣赏他的诗，说写得“明白晓畅而又别具风格”，他对他的小说兴趣一般。她看后说，“情节描写太多了，况且描写得不怎么特别动人。可把内容再组织安排一下然后重写”。厄内斯特认真地听取了她的意见。这些

小说稿，是他到达巴黎后，一个人关在那家古旧旅店顶楼房间里，决心写出点真正东西来的尝试，他鼓着勇气，把他在巴黎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密执安那边》给她看。格特鲁德快速地阅读他的稿子。她对小说中的杰姆·基尔摩在霍托海湾码头上勾引丽兹科特一事并不感兴趣。“还不错，”她说，“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并不吸引人。也就是说象画家作画那样，他尽可以作画。但不一定画出来后就能挂在墙上让大家欣赏。”

厄内斯特对格特鲁德的文学偏见感到十分好笑。她似乎对谢乌·安德逊的文章不在乎，但对他的“美丽、热情，意大利式的大眼睛”却大为赞赏。她对詹姆乔斯写的《尤利丝》一书横加指责，把它当成象他的《在密执安那边》那篇一样，没有吸引力，不能“挂在墙上供人欣赏”。厄内斯特说，要是你在她跟前第二次提起乔斯的名字，她就会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但他本人认为《尤利丝》这本书写得很好。对于乔斯一家正在挨饿的普遍说法，他也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全家每天都要到米丘饭店去吃晚饭，而厄内斯特夫妇每星期至多只能到那里吃一次。乔斯的女出版商，西尔维亚·毕奇在奥地昂路开了一家出租图书馆和一家莎士比亚书店。她的家和格特鲁

德的家一样，温暖而使人感到舒适愉快。店里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满了已故的和在世的名人画。西尔维亚的脸型很好看。长着一双象姑娘们那样的褐色眼睛，栗色的长发从她匀称的前额往后梳扎。上身总是穿着一件棕黄色的绒上衣。“她的腿一定很漂亮，”厄内斯特心想，“她和和气气，高高兴兴，喜欢同人开玩笑，闲聊。”厄内斯特后来经常提起说，一九二二年春天，他首先想到的是，“她对我最好”。

厄内斯特除了与文人作家交往外，他还结识了许多巴黎的新闻记者。每个星期他都参加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并很快同《布鲁克林金鹰日报》的盖·希科克结交朋友。盖待人亲切热情，是个很有经验的记者。他蓄着漂亮的小胡子，和厄内斯特一样喜爱拳击，赛马，讲幽默小故事和名人轶事。厄内斯特每次经过马德林荫大道的《金鹰日报》社都要进去坐一坐。人们总是听到从那间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发出来的阵阵爽朗的笑声。哈德莉也很快地同盖的妻子玛丽成为知交。盖的母亲克拉拉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她常常带着礼品到到巴黎监狱去送给犯人。厄内斯特对她十分崇敬。

厄内斯特拖了很长时间才给《多伦多明星报》写稿。他的第一批稿子是在他离开纽约去巴黎差不多

两个月后写的，直到二月二日才送到编辑勃恩手里。自那以后，他几乎是每隔两星期给报社寄一次文稿。文稿的题材多种多样。有：《瑞士纪游》、《德国马克贬值》、《维果港码头钓鳟鱼》、《选举第十一届教皇》以及《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克里门斯老虎》等。他还写了篇书评，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评论一本有关非洲的小说。小说作者雷恩·马兰曾因无情地控诉法国帝国主义而获奖。《明星报》编辑勃恩对厄内斯特寄给他的文章很高兴。仅三月份他就收到了近三十篇稿子。后来勃恩说，我当时的印象是，我们正在并将刊登厄内斯特来稿中的大部分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他寄来的文章很感兴趣”。四月份他要厄内斯特写报导性文章，报导有三十四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的、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情况。

厄内斯特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些老朋友。他原先与肯里史密斯发生争执，后来在芝加哥闹翻绝交，接着又导至他同毕尔的疏远。毕尔和他从一九一六年起就成为好朋友。厄内斯特写了封信给毕尔，辱骂他的兄弟肯里史密斯。但毕尔站在他兄弟一边，理由是血浓于水，亲兄弟比朋友亲。他说，他不计较海明威在一九二二年对朋友的态度。他认为海明威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就象醋和香槟酒那样界线分明，不可调和。他唯一的希望是时间将会作出

正确的判断。厄内斯特得出结论说，查理斯夫人把毕尔的思想毒害了，唆使毕尔来反对他。他写了一首蹩脚诗，满纸荒唐言，无中生有，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对方身上。

那个青年人说，
“血浓于水”。
由于那老母马
的胡说八道，
谣言四起，
他扼杀了友谊。

厄内斯特把诗寄出之后，突然想起他托凯蒂收藏在保险柜里的八百元准备兑换成意大利里尔的钱，不禁焦虑起来。凯蒂整个冬天都没给他写信。他即将应《明星报》之约到热那亚去，需要钱作旅费。于是他写信给詹金斯，请他出面帮忙。

开往南方的列车里坐满了外国记者。厄内斯特同一个戴着宽边黑帽，红胡子的乔治斯坎编在一个小组。乔治是伦敦《每日信报》的记者，另一位是美国联合新闻社驻巴黎安第街办事处的毕尔巴德。他个子瘦削，看上去有点象禁欲主义者。巴德和希科克一样，他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三联学院的毕业生，

得了学士学位。他的幽默淡而无味，他脑子灵活，一张俊俏的脸，两颊深陷，活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脸谱。巴德很快就看出厄内斯特是地道的美国人。他们俩一到热那亚就住在同一家旅店里。厄内斯特在洗澡时刚好热水器爆炸，碎金属片四处飞溅，打在他手臂和胸部上，好在只伤了表皮，可是全身都是血淋淋的。洗澡的毛巾就象参加拳击冠军赛后失败者的毛巾一样，尽是血。

国际经济会议于四月九日召开。这一天热那亚的街头真象一座大兵营。由吉尔基契切林率领的八十人苏联代表团的到来鼓舞了意大利北部共产党人，他们上街游行。在小街上与年青的法西斯分子发生冲突。这些年青人不愿意共产党统治他们的国家。厄内斯特对两派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意识到其中有潜在的威胁。这是因为一九二〇年镇压意大利布尔什维克初次起义而引起的冲突和斗争，根源就在于此。他对某些有名的政治家的描述极尽辛辣讽刺的能事。他把契切林描写成一个留着稀疏山羊胡子，活象个乡村店员；马克西姆·利托维诺夫的脸象块火腿；德国的政财部长卡尔约瑟夫厄斯博士象啤酒店乐队里的大号风琴手。在厄内斯特眼里，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唯有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斯丹布里斯

基最出众。他身子高大结实。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红得可爱，宛似雏菊丛中杂着一串熟透了黑莓。厄内斯特尽可能地不到开国际会议那里去。可是有一天，他和斯洛坎、巴德和乔治·赛尔德斯到热那亚的贫民窟去采访，按斯洛坎说那个地方是意大利北部共产运动的主要策源地。

厄内斯特和马克思伊斯特曼相处很好。伊斯特曼个子高大，高高兴兴的，样子有点象中西部大学里的教授，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大众报》的编辑。他把厄内斯特看成是“谦逊的有教养的孩子”。他喜欢厄内斯特为人直率。因为厄内斯特承认自己非常害怕战争。他答应看看厄内斯特的试验性文章。看后颇为满意，并将稿子寄给克劳德麦卡和麦克哥尔德看是否能登出来。一个满脸皱纹，专门报导社会丑闻的记者林肯斯蒂芬邀厄内斯特加入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住在附近，他们常常聚会。其中有乔治·赛尔德、山姆、斯华卫克和留着长胡子的雕刻家卓·戴维逊，他这次来的目的是画一些有名的外国人物的头像。厄内斯特给他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赛尔塔受伤的情况以及在米兰养伤的过程。他还教他们唱关于卡多纳将军给皇后的信的歌曲。国际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同伊斯特曼和斯洛坎一起坐车到雷巴

罗去访问英国讽刺漫画家马克思·毕尔纹。漫画家招待他们喝马沙拉白葡萄酒，并谈到创作艺术家对于商业新闻的恶感。

这个问题引起厄内斯特的极大兴趣。他给《多伦多明星报》写了大约十五篇文章报导有关热那亚国际会议的情况。由此他认为自己应恢复写散文和诗歌。五月份新奥尔良《双式报》刊登了他的一篇寓言《超俗的姿态》，还附有编者按。按语说他旅居法国巴黎，得到埃日拉库德的赏识，不久的将来会出一本诗集，他因此而得到鼓舞，更加信心百倍。他确实写了一些诗歌，但仍不足以出一个诗集。他选了五、六篇诗稿，寄给芝加哥的哈里特慕罗，请她考虑能否刊登在《诗刊》——一个专刊登诗歌的杂志。他在其中一首诗中，把打字机比作机关枪。

神的磨碾机在缓慢地转磨着；
这个磨碾机
却断断续续地发出机械的咔咔声，
我思想上的步兵，
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
这台科罗纳牌打字机，
便是他们的机关枪。

另一首诗是回忆在密执安度过的童年生活。

一张豪猪皮，
又黑又硬，
这豪猪一定在什么地方死掉。
一只剥制了的有角猫头鹰，
得意自鸣，
一对黄眼睛，
栖在斜横的树枝上，
孤独难鸣，
掉进泥灰里，染黑。
一叠叠的旧杂志，
满屉的书信，
字里行间藏爱情，
它们一定在什么地方丢落了。
昨日的言论，
随同少年时光
消失了，
还有撞在河岸上成碎片的船。
充满着暴风雨之夜，
旅店平地起风波，
悉泥·密执安。

这些诗句是用散文体写的，结构虽然松弛，但言之有物，反映了真实的人和事。然而厄内斯特的真正长处表现在他认真删改写在那个蓝色笔记本上的诗句。然后用普通字体再抄写誊正。他在纸头上标明一九二二年于巴黎的字样，仿佛他曾将这些诗稿寄给《明星报》似的。但它们并不是新闻稿。这些东西是他在巴黎拉丁区居住五个月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加以集中提炼出来的。

我看到赛跑场里的马在奔走时互相撞在一起，霎时间，许多匹马倒地相互踩踏。场内其它的马绕边跳跃过去……场内观众向草地跑去，来到终点线前……凌晨二点钟我看见毕基乔斯在卡马丁路跳舞厅里同一个正在修剪指甲的智利女青年吵嘴，他吸着烟，然后把烟云吹在她脸上。接着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最后在凌晨三点半开枪自杀……五月一日我看见警察用军刀驱赶从梅洛港口涌进巴黎的劳动群众，我看到一个模样象预备学校的学生，大约十六岁，被警察打得脸色发青，他在指挥人们向警察进攻，他自己亲自开枪打死两个警察……下午七时我站在站满了人的公共汽车站的站台后面，汽车

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天正在下雨，街灯昏暗，人们正等待着乘车回家吃晚饭。车经过灰色的巴黎圣母院时，雨仍下个不停……一个下雨的黄昏，我看见一个独腿的妓女一瘸一瘸地在马德林大道和坎本大街的人行道上走。一个脸皮象牛肉的主教派牧师手拿一把撑开的伞跟着她给她遮雨……我看见两个塞内加尔的士兵在植物园的蛇馆里逗挑一条眼镜蛇王。他们中的一个用圆筒形无边毡帽去戏弄它，那眼镜蛇王被惹怒了，弓起身子四处寻找攻击对象。

一月份他开始动手写实实在在的文章。到了五月份就已经写出六篇内容充实，叙述清楚明瞭，直接了当，行文有力的文章。经过他在派托斯基和芝加哥的练笔，从写内容浮华，措词矫饰的文章起，通过名家的指点和自己的摸索，现在他总算走上了正轨。

旧 地 重 游

虽然厄内斯特对哈德莉多次谈到意大利，想引起她的兴趣，但他并没有真正决定到意大利去。这年春天他们作了几次短距离的旅行，以便缓和一下他们急于要作长途旅行的欲望。他们到英格希恩去看

越野赛马；同格特鲁德、阿丽丝一起坐格特鲁德的福特牌越野车到摩克思去野餐，同行的还有小说《马恩山岗上》的作者米尔德雷德女士；自背行囊作长距离的徒步旅行，沿途住在小客栈里，吃烤野猪肉，或用大葱和蘑菇煎煮，喝点乡村自制的葡萄酒。但厄内斯特仍渴望到意大利去。目下路费已筹备差不多了。他寄给勃恩的稿件得到很可观的稿酬。哈德莉的信贷基金也能拿出些利息钱。于是他们在五月中旬便动身到意大利去，作为期一个月的旅行。这次琴克·多曼史密斯刚好休假，他到参白膳宿公寓找他们好一起登程。

琴克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变化。他身穿英国运动服，脚着滑雪钉鞋，滑起雪来俨然是个行家。他把他的赤黄头发剪得短短的，仍然象在军队里那样留着小胡子。他笑嘻嘻地望着哈德莉，称她为泼普斯维特（即新来的人），很快地同厄内斯特进行了同志式的交谈。他们爬上海拔七千公尺的摩恩山巅。在车站附近有一家小咖啡店。屋顶上爬满紫青藤，蜜蜂嗡嗡飞鸣，在紫色花上采蜜，屋旁有一匹骏马。他们坐在大树底下的绿色桌旁，喝着大杯的黑啤酒。一天晚上厄内斯特与琴克到附近一个山村去参加一次“喝啤酒比赛”。回来的路上，月光如洗，他们醉醺醺地边走

边哼着小调。为了栗树花是否能称之为蜡烛台，他们争论不休。一天琴克和哈德莉在小旅店里看书，厄内斯特独自到河边钓鱼，河水因山上雪水下流，水势很大。过了一会他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看一张他用来包鲑鱼的旧报纸——《每日邮报》。一边吃装在纸袋里的食品，一边眺望远处赤褐色悬崖上飞泻下来的瀑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他们乘火车到波格·圣·皮耳，在一个小火站下车，然后步行进入意大利。第二天整天他们踩着没膝深的雪爬上圣·波那德山口^①。厄内斯特和琴克穿着结实的大皮靴，但哈德莉只穿一双黄色美国造的小皮鞋，皮鞋遇雪渗水，走不到二公里路，鞋子就开裂了。等到达圣·波那德的荒凉旅客接待所时，鞋子已完全不行了。接待所看起来就象一座雪山上的兵营。他还来不及按门铃叫人，寺院里的狗就向他奔袭过来。后来寺里的僧人出来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住宿。哈德莉穿着换过的干净衣服，脚着拖鞋，在吃晚饭前独自好奇地在门外铺石的走廊走着。每间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静悄悄地悄无声息。每间房间的门背后都坐着一位剃着光头穿着道袍的和尚。厄内斯特说，她犯下了千年之罪，因为自古以来没有那个女人敢于闯入这种修心养性的

^① 阿尔卑斯山山口，介于法国和意大利之间。

圣地。第二天哈德莉果然得了报应。在去奥斯塔的路上她苦行赎罪。当他们到达城镇时，她的脚血泡破裂，痛得寸步难行。厄内斯特和琴克只好权当拐杖，一边一个，扶着她前进。在开往米兰的火车上，她一路沉睡不醒。琴克在半途中告别他们自个回部队去。

米兰对厄内斯特来说多少有点“回家”之感。他带他妻子哈德莉去看战争期间曾用作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高大而古老的建筑物威尔曼苏里。他们到都摩广场，后来去参观画廊，接着在一家小酒吧间喝饮料——酒渗入鲜果汁和冰。报上登载许多关于法西斯分子攻打波洛格纳市的消息。据说，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国粹青年在反对共产党的“反恐怖运动”中，占领并控制了这座城市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厄内斯特获悉“黑衣党”的新领袖墨索里尼正在米兰，他便利用记者的身份要求他接见。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接见了。在厄内斯特坐的椅子旁边有一只正在玩一捆滚成卷的报纸的小狼狗，他一边同墨索里尼谈话，一边用手抚摸那可爱小动物的耳朵。墨索里尼当时三十九岁，行将掌握大权。他并不觉得墨索里尼如一般人传说那样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不过，他确实身材高大，棕褐色的脸，又宽又高的前额，微露笑容的嘴和一双

握起手来很有劲的手。墨索里尼谈起话来思路敏捷，象个知识分子，看不出他是暴力的煽动者。他告诉厄内斯特，他的“黑衣党”有二十五万人，是新成立的法西斯的一支突击队。“加里波的^①军队是穿红衣的”，墨索里尼用手轻轻一扬微笑地说，“我们不想同意大利政府作对，我们不触犯法律。但如果意大利政府要和我们过不去，甚至想吃掉我们，我们是有足够力量摧毁他们的。”厄内斯特感谢他的接见，告别后迳自回旅店写文稿。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成立组织反对共产党，第二阶段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党，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阶段它组织发动政治军事运动，旨在统治从罗马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正坐在火药桶上。厄内斯特心想现在的问题是墨索里尼将如何用火柴去点燃导火线。

在厄内斯特的印象里“斯奇奥”不失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因此，他愿意带哈德莉去看看，在“双剑旅店”住上一两天。他们将可看到过去曾用来作“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那个工厂，和附近那条当时救护队的伙伴们常到那里洗澡游泳的小河，以及那间墙上爬满青紫藤的酒吧间，他们常伴着皎洁的

① 加里波的（1807—1882）是意大利的爱国者和将军。

月光饮酒，直到醉意朦胧。

可是天不作美，六月十三日他们从米兰乘汽车出发时，天突然转阴，灰蒙蒙的就要下雨了，他那怀归的美梦也立即破灭了。战后几年来，“斯奇奥”面貌完全变了。甚至近处的山峦也经雨水浸蚀，景色没有以前那么优美动人了。过去那家宽敞的旅店变成一间丑陋的小客栈。房里的卧床睡起来咯吱咯吱地响。房里唯一照明的灯光是从悬挂在房中间天花板上那个小灯泡发出来的。那家毛纺厂又开工了，原来的通道用砖块砌起塞住了。从工厂里流出的洗涤羊毛的黑水流进洗澡的河里，河水被污染了。厄内斯特冒雨沿着主要街道漫步前进，看着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衣服，宣传画和廉价的瓷器。他走进一家“大”酒店，柜台上坐着一位正在打毛衣的姑娘。

“这城镇的面貌全变了，”厄内斯特说。

那姑娘点点头，眼睛没有离开她手上的活儿。

“作战时，我在这里住过，”他说。

“在这里住过的人可多着呢，”姑娘答道。

厄内斯特喝了一杯饮料就走了。他现在明白了，想寻找过去那个种有梧桐树和墙篱上爬满紫青藤的那个花园是徒劳的。也许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花园。回到“双剑”旅店，供应的饭菜很差，房里又只有一

盏灯，根本无法看书。辗转反侧，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他们租了一部汽车出发到罗乌里达去。天仍不停地下雨。他们在塞米奥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第二天改乘火车去梅斯特。他们搭乘头等车厢，但车厢里挤满了到威尼斯度假的各色各样的人，特别是投机商人。车厢里充满了难闻的气味。最后，厄内斯特准备带哈德莉到大约四年前他受过伤的那个河岸去看看。到了梅斯特，他们又租了一辆汽车，开车的是个意大利人。厄内斯特坐在汽车的后座里，仔细看地图，有时抬起头来望望窗外被污染了的阿德里迪克沼泽地。道路平直向前方伸延，仿佛是在平坦无垠的荒原上的通道。快到波多的时候，车子抛了锚。司机下车揭开机罩检查修理时，一小块铁片刺进了他的手指。哈德莉从背囊里取出缝衣针替他把碎铁片挑出来。不久，天上云雾消散，太阳出来了，光线照射在人们身上感到暖烘烘的。他们眺望远处的沼泽地和蓝色的咸湖，从地平线上隐约看到威尼斯的奇妙轮廓，暗灰色和黄色混在一起朦朦胧胧仿佛是神仙之境。

汽车司机用手理了一下头发，又开车上路了。不久他们抵达了福萨尔塔。厄内斯特上次来时，它已是一片废墟。现在他仍然能辨认出原来的一点痕迹。

“这座城镇原先那破败衰落的凄凉景象已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成片的新楼房，”他写道。这些楼房一律用鲜艳的颜色油漆。原先那些被炮弹击伤的树干现在伤口已愈合。他们的车子开出城镇来到河边，原先挖掘的壕沟现在已填平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厄内斯特从凹凸不平的路面爬上长着茂密青草的河堤。净洁蔚蓝的派维河就在他眼前。河里有一条水泥驳船，用粗大的绳索系在长木上由马匹拉着缓慢地向上游驶去。船上的人是在原先那个军队潜听站地方工作。那个地方如今是个绿草如茵，一直延伸到河边的陆地斜坡。在一片灌木林里厄内斯特找到了一片锈迹斑斑的炮弹碎片。在他曾经流过血的地方，那个奥军的炮弹曾夺去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前哨站，唯一残留下来的就是这块生了锈的碎弹片。

“再不需要加以说明了，”厄内斯特写道，“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村庄，始终还是保持着自身的尊严，尽管它由于某种原因而一时被毁灭……这是一种巨大牺牲的组成部分。现在一切恢复正常，当然，还有一点不足。”他无法为他的妻子，或为他自己把目前这些景物恢复到战争时的模样。他最后得出结论说，过去的事情就象打烂了的维克特罗拉唱片那样一文不值。“追寻已逝去的東西，”他说，“是不明智的。如

果你是为了证明史实，那就请你到原来的作战前线去吧。”在往后的五、六年里，他将发现在他的小说里应如何去寻找和捕捉已经消逝了的东西。而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旬一个太阳如火的下午，面对着重建起来的派维河畔的福萨尔塔，他感到满怀沮丧。

黑色的森林，湛蓝的大海

从意大利回来后，厄内斯特夫妇在巴黎的康特雷斯卡普广场的闹市区住了二个月。这年夏天没有什么特别新闻。他最多只能给《明星报》写几篇凭空捏造的文章。如写有关从亚美尼亚地毯商打听来的谎言，巴黎市区住房的奇缺现象，以及辛克莱路易斯拙劣的骑术。此人是个有名的小说作家，但在伦敦骑马进入马道时，被他的老粗马夫斥责过。新奥尔良《双式报》六月号刊登了厄内斯特的一首诗和密西西比河地区的威廉胡尔克纳，一个无名青年作家的几篇散文。诗的内容平平——写的是一个想说真话的人。不过这首诗有其重要的一面，就是他在美国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成熟的诗歌。

从美国到巴黎来的家乡人或熟人几乎都要去拜访厄内斯特，其中一个毕纳德·波姆——“斯奇奥农村俱乐部”的老战友。此人因为不敢喝一种会给他

取外号的酒而常常感到苦恼。另一个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哈佛大学毕业。一九一八年厄内斯特在多罗认识他。他在利浦啤酒店呆了很长时间吃一顿心满意足的中餐。他把半生旅游的时间压缩为四年。他到过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他已经出版了两本书：一九一七年的《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长篇小说《三个士兵》。他仍抱有当个画家的强烈愿望，也颇想从事戏剧工作。多斯象旋风一般在巴黎进进出出。

厄内斯特现在已养成在清晨工作的习惯，因为白天周围环境吵闹，到了晚上又加上楼下舞厅里的乐曲声，简直无法写作。海明威夫妇偶然也下楼去转一转，跳一跳。那地方又窄又黑，墙根上摆满了木桌和长凳，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能跳舞。哈德莉后来回忆说，那情景“真象古老的劳工的法国”。来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顾客只要出钱买票，每场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随意跟舞厅里任何人跳。哈德莉的阔侄子贝德维曼，看到周围的人那么鲁莽无礼和舞客们的粗暴态度，感到很震惊。有时哈德莉被一些无赖纠缠，要求同她跳舞，她几乎吓坏了。厄内斯特却一个人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自得其乐。当他穿着布莱顿有长条花纹的衬衫去跳舞时，

人们还以为他是本地人。在庆祝巴士底日^①的时候，舞厅的乐师们走上街头，加上两个打鼓的，一个吹风笛和一个吹短号的。他们坐在由大酒桶搭起来的临时流动车上，吹吹打打，几十对男女迎着乐曲翩翩起舞。他们从早到晚通宵达旦，一连四天，不停地进行着，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睡觉。

八月中旬为了躲避酷暑和巴黎的喧闹声，厄内斯特夫妇到德国去旅行钓鱼。他们邀毕尔·萨利巴德和路易斯·格兰迪尔以及他的未婚妻朵拉西·巴特拉一同前往。他们的计划是步行穿过黑色森林。白天到河边钓鲟鱼，晚上在乡村里的小客栈过夜。《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毕尔·纳斯建议坐飞机到斯特拉斯堡。这样坐火车需要十个小时的路程，乘飞机只需两个半小时就可到达。厄内斯特从法——意航空公司买了两张直达飞机票。其他的人坐火车。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四点钟起床，接着出去找出租汽车司机。司机当时正在舞厅里拉手风琴伴奏。汽车在黑暗的街道上行驶，直奔波格特飞机场。机场里停着一架双翼飞机。他们登上飞机把旅行袋放在座

①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于七月十四日攻克巴士底监狱。这一天后来定为法国国庆日。

位底下，然后用棉花堵塞自己的耳朵。飞机起飞时天已朦朦亮。驾驶员的宽鼻梁上戴着一付护眼镜，穿一件羊皮茄克，头上帽子戴反的，帽舌朝脑后。发动机散发出一股很重的蓖麻油味道。厄内斯特从飞机舷窗仔细往外看，只见象绿色天鹅绒复盖着大地的森林，还看到杜克和南西酒吧间的红色屋顶以及战争期间挖掘的圣·米布尔壕沟。飞机沿着两岸长满青草的运河作低空飞行，接着爬上被雾雨笼罩着的乌斯格峰。飞机驾驶员轻轻地叩了一下厄内斯特的肩膀，示意要他看看右边底下一条白色的带子。那就是莱茵河。当飞机降落在阳光灿烂，长着青草的斯特拉斯堡飞机场时，哈德莉才从昏睡中惊醒过来。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十分新奇。

在厄内斯特的印象里，斯特拉斯堡就象格林童话故事中的插图一样。他们先在卢思朗教堂附近的广场旁边一间旅店住下来，然后到十五世纪时就已存在的坎默若尔酒家去吃鳟鱼，品尝用莱茵河水酿成的酒积一种梅做原料的饮料。厄内斯特说这种果汁的味道不错，照说他们应该多尝一尝。可是因为当时德国正在闹通货膨胀，价钱太高了，喝不成。他们住在旅店里吃住费用连小费一起，四天时间每人差

不多每天要花八角钱。

可是黑色森林并不如厄内斯特在炎阳如火的巴黎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象密执安的莽莽荒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排长着低矮树木的山峰。近处有铁路，地里种着土豆，有些地方用竹篱围起来作牧场，还有几间规模较大的店铺。住在这里的人很多。他们搭乘一列车厢里挤满了横蛮无礼的大个子德国佬的火车到特里伯格去，路上整整花了五个小时。他们背着旅行袋，袋子上系着铝锅，铝壶等，走起路来，象挂在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咚作响。使他们感到麻烦的是没有钓鱼许可证。在通过巴丹地区别人问起的时候，厄内斯特的回答是，“我们是去钓鱼的”。后来他们租了一段流向一片白桦树林的小河，据说河里鳟鱼很多。萨利和朵拉西对钓鱼都不感兴趣。哈德莉第一次下钓就钓了三条鳟鱼。厄内斯特却在另一个地方钓到五条。当地的人一般对外来的人不甚友好。他们在另一条河垂钓时，农民拿着木叉将他们赶走。有几次他们在盖斯托斯饭堂里吃饭时，有人骂他们作“外地来的投机商”。一天下午，厄内斯特不注意，给一根木头绊了一下，脸朝天重重摔在地上。他既不吭声也不笑，迳自睡觉去了。那天他整天没吃东西，一个人寂寞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他仍睡在床上。后来

他对其他的人说，当他们高高兴兴到树林里去时，他一个人无聊极了，只好扮演埃杰克斯了^①。到了晚上，他一切恢复正常。吃晚饭时，他胃口特别好，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

九月初，厄内斯特和哈德莉送其他的人回巴黎后，便到科罗庚英国部队营地拜访琴克·多曼·克密斯。琴克带他们去看一尊前不久被一伙歹徒毁坏了的威尔亨二世骑士塑像。歹徒砍脱了塑像的踢马刺和骑士手里的宝剑。这些歹徒还杀死一名警察。这件事听了令人发指。厄内斯特于是写了一篇报导德国国内治安混乱情况的通讯，寄给多伦多《明星报》的约翰·勃恩。他写道：

当一伙歹徒正在破坏骑士塑像时，一个警察走上前去拦阻，想把他们赶走。歹徒们抓住警察，把他扔进冰冷的莱茵河急流中。警察在水中挣扎，游到桥墩附近，双手抓住桥台，一边对着那伙歹徒高声喊叫，扬言要把他们通通捉拿归案，严加惩处。歹徒们一窝蜂似的跑到桥下想把警察再推入水中溺死。不料警察的双手抓住桥台死死不放。狠毒的歹徒便抡起捣毁塑像的砍

① 希腊神话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勇士。

柴刀将警察的双手砍脱，沉入河里淹死了。

不久，中东也发生了暴力残杀事件。厄内斯特回到巴黎还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勃恩的电报，指示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与希腊的战争。原来，八月下旬土耳其发动攻势，想把希腊人赶出安纳托利亚^①。结果土耳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并放火焚烧士麦那^②，并威胁说要接管从黑海北部到达达尼尔南部，由盟军驻守的海峡中立区。土耳其的骑兵向驻扎在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军队所在地切那克进发。人们普遍认为克玛尔帕莎很快就会占领君士坦丁堡。

哈德莉坚决不同意厄内斯特到中东去。为此，他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吵。在厄内斯特离家前三天，哈德莉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她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九月二十五日夜里，他坐着出租汽车到里昂火车站去。汽车司机喝醉了酒，下车后在从车箱里搬去行李时，由于用力过猛，把他那台科罗纳牌打字机撞坏了。到了索非亚，他给《明星报》随便寄去几张明信片和几篇手抄的稿子。他还耽心他和勃恩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离

① 古称小亚细亚，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② 即土耳其港市伊兹密尔（Izmir）。

开巴黎之前，他秘密地同哈斯特国际新闻社的弗朗克·马逊定了合约。合约要求他不能与《明星报》有任何接触，专门为国际新闻社提供新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一长列棕黄色的火车越过了宽阔的平原，到了中午抵达那个到处有摇摇欲坠的楼房的城市。厄内斯特坐出租汽车到仓德尔旅店，接着拿打字机去修理，然后打出第一篇稿子。稿子上写道，“君士坦丁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到处可看到穿着制服的士兵，到处有谣言。城里声音嘈杂，气候炎热，丘陵，斜坡很多，街道也不整洁”。英国军队已开进城，作好准备迎击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住在城里的外国人都很害怕。他们对土耳其人洗劫士麦那的暴行仍记忆犹新，因此纷纷争购开往外地去的火车票，而且两个星期以后的车票都已定完了。厄内斯特下榻的旅店店主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他说，他宁愿战斗，也不愿白白让他的财产落入土耳其清教徒之手。在克马尔帕莎，已禁止人们喝酒、赌博、跳舞，开设夜总会和妓院。

格拉塔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个肉欲市场，它离港口不远，在半山腰上。厄内斯特到那里去，但只是匆匆的一瞥。尽管他后来如何的夸张粉饰，但眼睛所到之处都只以引起恶心作呕。传说中的“东方神

奇”在晨曦中微微显示出来了。清真寺的塔尖随着冉冉上升的太阳越来越清晰了，在尖塔上呼报祈祷时刻的人的声音时高时低，婉转悦耳，听起来象俄国人唱戏一般。但一到黄昏，如果你在人行道上走，就会看见枯瘦的老狗用鼻子在垃圾堆里翻弄寻找东西吃，阴沟里死老鼠发出腐烂的气味，还有城里的醉汉通宵达旦在街头踟躅，高声喊叫，仿佛克马尔呼请人们对这个城市来一次大清洗。

厄内斯特结识了军队里几个专职人员，他请他们对当前的局势可能有什么发展谈谈个人的看法。其中一个喜欢说话，态度粗鲁的红脸军人查理斯上校，他谈起话来头头是道，仿佛世界上的事他都懂。特别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查理斯对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知识十分精通。厄内斯特却必须同疟疾进行作战。他对着伦德尔旅店房间里的镜子照了下，只见脸上被蚊子和臭虫咬叮后，出现了许多红色小斑点。他立刻搬到蒙特里尔旅店去住，想避开那些可恶蚊虫的侵袭，但无济于事。由于他病得很厉害，他没有同其他的记者一起乘坐英国的驱逐舰到米迪伦斯去作一次短暂的参观。十月六日，《多伦多明星报》编辑约翰勃恩打电话告诉他，他的实地报导与无线广播的内容一样。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他私下给国际

新闻社提供了内容相同的情报。另外新闻检查官的愚蠢行为和军方拒绝新闻记者到麦达尼亚开会的地方去采访，也给他造成了困难。那次谈判会议的结果是，希腊把东撒雷斯割让给土耳其，并限定希腊部队在三天之内全部撤离该地区。双方在定约上签字的那一天，厄内斯特正患疟疾，全身发抖。他花了十个比赛塔^①从医生那里买了几粒奎宁药丸吃。由于双方签定了麦达尼亚协定，人们的注意力便从君斯坦丁堡转移到撒雷斯。十月十四日他买了几张无虱的毛毯，然后出发到八十公里外的麦拉迪去。一路上他看到一群群穿着不合身的美国军装的希腊士兵，他们满脸胡子，脸皮干黑，邋里邋遢，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他们在光秃秃的田野那边集结，前边是骑兵巡逻队，后面是用牛拉着的大轮行李车。被他们切断了电线象“五塑节柱”一样孤独凄戚地吊在半空上。这批顽强的希腊士兵，厄内斯特说，“是希腊的唯一最后的光荣”。

厄内斯特借来一支猎枪，打了几只鹌鹑。他本想再打几只，但由于得了一场疟疾，身子无力，只好作罢。十月十七日，他带着打字机坐上一列顺着回巴黎去的方向开行的火车，到一百三十公里外的阿德里

^① 中东一些国家的辅币单位。

诺普去。晚上十一点下火车时天正下着濛濛细雨，他就用刚买来不久的毛毯遮着身子走出车站。车站外面点着几盏煤油灯，一片昏暗，没有一点生气，路面有一潭一潭的泥水。士兵平民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包裹被盖，缝衣车，破旧的大车，到处可见，还有大声啼哭的婴儿，一片乱糟糟的。有个士兵带他到一家旅店去，店主是克罗地亚人^①叫玛丽太太。门口一个打赤脚的法国人告诉他，旅店里的房间全部住满了人，如果他愿意，可把他自己的毯子铺在办公室地板上睡。这时正好开来一辆汽车，车里坐着两个美国摄影记者，他们是特地从罗多斯托来拍摄希腊军队撤退的实况的。其中有个个子高的叫索迪瓦奈尔主动给他提供一个折床。这样他便同他们一起进旅店去住。睡到半夜他被冻醒了两次，而每次他都加大剂量服用阿士匹灵和奎宁片。第二天清晨，只见房里到处都有虱子。店主玛丽太太——一个肥胖邋遢的女人——在她的办公室里招待他们咖啡和黑面包。当厄内斯特对她抱怨说店里虱子太多了，她听后耸一耸肩膀说：“这总比睡在马路上好嘛，先生，你说呢？”

那两个摄影记者开车回罗多斯多去，厄内斯特就顺便搭了一段路的便车。上午正下着濛濛细雨，突

^① 南斯拉夫一地区的人。

然他举目一望，眼前出现一个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悲惨场景。几乎所有住在撒雷斯的基督教徒，挤在一条向西通往阿德里诺普和再远一点的卡拉格齐的小石路上。这些难民的队伍里有水牛，奶牛拉的大车，长达二十公里。男女老少都疲乏不堪，他们用毯子蒙在头上遮雨，在雨中茫然地缓慢地行进着，骑兵一路上驱赶他们，马匹跑过处泥浆四溅。难民队伍里，谁也不说话，也没有人呻吟叹息。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赶路。在一辆牛车里躺着一位临盆的妇女，只有她唯一地发出几声呻吟声。她丈夫撑起一床毯子挡雨。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怕得快要哭出声来。这支长长的队伍在慢慢地向前蠕动着。

厄内斯特打转身，过桥回到阿德里诺普。马里扎河水位猛涨，河水混浊，河面变宽了，足有四分之一公里宽。在玛丽太太的办公室里，他把身子擦干，接着写了一则快讯。一个意大利上校答应第二天到电报楼替他发出去。电讯是拍给国际新闻社的弗朗克·马逊的，但他要弗朗克把该消息转给《多伦多明星报》驻伦敦办事处。这时厄内斯特的体温又上升了。玛丽太太给他一瓶甜葡萄酒，让他在服奎宁片时喝一点。当晚他欢天喜地地坐上一列开往巴黎的特快车，四天之后抵达巴黎。这样就结束了他此行的任务。

洛 桑 城

从阿德里诺普回来之后，厄内斯特整整睡了一个星期。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已得到了很优厚的酬劳。约翰·勃恩寄给他四百美元的稿费。恢复疲劳之后，他使用上这笔钱，并以新的精力投入到他自称为“认真创作”的工作中去。埃日拉·庞德就是他的主要促进因素。还在夏天的时候，他就考虑要对当代英国散文进行一番探究。他的设想比埃日拉的过于庞大计划要来得实际些。他的计划是出版六本用硬纸作封面、印刷、装璜美观的，由自己编的小书。他将把这套书交给出版商威廉巴德出版。巴德在安佐大街二十九号新开了一家取名为“三山”的印刷厂。当庞德要厄内斯特为丛书撰稿时，他高兴极了。他喜气扬扬地给哈里特·慕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毕尔巴德不久将出版由埃日拉指导的他的丛书。他要求把慕罗夫人曾答应在诗刊登出的六首诗收进这个丛书里。

也正在这个时候，厄内斯特请人为他画第一幅画像。为他作画的是毕业于普林斯顿的亨利斯特拉特，外号迈克。厄内斯特是在庞德的工作室认识他的。他们曾用朵拉西为他们准备的高级特薄酒杯在

那里喝威士忌酒，并发现彼此对拳击运动有兴趣。当即同意进行一场友谊比赛。斯特拉斯同妻子和一个小孩住在奥梯尔运动场附近的哈姆·贝朗格。他身高六尺，体重二百磅。出去坐电车的时候，厄内斯特还耽心会被对方打败。经过交手，证实他们的拳击技术不相上下。赛后厄内斯特在铝浴缸里洗了个澡，并留在那里吃中饭。饭后斯特拉特提议让他给厄内斯特画张正面像，眼睛凝视着下方，身穿浅色运动衫。迈克把这幅像取名为《拳击家肖像》。厄内斯特第一次对新蓄起来的胡子感兴趣。他的胡子还是夏天到黑色森去旅行的时候留起来的。

十一月初，厄内斯特的情绪特别高涨。经过几次离家外出又回到在卡迪那·雷愿恩大街的住所，心中自然感到自己是个老资格的外国移民了。赛尔维亚·毕奇甚至劝他写弗朗克·哈里斯的充满性行为的自传。厄内斯特说请她先写。那可能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格特鲁德·斯坦恩正在普罗旺斯地方晒太阳，他给厄内斯特送去象感恩节的南瓜那样的卡萨巴甜瓜。他们到咖啡馆喝咖啡，下棋，饮热的甜朗姆酒。厄内斯特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乐观。一时高兴写了一封信给阿格纽丝，告诉她住在巴黎，已同哈德莉结了婚，而且不久他的第一本书就会出版。对于

书的内容，除了诗歌和散文外，其它方面他还定不下来。他手头有一本有吸引力的书《在密执安那边》。另外，他正在着手写一本叫《我的老人》的书。该书比《匹克莱斯·麦卡迪》的篇幅还要长。故事是虚构的，写一个孩子知道他敬爱的父亲是个骗子之后感到非常痛心。厄内斯特常回忆起在桑西洛的跑马场和不久前在英格希恩和奥梯尔的观感。他和哈德莉只要手头有钱，就去赛马。这能看出他们受到了谢乌安德逊的影响，尽管厄内斯特从来不愿意承认。两年后他这样写道：“想写出好作品来，就要构思，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写《我的老人》一样，从来没看过骑手被人杀死，而第三个星期，乔治·巴弗雷门特在跳越障碍物时被弄死了。这就说明了问题。”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他还时常写关于他不喜欢的人物的讽刺小品文。文学上这种伪装手法总要隐含着深刻的含义。厄内斯特认识一个叫瓦尔斯的人，就是个装腔作势的人。他第一次见他是在庞德的工作室里。瓦尔斯年轻轻的就得了肺病，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着仇视的神情。他喜欢装出一副行将死去的样子，反应出社会环境的紧张和黑暗。另一个是个英国小说家福德马多克斯·哈佛。他十一月份来到巴黎。一次在咖啡店里喝咖啡，厄内斯特结识了他。

当时，他心里有点纳闷。难道这个趾高气扬，身子肥胖，蓄着长胡子，蓝灰色眼睛的人是约瑟夫·康雷德的好朋友，好搭档吗？多年来，厄内斯特十分赞赏康雷德的作品，但他很难相信，康雷德会同福德有什么交往和合作。

厄内斯特用打字机打了一篇短文。描述一个美国商人如何成为一位诗人的。此人叫大卫·奥尼尔，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就认识哈德莉。现在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到巴黎来小住。奥尼尔已四十八岁，自动放弃颇有发展前途的木材生意而从事艺术创作。厄内斯特对大卫的妻子的看法要好一些。厄内斯特写道：

大卫的政治观点是从《每日邮报》那里来的。然后通过阅读报纸，攫取一些事实来证实他的政治观点。他凭直觉说话，是个多愁善感的爱尔兰人。一遇上别人，他就说，“你是爱尔兰人吧。那好，愿真主保佑你！”他很想当爱尔兰的桂冠诗人。他所写的诗都是千篇一律。对于大卫来说，一首诗就是作者把许多词堆砌起来，去描述作者根本不懂的事物。这就是富有诗意的诗。这样，他很快地一下写出了几百首诗。在佐尔·

阿金斯的建议下，他把他的诗集取名为《翠玉集》。但由于人们对佐尔不感兴趣，他便开始给它换一个名字。

厄内斯特正着手写有关乔治·克里门斯的失势，虽然他从未见过这个严厉的老人本人。这年秋天乔治·克里门斯正在圣·芬逊海滨疗养。厄内斯特听说毕尔巴德准备去拜访克里门斯，他建议一起走。克里门斯已经八十一岁，手上戴着灰色手套，胡子也是灰白颜色的，很健谈，但有点罗嗦。他告诉他们说即将到美国去旅行。厄内斯特建议他顺道到多伦多去旅行。“决不会去，”克里门斯说，“我永远不会到加拿大去。”他用粗哑的声音解释说，加拿大在战争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他们坐车回家的路上，厄内斯特打算在赛伯拉斯下车给勃恩打个电报。巴德劝他再加以考虑。后来，厄内斯特给勃恩邮寄去一篇关于克里门斯对加拿大充满怒气的谈话的报导。勃恩拒绝登载这篇文章。他说：“这些话，他尽可以说，但不能在我们的报上登出来。”

希腊与土耳其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瑞士洛桑城举行和平协商会议来解决两国的领土争端。《明星报》急切希望厄内斯特到洛桑去报导会议情况。这次

会议是在一幢象法国大城堡的石屋里召开的，外貌并不美观，房里却十分富丽堂皇。厄内斯特于十一月二十二到达，他接受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二十四小时保持无线电通讯联络。这样连续三个星期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找不出时间给《明星报》打字写报导通讯，一直到了一月下旬。

哈德莉由于得了重感冒被困在家里，不能按原定计划到瑞士去会见厄内斯特。厄内斯特用自己家里约好的暗话（他称呼哈德莉为绒毛猫，哈德莉叫他作蜡洋狗）给她打了两次电话。他虽然没有受到她的感冒所影响，他自己也得了感冒。他对她生动地描述说，他咳嗽时，咳出一些“带黑点的绿痰”来。他用“无数条手帕”去擦他那“终日流鼻涕”的鼻子。每天上午九时，他就得把电报机打开，一直守着它到深夜。此外，还要令人厌烦地不断上山下山到开会的地点去打听消息，掌握会议进展的情况。最后他对她说，“归根到底，我只不过是只‘蜡洋狗’而已”。

到洛桑来采访新闻的记者中，有许多在日内瓦或巴黎时，厄内斯特就已认识了。厄内斯特把他那篇关于赛马的故事《我的老人》给林肯·斯梯芬看。斯梯芬看了很喜欢。建议用他的出版许可证把稿子寄给瑞朗出版社。厄内斯特还拿出那篇关于阿德诺普

桥上的撒雷斯难民的报导。厄内斯特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写希腊难民的疏散情况，给斯梯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厄内斯特听了他的赞扬之后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他说：“啊，请念念这些电报吧。电文不是写得很好吗？”斯梯芬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一位新秀。

厄内斯特有个熟人，名叫威廉波里梭利欧，一个南非青年。此人善长写讽刺小品文章。一九一七年他在法国军队里服役，当上军官，后来因受重伤退伍。现在是《曼彻斯特卫报》驻欧洲记者。他的模样真怪。下巴又瘦又长，要是突然碰上象伦敦那样的大雾天，你准会认为有鬼在跟踪你。在洛桑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劝导下，厄内斯特才真正涉足国际政治。他们几乎每天一起去吃晚饭。利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大谈政治“疾病的威力”。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状。开始时对自己怀疑被别人感染了，很快就发觉自己已身陷其中，摆脱不了。

他的这些话大大地加深了厄内斯特的政治见解。利欧的长处是揭露大人物所干的肮脏勾当。伊斯梅特巴萨望了望他，也望了望厄内斯特。他看起来与其说是土耳其的将军，还不如说是个卖花边的美国商人。当晚在皇宫的酒吧间里，厄内斯特被选派去给

伊斯梅特的保镖送一支能爆响的雪茄烟。厄内斯特后来写道，“他十分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当雪茄烟爆响时，那个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厄内斯特在利欧的特别指导下，很快就改变了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现在他称墨索里尼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每一个意大利青年法西斯分子都学他那样怒容满面，杀气腾腾。在洛桑，厄内斯特见他穿着黑衬衣，白鞋罩。这两样东西配在一起，真令人感到很不顺眼，十分可悲，即使他想大干一番，以便名垂史册。当墨索里尼用他那双非洲的大白眼盯着一个叫克莱尔塞利丹的漂亮女记者看的时候，厄内斯特十分鄙视地望他一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脸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看看到底是本什么书，”厄内斯特写道，“天呀！原来是本法英字典，并且还拿倒了。”

厄内斯特打电报给他的妻子哈德莉，要她在“能出外旅游”的时候，尽快坐飞机到他那里去。离开城市生活到白雪皑皑的大山里去并不使哈德莉感到怎么诱人，于是她决定坐火车去。但是这次旅行对哈德莉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对于厄内斯特却是可怕的。他们谁也不会忘记这一次跋涉的旅行。她本来打算把

他全部的手稿装在一个小旅行袋里，便于他在圣诞节前后继续写稿。除了《在密执安那边》和《我的老人》这两篇稿子外（第一篇仍放在书桌里，第二篇斯梯芬将它寄到《世界杂志》社）她把她所能找到的其它的小说稿和诗稿统统装进那个小袋子里去，然后搭出租汽车到里昂车站，请一个挑夫将她的行李搬进车厢。就在这转背的一瞬之间，她的那个小旅行袋丢失了，袋子和稿子被偷走了。

她坐在火车里，一路上感到又寒冷又害怕。厄内斯特后来写道：

当哈德莉告诉我她把东西丢失了的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任何其它的难以忍受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她泣不成声。于是我告诉她，不管所发生的事如何可怕，也不必那样惊恐。她终于把情况详细地告诉我的。我知道她也没有把我复写纸带来。于是我雇请一个人代理一下工作……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她说的完全是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到巴黎的那天晚上，我一进屋便发现，情况正同她说的一样。

他在十二月份的那个晚上所做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第二天他去拜访格特鲁德和阿丽丝。他们听说此事之后深表同情，并招待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他呆在那里阅读格特鲁德的近作，一直到去火车站搭车的时候。一上火车，他就直奔餐车，点了许多菜和一瓶好酒，一个人独自吃喝起来，火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向南奔驰。他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的是他那满脸泪痕的妻子和等待他去重新接通的电报机。他怀着象拜伦蔑视一切权势的情绪，写了一首关于洛桑会议的新诗。诗是用自由体写的。他攻击出席会议的所有政治家，攻击墨索里尼，攻击两颊微红的美国大使理查德·华斯本·柴耳德，他代表美国总统带着夫人出席会议。“柴耳德夫人胸脯扁平，”厄内斯特细心地写道，“而柴耳德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替哈丁写演讲稿。林肯·斯梯芬和柴耳德在一起。柴耳德先生姓氏中字母大C弄得大家都好笑。”

他的这种放荡情绪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他结束了他的采访工作，领取了工资，带着哈德莉坐缆车上甘维斯膳宿旅店，他们和琴克多曼史密一起喝热朗姆酒。他尽量把丢失手稿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他滑过许多斜坡，通过新的积雪

地带。他在这次休假中总算过得愉快的。此外，收到了阿格纽丝的回信，也增添了他不少乐趣。她写道：

接到你的来信，我惊愕不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正常，这时我又感到特别的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一生中所未曾经历过的。过去我们结束友谊时，双方都备受痛苦的折磨，特别是当我接到你寄给麦克多纳德转交给我的信时，读了更使我悲痛万分。……不过我总认为，到头来一切会好起来的。而且相信，我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对的。我也相信，你会理解的。现在你身边已经有了哈德莉……将来有一天我会十分自豪地说，“哦，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很熟识他，因为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向来认为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现在看到我的预见成为事实，那是多么令人愉快呀！

现在厄内斯特准备自由自在地好好过一段日子。旧的棕黄色的小木屋，复盖着清脆的白雪田野，空气清新而又寒冷的白天，晚上同琴克和哈德莉一起围炉取暖。他同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奥尼尔的儿子乔治一起带着长长的雪橇到卡通乌德去滑雪。乔

治戴着一顶不成形的皮帽，双手紧紧抓住雪橇的末端。琴克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不过他走后来了一个朋友，厄内斯特并不感到孤独。此人叫依塞贝尔·西蒙。住在厄内斯特家隔壁。他是在元旦那天从奥克派克来的，准备在这里度假滑雪两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出去滑雪。早上出去，黄昏时回来。路面结着冰，光平溜滑。他们差不多每隔二十码就要摔倒一次。一天，乔治把一个滑雪橇掉到山坡下的深坑里去了。第二天，厄内斯特冒着迷漫的暴风雪出去找那个雪橇。上午十点钟，雪停了，却又下起雨来。厄内斯特只有一只脚上有雪橇，他连跳带跃地通过山坡上的一溜柳树林，终于把那只雪橇找到了。接着他又十分吃力地踩着齐腋窝深的积雪爬上坡来。每当他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都要望一望堆积在山峰上的松软软的积雪。这样的爬行登攀真有点象爬上正在抠动扳机进行疯狂扫射的机关枪的枪筒口。哈德莉和依塞贝尔正在路边等他，他们在一个傍山建造的小谷仓里面躲雨，边等边吃点心。在两个小时内厄内斯特一共听到十四次雪崩的巨响，雪崩从山顶上直向山谷深处倾泻。这时，他预想到，在融雪的日子里，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

雷巴罗与柯蒂纳

依塞贝尔回巴黎后，厄内斯特和哈德莉便议论到雷巴罗去。这个地方比巴黎干燥，因此埃日拉选择了它。埃日拉在那里工作，迈克和他的妻子以及小孩也在那里。他正在那里画地中海的海景。厄内斯特还记得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在水面上摇曳的灯光，海湾里停泊着许多小船。柏油马路上方的斜坡上的翠郁葱笼的林木。他可以同迈克赛拳，可以和庞德以及斯特拉特一起出游。如果住在海边的斯普灵德，生活费用就不会太高，也自在得多。在那里，他可能会写出一些短篇小说来弥补那一次损失。

埃日拉不断催促海明威夫妇到他那里去。他要他们做伴同朵拉西一起步行到罗马格纳去参观与辛基斯门多的一生有关的地方。“我不知道辛基斯门多是谁，”厄内斯特说，“为了追寻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二月份去意大利，住在水平低劣的小客栈里，吃又吃不好，我真不感兴趣……我尽可能地推迟这次旅行。”

就这样，他等待着，直到冰雪开始融化，清新寒冷的天气换来冷飕飕的潮湿，整个瑞士的自然风景逐渐变得灰暗，不怎么吸引人了。转折点终于来了，

哈德莉对他说她已经有孕了。她认为她怀第一个孩子应该到地中海附近去晒晒太阳，这对婴儿大有好处。后来，他们决定兑换一张支票，下山到蒙特鲁克斯去，然后坐火车先到森普隆，再沿着拉哥海岸经过斯特雷萨和盖拉雷特到达米兰。他们在去雷巴罗之前，在坎伯里家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

起初，厄内斯特对埃日拉的闻名住所有点失望。由于地势高，因此在潮湿的海平线上呼吸有一定困难。地中海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海潮上涨一英寸，零星的小浪扑打着铺了鹅卵石的海岸，发出象将装满一扫斗的灰屑倾倒在一条驳船的边上响声。海明威夫妇到达之后，埃日拉就离开住所到别的地方去了，答应过两周后再回。迈克把一个踝脚扭伤，因此既不能参加拳击，也不能打网球。厄内斯特每天两次测定进步的情况。他巴不得击败麦克。他甚至不和哈德莉睡在一起。麦克利用空闲时间给他们画画。哈德莉的像是一副披着金黄色头发的四分之三正面象；厄内斯特的是一幅侧面象，大胡子，暗褐色头发盖住耳朵。他的这副模样，使哈德莉想起了巴尔扎克^①。厄内斯特说，“迈克糟踏了许多画。不过，他有的是钱，故也就无所谓了”。

^① 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厄内斯特至为关心的问题是他的作品不多。他用打字机打出一篇小稿子，说当他和哈德莉一起睡在床上的时候，感到最幸福。脑子里不思考任何问题。他写道，“被单虽然太大了，但很不错。大的亚麻布被单虽然湿润一点，但睡起来却相当不错。我常常整个晚上醒着躺在床上。不过前面的事已成过去，从现在起才是未来的。”他写信给格特鲁德斯坦恩求助。他说，他一直按照她的劝导从事写作。如果她还有什么关于写作方面需要说的话，他将非常乐意聆听。他需要别人在他的创作上促一把。他在写给雷巴罗的复信中说，“我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我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正当他处于困难时刻，他认识了爱德华·奥勃瑞。爱德华在城边小山上一间寺院里寄宿，他是波士顿人，比厄内斯特大九岁，待人温和略带羞怯。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取名《白泉》。自从大战以来，他一直担任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编辑。他脸色苍白，淡蓝色眼睛，头发又直又细，看得出是自己剪的。他已编选好了一九二三年最佳短篇小说。他问厄内斯特手上可有作品。厄内斯特从他的行李包里拖出了那篇用打字机打的弄皱了的稿子《我的老人》，作为一件“奇珍”给奥勃瑞恩看。奥勃瑞恩把稿子带到寺院里

去看。看完了带回来时，他对厄内斯特说，文章写得很好。他向来的做法是从杂志里选文章。不过，这次可是个例外，特别优待《我的老人》这篇文章。厄内斯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最后文章终于发表了。

另一个到雷巴罗来的人是罗伯特·门齐斯麦克阿尔曼。他出生在堪萨斯州，成长于加利福尼亚，诗人兼短篇小说作家。麦克阿尔曼二十七岁，身材修长，蓝眼睛，嘴巴象个翻口的小钱包。一九二一年他同一个英国人后裔的女人结婚，此人名叫安尼威尼弗莱埃勒门，但一般写做布里赫。据说他由于同布里赫结婚，所以他有花不完的钱。最近他开创了新的事业，当上康狄特编辑部的编辑和出版商，挂钩印刷单位是迪安达朗梯尔。他的通讯处是西尔威亚毕奇书店。他说他所需要的稿子，应包含下列内容：所描写的人应具有个人特征，睿智、聪敏，有文学知识和……名望声誉以及可靠性。当他在雷巴罗一家饭店里见到海明威夫妇和斯特拉特一家时，他发现海明威有这些方面的才干。他隐约地知道海明威是一家加拿大报纸的记者，知道迈克是个得了普林斯顿学位的画家。

他一见到斯特拉特就很喜欢。说斯特拉特是个

思想单纯，直爽，态度明朗，不做作自负，十分谦虚随和的美国青年。至于海明威，他的印象是，一时很难说清楚。“这个人有时候作古正经，难以对付，”麦克阿尔曼后来写道，“有时他又非常天真，富有感情，忘却旧怨，柔和，十分敏感，不容易暴露自己，勇猛大胆，并不严酷，不挖苦人。可是有时候两者都有一点。每当他同别人谈话时，都用一种窥测的眼光去看人家，表现出某种自卫或怀疑的神态。他同一个小男孩扬扬得意来到一家咖啡店，嘴角浮现淡淡的轻蔑的微笑。”不论前景如何，对于麦克阿尔曼来说，显然他不会被厄内斯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庞德一家返回雷巴罗的时候，麦克阿尔曼已回到巴黎。埃日拉借给厄内斯特一本 T·S·艾略特^①的新诗《荒原》。这本书在编辑出版时曾得到庞德的大力协助。虽然厄内斯特在看到一对小猫在旅店花园里绿色的桌子上做出古怪的动作之后，曾竭力模仿，但做得不好。他写道，“大猫骑在小猫的背上。斯威尼坐在波特太太身上。”他开始写下一些要点准备写一篇取名为《雨中的猫》的短篇小说。故事主要是

① Thomas Stearns (1888——1965) 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及批评家。曾获 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

讲他自己和哈德莉以及在豪华旅店的经理和女服务员。小说开头写道，“住在这家旅店只有两个美国人，在楼梯和走道上走过的人他们不认识……他们住在二楼一间面对着大海的房间里。站在房里的窗口可以看到公园和战争英雄纪念碑。那个美国妇女正站在窗口往外望。……就在那窗子下面，一只猫正蜷伏在一张绿色的桌子底下。”但是海明威并不急于马上把这个短篇故事写成。他把写下的这些要点搁放一边留写文章的时候参考。

埃日拉仍决定出外步行旅行。厄内斯特最后被说服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们背着背包，带着妻子出发了。哈德莉心想，这该是一次很有意思又令人愉快的旅行。埃日拉高兴极了，口里滔滔不绝，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每天中餐，他们吃面包和当地的奶酪、果子、酒等。这些东西象摆摊子一样摆在山坡上的大树底下，前面便是葡萄园和橄榄树林。他们打从彼塞和西纳，朝着向南的道路前进。因为马拉梯斯塔既当过将军和有名的作家以及艺术家，他们浏览了十五世纪在彼奥比诺和奥贝迪罗两个战场的情况。厄内斯特象个热衷于军事战术的学生，向埃日拉讲解马拉梯斯塔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庞德仔细看着海边的地形，他眼睛一亮，接着微微点头，大踏步地

向前走。离开了奥贝迪罗，先乘火车到西米诺，然后他们便分手了——庞德夫妇去雷巴罗，海明威夫妇去威尼斯北部多罗米兹的柯迪纳。

海明威夫妇俩以前都没来过柯迪纳。这里的环境使他们想起了瑞士。广阔的田野复盖着白雪，空气清新，但十分寒冷。田野尽头有个大山谷，高高的石头山仿佛往后倒退让太阳光照射过来。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你都可看到太阳，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小城镇，街道两旁建有一排排的瑞士式的房屋和商店。一些大旅店里住着许多到这里的高山上进行冬天运动的人。他们停留的时间一般是从圣诞节起到二月份止。随着春季的到来，游客便逐渐减少。厄内斯特夫妇住在村里一家叫贝利乌旅店。哈德莉结识了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蕾娜达波格迪。她们俩人谈论音乐和小孩。她们戴着贝蕾帽，穿着肥大的登山靴一起上街闲逛买东西。

山上的净洁清新空气很快使厄内斯特恢复了创作力。他把白天的时间分成两大部分——到山坡上去滑雪或坐在桌子旁边写作。《小评论》的编辑杰恩希请厄内斯特为即将在四月份出版的增刊撰写文章。厄内斯特使用打字机打出了数篇短篇故事。这些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是根据前年写的，“我已经看过了

的”，并取名为“一九二二年的巴黎”的六个句子写成的。现在他只是把句子扩展成为段落，段落又串联成文。他耐心细致地检查，删掉一切赘语和废话。每个句子都进行琢磨加工，就象雕刻浮雕像一样。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精巧又别致，具有炸弹般的威力，能震撼读者的心灵。

他终于写了六个短篇故事，数量恰好同哈里特慕罗出版他的诗一样多。这六篇文章放在一起取名为《一九二二年的巴黎》。其中五篇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而这五篇中间又有两篇是用琴克过去常告诉他的关于在摩斯一带作战的情况，那种典型的拘谨的英国人的笔调写成的。另一篇故事的内容是借用报纸上的一则报导写的。该报导是关于康斯坦丁国王的内阁大臣们。（奇怪的是也刚好是六个人）被控有叛国罪而被处死的消息。厄内斯特把力量着重放在写另一篇文章上面。他描写一个得伤寒症的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被人用枪打死，然后放在一个水坑里耷拉着脑袋坐着。他还根据迈克斯特拉特和斯坦恩所提供的情况，写了一篇描述一次拳击比赛的文章。他的唯一一篇他亲眼所见的报导文章是他在阿德里诺普见到的希腊难民疏散的情况。由于林肯·斯梯芬十分赏识那篇文章，他便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和加工。

三月份，厄内斯特接到约翰勃恩的电报，要他报导关于法德在鲁尔地区发生冲突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情况。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又被迫中断了。厄内斯特带上轻便行李包，告别了妻子哈德莉，坐火车去巴黎。到了巴黎，天气坏透了，住房里冷冷清清一片忧郁的气氛。他把写好了的文章交给杰恩希普，并给他在奥克派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又去德国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差不多在外旅行了一万公里。其中六次到瑞士，三次去意大利和康斯坦丁堡，一次到黑森林，一次到莱茵河。在完成这个任务后他将到柯蒂纳与哈德莉见面。他这次出去随身带的是钓鱼工具而不是雪橇了。

厄内斯特在三月底四月初给《明星日报》寄去了十篇报导文章，总共加起来大约有两万字。这是他自从给《明星日报》写文章以来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最认真，最透彻的一次。他的头三篇文章是从巴黎寄出的。他在巴黎接触了许多政治家，发现他们思想上十分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地区。他知道他到达奥芬堡和奥登堡时，情况已经不妙了。德国的工人阶级正起来造反，而且势头越来越猛。他们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共产党人。在道赛多弗街和艾逊街人们窝着满腔仇恨。

厄内斯特的任务完成后，来到柯洛格恩找琴克史密斯。在那里局势仍十分紧张，因此，琴克坚持要给厄内斯特一张安全通行证，好让他顺利地返回巴黎。

四月中旬厄内斯特来到柯蒂纳时积雪已经融化了。滑雪的人散走了，康可迪亚旅店大厅里堆放的雪橇上的夹铁生锈了。衬衣上沾满尘灰的工人正在打地基，准备修建另一家新旅店。这种令人兴奋的场面和气氛促使厄内斯特捉笔开始写新的文章。自从小偷把他的稿子全部偷走之后，他在写结构完整短篇小说中第一次获得成功。这差不多是一个自传式的短篇故事，他自己称之为“不合时宜”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办事拖拖拉拉，不急不躁的乡下人帕多惹。厄内斯特后来在谈到这个故事时说，“那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可是，那并不简单，也不象《我的老人》那种衍生式的文章。它实际上是他走了文学生涯最关键的重要一步。

通过这个故事的写作，厄内斯特的确第一次发现了有许多新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例如，两个有内在联系的事情，在描述时可以同时展开，如同一个高明的诗人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一样。小说“不合时宜”的主线是着重刻划那个年青人同他的妻子蒂尼之间发生的事情和描写那个乡下人帕多惹的殷勤主张，

怂恿那年青人不顾当地确立的钓鱼法规，到河里钓鳟鱼。在实际生活中帕多惹是个酒鬼，老恶棍，全村的人都鄙视憎恶他。后来他自己在马厩里上吊。厄内斯特去告诉旅店经理，才把他埋葬了。厄内斯特并没有把自杀事件作为故事中的重要部分。他正在注意到“一种新的理论，即在文章中如果作者认为可以省略不写的，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省略。这样省略之后，文章就更有力量，读者也感到文章含义更深”。但是他运用这个理论去写《不合时宜》这篇小说时，却用得很不成功。他把帕多惹的自杀说成是一个大笨蛋的愚蠢行为，而不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毁灭。厄内斯特没有提到在作品中所运用的修辞——渲染感情气氛的连结隐喻——正是这个作品的特别突出之处。这也是在厄内斯特的早期文学生涯中，他运用美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写作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在这篇小说里，而不是在那他曾引为自豪的然而十分乏味，毫无感染力的诗歌里，表现出他真正的才华来。而这种才华将在他以后的创造中展现出来。

伊 比 利 亚

西班牙是唯一使用拉丁语的国家。厄内斯特对于西班牙还不甚了解。一九一九年他曾到过阿尔及

西拉斯，一九二一年到过维格。但那只能说是匆匆一瞥。他登载在《小评论》上的文章中，他描述了斗牛士用的披肩，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见过那种东西。现在他十分盼望了解在西班牙的斗牛场里的详细情况。他准备约毕尔巴德和鲍勃·麦克阿尔曼一起到西班牙去。鲍勃有的是钱，愿意负担旅途上全部费用。他们邀麦克斯特拉特到一家瑞士餐馆吃午饭，制定旅行的具体路线。在提到某个地名时，迈克把塞维尔念成赛维亚，把马德里念成马德瑞士，厄内斯特对此感到很厌烦。于是他在菜单的背面画了一个草图。用十号代替波格斯、马德里、科多巴、格拉纳达、塞维尔和隆达。

“隆达到底是什么？”厄内斯特问道。

“哦，”迈克说，“大概是南方的一个大峡谷，据说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

“你什么时候去过的？”

“我不知道，”迈克回答说，“我从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自从迈克在庞德家认识厄内斯特以后，他对厄内斯特非常殷勤。但厄内斯特却开始有点瞧不起他。他用对待毕尔和肯里史密斯的态度对待迈克。他和迈克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厄内斯特觉得迈克的脖

子太长了，下巴有点不正，很难看，鼻子和嘴巴象劳改犯的一样。最令人厌烦的是他喜欢谈论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的东西，并装腔作势地用西班牙语说话，来哄骗别人。鲍勃和厄内斯特搭上一列往南的火车，并同毕尔约好在马德里对面。当列车开到巴黎和贝昂之间的時候，在一列下板货车边上停下了。平板车上有一条死狗。尸体已经发臭，爬满了蛆。麦克阿尔曼嫌恶地把脸转向一边。厄内斯特见状就教训他要面对现实，不管眼前的东西是多么丑恶。他说，“喂，麦克，你写文章时是个现实主义者。难道你要我们把你当作一位浪漫主义者吗？”麦克阿尔曼对厄内斯特所提到的“现实主义”感到厌恶，也对他俨然以老资格的知情者自居的傲慢态度大感不满。腐烂的尸体他并不在乎。他在纽约港口管木材的时候，这类东西见得多了，有人的也有动物的。他悻然地离开座位到餐车去，买杯酒喝，才消了那一口气。

当巴德和他的一些朋友赶到西班牙并住在卡尔森杰罗尼摩一家供斗牛士住宿的旅店里时，厄内斯特已象一个对这个不可知的社会有所了解并能向别人作介绍的人了。他作出计划同一批斗牛士一起到安达劳西亚去。他们到马德里一个普通的斗牛场去观看斗牛时，厄内斯特的谈话始终离不开牛和人以

及人和牛的勇猛机智。他再三强调说，外国人认为斗牛是残忍的行为，那是错误的。每次斗牛都是“一次最大的悲剧”。一个人坐在斗牛场里观看斗牛，就象坐在战场上观看作战一样。

他们在基督教圣体节那天到塞维尔观看了一场盛大的斗牛会。他们一致认为在马背上的人用的披肩大概有起反作用的能力，并且用白兰地作为护卫剂。当第一头牛把一个骑马斗牛士连人带马撞翻跌下时，麦克阿尔曼乐得从座位里站起来大声叫喊。厄内斯特鄙夷地望着他。

后来厄内斯特写道：

某某今年二十七岁，美国人，男性，大学毕业生。在乡下是个牧童。他带着一瓶白兰地到斗牛场里去——每隔一会就要喝几口。当牛把骑马斗牛士弄翻，攻击马匹时，某某就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又喝几口白兰地——每斗一场，他就照样做一次。仿佛想寻找什么灵感的东西。他对斗牛是否有真正的热情，我也不清楚。据说那只是装装样来吓唬人的吧。他没有表现出对之有任何热情，并说别人也没有热情……对于运动，一概不予理睬。对于机会，也一概不予关心

……关心的是娱乐，喝酒，夜生活和聊天，写作或出外旅行。

厄内斯特对塞维尔的夜生活感到厌倦。他们观看了几场吉卜赛的歌舞。身段肥大的女人用手快速地弹奏吉他，舞蹈者站起来边跳边跺脚，拉长嗓子高声唤叫。“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不断地喊着，“飞来更多的火烈鸟吧！”他一直跳个不停。后来，他们一行便离开那里到隆达去。隆达这个地方比迈克原先想象的要好得多。它是一个多采多姿的山庄，位于一座俯瞰马拉格的山上，那里有一个古老的斗牛场。那大峡谷看起来有点象萨尔瓦多的露莎大峡谷。寒鸦就在它的悬崖上筑巢。一到黄昏它们就在玫瑰色的夕阳中盘旋飞翔。除了马德里外，隆达可说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城镇了。

他们到格拉纳达去看诺威拉达瀑布，刚好碰上天下雨。毕尔巴德已觉察到海明威和麦克阿尔曼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他不得不指出，造成这样的局面，海明威要负主要责任。鲍勃的态度却十分冷淡，甚至对此事加以蔑视。但是厄内斯特常常“横蛮无礼侮辱别人。”一天晚上，他们从参观吉卜赛人居住的洞穴回来，毕尔向厄内斯特提出此事，麦克阿尔曼承

担全部费用。厄内斯特本来没有资格享受这种资助，现在享受了可还要倒咬一口。可是厄内斯特听了却只是阴阳怪气地笑。他对巴德说：“你知道，我要从你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可是毕尔对他的回答却觉得莫明其妙。

麦克阿尔曼的脸皮显然要比巴德的厚得多，因为他一回到巴黎，就公开宣布他将是接受厄内斯特作品的第一个出版商。他印发了一个只有两页的小册子，列举了康狄克特编辑部即将出版的书。这些新书里有由威廉·卡罗思、米纳路易和马斯登·哈特莱等人写的诗集，一本麦克阿尔曼自己写的书名叫《后青春期》的书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但书中只有三篇短篇小说：《在密执安那边》，《我的老人》和他在柯蒂纳的新作《不合时宜》。其它都是诗。厄内斯特本人显然想成为一个诗人，因此麦克阿尔曼认为他的第一本书里完全可以包含诗歌和散文。

由于厄内斯特的全部作品都列入麦克阿尔曼的出版计划，毕尔巴德的“三山”印刷出版社就没有厄内斯特的作品可出。于是巴德就印发了一个宽边小册子，说是专为海明威设计的空白栏，要求海明威填写这个空白栏。毕尔认为海明威那六篇已在杰恩希

普的《小评论》上发表过的试验小作品，从篇幅上来看，印一个小集子也不成问题。只要厄内斯特再写十几篇小文章，连同第一个六篇一起就可以出一本很象样的书了。印这本书纸张可以选好的，印数可限在三百本之内。

厄内斯特又想到西班牙去采集一些第一手材料。格特鲁德·斯坦恩建议他到庞普罗纳去——一个位于那瓦尔巴士格高原的一个城市。每年七月初在那里举行庆祝会，庆祝圣弗明节。庆祝会持续一个星期，全西班牙的斗牛士和猛牛都云集该地。哈德莉也很想去。他们夫妇俩都认为，去观看节日期间的斗牛对于胎儿会有良好的影响。此外，他们还可以暂时脱离住家的那个狭小的天地和躲避楼下震耳欲聋的噪声音乐。六月份是多雨季节，厄内斯特每天行走在湿淋淋的大街上，心里都盘算着如何早日到西班牙去见见明媚的风光。他甚至打算从西班牙带回一只牛犊来“练习斗牛”。

厄内斯特夫妇既不懂西班牙语，也不熟悉西班牙北部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七月六日那天在庞普罗纳会发现什么东西。节日的第一天燃放烟花，接着连续一个星期人们喝酒，跳舞，进行宗教活动，特别是在教堂里举行弥撒，每天下午都有斗牛活动。每天早晨，厄内斯特把哈德莉叫醒到窗口观看牛群在一

条有一里半长的铺着鹅卵石的路上狂奔，跑到杜罗斯广场的牛栏去。在牛群前面是庞普罗纳全市的青年男子。他们拿生命开玩笑，向站在周围观看的群众炫耀自己的威风。沿途观看的人很多，前三层，后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有时，有本地的舞蹈队走过，男人穿着蓝色衬衣，系着红色方巾和着笛音和鼓点载歌载舞通过街道和广场。每天下午的斗牛是庆祝活动的高潮。头五天安排了五个手拿斗牛披肩的最佳斗牛士出场。

“天啊！”厄内斯特写道，“这座城市有很多斗牛士呀！”一种叫维拉的雄牛奔跑速度又快，又猛，牛角象刀刃一般犀利。在出场的斗牛士中，厄内斯特特别注意其中的两个。一个叫尼卡诺·威拉尔塔，地道的阿拉贡人。他身高无比，象狮子般勇猛，脖子很长，为了不至于令人难看，他的一举一动不得不时时注意。另一个叫马纽尔·格西亚，外号马尔拉，黑皮肤，腰围小，小眼睛，没精打采，神情忧郁。他也显得大方、幽默、傲慢、尖刻，口里有恶臭，嗜酒。……他生性爱杀牛，但对牛有感情，并从中得到乐趣。厄内斯特和哈德莉商议好，要是哈德莉生下的是个男孩，就取名为尼卡诺·威拉尔塔。但他对马尔拉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

厄内斯特在庞普罗纳的全部收获就是观看斗

牛。哈德莉得了重感冒。回巴黎后，脸色越来越难看，开始着急起来。海明威也为自己担忧。他原先作了一些笔记准备给“三山”出版社写文章。可是这个任务现在远不能完成。每天都在家庭琐事中度过。早上起来他得去买面包，煮咖啡，给小猫小狗喂食，倒掉桶里的污水，洗刷厨房。最后，如果顺利的话，午饭前可以挤出一个小时写作。晚上他躺在床上，想到写文章就睡不着。哈德莉象一般怀了孕的妇女一样，显得焦急不安，想吃点口味新鲜的东西。有天晚上厄内斯特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黎明才昏昏沉沉地睡着。这时哈德莉又把他叫醒，说她非常想吃华夫饼干^①和甜瓜。厄内斯特一骨碌爬下床来，闷着气跑去厨房煮咖啡。本来脑子里已构思出一篇文章的轮廓，这下子做起家务来，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时光如流水，再过一个月他们夫妇就要到加拿大去了。到那时，哈德莉便可以在祖国的土地上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并不希望到加拿大或美国去。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坐在盖·希柯斯办公室的窗口边上，盖正在同一位朋友谈论计划生育的问题。厄内斯特站起来忧郁地望着他们说，“预防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七月底到八月初他

① 一种蛋奶烘饼。

全力以赴为毕尔巴德即将出版的那本书写了好几篇新的文章。有两篇是以美国中西部为背景的。《芝加哥暴徒山姆卡迪涅拉之死》和《堪萨斯市—爱尔兰警察打死两个偷盗烟铺的窃贼》。另两篇是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其中一篇描写一个叫尼克的美国青年和一个意大利士兵在福塞尔塔·派维地方被敌人炮火打中受伤的情况。另一篇则概括了厄内斯特和阿格纽丝在米兰的恋爱经过，包括他回家后接到她中断爱情的情况。通过写作，把那些逐渐淡忘的东西再现出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还有一篇是叙述他在一九一九年在意大利偶然认识一个年青的匈牙利共产党员的经过。这人叫索迪华纳尔，是个电影制片商，在安德里诺普遇到他时告诉他希腊国王准备在雅典皇宫的御花园里接见他。这又是一桩轶事趣闻。和其他的希腊人一样，国王向他表示他愿意访问美国。

另外五篇小故事的内容都取材于作者在西班牙观看斗牛的情况。一篇描写一个骑马斗牛士的马撞倒了一个可怜的流浪汉，马把那人的内脏都踩出来了；一篇描写一个运气不好的斗牛士斗输了，使观众大失所望；一篇叙述一个墨西哥斗牛士如何不负责任，斗牛的那天下午他本来应该出场，可他喝得醉醺醺地跑到街头跳舞。在这些文章中有两篇描写两位

不朽英雄维拉尔塔和马尔拉的，写得最好。其中说到维拉尔塔如何巧妙成功地把牛杀死，以及通过作者的想象叙述马尔拉如何在格斗中被牛撞死的。这当然是纯粹的滑稽的假设，因为马尔拉仍然活着，而且在厄内斯特的书出版了好几个月后，他仍然进行了许多次斗牛表演。马尔拉后来确实死了，但不是死在猛牛角下，而是死于严重的肺病。

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在八月五日星期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定下来的。当时邮差走上楼去，交给他一个邮包，里面是出版社给他寄来的他那本即将出版的书的清样和封面设计。这一天是他一生难忘的一天。厄内斯特扯开邮包封皮，阅看清样和封面。看完后感到目录的内容还不够充实，认为书的扉页和末页应该是空白的。他还特地从书架上拿了几本书对了一下，一般在书的前后都有好几张空白的——有的四张，多的到了八张。厄内斯特把书的清样拿给格特鲁德·斯坦恩看，她同意厄内斯特的意见，该书的目录应该用美观的，大号黑体字印在封面上。厄内斯特希望在他去加拿大之前，该书能装订好，随身带几本走。他用打字机给麦克阿尔曼打了两页纸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在纸的边上还有注释和补充。然后连同那个“划时代”的邮包一起寄回迪昂出版社。

又过了十天。现在海明威夫妇就要动身去加拿大了。他们收拾行李，把小狗送给邻居，向格特鲁德、阿丽丝、斯特拉特一家，希柯克斯一家以及庞德一家告别。大家都说，等他们来。埃日拉把哈德莉唤到一边，轻声细语地同她谈关于她以后生活的事。他说，“你千万不要变心离开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设法离开她们原来的丈夫，要是你离开他，将会铸成大错。当你带着小孩从加拿大回到巴黎，你和现在大不相同了。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心就会软下来。”哈德莉挺着大肚子，神色严峻地望着埃日拉。她素来不怎么喜欢这个人，认为他过于傲慢专横。但对他的临别劝告，她却永世不忘。

第 四 章

太 阳 升 起 了

青 年 的 方 向

当卡那德公司的客轮安达尼亚号抵达加拿大魁北克港码头，厄内斯特夫妇登上岸时，他们被一群热情好客的朋友团团围住了，彼此谈起阔别一年的情况。厄内斯特接到约翰勃恩的一封短信。信中表达了他对海明威夫妇的归来感到无比的欣慰。格雷格·克拉克也寄给他一封便函，说，“亲爱的海明威，欢迎你回到出产鲑鱼和鹿的地方来。”他和他妻子海伦渴望会见哈德莉。格雷格写道，“报社很需要你，并将给你安排最忙碌的职务，你也将遐迩闻名。”

可是格雷格估计错了。当厄内斯特九月十日去

报到上班时，他发现他的新老板是本市《明星日报》的编辑哈里欣德马斯。此人身材魁梧，宽胸阔背，头发剪得很短，开车速度快，十分自信。他立即决定，让海明威做一般工作。这就意味着，不仅不能把他的名字列入报上的名人栏里，还要接受到城外采访的任务。布置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去采访金斯顿·安塔里奥一个逃犯的情况。

哈德莉住在谢波恩大街的一个家庭旅店等待分娩。但医生说婴儿要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才能生下来。一九二〇年厄内斯特曾寄住他们家的康纳布尔夫妇仍住在林赫斯特大街。克拉克夫妇帮助海明威夫妇在康纳布尔夫妇住的那个街区的巴瑟斯特大街一五九九号赛达维尔公寓里租到一套房间。海明威夫妇于九月底迁住那里。海明威的父亲把他儿子结婚时的礼物由水路寄运给厄内斯特。有法国人马森给他画的肖像和靠壁放的日本 Kuma 都有待厄内斯特抽出时间去悬挂摆设。套房里有一间朝南的玻璃日光房，前面是一道流经康纳布尔家房屋后面的深水沟，还有一间卧室，里面有个隐壁床。

厄内斯特显得健康，英俊。不过，他非常想念巴黎。毕尔巴德仍在忙于筹划出版那本书的事。他最近还别出心裁，想用白报纸来镶嵌每一页书，既可作为

装饰，又可加上插图。他认为这样设计出版的书对于这位年青的新闻记者来说是再好也没有了。毕尔巴特所提议采用的书名也使厄内斯特联想起当前的历史——他们都准备把书取名为《我们的时代》。庞德在毕尔·巴特的信上添上自己的话，然后寄给厄内斯特。

你同意，
还是不同意？
见信请即复。

欣德马斯派厄内斯特到格鲁吉亚海湾以北的塞伯里盆地调查采访开矿的情况，因为不久前那里发现了白煤的矿层。他随身带了三本过期的周刊画报上面连续刊载了约瑟夫康雷德的小说《流浪者》。厄内斯特写了两篇报导该矿情况的文篇，作为交差。然后在尼克朗治旅馆的房间里读康雷德的小说。“天一亮”，他写道，“我就象醉汉一样把小说读完。我原来希望那小说能让我看到离开那里为止，并感觉到自己象个把家传遗产挥霍一空的年青人。但，我认为他会写出更多的小说，因为他有的是时间。”

厄内斯特的另一个外出采访任务是到纽约采访英国首相大卫·劳依德·乔治由他的女儿梅安陪同访问美国的情况。十月初旬厄内斯特把哈德莉交托

给康纳布尔夫妇和克拉克夫妇代为照顾，然后乘火车去纽约。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到纽约去了。百老汇美丽的摩天大楼仍然在他脑海里有着深刻的印象。不过，他不是为了爱情和金钱而在那里生活。那个城市里尽是一些脸上从来不露笑容的，面目可憎的人，有一个宗教信仰的狂热分子，表现特别奇怪。他拿着红黄粉笔在证券交易所门前的人行道上写写画画。从金融区那边走来几个传递消息的小孩子，厄内斯特停下步来听他们议论。“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挂在树上吊死，”那个狂热分子大声喊道，“他把他唯一的亲生子吊死在树上。”

“那孩子真难受，”一个送消息的小孩说。

厄内斯特曾于一月份在詹贝教一位从奥克派克来的姑娘滑雪。这位姑娘名叫伊塞贝尔·西蒙斯。她现在在纽约巴纳德学院念书。一天上午她上完课回来，厄内斯特碰上了她。他要求她在英国首相一行到达纽约时帮他一点忙。从妇女的角度出发按照厄内斯特提供的内容向梅安提问题。伊塞贝尔勉强同意，和女记者们一起登上汽艇去问问题，然后回来告诉厄内斯特。于是他肯定梅安此次来美是要同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谈婚事。厄内斯特以前在洛桑和平会议上见过劳伊德乔治。他对首相的看法受了利尔看

法的影响，认为首相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用心险恶。他写了五、六篇文章报导首相的到来，但没有一个字谈到纽约副市长赫伯特的讲话。赫伯特在接见英国首相时所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英国的一些过错。纽约的报纸都报导了这项消息和演讲内容。但多伦多的《明星日报》却没有报导。《明星报》的老板 J·E·阿特金松大发雷霆，打电话给夜班编辑，要他立即调回厄内斯特。可是厄内斯特已经搭上特别快车在返回的途中了。

十月九日晚上，哈德莉分娩前阵痛开始发作时，厄内斯特还在火车上。康纳布尔太太带哈德莉去医院，第二天凌晨二点，婴儿就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体重七磅五盎司。婴儿的头发象厄内斯特的那样暗褐色，一对蓝色大眼睛，小身子胖呼呼的真好看，一个海明威式的高鼻子。那天上午九点钟，厄内斯特匆匆忙忙走进产房，第一眼看到婴儿时，他对哈德莉说，婴儿的鼻子使他看起来象西班牙的国王。甚至他们给婴儿所取的名字也带有西班牙的风味。为了向婴儿的母亲和斗牛士维拉尔塔表示敬意，他们替婴儿取名为约翰·哈德莉·尼卡诺·海明威。在婴儿出生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唯一使他们夫妇俩感到厌烦的是，欣德马斯偏偏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派海

明威到纽约去。哈德莉后来给伊塞贝尔·西蒙写了一封信，抱怨说，她被迫留下到医院生小孩，“我的宝贝男人没有给丝毫的温暖和安慰”。哈德莉说，厄内斯特一来到医院，就因旅途的劳累而疲惫不堪，虽然后来好一些。昨天是十月十一日，他在办公室被那毫无良心的人责骂一顿，说他在回报社汇报工作之前不应该先到医院来看我和小孩。“伊塞，”哈德莉写道，“我打算在我身体恢复过来以后就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简直太可怕了，真是无法形容，也不值得留恋。要是我们在这里多呆一个时候，我的宝贝男人就会被伤害，甚至被害死。他几乎已经发疯了。我们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现在我们的心情却万分地沉重。”

十月下旬海明威房间前面的深水沟两旁的树木，随着秋天的到来叶子转黄了。成群的苍蝇飞进他的住房，发出厌人的嗡嗡声。他家里新买来的一只猫在追捕苍蝇取乐，时而腾空跃起，时而向它们扑去，玩得津津有味。猫拉屎在地上，他就用一张《明星日报》包起，把地板揩干净。他仍在生欣德马斯的气。他雇了一个八十九岁的老妈妈来料理家务，照看哈德莉。婴儿每隔四小时就要喂东西。他写道，“六点、十点、两点，每天从上午到下午”。有人送他一

本加拿大出版的《母亲手册》。里面有许多类似“爸爸会做的，不是吗？”这样的词语。厄内斯特添上一条适合早上六点钟时做的，“爸爸会唤妈妈起床的，是吗？”婴儿长到一岁时，身体很健康，已开始会对父母亲笑了。厄内斯特在写给格特鲁德斯坦恩的信中说，“我对小宝贝的爱越来越深了。”

现在厄内斯特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了。在家中的一个壁厨里，他珍藏了一叠他自己写的书《三篇小说，十首诗》。唯一使他感到不满意的是，他的书似乎根本没有引起美国评论家的注意。不久，有人送给他一辑从《纽约论坛报》星期日版上剪下的评论家巴顿雷斯戈文章的剪报。雷斯戈说他拜访过经常给一家有很大声望的杂志月刊《黛尔》写书评的爱德蒙威尔逊。威尔逊送给雷斯戈一本《小评论》的增刊，并提请他注意其中有由一位名叫海明威的青年作家写的六篇短篇小说。雷斯戈认为这些文章可能很有趣。他接着说，路易斯·格朗梯尔前不久曾送给他一本由上述那个青年作家写的书，书名叫《三篇小说，十首诗》。但他还来不及阅读。厄内斯特对雷斯戈迟迟不看他的书感到很恼火。在庆祝停战纪念日那天（十一月十一日），厄内斯特独自坐在日光房里给爱德威尔逊写信。

亲爱的爱德蒙威尔逊先生：我在巴顿雷斯戈主办的社会与文学通讯上看到你提请他注意我写的，发表在《小评论》上的文章。现寄上《三篇小说，十首诗》一册，请阅。据我所知，这本书在美国还没有人给予评论。格特鲁德来信说，她对此书已写了一个评论。但不知是否已发表。你对加拿大的情况可能不了解。我想寄些书请人评论，但又不知道要寄给谁，寄到法国去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由于我是个无名之辈，这些书又不是名家之作，雷斯戈先生会评论我写的这种书吗？况且雷斯戈先生抽不出时间，三个月来还找不出时间去读一读格朗梯尔寄给他的那本书（其实他只要花一个半小时就可把全书读完）。康狄克特出版公司的老板是麦克阿尔曼。这家出版公司已经出版了威廉卡罗斯、米纳劳伊、马斯登哈德莱和麦克阿尔曼的作品。我希望你喜欢我寄给你的书。如果你对此书有兴趣，那末，你能提供四至五个人的名字，好让我请他们给我的书加以评论吗？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将非常感激。这个通讯处可以使用到一月份我们回巴黎时为止。不管你有无时间去办理此事，我同样地感谢你。

厄内斯特 海明威上

威尔逊收到书和信后，立即读了那本书，并写信给海明威说，其中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他觉得那篇《在密执安那边》的文章不怎么样，认为《我的老人》这篇文章读后使他想起谢乌安德逊的赛马小说。他的看法是厄内斯特的小说比诗歌写得好些。他对《小评论》上刊载的海明威的那篇小文章颇为赏识，也对曾由希普出版社在同期发表的讽刺洛桑会议的那首诗很感兴趣。在信末尾他写道，他同意在《黛尔》杂志简讯栏里报导一下厄内斯特写的这本书《三篇小说，十首诗》。厄内斯特立即回信谦逊地表示，希望等到十二月份《三山》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后，再登简讯报导。到那时，威尔逊就能同时对两本书作出评论。厄内斯特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书是包括《我的老人》这篇文章在内的《一九二三年最佳短篇小说选》。他说，奥勃里恩准备把那本书献给海明威，他甚至建议厄内斯特将他的小说集寄到纽约的波尼·利物莱特去。这是否意味着奥勃里恩能说服他们给他出版那本书呢？厄内斯特对这是弄不清楚的。兴许威尔逊能说服他也说不定。

至于说他的作品受安德逊的影响这一点，厄内

斯特表示不能接受。《我的老人》写的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的父亲以及赛马等情况。谢乌虽然也写男孩和马匹，但内容“完全不同”。厄内斯特坚信在创作上，他自己没有受到安德逊的影响。他很熟悉安德逊，只是近数年来没有同他见过面。谢乌近来的作品“糟透了，这可能是从纽约来的一些人对他讲了过多的奉承话。”不过，厄内斯特还是很喜欢他。他写过许多很好的作品。坎明斯也是那样，他写的《偌大的房间》是一本厄内斯特在一九二二年就读过了的最好的书。他尖刻地批评了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描写战争的小说，威拉·卡瑟著的《我们中的一个》。这本书不但销售量大，而且还得了奖。他说，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所描写的战争场面都是假的，或从D·W·格里菲思的小说《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剽窃的。这本书只是格里菲思那本书的翻版而已。“这个可恶的女人，”厄内斯特说，“她应该亲自去体验一下战争的生活。”

厄内斯特的新闻报导工作，现只极限于为《明星周报》撰写热门的特写文章。他写信给格特鲁德斯坦恩说，他也许会照她过去经常劝他那样放弃新闻工作，全力投入专门的写作中去。厄内斯特夫妇等到婴儿满了三个月之后，就会从纽约港搭乘坎纳德安东

尼亚号邮轮，（厄内斯特称它为“我的安东尼亚”）返回巴黎去。在《明星报》社搞新闻工作用去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在写给西尔维亚比奇的信中，他说，“我根本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他觉得加拿大是个很糟的国家，他非常思念巴黎。在加拿大他处处受羁绊，无法施展他的才能。现在他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寻找自杀。这是因为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使他们无法通过，也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海明威的性格特点之一是喜欢言过其实。他过份夸大了《明星报》对他的要求，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他对一位女记者玛丽罗里说，他在多伦多工作三个月毁了他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那年秋天，他结识唯一的一位文学朋友摩莱·卡拉罕，一个大学低年级学生，当时在报社兼职。一天摩莱在图书馆里用打字机打一篇预约的稿子。他突然抬起头来，看见海明威在一旁看着他。卡拉罕写道：

他坐在我的对面，靠得很近，脸上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他使我感到他似乎有什么心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开始交谈……他原先怀着极大的希望到多伦多来的。现在虽然他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但感到很苦闷……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成为一个机智敏感出色记者的才能。如果说他是个很好的记者，那么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干得比他更出色的了。但他比别人横蛮些。“他嘛？简直不要脸。”这个人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接着我们谈到文学。他的一切判断或对事物的看法可说完全出于强烈的自信。然而，他对你所提及的东西仿佛他要让你进入他那个熟悉的天地。他说，“詹姆斯·佐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赫克贝利芬”是一本很好的书^①。你读了“斯坦荷尔”和“弗劳伯特”这两本书吗？始终显出一种深沉莫测的神色。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厄内斯特问卡拉罕是否也写小说。这位年青人回答说“也写一点”。他还答应拿一篇给海明威看。过了几天，他们在楼梯上碰见，海明威大声地埋怨说，“你怎么还不拿文章给我看？”卡拉罕只好搪塞一下，说，“我这几天都很忙。”“呃，”他突然身子一紧说，“我只想看看你是不是也是个冒牌货。”

在一九二〇年，《明星报》社的办公室对厄内斯特来说是既重要又亲切，可现在他感到有些厌烦了。

^① 赫克贝利芬一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

他用打字机打了一篇文章，对他身边的同事一一作分析。文章内容如下：

这样他们谈开了，越谈越起劲。从过去的历史谈到现在……其他的人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勃比里得是个学者，讨了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做老婆……格雷格·克拉克是退伍的陆军少校，也是个表现很出色的士兵。他们两人对于自己谈论的事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又不需要工作……毕尔韦金偷偷摸摸溜进来打字……里得和克拉克坐在旁边谈天。聊天是不要本钱的……他们喜欢给别人取绰号……而所取的名字都是陈腐不堪的。没有一个名字听起来清新顺耳，都是一成不变，呆板没有生气……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有一件从安哥拉得来的神物。它样子既好看又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它比里格的绘画要珍贵得多。他们两人谁都不愿意看它一眼。他们刚从名利场或其他什么地方来，只想获得新的消息，对这种神物并不喜爱。只有杰米例外，他喜欢它。报社里除了我喜欢艺术外，就是他了。杰米了解人们的心理活动，他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个。……他什么都

懂……他第一次见到哈德莉，就十分了解她。勃比里得脑子枯竭，枯竭无用……一点用也没有……我还没有替格雷格克拉克说句公道话。也许我伤害过他。伤害他是太残忍了。不过他很难相处，因为他不是扁的而是圆的，圆得八面玲珑……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爱打猎、钓鱼和钓鱼用具；他爱枪和有关枪方面的书……他也爱思考，而且很会思考，但从来不冥思。他也喜欢想起加拿大。凡是不喜欢的他也不喜欢，但他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格雷格很有一点浪漫派的思想。可是我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一点也不清楚，因为他是个浪漫者。我也是个浪漫者，麻烦就在这里。你不能开除他，也不能让他靠边站，因为他总是在积极地干活。不过很难说干活到底有多少价值。他也有内心的活动。他既是个武官也是个谦和君子。这样可能更好些。他为大众做事……他的脾气好，我从来未见过他发脾气……如果说，他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感情太脆弱了一点。他写文章登报比谁都好。虽说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但谈不上对他了解。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到那个人伤心得大声哭泣的时候。迟早你会见到人们大声哭泣的。哭泣

就象化学反应。当你大声哭泣的时候，你内心的东西就分散显现出来，就看清了。格雷格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对他的了解没有象我了解欣德马斯那样深。欣德马斯是个狗娘养的东西，他是个骗子，这种人你很容易了解他。真正的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狗娘养的人要了解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对格雷格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对赛马和拳击一窍不通。边两样东西是衡量男人的勇猛和气魄。但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同他过不去。再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醉了酒……我可喜欢看到人家喝得烂醉如泥。人，只有当他喝醉了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存在……我喜欢喝得酩酊大醉。从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克拉克对厄内斯特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十分客观，合乎情理的。他说，“厄内斯特有一对乌黑的眼睛，深红色皮肤，样子有点象拉丁人，举止粗犷豪爽……他说话口齿不清。一件事他要用三、四种表达方式才能说清楚”。克拉克和玛丽罗雷注意到厄内斯特讲话时有点口吃，特别在发L字母音的时候。克拉克说，当厄内斯特要说出斗牛士维拉尔塔的名字时，他总说成“维屋达”。他对写文章特别认真。当

他从毕尔巴德那里拿回《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校对稿时，他来到办公室大喊大叫，“我又有新的发现了”。于是摩莱卡拉罕不无羡慕地拜读一番，然后问他，“你在法国的朋友对此书有什么评价？”这时，厄内斯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埃日拉庞德说，这是他四十年以来所读过的最佳小说”。卡拉罕觉察到，厄内斯特尽管表面上沉着冷静，可在他心里“对于任何会妨碍他的写作的成功的人，他是冷酷无情的”。

《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已在圣诞节出版了。精巧美观，封面上印有报纸的标题和图案。扉页上有木刻的青年作者的像，是仿照一九二二年迈克斯特拉特为他作的一幅拳击家画像刻制而成的。可惜这本书只印了三百本，因为一位法国印刷商粗心大意用水彩纸去复印木刻画，结果报废很多。只有一百七十本书上有作者画像。巴德留了五十本作为赠送别人的礼物和备下次修订用。厄内斯特立刻邮寄一本给爱德蒙威尔逊。

厄内斯特回奥克派克作短暂的采访。哈德莉没有跟着去，主要是路程太远，婴儿受不了，此外，也怕耽搁了他们一月份返回巴黎。厄内斯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各方面比以前老练成熟多了，感到格外高兴。他在许多方面真象他的外祖父厄内斯特

霍尔。他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星期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话。你谈起对人生的看法。你的人生观和你外祖父的很相同……我还记得他这样说，“爱国主义往往被走头无路的暴徒和恶棍所利用”。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认为只有世界爱国主义才是正确的。我的孩子，看到你对外叔祖父泰勒那样的热心和慷慨，做母亲的再高兴也没有了。欢乐的泪水滚淌在他的双颊上，母子两人坐在音乐室的一角，抱头哭了一场。你无法体会，一位母亲在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志气有出息的时候，感到一种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快乐的心情。

厄内斯特对哈里欣德马斯的看法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坏。他从奥克派克回来之后，便意味深长地给约翰勃恩写了一封辞职信。他希望约翰勃恩不致于把他的慷慨陈词误解为鲁莽。他住在欧洲时，他一直同勃恩打交道，可是后来，他的老板却是欣德马斯。昨天，欣德马斯还说，事实证明厄内斯特既不聪明，正直，也不忠诚老实。情况既然如此，继续在欣德马斯手下做事就没有意思了。厄内斯特的

辞职从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在离多伦多去巴黎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让厄内斯特夫妇做好旅行准备。他们准备跨越过公寓住房的六个月租期，于是和朋友们商量把屋内的物品全部先寄放在朋友家里。这样房里的东西——他们结婚时的礼品，画像，都全部搬走了。后来他的一位记者同事杰米柯旺结婚借他的房子时，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一架租来的钢琴。一月十二日晚，康纳布尔夫妇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到车站送行的人中只有玛丽罗雷是《明星报》的记者。火车头喷出的阵阵烟雾直升空中同凝滞寒冷的空气混合在一起，列车慢慢蠕动起来，到纽约去的漫长旅行开始了。厄内斯特夫妇忙着照顾孩子和行李，根本来不及回过头来再看多伦多一眼。

木匠的崇高愿望

在纽约等待邮轮安东尼亚号起航的时候，厄内斯特自由自在，高兴得象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马卡雷特安德森和杰恩希普都在纽约城里，于是厄内斯特带他们到马迪森广场花园观看奖金拳击赛。厄内斯特在观看时作出的评论对安德森夫人来说简直是莫明其妙。她说，“坐在我们附近的观众都紧张地

向前倾着身子听他讲解。晚上散场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又讲起拳击赛来。讲了一场又一场，又具体又详细，真是不厌其烦。他那股兴奋激动的劲谁也比不上。”伊塞贝尔西蒙夫妇到坎纳德码头为厄内斯特夫妇送行，厄内斯特的侄子华尔特·约翰逊也去了。他看到海明威穿着不合身的花呢金黄色裤子，毛袜子，头上戴着一顶无边帽，手上拿着一支多节的木手杖，不禁感到好笑。显然，厄内斯特是有意做出这般稀奇古怪的样子的。

到了巴黎，首要问题是租赁住房。埃日拉在山普圣母院街的房子又太潮湿，不适合婴儿住。不过在较远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幢房子，二楼里还有空房出租。楼房所在的那条街很特别，它从观察大街和摩特巴纳斯大道的拐角地方起开始向低处倾斜。从这里到爱丁堡公园很方便，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这里离一家叫丽拉的咖啡店也不远，特别是到格特鲁德斯坦恩家，从这里去比原先住在卡迪那雷蒙恩大街要近得多。新的邻居虽然并不比原先的安静多少，但却更加客气，更有礼貌。海明威家的窗子正对着堆木场和锯木厂。堆木场和锯木厂的主人是一个叫皮尔乔达的人。他和妻子及一只狗住在一楼。电锯发出来的撕耳鼓的尖叫声，带动电锯的马

达轰鸣声，新锯出来的木板抛丢堆积起来的响声以及那些把木板运走的老式卡车引擎发出的阵阵轰隆声交杂在一起常常弄得厄内斯特无法静下心来执笔写作。

在房子里，有一条幽暗的过道，从住房通到厨房。厨房里有石砌的水槽和一个双灶煤气炉。饭厅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一个小卧室与饭厅相通。海明威有时在那里工作。正房卧室里摆一张双人床，一个火炉，还有一个小小的更衣室，其大小只能放一张小儿的睡床。哈德莉重新雇请一个女佣人亨利罗巴奇太太。她以前曾在哈德莉家做过。玛莉是个乡下人，身体硕健。他的大夫叫通通，夫妻俩住在比斯街十号。她的绰号是玛莉科科，这是她在乡下家里用来喊鸡的名字。她很快就掌握了婴儿的生活规律，常常推着那辆从斯特拉特家借来的摇篮车带小海明威去看她的丈夫。他是个已到暮年的退伍军人。锯木厂老板娘乔达太太是个肥胖而有孩子气的女人，黄铜色头发，讲话声音又粗又沙哑。她一开口说话，总要把婴儿吓哭。她对哈德莉的为母之道，似乎有点看不惯。当她看到婴儿每天按时吃桔子汁时就十分轻蔑地说，“Il sera un poivrot Comme sa move”^① 厄内

① 他将来会象他妈妈一样是个酒醉鬼。

斯特夫妇给婴儿取了许多外号，如加里多，梅特和佐。但他们更喜欢“波比”这个外号。因为这是哈德莉给她那长得胖呼呼，暖融融，象小狗熊一般的宝贝儿子所取的绰号。

福特马多克斯已到巴黎创办一种新的文学杂志《美洲评论》。他的出版办公室就在毕尔巴德在利安佐大街的“三山出版社”的后楼。厄内斯特还在多伦多的时候，庞德曾劝他“回家”主持《美洲评论》的编辑工作当时厄内斯特以为埃日拉是夸海口的，没想到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他们第一次在埃日拉的办公室见面时，庞德当着福特的面极力赞扬厄内斯特。厄内斯特这时正踮前脚穿梭走步，摆开架势打着太极拳。后来福特说，“正象那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埃日拉所研究的中国遗风之一。

“这个年青人，”福特说，“看起来不喜欢中国，他这样做只是想消耗身上的一部份精力而已。你应该说服他让他当你的副编辑。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他诗写得不错。而且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说写作风格……此外，他也很遵守规矩。”

福特表示有兴趣。看到海明威使他想起皇家在中部军团的一位英勇的青年上尉埃通·奥克福德。于是一切都安排妥当。“福特叫我替他看稿子，”厄内

斯特写道，“我经常到他的工作地方去，拿一批稿子回去看……有些文章，出于一时的高兴，我重新写过。”他注意到福特的外貌非常一般。眼睫毛和眉毛都是灰白的，浅蓝色眼睛，浓密的短胡，讲起话来，吃力地吸着气。‘他的躯体活像一个穿着衣服，能走动的倒立大木桶。他发现在卡迪那雷蒙恩大街有一家跳舞厅，便要厄内斯特带哈德莉到那里喝喝酒，跳跳舞消遣一个晚上。可是厄内斯特回答说，“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去过这种地方了。”但是福特还一个劲地鼓动他。“那儿真不错，”他说，“我常到那儿去。我给你画个路线图，你就能找到那个地方。”一个星期三，福特邀他到科安佐大街办事处参加文艺茶会，厄内斯特穿着旧网球鞋，和打补钉的上衣赴会。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与一个衣冠楚楚，一头黑发，宽肩膀，高颧脸的青年相识。从侧面看，他真象古希腊的角斗士。此人名叫哈洛德罗布，是普林斯顿学校十一年前的校友。在学校时他确实参加过摔角运动。不久前，他自己创办一个叫《勃伦》的小刊物，自己兼编辑。罗布比厄内斯特大八岁，他的父母亲是纽约市有名的犹太人之家的子女——罗布家族和格吉亨家族。罗布和一位叫吉蒂·坎奈尔的姑娘都住在爱菲尔铁塔附近蒙蒂休大街一个公寓里，他们是隔壁邻

居。吉蒂长得很漂亮，金黄色头发，她是个职业舞蹈家。他们两位当即就邀请厄内斯特带太太哈德莉到托罗斯的涅格耳吃龙虾晚饭。当他们来到锯木厂上面厄内斯特的住房时，听到嗡嗡的响声感到很有趣。但厄内斯特却叫他们“高举拳头，做出一副非常生气凶狠的样子”。

吉蒂认为哈德莉是她所见过的女人中最好的一个。他对厄内斯特使他的妻子穿旧衣服，住肮脏的楼房，过着不应该有的贫困生活表示十分不满。她经常带哈德莉上街买东西，有时还买些化妆用品或首饰送给哈德莉。后来她发觉厄内斯特对此很不满。她便暗中采取对抗行动，为一位恭顺的妻子作出“坏榜样”而从中取乐。不过，海明威家的经济现在确实成问题。厄内斯特替福特干活，当副编辑，可一个子儿也没得到。《明星报》那儿也没有钱给他。更糟糕的是哈德莉继承她父亲的那笔遗产，变得越来越少了。她原先把信托基金投股于她的一位好朋友海伦的丈夫乔治布莱克公司。由于乔治布莱克判断错误，经营失利，害得哈德莉的本金几乎损失去一半。

厄内斯特打算把格特鲁德斯坦恩早期写的一本书《美国的形成》的稿件寄给《美洲评论》杂志社分期刊登。厄内斯特提出计划同格特鲁德商量。她听了

高兴极了。接着他们把格特鲁德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装订好，并束之高阁的那本书的稿子先抄出五十页寄出去。不久，厄内斯特写信给格特鲁德，把有关的情况告诉她。

福特看了稿子之后很满意，他准备去拜访你……他将在《美洲评论》第四期起连续刊登你的稿子，但在三月份先发表第一部分。他说每一页（他的杂志的每一页）稿酬是三十法郎，不知你愿不愿意。我对他表示，我一定设法说服你，让你同意（我们要做出不是轻易就答应别人的样子）。此外，我说这稿子很有特色，是别家杂志所没有的……是通过我才弄到的。现在只要你同意发表，你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对福特并没表示急于要发表的心情，但也并不无动于衷。归根结底这是约翰奎恩的钱，而这些稿子的稿费可达三万五千法郎。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而稿子对他们也确实有价值。佐斯也将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同数目的款项。

但是《美洲评论》的四月号没有发表佐斯和格特鲁德斯坦恩的作品，而刊登了别的方面的文学作品。

转载了以前《小评论》发表过《三篇故事和十篇诗》和《我们的时代》等作品。据说《三篇故事》充满了激情和冲劲。福特的秘书马佐里雷德十分中肯地说，这三篇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界线分明而富有意义，作者叙述简洁，文章里没有赘语。《美洲评论》四月号还刊登了厄内斯特的一篇《印地安人营寨》的短篇小说，但改名为《工作在进之中》。

厄内斯特自多伦多回来之后，就开始写《印地安人营寨》这篇小说。故事描写住在北密执安的印地安人某个夜里发生了一个紧急事件。故事中除了印地安人外，主要的人物还有涅克阿丹斯，阿丹斯的父亲阿丹斯医生以及他的叔父乔治。阿丹斯医生给一位年青的印地安妇女作剖腹产手术时，他用大折刀作为手术刀剖腹，然后从他的钓鱼用具箱里取出一条九寸长的线为她缝合刀口。手术做完后，医生才发现那女人的丈夫，因忍受不了他女人的痛苦尖叫声，在双人床的上铺用刀子割喉自杀。故事以瓦伦湖为背景，所说的印地安人营寨也与贝根农场附近的印地安人营寨雷同。故事中的医生，医生的弟弟和儿子，显然是以海明威医生，他的兄弟乔治和他的儿子厄内斯特为模特儿的。故事中描述的可怕事件则是厄内斯特虚构的。原先在故事的开头，有一个长达八页

的序曲。在修改时，厄内斯特把它删掉了，也没有对谁提起这件事。这段插曲主要叙述小孩子涅克阿丹斯害怕黑暗，于是开枪发出信号好让他在湖上捕鱼的父亲和叔父回来。当他的父亲和叔父回来之后，小阿丹斯告诉他们说，他看见有什么动物在帐篷外面转来转去，一种似狼非狼，似狐非狐的动物。故事中的阿丹斯医生是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他的弟弟乔治却相反，缺乏他上述两种美德。

厄内斯特为什么要把这段故事的序曲删掉，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为了适应福特的需要把篇幅缩短了；也可能是实行他所主张的写作新方法，删掉这一部分，不但使行文简洁，而且使文章更有力，更引起读者的兴趣，玩味和深思；也可能是作者认为故事中若保留这段序曲就会大大削弱故事的主题——生与死，从而使故事的高潮——暴力摧残受到弱化。最后，作者之所以要把这段序曲删去，可能是作者原来准备把小阿丹斯作为一个小英雄来描写，而序曲中小阿丹斯表现出来的那种懦弱、胆怯的性格显然是与作者的原意背道而驰的。

当小海明威“波比”五个月的时候，海明威夫妇带他到格兰德大街的圣路克圣公会教堂去，在做晚祷告之前举行一次小小的洗礼仪式。琴克史密斯当

“波比”的教父，格特鲁德斯坦恩当他的教母。由于哈德莉不专门信奉那个教派，厄内斯特也不准备让他的儿子进入天主教，所以格特鲁德说，圣公会也算是一个教派，于是她开始叫小海明威为“圣子波比”——上帝的儿子的简称。当“波比”满六个月的时候，即四月十日，她和阿丽丝带了许多礼物——好几只橡皮做的动物和一个盛桔子汁的银杯子，去看“波比”。哈德莉准备了牡蛎肉和白葡萄酒招待她们。

在参加福特的文艺茶会上，厄内斯特调子低沉地说，一个人要成名非要很多年的时间不可。“不见得吧，”福特说，“你很快就会出名了。”福特确实从心底钦佩他这位才二十四岁的副编辑。福特后来写道，“厄内斯特寄来的东西，我才看了几行就马上决定发表他的”。就是在一般的谈话中，厄内斯特处处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喜欢边说话，边思考。他习惯于想好再讲。讲话态度温和，然而决心很大。福特认为，厄内斯特的性格非常典型，他的思想非同一般。总的印象是此人办事认真，严守纪律。

不管福特怎么说，一个人不经过卓绝的奋斗是不可能成名的，而厄内斯特正是个努力刻苦工作的

人。春天里，他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先把橡皮奶咀和奶瓶煮过消毒，再调配奶粉，然后把配好的牛奶装入瓶内送给小“波比”吃。接着他坐在饭桌上抓紧时间，在哈德莉起床之前写上一个时候。这时，周围一片宁静，陪伴着他的只有小“波比”和费德帕斯先生——一只由凯蒂康涅尔给的大花猫，这个名字是哈德莉给它取的。不过，厄内斯特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仅在清晨这个时候。他充分利用巴黎的自由环境，选择他愿做的事。在庞托思大街有个体育馆。厄内斯特常到那里去，同重量级的职业拳击手比赛，一次赚上十个法郎。这项工作既要求他有技术又要有耐性，因为被雇佣的人在同对方比赛时，不但要有礼貌，而且不能激怒对方，只能同对手配合，挑战或迎战。厄内斯特结识一位在里拉小园圃做事的职员，有时厄内斯特帮他在小园圃里锄草。这位小职员知道海明威是位作家，便提醒海明威说，拳击会影响他的思维。但海明威乐于捞取外块，他已经开始把钱积蓄起来，准备去兑换成比塞塔^①以便七月份再次到西班牙去。

厄内斯特虽然说过，他再不参加或观看斗牛了，但对于别的运动项目，他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同哈洛德罗布、乔治、奥涅尔以及一个名叫保尔菲思的年

^① 西班牙的货币单位。

轻美国建筑师赛拳。罗布看到保尔的侧面像就想起一种箭牌硬领衬衣的广告。可能是由于这种原因，有一天，厄内斯特沉重的拳头象雨点般地打在菲思的身上。后来，厄内斯特对罗布说，他简直把菲思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这并不奇怪，过去在霍托海湾他也是这样对待毕尔史密斯的。一位性格外向的银行出纳员 T·H·迈克华特介绍厄内斯特参加瓦伦登节连续六天的自行车比赛和在巴费罗体育场以及普林斯公园举行的田径赛。当比赛场地积水被打扫干净，厄内斯特和哈洛德罗布在巴黎监狱和阿拉哥大道的断头台附近的红土球场上打网球。五月里的一天卡罗斯威廉斯医生也来参加打球，打了很长时间，直到厄内斯特感到一条腿的膝盖骨痛得厉害，他们才停下来。他还经常观看巴黎“奖金拳击赛”。他对一个名叫拉黑的黑人拳击手很有兴趣，时常用巴德或希科克给他的记者证入场观看。

厄内斯特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宽，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些是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时认识的，有的是下午到西尔维西毕奇书店看书或借书时相识的。他加深了同多纳德奥登斯迪华特的友谊。他们是在前一年春天认识的。斯迪华特三十岁。一九一六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这人聪明，机灵，是个喜欢旅游的幽默

小说作家。多斯巴索斯经常来巴黎，有一两次被邀去看晚间给“波比”做祷告洗澡。洗澡完毕，“波比”由女佣人罗巴奇太太照顾，其他的人到饭厅吃饭。有天晚上，给“波比”洗完澡后，大伙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席间多斯和厄内斯特款待即将同林肯斯梯芬结婚的爱拉温特，并对他说，无论谁，只要下决心都可以成为作家。“你能当作家，”厄内斯特指着爱拉温特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把你的精力耗尽，要你的命，不过你能把事情做好。”

他切身体会到作家工作的辛劳。近来他开始写一个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准备取名为《滔滔的双心河》。写的是关于那个布《印地安人营寨》里的男孩尼克阿丹斯事迹。现在他已长大了能单独到密执安北部高原悉尼附近的福克斯河去钓鱼。后来他参军到前线打仗，负了伤回来。但是故事并没有正面明指战争和受伤。厄内斯特再次运用他那隐秘的写作手法，当然在故事中他用上自己过去在一九一九年同华尔科和杰克·朋特科斯特一起钓鱼时的经历。不过这两个人的名字在故事中也并没有出现，因为尼克阿丹斯能够单独作战。故事中厄内斯特把福克斯河改为“双心河”是有其用意的。他后来解释道，“改动这条河的名称既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粗心大意，

而是‘滔滔双心河’这个名称更富有诗意。”

在他那个蓝色笔记本里写的故事草稿中，也并非全部反映了过去的生活。他也描写在外国侨居的同胞，其中包括描写他所厌恶的人和一些他认为是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人。在这些作品中的主要精神和思想同他过去所写的作品大同小异。过去他曾用尖刻辛辣的笔调描写讽刺某些人物，如戴卫奥涅尔·乔治的父亲，以及专门探究格雷格、克拉克和鲍毕理德他们如何在多伦多的《明星报》社办公室里闲聊消磨时间的。不同的地方是这些短篇小说的内容和结构都很完整。当巴黎的草莓季节一到，他就借用他的“好侄子”弗朗克·欣思的大名叙述关于福特和他夫人斯蒂拉勃文在杜拉斯奈格尔大街他家里吃晚饭时，就酒的问题大肆争吵的情况。

福特的《小评论》报已面临破产，他决定到纽约去。一方面是拜访一下他的美国出版商托玛斯·塞尔特兹，但主要希望从约翰奎恩那里寻求财政上的帮助，只有他才能使《美洲评论》办下去。福特离开巴黎之前，《小评论》七月号的目录基本上定下来了。他要厄内斯特同马佐里雷德一起对该期内容加以审查，定稿。起初，厄内斯特不肯答应，理由是，那样做会影响他自己的工作。但是，福特对他说，如果他

不答应做那项工作，并为八月份的《美洲评论》选定好内容，《美洲评论》就会彻底垮台。厄内斯特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福特在离开普利茅斯的前夕，公开宣布他的决定：“我即将西去旅行，”他写道，“决定将《评论报》交由海明威先生代理……他是最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人。”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当福特不在的时候，厄内斯特趁机写了一篇标题为《出访美国》的未署名的挖苦文章，对特里斯顿、特日拉、吉恩科登和吉尔伯特·赛尔德等人所写的《七种活艺术》一书公开质疑。尽管福特离巴黎前讲了一番好话，把《小评论》交由厄内斯特代理，但厄内斯特似乎仍把原先他同福特的谈话说成是争吵。在那篇文章里，厄内斯特挖苦说，他现在正用新发明的强有力武器“回敬”福特。

厄内斯特准备在七月初带哈德莉到庞普罗纳去，因此编排八月份期刊便成为一个难办的问题，首先是时间的问题。他从朋友那里收集了一些文章，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多斯巴索斯提供一长篇小说，纳生·阿斯奇一个短篇，盖希科克一篇通讯报导，另外还从格特鲁特的《美国的形成》一书中摘选了好几段。但是他侄子弗朗克欣思的到来，更增添了他的困

难。童年时，在伊利诺斯他曾和欣思一起骑着小马波尼玩。现在欣思已二十二岁，刚从奥伯良学院毕业。看到欣思随身的物品只有一件华达呢罩衣，一件换洗的衬衣，一支安全剃刀和八十五元现金时，厄内斯特感到又奇怪又好笑。他用欣思的剃刀刮脸，把胡子全都剃光，准备让哈德莉吓一跳。弗朗克在他家住了两个星期。在这期间，厄内斯特每天早晨为了不惊动他的侄子，总是在一间杂屋里写作或搞编辑工作。到了下午，他们或进行拳击或打网球。从球场回来，厄内斯特总把他的球拍当作斗牛的披肩，一路上边走边跳。一时走在无轨电车前面，一时走在人行道上做出模仿斗牛的动作，引起骑摩托车或驾驶汽车的人的不满。曾经有两个晚上，他们去观看奖金拳击比赛。站在比赛场的最前面。厄内斯特似乎对所有的拳击家和导师都很熟悉，能唤出他们的名字。看完拳击后，他们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他鄙夷地指责那些住在巴黎的美国移民，说他们到巴黎来表面上说是为了写作，可实际上，他们都住在塞纳河的对岸，悠然自得，口里谈论写作，实际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当弗朗克同他一些同学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之后，海明威夫妇开始他们的第二次（厄内斯特是第三次）西班牙旅行。“波比”由罗巴奇太太照顾。到了

马德里，厄内斯特按老习惯给格特鲁德写信，告诉她关于他们观看了好几场斗牛，实在过瘾。他们还在马提涅兹牧场观看一种脖子很长的维拉尔塔动物同六头猛牛格斗。拳击与此相比就大煞风景了。他们正迫不及待地盼望在庞普罗纳举行的圣华明节的到来。

厄内斯特关于一九二三年西班牙的节日盛典的热情洋溢的报导使许多人大受鼓舞。曾经当过兵，参加第一次斗牛时吃了苦头的琴克·史密斯说，“斗牛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憎的事情。”不过，他很快便对该报导的技术性描写深感兴趣。看了五、六次斗牛之后，他觉得他同情约翰安罗·纳辛奈尔二世，而别的观众却站在他的对立面。毕尔和萨巴德也在那里观看。萨利被斗牛场里的情景呆住了，再也不敢去看。多斯·巴索斯、唐斯梯华特、鲍勃·麦克阿尔曼以及年纪很轻的乔治·奥涅尔都参加了集会。照麦克阿尔曼说，厄内斯特一直在大谈特谈勇气的问题，相信厄内斯特本人每天上午都参加了业余斗牛比赛吧。厄内斯特在写给多伦多《明星报》的信中，大吹大擂说他和唐斯梯华特第一天就参加斗牛的情况。说他穿着白色袜子，手里挥舞着一个红色披肩，向在场内的那头猛牛呼喊“呜，嘟，嘟！”登时那猛牛直向他扑来。厄内斯特勇敢地用手抓住用软物包扎着的牛

角，接着成功地把牛按倒在地。斗牛士马尔拉和阿尔格贝诺站在一旁，一当需要他们，他们就会走上前去接替。两位斗牛士分别给厄内斯特和唐斯梯华特辅导。厄内斯特大言不惭地报导说，他们每天都在两万观众面前做表演。说那个城市里的人分成两大派——人道主义派和狂热派。第一派主张在人和牛还活着的时候就停止角斗；第二派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早晨六点就成群结队来到斗牛场，想知道美国人是否出场斗牛。斯梯华特说：

厄内斯特真他妈的勇敢，我们不让他一个人单独去斗牛……那牛只朝我猛冲过来，一时全场观众都乐起来了。海明威还是若无其事，一点也不慌张……当牛把我撞倒时，我身上肋骨折断两支。好在庞普罗纳的酒具有奇妙的医治伤痛效力。节日盛况空前，永远令人难以忘怀。

一天晚上斯梯华特在下榻旅店门口广场跳西班牙土风舞，他跳得不错，一些人将他高高举起，为这个能干的外国人欢呼喝采。通过别人介绍，哈德莉见到了斗牛士马尔拉和阿尔格贝诺。但是那个星期里她的最重要的消息是罗巴奇太太来信告诉她，“波

比”已长出第一颗牙了。

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结束后，巴德夫妇，和鲍勃·麦克阿尔曼乘坐老式公共汽车去古代罗西阜克遗址附近山区的巴士克村——巴格特参观。海明威夫妇等到节日庆祝活动完全结束之后，在十四日才到他们那里去。厄内斯特建议到数公里外的伊拉底河去钓鱼。旅店老板为他们准备好中餐（里面有一块本地制作的奶酪），让他们带走。中午他们便在河边举行会餐。毕尔在吃奶酪的碎边角时，厄内斯特吃惊地看着他。“所有的奶酪都是这个样子吗？”他问道。毕尔手上的那小块奶酪上面有蛆虫在爬动。他手一扬，把那奶酪扔进河里，然后坐在地上设法把吞下去的奶酪呕出来。哈德莉在一处瀑布下面一个水潭里钓到六条鳟鱼。厄内斯特身子斜靠在水边一棵树干上，看他的妻子钓鱼。琴克史密斯很快跟多斯巴索斯和乔治奥涅尔也到来了。他们准备同麦克阿尔曼一起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一侧。厄内斯特跟着他们走了好几公里。他本来想走完全程，但由于责任感的缘故，他及时地回到哈德莉身旁照料她。

走路对厄内斯特来说并不困难，有时他甚至愿意同那些步行旅行者一起出去旅行。他热切地盼望去游览巴格特附近的地方。他喜爱冰凉的山泉，喜爱

那人迹未到的原野森林和百里松涛，浩浩荡荡一直延伸到山巅。他称这个地方为比利牛斯山脉最荒凉的地方。这个地方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所以，它提供了最好的钓鱼场所。厄内斯特说，在欧洲大陆，唯一未被分割的国家就是西班牙。墨索里尼的黑衣党已使意大利遭受蹂躏，国家穷困，民不聊生但西班牙人民都是天之骄子，所有的人都象霍托海湾的杰姆迪尔华兹一样，都是好人，确实，西班牙堪称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

美洲评论

厄内斯特夫妇返回巴黎时，家里一切如常，所不同的是“波比”正在长牙，每天早晨三点钟就把全家吵醒了。于是他调整了晚上值班的时间，并在值班时，清除厨房水槽里的污水杂物。这样做很解决问题，即使“波比”哭闹，他也睡得着。那些去登比利牛斯山的男子们已经回来了。他们身上粘满火绒草，皮肤上留下臭虫咬的印痕。多斯巴索斯，多曼·史密斯和乔治奥涅尔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从巴格特步行到安多拉，全程四百六十公里。徒步旅行的热情发起人麦克阿尔曼由于脚起泡，被迫掉队。大约在这个时候，查特太太发现她心爱的小狗死在院子里。开初她

责怪邻居蓄意毒死她的狗。后来通过尸体解剖才证实，狗是被车子压死的。她请来一位动物标本剥制者，把狗皮剥下做成一只模型狗，作为纪念品，使精神得到安慰。但她从未料到这只狗将会在美国文学上留名永存。

八月份本来应是厄内斯特感到高兴的时候，可是他读了八月号的《美洲评论》，对福特的所作所为大为恼怒。福特去美国期间，厄内斯特竭尽全力把《美洲评论》八月份的内容全部编排好。福特回巴黎时，厄内斯特正在西班牙。福特没有同厄内斯特商量，就擅自加了一条编者按语，恶意地指责厄内斯特私自把一个美国青年作家的长篇文章塞进第八期里。在按语的结尾中声称，该杂志从下一期起恢复以前的正常关系。厄内斯特认为这是一种侮辱，非常愤怒，因为实际上他不仅刊登了一些非美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为了帮助福特渡过难关，把自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过了不久，福特亲自向厄内斯特表示歉意，请他息怒，并告诉他该杂志的经费已全部用尽。所以杂志要嘛从月刊改为季刊，要嘛就停刊。原来的资助人约翰奎恩因得癌症而死亡，迄今还没有一个有钱人来接替他。厄内斯特压下心头的怒火说，他认识一个

人，可以来接替。此人叫克雷布斯弗林德，是他的老战友，一个古怪孤癖的年轻人。第一次结识他是在芝加哥。克雷布现在巴黎，外表看起来很不像样，可他同一个据说拥有数百万资财的女继承人结婚。过去克雷布替人还清一笔从一九二〇年算起的连本带利的十五万美元的贷款而使厄内斯特十分惊讶。现在更使他惊讶的是，克雷布同意连续六个月每月给福特预支二百美元。这简直象给一个快要被水淹死了的人丢去一个救生圈。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克雷布被授予《美洲评论》董事长的荣誉称号。

在这段时间里，厄内斯特突发猛劲，写完了短篇小说《滔滔的双心河》，这是他写小说以来篇幅最长的一个，但在小说的结尾，他还加上三千字。这主要是尼克阿丹斯的内心独白。十分详细地反映他对密执安的老朋友和欧洲的新朋友，以及美学原则的分析与评价。他写道：

通过你虚构或想象所写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佐斯的弱点就在这里。在小说《尤里赛斯》中的人物达达拉斯就是佐斯本人。是个令人可怕的人。关于他，佐斯是那么的罗曼蒂克和有理性。他使布龙出了名。布龙是了

不起的。他也使布龙夫人出名。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这就是迈克的创作方法。迈克的创作太接近于现实。作家要深入体验生活，然后才能创造出你自己的人物来。尼克阿丹斯在小说中不能反映出他的性格。当然，他从来未见过印地安人的妇女生孩子。这就是好的一方面……他看见过一个妇女在通往卡拉格齐的路上生小孩时，他主动地走过去帮忙，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尼克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且自己深信克疑。如果你热爱你居住的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那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你同时喜欢那么多的地方是困难的……有可供你写作的时间。不是良心，而是行动。这是比任何东西都有趣的。他，尼克，想描写农村，那他就得象赛让恩作画那样，得从你内心的想法做起。他感到这件事做起来十分神圣，但又非常的难办。要是你尽力去做，你就能做好。如果你只是用眼睛观察事物，你就很难谈出什么东西来……他明白赛让恩将如何绘出这一段河流。天啊！要是他能在这里多好呀。他们死去了，真糟糕。人们工作一辈子，到后来就是衰老和死亡。

不过厄内斯特年纪并不大，他才二十五岁。他后来在谈到写作时说，作者开始时设想要描述他的意向、抱负和理想，对美学发展探究的癖好，对写作，对世界的无限热爱，但并不是那么强烈。写出来的词语有些可能很吸引人，但描写的内容不要和生活等同，应该熟悉生活，然后根据自己脑子的构思创造典型的东西来。创作不应该凭良心，应该凭生活实际。在生活中处处留意，写出来的东西要有趣，而不是干巴巴的。创作是件严肃认真，十分神圣的事，它要求一个人付出整辈子的精力。厄内斯特愿意成为一名作家。他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当然他还是表现得十分谦虚。在写给格特鲁德的信中，他告诉她《滔滔双心河》已经写完，目下正在写有关乡村的东西，时间很紧，边展不快。他写道，“这个短篇大约有一百页的篇幅，不过，长点不要紧，我会把它写好的。现在我都明白了，有些东西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写作是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呢？我认识你之前，我感觉到写作很容易。而现在我感到自己不行，感到很棘手。然而这种困难和以前的大不相同。”

他对格特鲁德说的这番话，仿佛是一位年轻的战士十分谦虚地向他的前辈挑战。厄内斯特从多伦多回巴黎后连续不断地写了九个精彩的短篇小说，

而《滔滔双心河》是刚写完的其中一篇。他在创作上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十分迅速和巨大的。除了《印地安人营寨》这一篇外，他还写了一篇以一九一一年尼克波尔顿和比利苔伯萧在温德米尔附近河岸砍树为基线的《医生及其妻子》的短篇。《归来的战士》描写一九一九年一月战士从前线回来看到奥克派克城镇变化的情景。《终结》和《风刮了三天三夜》是作者根据一九一九年夏天同马佐利在霍托海湾度假的情况虚构而成的。《在积雪的乡村旷野驰骋》是为纪念他和乔治奥涅尔一九二三年一月一起滑雪而写的。《落汤鸡》描写他和哈德莉一月份在雷巴罗豪华旅店住宿，外出时遇上大雨的情况。此外，还写了一篇题目为《史密斯夫妇》的谈天说地文章。有意取笑查得·波瓦史密斯夫妇进行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活动。

这九篇小说和那本《三篇故事，十首诗》以及由毕尔巴德编辑出版的《我们的时代》一书，如果全部加在一起，无论数量或内容，都可称作一个非常可观的集子。斯梯华德和多斯巴索斯都鼓励他同美国出版商联系，并表示愿意全力协助。九月份厄内斯特将那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复稿寄给纽约耶鲁俱乐部唐斯梯华特。哈洛德·罗勃也愿意帮忙。霍拉斯里乌怀特

同意出版他的第一个小说《多戴伯》，他很乐观，相信将来他和厄内斯特一定能以新型作家的面目出现，受到出版界的重视。

但罗勃的朋友凯蒂康奈尔感到哈洛德同厄内斯特之间的关系很奇妙。诚然，厄内斯特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例如：白洁的牙齿，象红苹果般的脸颊，微笑时嘴角微微泛起的酒窝。然而，从他身上，她也觉察出某种不祥之兆。表面上，他们相处得不错。看到他就使她想起厄内斯特小的时候的情景。他们都喜欢小猫。每当她送点东西给他的猫吃的时候，厄内斯特总要表示感谢，说，“凯蒂最关心我。”使她感到奇怪的是厄内斯特的话里没有提到他的妻子和儿子。她把他当作一位很有幽默感的朋友。他对于移居外国的同胞的看法，一时把他们说得很有风趣，一时又说得一无是处。她觉得，在他那吸引人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种邪恶的东西。她提醒哈洛德说，厄内斯特有一种对朋友反脸不认人的坏习性。

利物怀特派出联络员利昂弗雷斯曼到巴黎同罗勃就其小说《多戴伯》签订出版合同。哈洛德立即准备让利昂同海明威见面。凯蒂心里又起疑窦，她注意到海明威有时反对犹太人。但哈洛德主意已定，并且作出了会面的安排。利昂和他的妻子海伦住在依丽

榭宫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厄内斯特和往常一样，不注意修边幅。当彬彬有礼的弗雷斯曼引他们进房，递给他们灯草绒的吸烟服时，厄内斯特楞住了。他坐着一言不发，只顾用苏打水掺苏格兰的威士忌。利昂十分客气地说，如果能拜读厄内斯特的作品，他一定很高兴。要是他读后认为好的话，他将把它们推荐给利物怀特出版社。话中流露出这是一种特殊的优待。最低限度，海明威认为是这样。于是他索价更高了。但他没再说什么。到了傍晚，他们走下楼来时，他突然破口大骂弗雷斯曼是卑鄙的犹太人和其它一些难以入耳的话。罗勃非常震惊。不过他没有听凯蒂的劝告，仍然支持他的朋友海明威，根本不考虑有一天海明威也会对他恶言相见的。

不久，厄内斯特发现一个德文杂志《过渡》可以刊登他的作品。这个刊物是四年前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的艺术商人在柏林和都塞尔道夫创办的。“他是个很有才干的艺术商人，”厄内斯特写道，“他是战争时期在乌赫兰兵团中唯一的犹太人军官。”阿尔弗雷德在巴黎的代理人——阿弗利·尼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他对厄内斯特写的几首蹩脚诗感兴趣。他买了四首登在《过渡》杂志上。其中有一首很长，分作两期登载，诗名为“与麦克阿尔曼和出版商

巴德的西班牙之游”。另一首是讽刺诗《有注脚的女诗人》。大概是讽刺女诗人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中所用的注脚。再一首语气比较严肃的诗《时代的要求》题目借用庞德的诗题“休格塞利马伯利。”这些诗写得并不出色，因此在他的声誉上造不成什么影响。在这个无所需求的时代，海明威被这家杂志的读者称为“多产的海明威”确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爱德蒙威尔逊在《代耳》杂志十月号上发表文章谈到《三篇故事，十首诗》这本书时说，“海明威先生的诗显得不突出。”然而，海明威的小说却给威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海明威此时已象格特鲁德斯坦恩和谢乌安德逊一样运用特别技巧，通过原始语言来表达说话者内心深邃感情和复杂的思想。看了海明威的头两本书后，威尔逊评价说，“海明威的枯燥情节，”并把《我们的时代》一书中的斗牛场面比作古耶的平板画。他引用了《我们的时代》一书中关于希腊内阁大臣上断头台的那段“干巴巴的描写”文字。还说《我们的时代》的内容充满着艺术的尊严，这一点是任何描写这次战争的美国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威尔逊不喜欢《在密执安那边》那篇文章，说，本来应该是一篇好作品，遗憾的是霍托海湾的“粗鲁和不开化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能从浅显的题材

中反映出深邃的含义来。

厄内斯特写信给威尔逊，对于他早期的书得到如此好评表示高兴，并提请威尔逊注意，他最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一书的简介将排在那些篇幅更长的小说中间。“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故事的全过程，”他说。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同一个站在船上先用肉眼后用望远镜观察岸上情景的人所取得的完全相同。在信的结尾，厄内斯特赞扬威尔逊采取十分冷静、清醒、公正、毫无个人偏见又富有同情心的态度来评论他的书。象威尔逊这样有见识的人实在很少见。

厄内斯特想在移居巴黎的美国同胞中寻找正派和有见识之士，但没找到。他接触了许多人。他买饮料给一个衣衫褴褛的美国年青诗人喝。此人叫依凡西普曼，是个赛马迷。厄内斯特对此人的社会经历和交往颇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仔细阅读纳生亚齐的短篇小说。作者只二十二岁，一心想跻身于巴黎作家之列。但在这些人背后，厄内斯特却不怀好意地议论他们，从中取乐。他告诉麦克阿尔曼，亚齐与西普曼两人打架，欧斗了一个钟头之后，双方都没有受伤，走了。大概是西普曼借钱给亚齐去镶假牙。亚齐出于对犹太人的感激而打了西普曼。厄内斯特对 T·S·

爱略特十分冷漠无情。他一贯称呼他作“长者。”他十分傲慢地把艾略特比作那又厚又笨重的季刊——准则。康纳尔去世时，福特专为康纳尔出了一个《美洲评论》增刊。厄内斯特在书面谈话中说，“如果他把艾略磨成粉末，撒在坎特伯雷康纳尔的基地上，他就可能使康纳尔复活。他明天清早就带着绞肉机到伦敦去。”他继续对庞德表示敬佩，只是因为他的怪癖而有点茫然不解。但当庞德决定把他的办事处永远迁移到雷普罗的时候，厄内斯特注意到埃日拉为了逃避收捡、搬运东西的工作而佯称有病。在创作上他极端蔑视任何形式的浮夸、矫饰和不切合实际的渲染。这已经成为他创作上主要动力之一。但这并不是他那令人喜欢的品性的表现，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象他天真地崇拜琴克史密斯在蒙斯作战时的英勇和马尔拉在马德里多罗斗牛场里杀死猛牛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此外，他那篇关于里德和克拉克的文章是他在多伦多时，下午闲聊中构思的；那篇关于福特和斯迪拉的文章是在多罗和尼格尔喝酒时讨论出来的。他描述史密斯夫妇如何渴望有个孩子而不可得。在他那个蓝色笔记本里还写了一些漫谈文学创作的心得和故事的片断。其中的一个，描写一位肥胖的姑娘，她到巴黎来学习钢琴，如有可能她还想

找个对象谈恋爱。她到巴黎住了一年，仍然打单身找不到对象。厄内斯特说那个女的如何设法偷听隔壁邻居是怎样谈恋爱的。不过他说，他不计较这件事，因为那个肥胖姑娘是他妻子哈德莉的好朋友。他还写了一篇描写一位叫巴特拉姆哈特曼的文章。此人是一位美国画家。哈特曼认识一位在慕尼黑“时新照相馆”工作名叫哥斯达的德国姑娘。据厄内斯特描述，哥斯达样子象犹太人，身腰纤细，黑头发。她只身逃离在波登士的家庭。后来同巴特拉姆结婚。从此哥斯达织地毯，巴特拉姆替她设计图案。可是，由于毯子卖价太高销售不出去。爱德蒙威尔逊看了这两篇小说后作出了十分中肯的评论。他说，“海明威先生并不是人道主义的宣传者。”

这个故事显然是针对着福特而写的。原来，厄内斯特指责福特急于把《美洲评论》转让他人。整个八月份厄内斯特为福特处理杂志社一事而铸成大错大为恼火。他对格特鲁德斯坦恩说，福特善于撒谎，是个骗子。他道貌岸然，装出一副英国绅士的模样，以此来掩盖他的无能和内心的空虚。当然，厄内斯特的指责，是过份夸大了。福特十分伤心地对格特鲁特坦恩说。作为编辑，他好象一扇蒙上一层绿绒呢的活门，进进出出的人都可随意把它推来推去。

十一月份福特登出了一篇因海明威攻击艾略特而表示道歉的文章，福特和海明威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了。文章写道，“两个月前，有人攻击 T·S 艾略特先生……当时我们考虑了很久，后来决定有必要阐明我们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还约请这位作家为我们写文章。我们对他没有施加任何限制……然而，我们愿意再重复十次，二十次表示我们对艾略特的诗作非常欣赏和无比敬佩。”

福特的态度是温和的，他所说的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除厄内斯特外，任何人都会因福特作出种种努力使事情得到和解而原谅他。可是厄内斯特却认为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大侮辱。事情的起因是在三个月前，福特公开批评厄内斯特不应该把许多美国作家的文章集中登在《美洲评论》第八期上。现在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厄内斯特一下子断绝了他同福特的友谊，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福特。当巴顿雷斯科和他的妻子到巴黎时，福特带他们去参观位于卡迪那雷蒙恩大街的音乐舞会时，福特把他们介绍给南西坎纳德，E·E 坎明斯，波布麦克阿尔曼以及哈德莉海明威。厄内斯特当时也在场，雷斯科注意到他和福特彼此不讲话。厄内斯特告诉雷斯科自己的名字，很高兴地同他握了握手。爱德蒙威尔逊第

一次见到一个新闻记者做出这样的表现。当福特邀请大家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吃东西时，厄内斯特拒绝同往，并高声对哈德莉说，“自己付钱，听了没有？别让人（指福特）家给你买。”虽然《美洲评论》在停刊前所出版的两期中都登载了他的文章，但厄内斯特仍然没有停止对福特的攻击。甚至连福特的朋友克雷布也倒霉地受到他的指责。厄内斯特说，克雷布为了使福特的杂志能苟延残喘，四出活动，耍小聪明。然而，一切都枉费心机。该杂志终于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寿终正寝”。这就是那令人不悦的事件发生的大概情况。

东 方 王 国

十一月份的巴黎又潮湿又寒冷，海明威一家过不惯这种气候。于是厄内斯特开始计划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去。他曾发过誓，只要有可能他一定不错过时机到那高山白雪浑然一体的神奇世界去领略一番。现在这种强烈的愿望又涌上心头了。他写信给霍维尔詹金斯说，“我们在世上只活一次，让我们痛痛快快玩一下吧。”他目下的困难是钱不够用。尽管此时的房租比起过去在霍托海湾住的还要便宜些，但海明威在银行的存款已大大减少了，而且眼前不可

能有更多的收入。

正当海明威感到为难的时候，他接到伯特拉姆霍托曼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在奥地利瓦拉伯格地区有个叫斯奇伦斯的小山村，位于苏黎世和莫斯布卢克之间。那里有一家叫托布的家庭旅社。生活简单，伙食也不差，据说在那里滑雪更是不可多得。以海明威一家三口人计算，一星期的全部费用只要二百万奥地利旧银币就够了。但是这个数额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奥地利国内正闹通货膨胀。一块美元可见换七万奥布。厄内斯特立即在他那个记录写作笔记的蓝色笔记本上算开了。结果，出于他意料之外，一家三口，在那里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只需二十八元五角。他们完全可以把巴黎的房子临时租给别人，全家安心地在白雪皑皑的大山区里渡过整个冬天。那家家庭旅店的主人是保尔涅尔斯。厄内斯特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预定两间十二月二十日用的房间。

去奥地利前，海明威照例向他新结交的朋友告别，其中包括阿齐布特和阿达马克列奇。他们两人都住在卢森堡附近波尔迈克大街上的一个公寓里。亚齐布比厄内斯特大七岁，一位面目严峻的苏格兰人。他来自伊利诺斯，在耶鲁大学得了学士学位。后来在哈佛大学又获得法学士学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和战后曾在法国军队里服役两年。现在退伍回来从事诗歌创作。在诗歌方面他完全可当厄内斯特的老师，但他察觉到厄内斯特对美学不大感兴趣。相反，他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拳击和打垒球。厄内斯特还去拜访约翰赫尔曼。此人出生于密执安，一直在慕尼黑学习历史，他即将同一位叫约塞芬赫伯斯特的漂亮姑娘结婚。约塞芬皮肤白皙、蓝眼睛、金黄色头发。约翰却皮肤黝黑，长相很象海明威，不了解的人会把他们当作海明威的弟弟。他们两人志愿相同，都希望成为出色的作家。

海明威还探望了一位患肺病的年青人，厄内斯特华尔斯。此人有个很亲密的女朋友兼庇护人爱赛尔莫赫德。他们谈论创办一个小杂志《季度》。过去厄内斯特曾说他是十分自负，装腔作势的人而不愿同他交往。现在他改口说，“华尔斯是个蛮好的小伙子”。厄内斯特经常到华尔斯长住的旅店去找他，谈论创作、作家以及艺术家的情况。他这样过往频繁，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华尔斯本人也很清楚。这就是《美洲评论》的停办，迫使厄内斯特不得不另辟蹊径，找个发表文章的地方，而他认为华尔斯的杂志完全可以帮他的忙。

但并不是对他所结识的新朋友，他都怀有这样

的动机。他认识一位叫珍妮弗莱娜的朋友，一个又漂亮又聪明的新闻记者，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厄内斯特常到她在波拿巴特大街的住所去。而且每次总是坐在一张原是为喂奶的母亲特制的宽椅里。这张椅子是珍妮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并重新油漆了一下，还画上大帆船在世界地图上的五洲四海航行。她想，厄内斯特看了，更加引起他周游世界的强烈愿望。她把那张椅子取名为“厄内斯特椅子”，因为她房间里只有那张椅子才适合他坐。厄内斯特坐在那椅子上谈天——总是谈天——翘着二郎腿，牙齿刷白闪亮。珍妮很欣赏厄内斯特那双“友好的，有敏锐洞察力的，闪闪发亮的红褐色眼睛，”看不出有拉丁人的任何痕迹。有一次他带她到巴黎共和宫附近一家小型的拳击场去看拳击比赛。她怀着钦佩爱慕的心情听厄内斯特和一个法国拳击迷用本地黑话互相指责辱骂。她心里想，“厄内斯特是个生来聪明的语言学家，他首先通过耳朵来学习语言，以适应交流思想的需要”。

厄内斯特对他的新作《不可战胜的人》到底水平如何，自己没有把握。这个故事是九月份动手写的，十一月二十日写完。这个故事集中概括了他三次去西班牙看斗牛后的观感。他自己喜欢这篇故事，因为

题材新颖，从未写过。故事描写一位年老无能的斗牛士马纽尔，一九一八年夏天重新回到马德里多罗斯游乐场参加斗牛惨死的事迹。这是一个绘声绘色，充满惊险的悲剧故事。马纽尔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取得胜利。他虽然肉体上被摧垮了，但他的精神并没有被摧垮，厄内斯特自认这个故事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但他又觉得与《归来的战士》那篇文章雷同。那篇文章已经在十二月十日卖给麦克阿尔曼，收进一个叫《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里。这个故事也有点象《滔滔双心河》，只是在结尾时没有象尼克那样，有一大段的内心独白，想到这里，他也十分激动。他从头到尾把故事读完，才察觉到那些内心独白把他预想要取得的效果全给毁了。唐斯梯华特已经把全部文稿交给他的出版商乔治多朗。厄内斯特急忙写信给多朗，请他把《滔滔双心河》最后的九页删掉。

厄内斯特夫妇马上就要到奥地利去了。圣诞节前六天，他们在火车东站上车。第二天上午到达边境一个木材集散地——巴奇镇。厄内斯特走到铁路那边换了一些钱，买两张到布鲁登兹的车票。到达那里后，他们改乘电车到斯奇伦斯山谷。近处成群的母牛正在草地上吃草，远处高高的峰巅复盖着白雪。在车

站里他们碰上了保尔涅尔派击迎接他们的搬运工人。托布家庭旅店是一幢白色拉毛水泥，十分结实的五层楼房。大门朝克奇普拉兹山，附近有一座暗灰色的古老教堂，房顶是圆的，从远处望去很象一个倒立的青色大葱头。厄内斯特一家住在二楼一个套间里。厄内斯特自己住前房，哈德莉和小孩住在临花园的后房。从厄内斯特的前房窗口往外望，可看到东南面一个大山谷里长满了茂密的火杉，中间伴有星星点点的草地和农舍。再往远处望，只见群山叠嶂，连绵不断。

这个村镇不大，有几分故乡的情调。底里兹河把村镇隔成两半。河上有座木桥把河两边的村镇连接起来。镇上有商店，锯木厂和一个遗弃了的博物馆。镇上的人讲蒙太纳方言——一种发软喉音的混合语言。他们一见外地来的人便一边用手托一托帽子表示致意，一边说，“欢迎你！”厄内斯特寻思，象这样有礼貌的人民，他以前怎么把他们（指奥地利人）当作敌人呢！这个地方多么好呀！住得舒适，伙食令人满意，有各色各样的啤酒，房里有一架钢琴可供哈德莉使用，还有一位住在旅店附近的漂亮女佣人。她叫玛西德布朗，从第一天见面起，她就喜欢“波比”。

这年冬天，整个欧洲的气候与往年不同，气温

高，雪来得很迟。厄内斯特经过秋天的奋力写作，此时已经有点惰性。他对哈洛德罗布抱怨说，他需要一个象巴黎那样的大城市来激发他的创作欲。他已习惯于同波特拉姆哈特曼在托布旅店的小花园里玩滚木球戏。唐斯梯华特从纽约寄给他一封庆祝圣诞节的信，里面夹着一张汇票。厄内斯特眼睛一亮，猜想一定是出版商多朗寄给他的。但仔细一看，却是斯梯华特私人的汇票，寄来鼓他的气的。多朗已决定不出版厄内斯特的短篇故事，但表示愿意考虑接受他的长篇小说。斯梯华特已经把厄内斯特的全部短篇小说稿拿给有名气的H·L·孟肯，希望通过他交给阿尔弗莱克诺普夫。如果孟肯不喜欢那些故事，那还有霍拉斯利物怀德。罗布来信说，他不能到奥地利去，因为他要到纽约去了解一下他的长篇小说《都达布》出版的情况。他答应就厄内斯特的《我们的时代》一书在霍拉斯面前讲几句好话。

终于下雪了。开始在高山上，接着在山谷里。白雪复盖着斯奇伦斯和特察根斯小山村，象一张白色大毯子向南延伸一公里半。哈德莉开始在旅店后面一个山坡上练习滑雪，后来到一个小羚羊时常出来寻觅食物的小山丘上。赫涅尔斯把店里的一架钢琴搬进她的房里。上午，当波比在外面同女佣人玛西德

玩的时候，哈德莉便在房里弹奏巴哈和海顿^①的曲子。有时她也编织毛衣。用的是本地出产未经染色，直接从黑羊或白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再由住在山谷里的农妇将它们加工，纺绕成毛线。她为厄内斯特编织了一件毛衣和一顶滑雪帽。他穿着毛衣，戴上毛帽站在雪地里让巴特拉姆哈特曼给他画一幅水彩画。

厄内斯特在山村里的生活过得十分愉快。他的食欲大大增加了。他后来说，“对他来说，每顿饭都是十分重要的。”弗罗涅尔斯负责厨房炊事工作，他监制烧牛肉，里面加马铃薯，酒和酱油以及鹿肉；制作蛋饼和蛋奶酥以及本地梅酱布丁等。那里有大量的红葡萄酒和啤酒供应。厄内斯特喜欢饮用本地的龙胆紫制成的荷兰杜松子酒和米酒。他蓄起了胡子，人家叫他作“黑胡子基督”或“黑胡子酒鬼基督，”他听了乐得笑呵呵的。当时奥地利国内禁止赌博。但玩扑克牌是可以的。几乎每天晚上，在旅店的烟雾腾腾的饭厅里都有人在打扑克。在参加打扑克牌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本地着察局局长，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银行家、律师、旅店老板赫涅尔斯和一个从慕尼黑到那里开办滑雪学校的华尔特兰特，他个子高大，瘦

① 巴哈，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家。海顿，奥地利作曲家。

弱，讲话时喜欢挖苦人。他嫌在山坡上滑雪不过瘾，扬言要带学生到海拔约二千公尺高的阿尔卑斯俱乐部去。

一月里的一天，厄内斯特收到华尔斯给他寄来的刚出版的杂志《季度》。厄内斯特把该杂志转寄给格特鲁德斯坦恩，心里觉得华尔兹在作家之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这点使他感到不无讽刺意味。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告诉华尔兹。他热情洋溢地给华尔兹写信，并随信寄上一本《滔滔双心河》。关于这本书，作者自认没有写出水平来。他主动列出了他即将完成的书稿名称，对英赫德小姐决定慷慨地为那家杂志代付稿费，高兴得拍手称快。同时，以长者的口气噜噜苏苏地建议他们办个评论杂志。后来他们同意接受他写的那个故事，稿费定为一千法郎，以示对他的热情和关心的奖励。厄内斯特为此动了心。他指出，一九二四年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年，总共才得到一千一百法郎。而《三个故事》和《我们的时代》两篇故事一个子儿也赚不到。他说他和哈德莉每月只靠一百美元过日子。

一月中旬华尔兰特在高山上办起了第一所滑雪学校。他们乘坐雪橇沿山谷而上，到达巴特努。当天晚上在一所古老的客栈里过夜。第二天，一清早就起

床继续登山赶路，雪橇上铺着海豹皮，背上背着旅行袋。雇来的几个挑夫——个子矮胖的农民，绷紧着脸，背着最沉重的东西，象背驮重负的马匹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到了山顶，他们把货物卸下靠放在山上一间小房的墙边，然后一个个象妖魔般坐着短雪橇飞也似地下山去了。在朝着山谷往冻结了的弗曼特斯托西坡地去的路上，厄内斯特看到了野鹿和小羚羊，成群的雷鸟，两只貂，有一次还看到一只狐狸。梅达拉纳滑雪学校建在克雷斯普卑兹山峰的一侧。一千九百八十六公尺的地方。周围是一片广阔的雪地。他们滑了一整天的雪。晚上天一黑便早早上床，象死人一般地睡去。外面房子周围角落里狂风怒吼，高地上的积雪被卷了起来，在月光底下，只见半空里，团团白云在迅速地移动着。

二月初厄内斯特第二次滑雪登山到梅达拉纳滑雪学校。不过这一次他交上了好运。有天晚上他参加打扑克牌游戏，他拿了一手好牌，连胜几局。结束时他赢了很多钱，大概有四十三万奥币。第二天他和兰特一起从海拔三千二百公尺的地方往山下滑雪，并用了十二分钟的时间，滑完一条五公里长的冰河。返回来时已是黄昏时刻，满面风霜，疲惫不堪，一进屋便看到从山下送来的两封由斯奇伦斯来的电报。一

封是唐斯梯华特的，另一封是哈洛德罗勃的。两封电报都不约而同地报告一个喜讯——霍拉斯里乌怀特已同意出版他的《我们的时代》一书。

起初，他简直不敢相信。后来到了托布旅店看到里乌怀特亲自拍来的电报和写给他的一封信，他才完全相信是真的。霍雷斯说，厄内斯特写的那些故事很不错，得到广泛好评。问题倒是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关于“艾略特先生和夫人”的一段描写。这段描写里乌怀特说十分淫秽，当然应该删除。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密执安那边》那篇故事涉及性爱的问题。显然，根据霍雷斯的意见是这篇故事不能出版。因此，厄内斯特必须再另写一篇补上。厄内斯特于是动手写起来。他用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打出一篇取名为《一台了不起的作战机器》，后来简称为《战斗者》。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密执安曼西罗纳附近的无业游民集合处。故事的背景则完全是虚构的。这位战斗者是一个被对手打得晕头转向名叫阿德弗兰西斯的职业拳击家。此人的性格是根据厄内斯特很熟悉的两个拳击家——阿德华尔格斯和巴特尼尔逊的情况写的。作者虚构的阿德弗兰西斯的朋友，一位名叫博格斯的黑人，他有礼貌，性格温和。这人是作者模仿实际生活中的一位黑人。他在瓦尔塔斯特走下坡

路的时候照料过他，厄内斯特写这个故事的时间实际上还要早些，可能是在十二月份他刚去奥地利不久。现在他将原稿加以修改，并重新用打字机打过。从二月十二晚上开始一直工作到二月十三日上午才完工。

由于某种原因，厄内斯特没有立即拍电报告诉里乌怀特，请他“接纳”。他一直拖到三月五日才把稿子寄出。在奥地利停留的最后那段时间，厄内斯特主要用来处理他的两件棘手的事。第一件是替毕尔史密斯在巴黎找一份工作。毕尔史密斯三年前同厄内斯特吵架闹翻了脸。前不久，突然写信给他，就那次争吵之事向厄内斯特赔礼道歉。厄内斯特在写给詹金斯的信中说，毕尔老兄，正遭受家庭和经济上的困难。他甚至在疗养院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过去的事如浮云流水不必追思。他觉得应该帮助他度过难关。另一件是厄内斯特和华尔兹两人商量好准备把《季度》的第一期配上名人画像和颂词，使它成为一个专辑。华尔兹向厄内斯特要了一篇稿子。这篇稿子是他三月九日赶出来的。他说，不管怎样，庞德的精力和干劲是使用不完的，他真象一头猛牛，谁用斗牛披肩逗弄它，谁就要遭到它的冲击。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和冲杀，他的伤口已经迅速

愈合。现在他已迁居雷巴罗，住在那里，他的朋友们就不会经常来打扰他，使他感到厌烦，同时，他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写出更多的作品来。

海明威一家在奥地利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漫长的假期行将结束。在这期间，除了个别情况外，他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写作上。而且一般只是写写信而已。正象他所说的，也许他需要住到大城市里去写作——每天的闲聊，谈天说地，上午独自在书房里工作，偶而过河去探望朋友。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他才弄清他有幸曾在一九二五年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国家的名称的切实含义。“你知道奥地利是什么意思吗？”翌年圣诞节他问他一个朋友说，“东方王国，多好听的名字呀，不是吗？”

《季度》杂志

哈洛德听说海明威一家已从奥地利回来，立刻就去探访他。他满怀喜悦，十分自豪，因为他和厄内斯特的作品即将由波尼和里乌怀特出版公司出版。他特地邀请海明威夫妇到他家同他和他夫人凯蒂康奈尔喝酒庆祝一番。厄内斯特夫妇到达时，凯蒂正在招待波林和沃吉尼亚普菲弗。她们两人都是阿堪萨斯彼格特地方一个绅士的女儿。两人都个子矮小，十

分秀气，蓄着刘海发式，波林的年纪稍为大一点，她在巴黎一家叫《风行》杂志社的编辑部工作。但是凯蒂总认为波林到巴黎来的真正目的是找一个理想的丈夫。她服装考究，穿戴时髦，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哈德莉那身普普通通的衣服。她们姊妹俩都信奉天主教，并经常到离哈德莉原先住家不远的圣路易斯女修道院去。波林刚从密苏里大学毕业不久。她正在同哈洛德罗布谈话，而厄内斯特却对吉尼讲起他在奥地利滑雪的情况，当她们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波林穿上一件漂亮的小金鼠皮的外衣。厄内斯特对凯蒂说，在这三个年轻姑娘中，他更喜欢吉尼些。他说，“要是吉尼穿上那件外衣，他愿意带她上街去玩。”

过了不久波尼两姊妹又到锯木厂上面厄内斯特的家看望哈德莉和波比。显然她们姊妹俩已过惯了上层阶级的舒适生活。后来波林对凯蒂说，她对厄内斯特以文学艺术创作为名让他的妻子和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简直使他十分震惊。她从哈德莉那敞开的卧房门往里面扫了一眼，只见厄内斯特躺在床上看书，身上衣服很脏，胡子很长。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他的外表难看，举止又粗鲁。她简直没法理解，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哈德莉竟然能生活下去，她又怎能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的。

厄内斯特从斯奇伦斯回来后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到圣霍努街赫们特克拉克的出版社去，参加华尔兹的杂志《季度》的编版工作。该杂志的篇幅已大大增加，共二百五十页。克拉克原先是《美洲评论》的承印单位。该杂志的停办原因厄内斯特非常了解。对于处理诸如杂志不能及时印出，延误了发行，印刷上有错误，甚至鼠害等都颇有经验。他用庞德的像作为卷首插图。书内还有许多别的插图，和一些雕刻画。他还为哈德莉报名担任校对员的工作。每周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协助，促使克拉克克服拖拖拉拉的毛病。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大家正在忙于工作的时候，那篇《不可战胜的人》的文章从《代耳》寄回来了。信上说故事写得很好，只是对美国读者来说，不合时宜。厄内斯特原先对《代耳》的旺盛热情陡然下降到零。他完全懂得，要是美国出版商不买他的文章，他应该怎么办。他只要把那些折皱了的稿子装进另一个大信封，然后直接寄给厄内斯特华尔斯。他对华尔斯说，美国有名声的或无名声的杂志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虽是言过其实，但也确有此事。华尔斯给他写了一封赞扬信，随信附上一张莫赫德小姐的汇票。厄内斯特在复信中十分感激地说，他准备

拿那笔钱去交房租，定做一套新衣服，多买一些杂货蔬菜等东西放在家里以及买几张观看达六天之久的自行车大比赛。

埃瑟尔莫赫德买了厄内斯特两篇较长的短篇小说，厄内斯特收到了付给他的稿费。此时《季度》杂志第一期已基本上编排出来了，厄内斯特觉得他的任务已告完成。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上午他写信给华尔斯说为了进行自己的写作，他必须停止对杂志的工作。他说，他一停止创作，就感到难受，心情烦躁。为了搞好创作，他脑子里应排除干扰，保持沉静。如果华尔斯确需一位助理编辑，他愿意介绍华尔史密斯。此人可于四月底到达巴黎。如果每月工薪一千法郎，华尔完全可把排版、印刷、发行、寄送等项工作一个人包下来。华尔斯很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意见，认为他多管闲事，似乎想以通过介绍自己的朋友为借口，向莫赫德小姐敲竹杠。厄内斯特十分气愤，义正词严地反驳说，“tanpispourmoi。”^① 华尔斯大概怀疑自己受了骗。厄内斯特在同福特和《代耳》杂志的编辑关系闹僵之后，出于妒忌，他又同华尔斯和莫赫德小姐闹翻，丝毫不念及他的两篇小说在美国没有人接受的情况下。他们欣然将它们买下的友情。

^① 法文：意思是“算是我倒了霉”。

厄内斯特还卖给波尼和里乌怀特一本故事集的手稿。三月三十一日他同他们签订了合同，并寄给他们一篇新的作品《战斗者》替换他原先那篇不走运的文章《在密执安那边》。他十分赞赏里乌怀特和他的主编 T. R. 史密斯办事的原则性——没有得到他本人的同意，故事内容不能有任何更改。他估计该书的销售率可能很高。霍雷斯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那本书《巨大的房间》是一本好书，但销路并不大。根据厄内斯特的意见，《我们的时代》一书的长处在于受到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的赞扬，而广大的读者却是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那些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绝对不会费神去写小说。他表示对《战斗者》一书感到满意。因为它表达了某种内在的统一和谐性。正如他提到他其他的一些故事所说的，这个故事是他所写的故事中最好的一篇。

前不久纽约的另一个编辑马克斯威尔伯金斯，写信询问厄内斯特的某些情况。此人被一个年青的作家 F·司各脱·费兹吉拉德所说的一番话所鼓动。费兹断定厄内斯特前途无量。过去比尔巴德出版了一些很好的书，他真正是个有才华的人。伯金斯写给厄内斯特的第一封信被人送错了。他寄给海明威的第二封信时，刚好海明威到奥地利去了。该信由西尔

维亚比奇代收，放在其他的信里面，等到海明威接受霍雷斯·里乌怀特所提供的帮助后五天才把信交给他。厄内斯特写信给伯金斯就他最近签定的合同谈谈情况。这样一来，就给波尼和里乌怀特提供了对三本书的选择机会。除非他们在六十天内收到了稿子，否则就撤消合同。厄内斯特说，他愿意把《我们的时代》一书寄给斯克雷纳斯。若情况允许，他还将另一本书寄给伯金斯。他有可能研究一下斗牛。那就要熟悉牛和斗牛士的情况，正如多迪在小说中描写阿拉伯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一样。这样的书篇幅一定很长，而且书里配有许多精彩的插图。但厄内斯特说，这种想法很难实现，因为美国的出版商不会要他写的这类书的。除了描写斗牛外，厄内斯特唯一感兴趣的是写短篇小说。他觉得长篇小说太做作、太虚无。另外，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都有一万二千字，篇幅够长的，完全有可能稍为加工成为长篇小说。

当毕尔史密斯到达巴黎时，厄内斯特象多年不见的兄弟一般非常热情地欢迎招待他，他把自己的书房让出来给毕尔住。不久，毕尔访问了乔达夫妇，他们都为彼此见面相识而感到高兴。厄内斯特还把毕尔介绍给波林普菲弗。毕尔似乎觉得这个姑娘在耍小聪明，故意让厄内斯特认为她正在认真工作，

说，“我正在同这位先生谈起你。”厄内斯特就会回答说，“是吗？那么他说了些什么呢？”每天上午，厄内斯特坐在小花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写作，下午只要网球场上没有积水，他便同毕尔·哈洛德罗布和保尔·菲谢他们一起打网球。

在打网球的时候，罗布有时表现出心不在焉。凯蒂尽量不多加干涉他个人的自由行动。罗布有心事，但又没讲出来。原来他对一个名叫朵芙特威登，十分漂亮的英国女士很倾心。他喜欢她优美的身段，蓝色的眼睛，剪得短短的金色卷发。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但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他偶然到一处专供上层人物活动的场所去玩，才又听到她轻柔低沉的笑声。哈洛德罗布听了仿佛感到是“小鸟儿在对着明月啾啾欢唱”。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他最喜爱的一部由 W·H·赫德森著的罗曼蒂克小说《绿色公寓》中的神秘女主人公丽玛。尽管朵芙身上穿着男式的花呢外套，后脑勺上戴着一顶男式的皮帽，她看起来是那么漂亮，潇洒迷人。她脸上没有涂抹化妆品，但隐隐约约有化妆品的痕迹。同小说中的那位女继承人南西康纳德相比，朵芙的美貌似乎略胜一筹——美得更有气派，美得更有特色。她那个天生美丽的脸蛋，秀丽典雅象浮雕玉石。简直可与陈列在国家艺术

馆里画廊上的十八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油画相媲美。

朵芙当时已三十二岁，是人们称之为危险年龄的时候。对她的身世人们现已有所了解。她的原来的教名为玛丽朵芙斯特林拜伦，是约克式郡理查蒙德，副修道院院长 B·W·史沫斯韦特的女儿。一九一七年（这个时候厄内斯特正在中学念书），在伦敦她嫁给一位刚从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罗格托马斯特威斯登爵士。一九一八年三月她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安索尼。这男孩现在仍由遗弃她的丈夫的家庭抚养。据说她和丈夫的离婚很匆促。一九二五年春她的主要男朋友是帕特格斯里，一个身材高大，嗜酒、行为放荡的苏格兰人。哈洛德罗布叫他作寄生虫。但他把从家庭得来的钱与朵芙以及他那一伙纨绔子弟一起挥霍。帕特几杯酒一下肚，有时表现出傻里傻气，有时又愠怒不语，这要看当时他的心情而定。朵芙的酒量不小，即便纵饮几个小时，她仍然神情自然，若无其事。

厄内斯特对朵芙有点迷惑不解。虽然他不象罗布那样思想上那么罗曼蒂克，但朵芙的外貌、风度、漫不经心的举止，她那带着很重的英国口音以及她惊人的酒量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同朵芙谈话的时候，他原先那种极端鄙视游手好闲的脾

气就没有完全泄露出来。虽然他没有被卷进她那个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漩涡中去，但由于罗布近来对她疯狂般的迷恋，他自己也确实有点心情不定，象中了她的魔术一般。

五月里的一天，厄内斯特正坐在第兰布大街丁哥小酒店里同朵芙和帕特谈天的时候，忽然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抬头一看，原来是曾经介绍他认识马克斯威尔伯金斯的那个人——费兹吉雷德。和厄内斯特一样，他对写作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独立见解，没有人云亦云。他年青乐观，慷慨大方，对人热情。他的衣着比厄内斯特讲究些。生活条件也比他好一些。他虽个子高大，却有点雅气，也有点脆弱。他作了自我介绍，也把与他同来的一个年青人——普林斯顿学院的以前运动员，介绍认识。厄内斯特立即对这个年青人感兴趣，但对于费兹吉雷德他还没有具体的看法。他后来写道，他留着卷曲的金发，前额很高，一对充满着激情和友谊的眼睛，幽美的宽嘴巴。要是是一个姑娘，定会增添了几分美貌。他脸型匀称，耳朵灵巧，鼻子端正……看了他的嘴巴，你会感到几分疑虑，促使你去了解他。

待朵芙走后，费兹吉雷德对尼克阿丹姆斯的故事赞不绝口，厄内斯特听了很不自在。他想起了旧日

在学校时常说的一句顺口溜，“当面赞扬，便是公开丢脸”。他只顾喝费兹吉雷德买的香槟酒，偶而对费兹的滔滔不绝提出的问题淡淡地答上一两句。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费兹吉雷德的上嘴唇上突然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霎时间他的脸色腊黄，两只眼睛象玛瑙一样变得直瞪瞪的。脸颊皮肤绷紧，接着整个脸浮肿起来象个大西瓜。在场的人准备送他回家，但这个前普林斯顿学院运动员告诉厄内斯特说，不必替他着急，因为他时常发这种病，过一会就会好的。

过了数日，厄内斯特和费兹吉雷德在厄内斯特家的小花园第二次晤面。司各脱说，他建议海明威看一本叫《伟大的格茨贝》的书，并约略地谈了一下该书的内容。这次他虽然也喝了威士忌酒，但幸好没有发生那天在小酒馆那样的情况。厄内斯特对司各脱很有好感，当对方邀他到里昂去开回司各脱的汽车时，他满口答应了。他们约定第二天在车站晤面。但第二天，厄内斯特到车站时，没看见司各脱，于是他单独一人先坐火车走了。第三天司各脱才到达海明威下榻的旅店，当即向他表示道歉。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厄内斯特发现车子没有蓬盖。后来才知道是司各脱的妻子特意请人把车篷盖弄掉的。车子在里昂

北部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忽然天下大雨。当车子开到查隆斯塞恩时，他们简直成了落汤鸡，只好找个旅店住一宿。来到旅店，费兹吉雷德匆匆上床睡觉，说是肺部充血。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那次在小酒店发作的毛病又开始了。翌日车子到达奥尔边界的时候，司各脱又恢复了常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详尽地把小说《迈卡尔阿兰》的要点讲给厄内斯特听，以此来消磨旅途的时间，排遣寂寞和无聊。

第二个星期，海明威一家到迪尔西特街司各脱家吃午饭。海明威觉得那地方又阴暗又充满霉气和酸气。司各脱夫人泽尔达正闹宿醉，海明威感到厌恶。她长着一双鹰隼的眼睛，带着妒忌的口吻谈起里昂之行，仿佛那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海明威猜想，司各脱的妻子可能是妒忌他丈夫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当海明威喝酒的时候，泽尔达意味深长地暗地里笑了一笑。厄内斯特意会到，她在笑司各脱往后不能写小说了。这次聚会给厄内斯特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司各脱妻子的一言一行，而是读了《伟大的格茨贝》一书。后来他写信给马克斯伯金斯说，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

他和司各脱讨论了这本书以及司各脱早些时候写的小说，参加一起谈论的还有一位普林斯顿的法

语教授古司。古司教授由他夫人爱莉斯陪同到法国来度暑假和进行写作研究及创作。古司教授身材瘦小，但很结实，说话刻薄，爱挖苦人。颧骨高耸，满面凶相，但又不相称地呈现出微微的喜乐。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他就认识费兹吉雷德和爱德蒙威尔逊并且对美国和法国的先锋派文艺的怪诞思想产生一种奇妙的兴趣。他问他的同行对史蒂文生对青年作家的教导看法如何。史蒂文生主张每个青年作家在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之前必须向他的前辈学习，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司各脱说他在普林斯顿时就是按这个法则去做的，写了小说《在天堂这一边》。主要是模仿康普通马堪吉的小说以及佐斯的小说《青年的艺术肖像》。厄内斯特也承认他早期的作品受到谢乌安德逊的影响。安德逊曾积极把海明威的作品《我们的时代》推荐给里乌怀特，并获出版。对此，海明威已写信感谢他。“你们两人都同意，”古司教授说，“往后酬谢他们对你们的帮助。”这好象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脱离了精神病医生一样。每个作家最终都要摆脱别的作家对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对厄内斯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古司教授的早期学生爱德蒙威尔逊说，他和安德逊·格特鲁德斯坦恩是属于同一个流派。自然他想尽可能快地继承

发扬这个艺术流派。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海明威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来，他自己也为之一惊。两个月前他还在指责这种作品虚假和做作。现在他从他的抒情诗里选了一个诗题，用大写字体写在他的蓝色笔记本里。这个标题是：《和青年们在一起》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尼克阿丹姆斯，背景是交通繁忙的芝加哥。时间是一九一八年六月里的一个暖和的夜晚，乘汽轮通过波斯卡海湾。小说从头到尾基本上是用对话的形式进行的。除了尼克外，还有两名波兰军官，里奥柯西诺维兹和安东格林斯基以及一个睡在上铺喝醉了酒的年青人卡博。旅途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这几个年青人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在甲板上，有时在船舱里或悬吊在吊艇架上的救生艇里，下面是平静的闪烁着磷光的海洋。

可是，厄内斯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是想描写他年青时候的第一次经历。在书里他用了两个波兰上校的实际名字和一个别名，霍威詹金斯。近来他同他们通了信。显然他的目的是要描写尼克从波多克斯到巴黎、米兰、斯奇奥、巴索、帕维，最后又回到米兰的经过以及他同一位叫阿格纽丝的护士姑娘相恋的事迹。关于他同那位护士姑娘恋爱的

经过以及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他已经在一个短篇故事中概括描述了。现在他祇要略为加工就可以写成一本长篇小说。可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和年青人在一起》一书才写了二十七页便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底的一天完全停下来了。尽管如此，仍不失为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开端。

太阳也升起来了

厄内斯特在斯奇伦斯度过了冬天，在巴黎度过了春天，在这期间他一直计划着第三次到西班牙去参加在庞普罗纳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华明节。他对毕尔史密斯说，“你可不知道，那场面真太动人了”。那里的牛简直象响尾蛇一样，跑起来又快又凶猛。那里的人就是这样养牛的，一代传一代，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了。这些牛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狂奔，直到冲入角斗场。这种场面有点象观看史前的骑马斗牛士被群牛追赶的情景。结果骑马斗牛士被猛牛撞倒，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于犀利的牛角之下。西班牙是世界上具有基督精神的神奇国家。

六月下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厄内斯特从朋友那里筹集了买火车票、观看斗牛的入场票以及预订旅店房间所需的钱。这一次他们将住在广场对面的

佐安尼多旅店。这是一家有名旅店。斗牛士常常住在那里。他的儿子波比将随同罗赫巴齐斯一家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去。厄内斯特和哈德莉打算在圣华明节之前一个星期在巴格特钓鳟鱼。毕尔史密斯，唐斯梯华特和哈洛德罗勃也将一同前往。阿尔弗莱弗里奇赛姆先寄给厄内斯特一本有关斗牛的书。有关赛马和拳击方面的将收在这个丛书第三本里。这些丛书将由毕加索、佐安格里斯和其它的画家加上插图。此外丛书里还有大量的照片。

哈洛德罗勃告诉厄内斯特，在去巴格特汇合之前，他想到圣路兹吉安海滨去休息一下。其实他没有说出他内心的打算。他已同朵芙约好两人一起尽情地玩一个星期。后来朵芙把这次活动称为“光荣美丽的梦”。朵芙单独回巴黎，接着在酒吧间的一张帐单背面写了几句话给海明威，“请你赶快回詹米的酒吧间——真正的麻烦事——刚才打电话到巴拿斯，可是找不到你来回话。特急！朵芙”。然后她又给在圣路兹吉安的罗布写了一封爱情信。“没有你在身边我真难受，”她写道，“随着时间的消逝，事情并不见得有什么进展……现在告诉你一个不知是喜还是忧的消息。我正动身去庞普罗纳，到海明威和你那儿去。对此，你有意见吗？当然，同行的还有帕特。如果你

受不了的话，那末请告诉我。我一定设法摆脱。不过，我非常想到你那里去。那怕只看到你一眼，同你讲上几句话，比什么都要好。”

哈洛德完全同意朵芙的意见，即便这个安排计划牵涉到他的对手。他耽心当厄内斯特知道他同朵芙一起在圣路兹吉安呆了一个星期的情况后一定会吃醋的。但当他接到海明威六月二十一日写给他的信后，他的心又安定下来。信里写道，朵芙已经写信回英格兰要钱去了。并说，既然她没有同那帮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来，那么哈洛德可以组织一批西班牙姑娘，手里拿着鲜花去欢迎她，使她感到无拘无束。接着他又收到朵芙的信，大大减轻了他心中的焦虑。信中写道，海明威答应对我好，那么我们应该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她和哈洛德在圣华明节之前完全可以到圣路兹吉安去消遣一番。哈洛德又照着她的话做了。既然他不愿意离开山区，朵芙又来了，于是他打电报给海明威，告诉他，他不准备去巴格特钓鱼了。到了七月五日那天在庞普罗纳再见。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的上午，海明威和哈德莉清早就起来收拾行李。西尔维亚比奇为执行詹姆斯佐斯的任务，前天晚上已先到达。《季度》杂志第二期将刊登一篇新作《芬尼盖斯的觉醒》。另外一个问

题是稿子往哪里寄。想到这里，他把手头的活儿停了下来，写了一张纸条给华尔斯。佐斯的文章应该直接寄往圣霍纳路赫克拉克印刷厂。厄内斯特添上几句表示友好的话，说猫先生对家里老鼠横行感到烦闷不安。清晨第一道曙光照临锯木厂的院子里。他无法控制心头的喜乐。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编辑《季度》杂志，再过一两个小时，他就要出发到西班牙去了。

他们到达巴格特时，情况的变化使他们大失所望。旅店的老板娘站在门口直摇头，神情十分沮丧。原来，从去年冬天到今春，大批的伐木工人在松林里伐木，并把木材运到河边进行加工。据传说，河里的鱼因此被毒死了。厄内斯特不肯相信。毕尔史密斯带来了一盒“一定会成功”的苍蝇鱼饵。昔日在霍托海湾的鱼友也来了。他们是：麦克吉提，罗依尔科奇曼，耶路塞里等。经过仔细观察和调查，证实那位老板娘所说的属实。依拉底河幽暗的河滩堆积着伐木工人留下的木材加工后的废料。“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唐斯梯华特说，“太令人遗憾了。”他们把蝇鱼饵扔掉，换上小虫和蚱蚂，在里奥华布里卡河沿岸和其它一些小的河流里垂钓。但钓了四天，没钓上一条鱼。“鱼池被毁，水库破漏，鱼被毒死，”厄内斯特说，“真使我扫兴。”

在庞普罗纳，情况也不如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厄内斯特希望看到以前那种壮观的场面。可是落空了，因为这一次和往年大不相同。唐斯梯华特和哈德莉一九二四年都到那里，他们更注意到这一次的变化。他们认为情况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来了一些新的参观者——朵芙、帕特、哈洛德罗勃和毕尔史密斯。他们步行到火车停车场观看从车上卸下来的牛。厄内斯特借此机会给他们讲解这些牛的品种和特性，指着牛的肩胛骨之间一个部位说，斗牛士必须把剑刺中那个地方才能致牛于死地而获胜。第二天他们天未亮就起床到外面看牛群沿街奔跑。后来，在非正式的斗牛会上，厄内斯特头戴贝雷帽，身穿运动衣和灯笼裤。唐斯梯华特在场外边观望，毕尔和哈洛德跟在厄内斯特背后走进人山人海的竞技场。突然毕尔被他背后的一条牛撞了一下，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哈洛德，身穿印有仙岛图样光艳夺目的运动衫，双手抓住一头牛的角，他象正在耍杂技似的倒立着，两只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高高撑起，从场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奇怪的是他鼻梁上那付用牛骨镶边的眼镜没有掉下来，真有一点比海明威还要海明威。不过，海明威这时对业余斗牛的热情已迅速下降了。

在下午的正式斗牛中，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

件新的事情上面。斗牛士是一位从隆达来的十九岁的凯依塔诺奥多涅兹。他身材瘦长、挺直、简直象一支箭。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斗牛。他通过在马拉卡，萨维尔和马德里等地多次的斗牛比赛，取得了赫赫战果。所到之处，人们为他热烈欢呼，称他为“来拯救斗牛于危难之中的弥赛亚^①”。哈德莉立即成为这位斗牛士的崇拜者。厄内斯特也十分佩服这位斗牛新秀。奥多涅兹手里拿着斗牛披肩，举止潇洒，别具风格……他同猛牛米勒塔相斗表现出高超的竞技。接着又斗了几头牛，最后把猛牛雷西宾多一剑刺死。

厄内斯特象往常一样，抬起眼睛注意观察同他一起来的人的表情。唐斯梯华特似乎对斗牛很感兴趣。毕尔史密斯却恰恰相反，他看到猛牛用犀利的牛角抵刺马匹时感到害怕。朵芙虽然不喜欢看到马匹被牛刺伤的情景，但她观看斗牛时，心情显然十分激动，从她这种强烈的反应上来看，算是一个具有基本欣赏能力的观众。不过隔了不久。喝了几杯酒后，她对斗牛的印象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哈洛德从斗牛一开始到结束都丝毫不感兴趣。他不喜欢看到参加角斗的牛被活活杀死。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① 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也称救世主。

唐斯梯华特觉得，这次旅行西班牙，除观看斗牛外，没有什么别的吸引人的东西，因而感到失望。他深切地怀念一九二四年的“男友狂欢会”。不分男女排着长长的队伍，激情满怀走上街头，边唱边跳。当时的情景真象校友会，气氛热烈，大家天真纯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一切已成过去。“伊甸园再不是昔日那般模样了。”现在到庞普罗纳来的美国人也不只是他们这几个人。有坐着高级大型轿车从比阿里兹来的上层社会人物，阿勒克斯摩尔大使和他的一批女宾的汽车开到伯拉旅社附近的市場觀光，身穿整齐制服的司机毕躬毕敬地守候在汽车旁边。此情此景仿佛是异军入侵。“两性关系”在他们某些人中间也很明显。唐已察觉到这一点。他知道厄内斯特和朵芙之间有暧昧关系。对于朵芙同罗布一起在圣路兹吉安呆了一个星期的事，厄内斯特很生气。是不是朵芙已爱上了海明威呢？唐没有把握，他也不愿去加以证实。接着出现的问题是钱不够用。帕特带来的钱不够支付他自己和朵芙的费用。唐代为支付，因而一时成为大伙赏识的“好老唐”。然而，他总觉得庞普罗纳发生了某些不寻常的事。

毕尔史密斯也察觉到这种反常的现象。他喜欢哈洛德罗布，同时对于他的处境，又寄予同情。在整

个参观活动中他情绪始终低落。厄内斯特和帕特格斯里都不喜欢他，成为他们两人指责攻击的对象。毕尔心里明白，朵芙对厄内斯特十分放荡，虽然他不敢肯定他们俩人是否有过不正当的关系。在这问题上厄内斯特是个占着毛坑不拉屎的人。他始终想占有朵芙，因此对于罗布在六月份同朵芙的一段短暂的欢娱公开表示忿恨。

星期六晚饭后，谜语终被揭穿了。原来，前一天晚上罗布和朵芙避开别人一起到一家咖啡店喝酒。后来又赶到广场那边一间西班牙俱乐部里开怀痛饮。在那里朵芙是唯一的女顾客，在那个蜂窝般的房子里，有成百成千的“雄蜂”，朵芙就是“蜂后”。朵芙不愿意回旅店去，哈洛德只好自己单独回去。第二天吃中饭时，只见朵芙一只眼睛被打得发青，前额也受了内伤。哈洛德问她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厄内斯特抢先插嘴说，她撞到了铁栏杆。帕特十分吃醋，脸色很难看。哈德莉神情严峻，沉默不语。唐带着嘲弄的口气说，这下变成瘸子了。毕尔却闷闷不乐。当天晚上在喝白兰地的时候，格斯里突然喊哈洛德到外面去，哈洛德转身问朵芙。朵芙立即表示不赞成他出去。厄内斯特见此大发雷霆。他冲着罗布厉声地说，“你这卑鄙的下流货，竟去搞女人”。厄内斯特认为罗布本

应该挨揍，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是想利用朵芙这块盾牌来对付格斯里的粗暴行动。

罗布站起来时脚根没有站稳，有点失去平衡。他叫海明威到外面去。海明威不吭声地跟着他走。他们走过广场，转入一条两旁排列着低矮破旧的店铺街道，一片黑暗。罗布心里有点害怕。他曾和厄内斯特赛过拳，深知他的厉害。但立即他那受侮辱的自尊心占了上风。他认为这是生活的安排——昔日是好友，今朝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他停下了脚步，脱掉上衣，把他那付牛角边的眼镜收起来放进内口袋，接着向周围扫了一眼想找个地方放衣服。他自言自语说，要是眼镜打烂了，在庞普罗纳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这时厄内斯特站在一旁微微发笑——笑得那样开心，那样天真又那么富有感染力。结果使他无法不去喜欢他。他于是说，“我并不想打你。”“我也不想”厄内斯特说，接着他们朝着刚才来的那条路往回走。

七月十三日上午，当罗布从住房走出来时，守门的人递给他一个条子。条子是海明威写的。上面说，十二日晚上他对哈洛德的态度太过恶劣凶狠。他不愿意让哈洛德带着这样的印象和心情离开庞普罗纳。他希望撤消他所说的那些庸俗卑鄙的话，而这张

条子正是让哈洛德知道，厄内斯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辱，不光明磊落，因而十分内疚。

误会消除后，他们就分散了，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哈洛德和毕尔租了一辆汽车同朵芙、帕特一起出发到贝约恩去。唐斯梯华特前往法国的雷威拉。厄内斯特和哈德莉坐三等车厢去马德里。他觉得他们这帮人是在玩游戏。这个玩完了，又去玩另一种。在他的车厢里有个从多弗拉来的酒商的儿子。他随身带着好几瓶他父亲要他到首都去售卖的好酒。厄内斯特同这位年青交谈起来，当谈到酒的质量问题时，这个青年主动拿出样品酒让海明威品尝。车厢里还有两位神甫，四个民防队员，大家谈得很投机，显得很亲热。哈德莉兴致勃勃地用拉丁语同那两位神甫交谈，越谈越有兴致，结果海明威竟忘记下车。当他发觉时，火车已经过了马德里，继续向北行驶，又经过几个站了。海明威感到十分懊丧。那些民防队员十分同情他，都纷纷替他向乘务员说情，让他们夫妇继续乘坐到中转站。后来海明威在写给格特鲁德斯坦恩的信中说那些旅途上的朋友真好，在他所遇过的人中他们是最好的。

海明威夫妇在科尔圣杰罗尼莫的一家膳宿公寓住了下来。每天膳费为十个比塞塔。由于他们所带的

钱已剩下不多，不能住条件更好的旅店。他们安排好活动的时间。一个星期里进行两次大活动。一次去参观新修整好的普拉都古老建筑；另一次去观看斗牛。他们看到格特鲁德斯坦恩的老朋友贝尔蒙特在斗牛时被牛角抵伤。就在他上场之前，那个在庞普罗纳得胜的青年斗牛英雄奥多涅兹刚在这里镇服了一头猛牛。相比之下贝尔蒙特大为逊色。奥多涅兹把一头牛牵到哈德莉眼前，割下一个牛耳作为奖利品，接着他把那只牛耳送给哈德莉作纪念。哈德莉用唐斯梯华特的手帕把它包了起来，放在旅店一个大柜子的屉子里。随着七月里气温的升高，厄内斯特催促哈德莉要嘛把牛耳丢掉，要嘛将它切成碎片放在信封里寄给她在伊利诺斯的朋友。哈德莉为了珍惜那只牛耳，也对那斗士表示钦佩起见，她没有按厄内斯特的话去做。七月十五日他们又参加了一次盛大的斗牛会。奥多涅兹又一次给予哈德莉特别荣誉。哈德莉正在挂念她的儿子波比，耽心他在布列塔尼过得不好的时候，奥多涅兹把他的斗牛披肩递给她让她牵住时，她的心情便慢慢安静下来。她和厄内斯特都觉得奥多涅兹真了不起。他举止文雅，技术娴熟，在诱杀猛牛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细致，深思熟虑是别的斗牛士所不能比拟的。

厄内斯特决定以他作主人公，写一本取名为《斗牛节》的长篇小说，他已经用打字机打出了第一章。故事一开头叙述某一天下午三时半在庞普罗纳的蒙托亚旅店一间幽暗的卧室里，十九岁的斗牛士罗米洛正起床来穿衣服。住在这家旅店里有两位美国人——威廉戈登和杰科布巴拿斯。蒙托亚主动问两个美国人愿不愿意见斗牛王罗米洛。他领着两位美国人走进罗米洛的房间，他们彼此亲热地握了握手。蒙托亚在简短的谈话中，谈到美国人多么称赞西班牙的斗牛技术，并说美国人祝愿罗米洛斗牛取得胜利。

小说开端这个场面，厄内斯特设置得很好。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根据他在堪萨斯城，多伦多他的良师益友所教导启发之下而选定的。罗米洛是其中的主角，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厄内斯特安排了一间很差的房间，随从人员，美国人的局促不安以及斗牛士的寂寞无聊等。厄内斯特并不是生来就高高在上，在那规定的时间一到他就要面对着第一批猛牛，同它们搏斗。正在这个时候，良好的开端被破坏了。毕尔戈登和杰科布巴拿斯走过酷热的广场来到一家咖啡店——依露娜。那里停着一辆高级轿车，周围站着很多人。有美国大使，俄亥俄州的费迪纳丁华生，还

有大使的侄女和一位爱卖弄风骚的女人凯尔登夫人。她的头发和惹尔达费兹吉雷德的一样披散开来；她和朵芙一样戴着一顶男人的皮帽。杰克和毕尔从那辆发亮的车子旁边走过，来到那家咖啡店同他们的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位是布雷特阿瑟莱夫人。布雷特说这样对待一位大使真太糟糕了。她要杰克打回转去对华生以及那些女士们说明情况。后来他对自己吹捧凯尔登夫人感到不满，也对布雷特怂恿他去干那件事感到生气。但布雷特显然占了上风。

海明威夫妇在马德里住了八天，接着天气转冷，他们衣服带得少，几乎被冻僵了。奥多涅兹的下一次斗牛表演将于二十四日在瓦伦西亚举行。海明威夫妇提前许多天出发到那儿去，一方面躲避寒冷，一方面提前买观看斗牛的门票。他们到达那里，一切安排停妥之后，刚好是海明威第二十六个生日的前夕。他急切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详细描述庞普罗纳所发生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他设想得很好，但后来又推翻了。原先他想从庞普罗纳的盛大庆祝会的前两个星期写起，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准备从巴黎写起，并为他小说中的人物，如布雷特阿瑟莱，迈克坎布贝尔和罗伯特科恩等提供传记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根据他对朵芙，帕特格斯里和哈洛德等人所了解的情况

加工而成的。住在瓦伦西亚期间，他每天上午坐在床上写作，下午同哈德莉海滨去游泳，然后乘坐涂着鲜黄颜色的电车回到多罗斯竞技场观看斗牛英雄奥多涅兹的另一场精采表演。

在重写的那本小说的开端，作者说，这本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女人的事迹。这个女人名叫阿瑟莱，住在巴黎。她的身世既充满着罗曼蒂克又富于伦理道德。她的原名为伊莉莎白布雷。她的别名是根据她的第二个丈夫——一个皇家海军军官的姓名取的。此人后来成为一个嗜酒狂人。当他喝醉的时候，他甚至威胁要杀害她，但他又不同她离婚。后来她设法同坎普贝私奔逃往美国。坎普贝尔过去当过兵，后来在西班牙做生意时，把全部资财都亏空了，并染上同性恋的恶习。是布雷特把他拯救过来。自那以后，在布雷特的支持鼓舞下，他过着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

杰克巴那斯在巴黎遇上布雷特和迈克。他是个美国记者，一九一六年从一个英国医院出院后在纽约邮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组织成立了大陆印刷出版公司，并以董事兼经理的身份来到巴黎。他发觉他每天可以工作 4——5 个小时，于是决心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的设想得到另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康恩的大力支持。罗伯特康恩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并已决定由一个美国出版商出版。康恩网球打得很好，而且曾经在普林斯顿学院获得中级拳击赛冠军。杰克巴那斯写道：“不要以为我对拳击冠军称号感兴趣，但康恩却把它视为至宝。”

厄内斯特原先写的那段小说的开端还是很不错的。但终于失败了。厄内斯特在文学闲谈方面很有实际经验，写作技巧也不错，因此，在以巴黎为起点的新的段落里，他写起来就更加顺手，生气勃勃。八月初旬他和哈德莉回到马德里在那里才住了几天，他就写了很多。他坐在旅店的房间里写，也在啤酒店的餐桌上写。八月份的天气炎热异常，他们只好离开马德里到海滨旅店住两天，每天到海岛一侧的蓝色海湾里游泳。再从那里出发越过边界到达亨代尔的一家豪华旅店。这里风景十分幽美。旅店背后有连绵的葱笼群山，前面濒临大西洋，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白色沙滩。只是房租贵一些，每天要三十个法郎。八月十二日哈德莉先乘火车回巴黎打扫房间，准备她儿子波比回家。这时海明威的两个笔记本已满满地写着他具有童稚痕迹的手抄字体。

厄内斯特单独在亨代尔多住了一个星期。他写信给霍维尔詹金斯说他有点怕回巴黎，因为毕尔在那里。毕尔感到十分沮丧，因此厄内斯特害怕自己思

想受到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工作更刻苦了，是他有生以来工作最起劲的时候。他经常工作到凌晨 2—3 点才休息。这时他感到疲倦，打瞌睡，脑子昏昏沉沉，象一株冰冻的大白菜。几个小时之后又突然醒来，原先思考的那些词语已经串成句子，只需他立即把它们写下来就行。八月十九日他动身到巴黎时，他的那个笔记本已经写了二百五十页，心想整部小说的草稿很快就会完成。

女房东乔塔德太太写信告诉海明威，说他们回巴黎住所时会有东西使他们感到惊喜的。原来，一个损坏的窗子被修好了，饭厅里重新糊了墙稿，但并不好看，不过海明威仍然表示感谢。这时女房东阴阳怪气地向他微笑说，她要提高房租租金。厄内斯特表示不满，扬言要搬走，但这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因为他现在正需要生活安定，环境安静。动荡不安的生活只会使他的写作计划毁于一旦。他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到摩洛哥去。三年前他在康斯坦丁堡认识的那个士兵，查理斯维尼上尉住在城里。斯维尼曾经同一批军官一起报名志愿到法国去打仗协助镇压里弗的叛乱。不过厄内斯特并没有想入非非。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如果那样做，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就会被迫中断，而这绝对不是他所希望的。

八月底，厄内斯特全力以赴集中描写庞普罗纳节日的盛况。书中的佩德罗·罗米拉就是奥多涅兹的化身，占着主导地位。尽管厄内斯特在回巴黎前对毕尔有过惧怕心理，但实际上哈洛德和毕尔史密斯对他一如既往。他们两人亲密无间，从庞普罗纳回巴黎后他们曾多次骑自行车到大森林里去玩。有一次他们计划到罗布的祖先发源地——乌姆斯去参观，但途中碰上大雨，泥泞满路，被迫转乘火车回巴黎。他们两人已订好九月五日开往纽约去的船票。

离开巴黎之前，凯蒂康纳尔在多洛斯纳格尔饭店举行晚宴为他们饯行。凯蒂邀请了哈德莉和厄内斯特。他们一起步行到饭店去。哈德莉同毕尔、罗布走在前头，厄内斯特陪凯蒂走在后面。凯蒂多次建议海明威不要写虚构小说，要写真人真事，情节动人的小说。她认为虚构的小说只凭作者个人的想象和思想感情。“你说得对，凯蒂，”厄内斯特说，“我正在按你的意见办事。我正在写一部情节复杂，富有戏剧性的写实长篇小说。”他做了个手势指着走在前面的哈洛德和毕尔说道，“我要把他们都安插到小说中去。而那犹太人罗布是个恶棍。不过你在书里却是个好姑娘，凯蒂。我不会做出使你生气的事。这点你放心。”凯蒂没做声。但她没忘记她是如何提醒哈洛

德的，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的。

他们在饭店订了烤鸭。毕尔显得很高兴；哈德莉同凯蒂谈得很欢；厄内斯特一个人独饮，喝了很多酒；哈洛德尽量克制自己，不露出任何不愉快的表情。在庞普罗纳时厄内斯特那种野蛮的态度仍记忆犹新。此时再不能出什么岔子使空气进一步紧张。当服务员走过来把烤鸭切开之后，除了海明威外，其他的人都吃了一块鸭胸肉。哈洛德注意到，海明威得了一份腿骨肉。海明威怒目而视，但没有大发作。

五天之后，海明威已写满了第六个笔记本，开始写第七个。他已经写完描写斗牛节盛况的章节。让杰克巴纳斯到圣赛巴斯菲斯塔去休息。这里就不加以细述。不久布雷特打电报给杰克要他马上回马德里。他们一起坐出租汽车先到格兰维亚去。“哦，杰克，我们玩得真痛快，要是能再玩玩该多好啊！”杰克两眼注视着路上一个穿咔叽布制服的交通警察说，“你这个想法真不错”。

厄内斯特凝视着他写的那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那个句子。过了一会，用笔把它划掉，改成一个疑问句：“这个想法不错吧？”这样的措词可能还嫌不太准确，可是他已经太疲劳了，他不想再修改。最后他补写上一行字：“全书完。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巴黎。”

双 渡

厄内斯特一鼓作气把那部长篇小说写完。写完后他才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的极度疲劳。他原想到冰寒彻骨的塞纳河去游泳藉以恢复疲劳，但由于不小心把右脚扭伤，韧带移位，只好作罢。他本可以带着他的妻子哈德莉步行旅行到意大利北部，越过圣巴纳德山口，然后到米兰、威生札、斯奇奥和巴沙诺，再到威尼斯，作一次富有罗曼蒂克的谈情说爱、观赏风光的旅行。可是这个计划行不通。主要原因是他的儿子波比从布列塔尼回来后，比以前长高了，皮肤晒黑了，身体结实些，也比以前更活跃了。带他去不行，不带他去也不行。另外，他说，到意大利去没有妻子同行就没有意思，如果带别的女子去，他又怕出乱子，将来要负担赡养费或搞出一个私生子来就麻烦。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靠暴力和阴谋上台的墨索里尼政府。这个政府干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是谋杀马迪奥蒂^①，但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我已经把意大

^① 意大利政府领导人之一。

利埋葬了”，厄内斯特说，“当尸体还在发臭时，干吗又把它挖掘出来呢？”

最后他决定带着他那部长篇小说的稿子，于九月下旬一个人到查特雷斯去作一次短途旅行。原先，他打算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再把稿子仔细检查一遍，加以修改定稿，最后用打字机打出来。后来他发现，这项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办好。部分原因是小说的名称问题。本来他定名为《费尔斯塔》^①，但他又不愿意用一个外国的名称。在查特雷斯旅行的时候，一时心血来潮把它取名为《垮掉的一代》。他写了一个前言，说明这个书名的由来与涵义。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夏天，格特鲁德斯坦恩到爱因县一个乡村去，她把汽车停放在该地的一个车库里。离开前，发现她的福特牌汽车活门堵塞了。这时一个年纪很轻的修理工替他修理好，既修得快，又修得好。格特鲁德当即问车库老板，这些技术很好的年轻机修工是从那里招来的。老板回答说是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他说这些年轻人脑子灵，学东西学得快。只有那些二十二岁至三十岁的青年人才学不好。简直是朽木不可雕。“C’ est

①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人民以游行和舞蹈等来庆祝的宗教节日。

une g' en' eralion perdue。”^① 那位老板说。厄内斯特在他的笔记本的背面开列了好几个书各：《注入大海的河流》、《两人在一起》、《旧习未除》、《太阳也升起来了》。厄内斯特最后选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作为该书的书名。这是引自爱克莱西亚斯特的一句话。厄内斯特到查特雷斯旅行的主要收获是改换了他那部长篇小说的名称。

在这期间，他收到朵芙给他的一封短信。信是用一家旅店的信笺写的。交由服务员弗雷德转交。朵芙对厄内斯特扭伤了脚表示同情和慰问，但她主要的是谈另外一件事。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厄内斯特，请原谅我这样不客气，你能否借点钱给我？我刻下手头很紧，但只是临时向你借这一次，并且肯定如数奉还。请借给我三千法郎——当然，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多借一点就更好。我本不想向你开口，但我的朋友们的处境和我一样，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我现呆在乡下，什么东西都没有，却欠下酒馆一笔钱。债务未清我不敢回城。要是我在这里呆下去，欠债

① 法文。意思是“这是垮掉的一代”。

就势必越来越多。因此，如果可能的话，烦请你在收到我的信后尽快地给我一个回音，信可交给弗莱德转交。我此时心急如焚，盼你能真正宽恕我。得知你扭伤了脚，但愿伤势不很严重。

请善自珍重。永远忠于你的

朵芙特威斯登

不管海明威答不答应朵芙的要求，朵芙在他脑海里确实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笔记本里写上七句独白。显然，朵芙以前对他说过的话，他仍记得清清楚楚。他写的七句话如下：

1. 你必须认真说明事情的真相。
2. 你似乎同时与十几个男人相好，但谁也不知道你究竟爱哪一个。
3. 我们可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你会伤害别人的心的。我们都是信奉上帝的人。
4. 我必须得到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从你那里得不到它。所以我准备要别的东西。
5. 我从来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6. 我看见你，可我受不了眼前所见到的情景。多么丢脸呀！我们要上去，他却不让，把我们压

下来。

7. 到底是什么使你那么开心？几天前究竟是什么使你那么得意？

厄内斯特在修改他的小说的时候，他想把这几个句子插了进去，而且想通过布雷特阿瑟莱的口说出来。但只有其中一句适合他讲，即：“我们都是信奉上帝的人”。这些话适合一个女人私下对别人讲的话。例如她教一个男子去说谎，说：“你应该认真说明事情的真相”。她正设法隐瞒她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以取得他的信任。“你似乎同时与十几个男人相好，但谁也不知道你究竟爱哪一个。”如果真相败露，其他的人就会受到伤害。“我们可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伤害别人的心的。我们都是信奉上帝的人。”当这个女人得不到完满的结果，便退而求次，说，“我必须得到我要的东西，但是我从你那里得不到它。所以我准备要别的东西。”接着她抱怨自己运气不好，说，“我从来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她回想起她被欲望所征服的时刻，渴望同一个男人秘密地乘小马车出游，可是刚到马车跟前，车夫就把车顶篷盖上。“我看见你，可我受不了眼前所见到的情景。多么丢脸呀！我们要上去，他却不让，把我们压下来。”

最后这女人看到这男的很幽默，自己又做不到，于是气愤地说，“到底是什么使你那么开心？几天前究竟是什么使你那么得意？。

笔记本上所写的那几句话足以说明海明威与朵芙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两人经常在咖啡店里会面。厄内斯特第一次在丁哥酒店见到费兹吉霉时，他正在同朵芙谈话。朵芙一碰到手头没有钱用，便暗地里送信给海明威，向他借钱或请求帮助。这种情况至少有两次。在庞普罗纳时，朵芙的一举一动使毕尔史密斯和唐斯梯华特深信，朵芙和海明威之间有暧昧关系。海明威当时对哈洛德罗布大发雷霆一事，暗示他是为了女人而争风吃醋。但这些事实证明，如果出现了性行为的问题（很可能会出现），海明威是完全能抵制这种诱惑的。读者可从《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中看到相类似的情况。书中描写了杰克巴纳斯在战争中受伤，他有性的要求，但他没有性的行为。厄内斯特认为，巴纳斯和布雷特阿斯莱之间的情况具体反映了他不可能与朵芙睡觉的事实。

然而，正是朵芙其人和她的欲望强调了主题——欺骗和出卖。厄内斯特认为，这是有意或下意识的东西。近几个月来他只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是围

绕着欺骗和出卖这个中心。一篇叫《十个印地安人》。他先写好初稿留以后修改。它描写一位印地安姑娘普鲁迪如何欺骗尼克阿丹姆斯的。当尼克在派托斯基观看七月四日举行的垒球比赛时，阿丹姆斯医生看见普鲁迪和弗兰克华司波恩在瓦伦湖附近的树林里嬉游。另一个故事《五万美元》是根据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纽约竞技场举行的次重量级拳击冠军赛情况写成的。在以十五回合决定胜负的第十三回合中，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班尼利奥纳德对次轻量级拳王杰克布里顿。在犯规的情况下，班尼打了杰克。厄内斯特的故事具有欺骗和出卖的两重性。杰克布伦纳私下把赌注五万美万押在他的对手吉米·华尔科特身上。但当吉米后来犯规的时候，杰克心里明白，如果他指出对方犯规，而自己取战，他的五万块钱就收不回。于是他沉住了气耐心等待，结果他自己也犯了规。这样华尔科特取胜得奖，他也就保住了五万块钱。

司各脱·费兹吉雷德看了厄内斯特给他看那个描述拳击的故事之后，十分赞赏。他唯一感到不足之处是故事开头杰克布伦纳和他一个侍男的一段对话。他们正在谈论另一次拳击赛中头几个回合的情况。

“杰克，你是怎样轻易取胜班尼的？”

“班尼是一个很出色的拳击家，”杰克说，“当时他站在那里沉思，我就趁机向他进攻，把他打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厄内斯特把上述那句话视为“拳击学上最好的启示。”因此当他听到司各脱说，那已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应当丢进垃圾堆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震惊。虽然他那个时候对于司各脱所说的话，从来是恭听照办的，但过了几个月之后，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件轶事决不是什么老生常谈，就是司各脱本人也是头一次从他这个朋友之口听到的。

费兹吉雷德和多斯巴索斯谈论一对叫墨菲夫妇的有钱美国人，谈得很多。吉雷德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个子又高又瘦，额头生得很高，褐红色的头发向脑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三个孩子都习惯叫他作“多多。”一九一六年他同一位叫莎拉的女子结婚，并于一九二一年带她一同族居海外。他们在凯道葛兰奥古斯丁租了一套公寓房子，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安迪贝斯河湾附近的一所别致的美国别墅里。吉拉德原先学习建筑学，后来从事绘画。莎拉为人率直、诚恳、不卖乖巧，也不因为自己出身名门望族而蔑视他人，所以大家都喜欢她。那所雅致的美国别墅

里有一宾客室，多斯巴索斯是那里的常客。尽管他喜欢莎拉的为人，也乐于同吉雷德交谈，但他更感兴趣的是通过每隔四天一次的接触，使他了解到墨菲夫妇的慷慨大方。他每次从墨菲夫妇家回来总要到海明威家去打一转，有时还帮忙给海明威的儿子波比洗澡。

有一天多斯巴索斯看到海明威买了一幅大油画。画题为《农庄风光》。作者是一位个子矮小，黑皮肤名叫佐安米罗的西班牙人。依凡西普曼很想买这幅画，并劝说米罗通过经纪人把画卖给他。当依凡得悉海明威也想买这幅画，作为生日的礼物送给哈德莉时，他十分大方地主动提出通过抽签来决定谁买下那幅画。抽签结果，厄内斯特赢了，但他一时拿不出五千法郎买那张画。他们急急忙忙地四处张罗借钱，最后筹足了钱把画买下用车子拖回家。作者米罗特地到海明威家里参观。见到那幅画悬挂在卧床挡头的壁上。他为自己的画有幸落到珍惜艺术品的人手里感到非常满意。厄内斯特也欣喜若狂。他说，没有去过西班牙的人看了这幅画之后，会感觉到身临其境；去过西班牙的人看了这幅画之后感到仿佛旧地重游。而只有米罗这样的画家才画得出这样的好画来。

这年的秋天，海明威除了喜得一幅好画之外，另一件使他高兴的事是十月份正式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时代》。里乌为该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心血。该书的护封上有由谢乌安德逊写的简介短评。爱德华丁·奥布里恩、约翰多斯巴索斯、华尔多弗朗克以及吉尔伯特塞尔德也都写了赞扬性的短评。该书的发行量不多，一共只印一千三百册。除厄内斯特外，大家都认为这本书销路不广。乔治多朗对唐斯梯华特说，在市场上长篇小说是畅销货，短篇小说是滞销货。对于这本书的评论，自然有些是令人满意的。《纽约时报》说，故事情节使人愉快，文笔简洁，读之耐人寻味。此外语言地道，用词新颖。赫伯特哥尔曼说，海明威大刀阔斧，毫不掩饰地说出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来。持反对意见的也有。如赫塞尔布里科尔的评论。他说，从内容的整体看来这些还不能称之为短篇小说。但《我的老人》这一篇除外。这篇故事描写得十分动人，那怕是谢乌本人写的也不一定会超过他。厄内斯特对于这种不恰当的比较，也感到讨厌。他早在一九二三就曾对爱德蒙威尔说过。安德森当时一开始就出了名，不过近来，他的某些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其原因可能是在纽约的人们对他的称赞过头了。到了十一月的阴暗天气里，厄内斯特开始构

思写一本以滑稽讽刺故事为题材的书。这样，今后就可避免人家拿他的作品去同安德森的相比。

正当厄内斯特开始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哈德利和波比都得了重感冒。他虚构了一寓言，说明春分这个时节对住在密执安派托斯基两个人的生活受了什么影响。在他确定这个名称时，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起决定性作用。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却在内容上起着座右铭的作用。这说明一切真正滑稽的东西都是靠模仿得来的。厄内斯特模仿写作滑稽作品主要是受安德逊最近写的小说《忧郁的笑声》所影响。这部小说的确克尽嘲笑讥讽之能事。厄内斯特的态度十分轻率，但他不假作正经。他在致读者的说明中谈到一点，他用两小时的时间打字，完成了第十二章的写作，接着陪多斯巴索斯出去吃中饭。还谈到一点，他前不久去探望费兹吉拉德。看见他正在壁炉旁边烤火，竟然把大衣丢到火炉里当柴烧。费兹吉拉德的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半夜以后来找过海明威。当时费兹吉拉德喝得醉醺醺的，厄内斯特马上送他回家。十一月三十日他给海明威写了一封短信，对他前两天的行为表示歉意。信中写道：“星期六上午闯入你家的那个可怜的家伙不是我，是一个名叫约翰斯顿人，人们总是把他错当作我，这真是奇事。”

费兹吉拉德离开巴黎时，厄内斯特那本书还没写完。海明威把书的内容读给多斯巴索斯听。多斯很喜欢《密执安的印地安人》那一章。他说，“海明威对印地安人很熟悉。”他还同意海明威的看法《忧郁的笑声》那本书的内容傻里傻气，又十分伤感。如果有谁批评谢乌的话，那么海明威是最合适的。难怪《欺骗和出卖》的写作手法是他的拿手好戏。多斯设法劝他不要出那本书，至少，目前不要这样做。他说，“就讽刺挖苦，嘲笑讥讽而言，这本书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但《我们的时代》一书却写得很不错，值得效法。多斯说这番话时，海明威只是哼了哼几声，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仿佛他的主意已定无法更改。哈德莉同意多斯的观点。她对谢乌是很尊敬的，虽然她对他丈夫的整个设想很不赞成，但她很快发现她无法阻止海明威把书寄给里乌怀特看。格特鲁德斯坦恩看了他的书后，感到很生气。她发现海明威不仅把该书的第四部分叫做《美国人的成功与失败》，而且出卖了那些她认为是自己的心腹的人。真正赞成海明威写《激流》的人是个子矮小的波林普菲弗，她是阿堪萨斯州《时新》杂志的编辑。她早就改变了她对海明威的看法（过去海明威在她印象里是个粗鲁，不修边幅，流浪汉一般的人），而且成为哈德莉的知

心朋友。当别人为海明威写这类嘲讽别人的书而感到惋惜时，波尼却乐得哈哈大笑，说，海明威干得不错，并且鼓励他立即把书寄给里乌怀特看。

尽管海明威的一些朋友怀疑他把那本书寄给里乌怀特是另有目的，但海明威还是寄去了。由于里乌怀特是安得逊的出版商兼朋友，他不可能出版这类书籍。他不出版海明威的书，就等于自动取消了同海明威订立的合同。多斯弄不清究竟是海明威有意这么做，还是一时糊涂呢？迈克斯特拉特认定是由于这本书的缘故，合同才遭到破坏的。如果确实如此，那末，厄内斯特有意忍心这样做的。他在十二月七日附在寄出的书稿上的那封说明信便足以表明这个态度暴躁的年青人的心里活动。他以为有一堆体面的书搞《太阳也升起来了》作底，使认定自己占据了有利地位，可以洋洋得意进行讨价还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厄内斯特对霍拉斯说，他听到人们的各种议论和批评，哀叹美国缺高水平的讽刺作家。假如霍拉斯读了《激流》一书之后，他完全可以要批评家们停止叫喊。总之，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一书是十分拙劣模仿理查德逊的英文小说《黄金时代》而写成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本书，现在都被列为古典作品。这里又提供了新的例子，这本书已得到在纽

约早已闻名的作家——司各脱，路易斯布朗费尔德和约翰多斯巴索斯等的赏识和赞扬。讽刺的小说到底要写多长。这本书比斯梯华特的《模仿滑稽作品史纲》还要多五千字。这本书之所以被拒绝出版，唯一可以想到的原因是霍拉斯害怕得罪谢乌。但是，任何拥有这种材料的人，谁也不会被讽刺所伤害。一本配有漫画家雷尔夫巴顿的漫画插图的书销路一下子很容易卖出数千册。厄内斯特预支了五百元，并早早作出决定先打电报给斯奇伦斯托布旅社订好位子。这是该死的一本好书，它使他们两人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厄内斯特接到家里来信说，他的父亲买了一本《我们的时代》，并满怀兴趣地看完那本书。他的母亲葛莱丝替他广泛地收集人们对该书的评论和意见，然后转告海明威。在奥克派克，有不少的人到海明威医生家里道贺，赞扬他儿子厄内斯特所取得的成就。但海明威医生在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那本书的内容还缺少奋发精神。他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相信在你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描写更多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性格。在这书里，你已经向读者指示人的残酷品性一面。今后你应多描写人的欢乐，振奋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

每个人尽力而为。我每天都想到你，为你祷告，我亲爱的儿子。”

雪崩之年

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回到斯奇伦斯时，积雪足有两尺厚，天气却十分晴朗。天上无云，皑皑白雪的高山轮廓清晰可见。厄内斯特向来喜爱高山。几天前他得了重感冒，后来又给他新结识的朋友——吉拉尔德和莎拉墨菲大声朗读《春潮》的全书，现在已发展到重要的喉炎。厄内斯特认为墨菲夫妇是非常高尚的人。当他和哈德莉带着孩子和行李动身到火车东站乘坐晚班列车的时候，墨菲夫妇平时对他的赞扬声仍萦绕耳际。波比十分饶舌，坐在车厢里整夜话说个不停，哈德莉则由于缺乏睡眠，眼睛都熬红了。后来他们在布鲁登兹换车，乘坐直接开往斯奇伦斯的列车。

赫尔华尔德兰特已聘请好一位滑雪导师。是一位莱比锡的德国姑娘。她擅长滑雪，身材纤细，健美，一张褐黄色细脸，头发往后梳，在后脑门上打了一个发髻，她叫玛利亚格拉萨。赫尔兰特说，当到了可以在西尔维雷塔高山滑雪的时候玛利亚格拉萨对他们非常有用。但现在还不行，即使现在已是十二月，还

可能经常出现雪崩。第一次碰上雪崩，死人最多的是在阿尔贝格莱奇山区，一队德国滑雪者遇难。当时赫尔兰特打电话要他们不要上山，他们不听，到山上后，兰特不肯带他们出去。他们便自己出去滑雪。兰特无奈只好带他们到一个他认为是安全的斜坡。他自己先滑过去，他们随后跟了上去。正在这个时候，整个斜坡的积雪突然崩塌，象排空巨浪从他们头顶压了下去。全部被埋在里面。后来挖救出十三个人，其中九人已断了气。因此在雪崩期间，雪尚未冻结之前，兰特是很有理由禁止任何团体外出滑雪的。

第一个星期厄内斯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细心护理喉炎，胸痛，吃东西很费劲。有时写写信或读点书，他主要读托马斯马恩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如《巴登布鲁克》和《父与子》。他认为这样的书比H·L·梅肯的《白发男童作家》和幸克莱路易斯的成名之作《美国的严酷现实》要好得多。厄内斯特的这种观点使哈德莉感到惊讶。她后来回忆起当时厄内斯特是如何全神贯注阅读小说《大街》的。除了阅读马恩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外，海明威的书包里还放着毛姆的《人类的束缚》、康纳德的《潮流之中》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书籍去年夏天旅行西班牙时，他一直带在身边。

厄内斯特在闲暇时间同费兹吉拉德充分谈论创作小说主题的重要性。他说，战争是写小说最好的主题。因为描写战争的内容很多，动作，场面也多。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身历其境的作家从中取得的经验之多相当于在一般情况下他得花一辈子时间才能获得。例如多斯巴索斯经历过凯撒王朝的战争^①。他经受过两次战争，而且在这两次战争中长大。因此，难怪他所写的小说《三个士兵》成为一本大受欢迎的书。在厄内斯特看来，除了战争这个主题外，其它较好的主题是：爱情、金钱、贪婪、谋杀和无能等。他那部要花整个冬天修改的小说《太阳也升起来了》所触及的主题，除了上述第二项和最后一项外，其它概未涉及。但他对这本书却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准备等他的呼吸器官受感染的毛病治愈后，便立即动手修改，然后用打字机重新打过。——

海明威现在渐渐地恢复他过去爱好的文娱活动，不过现在增添了一个项目——打台球。由于十三、十四日连续有暴风雪，整个城市复盖着三尺深的新雪。厄内斯特曾经两次到托布旅店后面的山坡上试滑，可是都未滑成，因为他发现疾病不仅削弱了他的体力，也降低了他的勇气。一场持续的大雨使积雪

① 这里指神圣罗马帝国凯撒皇帝发动的战争。

逐渐溶化了，厄内斯特每天抱着马利亚特上尉写的《天真的彼得》一书在床上看。一天晚上他一边打扑克一边喝啤酒，一连喝了七瓶。结果赢了十五万八千克朗。虽然货币贬值，兑换率很低，仍然兑了二百三十五块美元。他用其中的一半在城里一家小铺子里给波比买一件圣诞礼物——旋转木马。

凯蒂康涅尔已经返回巴黎。十二月里的一天，她在街上遇见了波林普菲弗尔。波林背着一付雪橇，背弯得头几乎碰到膝盖，笑哈哈地对她说，她准备同哈德莉以及厄内斯特到奥地利去过圣诞节和新年。说她从未滑过雪，不会滑，但厄内斯特答应教她。凯蒂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她还不知道波林和海明威家的关系现在这么好。她记得以前波林对她说过，认为厄内斯特是个好吃懒做的浪荡子。可是现在波林的看法改变了。对于波尼和厄内斯特关系的改善，感情的融洽，以至于他们好到上滑雪课，这些凯蒂都不放在心上。能够同厄内斯特接触就行了。她心里清楚，她深深地爱上了他。但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哈德莉知道。

凯蒂到斯奇伦斯大约十天左右，厄内斯特就接到霍雷斯里乌怀特关于出版他的书的消息。凯蒂对他那本书也是十分欣赏的。电报说，“退还《激流》书

稿。请寄来《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的全稿”。对于厄内斯特来说，这个电报使他感到十分意外。于是他立即给司各脱弗兹吉拉德写信说明情况。他十分清楚里乌怀特不会也不可能出版他的书，让《一个流浪汉》成为他们的佼佼者，让他的书成为畅销的书。他同里乌签订的合约只是书信一封而已，并且信里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他们不采用他的第二本书，那么第一批三本书的出版也就不可能了。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既然如此”他说，“我也无所谓。”

事实上也有别的人找海明威联系的。就司各脱所知，去年冬天，马克斯伯金斯就曾写信给海明威。在克诺普夫的毕尔布雷德莱前不久写了封信给海明威询问他写书的情况。再是路易斯布隆菲尔德——他的出版商是哈科特，最近向海明威转达了哈科德对他的书的一些意见说海明威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会震动美国。并表示如果海明威决定另找出版商出版他的书的话，他可先预支给海明威一笔钱。海明威当机立断，满口应承了伯金斯。做法很简单。首先他打电报给里乌怀特，叫他将他的书稿转交给在耶鲁俱乐部的唐斯梯华特。第二步让唐斯梯华特再把稿子交给伯金斯。海明威认为，他的书《太阳也升起来了》大可成为进行这笔生意的筹码。

除夕晚上海明威焦急不安，辗转反侧夜不成眠，第二天清早他匆忙地给费兹吉雷德添寄一张新年明信片，上面附有简短的话。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尽可能快地到纽约去一趟。到那里后，可能当场能解决《激流》那本书易主出版的问题。甚至还可能征用《我们的时代》一书的印版。但最快也要到一月中旬才能成行，因为他原来的护照在圣诞节前就已失效，新护照要到一月初旬才能办好。在这期间他还得到海关申报费兹吉拉德给他的儿子波比寄来的圣诞节礼物——一顶小骑师帽，一根马鞭，一套骑师穿的绸衣服。这些主要是同波比那匹旋转木马配套。

里乌怀特的信到达斯奇伦斯的时候，波林还在那里。霍拉斯十分坦率地说，所有在办公室的人都说那本书写得不好，因为除了象安得逊作品的漫画式挖苦和嘲弄外，还过份幽默，根本无法同唐斯梯华特和鲍勃本奇莱写的读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作品相比。正如厄内斯特所预料的，该书不可能销售两万本，最多只能销售七、八百本。因此，出版这本书是不可取的，对安得逊来说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盼望《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的问世。如果工作顺利的话，出版商可在当年秋天出书。波林普菲弗捏紧着她那小小的拳头，无可奈何地返回巴黎去。

厄内斯特此时对波林就这件事引起的反响，以及事态的进展使他心里渐渐明白起来了。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

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一时成为另一个已婚的青年女子的好朋友，并且同那对夫妇住在一起。后来人不知鬼不觉地，她单纯而善良地情愿同那个有妇之夫结婚。这个丈夫后来成为作家，工作繁重，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很少有时间陪他的妻子玩。这样的生活、工作安排自有优点的。当这位丈夫每天工作完毕，就有两位漂亮的女子在等着他。其中一个是新来的，还不那么熟悉。有时凑巧两个女人都在场，再加上他们的孩子，一共三个人。开头，还搞得很欢，很有情趣，而且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世上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是从天真纯朴开始的。人们一天天这样过下去，并已习以为常，无忧无虑。人们撒谎，痛恨生活，生活把你毁灭，危险的因素一天天在增加，这时你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

波林回到巴黎，竭力装作她与海明威一家只保

持一般的友谊关系。她写信给哈德莉向她要回放在她家里的和服式晨衣和发梳，还寄钱去买玩具送给波比。她称赞哈德莉钢琴弹得好，也称赞厄内斯特在创作上取得新的进展（不过他想把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法，改为第三人称叙述法，但没成功）。当波林知道厄内斯特已决定为出版书的事到纽约去时，她鼓足勇气表示要跟他一起走。霍雷德里乌怀特的信便是一篇很好的滑稽模仿文章。十分明显，他所要的是口头上对讽刺艺术作点讲解或说明。波比现在长得很结实，脸颊红红象苹果一样，波林此时才明白哈德莉为什么不把波比交给苔迪照管，以便自己一路上陪着厄内斯特乘轮船到巴黎。可是当厄内斯特回家时，她又答应跟他一起走，就象秤不离砣一样，死死地跟着他，寸步不离。

一月下旬，厄内斯特到达巴黎。波林便写信给哈德莉。说她看到了厄内斯特因工作需要出席了一个时装展览开幕典礼。一天下午波林和厄内斯特去游乐场看电影。厄内斯特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他显得特别高兴。但究竟怎么高兴，波林却没有明讲。波林在彼科特大街有一套公寓房子。厄内斯特则住在蒙特巴拿斯大街的威尼西旅店。此时的厄内斯特同时得到两个女人的爱——他的妻子哈德莉和波林。

他神魂颠倒，几乎已经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就他当时的思想，他是不愿离开波林乘船横渡大西洋的。

厄内斯特独自到美国去，对于这种孤孤零零的处境感到十分懊丧。二月九日当他乘坐的玛雷塔尼亚号轮船抵达纽约港码头时，他立刻上岸住进布莱沃特旅店，然后直接乘车去找波尼和里乌怀特。他们公司在西四十八号街六十一号的一幢棕黄色大楼房里。到那里后立即有人领他到二楼霍雷斯拥挤的办公室。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直呼名字，气氛也十分热烈友好。厄内斯特在谈到不得不易主出版时，表示不安和内疚。后来他们一同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当晚厄内斯特有点坐卧不安，睡不成眠，他拿不定主意到底去找斯克里布纳好呢还是去找布朗菲尔德的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哈科德好。第三天他决定先去找他最先承诺过的那个出版商伯金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纽约第五号大街找斯克里布纳的办公室。早晨街上的车辆穿梭往来，一片繁忙景象，伯金斯在二楼他这间纸张撒满地板的办公室里接见他。伯金斯是一个很机灵的人。见到厄内斯特，他表现出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他说《激流》那本书很不错，并立即表示愿为那本讽刺的书和一本未写完的小说，先支付给厄内斯特一千五百元。甚至还表示愿意特别优待按高

于统一版权费百分之十五计算付款。

厄内斯特后来又去拜访阿尔弗雷德哈科德。他告诉哈科德关于他和斯克里布纳斯的计划安排，并解释答应伯金斯出版的优先权。哈科特十分和蔼，又很有礼貌。他表示厄内斯特如碰到新情况，他乐意帮忙。哈科特和布雷斯有象格伦威维斯科特这样能干的中西部作家。在巴黎的时候，厄内斯特曾对维斯科特委婉地表示不满，讨厌他说话做作，冒充英国口音。关于这一点，在《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中，他进行了挖苦和嘲弄。他十分粗鲁地对哈科特说维斯科特的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厄内斯特虽然因自己方才态度上的轻率，鲁莽感到难为情，但一想到自己对伯金斯的许诺，并在无意之中指责了维斯科特时，也就无动于衷，甚至有点趾高气扬了。但哈科特听了只是眉毛略略扬了一下，立刻转过一个话题。

厄内斯特这次到纽约，本来只打算住一个星期，结果却延长到十九天。他在纽约碰到了很多人。他觉得厄内斯特波德很了不起，其他如梅德莱恩，鲍勃本奇莱和多迪巴克等也是很伟大的。大家在谈到文学时，一致认为在知识分子中布朗菲尔德和福特是真

正受崇敬的人。还谈到多斯巴索斯“曼哈顿^①的转移”一书已是第四次印刷了。安德逊的《温斯伯格俄亥俄》一书已印刷第十次，欧文戴维斯将费兹吉雷德的《伟大的盖茨拜》改成剧本，登上了舞台或银幕。厄内斯特专门看这个戏。他认为把别人的小说改写成剧本是最容易赚钱的。他后来说，他曾出钱让人把他的书改写成剧本，又有一两次出钱把剧本编成戏搬上舞台。总的来说效果还十分满意，内容也接近原作。

直到他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他的社交活动仍很频繁。杰克考莱斯认识很多非法酿酒卖酒者，鲍比劳斯，一个芝加哥 Y、K、史密斯时代的老党徒，也认识许多这一类的人。杰克在格林威治村康涅利亚街二十五号马房后面有一间小房子。一天晚上这帮人抓住了约翰赫曼恩，他同佐西赫布斯特结婚后住在那个村子里。麦克阿尔蒙已经出版了他的小说《发生了什么事》真实地描写了美国青年的风貌。但该书被认为过于暴露，败坏美国名声，不允许在美国市场上售卖。这帮人袭击西宁斯街五十号一家住户。里面住着小说家达恩波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达恩波是个身材矮，人肥胖，长相颇为漂亮的女人。头发剪得

① 美国东部哈得逊河口的岩岛，为纽约的市中心。

短短的，有点象波林普菲弗的发式。这帮人把她带到杰克的家去。当考莱斯准备饮料的时候，厄内斯特躺在沙发里，舒舒服服地睡着。

厄内斯特还访问了依莎贝尔西蒙。她已同一个叫哥多尔芬的古典派学者结婚，人们通常称他为弗里斯科。离开纽约的前一天，他又到厄内斯特波德家去。午饭前他同考莱斯和劳斯喝了三瓶鸡尾酒，午饭后他们又喝了几瓶啤酒，后来厄内斯特醉醺醺地又喝了一瓶马提尼酒。然后他匆匆忙忙地赶回旅店去参加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参加宴会的人也和他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时他又爱上了一个叫伊丽诺维莉的女子。后者也似乎有点相同的意思。马克康奈尔邀请出席宴会的人都去看他拍的电影《威斯登的牙齿》。厄内斯特因为要收拾行装，没有同往。在乘车去布雷沃特的路上，厄内斯特记起了他爱上伊丽诺的事，于是又回转。后来她送他到霍波康码头，准备搭乘半夜里起航的“罗斯福”号邮轮。这次同行的有多迪派克和鲍勃本奇莱。

厄内斯特抵达巴黎时，刚好司各脱和他的妻子惹尔达要到尼斯^①去。他同他们共进午餐和晚餐。司

① 法国的一个港口城市。

各脱劝他到里维埃拉^①去休憩一下。厄内斯特答应考虑。墨菲夫妇也邀请海明威一家四月份到他们那个美国别墅去玩。这样，司各脱夫妇感到厄内斯特比以前更忙了。他的那部小说还没写完。哈德莉和波比在斯奇伦斯等着他回去。可是在彼科特街却另有一位“新欢”在等着他。她身材纤细，但灵活如狸，决心选他作为她的男人。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写道，“本来我应该到火车站搭火车……可是我所钟爱的女子却在巴黎……无论我要去哪里？无论我将干什么？我内心突如其来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相信的。这种愁杀人的欢乐、自私以及我所干的背信弃义的事，都使我深深感到懊丧久久不能平息，以致第一、第二和第三班车我都没有搭上。”最后他乘坐第四班车。“我又同妻子见面了。当列车驶进车站经过堆放在车站里的木材堆时，我看见哈德莉站在铁路边上等着。除了妻子外，我不该再爱上别的女子。现在情况如此，真不如死去的好。妻子对我微笑着，阳光照在她那美丽的身段上，照在她那张被太阳和雪晒照成褐红色的动人的脸上，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之下光泽更加艳丽。经过一个冬天，她变得更美丽了，也好象更羞答答了。在妻子的身旁站着我的儿子波比。他头

^①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发淡黄，长得胖呼呼的，冬天过后双颊白里透红。”

三月份多斯巴索斯和墨菲夫妇去采访海明威。多斯刚从摩洛哥旅行回来，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但显得很有精神。他只能停留一个星期接着就要到美国纽约去。墨菲夫妇穿上滑雪衣服后看起来别有派头。他们告诉海明威，说渴望听他朗读他的新作，非常欣赏奥地利的偏僻小餐馆和娱乐场所。在那里有瓷砖火炉，别有风味的菜肴以及温斯杜温泉等。多斯认为那种生活仿佛是老式圣诞卡上描绘的那种图式。海明威察觉到墨菲夫妇为人既慷慨大方，又容易相处。他们似乎每天都在过节，高高兴兴无忧无虑。海明威的性格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想入非非。他曾对哈德利说，他非常想当国王。后来又把自己说成只是墨菲夫妇跟前的一只捕鸟猎犬而已。墨菲夫妇要求海明威读几章他的新作《太阳也升起来了》给他们听。海明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听完后他们大加赞扬。海明威心里乐滋滋地，觉得世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使他感到比这个更愉快的了。

海明威送走了两位贵客之后，又开始他的写作。他把写作笔记装订成一本厚厚的书，用黑色硬布作封面，里面还夹着一些漂亮的小纸片。在那之前两个星期。他在上面注明：“写作笔记本，一九二六年三

月六日海明威”。笔记本上第一页上面有一句话说，他要尽快写完《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然后写4——5个月的短篇小说。他拟定了一个他喜欢的书名，《新游侠骑士》。这个名称取自英国中世纪的民歌。如不用它来作短篇小说集的标题，就肯定会用作长篇小说的标题。自他从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借来的名称用作他的书名《激流》以后，他一直考虑写一部他称之为《美国传奇》的长篇小说。这小说的题材主要以一九二五年秋天他回到多伦多之后接受第一个工作任务的情况为背景。“那就要牵涉到瑞德里安，”他在笔记本的背面上写道，“关于他离开金斯顿潘恩。殴斗——躲在树林里，多伦多河岸上的抢劫，在明尼阿波里斯搞欺骗和出卖的报纸——返回多伦多和金斯顿——或者写一部描写一群四处游荡的青年。他们中有骑师，酒吧间侍者，意大利的骗子，拳击家——基德霍华德——四处游荡。这部小说并不描写青年们由于命运的乖戾而失意落魄，而描写这些青年如何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生活的慷慨赐予，最后逃脱不了厄运的惩罚。

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的脑子里时时萦绕着才气、命运、欺骗和出卖这些概念。他的精神极度疲劳，心神甚为错乱。他试图通过翻阅他那本用黑色硬布

包封起来的大书来镇定他的神经，引开自杀的念头。他写道，“每当我情绪不好，我总想到死亡，想到用各种方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认为，除了象睡一般死去的方法外，最好的死亡方法是夜里坐船跳海。因为这种方法显然死得干脆，情状也不可怕。只消一跳了事，而迅速腾跳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另外，人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留下任何痕迹，不需要别人花钱料理后事，甚至可能会受到人们的称赞。”

在卢温，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和弗罗兰格拉斯一起谈论死亡的问题。他说他愿意在滑雪的时候死去，不愿意让雪崩压死。格拉斯坐着沉思，瘦削的脸上神情严肃，赤黄色的头发向后飘散。过了一会她说，她认为最理想的方法是在快速滑雪的时候，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厄内斯特听了觉得这种方法很有几分浪漫色彩。格拉斯接着说，心脏停止跳动后，你还可以再向前滑一会儿，否则你就会突然往前面一栽，蒙受痛苦。至于雪崩，她说，死的情状是各不相同的。有一次，有个人遇上雪崩。雪压下来时，他跌倒了，但又挣扎着站起来，身上扭转着，伸出一只手，招呼他的同伴求救，但他的同伴也和他同一命运。后来人们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时，他的脸上还留着笑容。厄内斯

特听了对那人死后脸上仍留有笑容这一点迷惑不解。他认为如果他的同伴在雪崩发生后不同他笑，他自己怎么会笑呢？但格拉斯对他讲述的另一个在雪崩中遇难的人的故事，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是他的亲身经历。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人在一次大雪崩的时候被大雪埋起来了。过了两天，人们把他从雪堆里挖了出来。开始的时候，人们只发现雪地里有血，便循着血迹深挖下去，发现血迹越来越多，再深挖下去，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人们发现遇难者的颈部有伤口，原来血就是从那伤口流出的，当时可能是由于死者不断地强力扭动脖子，引起内伤。格拉斯说，遇难者当时只顾挣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厄内斯特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已经成为雪崩的好朋友了。我了解到有各种各样的雪崩。而且知道，怎样才能避开雪崩，或一旦碰上雪崩，怎样对付。那一年，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雪崩的时期写出来的。”当厄内斯特修改完《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的最后五章，并用他那台咔咔作响的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时，正是三月底，雪崩期还没有结束。他曾经想用第三人称叙述法代替第一人称，但后来还是用第一人称叙述法。整个修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对小说

中的一些重要场面和人物，如贝德罗·罗米拉的斗牛高潮，朋友欢宴和分别，以及在马德里莫塔娜饭店，杰克为布雷特举行的欢送会等场面，他无不加以大力渲染，着意描绘，使之有声有色。三月底抵达巴黎时，他手里的书稿已有九万字。收获真不小，他把那九万字的稿子交打字社打，一共花了一千零八十五个法郎。接着而来的是他再次受到精神上痛苦的折磨。几个星期前，他在这里依依不舍同波林分手到美国去，现在又在同一个地方他恋情绵绵，忧郁地同她吻别乘火车回到斯奇伦斯他那合法的家去。尽管春潮之后带来了宁静，但是一九二六年复活节前夕的厄内斯特，其内心痛苦之剧比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崩还要厉害。

一个重大的结局

当罗尔山谷里的树木枝头吐出嫩绿的叶子时，吉尼和波林普菲弗邀哈德莉乘坐吉尼的汽车到古堡之乡去旅行。她们取道凡赛尔和朗波勒，再到查特斯，一路上观赏风光，住宿在上流旅店，每天晚餐都很丰盛。罗尔河河水上涨，水流湍急。古堡之乡的古花园和高处筑有石板塔楼的古堡是吸引游客的地方。哈德莉从未见过，所以格外兴致勃勃。

车子在路上走不好久，哈德莉便注意到波林的举动有点古怪。她突然连珠式般同你谈上几句话，立即又沉默起来，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要是向她提出个什么问题时，她象发怒似的恶声恶气回答你。哈德莉受了委屈，有点受不了，深知她姊姊内心秘密的吉尼于是出来解释一番，说波林自小就养成这样的性格，请她不要见怪。但哈德莉心中疑虑未消。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吉尼，她丈夫厄内斯特是否同波林有过情爱关系。“我想，”吉尼说，“他们两人彼此都很要好。”哈德莉再不穷问下去，只是参观古堡之乡的高昂热情一下跌落千丈。在返回巴黎的途中，却轮到她鲜言寡语，噤若寒蝉。

现在矛盾已达到激化的程度。巴黎的四月和五月又阴暗又潮湿，自从斯奇伦斯回巴黎后哈德莉一直闹感冒，咳个不停，胸部咳痛了。波比却咳而无痰，有时还呕吐，有点象百日咳的症状。厄内斯特晚上闹失眠，一天哈德莉对厄内斯特说，她完全有理由说他同波林相爱。厄内斯特听了脸刷地一红，但立刻又镇静起来。他说哈德莉不应该提起这件事。现在她把秘密揭穿了，就等于把连系他们之间关系的链条砍断了。哈德莉意识到他是怪她不应该把事情点穿。他踉跄地走下楼去，出了门，走进雨中去。哈德莉则坐在

房里暗暗地流泪。

夫妻吵架本是家常便饭，这次口角却意外地大大激发了厄内斯特的创作欲。五月初旬，他就写完了一个短篇故事《阿尔卑斯山牧歌》，描写离斯奇伦斯东边很远一个叫巴兹南塔耳地方上的一个农民奥尔兹。厄内斯特本来可以借用同弗罗兰格拉斯的谈话，谈到自杀和死亡的问题来描写奥尔兹妻子的死及埋葬她的情况。但他却从奥尔兹对他妻子的无情无义方面描述。五月五日厄内斯特把这篇故事的稿子邮寄给伯金斯，请他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发表。该杂志的编辑觉得，《五万美金》文章太长，而《阿尔卑斯山牧歌》比较短，正合适。

由于波比的百日咳和为波林的事夫妻吵了一架，海明威原来计划全家再次到西班牙避暑已经行不通了。但厄内斯特仍决定在五月十二至十三日离开巴黎去西班牙。如果到时他儿子波比的病还没好，他便自己先去马德里，哈德莉晚一点再去。厄内斯特急切地要去参加西班牙斗牛节，以便收集材料，写出新的小说。他自己感到茫然若失，十分自怜。因为几乎他所有的好朋友都离开了巴黎。如司各脱在佐安拉宾斯，亚齐马克莱西在波斯，琴克多曼史密斯跟军队回英国，多斯巴索斯在纽约。厄内斯特写了一封信

给司各脱，告诉他即将去西班牙，并准备在那里大喝一场。

波林同她的姨妈姨爹此时正在意大利度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厄内斯特抱怨说，波林有一个习惯，就是有意事前不告诉你就走了，而且时间很久，这样让你去想念她。但这次波林走后不到一个星期，厄内斯特便收拾行李，坐上开往马德里的晚班列车，并在宾夕安阿基拉旅店下榻。他发觉那里的气候很干燥，到处尘埃滚滚。特别怪的是已经是五月天了，气候还十分寒冷。这次他去得太迟了，五月十三日的大型斗牛他没有看到。下一次的斗牛本来安排在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举行的，但因为牛得了传染病，所以兽医取消了这次斗牛会。星期日清早起床，他才发现前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圣埃西德罗的斗牛也被取消了。无奈他只好整天坐在床上取暖写小说。

这次到西班牙，他随身带了好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星期天一天他一口气就改完了三篇。其中有两章是关于教育青年——书中的主人公尼克阿丹斯的。他的那篇《十个印地安人》故事的第一稿中描写了尼克半夜三更会见那个印地安姑娘普鲁蒂波尔顿的动人场面。修改时他删掉这个情节并以尼克因普鲁蒂变心，爱上了弗兰克华斯本而感到绝望结尾。另

一篇故事开始时取名为《斗牛士》后来改为《殊杀者》。故事发生在派托斯基的供应快餐的小饭馆。雇请来的两个杀人者是芝加哥的枪手阿尔和马克斯。假定的牺牲者一位意大利的拳击家涅罗尼。这个人也曾厄内斯特早先的小说《经过匹克尔麦卡蒂》中出现过。在马德里，那天上午他把这个人的名字改为奥尔安德森，并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改为一个离芝加哥不远的城镇森密特。第三个故事是他的第一个剧本。这是一个独幕剧，描述三个罗马士兵在耶稣遇难那个晚上，在耶路撒冷的一间酒店里喝酒。这个剧本写得很不成功。剧中士兵的对话好象是中学二年级学生打足球前在更衣室里的对话。

当厄内斯特去马德里的时候，哈德利带着波比到安蒂布海岬去，他们住在墨菲夫妇的美国别墅的客房里。他们在那里住了数天，一切都很好。司各脱一家和马克莱西斯一家就住在他们附近。每天上午他们结伴在海滨游泳，波比因咳嗽未愈，留在岸上与墨菲家的孩子玩。但是这个孩子的病状引起墨菲夫妇的怀疑。便要他们家里的英籍保健医生检查。结果断定波比患了百日咳。费兹吉雷德最近从吉安拉宾斯的巴吉塔别墅搬到更为宽敞的圣路易斯别墅，在那里有供他们自用的海滨浴池。他们原来的住房租

期还没有满，所以便让哈德莉带波比去住。哈德莉立即把她家的女佣人罗巴奇太太从巴黎召去同住，以便让波比同外界脱离接触。

厄内斯特在马德里写了一封信给谢乌安德逊谈到那本即将由斯克里布纳杂志社出版《激流》的事。他承认谢乌可能会认为那是一封谈论一本讨厌的书和令人烦恼的信。然而他觉得他必须对谢乌表示由于他的协助，他的书《我们的时代》得以出版，这是要感谢他的。这件事还是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份某一天进行的。当时多斯巴索斯同他正在吃中餐，讨论《笑声》一书。厄内斯特说，午饭后，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写《激流》，并在一周之内完成。所写的内容只是一个虚构的答话，是无意的，但却是认真的。作家之间不必过份谦让。象谢乌这样的人，他本来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却偏偏写出质量低劣的作品来，对厄内斯特来说，他认为有义务提醒他。所以谢乌不应该认为厄内斯特是站在象本赫奇特和其他显赫一时的人物一边来嘲讽他。批评讽刺难免要伤害一个人的感情，除了是毫无意义的讽刺和批评。但既然这本书不是对那个人进行人身攻击，那么这种讽刺和批评越尖锐厉害，就越好。

厄内斯特在西班牙呆了三个星期，然后回到巴

黎上巴吉塔别墅哈德莉和波比那里。墨菲夫妇在海滨娱乐场举行一个小型鱼子酱三槟酒会为厄内斯特洗尘。六月初旬，黄昏早早降临，地中海的水波微微拍岸，一片静谧和谐气氛。亚齐和亚达马克莱西在悄悄细语，墨菲夫妇和蔼可亲，厄内斯特与哈德莉的关系似乎很融洽。但当费兹吉拉德夫妇一到，当时已略有醉意，司各脱似有意要搅乱平静的气氛。他说，“一开始，他对鱼子酱三槟酒讲了许多坏话……显然他认为是最喜欢的。”接着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旁边餐桌一位漂亮的女招待员，弄得那姑娘向她的领班提出控诉。接着他又到邻座去掸掉烟灰，嘻嘻哈哈地动作十分轻浮，接着又把领班找来。吉拉德见大家都不理他，感到没趣，只好离开会场回家。

海明威也不喜欢这种场合。朋友济济一堂，里维埃拉这种海滨游乐场所绝不是马德里的阿基拉可让他安安静静进行写作。他几乎找不出时间让他单独一个人呆着。当费兹吉雷德脑子清醒过来时，厄内斯特把《太阳也升起来了》的复写本拿给他看。费兹吉雷德看了说那是一本好书。不过他建议第一章的内容可大大删减。他的意见很中肯，厄内斯特决心把书稿的第一部分中的十五页删掉——其中有布雷特·阿斯莱、迈克康贝尔和叙述者杰克巴纳自传等，所有

这些提到的或在小说里后面会提到的，不管如何对于厄内斯特这些年来的美学理论也是一次很好的测验。他运用美学理论写了《不合时宜》、《印地安人营地》和《滔滔双心河》等短篇小说，它还可用来指导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写信通知马克斯伯金斯关于这一重大的决定，等待着他的答复。

马克斯帕金斯同意他的修改意见，并在信中说，他认为整篇小说写得很好，很有生气。例如人们跨越过比利牛斯山来到西班牙，人们在寒冷的河流里钓鱼，人们把雄牛和小公牛赶到一个特别的集中地，然后挑选最好的公牛到竞技场里参加角斗。所有这些场面都描写得十分具体，细致，栩栩如生。接着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斯克里布纳杂志》把《阿尔卑斯山牧歌》的书稿退了回来。认为如果刊登出来，该杂志会受到社会的抨击，至少罗伯特布里奇是这样认为的。说该书内容与高尔基，契柯夫的某些小说相似，读了令人害怕。因为书中所触及的社会现实问题，谈得太过于裸露，不加掩饰。而一般人的做法是有所保留。

马克斯还给厄内斯特寄了一些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评论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激流》这本书。哈里汉森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对《激流》并

不赞赏。他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写。滑稽嘲弄作品，因为写这种书需要有特别天才。而海明威在这方面比较欠缺。他只擅长写短篇小说。”不过持与哈里汉森相同意见的人只占少数，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本书“非常有趣”。有个评论家说，海明威在模仿安德逊写嘲弄滑稽文章方面做得很出色。在二月份曾经同海明威一起喝鸡尾酒的厄内斯特波依德说，芝加哥学校的老桂冠尺逐渐失去优势。《激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安德逊那种陈腐的造作的文风。谢乌却很恼火，他察觉厄内斯特从马德里寄给他的信中体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所表现的最自负最傲慢的态度。而这本书自身就是妒忌和忿怒的明证。安德逊说如果马克斯比尔波姆将该书压缩十几页，那可能更滑稽。

这年夏天，哈德莉感情上也受到了打击，虽然原因和上述的不相同。波林普菲弗自称她小的时候得过百日咳，有免疫力，不怕传染，于是住在海明威家，直到去庞普罗纳为止。费兹吉拉德的巴吉塔别墅租期已满，海明威家和波林便在吉安拉宾斯的比奈德旅店租了两个房间。这个地方靠近海滨，还有一个花园。每天上午他们在海滨度过，游泳或晒太阳。在花园里吃过午饭后便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午睡，然后

沿着吉安海湾进行长距离的骑自行车运动。黄昏时刻返家同墨菲夫妇，马克莱西斯和费兹吉拉德一起唱鸡尾酒。波比和罗巴奇太太住在附近的一幢平房里，他们常在松树林里散步，在岩石上游玩。在他们住的旅店里，有三件东西对他们最重要——盛早餐的盘子，自行车和凉晒在晒衣绳上的游泳衣。当然，最坏的事是两个女人都同时爱上一个男人。哈德莉只好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难言。

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七月初。然后海明威家同波林以及墨菲夫妇出发到庞普罗纳参加斗牛节。他们住在奇塔娜旅店度过了节前几天喧闹的日子。每天下午由吉拉尔德出钱买票，他们坐在斗牛场内的排椅上观看。有一天上午，根据安排是专为观众中业余斗牛爱好者斗牛。厄吉斯特怂恿吉拉尔德到斗牛圈里去同那些小公牛斗着玩——以便试一下他的精神状态，厄内斯特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吉拉尔德用一件雨衣当三角斗牛布。当一头公牛凶猛地向他冲去的时候，他慌得手足失措，在最后关头，他急中生智，把手上雨衣往旁边一撩，公牛便朝雨衣扑去，他幸而没有受伤。厄内斯特走过去向他表示祝贺。吉拉尔德解释说，“老兄我明年再来，到那时看我的。”波林此

时的心绪紊乱如麻。她一心想返回巴黎去，再不想看到海明威，不想听到他的声音。大家坐在伊露娜咖啡店外面的藤椅里谈天时，哈德莉发觉波林情绪低沉快快不乐。

斗牛节过后，波林和其他的人仍留在圣西巴斯蒂安的苏依卓旅店，准备再玩一个时候。哈德莉只好迁就大家陪着玩玩。墨菲夫妇和波林乘火车到贝安去游玩。他们在车站小卖部买了一个明信片寄给她作纪念。上面写着：“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这三个心情不愉快的人，想到你就高兴，祝你好！”他们三个在明信片上自上而下地签了名“莎迪、波林、杜杜”。但事情并不真正完全结束，当墨菲夫妇返回恬静的美国别墅，波林回到他住在巴黎的妹妹那里，海明威一家却继续到马德里的阿基拉去。此时，波林却频频给海明威写信。她写道，“我正设法弄来一部自行车，骑着它到树林里去，我也准备弄一匹马。我想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请来信。特别是请哈德莉来信。”但哈德莉没有心情执笔。

在吉拉尔德写给海明威的感谢信中，他称赞海明威一家给世界带来了光荣。他说，“你们是那么正直和本份。你们的作用与人类息息相关。能结识你们，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你是了不起的。”但是海

明威一家的作用并不是与人类息息相关。这在七月底瓦伦西亚斗牛节之前他写给迈克斯特拉特的信中就暗示不幸的事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和哈德莉已决定这年秋天不到美国去。厄内斯特说，事事都不顺心如意。首先是斯特拉特的母亲那年夏天病故，厄内斯特写信表示慰问。他希望迈克能设法安慰他那烦恼不安的父亲。他认为，当一个人失去了他所爱戴的并与之生活多年的人。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即使这种偶发事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碰到。厄内斯特所说的是话中有话。也就是说他也即将失去一位他过去所爱的而且现在仍在爱的与之共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五年的女人。但他并没有把他这个预见真正地告诉斯特拉特，只是泛泛地触及了一下。八月初旬海明威一家住在美国别墅的时候，唐斯梯华特和他的新婚妻子正在安蒂贝海岬度蜜月。当他得悉一对他素来认为感情很好的夫妻，突然感情破裂，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墨菲夫妇也有同感。费兹吉雷德听到海明威夫妇要分居时，他立即表示愿意把他弗罗依德辅街六十九号出租的房让给厄内斯特住。厄内斯特茫然若失地接受了吉拉尔德的关怀和帮助。他内心似乎还不大相信他会同妻子分居。

厄内斯特和他妻子最后一次外出旅行时的情景

至今仍深深镂刻在他的脑海里：法国南方城市的酷暑，马路两旁叶子沾满尘灰的树木，峰峦起伏的青石山，笼罩着迷雾的马赛港湾，夜幕降临时他们抵达亚维尼翁城一座被毁坏了的大桥旁边。铁路旁边田野里一间房屋着火了。火光冲天，从家里抢救出来的家具、杂物凌乱地放在草地上，孤零零地样子好不凄凉。上午在巴黎市郊有辆破旧的行李车打从他们身边经过。看到眼前的疮痍景象，厄内斯特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从里昂火车站坐汽车去查普斯圣母院。家里静悄悄的，杳无人声。儿子波比仍在布列塔尼同玛丽、通通安排在一起。哈德莉安排住在里拉斯克罗斯对面街的泥瓦旅店。厄内斯特则住在吉拉尔德的工作室里，他一到那里就阅看《太阳也升起来了》的书稿。八月二十七日他把书稿寄给马克斯伯金斯。他在附上的一封信中写道，他要求在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上写着下面这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哈德莉和约翰哈德莉尼卡诺。”他心想，这是他所能表示的最微薄的一点心意。

第 五 章

成为作家

一 百 天

哈德莉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誓言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誓言说，从她写宣誓那天起一百天之内，厄内斯特和波林不能有任何接触往来，也不能继续相爱。否则，她就向厄内斯特提出离婚。她声称，要是他们两人不愿意看到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唯一的办法是断绝关系。波林订了九月二十四日从布伦湾开往英国索斯安普敦和纽约潘朗的邮船票。九月二十五日她从英国拍回一封电报：“一切都好，我亲爱的。”当船刚刚离开英吉利海峡，她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厄内斯特，说分开三个月对她来说完全忍受得了。三个

月后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波林在瓦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小住，等待伤风感冒好了之后恢复健康。多斯帕索斯和墨菲夫妇也在纽约。吉拉尔德在离开巴黎前，悄悄地到银行给厄内斯特进了四百美元的帐，相当于一千三百法郎。七月份的时候，他还令人肉麻地吹捧过海明威的美满婚姻，现在他已察觉到厄内斯特和哈德莉即将体面地分手了。他所担心的是，由于懊悔与自责，厄内斯特的创作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海明威放弃了发挥他的天才，不继续写作，那将铸成大错。海明威自己也有这种看法，只是不敢明说。他永远不会宽恕吉拉尔德上次给他的那封奉承信。

波林的伯父古斯普菲弗给波林买了去阿堪瑟斯的火车票。古斯先生个子高瘦，家财万贯。在哈德纳特香水公司的股份中，他占绝对优势。波林睡在火车的卧铺上思考着如何把她同厄内斯特的关系巧妙地告诉她的父母亲。她父亲是彼格特克斯顿吉恩公司的董事长兼经理。该公司主要为克莱县农民加工棉花。他也是一个荒地的开拓者，在城市的東西兩方买了几千亩低洼地。她家的那幢宽大、墙壁刷得雪白的房子座落在櫻桃街附近的一个小山岗上。波林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生性温顺、贤慧、纯朴、

高尚。一天的生活就是打打桥牌，午饭后睡睡觉，定时去教堂做祷告，参加当地的慈善事业，做点好事。波林到家后，过了四天才把那件事告诉她母亲。她母亲听了先是感到震惊，接着表示非常同情那位男人的妻子。她流着眼泪问波林，“那她受得了吗？”波林向她解释说，那是双方出于自愿的。她母亲听了思想才慢慢有所转变。波林深知，到了适当的时候，她的父母亲会同意她这件事的。

“啊，你太可爱了，”波林在写给厄内斯特的信中这样说，“你美貌，潇洒，无与伦比。”可是，厄内斯特自认为自己决不是个尽善尽美的人物。当他告诉费兹吉拉德他已与哈德莉分居时，表现出十分痛苦的样子。他说，本来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欢乐与希望，这下子什么都完了。哈德莉是无可指摘的。一切过错都应由他自己负责。在奥地利过第二个圣诞节的时候，波林到他那里参加滑雪，从那时起，他的个人生活就起了变化，晚上常常闹失眠，半夜三更起来点灯照路，外出熟悉地形。了解周围环境。尽管他精神上十分苦恼，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写作。这时，佐纳森开普公司已出版了《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英文版，并询问斯克里布纳杂志尽早把《太阳也升起来了》的清样寄给他们。埃德华·奥布里恩准备把已经译成法

文和德文的《不可战胜的人》这个故事收入即将出版的《一九二六年最佳短篇小说集》里。斯克里布纳杂志用了二百美元买了《残害者》这篇小说。这是美国杂志正式购买厄内斯特第一篇短篇小说。

曾经在巴黎和纽约生活过的波林发觉彼格特这个城镇幽静舒适，富有乡村情趣。这个地方的居民大约只有两千人。她一天到晚无事可做。有时骑着男式自行车，行驶在僻静小路上，饮用大量牛奶增强体质，弥补她过去一段时间里闹恋爱时失去的体重。有时，她大量看书、有时做点衣服或打桥牌等，她着意让前额的刘海型头发长得长长的，好往两边梳。偶尔跟她父母亲去看场电影，或参加跳方形舞和由两小队十七岁的青年人组成的一种游戏。她几乎每天给厄内斯特写措词诱人的信。她在信中给厄内斯特开玩笑说，“只花两分钱，信纸一张，信封一个，我就来到你身边”。但她朝思暮想的是早日回到他的身边。她自认她的照片富有魅力，妖冶的容貌定能深深打动男人的心。她每天都要做晚祷告，祈求上帝早日赐福，从厄内斯特那里得到好的信息。她心里默默地念，“圣人约瑟^①呀，请求您赐给我一个善良英俊的基督徒丈夫吧！”她一天天在计算着日子，盼望这种

^① 犹太人十二列祖之一。

分开居住农村的生活早早结束，返回巴黎同他共享欢娱。

十月里，有一天她突然得了精神忧郁症。她写信给厄内斯特说，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上帝的惩罚。她突然认识到，他们把哈德莉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不给她任何希望，实在太残忍了。她感到十分内疚，于是写了一封短信给哈德莉，主动提出延长隔离的时间，甚至保证，如有必要她可以不和厄内斯特通讯。

厄内斯特常常到马克莱西斯在杜巴克街的住家去玩。有一次，他和阿奇一起到扎拉格扎去观看秋末的斗牛表演。厄内斯特设法劝说阿奇同他骑自行车旅行，不要谈一般的文化体育，极力主张他去阅读关于骑自行车运动的杂志《贝达尔》。于是他们一同骑自行车到查特雷斯去，厄内斯特一个劲地踩，跑到前面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休息，眺望着远处蓝天之下农民正在地里耕田种地。阿奇吃力地踩，好不容易才赶上他。厄内斯特每次护送阿奇参加奖金拳击赛或自行车比赛时，都表现出十分好斗。如果有人稍为推撞她一下，他总要站起来狠狠地打击对方。那些人个子矮，只有五尺来高。厄内斯特站在他们中间简直是鹤立鸡群。有些朋友把在波隆格波依斯大街上一套公

寓楼借给马克莱西斯。阿奇很不喜欢这套房间，但又不敢明说。只有那个常客“爸爸”（他是这样叫厄内斯特的）才敢骂它一通。在一次晚会上，厄内斯特坚持要大声诵读他喜爱的朵拉西巴克的诗句。唐和比特雷斯史梯华那天晚上也在场。唐认为该诗内容不好，直言不讳。于是导致了他同厄内斯特友谊的结束。

厄内斯特表面上举动横蛮，这大概是内心懊悔的表现。波林在信中谈到自己忧郁的心情，不免勾引起厄内斯特内心的苦楚。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直率地诉说他的苦衷。他把这封信说成是一封充满着庸俗，可怕的自我怜悯，沉湎于无限悲伤的卑劣的信。波林的忧郁症使他感到自己濒临毁灭的边缘。时间过得那么缓慢，那么令人害怕和恐惧，他几乎要发疯，要狂呼起来。夜晚在恶梦里他仿佛听到波林对他说，她受不了。她的神经已失常，他们俩都已彻底毁灭了。

厄内斯特在信中告诉波林说，他甚至认真考虑过自杀。一九二五年秋天，他在神志十分清醒，并非有意吓唬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如果他的恋爱事件在圣诞节前解决不了，他便自杀。这样免得哈德莉办理离婚手续。同时为波林洗清一生中的罪过。后来他

自己又把自杀的时间延期了，他决定等波林回巴黎后再说。可是事件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并非圣人，无法预测。因此，他认为与其等到万事皆空才去死，倒不如现在死，来得有意义。死后他甘心情愿进入地狱。但是他忍受不了现在这个活的地狱折磨着他。如果波林能早点回来，毫无疑问他便可获救。那时他们两人共同起来反抗这个不合理的世界。每天早晚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为她做祷告。他真切地爱她，希望波林宽恕他给她写了那么一封卑劣的信。

波林十分愉快地告诉厄内斯特，她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罪人。她现在已经恢复了身心的健康。甚至她的母亲也开始有所觉悟，对她说话时谈到“等到你们结婚时”，一切都会好的。波林塞赞恩海明威彼拉普菲弗的痛苦消除了，恢复到先前那种精神状态。那么可以肯定，厄内斯特自己说他也将完全恢复常态。他不是个天生的忧郁者，并认为自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现在他唯一要做的是忘掉有关的一切，一直到波林回到他身边。一百天的分离生活使他几乎受不了。简直象腹中死去的胎儿一样令人难受。他正准备写一个描写这种“可怕思想”的剧本。现在他思想上唯一的疙瘩就是有规律的失望情绪的袭击。一到晚上五点钟左右，这种失望的情绪就从心底里升起，象

一层薄雾严严实实笼罩在河面上。

厄内斯特虽然没有写出剧本来，但他却用小说的形式来抒发心中的忧郁和痛苦。斯克里布纳杂志用一百五十元要了他那篇《金丝雀》的短篇故事。故事是个虚构，描写他和哈德莉八月份从安蒂布旅行回巴黎后分居的情况。十一月二十二日海明威给该杂志寄去了另一篇回忆在意大利米兰度过的日子 的故事《在异国他乡》。故事回忆了他在战地医院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情况。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意大利的少校，他的右手在打仗中受伤，现在已变成残废。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因得肺炎死去。这件事是这位意大利少校在同他的美国青年病友一起做机械操运动时告诉他的。很明显，厄内斯特也正遭受到自己的损失。哈德莉开列了一个索取家俱杂物的单子，要求海明威把她开列的物品搬送到她在弗勒伦斯街的新居去。厄内斯特租了一部手推车，把她要的东西全部搬运去了。他一共搬送了好几趟，其中一趟是送往佐安米罗家的。在搬送第一批东西的时候，厄内斯特难受得流下眼泪。

哈德莉把波比交给海明威照管，自己独自到查特雷斯处理问题。她寄回一封信给海明威，说关于他们的婚姻问题她已经发过誓，希望他作出选择——

破镜重圆还是分道扬镳。现在既然厄内斯特有意要离婚，那么他应该开始办理法律手续。她说，为了不让波比知道，她希望一切手续的办理全都采用邮寄的方式，个别需要面谈的也可以，但要避免吵架。还说，海明威今后可在适当的时候探望他的儿子。在哈德莉离家去基特雷斯这段时间里，波比和他父亲住在六层楼上。他用法语同人家交谈，说话时爱开玩笑。例如，他称呼他父亲为“爸爸夫人”。还装出吓唬别人的样子，说在他们住的楼房里有狼。十分惊恐地说，“狼先生来了，凶恶的狼先生来了！”当海明威带着他，坐车到城里其它地方去时，海明威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是斯查兹吗？”这时波比就回答说，“这里是爸爸。”厄内斯特给波比买了一个口琴。他们来到咖啡店里，吃冰淇淋，嘴边留下一圈黄白色的东西，左手抓着口琴，眼睛张得大大地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十分满足地说，“啊，我永远要跟我的好爸爸在一起。”

厄内斯特想等哈德莉回来之后，再回答她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她，他一贯认为她是一位勇敢，无私和慷慨大方的女子。他说他已经写信给斯克里布纳斯和佐纳森开普公司把《太阳也升起来了》那本书的专利全归给她。他认为过去他伤了她的心，现在

应该尽力加以弥补。总之，他说他早期从事写作时，她从经济上全力资助他。没有她那忠心耿耿，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她的鼓励，她的爱情以及实际上人力物力的帮助，他什么书也写不出来。至于他自己，他可以经常从费兹吉拉德，马克莱西斯和墨菲夫妇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最后，他有力地挥动双手，作出十分宽宏大量的样子说，他已经作出一项新的决定：把他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写的书的全部收入归波比所有，记入他儿子名下的信用基金账目。他说，波比有了象哈德莉这样的母亲是十分幸运的。在厄内斯特看来，哈德莉思想单纯、爽直、脑子灵敏、心地善良、手巧，是个最好、最忠诚、最可爱的人。

第二天晚上，哈德莉写信给厄内斯特直截了当地提出开始办理离婚手续的事。于是三个月的禁规取消了。她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了那本书的专利权。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她若回美国去，她就得带上波比回奥克派克去见见他的祖父。厄内斯特愿意到她饭厅里拿他的衣箱吗？她希望他今后吃好、睡好、工作好和身体好。最后，她以母亲般的情爱结束了那封信。

厄内斯特在他的朋友中间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同毕尔巴德在卡维斯米拉喝酒的时候，顺口把

他与哈德莉离婚一事告诉对方。当毕尔问他为什么那样做时，他只淡淡地说，“因为我是个坏蛋。”他对费兹吉德拉说，他现在已没有自杀的念头了。他认为自杀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得出来。但他并不希望出现那不得已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他说，他并不是个胆小鬼。必要的话他完全可以把房里的煤气开关打开或用消过毒的刀片切开自己手腕上的动脉。他不害怕，也不自责，将继续扮演他那个“坏蛋”的角色。他住在吉拉德那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工作室里，虽然每天只吃一餐饭，但他身体仍然很健康，头脑很清醒，一切运转正常。

《太阳也升起来了》作为海明威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来说，情况也进行得十分正常。到了十二月中旬，即该书出版两个月之后，销售量已达七千册。马克斯伯金斯原先计划第一版出六千册，第二、三段各出两千册。他希望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之后，进入春天销售量更大些。厄内斯特原来估计，人们对他这本书的评价不会那么统一。可是结果，评论界的绝大多数评论家都赞扬他这本书写得好，内容充实有力，对话十分生动，自始至终情节紧张。这证明海明威具有把生活之中的一个主题用小说形式表达出来的能力。当然，很难说人人都喜欢书中所描述的人物。有一家

评论甚至这样说，书中人物的那种“极端的道德堕落”毁了海明威的创作艺术目的。有很多人把这本书看成是“垮掉了的一代”的样板。厄内斯特在书中引用了格特鲁德斯坦恩的话，“你们都属于垮掉了的一代里的人。”这样就更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他还引用了阿克莱西亚斯特关于人间社会规律变换的连续性的话。厄内斯特对伯金斯说过，他所强调的是后者，不是前者。他所要写的是“正象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人世间永远存在着悲剧。”

在巴黎，对这本书最欣赏的人是那些身份和书中的人物相同的人。住在塞纳河东岸的人几乎都很熟悉布雷特阿瑟莱，迈克坎普贝尔和罗伯特科恩这类人物。有的人还察觉到书中的布雷多克斯和他的妻子就是福特马多克斯和史蒂拉波温。有些人对于书中有个象康特米彼坡普罗斯的人进行了长时间激烈而又毫无结果的辩论。伊凡西普曼说，那个头戴黑色圆顶硬礼帽，象马戏团里玩杂耍的，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人哈洛尔德斯梯恩斯和书里那个哈维斯托恩一模一样。毕尔巴特十分有趣地注意到，厄内斯特把巴特用来摆脱那些增添他麻烦的朋友的一种方法传授给书中的人物杰克巴纳斯。这方法是：把那些朋友请到咖啡馆里喝两杯，到了适当的时候，你籍口工

作脱不了身而表示歉意地告辞。唐斯梯华特看到书里有个人物叫比尔哥登，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漫画像。一想到这件事，他不禁暗暗地笑了起来。他从书中的人物比尔和杰克之间的谈话中看到自己的奇怪行为，但他对整本书的印象是比那写得最好的报告文学还要胜一筹。

受厄内斯特书中人物所影射的其他的人普遍感到很气愤。凯蒂康涅尔看了这本书后气愤极了，把书放在她的床垫下整整压了三天。她的愤恨主要是厄内斯特不该在书里影射侮辱她的丈夫哈洛德罗布。另外，她对厄内斯特在书中通过描写弗朗西克莱恩和科恩的怀有妒忌心的太太，大大丑化他们，也很恼火。显然，厄内斯特对于她的一言一行都大加注意。而这理应是不容别人侵犯、纯属私人的再明白不过的事。厄内斯特竟然把她这些个人性格特点和经验强行移植到一个和罗布一同在《布伦》杂志编辑部工作的犹太人秘书身上。把罗布这个人描写成为一个脓包。厄内斯特为什么要这样恶意伤人呢？过去别人指控他反对犹太人，他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厄内斯特每次邀他打拳，他都答应了；他买了无数牡蛎给他吃，请他喝名酒；介绍他认识里奥弗莱斯；帮助他在美国出书等等。难道他都忘记了吗？难道是由于上述

原因他就成为他书中的人物罗伯特科恩，在每一次宴会上都要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吗？朵芙特威斯登读这本书时，该书已经出版很久了。开始阅读时，她感到有点生气，到后来她的气渐渐消了。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在丁哥酒店偶然碰见她时，她说，她并没有感到不安。唯有一点她要申辩的是她并没有同任何一个可恶的斗牛士睡过觉。

正如事先就料到的，海明威的父母亲由于周围一些言论偏激的人对他的书的议论而感到大为不快。他的父亲给他邮寄了一份文学文摘书评杂志。他父亲用红蓝铅笔仔细在该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划出重点。该社论说，当前社会上对“性爱小说”和“高级的现实主义小说”表示强烈反感。他的父亲虽然偏向于要他写健康的文学，但也尊重他儿子的意见，只不过他表示，希望厄内斯特今后写书时，多创作一些思想内容层次较高的作品来。

比起海明威医生来，葛莱丝的意见更为直接了当，这是她一贯的态度。尽管她听说，她儿子这本书是“这一年里最坏的书，”因而感到有失体面，但当她知道这本书的销路很好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她想，她的儿子不至于忘记做人要忠诚，高尚和自尊吧。他应该懂得选用文雅的词汇而不是仅仅那几个

骂人的字眼。她感到不便对他直讲，但又不能保持沉默。她在信中写道，“也许你找不到的好词语，我可以帮你找到。”她感到生活非常美好，人间就是天堂，在这个天堂里到处都有人们创造出来的美的东西。厄内斯特如果有家庭困难或因饮酒过多影响了他，他应该设法摆脱这些羁绊和枷锁，做一个上帝所寄望的真正的人或作家。当他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就完全奉献给上帝，盼望在世上有所作为。“我疼爱你，亲爱的儿子，”葛莱丝写道，“我完全相信你能为人类干出有益的事业。请求上帝的指引，做真正有益的工作。望上帝保佑你”。厄内斯特在给他的母亲的回信中愤愤地说，他母亲所要的是对狭小家庭的忠诚，这对于他的不好声誉只能起着一种麻醉剂的作用。

当然，支持海明威的人大有人在。费兹吉拉德从华盛顿来信说，他看到美国人欢迎厄内斯特这本书，他非常高兴。他说，“这一年半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旅行欧洲，我们获益不少。”约翰彼尔比索在圣诞节前夕同厄内斯特一起喝酒时，拿出一封爱德蒙威尔逊刚寄给他的信给厄内斯特看。威尔逊对比索说，和海明威同时代的人非常推崇《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同年冬天，马尔科姆科莱发现海明威在巴黎的影响已大大超出那些认识他的人的范

围。从纽约来的史密斯学院的女学生在模仿书中人物布雷特夫人的一举一动……成百成千从中西部来的青年人争先学样，做海明威书中的“英雄”人物，说话时微微张开嘴，声音从嘴角挤出来，有力而含糊，给人以一种特别的印象。住在新哈芬的桑顿威尔德说，耶鲁大学的学生非常爱读《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说希望他写的新小说里有表现出海明威的风格的地方。

哈德莉订下的一百天规定结果延长七天，因为波林到第一百零七天的时候才抵达法国瑟堡港。厄内斯特前往迎接她。在这之前他同阿奇和阿达马克莱西一起滑了一个星期的雪。他们路经巴黎时作了短暂停留，目的是带波林的妹妹吉尼去作陪伴，然后回到格斯达去度过那漫长的冬假。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是哈德莉与海明威离婚正式决定的日子，但海明威却正在阿尔卑斯山麓同波林一起滑雪。

没有女人的男人

一九二七年开头的几个月，厄内斯特总是用暴怒狂嚷来掩盖他失去良妻爱子的懊悔和痛苦。例如，他自称听到一种谣言，说有些读过《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的人无比愤怒，扬言要谋杀他。为了避开

他们，他就逃到瑞士去。其中有个叫哈洛德罗布的，据说正持枪到处寻找他。据厄内斯特自己说，他捎了口信到他原来居住的地方，说他将在一月份里的某一天下午，大约在二点至四点左右坐在里普布莱塞里酒店门口等候。他认为那些指责他的人是一群胆小鬼，他们是不敢开枪的。

过新年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叫查德波华斯史密斯的一封信。此人被他当作书中的艾略特夫妇的牺牲品。史密斯一直到十二月份，《太阳也升起来了》在《小评论》和《我们的时代》上刊出很久之后才看到的。史密斯说，海明威是个卑鄙的可怜虫，他对暗杀行凶根本一窍不通。厄内斯特从瑞士写信回来说，史密斯明明知道我不在巴黎，他才有狗胆写出这样的信来。他说，等他回巴黎后，他将乐于同史密斯较量，用不了几个回合就可把他打倒，或只要一个回合就可把他打倒。这要看他被打倒后能否再有力气站起来。他在信的结尾说，他对史密斯其人，对于他的信，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十分鄙视的。

厄内斯特鄙视别人的情况已在许多方面表露出来了。此外，他还有个十分明显的恶习，就是别人对他友好，尊敬他，他却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例如，路易斯和玛丽布隆菲尔德邀请他去吃饭，他却鬼鬼

崇崇地讲主人的怪话。把“布隆菲尔德”说成“草包菲尔德”，指责他缺乏写作才能，说招待他的酒质量太差。他讥讽玛丽，说她那只爱猫偷偷爬上餐桌，把盘子里的鱼吃掉了，然后跨在房内角落里拉屎。当谢乌来到巴黎时，厄内斯特邀他到外面喝酒。后来他告诉伯金斯，说安德森对于他那本《激流》的书，根本没有什么意见了，说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可是安德森和他的说法大不相同。他说，厄内斯特来敲他的门，请他去喝酒，他们谈了几分钟的话，接着厄内斯特就大步流星似地走了。安德森心平气和地说，厄内斯特这种“斤斤计较的思想”毫无疑问影响了他同他人的友谊。

随着他的书的出版，厄内斯特的名声在读者当中显然就越来越大了。正如伯金斯所预料的，《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过完圣诞节后，仍然销路很好。自一月中旬起到二月初止，销售量从八千册猛增到一万二千册，而且没有下降的趋势。这就大大地激发了杂志编辑者的热情。斯克里布纳杂志正在排印海明威的三篇短篇小说；阿尔弗雷德克里姆波格的《美国商报》采用了他的《阿尔卑斯山牧歌》，甚至大西洋月报同意以三百五十美元买他那篇《五万美元》的短篇小说。这个价钱是厄内斯特的短篇小说的最高

稿费。看到这种形势，一月二十五日伯金斯意味深长地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稳步上升，越升越高。”

厄内斯特这段时间一直住在格斯塔露斯里旅店，过了一天滑雪，一天创作的生活。这时，伯金斯向他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准备在这年的秋天出版他的一本短篇故事集。厄内斯特听了当然很高兴。这个集子将是他在美国公开出版的第四本书。毫无疑问，这对巩固和提高他的声望大有好处。厄内斯特当即答应下来，并提出先定一个书名和拟定一个目录，其中包括他希望选入的文章。第一篇是由乌怀特《我们的时代》独家刊登的《在密执安那边》。另外两篇是二月初才写完还未发表的。一篇名为《你追我赶》，是一篇小品，描写一个神经病患者前往堪萨斯城观看杂耍表演。另一篇是《一次简单的调查》，描写对一个犯有同性恋病的意大利军官与他的年青通讯员之关系的调查情况。这个集子的临时书名定为《没有女人的男人》。据厄内斯特自己解释说，这个书名说明在他的全部短篇小说中，其内容没有表现任何女性的娇柔的痕迹，不管是由于严格的训练，规章制度，残酷的死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造成。伯金斯老于世故，满口热情答应，并着手安排出书事宜。

厄内斯特同波林的婚礼延期到五月份，这有点不如波林的意。其实，厄内斯特并不急于再婚。他对依塞贝尔哥多尔芬说，由于他和另一个女子有爱情关系，哈德莉同他大闹了一场。他说多年来受到妻子很好的关心和照顾，他本意并不想那样做，可是哈德莉一定要同他离婚，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后来他告诉他父亲说，即使他同哈德莉离了婚，今后只要哈德莉愿意，他随时可以回到她的身边。他的心情一直没有平静下来，当迈克斯特写信给他时，“一切有天才的人都是不道德的。”不管他是不是和哈德莉复婚，还是继续过他那“老一套的不道德生活”。迈克说，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与他无关。但厄内斯特并不为这种无拘无束的不道德生活所诱惑。他仍然关心哈德莉的生活。一月份他把波比带到格斯塔去住了两个星期，并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吹嘘说，他和哈德莉的关系很好。二月初厄内斯特写信告诉他和父母说他与哈德莉在上一年秋天就分居了。不过他肯定地说，他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他根本没提起离婚和关于波林的事。最后他说他正过着“修道士的生活。”

盖和玛丽希科克在巴黎照顾哈德莉的生活。盖渴望进行一次不带女人的旅行，到法西斯意大利去。

他曾两次约厄内斯特同行，却遭到波林的反对。波林觉得她离开厄内斯特，“流放”到毕格特去的时间太长了。可是厄内斯特却同意和盖一起去，尽管他曾发过誓，只要墨索里尼不垮台，他便决不到意大利去。三月初旬，他再次把波比带到格斯特去住了十天。波林和吉尼轮流照管波比的生活，厄内斯特则每天在温根上方高地上作三公里长距离滑雪。三月中旬，厄内斯特将波比送回哈德莉那里，然后同盖一起在一个灰濛濛的早晨登程出发了。

盖的福特牌汽车已经十分陈旧。踏板凹凸不平，挡风玻璃开了折。但它跑起来还很不错。他们十分舒适地通过法国中部的农耕地带，来到抹上淡淡日光的里维埃拉。三月二十日星期天，他们经过意大利的热那亚和雷巴罗。一九一八年厄内斯特在派维河谷受伤时就在这个地方见到了替他抹上神油的传教士唐吉斯比彼安奇。接着他们的车子进入了内陆，行走在长着树木的乡村地带。不时看见树林里有烧炭窑的人居住的茅屋，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火烧过的火烟味。当车子到达卡拉达诺时；有个意大利年青法西斯分子走到他们的车子跟前，手里提着一口被打得七凹八凸的皮箱和一个用牛皮纸包起来的行李包。他要求坐他们的车到斯佩吉亚去。他站在汽车踏板上，

双手通过车窗抓住车篷撑杆，乘行了二十公里。这青年在斯佩吉亚城外下车拿了行李，站在一旁，以怀疑的眼光望着他们开车进城。

墨索里尼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妓院，并给妓女们安排了体面的工作。但当盖和厄内斯特在一家饭馆吃中饭时，他们发现原来那饭馆起着双重作用。当一个身上只穿一件工作服的女招待员走到布科克跟前，眼睛露出一一种如饥似渴，象老鹰急待捕捉猎物的眼光的时候，厄内斯特简直笑得笑破肚皮。但在这种场合里他的揶揄只不过是掩盖他内心深外的感情而已。昔日同那年青牧师的邂逅，此时触发了他对宗教的信仰，他和哈德莉婚姻的不幸结局，也使他良心受到谴责。当车子来到斯佩吉亚城外路边一间圣堂时，他请求盖停车。他走出车来，跪拜在圣像跟前，久久地虔诚地祈祷。返回车子时泪痕满面。

他们在彼塞住了一晚，接着向佛罗伦斯进发，跨过亚平宁山脉抵达同德里迪克的里米尼城镇。他们到该地邮局取信。其中有一封信是波林写来的。厄内斯特不在家时，她烦躁得坐卧不安，她在信中讽刺地说，厄内斯特到意大利去是一次“为了提高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旅行”。她故意说，她希望他这次旅行要花很长时间。一旦成为他的妻子，她将全力反对一切方

式的分离。在这期间，她和吉尼两人每天只好守住空房。信里还说，马克莱西夫妇告诉她，华罗街六号有一间房，又大又干净，近来才从新修理装饰的。如果盖先生同意回巴黎时租这间房的话，他得先提前付房租。她说她曾问过一位牧师如何简便地办理结婚手续。牧师说男女双方都得出具浸理教会洗礼的证明。厄内斯特在一九一八年已经洗过礼，可能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保有他这方面的证明。另外，厄内斯特还必须出具同哈德莉结婚的证书。但是他们的婚书不是在教堂里办的，所以在法律上无效。波林急切等待着结婚。可是，即使厄内斯特急忙地赶回国来，他也会去忙他自己的事，波林根本无法拦阻他。

他们往意大利北部的弗里、依摩拉、波罗格纳、比亚圣扎等几个地方游览，然后返回热那亚。在经过杜斯堪尼河谷，跨越埃米兰平原的时候，厄内斯特时而祈祷，时而哭泣。他们到达热那亚时，正碰上下大雨，街上积满污水，有些地方水深过膝。地中海沿岸水面复盖着一层污浊泡沫，灰濛濛，白茫茫，水天一色。他们在瑟斯特里一家饭店吃饭，又潮湿，又寒冷，那儿的酒喝起来味道苦涩如明矾。到了法国边境，他们顺利地通过检查卡，然后直奔门通，当晚在那里过夜。他们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旅行了十天，在他们的

印象里，意大利的城市“似乎比较干净、有生气，社会秩序稳定，颇为可爱”。旅行刚一结束，厄内斯特已经写出了好几篇小品文，文笔轻快，俏皮，带一点嘲讽味儿。文章的总题目是：《一九二七年的意大利》。文章写完修改之后，厄内斯特便把它们寄给爱德蒙尔逊，让他在《新共和国》杂志上刊登出来。

哈德莉终于开始了她一再拖延了返回美国去的旅程。四月十六日哈德莉带着波比乘坐一列时间与轮船相衔接的火车。厄内斯特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返回寓所后，他便一头埋进了工作。那个《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短篇小说集的目录，现在已基本上决定了。其中有两篇较长：一篇是《五万美元》，另一篇是《不可战胜的人》，还有八篇其它的故事，大多数是过去写的，如：《今天是星期五》，《在异国他乡》，《残害者》，《一只金丝雀》，《你追我赶》，《阿尔卑斯山牧歌》，《一次简单的调查》和《平庸的故事》。最后那一篇故事登在一九二六年夏天的小评论杂志上，是厄内斯特描写斗牛士马尔拉的最后一篇文章。五月四日他把前不久寄给《新共和国》杂志的几篇报导法西斯意大利的文章加了进去。还有尼克阿丹斯的故事《十个印第安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写于马德里，现在改名为《第四个之后》。可是即使有十几篇这样的

文章，对他来说也是不够的。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又加了两篇，全数共十四篇。这两篇的第一篇是《现在，我躺下》，另一篇是《白象山》。第一篇是描写尼克阿丹斯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基于海明威本人在意大利时的经历和他在奥克派克的童年，以及他父母亲的情况。第二篇几乎全篇都是对话。主题是描述一个男人同他的女朋友在依布罗河谷一个西班牙火车站外边喝啤酒时，那男子设法说服那个女的去做人工流产。

一九二七年春天，厄内斯特的声誉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结识了新的朋友。其中有两位比较突出。一个叫多纳尔德弗雷德，他是霍拉斯里乌怀特的第二合作者。他千里迢迢，远渡重洋从美国跑到巴黎设法劝说厄内斯特到他们公司去同他们合作。弗雷德十分慷慨地提出同厄内斯特签订一个新合同，预约海明威写一部长篇小说，先支付他三千元。另外预支给他一千元作为出版他一个短篇小说或杂文的集子，并且一开始就可提取百分之十五的专利税。但这样的优厚待遇并没能打动海明威的心。他告诉弗雷德，他留在斯克里布纳斯感到非常满意，并断然拒绝他的建议，把《激流》和《太阳又升起来了》这两本书的版权卖给乌怀德，让他们连同《我们的时代》

一起出一个集子。

厄内斯特新结交的第二个朋友，对他来说更具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人是个画家，叫瓦尔多彼斯，班哥·梅因人，个子挺高，衣着不大整洁，留着长胡子。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读完了《太阳也升起来了》，而且迫切地想见这位作者。瓦尔多现年四十二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差不多二十年来他为自己是哈佛的校友感到自豪。大学毕业后，他到国外从事绘画工作，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他曾在凡尔登附近开救护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瓦尔多心胸宽广，待人温和，健谈，喜爱写文章，能用三种语言朗诵长诗或打油诗，他非常敬佩海明威，知道海明威有个儿子叫波比，他特地画了一套动画片送给波比玩。厄内斯特和其他的人一样发现瓦尔多热情洋溢，于是他亲热地称呼他为“MuyCaballeroMio”。^①

厄内斯特和波林举行婚礼的日期终于决定了。四月下旬波林开始通知普菲弗家族的人。所有她的族亲都反应热烈，纷纷送去礼品和钱，其中有好几张一千元的支票。波林的母亲除写信祝贺他们外，还寄钱给他们，希望他们生活美满幸福。他们的婚礼于五月十日在巴黎的普西教堂里由天主教徒主持进行，

^① 我最亲热可爱的人。

吉尼作为陪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马克莱西斯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后来阿达请了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这之前，海明威曾试图说服天主教徒和教会，免去洗礼的仪式。他说九年前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了，被抬到前线一个紧急医疗站。那里有个牧师，在伤病员中间穿来走去。就是在那个时候，厄内斯特接受了那个牧师的洗礼。阿达听了他这方话感到很恶心。特别是听到他说哈德莉根本不信教，所以她不是他妻子，他们在霍托湾基督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也就不算数时，阿达更加火冒三丈。厄内斯特为了使他的宗教地位大致同他的基督教徒的教规相吻合，做了许多表里不一的事，但现在最低限度他认为自己在名义上是个天主教徒。几个月之后，一个多米尼加的教父写信问他一些宗教的问题，他回答得十分蹩脚。厄内斯特后来写道，他过去有好多年一直是天主教徒，虽然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中断了一个时期，在那期间他一直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但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经常去教堂参加弥撒，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他认真地把房子收拾干净（原文如此）。他迫于形势只好承认他信仰宗教甚于知识。一句话，他是个“笨拙的天主教徒”。他自认有足够的信仰，但又不愿意正视究竟信仰的程度有多大。他想

在宗教的名义下，生活过得好些，过得愉快些。不过他从来没有公开他的信仰，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作家。他深知树立好榜样的重要性——可是他从未树立过任何好榜样。他的处世的基本信条非常简单：生活过得好，搞好创作，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比较起来，头一项容易做到，第二项难得做到。

厄内斯特和波林的蜜月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住在隆河三角洲末端，离埃格摩特五公里的一个小渔港——格罗都拉的一家膳宿旅店里。这个地区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大部分地方仍保留着自然的风貌，港湾边上有一溜长长的白沙滩，海水净洁，是天然的游泳胜地。每天上午他们俩在那里游泳，观赏风景。厄内斯特说，埃格摩特是法国保存得最完美的有护城墙的古城。看到位于十三世纪圣路易斯率领十字军东征的起点运河旁边的格罗都拉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喜乐。波林实践她的诺言，让海明威有处理自己事情的时间和自由。于是他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欢乐——划船、游泳、晒太阳、钓鱼，然后不知疲劳地进行写作。一下子写完了两个短篇故事——《十个印第安人》和《白象山》。五月二十七日就地将这两篇稿子邮寄给伯金斯。唯一

使他扫兴的是，他的一只脚游泳时被划破了，感染发炎。六月份他们返回巴黎时，他的那只脚肿得很厉害，又发高烧，连续十几天卧床不起。

这年夏天，厄内斯特又到西班牙去。这次旅行，除了有个新结婚的妻子外，别的都和已往差不多。在瓦伦西亚斗牛节之前，他们先到庞普罗纳，然后去圣西巴斯坦住了一周，在那里休息和游泳。厄内斯特抱怨他在那里搞不成写作。他已养成一种习惯，在审阅修改稿子期间，也搞点创作。在瓦伦西亚，他们在茵格莱斯旅店住到三十一日，然后去马德里的阿基拉。到了八月中旬，他们住在厄内斯特称之为“西班牙最美丽的城市”——圣地亚哥坎普斯特拉。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在教堂中殿上空盘旋的鹰隼。这时有个农妇急急忙忙向他走来，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吃到耶稣的肉。他听了忍不住笑起来，十分风趣地说“在那边，太太”。九月一日他们乘火车去瓦伦西亚，接着风尘扑扑来到亨第。这次走了不少路，去过不少地方，感到疲惫不堪，因此他们延长了在格里西亚停留的时间。

他们在亨第住了两个星期。这个地方给他的印象还不错。他借着空闲时间给他父母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他没有做到他父母亲对他的期望以及

他与哈德莉离婚后的痛苦心情。这封信，内容真真假假。一方面，他说，在过去一年里他同时和两个女人相爱——哈德莉与波林。但他始终忠于哈德莉。另一方面他又说，当哈德莉决定与他离婚时，波林在美国，差不多两个月没有通讯。这显然是撒谎，因为实际上，波林几乎每天都写信给他。他还说，他现在已同波林结婚，但他将继续对哈德莉和波比表示他们对他们的爱。在信快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对于他母亲在上封信中批评他为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而创作，仍然有意见。

阅读海明威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十月十四日，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出版时，《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本书的销售量已达二万三千册。写给海明威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来——有表扬赞颂的，也有批评谩骂的，但前者为大多数。厄内斯特十分仔细地阅读了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来信。他建议伯金斯买一批美国名人画，如格林里弗威蒂，由他亲笔签名并作为海明威的名义寄送出去。他对《纽约论坛》报星期日版的书刊评论栏上登载评论《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书的文章大为恼火。书评作者弗吉尼亚沃尔夫说海明威有胆略，直言不讳，写作技巧好。但他认为海明威的言词太过咄咄逼人，容易刺痛别人的心，他的才能

受到约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海明威说，布龙斯伯里集团的成员自命为共和国文人的救世主，却生性善于把不良的动机转嫁于向他们挑战的年青向上的作家身上。沃尔夫小姐对他的批评意见使他烦躁不安，于是他写信给伯金斯说他圣诞节将到格斯塔去，在此之前有关他的其他作品暂时不发表。他现在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发现通过阅读作品评论，使他对自己有较清醒的认识，写作时再不是随心所欲。

伯金斯很快接受了厄内斯特的建议。还有一些评论家谈到海明威为人冷酷无情，说他专注于斗牛、拳击、钓鳟鱼、打猎；说他当过职业兵，嫖过妓女、嗜酒、吸毒等。他的那些下贱行为，都是出自于卑鄙龌龊勾当的。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是二流子。海明威的难处是他没有掌握哲学，他有信仰、有诚意，但并不深入，从根本上说，他是个新闻记者，把事实建筑在清楚、确凿的基础上。

厄内斯特早在看到这些对其最近创作的短篇小说的评价之前，就动手写第二部长篇小说了。这是这年秋天的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中之一，另一件是波林身上已经有孕了。这是他们从亨第布拉格返回巴黎后发现的。在亨第的时候海明威就开始写起来了，到了十月中旬，这本书已经写了三万多字。厄内斯特

计划在这年的冬天写完。感恩节过后一个星期，他已经写了二十二章。他对伯金斯说，这大概是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他摒弃他过去在《太阳也升起来了》和其它短篇小说中所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法，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法写这本书，作为一种试验。这时，他发现他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初冬写完这本书，原因是各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他准备到附近的格斯塔去滑雪，住上两个月。

厄内斯特表示，在那以后，他将回美国去，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秋天。主要原因是波林准备象过去哈德莉所做的那样，返回美国本土生小孩。当然，厄内斯特也想回家去看看。这个念头早在一年前就有了，但是他和哈德莉离婚之事使他打算在一九二六年秋天回美国的计划落空了。从那以后，他甚至梦想能在离纽约只乘十二至十五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达的地方去工作。在那里他可以专心地干，进行创作，偶尔到纽约去参加奖金拳击赛，或同朋友们到城里非法酒店去喝上几杯。但是十月下旬哈德莉同波比从美国返回巴黎，从而他归国之梦又被打破了。哈德莉虽然长途跋涉，劳累不堪，但厄内斯特觉得她看起来很美。哈德莉的性格同过去大不相同。她克服了动不动就流眼泪的毛病，十分沉着地承受了离婚所造

成的后果。她甚至向厄内斯特暗示，她已经爱上了某一个人。哈德莉的外貌和波林比起来有很显著的差别。因为波林三十二岁才怀孕生小孩，显然会给她带来许多困难和不舒服的感觉。

他们匆匆忙忙赶去柏林观看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在那里他们遇上了辛克莱露易斯。厄内斯特还未同哈德莉离婚的时候，在巴黎就认识他了。露易斯全然不知道厄内斯特同哈德莉离婚之事，也不知道他已重婚。当她听到这两件事时，不免为之一惊。特别是看到一位身材瘦小、脸色苍白、有点腼腆、沉默寡言的女子竟然是海明威的新婚妻子，更使他惊异了。晚饭是在一间形象一部拖车那样的地下啤酒店进行的。应邀的客人还有：一位叫阿卡莎的好战的德国妇女。另一位是露易斯新接交的一位法国朋友——拉蒙格瑟里。她曾在达特茅斯学院教过法文，不久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阿卡莎在吃饭时抢着别人的话头大谈特谈一切非德国油画的空洞内容。格瑟里最后插进一句话，说卡莎忘记对另一个画家埃尔格雷科攻击。当阿卡莉刚要开口接着一个人讲下去的时候，厄内斯特突然抡起一只拳头砸在饭桌上，高声喊起来，“埃多格雷科，是个很有名声的画家。”这样才算把阿卡莎的嘴巴堵住了，接着晚宴也就结束

了。阿卡莎最感到遗憾的是格瑟里的毫无情面的利己主义使她失去聆听两位最著名的美国小说家的谈话。

快到年底的时候，零零星星的不幸事件接踵而来。吉尼从格斯塔写信回来说，早雪已融化了。厄内斯特刚好喉咙疼痛，被迫躺在床上休息。他耽心会得肺炎，甚至更严重的疾病。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动身的时候，病情已扩大，胸部受到感染。当晚在蒙拉罗过夜又出了倒霉事。半夜里他起床叫他儿子波比拉尿，波比睡意正浓，糊里糊涂一个手指头戳中了海明威的右眼。手指甲在他的眼珠子上刮了一下。伤痕大概有一小片鱼鳞那么宽。碰伤的这只眼睛正好是厄内斯特那只好眼，现在这只眼睛的视线也弄得模糊不清。他在床上连续躺了六天，不但眼睛看不见，还闹感冒，痔疮出血和牙痛等，真把他折磨得够呛。唯一的收获是胡子长得又粗又长，看起来真象个法学博士。

厄内斯特收到了一份《奥克派克新闻》报纸，上面登着一篇与他母亲有关的文章，看了使他烦闷不安。文章的标题是：《子女成人，父母开辟生活新途径》。内容是关于五十二岁的葛莱丝霍尔海明威从事业余风景画，颇为成功。“人们迷惑不解”，记者写道，

作为《太阳也升起来了》的作者厄内斯特海明威的母亲，一方面她对现实生活的要求十分严厉，另一方面这位兴高采烈的母亲面对“这些年轻作家”的悲观失望，却哈哈大笑，表示相信：生活里的一切会象钟摆一样，荡了出去，一定还会荡回来的。“只要上帝存在，世界就平安无事，”这就是她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解释。毫无疑问，厄内斯特说，葛莱丝希望她的儿子厄内斯特成为讲话带英国腔调，步祖辈们的后尘的上层社会的人。

波林现在已习惯坐在厄内斯特的床头大声地诵读亨利杰姆斯的小说《艰难的时代》。厄内斯特躺在床上听着，不安地转动身子。他不明白，杰姆斯总是让他书中的人物出现在客厅里。他说，杰姆斯所描写的人物，除了少数是大老粗外，都是超凡脱俗的。难道他是个善于伪造的人吗？他对于客厅之类的东西是熟悉的，描写也是成功的。但在别的方面，他就不行了。

这一年结束时，唯一的成果是，他这个大老粗写的书《没有女人的男人》已销售了一万五千册，而这仅是在该书出版后三个月之内的情况，在精神上多少给他带来了安慰。

西 行

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厄内斯特一直遇到不如意的事。幸好这些小事未酿成大祸。虽然他那只眼睛的视力完全恢复了，他仍然担心会失明。如果双目失明，他怎么办呢？他还能写作吗？他写了一封信给半盲的杰姆斯佐斯，他说近十天来，他坐立不安，简直和杰姆斯的处境一样，不知如何好。眼睛痛得厉害，甚至医生开的可卡因麻醉药，搽了也无济于事。

一月份马克莱斯和他一起到萨阿内斯洛弗拉斯滑雪。可是这一次，他的滑橇一碰到硬的东西就溜脱了。滑下坡时，他一共摔倒了十次。有一次他一头栽进雪地里，鼻子和脸碰得乌青，护眼镜也打得稀烂。最后一天，波林带着波比先回巴黎，他们走后，他一个人到兰克和阿德尔波登去旅行。但遇上坏天气扫兴而归。二月初返回巴黎时，突然气温下降，天气严寒，家里的铁管子都炸裂了。整整一个星期，家里没有暖气供应。他又得感冒了，只好蜷缩在床上。三月初他刚刚病愈，没料到又遭受另一不幸事故的打击。他后来不得不承认，他是最容易招惹事故的人。因为他视力不好，动作笨拙，导致一系列的灾祸。有一次

他和阿达、阿奇和马克莱斯一起到外面吃晚饭，回家时已经十一点。凌晨二时，他起床到洗澡房去洗澡。他感到特别冷。原来先前有人想拉下抽水马桶的链子，而错把拉开天窗盖子的绳子猛力一拉，撞碎了玻璃。当厄内斯特睡眠惺忪地去拉那绳子时，那个原被弄破了的玻璃盖子一下子掉在他那倒霉的头上。他右眼上方额头被碎玻璃划开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波林急忙用卫生纸堵住伤口止血，一面把马克莱斯喊来，叫了一部汽车把他送进医院。这时厄内斯特感到眼前发黑，神志不清。他们的车子到达奈伊里美国医院时，已快到凌晨三点。住院的医生给他的伤口缝了九针。

这件事一下传开了。电台还特地报导了这个消息。埃日拉庞德从雷巴罗拍给他一封电报。“你这只笨猫一定喝多了。要不，怎么会爬上天窗给甩下来呢!!!!!!”伯金斯电告盖希科克到厄内斯特家去看看，有情况即向他汇报。哈德莉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海明威写信表示慰问。信里写道：“可怜的人呀，怎么会这么倒霉被这鬼东西打中。我希望你不会因生活中受挫折而感到沮丧。”对于这一系列发生的事，应如何看待，海明威至此还未能加以总结。

对他打击最沉重的恐怕是在写作上面，二月份

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结果质量不行。他哀声叹气对伯金斯说，他过去一年连续遭受不幸——得了三次重感冒，在格罗都拉染上黄疸病，十二月眼睛受伤，现在又是天窗砸破额头。使他身心蒙受极大的打击和痛苦。他说，他正在逐渐恢复健康，请伯金斯不要告诉其他的人说他受了伤，写作工作停下了。自然，他现在的创作热情没有原先那么高涨。那个新的长篇小说，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还是个好主意，即《新时代的汤姆琼斯》一定有新的精神。现在这本书他已经写了二十二章，大约有四万五千字。但他没有把握是否能继续写下去。他在信中暗示，由于病魔的折磨和最近头部受了伤，他的创作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这本书出不了，他建议取消计划，另写别的。

所谓另写别的，实际上他已心中有数，尽管还只在构思之中。还在天窗事故之前，即三月初旬，他就开始着手写了。起初，他只打算写一个象《异国他乡》那样的短篇小说，因为他早就有把他在1918年战争中的经历写成小说的打算。他立意用英国作家马娄的写作手法，把战争与爱情两条线索穿插交织起来。他写道，“……但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而且那个妓女已经死去了。”他所熟悉的别的国家只能是意大利，他认识的姑娘是阿格纽丝·万库洛斯

基。但阿格纽丝既不是妓女，也还没死。他一直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但又迟迟未执笔，一搁就是十年。这个故事的人物在他的脑海里形象是那么鲜明，任凭岁月的流逝，世事的变迁也无法把它洗刷掉。突然，象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他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所有那些人物和地方对他都有了新的概念。他认定，无论如何，继《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其水平应该是第一流的。那末，他所要写的这个故事正应该是这本书了。在《异国他乡》那篇故事里，开头有这么一句话：“整个秋天都有战争，但我们谁也不关心。”费兹吉拉德非常赞赏这句话。现在，在厄内斯特书房里的桌子上摆着他的手稿，其中有一页写到在另外一个国家里的另外一个秋天里发生的事。他写道，“那年夏末，我们住在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的远处有山峦翠嶂。河滩上有无数的碎石和圆圆的鹅卵石。它们经过河水的冲刷，表面洁白可爱，现在被太阳一晒光泽夺目。河水清澈呈浅蓝色，急冲冲地向远处流去。……”

厄内斯特原先一直盼望回美国去，现在他的兴趣却集中在到凯威斯特去。多斯派索斯曾经步行通过这个地方。他津津乐道地谈起他乘着一列火车梦

游似地从弗勒格拉跨线桥横越过这个地方。他说，“凯威斯特”实际上是一个岛屿。后来厄内斯特是这样描述的。

这是一个运煤站。港湾里停泊着船只。空气里有一股海湾水味的气息……凯威斯特——当地人大都叫它卡约休索——同哈瓦那之间有轮渡来往。这里有制烟工厂，大多是古巴人和西班牙人开办的。……讲英语的人在这里多半从事铁路工作，他们大都是来自佛罗里达州。有些是新英格兰的后裔，他们的祖辈到这地方时，这里是个捕鲸场。还有一些渔民，大多数是白种人，如来自巴哈马群岛西班牙威尔斯人。

现在美国内陆公路纵横，轮渡连接水陆，乘坐汽车十分方便。波林的伯父格斯答应她和海明威一到就开一部黄色福特牌越野车去接他。

当厄内斯特和波林搭上皇家邮轮奥里塔号去哈瓦那作为期十八天的旅行时，他额部的伤痕还未完全愈合。他看了奥里塔号的设备后，并不高兴。船上地方既不宽敞，服务也不周到。还比不上他自家的小房间舒适。途中，他开玩笑写了一张纸条交给波林。

上面写着“亲爱的普菲弗小姐，我可以称呼你为海明威夫人吗？”这是讽刺他先前同波林分开住时那段修道士生活的尴尬处境。他常常感到茫然，后半生到底干什么。现在他确信，他后半生的生活就象此时乘坐奥里塔号驶向古巴去。

四月上旬，他们抵达哈瓦那后，改乘小船走一百海里就可到达凯威斯特岛。每天上午岛上气候炎热，潮湿，空气里渗有海水咸味。到了下午和晚上，由于大西洋刮来的阵风的影响，气温下降，十分凉爽。他们发现一个处在低洼地势的村落，富有热带和海洋那样随意的安宁的情调。处处可以看到鲜花、椰子树，棕榈树。它们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没有完全铺盖柏油的马路两旁有一排排的白色房子。其中有不少建筑物有很好看的门廊，有的二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多拉斯帕索斯把它们称作“酷似新英格兰”。但是真正的新英格兰却在山坡下面那个地区。这里的人口由原来的二万六千人，在战后猛降到一万人。

他们在岛上只能住六个星期，然后到波林的家乡彼格特去。他们在西蒙顿街的特雷沃和摩里斯公寓大厦租了房间。安排停妥后，厄内斯特立即外出去熟悉周围环境。到南面海滨观看成簇成丛的暗黄色

海草和被海水冲蚀了的古代葡萄牙士兵的石像，未经使用的海军码头。还看到一间西班牙的餐馆。杜维尔大街上的咖啡馆，每到晚上人声鼎沸热闹异常。在那里人们可以听到伦巴舞蹈音乐和商船水手们喝酒猜拳的喧闹声。白天里厄内斯特他们到码头或桥边钓鱼。海明威喜欢观看海面上来往穿梭的船只：有商船，行驶于沿海城镇的大型客船，还有大型的灰色海岸巡逻队乘坐的快船在沿岸来往巡视，进出于昔日海上强盗亨利摩根发迹的地方——如今一派和平气氛的旧港湾。

厄内斯特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制定了一个写作、钓鱼计划。通常他每天晚上很早就休息，早晨很早起床，个别时候心情不舒畅除外。他习惯于清晨工作，因为清晨空气新鲜，环境安静。白天里其他的时间他几乎全在户外度过。他同他感兴趣的人交谈。询问对方的家庭，对方的职业以及背景，工作经历等。他对他想知道的事总是寻根问底，常常眯着眼睛倾听着对方讲话，有时用一种庸俗的幽默口气或傲慢自负的口气对人说话。由于他举止言谈粗鲁，再加上额头上有一块伤疤，人们常把他看作是从美国北方来的不法酒商或贩卖毒品的奸商。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写书的人。

厄内斯特很快就认识一个专业捕鱼者——布拉斯桑德斯。此人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还认识一个叫佐西·鲁赛尔的人，在格林街开了一个酒吧间。它占去了一幢白色房子的整个一楼楼面，里面象洞穴一样幽暗。那里有个黑人酒吧间侍者，斯基纳，一表人材，厄内斯特对他十分赏识。他说，如果他在非洲，一定会成为那个部落的首领。另一个他感兴趣的人叫苏里万，一个爱尔兰的机械师。两年前苏里万开了一家机器厂。他个子高大，才四十岁就秃了顶。一九〇六年前在弗拉格莱铁路当建筑工人，后来到了这个地方。苏里万喜欢海明威，说他是那个不多说话，思想深沉，谈吐严肃，对事情爱寻根穷源的人。苏里万说，除了他的脑筋不同外，厄内斯特堪称为斯基德罗乌这种人物的翻版。但是对于象苏里万这样非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他认为海明威思想敏捷，好奇，有独特的个性。

和厄内斯特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查理斯汤普森了。汤普森和他年纪差不多，宽肩膀，皮肤呈棕黄色。他们两人都喜爱打猎钓鱼。波林也很快同汤普森的妻子罗琳熟悉起来。汤普森开了一间钓鱼用具商店，一个烟盒厂，一个船具杂货店，一个冰厂，一个五金店和日常用具店。汤普森每天工作完毕回家后，总要

和厄内斯特一起到河上去钓鱼——琥珀鱼、梭子鱼、红鲑龟和鲢鱼等。他们每次钓来的鱼按当时的市价卖出，大概可以抵偿用去的鱼饵和汽车消耗的汽油。汤普森这种精打细算的做法给厄内斯特很深的印象。到了四月中旬，《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书虽然已销出一万九千本，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少。然而，除了非常必要，他又不愿意再接受波林的伯父格斯普菲弗的资助。

厄内斯特的父母亲来到佛罗里达州，但事先没有写信告诉海明威。直到四月十日接到从巴黎转来的他们写给他的信，他才知道他的父母亲抵达圣彼得斯堡。他立即打电报邀请他们到他那里去。当他父母亲搭乘的船驶入港湾时，厄内斯特正在码头上钓鱼。他父亲是远视眼，所以远远就认出他来，立即打招呼。厄内斯特立刻向停靠轮船的码头奔去迎接他们，带他们回家与波林见面。葛莱丝穿着一套曳地的裙衫服装，头戴白色皮帽，显得十分庄重。他父亲却脸呈病容，头发和胡子都已灰白，由于患糖尿病禁食的结果，人消瘦了，精神脆弱了。他对他家在佛罗里达投资的不动产，到底有多少也记不起来了。他暗地里告诉厄内斯特，他有心脏病的症状，说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他那被衬衣硬领裹着的脖子显得比以前

枯瘦了许多。葛莱丝站在他父亲身边显得健康多了。厄内斯特不禁暗暗地怜惜起他的父亲来。

当他的长篇小说写到一百页时，海明威热情地给他一些老朋友写信，叫他们到这个新发现的天堂般胜地来玩。“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在写给迈克斯特拉特的信中他这样说，“美国万岁！”多斯帕索斯接信后立即赶去。他这个人本来就喜欢到处跑，喜欢游山玩水，观赏风景。瓦尔多彼斯的母亲刚去世，所以没有立刻动身。但后来他还是去了。彼斯个子高大，留着长胡子，看到他多斯就想起罗马巴罗克泉水边的海神尼普顿。毕尔史密斯风尘扑扑，从波卡契卡而来，刚走出船时样子显得清瘦，脸色棕黄，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亲昵地叫厄内斯特小时候的浑名——威米治。他们大伙一起住在外侨旅店，海明威陪着他们每天下午乘小船到海边暗礁钓鱼。离他们住宿旅店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海军停靠船只的港湾。港湾内海水碧绿，他们站在长满青苔的石板上往下跳，入水时还要提防梭子鱼的针鳍刺中人体。

厄内斯特的好胜心很强，无论做什么，他都想占上风。对于别人的长处和所取得的成就，他都十分妒忌。他们请来一位开船的大副布拉桑德，租了一只游艇专程开到德怀托特格斯去玩。厄内斯特一个人划

着一条小艇去钓鱼，他抛下钓索，一会儿有许多旗鱼上钩。当他把钓索拖上船时，旗鱼活蹦蹦地跳着，他快活极了。这次钓鱼，瓦尔多本来可以钓到八条大鲢鱼。但有七条他没有钓上来。第八条足足有六尺长，猛一拖上来，那鱼在半空中腾跳，立即又掉进水里，扑通一响，水花四溅。厄内斯特很有风趣地说，那条鱼简直象威廉霍华德跳水一样，入水时发出巨大的响声。瓦尔多拿着那条鱼足足玩了四十分钟才把它放进船里。他简直象希腊神话中的半鱼半人的海神一样，胡须卷成许多小圈圈，赤裸的上身冒出来的汗珠和水面溅上来的水花混在一起，湿淋淋地。

他们请来的那个大副布拉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九一九年九月，一艘西班牙的海轮，威尔巴那拉号在海上遇上风暴迷失了航向。后来在凯维斯特的西南面流沙地带沉没，船上的人全部罹难，其中包括五百名乘客。布拉说他第一个发现那艘沉船，他潜入水里，竭力想打开船窗爬进去抢夺遇难者身上的财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差点送了命。他说他看见一个被溺死了的女人的尸体，漂浮在船窗玻璃后面，她手里仍紧紧地抓着几个金戒指。厄内斯特仔细地听他讲。这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内容真实，却充满了海盗传奇。这正是厄内斯特愿意听也愿

意讲的故事——一个人单枪匹马同自然界作斗争。他鼓足勇气，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敢于同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手对手相抗衡。厄内斯特小说里的许多主人公，象一九一九年的巴布大副一样，由于无力征服环境，结果失败了。但他们也象巴布那样常常取得了皮洛士的胜利^①。他们所得的报酬远非几个金戒指或几锭金条所能比拟。它是一种无价之宝，那就是一个人的智慧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过这次十分理想的旅行度假生活之后，厄内斯特感到住在阿堪萨斯彼格特格十分枯燥无味。他们是在五月下旬到达彼格特的。厄内斯特几乎一到丈人家里就非常喜爱丈母娘了。但是除了处理自己的事外，其他时间都同家务打交道，这又使他十分烦闷不乐。他写信告诉伯金斯说彼格特是个“他妈的鸟都不落的地方。”他写信给他父亲时暗示，他非常思念家乡，渴望回到密执安北部去重温他的童年生活。但他父亲的回信象一瓢冷水泼在他身上，使他感到很失望。虽然他父亲说，他和他母亲十分愿意海明威和波林随时回到家乡去，但当时密执安已进入寒冷季节，不大适宜他们去。他们认为波林在堪萨斯或圣

① 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在公元前二七九年以极大的牺牲打败罗马军队。

路易生孩子比在派托斯基好，因为派托斯基的医疗条件比较差。

厄内斯特接受了他父母亲的建议，冒着酷暑，把波林送到堪萨斯城。他们同马尔科姆、露丝罗沃莉同住乡村俱乐部对面，印地安路一间大房子里。波林住在家里待产，厄内斯特每天上午写作，其余时间用来运动。他去拜访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名誉主席胡佛，由于政治家们耍阴谋，他当时辞职回家。厄内斯特喜欢堪萨斯人，因为他们没有英国人的势利心，讲话也不装腔作势。他喜欢打马球和在运动员更衣室里闲谈。打完球，满身汗气，坐在更衣室里边喝苏打威士忌边闲谈，真有意思。罗沃莉住的那座房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浓荫遮地。每天傍晚，海明威照例要到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吃晚饭，再是阅读他不久前买的作为送给汤普森礼物的杰恩格莱的近作——捕鱼。到了六月中旬他的长篇小说已写了大页书写纸（12×15英寸）三百一十一页。他打算继续到西部去旅行，一边钓鱼，一边写完这本小说的第一稿。堪萨斯城里有个运动员向他提起在爱达荷有个极为理想的钓鱼地方。它位于塞尔蒙河中游分叉处，周围五十里没有道路可循，但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钓鱼地方。厄内斯特准备等小孩出生后再到那里去或者到怀俄明去，因

为从堪萨斯城乘汽车只要三天便可到达怀俄明。

七月二十七日波林终于感到产前的阵痛。她立即被送往里塞奇医院，主管医生是唐卡罗斯格菲。波林的分娩期长达十八小时，但婴儿仍生不下来。最后，在二十八日施行了剖腹产术。婴儿生下来体重九磅半，取名为帕特里克。因为动手术引起气痛，波林一连数天腹部绞痛不止。她吃不进东西，又无奶汁喂养小孩。格菲医生说波林的伤口最少还要十天才能愈合，然后还需住院一个星期至十天左右才能出院，而且在往后三年里不能再怀孕。堪萨斯城的气温很高，达到华氏九十二度，湿度九十六度。当波林和婴儿的健康情况适应旅行时，那部小说海明威已写完四百七十八页。此时他对当父亲已感到厌倦。从堪萨斯城到彼格特坐火车要二十一小时。他们坐在车厢里又热又闷，婴儿一路上哭个不停。厄内斯特说，他的儿子个子壮得象头小公牛，哭叫起来声音也挺象。听着它的哭叫声简直会使你“发疯”。他压根儿不明白，瓦尔多彼斯为什么那么迫切要孩子。

他只要一有机会便设法摆脱这个困境。七月二十五日晚他乘火车返回堪萨斯城。开着那辆福特牌的越野车去找他的朋友毕尔霍恩。二十八日，他们动身到怀俄明州去。他已放弃到爱达荷的塞尔蒙河去

的计划，因为他想以后还可另找时间去。他在写给瓦尔多彼斯的信中说，他目前唯一需要的是急切找个地方躲避一下这个地方的酷热，让脑子清醒安静一下，每天能到大角山下的河上钓鳟鱼。他们的车子在三天之内就跑完了一千公里的路程。七月三十日晚他们来到高达七千公尺的牛角山东坡的佛利朗奇旅店，在旅客登记部上登记住宿。这个地方正在成为那些吵吵闹闹，游手好闲的人的聚集地。厄内斯特发现旅店里已住着十五个女客，感到快快不快。他闷闷不乐，糊里糊涂地过了好几天，上午写作，下午出去钓鱼。八月三日凌晨三点他就起床，拿着他的旅行袋和稿子，人不知鬼不觉地独自开着车子到塞里登去。在那儿的一家旅店里他住了四天，平均每天写九页纸。八月八日他离开塞里登到伊利诺·登纳莱的罗沃朗奇旅店。那里没有花花公子一类的人物，安静得象一座坟墓。这次，他每天可以写出十七页纸。但一到晚上，他便感到很寂寞，于是借酒消愁。由于他饮过量的威士忌酒，第二天脑子昏昏沉沉，根本做不了什么事。他现在又渴望到西班牙去了。自从一九二三年，这是他第一次想起要旧地重游，到庞普拉纳去看斗牛。当然更不用说盼望到瓦伦西亚去参加盛大的节日。此时在他脑海里又闪现在座落在海滨的漆着白

色的旅社和饭店，可口的海鲜。以及外出后回城，坐在酒店里大杯大杯地喝着冰镇的啤酒吃着美味的西瓜。

八月十八日，波林来到塞里登的时候，厄内斯特希望能在两天之内写完小说的全稿。波林告诉海明威，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体重已达十二磅，外表真象中国的拔土鼠。她腹上开刀的痕迹还未消除，但体力已经恢复了。厄内斯特没有把他书中的女主角凯萨琳巴克莱即将在蒙特拉医院因难产而死去的情节告诉波林。厄内斯特带着波林到塞里登瓦尔威斯达街一间十分体面的大房子里去见一个法国家庭。他们自己制作和售卖好酒。这家人名字叫查理士和阿丽思摩西尼。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阿古斯，另一个叫卢西恩。查理士是某个矿山的货车司机。阿丽思在家中做饭料理家务。厄内斯特和波林坐在搭着葡萄架的走廊里一面饮用冰镇的本地制作的啤酒，一面望着前方，眼睛越过金黄色的稻田，凝望着远处赤褐色的群山。他们在一起讲法语。厄内斯特认真地听着，看着对方脸上的表情，并竭力记住对方所说的话。只要他认为适合，他便把蒙西尼斯的事迹写成小说。人物轮廓鲜明，线条错落有致，这是对一般人的静景描写或叙述。正是这些人，他们酿制和饮喝怀俄

明的美酒，并想弄明白，一个名叫阿尔斯奇米德的天主教徒能否被选为总统。

八月底，海明威已写完了他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稿。他实在太劳累了，对于稿子的质量如何他也无甚把握。他把稿子搁在一边，等候下次修改。离他们返回阿堪萨斯整整还有一个半月。他们住在威到斯火比尔大旅店。此地离伊利诺登纳莱八公里。它位于大角山山麓，就在克罗印地安人居留地附近。厄内斯特还想再往西部去看看。于是他们驱车前往，越过黄石公园南面的林肯县，到达同爱荷达隔界的地方。坐在汽车里厄内斯特想用自动手枪射杀车子经过地方的草原犬鼠。车子到了赛尔，他们下车去拜访欧文威斯特——《弗基尼亚人》一书的作者和海明威小说的崇拜者。他们观察了一下大泰通河，准备在斯奈克地方钓鱼。在杰克逊霍尔附近的摩斯，他们住在由一个普林斯顿人，斯克里布纳作者本特开办的农场旅店。在回塞里登的路上，他们在印地安人居留地捕捉了九只松鸡。然后车子朝南开，前往卡斯普，再跑上一千公里回到堪斯城。车子在通过奈布拉斯卡时，风刮得很猛，吹得公路两旁高高的风滚草摇曳拍打。厄内斯特不停地喝着威士忌保暖，一边吃着旅行袋里的秋苹果。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他们回到了堪萨斯城，

正好赶上到教堂去做弥撒。至此，海明威已完成了六百页的手稿。这个数字刚好是他和波林西行旅行一个月所捕捉到的鱈鱼的数目。

住在彼格特的一个月时间里，海明威时刻想到别的地方去走走。他准备修改那部长篇小说，但又觉得还不是时候。他穿着长袖衬衣，外面一件无领短袖罩衣，跑跑跳跳地来到屋背后的小道上，然后在树底下进行拳击练习。近来他的体重突然下降到一百八十四磅，接着又降到一百七十八磅。但是他并不在意，因为是在锻炼身体期间。他喜欢嘲弄侮辱当地的人，说他们又卑劣又固执。他对瓦尔多彼斯说，“中西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象样的人，都是一些蠢货。”

每天跑步使海明威的腿“硬得象木板”一样。他坐在保尔普菲弗家的门前走廊里给朋友们写信，诉说他的苦衷和渴望重返旧地——怀俄明、扎罗哥扎、凯维斯特和巴黎等地方。他想，在这个季节里，巴黎一定十分宜人了。秋叶纷飞，正是从事户外活动的好季节。骑着自行车从爱丽舍宫到康科德广场，该是一项多么得意的活动。甚至，等到秋天结束，冬雨来临，那时你只好坐在家里窗口观看外面的景色，一对对男女同性恋者从窗前经过，你就会想到在凯维斯特附近捕捉大海鲢的乐趣。当然，西班牙是个理想的地

方。他想，他要是出生在西班牙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象西班牙人那样从事写作，而不感到陌生和格格不入之感。他也想到纽约去参加或观看拳击比赛。他有一个木匣子，里面收藏了两只好斗的螳螂，用纸板把它隔开。厄内斯特喂活苍蝇给它们吃。它们抢着吃，正象梭鱼抢食生猪肉一样。如果他去不了上述地方，那么他只好把时间花在观看螳螂互相搏斗上面。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安慰自己同他的姻亲们单调地住在一起的。

关心冬天如何度过，原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现在却一下子基本定好了。他们准备返回凯威斯特，好让海明威修改他的小说稿。罗林托马斯将设法替他们弄一间房子。还准备雇用一个黑人奶妈照料儿子帕特里克。波比也将到她们那里住，直到他们回巴黎时止。厄内斯特的二妹松尼吉姆将在感恩节前后到他们那里，一方面照管小孩子们，一方面协助他哥哥打字，完成那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稿。伯金斯正在考虑出多少钱买他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伯金斯尚未看到小说的原稿，但他答应用一万元的酬金，买他的版权，准备于一九二九年春季以连载的形式，把这部小说在斯克里布纳斯的杂志上连续登载。厄内斯特和波林将帕特里克交由外祖母和姨妈吉尼照

管，然后到芝加哥、康威、马萨诸塞和纽约去。十一月中旬再折回彼格特，带着帕特里克，坐上自己的汽车到凯威斯特去。

一切安排都已停妥。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海明威夫妇到了芝加哥，住在怀特霍尔旅店。他们就便到奥克派克一趟。这是厄内斯特离开家乡五年后第一次回家。在芝加哥时，他们还参观了芝加哥艺术学院。在那里他观看了温斯洛霍姆的油画作品，赞叹不已。他小的时候同他母亲到过南特基特，后来再没有过马萨诸塞州了。那个星期的最后几天是和马克莱在一起度过的。在纽约停留期间，厄内斯特拜访了几位奖金拳击家，同伯金斯讨论了他的长篇小说问题，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斯特拉特和彼斯。他们都答应当年的冬天到凯威斯特去度假。

十一月十七日，海明威夫妇和迈克斯特拉特一起从潘恩车站乘火车到帕尔姆体育馆观看普林斯顿同耶鲁棒球比赛。司各脱和他的妻子惹尔达也到场观看，他们住在普罗斯匹特大道柯特俱乐部。厄内斯特步行到纳萨大街拜访埃塞贝尔和弗朗西斯哥多尔芬。比赛结果普林斯顿队以十二比二获胜。在此之后，海明威他们搭乘特别列车前往费城。费兹吉拉德在观看比赛时还十分活跃，可一下子就喝醉了。他的

贝克牌汽车放在费城，汽车司机是过去在巴黎开出租汽车的菲力普先生。路上司各脱沉睡不醒，一直等到车子抵达他的寓所——威尔明顿的私人住宅伊拉斯里大厦。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搭乘圣路易斯的史匹里特号汽轮返回芝加哥。船快到哈里斯堡时，厄内斯特草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感谢司各脱夫妇的热情款待。厄内斯特对于他前不久告诉马克斯伯金斯的话越发感到可信。他说过，惹尔达是司各脱的“凶恶守护神”。“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他对伯金斯说。但是十一月份的那一天晚上，当他乘坐的往西开去的列车在宾夕法尼亚山区轰隆隆地奔驰前进的时候，他的看法却恰恰是相反的。

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一家四口乘汽车从彼格特到凯威斯特整整花了三天时间。一路上孩子们又兴奋又激动。罗林汤普生早给他们找到一间房子。那是一间旧式的白色大房子，在住宅区南方街 1100 号，在该岛的大西洋一侧的海浴沙滩附近。他们刚住进去不久，海明威的妹妹松尼就到了。海明威又离家到纽约去接波比，顺便购买圣诞节礼品。

自十月份以来，海明威的父亲心情越来越沮丧，

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海明威为此十分担忧。在搭乘火车往北方去的路上，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安慰鼓励他。信是在杰克逊威尔寄出的。在纽约，他见到了林肯斯蒂芬，并第一次见到了灵格拉德纳。在菲奇商店他为自己购买了一支捕鱼叉。波比按时到达。他牵着女服务员的手走下跳板。当天下午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车站搭上开往哈瓦那的特别快车。火车在大桥下面呼啸穿过，跨越新泽西大莽原。火车到达特雷顿幽暗的车站时，厄内斯特接到三妹卡露从奥克派克拍来的电报，说他们的父亲已于当天清晨去世。

厄内斯特立刻拍电报给伯金斯要他汇一百美元到宾夕法尼亚北车站。该客车的搬运工人麦克因太答应一路上照管波比。厄内斯特尽可能向他孩子解释清楚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能再陪他一起走。波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只跟着其他的旅客坐船横渡大西洋就是。厄内斯特离开宾夕法尼亚北火车站时还没有接到伯金斯的回电。他又拍了两封电报分别给斯特拉特和费兹吉拉德，向他们借钱。上午八时，司各脱给他电汇了钱。这样，厄内斯特在三个星期之内第二次通宵达旦坐火车到芝加哥。

抵达奥克派克之后，他才详细地知道他父亲的

死因。前一天的上午，他父亲在火炉旁烧掉一些他私人的文件。然后，从一楼走上二楼来到他的卧房，轻轻地把房门关上。过了一会儿，他的十三岁的小儿子莱斯特——因得感冒躺在床上——听到一个奇怪的响声，是一声枪响的声音。当时房里很安静，因此听得特别清楚。事后才知道海明威医生用他父亲安森海明威那支旧式的零点三二厘米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朝自己右耳后面开了一枪。当时家里除了莱斯特外，还有他们的母亲葛莱丝和厨子露易丝。

厄内斯特暗暗地责怪他的伯父乔治没有及时关心他那陷入经济困难的父亲。遗产少得可怜。一个二万五千元的人寿保险；瓦伦湖那里的两间房子；奥克派克的住房（但已折价一万五千元抵押债款）。其它的财产已抵还在佛罗里达州的不动产。不过那仅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其实，海明威认为他父亲的真正死因是他经受不了疾病的痛苦折磨。由于患严重的糖尿病引起生理上的痛苦和长期失眠带来的精神折磨以及并发的心绞痛迫使他走上自杀的道路。海明威写信告诉马克斯伯金斯说，他父亲是他真正关心的人。由于他父亲的死亡，家里的情况突然恶化了。现在他成为一家之主，目前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原来家里欠下的债务要偿还。幸亏他手头有一部可

以售出的小说。他告诉家里的人，这本书的名称是他不久前从《牛津英文诗集》中一首由乔治波尔写的诗歌那里取来的。他准备给这部小说取名为《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返回凯威斯特后便着手修改他的小说。第一次用铅笔修改，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每天工作六个小时。接着把每天修改好的稿子交给他妹妹用打字机正式打过。整个修改工作延续了五个星期，于一月二十二日结束。眼看着工作已经做完，厄内斯特电告伯金斯，请他亲自来审阅。伯金斯勉强同意了。当他到达那里时，海明威正准备出外钓鱼。过去一个月里他没有去钓过鱼，现在想补回来，连续钓它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他们六点之前就来到海边，在那里一直呆到下午。在这段时间里，海明威一心钓鱼，伯金斯专心看稿子。整本稿子看完后伯金斯说，小说写得出色。但他对于某些军人用语表示不大赞同。他不很乐观地说，桥梁不可能连续不断的。回到纽约后，经过一段他称之为一生中最难得的好时光之后，伯金斯发觉，他原来对那小说的语言的看法未免太过悲观。现在他认为桥梁是完全可以沟通人们对事物的赞美和欣赏的。伯金斯于是电告厄内斯特，愿意出价一万六千元买这本小说的出版权。这是这家杂志第

一次对一本连载小说出这么高的价钱。

厄内斯特把他这部小说称为“与在意大利发生的整个战争和男女之间爱情有关的一个长故事”。虽然伯金斯肯定了他的小说，并决定由斯克里纳斯杂志连续刊载，但厄内斯特仍不放心。他尽可能地请他的朋友们对该小说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以便他判断这本书的质量。冬季来临，他约请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先后来到凯威斯特岛。他们一起钓鱼，一起喝酒。这时厄内斯特就请他们阅读他的小说手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赞扬他，说小说写得好。斯特拉特说书写得好，他提不出什么意见。瓦尔多彼斯说该书达到了出版水平。多斯帕索斯以前对《太阳也升起来了》一书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次厄内斯特以为他又会作出与人相反的评价。但出乎意料，帕索斯这次和大家的看法一致，认为该书写得非常成功。厄内斯特听了乐得呵呵地笑起来。

自从他父亲逝世后厄内斯特每个月除了给他母亲寄去交还家庭不动产的税金外，还有一百元作为家用。他十分赞同母亲把奥克派克的一部分房子出租，他甚至劝他母亲将佛罗里达州的房屋卖掉。并且警告，如果他伯父乔治不付还抵押金，就拆除他的房子。他建议要求马斯和斯特灵山福德提供经济援助，

因为一方面他们有钱，另一方面他们一直是海明威家的好朋友。而他自己是靠卖文为生的，有好几年简直是过着流浪生活。他已拿出一笔钱给松尼去欧洲旅行的费用，此外，还要继续给奥克派克家里寄钱。他在信的结尾说，他想写一本有关他家庭情况的小说，但一直没有写，因为他怕伤害家里人的感情。现在，既然他所爱戴的人已经辞世，这种顾虑似乎没有必要了。因此，他可能要拿起笔来写这本书。这样，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就会冒犯母亲了。

葛莱斯没有给他回信，只邮寄去一个大木箱子。在他们的临时住家南方街的房屋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皮箱，旅行袋等东西，准备他们四月份返回法国时带走。因此，他母亲寄去的那个木箱一直没有打开。凯蒂史密斯也到他们这个地方旅游。多斯帕索斯非常仰慕她，尤其喜欢她那对绿色的眼睛。凯蒂却一心一意想知道海明威那只木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有一天，她忍不住问海明威，“喂，厄内斯特，你母亲寄给你那只木箱你打开了没有？”海明威回答说，“还没有。”但他心里明白，那木箱一定装着他母亲自己画的油画。肯定是要他返回巴黎时带去那里售卖。后来还是波林拿了把锤子把箱子打开的。他们发现里面有葛莱斯的一些风景画。画的是上帝在科

罗拉多花园泉水边的情况。木箱里有一个已经发了霉的朱克力大饼，把周围的画都弄脏了。此外，还有海明威医生十二月六日上午用来自杀的那支左轮手枪。在举行他父亲的葬礼那天，厄内斯特要求把那把枪寄给他作为纪念品。葛莱丝这次正是应她儿子的要求把枪寄去的。

四月份，厄内斯特带领全家，包括妹妹松尼和大儿子波比，浩浩荡荡坐船过海峡到哈瓦那，再从哈瓦那乘坐四月五日开往法国的北德劳德轮船公司的海轮约克号。四月二十一日轮船抵达法国北部海港布伦。下船后他们来到费娄路六号他们的住所。波林在凯威斯特岛时喉咙发了炎，所以一到家里她就上床睡觉。帕特克也受传染，家里乱糟糟的弄得海明威无法坐下来写作，只好坐下来修改即将在杂志上发表的那本小说的稿子。在修改时他对小说最后三段感到不甚满意。这三段主要概述凯萨琳死后的情景和男主人公心理道德上的不正常反应。在五月八日至十八日之间他又重新修改，先后达七次之多。目的是使故事的结尾更自然，更合理。由于家务的烦扰和急于想把稿子修改好，厄内斯特被迫不得不加快速度。当他听说，伯金斯应维斯特的要求把一些校样寄去奥文维斯特。维斯特看后，提出他一些修改的建议

时，厄内斯特感到非常不满。另外，他发现刊载在斯克里杂志五月号上的文章内容被罗伯特布里奇作了一些蹩脚的修改，他也很不高兴。

厄内斯特在多伦多的老朋友摩勒卡拉罕和他的妻子到了巴黎。他们四处打听海明威的住址，可是打听了好久仍无着落。后来一天中午他们在旅店的住房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海明威和他儿子波比正站在门口。他们夫妇立即换好衣服跟海明威出去，先把波比送交他前妻哈德莉，然后到附近咖啡店里喝咖啡。海明威身着一身整洁的暗灰色衣服。他看起来很得意，可能是因为他已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的缘故。摩勒卡拉罕第一次到费娄路六号海明威家拜访时，海明威拿出拳击皮手套，执着要摩勒同他赛拳。摩勒后来答应了，海明威很高兴，并当即决定第二天他们在美国俱乐部的一楼体育馆进行比赛。海明威当时身高六尺，体重二百磅，而摩勒身高比海明威矮四英吋身体健康情况也不好。但卡拉罕认为他在学校里曾同最出色的拳击手较量过，学了不少招数，要打败海明威并不困难。六月二十四日海明威对伯金斯说，他同摩勒比了五次。但他只字未提他们第三次比赛时发生的事。那次比赛，摩勒常常进攻海明威的左边。“海明威知道我准备干什么，”摩

勒后来写道。“他那双褐色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他是想寻找机会向我进行……大概是由于我的左手向他进攻，打中了他，因而触怒了他。他的口开始出血了……他用舌头舔掉嘴唇周围的血。突然，他朝我脸上吐血，满满一口血，正好吐在我的脸上。”摩勒不禁一惊，猛地往后边一退，脱下皮手套。“拳击手被击伤了正是这样做的，”厄内斯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一种瞧不起人的态度。”于是他们停止比赛。摩勒用毛巾揩掉脸上的血和唾液。海明威心里想些什么，为什么做出这般野蛮的动作，摩勒对此感到十分费解。可是事后厄内斯特却谈笑风生，仿佛刚才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般。他对咖啡馆一位叫吉米的服务员说，“虽然摩勒把我的嘴打出血了，可仍是我的好朋友。”

佐安米罗和司各脱两人都主动当厄内斯特和摩勒的拳击比赛的记时员。一天，摩勒同意与海明威进行第五次拳击赛。当时，司各脱正好在他们那里。那天中餐，厄内斯特在普鲁尼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饮了法国著名的红葡萄酒。他深知下午五点钟左右会要大睡一场，于是他同司各脱一起找到摩勒，建议拳击赛立即开始。他们来到美国体育俱乐部。双方同意每比赛一分钟，中间休息两分钟。司各脱充当计时员

站在比赛场边边上。厄内斯特尽管才吃中饭，他集中全力打好一分钟。后来他猛地一跃，向前猛冲朝摩勒扑去。摩勒一拳不偏不倚正好打中厄内斯特的下巴，把他重重地击倒在地。“哦，天呀！”司各脱连忙说，“我忘记喊停了。比赛已进行四分钟。”厄内斯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咒骂着，走去把脸上的血揩干净。司各脱吓得脸色转青，他对摩勒说，“厄内斯特一定认为这是有意干的。可是，我干嘛要故意这样做呢？”厄内斯特打回转时，神态十分严肃。此时，他已十分清醒、镇静。他说他喝了酒，还想继续比下去。后来他们在咖啡馆喝咖啡，他又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但摩勒心想，通过这次事件，司各脱的威信丧失了。由于他没有计算好时间，致使厄内斯特被摩勒打倒在地。这有点象看到自己的对手被打死倒在你的脚下，才意识到自己开了枪，枪管还在冒烟呢。

月底，厄内斯特同波林坐着福特牌越野轿车离家往南开前往庞普罗纳。此行是弥补这一年未能计划前往庞普罗纳之不足。因此，一路上他情绪高昂，心情舒畅。本雷·拉特曼是首次到那里参加庆祝会的。有一天他看见厄内斯特在咖啡馆里谈得正欢。拉特曼眼睛盯了一下这个年青人，“发现庞普罗纳的作者”。当时，厄内斯特身穿花格子上衣，脖子上松松

地扎着一条领带。一只脚上穿着一只呢绒拖鞋，因为前一天他不小心把那只脚割破了。拉特曼心想，厄内斯特如果不是他那与众不同的身材和魄力，他的那头黑发和胡子真会使他外表看起来像个西班牙人。

参观了节日大典之后，厄内斯特和波林悄悄地去探望佐安米罗。他住在一个俯瞰着海面，僻静的山村里。在各地举行斗牛比赛，特别是七月底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盛大斗牛比赛之前，厄内斯特和他的朋友之间进行了互访，闲谈消遣。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本无法写作，只写了一些信。其中一封信，他落的款是：“E·康特沃克·海明斯坦”。这些信件主要讨论他的那本小说《永别了，武器！》的情况。他十分勉强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意用破折号代替那鄙俗语，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说书里用上这些语句主要是反映逼真的现实，在一定的上下文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显著惊人的。波林的伯父原名叫古斯塔沃斯·阿多尔弗斯。厄内斯特决定把他那本书奉献给古斯伯父。他写信给伯金斯说，他所选的这个人及其姓名是最合适的。一九二六年古斯伯父站在厄内斯特一边，替他向波林家做工作，清除误会。正是在他的努力调停下，波林和厄内斯特的婚姻才能完满地进行。厄内斯特说，原来波林的父母亲都不同意波

林嫁给一个已经结过婚，专门交结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有名的酒徒。后来波林特地要她的伯父格斯到吉拉尔德墨菲夫妇家的书房去。古斯硬说只同意停留十分钟，因为他不愿意妨碍厄内斯特的写作。但就是这十分钟解决了问题。古斯走出书房迳直到电报楼给他的兄弟普菲弗拍电报，告诉他，波林所要选择的丈夫再没有比年青的海明威更好的了。

厄内斯特正庆祝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人家告诉他，多斯帕索斯已在埃尔斯沃斯梅恩与凯蒂史密斯结婚。他立即写信祝贺并祝他早日完成他的新作《第四十二个相同的人物》。他说，多斯必须把钱藏起来，不要让凯蒂知道，或者凯蒂这样做。因为金钱可以毁掉友谊。例如，唐斯特华特与约克惠特尼有亲密的交往，为了二万五千元不惜签订合同给好莱坞出卖自己的灵魂。约翰彼索的事业因妻子赚的钱太多而毁了。费兹吉拉德夫妇为了寻求永葆青春的妙法，明显地破产了。美国在西班牙的资本弄得西班牙一蹶不振。在西班牙国内到处都有美国的口香糖和可口可乐，这只是这个国家的美国化的一种象征。使厄内斯特感到烦闷的是西班牙国内物价不断高涨，而圣地亚哥山区的盛产鱒鱼的河流却日益被荒毁了。

由于要见一位叫辛德莱弗兰克林的人，厄内斯特九月初必须离开圣地亚哥。辛德莱的父母亲弗伦普金是旅居俄国的犹太人。辛德莱本人在美国纽约长大。他身材魁梧，淡黄色头发，具有体育运动员的风度，很健谈。他的外号叫本·弗兰克林。原先在墨西哥当见习生，这年六月来西班牙，在塞维尔作首次表演。从那以后声名日隆。盖·希科克想写篇关于他的特别报导登在布鲁克林的《每日鹰报》上。他请厄内斯特去探访他。厄内斯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和波林于八月三十日离开圣地亚哥到马德里去的。

通过接触，厄内斯特对弗兰克林的印象是：冷静、沉着、敏捷、勇敢，也很有艺术风度。厄内斯特要他表演得更引人注目，更艺术些。“他迎上前去猛力一击！”他说，“我建议他表演时不要使人觉得轻而易举。”他正式同弗兰克林约定，九月份他来观看他的盛大的斗牛表演。厄内斯特说，“同他谈话时，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我写过书。我们一起在西班牙好几个地方呆过。后来有人告诉他，我是个小说家，他根本不相信。我说这是人们赞扬我的话。”

跟着弗兰克林到各地去是一个应具有耐心的考验。那辆新的福特牌汽车在西班牙布满坑洼的公路上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现在跑起来时刻发出咔嚓

咔嚓的响声。厄内斯特说，在那段时间里天气简直热得脑袋要炸开了。但那年秋天弗兰克林的表演确实非凡，简直是一种奇迹。他的生活经历比任何传奇小说还更富有神秘色彩。虽然那年夏天厄内斯特没写出一点东西，但能结识象弗兰克林这样的人，即可弥补这样的损失而绰绰有余。

虽然厄内斯特自己没有写出东西来，他却唠唠叨叨地催着费兹吉尔德快点写完那本《夜里静悄悄》的小说。他说，作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手上未写完小说赶快写完。司各脱当时的情绪之所以不太高涨主要是考虑到艺术的酬劳问题。他说夏季是个令人懒散的季节，不适宜写作。只有等到秋天来临，树木开始凋零，开始有了死亡的感觉，才能重新执笔写起来。在一本小说里，作家写得最成功的地方莫过于他亲耳所闻的东西或者是他本人一生中的不幸遭遇。艺术家不必为其兴旺期的消逝而苦恼。人毕竟是人，不是桃花。人恰似枪支和马鞍，多了一个时期，虽然样子显得老了一点，但却更好使用。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写出作品来，而去借助他人的帮助，即使搞出一点东西来，他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厄内斯特年轻，但他的第二本小说还没有出版，他怎么能和那头发灰白，年近五十岁的老作家相比呢？

西班牙的旅行结束后，海明威夫妇在西法边界附近的一家旅店住了休息了一个时间。九月二十日他们返回巴黎。一星期后《永别了，武器》这本小说就出版了。九月二十八日伯金斯在拍给他的电报中说，“书出版之后，评论界的反应很好，前途光明。”纽约时报的研究海明威专家帕西赫金森说，“这个关于一位英国护士同一个英国救护队军官的恋爱故事，就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说很象罗密欧与朱丽叶^①。它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堪称为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评论家克里登法迪曼把它称为“现代派作品的顶峰”。马尔科姆科莱说，看到这本书的名称，“不禁使人想起，它象征着海明威同他过去所处的时代，他的处世态度以及写作方法永别了”。确实，他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情味。在这本书里，现在读者们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深邃感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作家设法表达下意识的东西，而且文笔流畅美丽。原先海明威喜欢用“粗鄙”话，曾使波士顿的新闻书报检查官感到厌恶，现在问题解决了。检查官亨利赛德尔坎贝说，“这本书里虽也有粗鄙话，但不严重。因此，如果拒绝出版，那也太过份了。从内容看，书里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在两性关系上从哲学的

^① 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

观点来看也没有过多的渲染”。总之，评论家们对这本书的评论，认为这本书是好的，写得成功的。这对海明威的将来事业和前途起了非常积极有利的作用。

海明威在西班牙时，由于饮食过量，喝酒太多，回巴黎后，一天早晨醒来他发现手指头肿得象红萝卜一样大。于是立即采取措施。不吃肉，不喝酒，多饮维希矿泉水。但他仍然到咖啡馆喝咖啡。九月二十五日他在街上碰上了摩勒和罗雷托卡拉罕。他们两人不去查特雷斯而直接去伦敦。厄内斯特坚持一定要在第二天开汽车送他们，并批评他们只沉湎干杯中物而不奉敬神明。摩勒觉得厄内斯特突然象着魔似的热衷于宗教信仰了。第二天厄内斯特写信给伯金斯说，查特雷斯对于一个在圣地亚哥附近教堂度过八月份的大部分时间的人来说，它似乎是个十分冷落的地方。

几天之后，厄内斯特到赛尔维亚彼奇书店，在那里他第一次碰到阿伦泰特。他很年轻，个子矮瘦，前额很高，略秃，留着短胡。他一贯颂扬厄内斯特的作品。泰特和他的妻子卡罗琳戈登住在附近的奥迪安旅店。赛尔维亚刚要开口说话，厄内斯特就责备起他来，说对方不该讲厄内斯特的作品受到笛福和马利

亚特船长的影响。当厄内斯特知道，在厄内斯特离开斯蒂拉波文以来，他们曾见过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厄内斯特问道，福特是不是软弱无力。泰特咧着嘴笑，然后慢吞吞地带着南方口音轻轻地说，他不是女人，此事同他一点也没关系。厄内斯特于是从男性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他说，一个男性青年应少谈点恋爱，否则到了中年一切都完了。人一生下来就有情欲，而且可以很快消耗干净。厄内斯特迫切想听取泰特对他刚出版的小说的意见。他连忙拿出一本书赶到医院里送给他看。不巧泰特得了流感卧床不起。厄内斯特不敢进病房去看他，怕受传染。第二天他又到医院去听取他的意见。当他听到对方说，他这本书写得很好时，他象小孩子一般高兴得手舞足蹈，飞也似地走下楼梯。

到了十月中旬，小说已售出二万八千册。厄内斯特开始考虑执行他原来定下的计划，为他母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留一笔基金。可是当他听说股票市场情况恶化时，他十分焦急，生怕由此会影响他的书的销售量。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肾脏出毛病，他归咎于在西班牙旅行时，时常没穿高统防水靴就在山区寒冷的河水里钓鱼。他还挖苦说腹股沟筋肉绞痛，这是他在巴伦尼亚遇到的不幸的结果。但是十一月十二日

听说他那本书的销售量比起其它的书来一直遥遥领先时，他又转忧为喜。同他的书竞争的另一本描写战争的书是里麦克著的《西线无战事》。

这年的秋天，每逢星期天，他的活动都具有双重意义——履行义务和寻找消遣。他带着波林去教堂做弥撒，然后参加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和他一起骑车的是科罗奈尔查利斯威尼。后来听说比赛日期已定，他就停止训练。厄内斯特骑自行车运动的巨大热情开始在泰特身上产生作用。原先泰特认为骑自行车是最单调的一项运动。现在经过厄内斯特的“说教”，他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并且积极行动起来。厄内斯特就是喜欢那些学东西一学就会的人。他告诉约翰彼索说，阿伦泰特有干劲，信心足，情绪高。泰特说，“就这样，我就中了海明威的神法”。十一月中旬，海明威在盖希科克的陪同下，参加了骑自行车到柏林的比赛。回来后，他开始为《幸福》杂志写一篇关于斗牛的小品文。《幸福》杂志是鲁斯的高雅商业杂志，它愿以每一千元买二千五百字的价格约海明威写稿。阿齐马克莱西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接受聘请在《幸福》杂志社的编辑部工作。厄内斯特瞧不起这种“商业的罗曼蒂克”，他不明白阿齐为什么同这样的团体混在一起，并为自己的不妥协，保持了一个作

家的尊严而自豪。

厄内斯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主要是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成功的把握而产生的。他开始发动一帮人起来抗击那些在美国企图破坏他的声誉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个叫罗伯特哈里克的。他在十一月份的布克曼杂志上发表一篇题目为《什么叫卑鄙和下流？》并且把海明威列入卑鄙下流的行列。海明威写了一封信给布克曼杂志编辑部强烈地谴责编辑部的人竟让这类破烂货登出来。更使他气愤的是他的早期文章出版者鲍勃麦克阿尔蒙——他曾把此人介绍给伯金斯，让他成为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特约作家。十二月九日费兹吉拉德约海明威和波林去吃晚饭。席间费兹吉拉德透露说，十月份麦克阿尔蒙去纽约时曾对伯金斯和其他的人谈起一些事。其中之一是，说海明威经常打哈德莉，致使波比早产。其二说波林是女同性恋者而海明威是男同性恋者。波林说，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海明威的过错，因为他不应该交结这类象“猪”一般的朋友。厄内斯特说，象麦克阿尔蒙这一类人本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否则他们是不会老实的。但麦克阿尔蒙太可怜了不值得一打。

正是在这些传说纷纭，流言蜚语四起之秋，从弥

漫的烟雾中射来了一颗炮弹。这又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说摩勒卡拉罕宣称六月份他同海明威赛拳时打败了海明威。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丹佛邮报的专栏作家卡罗琳班克罗夫特。接着他的这一消息纽约论坛报把它作为一条特别新闻刊载出来。卡拉罕当时在多伦多马上否认有此事。但帕特森小姐于十二月八日登报声明撤消该项声明。但是厄内斯特气坏了，他硬拉费兹吉拉德同他联名打电报给卡拉罕。电报上说：“我们已看到论坛报上的报导，等待着你的更正。”卡拉罕回电给费兹吉拉德表示不理解他的意思。海明威亲自写信给卡拉罕要把对此事负责。后来费兹吉拉德出面调停。他对卡拉罕说，当时拍电报太匆促未加思考因而造成不良后果。请他不必计较。这样才又使双方恢复了和睦关系。

十二月十一日，侨居巴黎的美国青年侨民哈利·克罗斯比开枪自杀。这件事使海明威想起他父亲的相同情景。厄内斯特说，哈利是个很好的青年，他的死使他感到最可惜。尽管海明威和哈利的关系不密切，但他对哈利的感情是真挚的。他在写给费兹吉拉德的信中表示哈利的自杀似乎是他的过错。说信中主要谈到那次在美国俱乐部一楼进行的拳击赛没有掌握好时间的问题。他说当时他离开场地去洗淋浴，

心里虽然很恼火，但想到这种时间上计算的错误，对于业余拳击者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就没有什么了。他想起一九二五年春天有一次他与杰恩普雷沃斯特赛拳，请毕尔史密斯当计时员。当时他身体不怎么好，怕比不过对方，便暗中告诉毕尔，如果看到他处于劣势，就唤暂停。毕尔照他的吩咐做。当他们才进行四十秒钟的时候，毕尔就唤暂停。一停就两分钟。可是这个秘密普雷沃斯特并不知道。等到海明威恢复了体力，处于优势的时候，毕尔却把比赛时间延长了两分钟。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费兹吉拉德认为赛拳要光明磊落，要讲究道德修养。厄内斯特认为各人的看法可以不同。他说他所学的那一套是不太讲究客套，只注重实效。与朋友或熟人进行比赛可以从中作弊。他说，他怂恿司各脱打电报给摩勒卡拉罕主要是要揭穿麦克阿尔蒙不信守诺言。现在他已失去了好朋友哈利克罗斯比。那么如果仅仅因为司各脱在计时上面有了过错就不同他交朋友了，那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在人们的眼里海明威小时候就很鲁莽，鄙劣，在别人面前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以及装出自己是青年时期没有大成果，如今是个有经验的作家的架子。所有这些，正是海明威希望达到的。他有自

吹自擂的本事，这点人人都相信，就连他的妻子波林也不例外，而且他曾不止一次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海岛和山谷

厄内斯特越来越怀念凯威斯特岛的旖旎风光而对巴黎的感情自然暂时比较淡薄。他订了一月十日起航的波多·奈斯号的船票。在这段时间里他准备好地消遣休息。不久，多斯帕索斯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凯蒂于十二月中旬到达巴黎，于是大家决定再次到瑞士去旅行。墨菲夫妇的儿子帕特里克得了肺结核病，他们想带他到蒙太拿威马拉山区的旅店住一个时期，希望他在那里好好休息，呼吸新鲜空气，使肺病好得快些。“我们大家都尽量使墨菲夫妇心情愉快，”好心的多斯帕索斯说道。这些人中有个叫朵拉西巴克的。她还没有听说过厄内斯特曾写过下流的诗歌来攻击她。她拿出一本《纽约人》杂志，上面有厄内斯特一幅侧面像。他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傻里傻气，虽然画得不那么准确，但也有令人崇拜的地方。厄内斯特一声不吭，任凭大伙去说。他感到喉咙在发炎，并十分滑稽地说“喉咙灌满了脓”。此时此刻他对过去他们在阿尔卑斯山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再也提不起多少兴趣来。

他们一帮人回到巴黎过元旦。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厄内斯特又情绪高涨，精力充沛。他正在为他的第一本书写一篇序言。虽然他竭尽全力，细心琢磨，结果写成一篇结构十分松弛的散文。蒙特巴拿斯的奇奇——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模特儿，或者说是一位高级名妓——也为自己立了传。在海明威的这篇序言中，他指出奇奇的芳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是十分熟悉的。其声誉之隆简直胜过维多利亚女皇在其相应年代的盛名。海明威自己常常在工作之余望了一下奇奇那“美丽的脸蛋”和她那“迷人的身段”，顿时感到心旷神怡。海明威认为在他读过的书中奇奇所写的书是属于最好的。当然还有坎明斯^①的“巨大的房间”也是他喜欢读的书。他还由此想起笛福的“莫尔弗兰德斯”作品也是他最喜欢看的。但奇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一九二一年蒙特巴拿斯第一次见到奇奇后，他就发迹，飞黄腾达了……但对于奇奇来说，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相貌就开始象一尊石像一样暗淡无光了。

开往哈瓦那的波多奈斯号邮轮途经纽约时停泊了两天。厄内斯特听说阿达马克莱斯正住院开刀，便

① 坎明斯（1898—1962）美国抒情诗人，剧作家、评论员和小说家。

立即赶去医院探望。他一进病房就双手将她抱了起来。阿达高声喊叫，生怕厄内斯特那熊一般粗鲁的动作把她弄成两截。其实，厄内斯特非常关心她的健康情况。他喜欢狡黠咧嘴而笑地说，他认识两个马克莱西斯。但他喜欢那一位，他自己显然是十分清楚的。后来他又去拜访伯金斯和斯特拉特。他们两人都答应开春到凯威斯岛去钓鱼，并和他一道去德怀托杜格斯。船离开纽约港之后继续航行了六天才抵达哈瓦那。他们回到先前住过的地方。罗林汤普森已为他们在卡西诺附近的珍珠街租了一间大房子，等到他们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已是二月初旬了。

厄内斯特立即写信给阿奇马克莱西，催他尽快带阿达到他那里休养一个时期。他记得他同哈德莉离婚时，他们十分关心他，还送火车票给他，让他到格斯塔德去。对此他十分感激。于是他主动提出让他们到他这个地方度假，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可是阿达当时身体还太虚弱根本不能外出旅行。阿齐则因为《幸福》杂志编辑部工作忙，脱不了身，也不能前往。迈克斯特拉特去凯威斯特岛时带了一把新鱼叉。到了那里后还为厄内斯特画了一幅半身人头画。厄内斯特一有空就谈起到马格塞斯或托杜格斯去旅行的事。他租了一只足以容

纳四个人的小船，十分舒适。伯金斯去信告诉他们，他准备在三月中旬到凯威斯特岛去。约翰霍尔曼和他的妻子从去年冬天起就住在这个岛上。约翰同意组成一个五人的旅行小组。他说布拉桑德的一个朋友伯格可以充当他们的响导和领航员。

他们驾着小船向深水区划去的时候，马克斯看到在五颜六色的水面和水面上有许多野生物，感到十分新奇。于是他问厄内斯特，“你为什么 not 写有关这些玩意的文章？”“可能在什么时候我会写的，”厄内斯特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还弄不清这些东西是什么。”突然一只被暴风雨袭击的老鹈鹕，使劲地鼓动双翅从他们身旁掠过。厄内斯特指着它说，“这是属于那个种类的鸟，我也不知道。”伯金斯心想，他现在不知道，也不可能写出什么东西来。等到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浸泡多时，悟出一个道理来，他就明白，也就能写出东西来。

大批的灰色蚊子把他们赶出赛布尔海岬，长途跋涉来到马格塞斯。据资料记载，迄今世界上人们钓到的最大的一条大海鱼连同钓鱼竿和绕线轮一起共五十七磅重。马克斯伯金斯——厄内斯特现在叫他作“铁面人”刚好钓到一条重五十八磅的，大家高兴极了。伯金斯本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决定在那

个地方多呆一个时候，直到海岸民卫队赶他们走。不久东南海面上空出现几片浮云，海湾里的水象涂上一层油腻的东西微微闪光。当他们的船进入港口时，他们头顶上已乌云密布。他们离凯威斯特岛还有七十哩路程。可是在这种风云变幻莫测的情况下，这七十里外的那个地方，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在内战时期，用来关押日益意志消沉的战俘的杰弗森古老城堡，窗子后面没有窗帘，就象一只只大眼睛俯视着海面。当他们离船上岸时，这些大眼睛就盯着他们看。

风又开始猛烈地吹刮起来，水面上掀起了山一般大的海浪。他们连忙在被风雨侵蚀了的棚屋里铺上气垫。他们看到在陈旧的墙壁上面，残存着好几代的人在上面刻下的名字或他们姓名的简称。此刻他们所能做到的，要嘛在码头外面撒下上了人造鱼饵的编组鱼钩，要嘛坐着小艇冒狂风恶浪出去钓深水鱼。在这种天气里，人们常可在深水区钓到很大的深水鱼。伯格认为他们乘着小船凯威斯特岛很危险，所以只好等待暴风雨平息下来再走。结果整个归程共花了他们十七天的时间。

他们蓄着长长的络腮胡子，模样真象海盗。一路上品尝各色各样美味的鱼。马克斯总是谈起要回去

工作的问题，虽然他显然不需要那么急着回去。现在他们带来路上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没有人造冰块，没有啤酒，没有罐头食品，没有咖啡和酒，大葱也吃完了，最后除了吃鱼外，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可是厄内斯特并不焦急。他认为多吃鱼对大脑有好处，他乐于这样的生活，愿意一辈子靠吃鱼过日子。后来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吃的、喝的比起他过去任何时期都好。最后他们在一只停泊在港口，模样象快艇的船上补充了他们所要的东西。这条船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爱尔德里奇约翰逊，他是维克多拉公司的经理。斯特拉特被推选为代表，派他去采购食物和其它用品。他回来时，告诉其他的人一个消息，爱尔德里奇邀他们大家到他船上吃晚饭。他们已有两星期没有刮胡子了，这次顺便认真刮了一次。他们用烛蜡擦皮鞋，一身穿得整整齐齐一起出发赴宴。他们在凯威斯特岛的妻子（波林除外）望眼欲穿，盼望他们早日回家。当他们平安返回凯岛时，大家都很开心。海明威当着大家洋洋得意地说，波林从来不为他耽心。说，一个女人爱你，但并不为你耽心，这是真正的好品德。马克斯打电报给他的妻子路易斯，说他已经平安地从海上归来，只是十分惦记着他在纽约办公室里的工作。

厄内斯特把赫伯特胡佛鄙称为“白宫的工程师”。虽然厄内斯特还暂时得不到胡佛的赏识，但当他获悉他的书《永别了，武器》被收藏在总统的图书馆时，他真是喜出望外。现在这本书对他来说不仅是一本小说，而是实现了他五年来的心愿。在他早期与伯金斯的通讯来往中，有一封信提到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事——“一本配有精美插图的大书”。他开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斗牛，体育运动和工业》。这篇文章在一月份他动身去凯岛之前就写完了并在三月份的《幸福》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他想起了他的另一项宏大计划，结束了长期拖延的局面。

厄内斯特在这一年春天的主要计划是到非洲去。波林的伯父格斯普菲弗表示愿意从经济上支援厄内斯特到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去旅行。这次长途旅行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所需的费用是相当庞大的。厄内斯特征求他的老朋友米尔福贝克关于选购枪支的意见。一九一八年他在巴黎认识米尔福，然后一起到意大利米兰开救护车。厄内斯特在第四分队，贝克在第五分队。厄内斯特在他父亲逝世之前，有一次在纽约的菲奇旅店的电梯上碰到贝克。当时他发现贝克在使用枪支方面比他自己内行。贝克曾收集了海明威出版的第一批书，请海明威签名留念。从那以后

至今已有一年零两个月了。现在他借谈论枪支和书籍来重温他们的友谊。最后他们决定采用新式的重型斯普灵菲尔德来福枪。并决定向格里芬·霍沃公司订购，由贝克监制。整个春季他们之间信件来往频繁，他们的友情又进一步发展，同时，厄内斯特认为，他也更靠近东非的山川和平原。

当约翰和凯蒂多斯帕索斯四月中旬来到凯威斯特岛时，那里已是盛夏了。他们从三月初旬起就住在马德里，当时正好西德弗兰克林在第二季度的第二轮斗牛表演中，被猛牛严重撞伤。消息传来，他既悲痛又恐惧。虽然后来他设法同波林和多斯帕索斯再次到托杜格斯去旅行以减轻内心的痛苦，但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他还想通过喝一种新式的酒来安定自己的神经。这种酒的制法是：在一个新鲜的椰子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往小孔里注入六至八盎司的杜松子酒，摇匀，再用一根空心稻草梗作吸管进行吸食。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喝艾酒喝醉了，将几把刀子往波林的钢琴上丢。五月份，他在练习拳击打吊袋时，不小心右手食指被刮破了。切口从指根起直到中关节，刮出一道很深的伤口，里面的骨头都看得见。后来到医院缝了六针。由于天气又热又潮湿，再加上对阿齐马克莱斯作一次短暂的访问，以及手指头被刮伤，厄内

斯特被迫把写作暂时搁置起来。

通过几次有关文学和写作方面的活动，海明威的精神和精力又恢复了。其中一项是西里尔克里门斯邀请他出席授予他马克吐温文学会的名誉副主席头衔的仪式，海明威愉快地接受了。另一项是纽约一位书商——路易斯·亨利柯恩，请他为他收集海明威作品的一本书目提要写个序或跋，并愿意付给他三百五十元的酬金。海明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说，他要先看看那本书目提要再作决定。接着伯金斯请他的斯克里布纳杂志八月号写一个新的短篇小说。厄内斯特早就构思了一个新的故事。题名定为《怀俄明的酒》，描述斯里登摩西尼一家的事迹。草稿写好之后，由波林用打字机打好。然后满怀信心地寄给伯金斯。海明威自己认为故事写得不错，唯一不足的是文章大约有六千字，似乎长了一点，其中还夹着一些法文对白。伯金斯收到书稿后立即给他回信，告诉他那篇文章已交去付印，编辑部的布里奇即将给他寄去一张六百元稿酬的汇票。

因为凯岛的湿气太重，海明威现在正计划着离开那里重新回到怀俄明山区去。在那里他准备半工作半钓鱼。他在那里的工作主要是写完那部斗牛的书。六月初波林带着帕特里克和他的法国嫖母到彼

格特去。厄内斯特却去纽约接波比的船。他一到纽约就先去找路易斯格兰第尔。此人住在市中心区一个旅店里。厄内斯特打电话给他时，他正在房里睡觉。海明威找他的目的主要请他看那篇《怀俄明的酒》的稿子，并在法文的单词上打重音符号以及核对一下某些法文的习惯用法是否用得恰当。路易斯睡态朦胧地答应了。其实这件事对路易斯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他一共只花了几分钟就做完了。事后海明威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把精致的西班牙小刀送给路易斯作纪念。海明威怀着十分轻松的心情把校正稿送到斯克里布纳杂志社去。六月二十三日海明威约米尔福德贝克到哈瓦德俱乐部吃中饭，并订购了一支六点五毫米的曼牌猎枪，准备带往怀俄明和非洲团。第二天他写信给路易斯亨利科恩，告诉他，他不准备替他写那本书目提要的序言。他在信中说，一个三十岁的作家不应该写这种夸夸其谈的东西。他认为应按他的作品本身的优劣来评价他的作品，而不应按他自己说的如何如何，或别人说的如何如何来看待他的作品的优劣。例如，许多认识格特鲁德斯坦恩的人，都非常赞赏她的精明能干，学识渊博以及她所著的书的优良质量。另一方面，有些亲自见过他的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确信，他的书“必定是（我们是

否可以这么说)很蹩脚的”。他在美学方面和在经济上的诚实方面都引以自豪。而在其它的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只蠢驴。如果他与书目提要编著者有瓜葛,势必会影响他以为荣的诚实的声誉。他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去沾那个边。他既这样决定,也就这样做。他在法国轮船停靠码头后,找到了波比,然后坐上火车出发到遥远的波格特去。

他们取道阿堪萨斯州,会见波林后便立刻一起动身。帕特里克和嫫姆留在彼格特外祖母家。厄内斯特与波林以及波比坐上自己的汽车冒着滚滚热浪向西部进发。他们经过内布拉斯加时,即使在阴凉的地方,气温也高达华氏一百零八度。甚至到了塞里登,天气仍然很热。他们向当地人打听专为旅游者服务的牧场旅店。人们告诉他到潘特附近找太阳溪的西蒙斯尼德旅社。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海明威其人,更不知道他是个作家,后来有人知道了,他们便争着来见他,热情地要留他住下。厄内斯特不喜欢那种热烈的场面,于是带着妻子和儿子开车走了。不久,他们另找到一个叫诺德瑰斯特的人开办旅店。这个地方是一处宽阔的山谷,有一溜大地和许多房屋,都属于诺德瑰斯特所有。这个地方仍在怀俄明州境内,离蒙塔纳科克布的旧矿山有十二公里的路程。诺德瑰斯

特个子高大，黑发，是个四十光景的人。他对海明威说，他有个地方很适合他们住。在一处山坡上有两间新修的平房。站在门口可以看到西边山坡上的一片松林，再往前就是峰峦起伏的群山了。七月十三日星期天，海明威一家就住进为他们安排的房子。

海明威首先注意到的是住地附近有一条小河。这是黄石河的支流。河水湍急呈深色，有很多鳟鱼。水流通过山谷向东流去。他们的汽车通过一座木桥时，桥面发出轰隆隆的雷鸣般的声音。离木桥半公里远便是该旅店的主体建筑。两侧有十几间房子，全部用木头建成的。门上安着老式的生牛筋作为拉手，门把子是用鹿角做成的。那里有一个供骑马牧者居住的简陋小屋和一个可容纳三十五匹马的畜栏。在山谷和小河对面的东边，地势逐渐升高呈淡绿色，长满了矮灌木丛和松柏。不少地方被山洪冲刷后留下的痕迹，形成条条或块块。这个地方的真正美景是坐在海明威现在住的这间房子门口所能看到的。在你前面的远方有黑巍巍帕乐峰和英迪克斯峰，海拔一千二百公尺，高出山谷地面五百公尺。诺德瑰斯特用自己名字的开头和末尾字母分别把这两座山峰命名为L山峰和T山峰。

旅店的生活自由自在。高山地区的清新空气象

一剂兴奋剂使海明威的胃口大开。他总是很早就来到旅店本部食堂等候吃早餐。他在碗里放着火腿、鸡蛋和蕃茄酱，加入大片大片的伯莫达大葱，然后用力搅拌成泥。最后一边吃这种酱泥，边喝咖啡，外加半瓶红葡萄酒。他每天上午坐在门口走廊上写作，不时翻阅着摆在面前的有关斗牛的杂志。有时吃完早饭，他慢步来到牲畜栏，身子靠在栅栏上，看着伊凡瓦拉斯为上午骑马外出的人备马。“上午不去钓鱼吗？”伊凡总是这样问他。“不行，”厄内斯特回答，“我得工作”。于是他慢慢地走回住所，身上发出一股淡淡的酒味和葱味。不久，他又到伊凡那里去，对着伊凡说，“伊凡，我整个上午的工作计划都给你打破了。好吧，咱们钓鱼去。”后来海明威对另一位骑马牧者说，黄石河的克拉克弗克支流是钓鱼的最好地方。

这里的骑马牧者都认为波林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子”，特别是她穿着斜纹布工装裤，留男式头发看起来就更象。其实她每天只是专心照管波比和不让别人去打搅海明威工作。每到下午或黄昏，海明威总是单独出去钓鱼或骑马。晚饭后，他在饭堂门口随便与其他住客聊聊天。一会儿随便走到那幢工人住的房子同他们交谈。“我发现总能从你这里学到一些东西，”他对伊凡说，“可是其他的

住客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伊凡长着一头红发，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宽边帽，身高约五尺四寸。另一个工人叫斯摩基罗斯的牧马者身材魁梧，自称是来自得克萨斯州，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精神抖擞。赫克米斯是个爱喝酒的牧工，背有点驼，有点乱来，蛮干。莫恩乌格曼是挪威人，长着一对蓝眼睛，皮肤象马鞍皮那样厚。弗罗德阿灵顿很会钓鱼，厄内斯特想要他到海湾去钓大海鱼。除了伊凡外，厄内斯特最喜欢的算是大家叫他做乔布的莱朗斯坦福沃了。此人在那间红色小屋出生长大的。但因为他生性好动，他几乎走遍了美国各个州，甚至到过远东好几个港口。他们相处了一两个星期后，这些牧马人都称海明威为“爸爸海明威”，一方面看到他的古怪模样而哈哈大笑，一方面敬佩他的勇猛。海明威通过同这些人的接触——讲故事谈天，听他们之间的互相立誓，发表个人意见以及倾听他们谈对美国的看法——在他们中间就很快建立了威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这个地方的客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牧马工都把他当作一位了不起的堂堂男子汉看待。

八月份天气开始发生变化，空气十分潮湿。根据试测器在半个月內只有两天是晴天，一号和十五号。其它时间不是下大暴雨，就是下冰雹。污泥浊水泻入

河里。厄内斯特单独出去钓了两次鱼。第一次钓十二条，第二次钓七条。不久，从河的上游北方传来了消息，说爱德西普森牧场来了一只大黑熊伤害了那里的马匹。厄内斯特闻讯同伊凡一起来到该牧场。先打死一匹马作诱饵。“诱捕大黑熊最好用一匹大马，”伊凡说。“这样，熊就会上钩……把打死的马放在有太阳晒到的干燥地方，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否则熊就不会来。为了使熊快点来，你可以用火烧那匹死马。这样马的鬃毛和皮肉被烧时发出一股香味被风一吹飘到很远的地方去，熊嗅到后就会来的。但可要小心，千万不能烧太厉害了。否则熊就不会来，相反会招惹来乌鸦大鹊来啄食。还有如果你想熊来得快，就要注意风向。因为熊来时要辨别风向的。顺着方向寻找，发现时慢慢靠近它。”

他们把放死马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返回住地。霍恩和他的法国新婚妻子彭妮也来度假，住在海明威的隔壁。他们到达后连续一个星期天气很好，因此厄内斯特和毕尔常出去钓鱼。他们那几天一共钓了四十九条鳟鱼和其它的鱼。接着又下大雨，河水猛涨，混浊。大雨一直下到二十一日才停。他们最后一次钓鱼是四个人一起去的，一共钓了三十条。

霍恩夫妇刚走不久，海明威便遇上了另一件奇

事。二十二日上午海明威骑着一匹容易受惊的栗色马——格菲和伊凡等几位牧工到放死马的地方去察看情况。格菲除了驮着海明威外，还有好几样东西——一个双筒望远镜，新买来的猎枪，一件雨衣，一套钓鱼用具和一个鱼网以及一盒午餐饭。正当他们停步前进仔细寻闻那死马气味的时候，格菲突然受惊狂奔起来。厄内斯特因带的东西太多，一时来不及跳下马背。因此，格菲把他一直带进茂密的树林里去，结果他的手脚被严重撞伤，颈部被树枝刮出一道锯齿形的深口。牧马工斯摩基立即骑马赶回场部拿急救箱。可是因伤势太严重非请专门外科医生急救不可。伊凡陪厄内斯特赶到克朗达森林守望站，租了一部老爷车，让伊凡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开着去看医生。他们到达特鲁布拉德医生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位医生过去当过兽医，现在已经改了学科，当上医学博士了。他唯一的止痛药是什牌威士忌酒。当厄内斯特提出止痛效果不好时，医生才立即开处方，改用烈性威士忌作止痛剂。这样缝扎伤口时才感到不那么痛。

他们从医生家里出来后，拿着那瓶威士忌酒到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吃东西。伊凡和海明威喝酒，伊凡的女儿玛丽吃她的早餐。他们回到了住地，当玛丽

把门开开然后又关上的时候，海明威和伊凡就轮流喝酒，每人每次喝一口。他们上床休息时，天已经亮了。他们睡了一整天，傍晚才起床，接着又跑去看那作诱捕大黑熊的诱饵——死马。他们发现那死马发出的气味很不错，隔着一里半路就能闻到气味。当他们靠近时，看到一只棕色熊正在吃死马身上的肉。厄内斯特用那新买来的猎枪一枪就把那熊干掉。“这只熊，”伊凡说，“真大，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熊。”此外，他们考虑到另一个问题，那死马身上已经长出了许多蛆，而且被刚才那只熊吃过了。如果想再诱熊来吃死马，那就必须把死熊拖走，把死马身上的蛆虫清除掉。他们两人把剩下的威士忌全部喝光，接着把那两件事做完后才回家。第二天在旅店里，厄内斯特对店主诺德瑰斯特说，他要那匹叫格菲的马。店主说，如果他要一匹好的坐骑，他还有比格菲更好的马。海明威说，“他不是买去骑的，”一边用手摸了一下他颈上的绷带，接着说，“我要把它打死用做捕熊诱饵。”

特鲁布拉德医生的手术的结果使海明威的脸略有点歪斜。他说他这个样子看起来仿佛是对某些不顺眼的东西大发雷霆。但他这个样子并没有削弱他原有的风度，也丝毫未影响他的活动。他一连三天在克拉克支流小河上钓鱼。一共钓了九十二条鳟鱼。

他使用的是一种叫“教授”的鱼饵和他自己新制作的鱼饵。三十号那天海明威带着波比去察看那匹死马。当时正下着小雪，他们感到有点寒冷，但仍静静地站在那附近等候黑熊的出现。突然一只雌鹿从那烧焦了的木头堆里跑了出来。波比是第一次隔得这么近看到野生动物的。“这是骆驼吗，爸爸？”波比幼稚地问。他们一边吃带去的餐，一边静静地等候着。正当他们决定打转回家时，突然在放死马的地方出现一只大黑熊。厄内斯特举起那支新猎枪。砰的一声，那大熊立即应声倒地。这是在一个星期里，用同一匹死马诱来两只大熊，他用两发子弹把它们打死的。

厄内斯特写那本斗牛的书进展一直很慢。后来他脑子里构思出一个叫“老妇人”的人物来。这个人物是在第七章出现的。她一出场就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例如：“他说什么？那个青年人说些什么？”当那个青年问她是否喜欢观看斗牛时，她回答说她非常喜欢看。说看到猛牛攻击马匹时是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你为什么喜欢看呢？”作者问。“因为看起来十分舒服，”那老妇人回答说。就这样厄内斯特写作的速度就加快了。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即使由于两个星期的打猎度假——猎捕野鹿，山羊，大黑熊等——的延误，他还是写了二百页。

这次打猎活动是在九月十四日开始的，即波林带着波比去纽约的那一天。这次厄内斯特自己挑选了一匹中意的马，一匹黑色的脸上有白色条纹的母马。人们叫它老贝斯。他们先沿斯科河走，跨过山坡斜陡的小径来到蒂姆勃河，整整一天时间。第二天他们十分吃力地登上帕洛特大山的一侧，越过石板路。这时地势较平坦，马匹走起来不是那么吃力。接着转入了一个狭窄地带，一边傍山，另一边有深谷。万一马一失蹄，连人带马就会掉入谷里。但是这个地方是山羊出入最多的场所。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留下马匹，然后步行向前。厄内斯特躺在一块大石下面拿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他发现在离他们三里外的一大片翠绿的桧树林里，看到一只老山羊白色的后腿。他慢慢地走下山谷，爬到山谷的另一边去，十分吃力地沿着一块大花岗石来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看见下面一处长着青草的凹洼地，周围有大块大块的岩石作屏障。他这下看得清清楚楚，一只老山羊，三只小山羊正在松树林中吃青草。那只老山羊的毛呈暗灰色，臀部却是白色的。当它抬起头来的时候，你可看到它头上十分弯曲的角。厄内斯特所处的位置是居高临下，大约相距三百五十码。他调准了猎枪观测器，瞄准着老山羊的左肩部位，然后勾动扳机。那

只老山羊扑腾了一下，便倒下去。那些小山羊站在原地发愣。它们转过头来望着老山羊，想等待着它重新站起来。“那些羊看不到你，因为你在高处，”厄内斯特说，“它们也嗅不到你。枪的响声也不会比一块从山上塌下来的巨石使它们更为惊慌。”

又过了一天，他更向山谷下方走，结果捕猎到一只雄鹿。最使他难忘的是听到雄鹿在山谷里的叫声。当它叫的时候，远处的鹿也就跟着叫起来。过了一会，在另一个山谷里就有回音。一只雄鹿站在山间草地旁边的树林里。厄内斯特和伊凡只好匍匐前进。等到靠近了，厄内斯特拿起望远镜，心情十分激动地细心观察着。他说，“看到雄鹿抬头时，它的胸脯在一鼓一鼓地动着，但看不到它的头，因为树木太密了。”一会儿那只雄鹿从树林里走出来，在草地上吃草。它低着长着角，威风凛凛的头，正在品尝九月份里翠绿的青草时，伊凡向厄内斯特点点头，做出无声的暗号：这是第一流的战利品。接着厄内斯特端起猎枪，一枪就把它射倒在地。

多斯帕索斯从纽约打电报给厄内斯特，说他将在十月份离开纽约到他那里去旅行，凯蒂则和一些亲友留在纽约。在帕索斯预定到达的前一个星期，厄内斯特和伊凡骑马逆克朗德河而上。来到一个地方，

他突然看见一只大灰熊。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野生的大灰熊。这一次的遭遇也使他终生难忘。后来他写道，“开始，我听到林子里有树枝折裂的声音。心想可能是雌麋在奔跑。接着，在林木的空隙处，大灰熊出现了。迈着慢悠悠的步伐，午后的阳光照射在它们的毛皮上，发出闪闪亮光。过了一会，他们（一共有三只）便走远了，绕过岩石背后向深谷方向走去。树林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就在这次出去打猎的途中，厄内斯特认识了约翰斯坦布。当时他和伊凡正朝着一条山间小路走，迎面来了一个子高大，体格硕健的男子汉。“这是约翰，”伊凡说。“约翰斯坦布，你的猎枪怎样？干净吗？瞧，这位先生想看看你的枪呢。”他们两人站着，约翰向他们走去。身子直挺挺的象根铁棒。面目粗野，脸色象死人一样，脚板粗而大。第一次大战前他曾在凯塞的军队里服役三年，现在讲话仍带着很重的德国音。他们互相握手，然后老约翰想看看厄内斯特的猎枪。他把枪机打开，对着太阳，眼睛从膛孔向里面窥看。在这方面他是很在行的。看后他十分珍重地把枪交还给厄内斯特。他对厄内斯特说，他的枪很好，不过每天晚上都应把枪机拆卸下来，目的是让里面

的弹簧放松。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显然没有听到厄内斯特和伊凡的告别致意，因为他头也不回地只顾朝小路那边走去。

十月二十一日，厄内斯特在比林斯遇上多斯帕索斯。他脸色有点苍白，但对于这乡间的生活和打猎，他似乎显得格外热情。他们一起来到牧场旅店，帕索斯发现那里的牧工都很听从厄内斯特的吩咐，他感到十分惊异。那些工人都把厄内斯特看作是他们一生中所碰到过的最好的人。从这一点，帕索斯认为厄内斯特简直可成为一个出色的游击队首领。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也可以看出他具有当首领的风度。多斯帕索斯随身带来了一张猎捕麋的许可证。因此他们在开车返回东部之前，他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打猎。他们在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出发到山上去打猎。但是帕索斯是个近视眼，打猎有困难。有一次，他看见一只雄麋离他很近，当时他手里正拿着厄内斯特的猎枪，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正当他胡乱地拨弄枪机的时候，那只麋已拔腿逃跑了。自那以后，他只好观赏自然风景，从中寻找乐趣。但这远远满足不了他心里的要求。

他们在山上整整呆了十天，靠吃鹿肉和麋扒过日子。他们在克朗德，蒂姆勃河附近以及克雷兹湖周

围的野林荒一带打猎。当他们开着福特牌车子返回比林斯时，路面上已开始结冰。弗罗德阿灵顿一身穿得鼓鼓囊囊的爬进车子，生怕受寒。他想跟他们到凯威斯特岛去钓鱼，因为厄内斯特以前曾写信告诉过他。厄内斯特开着车子，多斯坐在他的旁边，身上套着睡袋，还有一夸脱的烈性威士忌酒作为御寒用。九月三十一日他们的车子开过那座来时的木板桥，朝着克拉克分叉的河谷开去，踏上了迢迢归程。

下午的死亡

十一月一日傍晚，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把他们的计划全给打乱了。事情是这样：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到达黄石河附近一个听得到蒸气加热器哧哧作响令人厌恶的响声的地方——派克。他们都睡在睡袋里过夜。第二天上午，他们取道麻摩斯，大蒂姆勃和哥伦布前往比灵斯。黄昏时刻，他们的车子来到离比灵斯二十二公里西边一个位于派克市和劳雷尔之间的地方。道路是一条双车道，用砾石铺盖的平板路，两侧有很深的路沟。有一辆汽车迎面开来。车前灯的强烈灯光照得他眼睛张不开。他后来说，“我只好把车开到一边，可是地方太窄了。”突然，他们那辆福特牌车子翻进沟里。厄内斯特头栽地脚朝天挂

在车轮子背后。弗罗德和多斯赶忙把他拉扯上来，他们以为他的腿被压断了。等到他站起来时，才看到他的右臂麻木地一动不动地垂挂着。那辆开过去的车子里坐着一对夫妇，他们是上塞尔比去的，这时他们把车子开回来，把受伤的厄内斯特送到比灵斯的一所医院去。去医院的路上花了四十分钟。厄内斯特坐在车后座里用双膝夹住那只受伤的胳膊。

圣·维生特医院是由天主教卫生保健组织，利温沃斯姊妹慈善机构开办的。厄内斯特被安排在角落里一间单人病房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蒙塔纳动人的日落全景。多斯给住在彼格特的波林拍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厄内斯特受伤的情况汽车的门窗已被撞坏，但发动机还能开动，于是多斯把车子开到哥伦布城镇去修理。厄内斯特的伤势十分严重。手肘骨呈哆开骨折。手骨的两端折脱，用一般的接骨法无法使它复原。一个叫依耳斯诺克的来访者——牧马者艺术家威尔杰姆斯的朋友，看到海明威当时忍受伤痛的情景时说，海明威象一头烦躁不安的巨狮，在房里走出走进，一时两眼凝视窗外，一时又转过身来。多斯在星期二到火车站接波林，接着他陪外科医生给厄内斯特动手术，一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完毕。医生用大袋鼠的腱来联接骨折的地方，然后把长长的刀切口

缝合起来。“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意志坚强的人，”波林后来在谈到他丈夫那种斯多葛派学者^①的行为时这样说。

一个星期后，厄内斯特变得烦躁不安。他不无讽刺地提出建议说，斯克里布纳杂志社应出钱为他买保险，防止发生事故和染上疾病致死。自从他同该杂志签订合同后，他连续发生了许多事件。首先是患炭疽病，接着右眼球受伤，前额被天窗玻璃砸破，肾脏出毛病，右手食指被刮破，下颏被树枝刮破，后来又腿部被树枝刺伤，现在他的右手臂严重骨折。他不顾一切，决心用左手写字，并且在效果上要超过那些得知他受伤的消息而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是需要勇气的。由于这次受伤，他的两项大的计划得不到执行，他感到十分沮丧。这两项计划是：第一，原先准备在圣诞节之前写完那本斗牛的书的初稿。在发生事故之前，他已写了二百五十页。波林曾主动提出，剩下的未写完部分由厄内斯特口述，由她作记录。但他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任何要用眼睛看阅的东西，必须要通过手写，通过耳朵听，最后再用眼睛检视。可是他的那只“伤残的手”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第二，

^① 公元前四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主张禁欲，不以苦乐为意的处世态度。

他准备到非洲去旅行。九月份的时候，他对阿齐·马克雷斯谈起这件事。加上查理斯汤普生和迈克斯特拉特便组成一个四人旅行小组。他们到非洲去净化自己，冒一点险。当你走到离狮子不远的地方，闻到它的气息的时候，就可扣动扳机射杀。可是对一个折臂人来说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他现在连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都不行了，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他必须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他已躺在床上将近一个月了。到了十二月一日扭伤部位越来越明显了。“厄内斯特的处境确实艰难，”波林后来写道，“他整整痛了一个月，晚上痛得难以入睡。他除了整天胡思乱想外，什么也不行。始终用一种姿势躺在床上，惶恐不安，痛苦和焦虑使他越来越沮丧……收到的信件，内容总是千篇一律单调无味。”

每天晚上，他无事可做只好听收音机。一个电台的节目播完了，他后来写道，“你可以调波选择其他的电台。最后，你可以收到西雅图的，华盛顿的以及……当凌晨四点钟全部节目播送完毕时，在医院里……到了五点钟就……到了六点钟，你可以听到明尼亚波利斯电台的大狂欢节目。接着几乎全部电台都同时播放歌星露蒂瓦丽低声哼唱伤感的歌曲，如《贝蒂的朱唇》和《不怀恶意的谎言》等。这些曲调

厄内斯特白天听熟了。特别是《贝蒂的朱唇》那首歌，他觉得实在是庸俗淫秽不堪。他也常常以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方式来自取其乐。他所批评的人中包括斯诺克的朋友，那个牧工艺术家威尔杰姆斯。厄内斯特说，他曾见过他——他是个卑下的庸腐不堪，模仿真正牧工艺术家 C·W·罗塞尔的家伙。

厄内斯特的另一项消遣是谈论两个阿弥陀佛的工人——一个俄国人，另一个墨西哥人。有一次他们两人被打得象猪一样在地上翻滚嚎叫。一天，他们正在一家店里喝咖啡，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打手打伤。原来，有人开枪想打死那个墨西哥人，可是子弹却打进了那俄国人的大腿。接着那个墨西哥小赌徒肚子挨了两枪。可是他拒不说出开枪的人是谁，想以此来说明他没有仇敌。当这位墨西哥人的朋友来探望他时，他们也同厄内斯特闲聊。他们用通俗的西班牙语交谈，厄内斯特还用威士忌招待他们。

在所有的来访者之中，厄内斯特最喜欢弗洛伦斯修女。她性格温柔，喜欢打垒球，并且坚信人世间的恩怨都可由上帝来调解解决。她说她的祈祷得到应验，上帝解决了十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世界纠纷。厄内斯特喜欢见到她，倾听她那细声细气的谈吐。除了同那位墨西哥小赌徒的交谈和夜里长时间的收听电

台广播外，弗洛伦斯修女是他长期缠绵病榻，精神苦恼的主要安慰者。

厄内斯特住院的时间延续了七个星期。最后，他的手臂发肿、灌脓、破裂，放出脓血直到痊愈。他有意让他的头发和胡子长得长长的，然后穿着医院的病人衣服去照像，那个样子活象个哥萨克伤兵。阿齐·马克莱斯十二月份匆匆坐飞机来医院探望海明威。可是，他的好意却引起海明威的误会。真是恩将仇报。海明威疑心很重，他责备阿齐是有意来参加他的“葬礼”的。马克莱斯离去的那天，依耳斯诺克返回医院探望海明威的病情。到达那里时，发现他同那位墨西哥小赌徒谈得正欢。他感到很生气，但仍强装笑容。后来他们一起喝了两瓶加拿大啤酒。斯诺克后来写信给伯金斯时预言说，“这次住院一定会严重影响厄内斯特的写作生涯。”他万万没有想到，厄内斯特当时正在构思一个自传体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那位修女和墨西哥小赌徒。此外，晚间收听电台节目也成为其中的主要情节。

厄内斯特在圣诞节前出了院，并同波林一起回到彼格特过圣诞节。圣诞节那天晚上，到午夜十二点，互相交换礼品后厄内斯特来到保尔普菲弗的住房睡觉，经过这场挫折后内心创伤未愈。他身着西部

人们常穿的衣服，留着长长的头发和胡子，那只受伤的右手臂用板子夹着，并用一根系在脖子上的吊带悬托起来。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使他更加不喜欢彼格特这个地方。有一天，当地的学校开学了，他一个人，扶着那只受伤的手臂，缓慢地走进樱桃街对面一所学校的操坪里。那些中学生以为他是个流浪汉。看到他正往普菲弗家里走去时，他们议论纷纷，然后决定去保护这个城镇上最体面的人家，不让一个面目丑恶的外来客侵犯。大约有二十多个男女学生跟在他后面走，一边大声喊“流浪汉！流浪汉！”，一边向他扔雪团。厄内斯特气得脸发青，身子发颤。后来他再提起此事时，好象是做了一场恶梦似的。

一九三〇年发生的这些事件，给海明威留下很坏的印象。罗伦斯史多林将海明威的作品《永别了，武器！》搬上舞台，在一九三〇年九月演出。但只演了三个星期就停止了。这也是一桩令人不快的事。可是，这个由小说改编的话剧上演失败后，好莱坞把它拍成电影，却获得很大成功。光是该影片的发行权就有一大笔钱。厄内斯特从中得了二万四千元。辛克莱路易斯当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祝贺斯科里纳杂志出版了两本最优秀作品——《永别了，武器！》《安琪儿沃尔夫望乡》。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这两

本书的销售量，虽然路易斯的捧场有助于提高两本书的身价。然而，海明威十分清楚地表示，他宁愿别人或别的公司来宣传他的书。因为他以前曾因爱德蒙威尔逊介绍斯克里布纳杂志重版《我们的时代》一书而被弄得烦躁不安。威尔逊认为，从海明威的写作生涯角度考察，《永别了，武器！》是一部优美的叙事诗。对此，海明威觉得威尔逊有意把他当作一位冒牌的浪漫主义者。海明威在写给伯金斯的信中气势汹汹地说，虽然他见过的人不见得比威尔逊多，但是，在某些方面他是比威尔逊高明的。威尔逊收集了海明威从事写作生涯六年来的情况，特别是他那粗暴如熊的脾气和性格等方面，然后作出最精彩的描述。威尔逊用了四个字来概括说明海明威的世界观。这四个字是：“公正，残酷。”他说，即使在他的一篇叫《滔滔双心河》的叙事性文章里，读者也能体味到内在的忧郁和隐痛。在平静和满足后面隐藏着激动情绪和悲痛的心情。《我们的时代》这本书事实上是为后来更卓有成效的书开辟道路的。在海明威的作品里主要是描写人所遭受的痛苦，痛苦的来源以及痛苦和人生欢乐的关系。最后威尔逊说，海明威认为我们孜孜以求，热心奋斗的生活到头来只是一场被人打败了的竞赛。甚至“在输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必

须遵守比赛运动的信条，要输得合理，输得光彩——要象在《不可战胜的人》一书中主人公马纽尔卡西亚一样，在比赛中死去。

一九三一年春天，厄内斯特在凯岛休养。象过去一样，他在那里结交了一些朋友。这些人都住在本地，离他住的地方不远。帕特里克脸长得圆呼呼的，已两岁半了，仍然由保姆照料。他讲法语，也在学英语。他用英语说，“这是什么，爸爸？”厄内斯特的二妹卡露——现在已二十岁了，长着一对和她哥哥一样的栗色有神的眼睛，亭亭玉立，一表人材——正在温特派克罗林学院念书，常到他哥哥家里走往。海明威的母亲也来住过两天，全由波林接待照顾。吉尼普菲弗也住在那里。还有那个把海明威的福特牌汽车从比灵斯开到彼格特和米阿米的丘布维尔，虽然住在该岛的一家旅店里，却大部分时间在海明威那里玩。罗伦斯和奥利弗诺德基斯德在瓦伦登节那天约了海明威和丘布一起去钓鱼。约翰和佐西哈曼恩刚从俄国旅行回来，特地到凯岛来度过春天。朋友真的不少。因此，即使海明威的右手臂不受伤，恐怕这种频繁的社交活动也会大大影响他的写作的。

他偶尔用左手写信，有时又用打字机打。不过他只能用左手打而且每分钟只能打三个字。一共只写

了几封信。一次丘布维拿着一本海明威写的书读，海明威看见后，一把抢走说，他的书是写出来卖的，不是写给他的朋友们看的。丘布在蒙塔纳开了一间香油铺。厄内斯特知道后对他说他可以到西班牙去教那里的人如何使用香油防腐。厄内斯特说，“这个春天我得到西班牙去写完我那本斗牛的书。你可以跟我去，给那里的人作示范，告诉他们怎么使用。”丘布咧着嘴对他笑，说他不是天主教徒，因此不可能做到。“嗨，”厄内斯特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天主教徒。只要你愿意，加入几次都可以。”他那只受伤手臂的神经开始复苏舒展起来了。每天他把那只手臂放在灯火上烘烤。他对马克莱斯吹牛皮说，他将很快恢复健康。可是他近来还用左手持枪射击，把枪托顶在自己的右胸上。结果弄得胸部青一块紫一块的。仿佛他为自己恢复了体力而自鸣得意。他后来写道，“生命是不朽的。”

马克斯伯金斯如今把到凯岛去度假钓鱼作为一年一度的惯例了。三月份他去托杜格斯之前来到这里。这次他们坐着一条新买的大木船去钓鱼。这条船的主人是阿尔伯特·宾德，人们通称他“奥布雷德”。同去的有丘布维尔、约翰哈曼恩、伯吉还有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派特和摩德莫根。象一九三〇年

一样，他们很快就把大葱吃完，而这种东西是厄内斯特最常吃的食品之一。他和马克斯来到一条小帆船上，看是否能买到一点。那小帆船打扫得很清洁，收拾得井井有条，给厄内斯特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快就和那只船的主人混得很熟。此人枯瘦，但动作敏捷，名叫格雷哥里奥费恩兹，自小就在海上长大。厄内斯特心想，要是他有心要买条船的话，请格雷哥里奥来管理那只船是再合适不过的。

这次钓鱼活动还没有结束，伯金斯就先动身走了。他坐上另一条鱼船回凯岛。恰好在这个时候，刮起了冬季的飓风把他的同伴围困在托杜格斯码头。他们再一次面临着缺乏食品、物品的供应。而最急需补充的是人造冰。没有冰，他们捕获的三百多磅的鲜鱼就会发臭。约翰哈曼恩和伯基到凯岛购买冰块。不料路上风浪大，船上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耽误了五天。当他们带着约翰的妻子——作为他们临时的商业负责人——返回原地时，那些鱼已经腐烂发臭了。厄内斯特又禁不住大发脾气。

厄内斯特说了许多刺激人的话，批评哈曼恩不该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此时他们正坐着布雷德宾德的船返回凯岛。厄内斯特用左手开船掌舵。海浪从船后侧方向扑打着船身，宾德担心船会出问题。风浪

大，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声音对厄内斯特说话，要他小心开船。后来，他决定由哈曼恩开船，把厄内斯特换下来。厄内斯特很不情愿地让位哈曼恩，自己转去用枪打铰鸟玩，一边不断地嘲骂哈曼恩。后来，佐西觉得厄内斯特做得太过份了，她悄悄地来到海明威的背后站着，说，“喂，你听着，你要是不闭上尊口，我就拿过你的枪把你毙了！”海明威立即把系在腰间的手枪带解下，连同手枪一起丢在一旁。接着笑容满面，开始给他们讲故事，说他的外祖父霍尔在一八五〇年从英国坐船回美国时，在船上闹便秘，一路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四月下旬，情况已表明海明威的妻子波林将在十一月份生第二个孩子。海明威写信同在堪萨斯城的格菲医生联系，并订出计划安排好十一月份前几个月的工作。他准备在五月份带波林回法国，六月份至九月份呆在西班牙，一方面观看斗牛，一方面写作。最后，从容地返回法国，仍然有足够时间准备波林坐褥。他们计划再回到凯威斯特岛过冬。这次回去，可以住上自己置下的房子——一间旧式的砖石房，配有阳台和铁栏杆，在白头街九百零七号，正好是灯塔的对面。这间房是前一年买下的。那年春天波林的伯父格斯到凯岛度假，波林和厄内斯特陪着格

斯来到这间房子的地方。当时房顶破漏，有的窗子也被打破了，但就这个小岛的情况来说，这间房子仍不失为是一间最体面的。只要略加修葺就很象样。那房子要价为八千元。格斯伯父当即买下作为特别礼物送给波林。这样他们在美国第一次有了自己永久性的住房。

这次海明威一家是分作两批离开凯岛的。首先波林带着帕特里克和她孩子的保姆从纽约坐船到法国。厄内斯特则在五月四日单独从哈瓦那乘瓦伦登邮轮去西班牙，同他一起的还有七位西班牙传教士，他们是从墨西哥来的。他们知道一些西班牙共和党人革命的情况，据说有的暴徒放火焚烧了教堂。旅途上倒是十分平静，但觉得枯燥无味。厄内斯特十分风趣地说，这次海上旅行真象是在皇后的腋窝里赛马——没有意思。厄内斯特在威格登岸，直接奔赴马德里，一心想赶在大广场上搭上断头台之前赶到那里。可是当他到达马德里时，到处都是共和党军，天气又热得令人难受。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党人不让革命党插手斗牛会。于是厄内斯特开始同自四月份在到马德里来的西德奈弗兰克林取得联系。他仍象过去那样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一年多以来由于住医院多次开刀动手术，身体健康不如以前了。

波林准备把他们在巴黎公寓住房里的家俱运到凯岛去，摆设在他们新置的房间里。厄内斯特觉察到由于美国货的冲击，西欧市场正出现不景气现象。他现在手头有钱，经济十分宽裕，办什么事就不必多加顾虑。他和波林把小孩帕特里克交给保姆带他到亨德普莱格去度暑假。接着他一个人又返回马德里，住在一家常住有斗牛士的大旅店彼阿里兹。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叫路易斯奎塔尼拉的西班牙画家，并且见面后就十分喜欢他。他倾听着画家对他解释为什么西班牙需要进行一次革命。厄内斯特也曾就这个问题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杰阿伦，哈明尔顿菲恩阿姆斯特安以及伊利阿特保尔进行热烈地讨论。有天晚上，厄内斯特酒喝多了，醉醺醺地脱口而出，告诉阿伦说他自己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后来，阿伦回到自己旅店正准备上床睡觉时，接到一张条子。是海明威写给他的。海明威在条子中说，他向他表示歉意，因为他对他撒了谎。说，他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先前之所以那么说，是出于一种妒忌心。他妒忌费兹吉拉德读书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厄内斯特怀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西班牙的朋友和各义上的天主教徒，他认为觊觎王位的唐詹姆正以庞普罗纳作为他的指挥所，在那瓦尔挑起一场同西

班牙王室正统派的新战争。六月十四日星期日大约有二万三千名狂热的正统派分子来到庞普罗纳的托罗广场集会，他们高呼：“克里斯托万岁！”

盛大的华明节前夕，所有的示威者都被驱散。这是厄内斯特九年来第七次参加这样的节日盛会。节日过后，他就完成了他编写的《斗牛词汇小辞典》的工作。这是他在辞汇学方面的一次探讨经验，而且他做得十分出色。书中有许多词条配有写得很好的简短解释。这些解释简明扼要，有知识性又富有幽默感。他写完了他那本斗牛书的十八章。书中插入许多最新的斗牛情况描述，从而使他原稿的内容充实新颖。这时全书只剩下两章没有写。一章是描述斗牛士用剑刺杀猛牛的艺术，其中包括一般的叙述和个人对亲自参加目睹的最负盛名的斗牛十几次斗牛精彩表演的回忆。最后一章是对全书的概括和总结。概述作者九年来七次参观盛大斗牛会的感想和本人同西班牙人民接触过程中的深刻感受。九月中旬海明威回到巴黎时，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但厄内斯特为自己能得到印象派画家朱安格里斯画的一幅吉他演奏者的画感到无比高兴，因为他准备把这幅画作为那本斗牛书的卷首插画。

厄内斯特和波林搭乘“法国之岛”号邮轮返回法

国，唐斯梯华特和他的妻子，介绍他们认识珍妮梅森。她是乔治格朗特梅森的美丽娇妻。格朗特梅森是泛美航空公司驻哈瓦那的公务员。波林和斯梯华特夫人都有孕在身，不便陪客。因此，在海明威称之为一路饮酒一路欢笑的旅途中，只有海明威和唐斯梯华特陪着梅森夫人。

海明威到曼彻斯特康卫尤普希农场访问马克莱西斯。当马克莱西斯的女儿米米走进房间来向海明威问候时，他正站在壁炉前面。海明威的姿态使那姑娘感到害怕，赶紧跑回自己的卧房。阿达发察她女儿一边哭一边说这个人不是她认识的海明威。海明威几乎用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在楼上同那姑娘谈话。后来他把她同他最爱读的，由汤普著的故事《混乱和早来的痛苦》中的小女孩爱丽相提并论。

第二天，海明威同阿齐开车到剑桥去找瓦尔多彼斯，邀他到哈佛体育馆观看足球赛。他一边为本地球队喝采捧场，一边大量喝威士忌酒。球赛结束后，他们参观场内设施，漫步球场。厄内斯特自从一九一〇年同他的母亲到这个地方来过一次后，现在是第二次。过了一会马克莱西不由得建议大家去拜访查理斯汤森，一位哈佛的有名教师。他们来到那位老师住家的门口，霍里斯大厦十五号的大门。汤森刚好在

家。他年事已高爱发牢骚。厄内斯特一见就不喜欢他，但放在心里没说出来。这次见面使阿齐突然想起那楼房里一只珍贵的家猫同一只凶猛的大狗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第二天厄内斯特轻松自在地同阿齐在尤普希农场的树林里打鹧鸪。

厄内斯特后来到了纽约，他拿出前一年夏天他在西班牙花了不少工夫拍摄的斗牛照片给伯金斯看；有天晚上他同一个名叫埃里克亲特的作家喝酒谈天。此人想写一篇关于海明威生活的文章；还邀请书商路易斯科恩带夫人到海明威家吃饭。这是他们彼此间断断续续通讯几个月后第一次会面。海明威同这位身材魁梧，留着修剪得很整齐的络腮胡子，有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显著成绩的人谈话后，他内心的疑虑和不信赖的想法一下消除了。科恩谈到他已经得到相当数量的《太阳也升起来了》正确版本，其中包括删掉第一页上关于布雷特阿瑟莱，迈克坎普贝尔和罗伯特科恩的情况。这个版本是斯克里布纳杂志一个推销员从一个废品站那里收回来的。现在是波林到西部去生小孩的时候了。于是海明威一家在费城车站搭乘路易斯特别快车登程了。

帕特里克由新雇请来的媒姆格布里尔护送到彼格特去。海明威和波林却住在堪萨斯城。起初，他们

与马尔可姆罗里斯同住在印地安路的一间房子里，后来罗里斯家迁加利福尼亚，他们便搬到华德派克威的里维埃拉公寓去住。厄内斯特不知在什么时候听到一句俚语“舞厅里的香蕉。”于是他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用来说明他对某人某事所产生的怀疑。但他不希望在他那本未写完的斗牛书里有任何足以证明出现这个俚语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在他动手写该书的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时，一定会大加删除。

波林临产时的腹痛已经开始了，厄内斯特于是忙个不停。格菲医生在十一月十二日上午给波林作了剖腹手术。虽然厄内斯特想要一个女孩，但生下来仍是个男孩。体重九磅，黑头发。海明威夫妇给婴儿取名为格雷格里汉科克。海明威说，其所以给小孩取这个名字，一方面为纪念几位历史上的教皇，另一方面纪念多伦多的格雷克拉克，再是为纪念海明威的外祖母卡罗琳汉科克霍尔。

十二月一日，波林已脱离危险，厄内斯特回到彼格特住了一个星期，主要是到林木深处打鹌鹑。在返回堪萨斯前，他写完了斗牛那本书的最后“臃肿”的一章，共三千字，以此作为该书的结尾。其中作了一些解释，为什么着重描述斗牛，而忽视描写作者自一九二三年春天第一次访问以来对西班牙的印象。他

还记得他们从庞普罗纳乘车到马德里，他们喝醉了酒，而他自己竟弄得把车票都掉了。他想起斗牛士尼诺把一个牛耳朵送给哈德莉作纪念，并用唐斯梯华特的手帕包起来保存的情况。在爱荷兹附近的伊拉第游泳，水明净如镜；海边树林里嬉玩的欢乐，那里的古树看起来就象童话故事书里的图画一样；有一年，水里堆的木头太多了致使水里的鱼无法生存。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记得在巴伦西亚一间旅店中，因天气太热，弄得汗流浹背；他访问蒙特罗奇的米罗时，看到一个厨子杀鸭子，厨师的女儿用一只杯子接鸭子流出来的血拿去做肉汁。当晚大伙站在幽暗的房里吃起香喷喷的烤鸭，个个用很大的杯子盛酒猛喝；那年夏天刚过，白鹳成群在天上飞过，飞过阿维拉巴哥的房顶；从马德里的路易斯奎塔尼拉的窗口眺望那覆盖着白雪的广场，一群军校学生肩上背着枪正在训练正步走。在他们前方远处，卡达拉马西拉山峰峦重叠，高高的山巅直刺卡斯迪利亚的晴空；那斗牛士以及他们的女伴沿着巴多路到曼扎纳斯野餐郊游，在那里他的儿子波比学着斗牛士一手执剑，一手拿斗牛三角布在练习斗牛。海明威象账房里的先生记账算钱一样，把他所见所闻所觉的东西通通都写出来。纳瓦尔绿色的麦田；走着碎步的马匹……用

绳子织成的鞋……大蒜、瓦罐、挎搭在胸前和背后的鞍囊，用硬木做成，末端有尖叉的干草叉，生长在沿海地区高高的纸莎草，枯干的山土，红尘和白沙；远处山村教堂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微弱钟声，驴子走路时发出得得的蹄声，海风轻拂棕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橄榄油的香味，马路上的尘灰、热气，清晨咖啡店里飘逸出来的食品香甜味等等。总之，他真想象画家古亚把一切都展现在画面上，把他要说的每一个写都写出来。把他“看到的、感觉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把欢乐、痛苦、酗酒、呕吐、骑马、躺卧、怀疑、观察、喜爱、憎恶、淫欲、恐惧、痛恨、羡慕、厌恶、毁灭等等都写出来。”但他深知，“任何一个局部，如果合乎真实情况的话，都可代表整体。”他也懂得任何一本书不能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总得有个结尾。

在结束写作那本书的时候，自然又碰上几个实际问题。十二月十九日他们迁入凯岛新居的时候，木匠、水管安装工人都在房里搞装修工作，更不用说从法国运来的许多大件的家具和其它物品。波林由于旅途劳累倒在床上休息，新雇请的保姆格布里尔生病了，厄内斯特自己也喉咙肿痛。有次午睡时，帕特里克把刷牙粉，爽身粉和驱蚊药粉放在一起倒进驱

蚊喷射器里，然后往睡在小床上的婴儿乱喷一气，后来，大人问他是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小弟弟，他显得有点惊慌说，“是的”。过了几天，他把一粒含有三氧化二砷的药丸吞进肚子里，结果连续呕吐了二十六个小时。

一月中旬，《下午的死亡》这部长篇小说终于写完了。稿子写完后，厄内斯特给马克斯伯金斯写了一封短信。

这本书的重写工作已于昨天晚上完成。

下星期一你就可以收到。帕特里克已

平安无事——厄内斯特。

马克斯收信后回电说：

稿件已收到。很高兴，谢谢。马克斯

回归的地方

凯威斯特岛白头街九百零七号的那所房子，是厄内斯特结婚十年以来第一次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它在离路边一百英尺的一个角落里，房子周围种有西谷椰树和枣椰树，扇状叶的矮棕榈和榕树等。房子的式样有点象西班牙的建筑，走廊上方有铁架子，配着法国式的圆形窗子，还有绿色的百叶窗。墙壁是

大块石头砌成的，这样房里便冬暖夏凉。厄内斯特站在街的对面望着他自己这间房子，然后说，那房子真象佐安米罗的“农场房子”。几个本地工匠为他家重新安装水电设施，检修破漏的房顶，把过去八年荒废造成的破坏全部修理好。吉尼普菲弗在回彼格特前负责叫工人将从巴黎运来的家俱开箱，然后摆放在房子里。厄内斯特说，她工作干得很出色，把房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家俱用物摆设得很整齐。看起来真正象个住家。但是，厄内斯特觉得居住并不是专注料理家务。在饭厅的壁炉上方悬挂着一幅瓦尔多彼斯画的油画，上面画着一对鹁鸽和一支猎枪。这仿佛表明外面的广阔世界正在等待着他们。厄内斯特后来写道，“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家，意味着一个人离开原住地外出远游，回来后有个栖身的地方。人很快就会变老，而经验则往往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获得。”

现在，厄内斯特那受伤的右臂已完全好了。于是他又计划着同汤普森，斯特拉特和马克莱斯到东非去。斯特拉特了解到他们可以从开罗乘飞机到内罗毕去，但厄内斯特不同意那样做。他说，要是飞机出问题，那不就误了打猎旅行的大事吗？海明威小心挑选他要带走的枪。一支三〇〇六式的马萨猎枪，一支

6. 5 六〇五式的曼里彻枪，一支直径 12 毫米的鸟枪和一支科尔特沃德曼手枪。根据斯特拉特的情报人员说，一位叫菲力普帕西维尔的英国人是肯尼亚最好的白种人猎手。他们准备雇用三名响导：埃雷斯、里斯和克灵。他们每人每月的工薪是一千元。厄内斯特对克灵这个人有些怀疑。他说，如果是德国人那就不错，如果凯克斯人就不好了。四个人的旅行费用需要一笔很大数目的钱。此外，往返横越大西洋的费用和从法国马赛到肯尼亚的蒙巴萨的膳宿费，十九天每人最少要四百元。一位名叫康拉德斯乔尔的坦葛尼卡向导报价说，四个人带两位白人猎手，在东菲旅行两个月大约要花九千五百元。此外打猎执照每人要花五百五十元。另一位向导说，据他估计全程费用大约要二万二千元。厄内斯特对于这笔开支感到无所谓，因为波林的伯父已经为他这次“东非远征”准备了二万五千元。厄内斯特就象一位童子军计划星期六步行到森林里去探险那样，心情激动迫不及待。

整个春天，厄内斯特同伯金斯通讯频繁。他们主要商量那本书的排版和插图的问题。至于书名现在已正式改为《下午的死亡》。当多斯和他的妻子凯蒂去墨西哥路经凯威斯岛时，海明威征求他对《下午的死亡》这本书的意见时，多斯说：“写得很好，很有

特色。”事后当多斯表示某些保留意见时，海明威却接受不了，很生气，并向对方进行攻击，揭露所谓的私人内幕。厄内斯特说，多斯不应该一味追求完美的象征主义。应让书中的人物有人性，具有普通人的一切缺点。象征性的人物是不可能有的。例如，佐斯的《第德拉斯》一书中的人物是理想的但是不可信的。而利奥波尔和莫刊布龙用普通的人性拯救了“尤利西斯”^①。多斯还要注意，不要总是摆出一副“圣人”的面孔。他说，一个作家的所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如实地反映现实。如果多斯是被共产主义所深深吸引，那是他自己的事。人类的历史比任何一种经济制度要古老得多。任何一种显赫一时的运动最终都要消失的，原因是它是人为的。基督教的创始人该是伟大的了，但仍逃不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并非因为耶稣的伟大，别人才杀害他。”多斯应该牢牢记住，良好的管治是暴政的同义词。对于厄内斯特来说，无论是那种形式的政府他都要强烈加以谴责。

一位中西部的书商保尔罗迈恩认为，厄内斯特能辨别出美国写作界有一种左倾的现象。对此，厄内斯特在写信给罗迈恩时向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说他拒绝在政治上追求时髦。有些人倾向左边，另外一些

^① 希腊神话中的德德修斯。

人倾向右边，其他的人抱着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上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唯一的标准是好与坏。他说德莱赛的左倾只是他个人思想上的信仰。他书中的主张无非要大家信奉共产主义。他口出不恭地说，他并不是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求的是实际而不是空话。因为空话对生活是毫无益处的。当罗迈恩要他停止写关于垮掉的一代和斗牛方面的作品时，海明威回答说，他曾经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本描写几个酗酒青年事迹的书，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所谓的“垮掉了的一代”的书。至于斗牛，他说他多年来在西班牙观看斗牛表演感到有不少乐趣，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他写那本斗牛的书，目的是把他所见所闻和感觉全都写下来作为一种资料加以保存。他觉得他的愿望和现实并不矛盾，他也不想加以辩解。他认为自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微小分子。他很清楚，所有的政治家们都在为自己那一份进行激烈的争夺。

罗迈恩正在收集胡克纳早期的作品，准备出版一个名叫莎马公迪的集子。收入这个集子里的诗和散文除了一篇以外，其余的都取自已经停刊了的新奥林斯《双面人》杂志。罗迈恩说，如果海明威同意的话，他想把那首《终极》小诗登在该集子的封背上，

这样，他相信会给那个集子增添光彩。海明威同意让他登，虽然他后来私下对书目提要编辑者科恩说，他那首诗写得很精，根本不配同胡克纳早期作品放在一起。海明威对胡克纳后期的作品的评价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他对欧文威斯特说，他喜欢读《我正在死去》这本书。而《圣殿》则给他有十分虚假的感觉。但当罗迈恩去见胡克纳时厄内斯特请罗代他向胡问好。他自己一切都好，既写作又溜冰。

现在，海明威正处在他称之为重新重视写短篇小说的时期。除了那篇根据布拉桑德所描述的一艘沉没的西班牙客轮写成的以外，还选了另外六篇编成一集子。其中有两篇已刊登发表了。一篇是《怀俄明的酒》刊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另一篇《海变》发表在埃德华迪托斯的《季度》杂志上。这是一篇奇异的故事，可以说是《白象山》的姊妹篇。几乎从头到尾由一男一女在咖啡店里的一场对话所组成的。那位姑娘开始的时候和那男的相爱，后来得了女性同性恋。厄内斯特后来解释说，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典型是他一次在咖啡店里听人讲起的一对年青夫妇。但是在他写作过程中他有意地隐瞒了原来的一些情节，而自己虚构一些情节加进去。

海明威的另外两篇故事起着他同堪萨斯城罗安

克伦德宁医生发展友谊的作用。海明威是在他二儿子格雷格里出生时同克伦德宁医生认识的。当时克伦德宁医生主办一个医学联报。每天他的邮箱里堆满了人们向他诉说痛恼哀丧的信件。医生给海明威寄去他收到别人写的六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妇女写的，她说她的丈夫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得了花柳病。她问医生她是否能再与她的丈夫同居。厄内斯特将这封信的日期，地点和人名略为改动，加上一个按语和结尾，然后写成一个短篇故事，取名为《一位读者的信》。这大概是他写小说以来最容易写的一篇。他又以一九一七年在堪萨斯的见闻作为另一个故事的背景。这是一个讥讽圣诞节的故事，取名为《先生们，上帝会赐给你平安，快乐》。故事由两个开救护车军士的对话组成。他们谈到一位男性病号，他恳求医生给他作阉割手术。后来他自己用剃刀切割，以便摆脱自己认为是猥亵圣洁的可怕色欲感。厄内斯特再次用上克伦德宁医生寄给他的信，虽然这次没有那么明显，写了另一篇故事。叙述一位新泽西州的青年多年来一直受到情欲折磨之苦。

厄内斯特在二、三月份先后两次到德怀托特格斯去钓鱼，以便调节一下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但是，

他的真正钓鱼活动是在四月份开始的。他和佐罗塞尔——斯洛彼佐酒店老板——一起坐船横渡海峡到哈瓦那去度假。他们原先只计划两个星期，结果延长到两个多月。罗塞尔原名佐西格兰兹，他买了一条三十二尺长的夹舱船安尼塔号。先前他曾用这条船往返于美国和哈瓦那，不下数百次，进行酒类走私。但这一次他是纯粹作海上度假的打算。只收海明威每天十元的船费，另外住宿旅店每天二元。波林在五月份到那里两次，每次住一个星期，费用每天只加收半美元。厄内斯特发现，那旅店环境幽静，适合他写作。没有出海钓鱼的时候，海明威就在旅店里校对《下午的死亡》那本书的稿子。他把原稿中的某些情节删去。结果大概在关于哲学探讨方面的内容上删去了很大一部分。而这一删改是根据伯金斯的建议做的。厄内斯特和波林在那里常和唐斯蒂华特的朋友杰恩马森来往。他们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天同乘“法国之岛”号邮轮去法国时认识的。杰恩和她丈夫住在哈瓦那西边一个叫杰明尼塔斯的地方。五月初杰恩来到安尼塔号船上同厄内斯特一起钓了好几天的鱼。后来人们在他们的航海日志上发现有一句话，但不是出于海明威之手：“海明威爱上了杰恩。”

海明威的古巴之行的最大发现是钓马林鱼。截

至五月底他已经一共钓了十九条马林鱼。他高兴极了。他很喜欢这种鱼，因为它们“游动起来快如闪电”，身子“结实得象大公羊”，嘴巴硬如铁。这种鱼比大海链还更喜欢蹦跳，而且跳得很高。每条重量从七十磅到一千二百磅不等。厄内斯特乐不可支地说，钓马林鱼就象进行一项体育运动，既讲究技术，又要有耐性，令人感到满足。厄内斯特经常向一位古巴的以捕鱼为职业的人卡罗斯请教捕鱼的经验。卡罗斯自一八八四年起就跟他父亲出海捕鱼，当时他才六岁。十五年来，几乎每次出海捕马林鱼他都要比其他的捕鱼者捕得多。

在古巴度假期间，厄内斯特写了一篇故事《你永远做不到的》。这是他描写一九一八年在意大利尼克阿丹斯故事类型的第三篇，也差不多是那恶梦式的故事《现在我躺下》的续篇。后来他对这个故事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标题作了解释，说，当时哈瓦那天气炎热，热浪袭人，使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下派尔维的情形，想起当时他看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变得痴情迷恋，疯疯颠颠的情状。他说，他之所以取这个名称，目的在于使这姑娘感到高兴。因为故事里的“人”——尼克阿丹斯，要比她痴情迷恋，疯傻得多。其实，这里很明显地暗指杰恩马森，她被迫进入纽约

多克托斯医院，并定于五月十三日动手术。当然，所谓“她变得痴情迷恋，疯疯颠颠”这完全是作家使用的夸张手法。从厄内斯特这个故事的内涵来看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姑娘之所以有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完全是由她同作者本人的恋爱破裂所引起。

六月初，厄内斯特仍留在古巴。此时他已决定，把谈论已久的“非洲之行”延长一年再进行。波林的伯父表示十分赞同他的这一决定。阿齐马克莱西在四月份已先离去；查理斯汤普森表示愿意等待；迈克斯特拉特虽然感到失望，但没有他法，只好也表示同意。对于这次旅行的推迟，厄内斯特本人的藉口是：整个春季，他的眼睛一直在闹毛病。另外，美国正在发生某些大的变化，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他的真正理由似乎是，他决定再到怀俄明的诺德基斯特去度暑假，在那里钓鱼和打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有许多故事内容需要尽快地写出来，因为他在古巴海滨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假之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新的创作欲和创作力早已孕育生长，现在达到了迸发的程度。伯金斯获悉厄内斯特推迟去非洲旅行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厄内斯特说，“我向你大声疾呼，希望你真的推迟你的非洲旅行。到非洲去，我想都没有想过。”

病魔的纠缠几乎迫使他取消了“非洲之行”。他在海上度过了六十五天的假。在返回凯威斯特岛的前夕，他钓到一条很大的马林鱼。鱼被鱼钩钩住了，拼力挣扎。厄内斯特尽情玩赏，足足玩了两个小时。正当他玩够了，准备用大鱼叉叉住它的时候，那鱼突然脱了钩，扑通一声掉回海里去了。他非常失望，坐在船上又是喘气又是咒骂。整整半小时，怒气才逐渐消除。恰好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雨水没头没脑地往他身上淋。气温突然下降，他感到全身冰凉。两天后，他开着小船越过海峡返回凯岛时，他的体温升高到华氏一百零二度。回到他的新居白头街住房，他便卧床不起。医生诊断的结果，确认他得了支气管迸发性肺炎。

当厄内斯特病情略有好转，但仍卧床静养的时候，他对这次得病感到十分恼怒。然而，他根本闲不下来，他又拿起《下午的死亡》那本书的校对稿进行校对。他翻阅着稿子。蓦地，在每一页的上方空白处，他第一次发现有一行用打字机打的字：4 版 80……3404 海明威的死亡 111/2—14 斯各齐。

厄内斯特心里明白，上面那行字只是排字工人为了方便，把书的名称和排版要求用缩写的方式表示出来。但是，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因而大发其火，

有意小题大做。他立即打电报给伯金斯，说：“在每一版上都嵌插进‘海明威的死亡’字样，这不是很荒唐吗？要不然，就是你别有用心。”第二天他又为此写信给伯金斯，扬言他要扭断那个写这行字的排字工人的脖子。他说，对于一个有迷信思想的人，在校对这本书时，这六个字要看上去千百次，那不是一桩很倒霉的事吗？在最近一批“庸俗不堪”的书刊上，有些不知名的傻瓜蛋写了一些亵亵下流的话，看了多么令人气愤！如果海明威在校阅书稿时死去，那么伯金斯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厄内斯特病刚刚好，就迫不及待地到彼格特去。陪同他前往的是他的三妹卡露。卡露准备到密执安去照顾小弟弟莱斯特，直到她去维也纳大学为止。他们坐的车是新出厂的V—8福特牌越野车。厄内斯特对其速度和性能极为满意。他开得很快，每天跑六百五十四公里。抵达彼格特时，他感到疲劳不堪。一进家门倒在床上便睡了起来。但是，他和波林过去开车到西部去，比起这次来，他感到更得意。当时，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向西部移居的工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开着老掉了牙的破烂车。这种情景使他想起了过去有人告诉过他一个事实。在俄国有二十万流浪者到处流浪寻找实际上不存在的工作。厄内斯特觉

得车子开过从前是阔佬现在是穷鬼住的颇为熟悉的地方很有启发教育意义。他觉得，只要口袋里有大把钱，开着新式的车子到西部去心情不会是不舒畅的。不过，他对盖希科克说，他在二十年代经济大繁荣中，没有投过什么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真实，但他已经就其早期住在巴黎，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情形，开始加以渲染。

在怀俄明，他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七月十二日下午厄内斯特和波林高高兴兴地来到罗伦斯和奥利佛诺德基斯的第一号房间。派洛特和莫得克斯山峰在夕阳西下时显得十分巍峨雄伟，阴森可畏。十三日，厄内斯特大清早就起床观看太阳从河对岸高山背后升起来。他乐于倾听清晨万物苏醒过来的声音，嗅闻大自然发出的新鲜气息：牧场厨房里传来碗碟叮啷作响的声音；微风吹送来阵阵咸肉、咖啡和鲑鱼的香味；山林小屋周围松树上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针叶；披着晨露的草场上欧薔草、三叶草、钓钟柳、画笔草和白羽扇豆在晨曦中更加清秀悦目；狭窄的灌水渠里淙淙流水，转弯抹角穿过整个牧场；更远处传来河水奔流的响声和畜栏里系在马脖子上的铃声；牲口跺脚的响声以及口里发生的嘶鸣声。厄内斯特倚在畜栏的横木上看着伊凡备马准备上午出游。

当他想写作的时候，厄内斯特便到位于小河的转弯处的西德莱住所去。坐在桌子旁边，在稿纸上写下往下倾斜的字体，有时一连把几行字都划掉，细加思考后，又重新写上。奥利佛诺德基斯特经常看见海明威从房里走出门来，一边用布拭拂他的眼镜，一边不断地眨着眼睛仰望那湛蓝的碧空，或凝望那英得克斯的美丽山色，仿佛他要把那壮丽山川风景深深地嵌在脑海里。他不停地进行深呼吸，让新清的空气进入肺部。然后穿着软拖鞋又返回写字台重新执笔写作。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弄来一顶黑色瓜皮帽。当他写作时，总是戴在头上。他对朱布维沃说，他戴帽子是为了使脑神经不受凉。但他每次戴着这顶帽子在纽约街头走时，背后总有许多犹太人跟着他，把他当作他们的兄弟。

“我们整个夏天都骑马出游，”厄内斯特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伊凡把咿呀作响的栅门打开，坐骑便快步冲出。他们经过印地安人的村落，顺着小道走上斜坡，在松树和叶子在风中摇曳的白杨树林中通过。他们的马小心地越过横倒在地上的树木，蹚过第一道溪流停下来饮水。他们居高临下，山下景致一目了然。在林木的遮掩下，山村屋舍隐约可见。烟囱高高伸出屋顶，飘出淡淡的炊烟，在空中逐渐消散。波林

注意到她骑的那匹马的鼻子紧紧地贴在厄内斯特骑的那匹母马的屁股后面。原来那母马不停地甩动尾巴拂打苍蝇。在山坡的顶处，他们看到一群麋正在吃草。厄内斯特立刻下马，拿起望远镜观察。但现在不是打猎的时候，还要过六个星期才行。下坡的时候，马开始小跑起来，到了空阔平坦地带马蹄得哒，疾步如飞，直奔山坡下的绿色草场。卸下马鞍，马匹便自由自在地吃起草来。当夕阳把东边的山脊染成褐红色的时候，夜的帷幕正缓慢地笼罩着大牧场的农舍。

这个夏天厄内斯特的一切活动都充满着急促感。从这个时候起，一年之后便是他计划到非洲去的时候。往后很难说他再有机会到怀俄明来旅行了。这个州已决定修筑一条从红屋经过熊牙山口到库克市的公路。等公路修筑好了，这个地方也就永远不能打猎了，因为所有的动物都会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比方说跑到黄石溪那儿去。想到这一点，他就扫兴。七月份他的主要活动是钓鱼。一共钓了一百五十条鳟鱼。由于筑路的缘故，他最喜欢去钓鱼的一条小河被破坏了。他恋恋不舍地回到写字桌旁，重新拿起校对稿，校对《下午的死亡》那本书的最后一章。

正当厄内斯特热心于钓鱼和打猎，从中取得无穷乐趣的时候，美国政界各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厄

内斯特从他的手提式收音机广播中听到胡佛和罗斯福正在发表竞选演说。他说，与其听这类演说，不知去听山里狼嚎狐叫的声音。他发现西部大多数地区是拥护胡佛的，罗斯福在东北部名声不怎么好。但是在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他却是个天之骄子。厄内斯特的理想候选人仍是尤金迪布斯，所以他根本没有兴趣在“瘫痪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和“得了梅毒病的婴儿”^①之间去挑选。在政治和宗教之间，他对后者更有诚意。他带着波林开车跑了将近四百公里到普威尔去以便及时参加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五的弥撒活动。后来他十分诙谐地对波林的母亲说，要是他的福特牌曲柄齿轮箱在离家十四公里处被山中路边伸出来的巨石撞坏，波林就要被宣告为圣徒，那么这个功绩应该登载入册。但在宗教方面她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当他们的车子通过一处荒野公路时，路旁有四只黑熊和四只公驼鹿，厄内斯特立即拍了几张快照。他还打了十几只野鸡，其中有些和火鸡一样大小。他准备带着这些野鸡给奥利弗·诺德基斯特烤着吃。

当吉拉尔德和萨拉马菲带着他的两个小孩，包斯和霍诺里亚到他们那里度假时，海明威正同罗伦

① 这里海明威影射胡佛和罗斯福。

斯诺德基斯特到克拉几湖去玩。九月九日厄内斯特带吉拉尔德上派洛特克里克地区告诉他如何用死驴作为捕捉大黑熊的诱饵。两天后，他开车到科迪去接查理士汤普生，他是从佛罗里达州来这里度假的，时间是一个月。这时捕猎季节开始了，厄内斯特跃跃欲试，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查理斯只用一天的时间来适应当地的高山气候，接着就参加为期一周的骑马去派洛克高坡的打猎活动。他们一连四天，从清晨到黄昏，风餐露宿，练个不停。山上有时刮起很大的风，有一次波林的帽子被大风从头上刮走了。另一次，他们看到十九只山羊在一处高地上吃草。查理斯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可是这些山羊很怕生人，他们在离山羊六百码的地方就停下来，结果一事无成。十八日返回住地。

露克在第二次骑马外出狩猎时表现很突出。他们先到离牧场骑马约距三十五里的克里克悬崖去。墨菲夫妇已经走了，波林也将在二十二日回去。伊凡瓦莱斯和朱布维沃搭了一间小棚屋为打猎的人躲避风雪和寒冷。波林离开他们的那一天，他们在伊凡的指导下杀了一匹马，用来作为捕捉大黑熊。一天，他们在返回营地的途中，看见一只公麋，半隐半现在树林里游荡。汤普生开枪打它的背，厄内斯特打它的肩

膀。那麋倒在溪谷边上，可是等到他们靠近它时，它又拚命地挣跳了起来，飞也似地向远外窜去。这次查理斯摆好架势，作好准备。他一枪打中那麋的后腿。那麋扑腾了一下便倒下死去。两天之后，厄内斯特在另一处林子里看到一只大麋，离他只有二百码远。他立即开枪射击，子弹穿过那大麋的肺部，很快便死去。由于他们的捕猎，附近一带的山林里的动物都往别处跑。自那之后他只打了一只小狼和一只正在飞翔中的老鹰。每到晚上，在小棚屋外面空地上烧起了篝火。他们坐在篝火旁边一边烧烤猎来的兽肉，一边喝酒谈天。厄内斯特给其他的人讲故事。一天晚上他一面啃吃着烤麋腿，一面喝红屋自产的威士忌，津津乐道地对朱布和维沃讲起他六年前对别人讲过的一件自杀的事。最后他告诉他的同伴说，如果生活逼得他走头无路，他也会自杀的。

《下午的死亡》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厄内斯特在十月份曾先后四次骑马到场部看是否有人寄来对该书的评论。结果他收到两篇，所谈意见都使他很失望。他把它们搁在一边，一心一意找赫克米斯谈论他们放在派洛克坡地上的死驴，用来诱捕大黑熊的问题。赫克告诉他，那死驴全被熊吃光了。根据后来仔细观察，先后有三只大熊吃那驴的肉。现在只剩下

一堆骨头。就熊留下的脚印看，其中有的是印长达十一英寸。可以断定中间有一只相当大的北美大灰熊。驴尸旁边有个大坑。显然是那大熊挖掘的，用它作为掩体，防止在噬食驴尸时遭到别的野兽的袭击。赫克说，后来他在放死驴的地方，杀了一匹马作为捕熊的诱饵。当厄内斯特和伊凡冒着十月初的暴风雪，回到提姆伯克里克时，汤普森和斯台布让厄内斯特看他们在克鲁斯德峡谷打的一支大黑熊。第二天他们到覆盖着白雪的山林里打猎，但毫无收获。十月十一日厄内斯特单独骑马返回场部。在半路上他看到一只大驼鹿正在离他三十码远的一处草地上吃草。由于海明威没有捕猎驼鹿的许可证，所以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眼前的猎物跑走了。但他不忍空手而归，结果打了十几只松鸡。到了场部，他把松鸡交给奥利佛诺德基斯德，自己喝着威士忌，坐在火炉旁边拆读才接到的邮件。伯金斯在信中说，他那本新书《下午的死亡》的销路不坏，尽管正处在工商业不景气的时期。他说，“从出版商的角度看，对这本书的评论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其中也有提你所不喜欢听的意见。”

不过这些不中听的意见比起另一件事来，他又觉得无足轻重了。原来这次出猎至今他还没捕猎到大黑熊，而查理斯汤普森却打了一只，心中不免感到

不服气。十月十一日下午他和罗伦斯诺德基斯特重上派洛特克里克山林，到赫克米斯放死马的地方。虽然马尸周围的积雪被野兽踩过，留下清晰的足印，但没有看到大熊的踪迹。到了傍晚突然出现一只大黑熊。它来到马尸旁边开始噬食死马身上的肉。厄内斯特匍匐在离目标七十五码的一个小丘边上。他瞄准那大熊的肩背地方开枪。可惜打高了一点。那巨熊怒吼了一声慌忙往远处跑去。虽然此时天色已晚，但从那熊身上流下的鲜红的血，滴在雪地上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大熊后面紧追。在离那庞然大物只有二十尺的距离的时候，厄内斯特又放一枪，大熊应声倒地。熊身上的毛象厄内斯特的络腮胡子一样黑糊糊的，浓密得象地毯。那巨熊重五百磅，身長八英尺，比查理斯上一星期猎捕到的要大得多。这样才满足了他那强烈的好胜心。

查理斯汤普森在当天和第二天又打了两头公鹿和一只小雄鹿。这样便结束了这次的打猎活动。他们一连三天在牧场里忙个不停。又是兴高采烈饱餐鹿肉和麋肉。十月十六日当他们动身回家的时候，路上遇上暴风雪。车子开不动，一连搏斗了三天好不容易才通过奈布拉斯卡。厄内斯特点燃一支蜡烛，放在一个空洋铁罐上，用来烧熔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每隔几

分钟就要烧一次。正如他所说的“简直是做了一场恶梦”。凯威斯特岛在这个时候，阳光普照，充满着欢乐与幸福。对他来说，经过在旷野上旅行二千公里后，凯岛便感到更加亲切，是他值得返回去的最美好的地方。

第 六 章

战斗的方式

胜者无所获

海明威回到凯岛时，他的大儿子波比已在家里。波比现在已经九岁了，长得又高又结实，讲一口又流利又地道的法国话。过了圣诞节，他就要做伊凡西普曼的学生，接受教育。学习之余，他可以在这个天然的热带的儿童乐园——凯岛，尽情地玩。他家里养有四只浣熊，一只负鼠，几条金鱼和三只孔雀。离家不到一里路就有游泳池和钓鱼的地方。在彼格特，普菲费太太发现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都得了百日咳时，立刻要她女儿波林回去照顾他们。现在家里只有波比和他父亲海明威两人，波比感到有些寂寞。自从那

次他和他父亲一起坐火车，半路上他父亲接到电报说波比的祖父海明威医生病故，父亲于是决定让波比一人到哈瓦那去。自那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感到这么孤独。

厄内斯特回到凯岛与家人共叙天伦之乐。但是从各方面来的，对他那《下午的死亡》一书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却大大降低了他的兴致和情趣。有个批评家尖锐地说：“那本书只是幼稚地堆砌一些词汇，令人可怕地无休止地降临灾难。”另一位评论家说，作者明白通畅的文笔中不时夹杂着隐晦艰涩字眼，因而大为逊色。同时，过多的男子气慨的描写使人读了感到索然无味。H·L·梅康一方面赞扬小说的内容阐述得充分，一方面摆出海明威执着地在书中刻划人物性格——其实是他自己——的桀骜不驯，而变得类似陈词滥调。《纽约人》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罗伯特M·寇特的评论文章。他说，这本书读了使人不安。一个浪漫主义者，在生命垂危之际，不承认死亡的来临。有时候，不幸和灾难蜕变成恼怒。已如胡克纳、科克图、阿尔道斯赫克莱和T·S·艾略特之对待嘲笑一样。厄内斯特对之进行了公开答复，并承认对赫克莱和T·S·艾略特的辩驳。他说科克图是个抛头露面的人物，很有“名气”。说他本人对胡克

纳十分崇敬，祝他百事如意，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开胡克纳的玩笑。他说：“只要内容可笑，不管什么事，什么人都可作为取笑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

十一月份，他带着波比开车到彼格特去，在那里同波林和他另外两个孩子一起度过感恩节。行车途中，他又一次饱览美国乡村的自然景色。他向来是酷爱自然的。波比坐在车座位上打盹，厄内斯特边开车边遐思起来。他设想，车子到了什么地方就可看到成群的鹌鹑在田里觅食，车子开过去时，它们如何受惊飞走。他不知不觉陶醉于这个想象之中。蓦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一种观念。秋天意味着打猎和死亡。恰好就在不久前，他得悉他的叔父韦劳毕海明威医生在中国山西省行医，不幸身亡。时间正好是他父亲逝世四周年的前一个月。现在他和他儿子同坐在一辆车里。他想得很多。逐渐地一个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故事正在他脑子形成。

厄内斯特即将有一本书被拍成电影。巴拉蒙特影业公司将把他的《永别了，武器！》搬上银幕。领衔者海伦赫斯。其他主角盖里库伯和阿多尔夫·梅约。但厄内斯特并不为此感到高兴。特别当他看到剧本的喜剧式结尾——这和许多报纸上报导的差不

多，和描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以及拳坛上的冠军，不免感到闷闷不乐。他一到彼格特马上就写信给伯金斯，重新声明，他对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关于该书内容的宣传有意见。他写道：

海明威先生是个作家，他郑重声明：在战争末期，他曾随军在意大利呆过一段时间。他之所以去意大利，是因为当时呆在法国，处境更加危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在意大利的任务是开救护车抢运伤病员以及做其它零碎工作，从来没有过显赫的英雄行为。任何有识之士都知道，一个作家是不可能拳击赛中打败一个中量级冠军的。当然，如果这个作家的名字刚好和拳王格恩坦尼的姓相吻合，那又另当别论。海明威先生感谢报界把他的事迹宣扬得那么动人，并把他的名字列入名人录，但他恳切地要求电影界的先生们切勿歪曲他个人的生活史。

厄内斯特在彼格特被一些舆论弄得心烦意乱，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圣诞节前他和伯金斯到外面打野鸡。每年在这个时候，成群的野鸡来到阿堪萨斯州稻田里觅食。厄内斯特买了二千三万发小子弹准备

大干一番。他还租了一条有舱的小木船，停泊在白河边上。由于一阵寒潮的到来，气温突然下降，猎物稀少，伯金斯的兴趣便转到欣赏自然风景上面。“我在寒冷中呆呆地站了好几个小时，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伯金斯后来写道，“大雪象白粉般不断地撒在陡峭的河岸上……我们站在岸边，静候着野鸡的到来。看着面前这条河使人想起反映南北战争的影片里河流。”这次出猎最使伯金斯难以忘怀的是，他听到河弯那边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咔嚓咔嚓作响的爆裂声，接着河面上出现一只汽船。船顶有两个漏斗形烟囱正飘散出滚滚浓烟。对于海明威，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但对于一个来自佛蒙特州的人来说，此情此景，仿佛置身于八、九十年前马克吐温时代的环境之中。

厄内斯特回到彼格特后，为了找个比较安静，能进行写作的地方，海明威一家住进普菲费住家后面一个重新修理过的谷仓里。一天，外面正刮着大风，海明威全家正在吃早饭，突然，由于烟囱破裂火焰外延导致房顶起火。当地的自愿救火队迅速地赶到现场把火扑灭。可是他的许多书和一些稿件却被水弄坏了。一位年轻的木匠奥托布鲁斯和一位青年印刷工劳德佩恩，主动协助他修补和烤干书稿。埃日拉庞

德闻讯后从雷巴罗写信给海明威。他在信中写道：“哈！哈！老兄这回真够呛。你干嘛住在谷仓里？火怎么又没把你的全部稿子烧掉呢！”

庞德以前曾约厄内斯特给由福德马多克斯福特开办的“费斯特克里费特”刊物写稿。自从近日接到庞德的信以后，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刊物主要是配合庞德将在一月份出版的《长诗三十首初稿》。福德在信中写道：“如果你能利用权威来压倒那些批评家的话，写长诗便是个妙法。”关于压制批评家的意见，厄内斯特在给对方的复信中是这样说的：

在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出生的诗人可以真诚老实地说，他们从未受过埃日拉庞德的影响，也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样的诗人值得怜悯，而不应加以指责。倒是出生在上述时期的散文小说作者，似乎不应该向詹姆斯佐斯学习，接受他的影响……庞德的伟作——如长诗三十首——将在文坛上永放光芒。

当海明威全家即将离开波格特的时候，不巧波比得了流感卧床不起。海明威给波比量体温，热度达到一百零二度，波比知道后吓坏了。他六神无主，甚

至在他父亲给他念霍华德波尔写的《海盗》一书的某一精采片断时，波比也显得心不在焉。后来，海明威同普菲费家里一位爱尔兰的年轻姊妹出去打鹌鹑。回来后，他看到波比的一举一动仍不正常。原来波比的同学曾告诉他，人的体温一旦超过四十四度生命就有危险。他心想，现在他的体温已超过那个量度一倍多，肯定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当海明威向波比解释，体温表有两种——一种叫华氏，另一种叫摄氏，波比的紧张情绪才明显地缓和下来。这件事，虽然隔了好几年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海明威编成一个故事。

新年一过，海明威的三个孩子的健康情况都很好，于是波林便带着孩子们乘火车返回凯岛。厄内斯特自己开着福特牌越野车，先去罗诺克，再到弗基尼亚，把车子停放在车行里，然后乘火车前往纽约。汤姆沃尔弗当时正在那里。斯克里布纳杂志社特约的这两位大作家迄今未曾相见。这一次伯金斯特意安排，请他们共进午餐。专门拜访一位同业作家，在海明威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沃尔弗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举止十分幼稚。他后来写信给伯金斯时说，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就象儿童一样真实可靠。天才和儿童就其纯真的方面讲，恰似一对孪生兄弟。他认为，汤姆沃尔弗禀赋高，思想崇尚，学识渊

博。他估计，伯金斯肯定指望汤姆沃尔弗今后写出更多的作品来。

在逗留纽约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厄内斯特还遇到一件不快的事。原来他的三妹卡露在佛罗里达温特派克罗林学院读书时有个男同学约翰卡德纳爱上了她。作为一家之长，海明威决心在卡露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期间保护她不受外界干扰影响她的学习。因此，当卡德纳登门请求海明威同意卡露与他结婚的时候，海明威不但断然拒绝，还正颜厉色地威胁他说，要是他再敢纠缠想娶他妹妹为妻，他就要打断他的脖子。不幸的是，这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作法，结果适得其反。那年轻人在盛怒之下，买了去欧洲的船票，然后东渡前往维也纳。

在纽约期间，厄内斯特除了忙于同伯金斯和他的律师及代理人毛里斯史贝塞应酬业务外，他还抽出几天的时间同西德奈费兰克林交谈。由于海明威在《下午的死亡》一书的附记上歌颂了他，他现在简直变得目中无人了。海明威的反犹思想在其朋友西德奈·摩尔斯贝塞和书目提要编纂者科恩的影响下有了明显的改变。离开纽约的前一天，厄内斯特拜访了科恩。科恩征求他的意见，以快版形式出版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先生们，愿上帝赐给你们欢乐和幸福》。

科恩对于一些评论家说了《下午的死亡》一书的坏话感到很恼怒，他自告奋勇要为海明威鸣不平。但海明威坚决表示，一切由他自己来对付。过了不久，他声称（但不是针对着科恩），他非常有兴趣办这种事，而且将奉陪到底，但他不希望那些友好支持他的人出面去做。

同一天，在科恩办事的地方——书屋，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荷兰青年阿诺尔德·金格里奇。此人热衷于藏书，曾在十二月份写信给厄内斯特，请他在一本《下午的死亡》的书上签名留念。厄内斯特提醒他不要被评论家的批评所吓倒。他听了说：“啊，不会的，人们对你印象很不错。”即便他的评价还不能说是很高很高，但他是把写评论和写书弄混淆了。金格里奇正在负责编辑一个商业杂志《外观艺术》，总部设在芝加哥。他把厄内斯特看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为他的会面交谈的时间太短促而惋惜。海明威告别了他，匆匆赶到火车站，坐上开往费基尼亚的火车。

海明威从罗诺克开车到杰克逊威尔，波林已先在那里等他。见面后他们便一起返回凯威斯特岛。诗人伊凡西普曼已准备当波比的导师。伊凡和过去在巴黎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仍是那样的懒懒散散，

漫不经心，饱一餐饿一餐，写出许多不成熟的抒情诗，用他那平板无味的新英格兰口音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跑马的事。虽然他在生活上不时碰到困难，但他总可以从海明威那里及时得到帮助。

海明威回凯岛后，他的创作欲又旺盛起来了。斯克里布纳杂志已接受他的三篇新作，准备在春季刊载。这三篇故事是：《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向瑞士致敬》和《医生，请开给我一张处方吧！》最后那篇的名称，后来改为《赌徒奈恩和雷迪》。故事内容是根据作者在比林医院医治受伤的手臂时的见闻写的。《向瑞士致敬》是回忆一九二七年作者尚未同哈德莉离婚，访问瑞垣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幽默讽刺故事。故事里主要描述三个人——威尔先生、约翰逊先生和哈里先生。了解海明威的婚姻关系的人都会明白，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是指作者本人。作者企图通过故事的描写来医治他同结发妻离婚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是一个自传体的故事。它主要揭示作者的心灵世界——内心的空虚所引起的恶梦般的恐惧。厄内斯特把这三篇故事称之为“安全”故事。所谓“安全”是指象斯克里布纳这一类型的家庭杂志而言。斯克里布纳来了一位新的编辑阿尔费雷德戴希尔。此人厄

内斯特从未批评过他。这一次他拒绝接受海明威的另一篇故事《世界之光》。它描写北密执安一个小城镇的火车站里一群妓女的故事。戴希尔认为——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故事所描写的内容对该杂志的读者太过于裸露。但是厄内斯特说，戴希尔根本不知道，故事当中的潜在的爆炸性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已故人们所接受了呢？

厄内斯特现在手上有三个短篇小说要写。他的干劲又来了。由此，他更加苛求那些少产的作家，批评他们太懒惰。而其中之一便是司各脱。司各脱的妻子日尔达写了一部小小说《华尔兹救了我》。厄内斯特读后觉得过于荒诞。至于司各脱，他认为只有两件事才能拯救他。要嘛日尔达死去，要嘛司各脱自己得了严重的胃病迫使他不能再喝酒。他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为什么每次厄内斯特见到他，他总是醉醺醺的？他的《见鬼去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爱尔兰式的失恋》现在它令人感到烦闷讨厌。另一方面，厄内斯特说，他有的是时间，他一工作起来，就精神抖擞，干劲倍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可以工作三百四十天。他认为这是一种乐趣。他常常意识到他正在过着两种类型的生活。一种是作家的生活。将来作家死了，他就得到了报酬和荣誉，而现在只能带着他现有

的一切到阴司去；另一种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种人现在已得到了一切他想得到的东西，但死后却万事休。名声与荣誉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人有时只要写上十行诗或一篇一百页篇幅的文章便可一举成名，而且流芳百世。但是，如果运气不好，你写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名声与荣誉永远和你绝缘。一个活着的作家，评定他的一生的成绩主要是根据他作品的多寡。但是，他死后，则是根据他作品质量的优劣。他认为人大概是为了“受苦”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过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只要你不杞人忧天，一切世事，你都会习以为常。

海明威正计划着四月份再次到古巴去作一次钓鱼旅行。他不仅把这次旅行看作是一次良好的体育活动，而且是一次搜集编写一本关于古老而神秘的斯特里姆海湾一书的材料的极好机会。与此同时他正在写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以哈瓦那凯威斯特岛和海峡为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遐迩闻名的亨利摩根海上大盗。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根据海明威对曾把船租给他的那个专搞酒类走私的渔商佐鲁赛尔。二月二十三日，海明威写信告诉伯金斯，这个故事他已经写了三章，可望把全书写完。

机会悄悄地来到明威海身边，有一笔相当可观

的收入在引诱他。于是他在三月份动身到纽约去。电影公司制片主任路易斯迈尔斯顿急于要拍一部海明威西班牙之行的纪录片。根据计划，影片里要重现《下午的死亡》一书最后一章里的故事情节。迈尔斯顿希望这些有关的场景能在来年夏天到西班牙去作实地拍摄，并能请非专业演员在拍摄中扮演相关的人物。在这过程中，厄内斯特担任制片顾问和物色客串演员。在这次访问中他还特地抽出一天去拜访驯狮手克莱德毕蒂。海明威是在化妆室见到他的。见面时海明威送给他一本签有自己名字的《下午的死亡》，并观看了驯兽训练。克莱德毕蒂动作敏捷，手脚灵巧，步法繁而不乱，技艺精湛，和被驯的野兽关系密切。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海明威。他后来说，毕蒂厨房里的椅子就象斗牛场里斗牛士手中的三角斗牛布那样神奇，法力无边。厄内斯特的计划是年底前到非洲大森林去打猎。因此，当他看到马戏团里的狮子在奔跑、蹲伏、蜷缩和腾跳时，觉得特别开心。

然而乐极生悲。接踵而来的两件事深深地惹怒了海明威。圣帕特里克节^①那天，约翰卡德纳从维也纳打电报告诉他，下一周他和海明威的妹妹卡露将在基茨布赫尔举行婚礼。他得消息后非常失望。后来

① 爱尔兰的守护圣徒纪念日。

提起这件事时，他十分厌恶地说：“这简直是在做牛肉生意。”他写信给波林的母亲，说那件事已经完蛋了。自那之后他再不提起新郎新娘的名字，也不谈及这桩使他失望的婚事。他遭受的第二个打击是来自格特鲁特斯坦恩。格特鲁特写了一个回忆录，公开立名为《爱丽斯 B·托克拉斯自传》，即将在《大西洋》月报上连载。虽然这年夏天之前他写的有关海明威的部分还不会登出来，但海明威早已发觉，自从他离开巴黎后，她对他的态度已大不相同。在巴黎时，她和爱丽斯还主动地当他儿子波比的教母。格特鲁特最近说了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话，使他十分恼怒。其中之一说，海明威实际上是她和谢乌安德森一手扶植培养起来的。现在她仍对自己所培养出来的结果，既感到自豪，也感到羞愧。另一个是：她说一九二四年海明威通过校对《美国的形成》一书学到了很多写作方法。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她说海明威是个卑鄙小人，象马克吐温书中所描写的十九世纪行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平板船上的水手。

海明威忍气吞声。他告诉一些同他要好的朋友说，格特鲁特早就把他当作“草包朋友”加以鄙视了。她到了断经期后才突然狂热地谈论起性的问题来。其表现大致可分成三个方面。首先，她确信，凡是性

格上不古怪的人一定不是好人。其次，凡是性格古怪的人一定很聪明。最后，她深信不疑，凡是有成就的人一定是性格古怪的。厄内斯特尖锐地说，等到他老了不能再写作时，他也要写一个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不企图证明什么，只要求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又不会枯燥无味。

阿诺尔德金格里奇写信告诉海明威，说有个尚未命名的杂志即将在秋季发刊。他请海明威给该杂志撰稿，写有关钓鱼和打猎方面的短篇小说。每篇愿付稿酬二百五十元。该杂志想通过作者的文章告诉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什么叫做时髦。金格里奇请海明威不要为该杂志的质量担忧。他保证说，绝对不会把它办成一个女人气的刊物。当厄内斯特表示愿意为该杂志提供一些文章的时候，金格里奇当即把广告商送给《外观艺术》杂志编辑部的成衣样品——一件时新的蓝色衬衣和一件皮质短夹克拿给他看。海明威随后给他寄去自己衣服鞋子的尺寸和号码——衣领 171/2，鞋子 11—D，茄克衫 44—46，裤子 34×34。接着他把几项个人经历寄给金格里奇作为交换。其中他提到，他喜欢佐斯，把他当作一位朋友和作家看待，并从阅读佐斯的作品中学到一些东西；他还从同格特鲁特和庞德的交谈中学到另一些写作的技巧。

他承认曾受过谢乌安德森的创作影响，尽管这影响极为微小。他说，他虽然没有同罗伦斯见过面，但他承认在描写自然风景方面受到他的启发，向他学了一些创作技巧。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着意模仿灵格拉德纳。但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拉德纳是个无知的人。他说在创作上他所拥有的是他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是他用他那尖利的耳朵倾听那些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人的讲话。

四月份，当残月复圆的时候，海明威横渡河峡到古巴去。他又向佐罗赛尔租“阿尼塔”号船，为期两个月，并雇请卡洛斯作航海和捕鱼方面的顾问。在四、五两个月的好天里，他几乎每天都钓到大马林鱼。美中不足的是他的一些好朋友没有同来。多斯帕索斯又得了风湿热住在巴尔迪摩的约翰霍普金医院里。厄内斯特闻讯后，查阅了布莱克医药词典。据记载患这种病的人体温常常高达华氏一百零六度。全身关节感到剧痛。他觉得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卖掉一些波林的伯父资助他去非洲旅行的普通股票。然后给多斯寄去一张一千元的汇票。五月底，当多斯和凯蒂乘船去法国时，厄内斯特已捕获三十四条马林鱼，其中有一条蹦蹦跳跳，一共跳了三十七次。他对迈克斯特拉特说，他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其中有些是实实

在在的。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斯特里姆海湾神秘莫测，对于这个热带海湾里，海湾之上或周围生物的复杂形态仍一无所知，令人怯步。

厄内斯特在古巴生活了两个月后，六月份他为他构思中的新短篇小说取了一个名称叫《胜者无所获》。他暗示他的那些小说里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冷嘲热讽。表面上，好象在谈论赌博，实际上厄内斯特把十七世纪人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收进自己小说里。他写道，“这不同于其它形式的竞争，实际情况是胜者得不到任何东西，既不自由自在，也不欢乐愉快；既没有任何光荣与自豪，即使他大获全胜，也不可能给他任何奖赏。”他为自己选择的名称而得意。在此以前，在他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最好要算《暴风雨之后及其它故事》。这些新的故事，他在信中对伯金斯说，证明“老兄”是靠得住的。这和钓鱼有相似之处。开始一个钟头里，鱼可能吃掉海明威。但在后来的两个钟头里，海明威却弄死那条鱼。

现在一共有十四篇短篇小说。厄内斯特想把那篇描写一个密执安妓女同一位奖金拳击家相爱的故事——《世界之光》放在首位。伯金斯劝他不要那样做。他说，如果把它放在首位，就会引起评论家的攻击，又会指责他“象小孩子一般堆砌词汇企图获取惊

人的效果”。伯金斯建议用那篇《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作为首篇。他认为与布拉讲述的沉船故事有关的《暴风雨之后》那篇文章是整个集子里最出色的。后来，厄内斯特接受了他的劝告，尽管他自己喜欢《世界之光》，并坚信他写的那篇故事，内容要比莫泊桑的《戴家楼》好得多。该小说集的末篇应是《父与子》。这是根据他前年十一月份和波比开车到彼格特路上的情况写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虚构的形式描写他父亲自杀的情况。他准备承认《胜者无所获》的内容包括社会公众不加注意的人和事。然而，他深信这个故事集有其本身不衰的价值。这十四个故事就等于他宣布列入创作规划的长篇小说的十四章。他帮助读者了解世界的全貌，最少了解到作者本人已经看到的那一部分的世界。

六月里，《新共和报》刊登了评论《下午的死亡》的文章。作者是海明威的老朋友马克斯伊斯托曼。评论的题目是：《下午的斗牛赛》。伊斯特曼不无幽默地哀叹海明威在西班牙斗牛方面所刻意描写的猛牛的残暴品性。他惊问，为什么这凶猛的现实主义者一进入西班牙国土，就沉溺于幼稚的浪漫主义呢？答案并不难找到。谁都知道，海明威在生理上的发育是不健全的。而这种现象在身体组织机能脆弱的所

谓艺术家中并不罕见。海明威的特点是不断用男子汉大丈夫的信念来为自己壮胆，并用一些装模作样的写作风格来克服心虚所带来的疑虑和不安。

伊斯特曼的话本来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但是阿奇马克柴斯却注意到了。他勃然大怒，认为他说这番话是有意毁谤海明威的声誉，特别是在性的机能方面。他一面写信给《新共和报》的编辑布鲁斯勃利温，一面给海明威寄上该评论文章和他给勃利温的信的副本。勃利温接信后大吃一惊，伊斯托曼也同样吃惊不小。他们立即向海明威和马克莱斯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污辱海明威的意图。当然，海明威不肯相信，心中怒火也平息不了。他没有听从马克莱斯的劝告，给报社写了一封幽默阴毒的公开信。

编辑先生：

难道贵社不是有意让马克斯伊斯特曼在我的性功能方面肆意写文章毁谤我吗？在哈瓦那，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大声朗读这篇文章。而我们的兴趣也十分简单，如果编辑先生同意的话，我愿意就这方面提供一些资料加以说明，使伊斯特曼的文章大大生色。亚历山大沃尔科特先生和伊斯曼先生都已就我的性功能问题大做文

章，提出怀疑，并指望很快会从斯达克·杨先生那里得到什么结论。难道这不会高兴得太早了吗？

公开信发表以后，厄内斯特心头的怨气仍未消除。他后来在写给伯金斯的信中说，伊斯特曼对他的诽谤如果是以书本的形式出版，那么出版商就会要倒霉，伊斯特曼就会被关进监牢。象伊斯特曼这类蠢货，他根本用不着浪费笔墨加以驳斥。他写的那篇文章，看了令人作呕。厄内斯特指责伊斯特曼在性的知识上，他是个无知者，在政治上，他是个叛徒。使厄内斯特和他的朋友最不可容忍的是，厄内斯特无疑是个精明的好人，他可以轻易击败对方那一伙中的任何人。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最后他只诉诸笔端。这一招他们感到最难对付。但海明威却偏偏要他们尝尝厉害。于是，他一写就好几张纸。伯金斯想出面调停，在他们中间疏通渠道。他对海明威说，伊斯特曼的评论文章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丝毫无损于海明威的威望。“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的作品的质量”，伯金斯写道。可是海明威心中愠火难消。过了一个月，海明威写信告诉伯金斯说，伊斯特曼写信向他讨好，并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歉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

件事可以从此一笔勾销。将来一有时机，海明威会对他进行报复的。

厄内斯特真正在经历着最艰难的时期。在格特鲁德斯坦恩、马克斯伊斯特曼和许多其他的人对《下午的死亡》的评论中，都指责海明威象小孩一样幼稚可笑，任性。作品里一味堆砌词汇，没有独特的风格，陈词滥调，装腔作势，缺乏知识性，喜欢嘲讽同行，很不得体，苍白无力，胆怯心虚以及性的软弱等等。在目前的情况下，《胜者无所获》这篇故事堪称处为世格言，或者就他过去的的生活而论，即不仅是他过去十年的写作生涯，这文章甚至可作为一篇出色的墓志铭。

革 命

海明威抵制评论家对他的批评的最好办法是出海钓鱼。当你来到海上，最少你得知道你该忙于什么。到七月中旬止，他已经在斯特里姆海湾度过了一百天。在这段时间里他已钓到了五十条马林鱼。那里箭鱼成群结队，常常撞击他的船，以致船底有漏水之势。

海明威被这种生活迷住了。从早到晚沉醉在自然赋予的欢乐之中。在这个夏天里他常常是等到太

阳高高地从卡索布拉卡半岛升起，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安布斯摩多斯旅店住房的窗子，他才醒来。他习惯于一起床就去洗淋水浴，穿上咔叽布裤和衬衫，拖着一双软皮拖鞋来到旅店营业处柜台拿报纸，然后在咖啡间的一个角落座位上坐下吃早餐。若是在要出海钓鱼的那天，他的早餐吃得很简单——一小块古巴面包，一杯维希矿泉水，一杯冰牛奶。如果吃得太饱了，在烈日的烤晒下，即使鱼再多，他也钓不了许多。

出海钓鱼时，海明威的中餐简直是象和尚吃斋一般。佐鲁赛尔和卡罗斯注意到船上的冰柜里藏着食品和啤酒以及用来作鱼饵的新鲜鲑鱼和食用大海鱼。中餐一般总是吃三明治、鸭梨——用盐和辣椒搅拌再加上新鲜的酸橙汁。碰到没有鱼可钓的那天，他们就把船停靠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然后去游泳，休息了很长一段时候后再去烧午饭。

清晨，船离开三藩市码头时，眼前出现的情景简直使你入迷。厄内斯特从船舷往外望去，只见银色大鲑鱼在水面游弋寻觅食物。每天都有几十条小船用深网捕捉鲑鱼或用特种钓鱼钩钓鲑鱼。在更远的水域里，有许多专门捕马林鱼的渔船。捕鱼者在很粗的绳子上系结着诱饵，引诱在深水里的马林鱼上钩，一

般水深 40—70 呎。当季风从东北方向吹来，马林鱼便从深水处露出水面，随风游弋。它们那大镰刀式的尾巴犁过波涛起伏的海面。它们那高高竖起的尾巴远远望去很象在水面上迅速流动着的木头。但一旦受到外界的攻击，它们的形态奇妙地迅速发生变化。背鳍竖起，宽大的蓝色胸鳍向两侧伸开。刹那间，马林鱼变成了水中海鸟，摆开架势准备迎击。

七月六日在马罗卡索海面，厄内斯特的鱼钩钩住一条重约七百五十磅的马林鱼。海明威同那条鱼较量了一个半小时，拖着它跟船走，长达八海里。海明威跪在船尾，腰间缠着钓绳，卡罗斯不断地往他身上浇淋海水，或帮他将腰间的绳索缠紧，以防大鱼把他拖到海里去。那条被钩住的大马林鱼离水面只有二十呎，厄内斯特慢慢地牵动绳索，每动一下就把绳子拖上来一尺。眼看鱼就要到手了，不料钓竿一声啪啦断折，那鱼脱了险，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厄内斯特汗水交融，一身湿漉漉，坐在船上足足咒骂了半个小时。随后，他的神气又来了。他同那大鱼相持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次级运动员所能做到的还要长。在这种情况下，别的人一定早就砍断绳索，放弃不干了。“可怜的海明威，你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子”，厄内斯特用大拇指堵住鼻孔，扇动着其它四只手指说。以此来

蔑视格特鲁德斯坦恩、马克斯伊斯特曼以及其他对他是否是个男子汉表示怀疑的人。

两个星期后，厄内斯特回到凯威斯特岛。趁着此次出海钓鱼印象犹新，他写了一个取名为《一封古巴的来信》的短篇小说。这是他应金格里奇之约，给《大众杂志》寄去的第一篇文章。这个杂志即将改名为“绅士”。海明威觉得该杂志在经济大萧条时取这个名称，似嫌势利了一点。但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他把文章和一些即景照片寄去。不久收到了二百五十元的稿酬。他想不到间隔了十年时间，现在又涉足新闻界。金格里奇在供稿方面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他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海明威认为这是他向人们阐述他的观点的好机会，让人们同他共享生活的乐趣。他提请金格里奇注意，他的有关体育方面的报导比泽恩格雷的要实际得多。格雷写文章的目的是要人们欣赏他的技巧。而厄内斯特却可随时随地教读者如何钓鱼、打猎、欣赏斗牛以及看待革命。

现在离他到非洲去旅行的行期只有两个星期了。在他们原先组成的四人小组中，除了海明威外，只有汤普森一人愿意同行。他准备到凯岛过夏天以便秋天去巴黎同厄内斯特汇合。马克莱斯和斯特拉特两人却退出这次旅行活动。部分原因是一想起要

在东非度过两个月的漫长时间，而且他们有一位好胜的朋友，他每天一定要打猎打个不停，不免踌躇起来。厄内斯特早就订好了八月七日从哈瓦那起航的“大西洋纳雷”号船票。他将在西班牙的桑坦德登岸，住两个月观看斗牛。波林和吉尼这时则继续登程把波比护送到巴黎交给哈德莉。

哈德莉已在七月初同保尔斯各脱莫尔在伦敦结婚。这样，六年来厄内斯特第一次感到压在心头的巨石被搬开了。莫尔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派驻欧洲的记者。前不久他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现在正准备回芝加哥去接管编辑工作。杰恩梅森的影子也从海明威的生活中消失了，至少目前是这样。那年夏天有两个意外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她，不得不住进纽约一家医院就医。厄内斯特对伯金斯说过，杰恩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一个人才二十四就肩负起如此重担，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当海明威一家在八月四日抵达哈瓦那时，由左派分子组织的反对古巴独裁格拉尔多马塞多的革命运动已达到高潮。在春天和初夏，厄内斯特由于忙着出海钓鱼，所以对那儿的巷战他一点也不清楚。现在古巴各地工人正在闹罢工，致使各大城市处于瘫痪状态。海明威一家住在阿姆波斯孟多斯倒还安全，只

是有一次波林和吉尼上街时有人向她们开枪。厄内斯特同情古巴人民。他暗地里说，他祈求上帝保佑使古巴人民早日摆脱马塞多“独裁暴政”的统治。八月七日当他们的船启航的时候，很多群众一早就上街欢呼马塞多斯辞职，结果许多人遭残暴的军警开枪射击，死于非命。八月十二日下午，船上收音机里广播，马塞多斯已被免职。就位临时总统的是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卡罗斯马纽尔博士。

厄内斯特一想起他离开西班牙后，那里所爆发的革命运动使他感到不如现在这么高兴。因为那里的农民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大官僚们却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的看法是，当时掌权的理想主义者想从中捞点什么。但当一切暴露以后，又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西班牙共和国的头三年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后来终于垮台了。尽管许多人流了血，出现了几个无产阶级者，但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正在形成。

但是，海明威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政治。他同他的一位革命朋友，艺术家路易斯基塔尼拉到山林里打野公猪。他注意到在马德里附近一家老咖啡店——托诺斯已被拆除，地皮用来建造新的官方办公楼。他还注意到一个象蒙特巴拿斯的地方出现了。在曼扎

纳斯边上建了一个很漂亮的亭子。过去厄内斯特曾他西德奈弗朗克林和波比一起去游泳，在临时烧起来的火堆上烧肉吃。现在这里成为一个大沙滩，环礁湖，湖里的水清澈如镜，但寒冷异常。然而，游泳者来到湖边却望而生畏。海明威一路上哼着小调，走过河去，可是很快便回转来了。海明威注意到，在马德里人之中正在酝酿一场革命。人们提倡多作户外运动，能使姑娘们长得又高又瘦。市场供应似乎有些改善。这时，斗牛活动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弗朗克林没有参加斗牛，因为他受伤未愈。在新来的斗牛士中有个叫费利克恩科罗摩的，他曾名噪一时，这次连续上两场。但厄内特斯感到他不怎么样。

厄内特斯在去观看斗牛的来回路上阅读了格特鲁德斯坦恩的回忆录连载的最后部分。他认为写得令人可悲。倒是詹姆斯托伯斯的《我的生活和艰难处境》一书给他良好的印象。海明威写信给托伯，十分诙谐地说，托伯写自传比亨利阿丹斯略胜一筹。“托伯在用阿里斯 B 托克拉斯笔名写作的时候，”海明威说，“就已经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这番话使托伯感到非常高兴，他特意把这些话印在他的书的护封上。厄内特斯着手写一个新的故事《哈里摩根》，描写古巴的革命派同马塞多的追随者进行街头激战的

情况。除了那篇刊登在《绅士》杂志上的描写钓马林鱼的文章外，这是他第一次用有关古巴方面的材料写的书。书里述及的内容是那么充实可靠，因此吉尼普菲弗深信，一切都是如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他的书能产生如此良好的效果，这正是海明威所致力追求的。难怪他的姨妹子给了他那么高的评价。

秋末。海明威回到巴黎。他发现这个城市同以往一样美丽吸引人。但他开始用回忆过去的口吻来谈论巴黎。他说：“这是一个人们接受教育的好地方。”蒙特巴拿斯太过于安静了，从而令人有压抑阴森的感觉，而且总认为会爆发另一次战争。一旦战争真的爆发，美国切勿介入。巴黎是他度过青年时代的国土。“但是”，他说，“我现在爱上了别的东西。如果我参加战斗的话，我要为另外的理想而战斗。”所谓另外的理想即是他的祖国——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山角到怀俄明的高山之巅。他甚至准备为他的第二祖国西班牙——不是法国，最低限度现在不是——而战斗。这年的春天，埃日拉庞德在米兰给人作了关于经济方面的报告，赞美墨索里尼摄政有方。厄内特斯和过去一样十分痛恨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虽然近年来他开始憎恨起希特勒来了。冯·克劳斯韦兹经过观察得出结论说：战争能使一个国家永远生机

勃勃。厄内特斯预言说，凡是接受希特勒治国观点的人，就必须利用战争来实践这个理论。

海明威此时的内心世界比外界的秋天景色还要阴暗凄凉。纽约的一些评论家看了他的《胜者无所获》之后，向他发动新的攻击，而把评论《下午的死亡》暂时搁置起来。幸好，他的《怀俄明的酒》和《暴风雨之后》还受到普遍欢迎。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新集子内容还不至于太差。T·S·马修斯积极地向有关刊物推荐海明威的《等待的一天》。但他特意指出海明威的其它一些作品，其主题思想带有描述人在青春时期的神魂颠倒的变态心理。马克斯伯金斯小心翼翼地把一些评论文章寄给海明威。其中大部分是令人不满的，有些甚至看了会令人立即发怒。但是另一个消息的到来，使他伤口的灼痛程度大大地缓和下来。原来，他的书的销售量剧增，到了十一月中旬就已售出一万一千册。

在他看阅的评论文章中，他选了一个作者叫克里弗顿华迪曼的，给他写了一封信。华迪曼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杂志上，标题是《致海明威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文章说，海明威作品中的内容很难说是真实可靠或者是不可妥协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体育运动项目或突然的死亡的描写已达到饱和状态。作者

为什么不写一点别的东西呢？厄内特斯在那封长长的复信中用蔑视和自豪的口吻回答了对方面提出的问题。他自我炫耀说，他有很好的孩子，有他理想中的女人作他的老婆，他多次受伤，也多次受奖，看到了世上一切真正诲淫诲盗的东西和行为。到写信之日止，九年来他已经出版了三个短篇故事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描写谢乌安德森的《漫画》和一篇专论斗牛的论文，这就是他的成绩。对于那些指责他是个脆弱无用的人的评论家们，他绝不过多计较。他决心走自己的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到那时他就可以对所有反对他的评论家进行有力的回击。他计划每两年就打倒一个，先从伊斯特曼开始，其他的人按抽签的次序进行。他对华迪曼说，他的计划是一次定一个专题，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的文章，然后出三个新的短篇小说集。他还计划要对斯特里姆海湾和那个海域里的大鱼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研究，充分利用他过去两年中在海上钓鱼所搜集到的资料，然后把他写成小说。他说他的写作原则十分简单，就是：认真研究你所感兴趣的东西和拿出足够的时间去做。

海明威公开回击格特鲁德的第一篇文章是给一本自传写的一个序言。自传的主人公是吉米查特斯，

一个从二十年代起一直在巴黎工作的酒巴间服务员——受人欢迎的伦敦青年。厄内特斯通过对丁果的沙龙^①和传说中的斯坦恩小姐这类女人经营的沙龙的比较，来提出问题和说明问题。然后得出结论说，吉米查特斯所在的沙龙比任何传说中的女人所开办的沙龙要好得多，因为吉米查特斯服务周到，使顾客能多喝上几杯。他所在的沙龙甚至使蒙特派纳斯黯然失色。吉米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令人快乐的气氛。

到非洲去旅行的日期已经迫近。查理斯汤普森一到巴黎，海明威就邀他到以前他们去过的地方去打猎。索里达梭拉诺——杰奈特弗朗纳的一位朋友——答应替海明威把《亨利摩根》的小说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寄给《世界报》。厄内斯特和汤普森以及本格拉赫到梭罗根去打猎，回来时带着一对野鸡，几只野鹿。第二天晚上，即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晚上，海明威一家应邀到詹姆斯佐斯家吃晚饭。佐斯说，他担心他的作品内容贫乏，必须到外面去走走，见见世面，增广知识。佐斯的妻子诺达说：“杰姆可以一起到非洲去猎狮。”但佐斯对它不感兴趣。那天晚上，佐斯不停地引用历代流传下来的关于残花留香的艳丽

① 酒馆或酒巴间。

词句。这些词句是出自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特之手。佐斯对这些词句能背诵如流，并把他们用在他的近作《醒觉的芬兰人》中去。他引用的最后一句引起了厄内特斯的兴趣。“战斗日子的来临给我带来新的喜乐”。这正好表达他即将动身去非洲的激动心情。

非洲高原

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午，SS 吉拿拉梅特吉格号轮船在马赛港起锚向赛伊达港驶去。船经过地中海时，天气寒冷，正下着雨，但来到下埃及沿海时，天气晴和炎热。船在赛伊达港停泊时，他们登岸去吃晚餐。他们找来一位当地的译员向导带他们逛大街，参观市场。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厄内特斯来到甲板上倚栏凭眺河岸上的沙丘和沿河来往行驶的车辆，流连忘返。他看到河岸路上一位士兵骑着一匹骆驼，他用鞭子拍打着他的坐骑，想同厄内特斯乘坐的轮船比快慢。十二月二日船来到红海的南端，即将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厄内特斯和汤普森在甲板上下棋，船上水手正忙着把遮挡风雨的厚帆布放下来抵御热带那毒辣辣的太阳。他们两人全神贯注下棋，根本没有注意到身旁别人正在干些什么。

十二月八日，他们在蒙巴萨^①上岸。这里的湿度很重，简直象在洗蒸气浴。阿拉伯沿海航行的独桅三角帆船鳞次栉比地停泊在耶稣纪念塔的下方水面上。这个纪念塔是葡萄牙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个世纪后建立起来的。这个古老的半岛城市的街道，多半是狭窄不堪，路面年久失修，积聚着层层污垢，太阳一晒散发出难闻的臭气。但在大陆上又是一番景象。那儿有现代化的建筑，宽阔的柏油马路两旁有林荫道。他们在那里度过了第一个周末。他们乘坐火车去内罗毕^②，全程三百公里。当火车缓慢地穿过干燥，树木丛生的尼依卡山地，接着又爬上高高的丘陵地带进入宽坦的平原时，海明威的心情非常激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象画片一般移动着的自然景色。

内罗毕地处一个杯形凹地中间，周围都是山。一眼望去，整个城市五颜六色。有建筑得很好看的石屋，有古旧的波纹铁商店，机关和成排的平房，路边桉树成荫。他们住进新斯坦莱旅店后，打听到将陪他们去打猎的白人猎手菲力普帕西威尔近几天有工夫陪他们出去。菲力普说，欢迎他们到他的住地去。他

① 肯尼亚港市。

② 肯尼亚首都。

住在一个农场里，东米亚山区东南二十公里的马察柯斯勃塞山下。他表示，等他们一到便可到开比迪平原打猎。

厄内斯特一下子和帕西威尔混得很熟，关系很好。帕西威尔是个有名的猎手，他身材魁梧，浅灰色头发，脸色红红的显得很健康。态度谦恭、言词简练，讲起打猎故事来滔滔不绝。他的一言一行使厄内斯特联想起那个爱尔兰的士兵多曼史密斯来。所不同的是他最少可从帕西威尔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同琴克接触只能讨论某一件事，讨论很久没有结果，只好各行其是。看到海明威宽阔的肩膀，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帕西威尔想到二十年前的罗斯福上校。但是厄内特斯眼力不好，打猎必须戴眼镜。他发觉海明威有敏锐的观察力，接受能力强，记忆力也很强，看过或听过的东西他都记得住。

去非洲的途中，他仍在海上度过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来到内陆高原，海明威一下子不习惯那里的环境。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整天在卡比迪平原打猎，一到晚上他精疲力尽，累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猎捕瞪羚取其肉食用；猎捕大羚羊取其头角；捕捉珍珠鸡喂养。过了不久，厄内斯特的食欲大增，对这个地方产生无限羡慕之情。他一再重复地说，他读过的书

没有一本提到这个美丽的国家，更没有提到如今还存在的大批猎物。相比之下，蒙塔纳和怀俄明就显得大大逊色了。他说，他活了三十四年，在此之前尚不知世界上的非洲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

他们大队人马轰轰烈烈出发到坦葛尼卡。他们在那里的情况这里不必评述。他们的装备有：两部专门运载帐篷营具的货车，一部专供人乘用的大座交通车，车后坐着两位持枪者。这六人中，除了菲力普、查理斯、波林和海明威外，另外还有两人。一个是沉默寡言的年青人本福里。他是机械师也是猎手助手。汽车司机是个二十五岁，不爱多说话的人。他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旧衣服，但显得十分神气。替海明威家扛枪的是个五十多岁，身材瘦长，秃发，嘴角上留着几根稀疏胡子，名叫马可拉。他的穿着十分单调：一条背心，一条裤子，一顶绒帽，一件用旧了的美国军用紧身短上衣，脚穿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他多年来受雇于菲力普，现在只是被新来的客人暂时借用。“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看法”，厄内斯特说，“他既不喜欢我也不恨我。”他对查理斯汤普森的态度好得令人厌恶。他真正喜欢的人是波林，因为她的身材和他差不多。他总是注意保护她，仿佛其他的人要存心捣乱，不让这位女性打猎似的。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他们从内罗毕出发沿着通往开罗的道路向南走了大约二百公里。位于西边的恩公山在晨曦中巍然耸立。凯伦布里森^①原先住在那里，后来她把咖啡种植园卖掉回丹麦去从事写作。当天晚上他们住在阿卢沙市镇的阿瑟南姆旅店，基里曼查罗山的峰巅直插云天，突兀的峰峦在东北方向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第二天他们在一条净洁的溪流旁边搭起帐篷。但他不多逗留，因为在他们前方不远的地方就是猎物最多的塞伦格第平原。在那里有数不尽的动物在觅食、角逐和嬉游。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兽中之王靠吃弱小动物为生。它们经常出没在茂密的林木中间或高高翘起的 岩之上。

他们出猎的头十天收获还不少。有旋角大羚羊、花毛羚羊、瞪羚、南非羚羊、大羚羊和两头豹子。但新年刚过厄内斯特就得了阿米巴痢疾。疾病到底怎么染上的他自己也说不出。他认为要嘛是在赛伊达港吃饭时得的，要嘛是在船上吃那质量低劣的食物染上的。但海明威性格倔强，他不向疾病屈服，坚信自己能顶得住，于是继续坐汽车——旅行车或货车，出猎，每隔两天一次。然而，在一月份头两个星期的打猎中，由于染上一种最令人厌恶的疾病，他对

^① 一位丹麦的女作家。

打猎的观念，无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显然受到影响。因此，每取得一次成绩都潜藏着失望和沮丧，稍有差错可能酿大祸。捕杀鬣狗最能使他开心。他和马可拉都认为鬣狗是最令人厌恶的东西，阿米巴痢疾也是如此。尽管海明威以前多么梦想到非洲来，现在理想已经实现，但一想到在那枯干的平原上散发着恶臭的鬣狗成群走出林区，边走边回头望，恶相难看时，这个地方的迷人程度便大大削弱了。

在这次行猎中，第一件使他感到不满意的事是他们捕猎第一只狮子。除他以外，大家都认为那只狮子是波林打死的。情况是这样：一月份的一天傍晚，他们发现在卫矛树下有只蓬头黄毛大狮。波林从汽车上下来，菲力普持枪走在她背后。厄内斯特和查理斯分别在波林的左右侧。在帕西威尔的示意下，波林一脚跪地举起猎枪瞄准。刹那间“砰”的一响，只见那狮子身子往上一跃，立即朝左边林地奔逃。厄内斯特扣了一下他那斯普林菲尔德牌新猎枪的扳机。枪一响，那狮子应声翻了一个筋斗，倒在林间空地的草丛里。马可拉一口咬定狮子是波林打死的。他说：“肯定是夫人打中的。”回到营地时，他第一个向别人报喜。大伙把波林高高抬起，一边口里哼着打猎歌，庆祝这次巨大的胜利。只有厄内斯特自己心里明白，

那狮子是他打死的。他觉得这件事仿佛是一个并无恶意的令人嫌恶的谎言，做得有点缺德。

不久，厄内斯特自己打死一只狮子。他那高兴的心情自不待言，但也隐约也有点伤感。有一次，海明威同菲力普坐车去打猎，看见在平原边上的一棵大树底下站着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狮，由一只雌狮在它后侧伴随着。帕西威尔给海明威做了个手势，他便站起来准备射击。那雄狮站在原地回头望了一下，口张得大大的，长长的鬃毛在风中飘拂着。厄内斯特朝它开了一枪，雄狮应声倒地。那雌狮转身拼命逃窜，消失在峡谷之中。他们向被打死的猎物走去，只见那浓密的鬃毛上淌着鲜红的血。“你打中了它的脖子”，菲力普说，“真是好枪法。”厄内斯特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既有自豪感也有羞愧感。他看到那雄狮的伤口上已围聚着一群驼蝇，争相吮吸那流渗出来的鲜血。诚然，当他看到那头美丽威武的狮子，它那长长的身躯，光滑的皮毛和在那棕褐色的肚皮下面肌肉象被电流触动那样还在微微抽搐着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涌起一阵强烈的胜利自豪感。但当他看到和想起这个兽中之王不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不同一大群小小苍蝇作斗争时，又感到十分羞辱。

有一次，他和查理斯在平原西端草地上追杀三

头野牛时，海明威也经历了类似的复杂心情。他们部署了行动，让菲力普殿后，必要时出来狙击。枪声一响，那三头野牛便拔蹄狂奔。不久，他们击倒了两头，还有一头在继续奔逃。那牛身上已中了四枪，血流如注洒在地上，但仍不停蹄地向灌木林跑去。这时菲力普砰地猛放一枪，那野牛身子摇摇晃晃地又朝前滑行了五码远，地上一滩鲜血，尘土都被染红了。海明威原以为那野牛会象狮子那来猛冲，可是它毕竟不如猛狮。当然，他仍赞美那牛的耐力和无比的猛劲。但他后来说：“它跑得太慢了，一开始我就预感到他不会逃出我们的手心。”

厄内斯特得了痢疾，病状最严重的时候是在一月中旬。一天，他身子疲乏地靠在一棵树上，一边用枪打那朝干涸了的河床飞去寻找水吃的野鸡。“突然”，他后来说，“我深深感到……我是被指派来生‘耶稣’的，因为他注定要再次降生于尘世。我感到这是一种光荣，只好勉为其难。但我不知道究竟‘耶稣’到了哪个年龄酷象格特鲁德斯坦恩。我发现……我现在没有力气打那从高空飞过的野鸡。我只好把身子倚在树上，胡乱地开枪。”他说，据他的体会，生小孩就象屙痢疾那样，把肛门脱垂出来。当海明威背着猎打到的野鸡步履蹒跚地走回营房时，菲力普

劝他到内罗毕去看病。

通过无线电联系，恩仰扎维克多利亞方面派来了一架急救飞机。这是一架双翼双座朴斯摩斯号小型飞机。在营地周围，人们早已清理出一个供飞机降落的空地。当飞机到达营地上空时，他们在跑道两端烧起两个火堆。驾驶员华迪帕森身穿花格上衣，灯蕊绒裤，头上戴着褪了色的棕黄色皮帽，走下飞机。华迪帕森是菲力普的朋友，中等身材，负责在丛林地带的抢救工作。他建议立即行动，因为上午已过了一大半，到内罗毕有两百多公里，而且飞机必须在阿洛莎加油。

厄内斯特忍着痛苦爬上飞机驾驶员背后的座位。飞机朝跑道末端火堆方向迅速滑行，最后腾空起飞，在营地上空绕了几圈。营地上的人不断挥手。从飞机上往下望，低矮的山丘平平整整，猎物的行踪可以在地图上作出标记。当飞机飞过一处平地，正在觅食的长颈鹿被吓得四处逃窜，长长的脖子仿佛是登天的梯子。他们的飞机在阿洛莎降落加油，厄内斯特走下飞机伸展一下全身筋骨顺便上公共厕所。飞机再次起飞时比第一次平稳些，他们朝北向内罗毕的方向飞去。在东边，远远地看见巍峨的基里曼查罗山覆盖着白雪的山峰。皑皑白雪，在下午的阳光照射下

发出耀眼的白光。

经过两个星期病魔的折磨，厄内斯特到内罗毕后感到舒服多了。安德森医生让他住进新斯坦雷旅店，静卧床上，并给他注射依朱丁注射剂^①。六个小时后，病情有了显著减轻。于是海明威坐在床上，怀里放着一块木板开始为《绅士》杂志写稿。文章描写他得病的经过和第一个月的狩猎情况。文章末尾注明：一月十八日于内罗毕。同一天，海明威还寄去几张照片作为文章的插图。其中一张是海明威洋洋自得地跪在那被他打死的雄狮身旁拍摄的。他收到的邮包里，有几封给他带来好消息的信。其中一封是伯金斯写给他的，已搁置了一个月的时间。信中说：《胜者无所获》一书到圣诞节前已售出一万二千五百册。哈里佩恩的《世界报》给他拍了一封电报，十分赞扬《横越海峡的旅行》一书，即《哈里摩根的故事》。他们表示愿意以五千五百元的代价买他的书稿。这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得稿费最多的一篇。

一月二十三日海明威病愈回到山区，他的同伴那里去。这时他们住在克拉特南部。这个季节平原上的动物已经稀少，于是他们转而猎捕犀牛、黑貂之类的动物。菲力普请来一位本地的野兽追捕手。这人的

① 吐根素，一种治痢疾的针药。

外表很特殊，给人一种勇猛之感，海明威叫他作德洛比。他总是手执长矛，头戴圆筒形无边毡边帽，一边肩上斜捆着一条长白布。厄内斯特称赞他是“良好的射手，出色的追踪者”。他的脸颊上刻有部族的印记，胸前和肚皮上也有类似的印记。这些印记既是一种装饰也象征着强悍勇猛和机智。

这个地方同先前他们住过的斯伦格第相比，情况好多了，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海明威显得额外的高兴。他后来写道：

这种打猎方式是我真正喜欢的。我们走路，不坐车。这里是山地，不是平原……一边往前走，一边打猎。谁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野兽，我们自由自在，猎到什么就吃什么。对德洛比这种人，喜欢看 he 走路的样子。他走起路来，步伐松慢，每挪动一步，脚略略往上一扬。总之，我喜欢他走路的那种模样。我喜欢我的胶鞋踩在草丛上那种松软的感觉，喜欢把猎枪背在身上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喜欢阳光晒在身上热烘烘地使你汗流浹背，喜欢看到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气化升华……我虽然病了好些日子，身体虚弱，但每次都有新的事物出现，有陌生的东西可

看，我感到无比欢乐。

对海明威来说，看德洛比走路，听菲力普谈话都一样能引起极大的兴趣。晚上是他们一天的愉快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一到晚上，他们洗完澡，轻松愉快，穿着舒适的晚服或睡衣，防蚊的靴子，拿着轻便椅围坐在营火旁，一边喝威士忌掺苏打，一边回味当天动人的打猎场面或倾听菲力普缅怀往事。在菲力普讲述的名人轶事中，使他最难以忘却的是菲力普过去的气魄和胆略。厄内斯特最喜欢谈论关于人的勇敢和懦弱问题。他认为勇气是人的尊严和自豪。“懦夫说，勇气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获得了勇气”。一个人如果没有尊严，他将处处陷入窘境。从处身的体验中，厄内斯特深知“究竟怎样叫做懦夫，怎样不叫做懦夫”。临危不惧的人就不是懦夫。“我深深懂得，面对危难，你不要退却，闯过去。即使你死了，你也没有白送命，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做的事和你一生中乐于追求的事。”菲力普也认为一个人从懦弱到勇敢是要经历一个微妙的过程的。厄内斯特向菲力普提出许多问题。的确，这个问题很重要。菲力普在下面所提供的一个事实也是值得重视的。他说，一九二六年在基里曼查罗山的基布山巅一个火山的

边缘，一位叫鲁齐的登山者发现了一些枯干了的和冻僵了的豹子的尸体。厄内斯特说，尽管没有人能知道那些豹子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但事实上，它们是在追捕山羊时经过那里的。

晚间围着篝火闲谈，时间并不长，因为厄内斯特想早点歇息以便第二天天一亮就起床同德洛比和马可拉出去打猎。在这个绿色的山区，早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下午清风徐来，远眺碧波荡漾的曼耶拉湖和里弗特山谷的美景真令人心旷神怡。一天下午，他们无意中来到一处当风的坡地，厄内斯特拿起望远镜，象他在怀俄明猎捕麋那样四处仔细观察，终于他第一次看到了犀牛。这庞然大物在阳光照耀下身呈暗红色，高视阔步向树林边缘的一处草地走去。接着又来了三头，其中两头边走边打架嬉闹，在他的镜头里它们简直象甲虫一样大小。第二天，厄内斯特为了向多鲁比显示自己的枪法，他打死了一只大山羊。多鲁比笑着说：“打死了？”海明威回答说“死了”。但当他们走近时，那山羊的心脏仍在剧烈地跳动，肚皮一鼓一鼓的。海明威拿出一支小刀割断山羊的动脉让血流光而迅速死去。随后，他又想在多鲁比面前露一手。他一下把山羊的胸口劈开，取出肝脏和肾脏。多鲁比接过刀子，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他动作灵

巧，一下就把羊肚割下来，接着里朝外地一翻，变成一个袋子，里面可以装上细小精美的东西。厄内斯特后来说，这玩意真不错，以后到怀俄明去，我也要照这样做给约翰斯苔布看。那时，约翰就会“笑得合不拢嘴巴”，还会说：“嘿，厄内斯特真了不起！”

厄内斯特的好胜心曾使斯特拉特和马克莱西感到畏怯而放弃同往非洲打猎的念头。到非洲后的打猎过程中，他的这种好胜心也经常表露出来。但当他看到查理斯汤普森得到的猎物比他多得多，而且质量又好时——这在一九三二年他们同在怀俄明打猎的情况相反，他那小孩子般的妒忌心便勃然而起。一天他隔着三百码远的距离，十分出色地打死了一头犀牛。他喜气洋洋地把猎物背回营地。结果发现汤普森打到的一头犀牛比他的大得多。它那最小的头角比他的那头最大的头角还大还长。又仅如此，汤普森猎取到的山羊、野牛、狮子、豹子等也比海明威的好。海明威憋了一肚子气。第二天他在离目标四百码的地方打死了一头野牛。这样才算挽回一点面子。

厄内斯特向来不喜欢在平原地带打猎。因此，当他们离开山林地带下到枯干的沙土飞扬的里弗特山谷时，心里便产生了抵触情绪。他的心始终在高原，高原狩猎会给他带来快乐。至于在平原上打长颈鹿，

把皮毛送给朋友，打直角大羚羊，把它那美丽的黑角作为珍品展出，这些他都认为不够劲。他这种闷闷不乐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二月初旬，当时他们正在巴巴第附近扎营。他写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喜欢把营扎在这里，不喜欢这里的向导。”他们的帐篷搭在林木间一处平地的大树底下，周围有长着浓密灌木丛的小山。采采蝇象瘟神一般到处飞舞，白天天气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厄内斯特生平最害怕蛇，厌恶蛇，尤其是在黑夜里。但他们扎营的这个地方，采采蝇比蛇还更讨厌。白天里他手执多叶的树枝，不停地赶走这些憎恶的东西。

后来，菲力普建议他们把营地迁到二百公里外的一个新的地区去，海明威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巴巴第拔营起程，再次沿着通往开罗的公路向南进发，沿途时有小村落出现。到了康达埃朗齐市镇的十字路口，他们朝左转再朝东边的公路到亨德尼去。不久，他们来到一个叫基巴耶的小村落，本弗里给他们讲起自己过去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坐在一个草堆上等着捕杀野牛，突然一只跟踪他的狮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差点成了狮子的牺牲品。这故事证实，在基巴耶和基赞古六十五公里的山地之间有很多野牛，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到盐渍地去舐盐。或到空

旷地上吃草，它们头上长着长长的向后盘曲的角，看起来真有点威武神气。有时它们就站在路边，猎手可以轻易地捕杀。

他们在基赞古扎营。营地是在两座长着茂密林木的山间谷地。帐篷搭好后，本弗里就把当地的几个向导唤到一边。其中两人是从住在附近的村落里找来的，没有正式证明；另外两人持有用打字机打的证书。一个叫阿布杜拉，个子矮小，鼻梁又大又扁。厄内斯特一见就要倒胃，他给这个人另取一个名字——大卫格里克。但是那天晚上格里克摸黑带他走了五公里十分准确地到了一处盐渍地，这使厄内斯特大为惊奇。从地面上留下的足迹说明不久前野牛曾到那里舐食。厄内斯特返回营地时兴奋极了。据向导说，只要你站在那里，就可以打。海明威夸口说：“明天我到盐渍地去打它两只回来。天呀！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可是，第一个打到公野牛的是查理斯汤普森。一天上午厄内斯特和格里克在一个碗形山谷的半山腰上看见两头母野牛和一只小牛犊正在悠闲自得地吃草。不一会，听到一声枪响，接着看到一个猎人大踏步走下山谷，吓得一些小野物四处逃窜。等他们回到营地时才发现查理斯当天上午打了一头野牛。这牛

样子很奇特，头上长着向外斜的角。现在打猎的季节即将过去。再过一个星期左右，雨季就会来临。那时，将刮起二月的季风，普降大雨，道路将被水淹没，平原洼地将变成泽国。打猎活动就不得不停止了。

他们兵分两路。汤普森和弗里往东猎捕黑貂，海明威则继续猎捕野牛。瓦伦登节那天海明威在营地西部四十公里的盐渍地边上一个猎人埋伏处的沙坑里蹲了整整一个下午。和他一起的有马可拉，阿布杜拉和格里克。他们发现在盐渍地周围留下了野牛的蹄印。估计大约有四头。按照以往的情况，野牛要在傍晚往回盐渍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了货车马达轰鸣的声音，车上的人还不时朝车路两旁的山路开枪，把野兽全都吓跑了。格里克见状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这下全完了！”

汽车跑远了，周围又逐渐平静下来。他们动身回家，在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看到先前那辆货车停在路边一处空地上。旁边围着一堆人。其中一个显然不是本地人。他个子矮胖，戴着一顶宽边帽，穿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此人自称汉斯科里斯楚纳，操一口带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出乎意料的是他知道有海明威其人，并在几年前读过他的诗作。他对文学有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不少问题。厄内斯特建议他第

二天在基赞古停车，那里可以找到修车的地方。

第二天吃中饭时，海明威和科里斯楚纳又重新热烈地讨论起文学来。科里斯楚纳拿出他带来的新鲜牛油。他们的饭桌摆在搭在一处树荫底下的绿色遮篷下。桌上摆有玉米饭，马铃薯泥，羚羊排。这位澳大利亚人是个农业技术人员，受雇于一位经营菠萝麻种植园的东印度富商。但是他的业余爱好却是人类文化学。多年来他在部族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作了大量调查，记了很多笔记。他当即围绕着餐桌跳起一种民族的舞蹈给在场的人看。厄内斯特对之不大感兴趣，因为他觉得这种社会生活同他猎捕野牛有些格格不入。

午睡之后，天气特别闷热，这是即将下雨的征兆。他们的出猎旅行车上装满了食品和啤酒。他们又要转移地方。这次准备到离基巴耶三十公里的一个盐渍地那里去。沿途他们见到成群结队的本地村民纷纷朝西方向走。原来那附近的地方正在闹饥荒。人们无法生存，只好离家背井走他乡。海明威一行连续找了两个地方，都不理想。夜幕降临，正下着霏霏细雨，他们就在汽车旁边搭起帐篷过夜。可是他们的运气不好，直到十六日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在吃中饭的时候，突然来了两个土人，要求同帕西威尔说话。

其中一位长者，住在附近一带。另一个浑身污垢，瘦小，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半着地，样子象吊车。他们刚好从一个山区出来，走了三天的路程，说那里黑貂和野牛很多。

厄内斯特和他五个随行人员立即动身前往上述山区。卡玛开着车子，越过黄色平原，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这里的自然景色简直使厄内斯特入了迷，他表示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接着车子经过一个村庄，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跑在汽车后面，想和车子一试高低，看谁跑得快。他们在一块周围都封闭起来，只留一个出口的空地上搭起帐篷。下午五点过后，他们便出发去猎捕野牛。半小时后，厄内斯特一人就打了两头挺好的野牛。它们的角蜷曲成螺旋形，呈棕红色。厄内斯特这一下乐极了，因为他终于压倒了汤普森。

第二天，猎捕黑貂却没有第一天那样顺利。厄内斯特开枪打一只母黑貂，可惜没打中，却打伤了一头公牛。这野牛长着一对尖刀般锐利的头角。受伤的野牛逃跑了，他们跟踪追击，但没找到。厄内斯特一想到鬣狗不久就会把被他打中的那头受伤的野牛吞噬掉，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厌恶。不过晚上回到营地，去看看放在帐篷角落里那些长长的，样子很好看的

野牛角，心情又舒畅起来。他们拔营向马塞村进发。途中，厄内斯特打开罐头白果肉和梅子布丁，十分慷慨地招待他的随从人员。这些人也就高高兴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在长达三十五公里的旅途上，厄内斯特自己不断地喝着啤酒，梦想着未来。此时他的心思全在非洲。他觉得七十二天的时间还嫌太短。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比如：季节的更迭，雨水中断了人们的旅行，甚至你出了钱，却得不到舒适。他希望能在这里住下，学习当地的语言。但不必那么着急，可以仔细计划，慢慢来，等雨季到来后再说。

卡玛开着车子迅速地越过一处棉花地。这个地方一旦下雨，车子就过不去了。厄内斯特坐在车里神采奕奕，目光炯炯，丝毫没有睡意。最后车子开进一条公路。远处林木中有火光闪动，他们知道，他们的另一路打猎人马就在前方。厄内斯特听到了汽车喇叭的响声，他朝天放了一枪作为信号。接着他们的同伴都走到路边来迎接他们，汤普森也在其中。马可拉和卡玛把放在车上的猎物搬下来，拿到他们的营地中去。

当厄内斯特看到汤普森捕猎到的全部猎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摆在他面前的野牛角是迄今他所看到的世界上最长、最宽、颜色最黑、曲度

最长、质量最好、份量最重的。“真了不起，”厄内斯特自言自语地说，一股无名的妒火从他心中燃烧起来。他明知他并没有捉弄他人，包括汤普森在内。夜里，他辗转反侧，十分痛苦。到了天亮，可能想通了，妒忌之心全然消逝。早饭前，厄内斯特同菲力普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比高矮，结果两人不相上下。

“看到你好一些我很高兴！”菲力普说，“我们的思想感情很原始。如果一个人的好胜心不强，什么事都将做不成。”

“一切都过去了，”厄内斯特说，“现在，我的思想情绪又恢复正常。大家都知道，我进行了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你说得对，”菲力普说。

迢迢归途

当厄内斯特一行来到坦噶^①时，东非和中非就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将到蒙巴萨，然后起程回国。厄内斯特想模仿菲力普在印度洋进行深海钓鱼。杨阿尔弗雷德愿意参加并承担费用。二月底他们来到马林第富丽堂皇的帕尔姆比奇旅店。

① 坦桑尼亚一港市。

它俯瞰着风景如画的海滨。一条长长的净洁的白色沙滩，微微的海风吹过海面，碧波荡漾，树影婆娑。夜间，从东北方向吹来的季风把日间太阳烘晒的热量带走，气温下降，凉爽宜人。

他们通过无线电联系，租来的一条叫桑拿都号的船。第一天出航，大家都发现它的一个引擎损坏了无法修理，每一小时最多航行四公里。每次发动机一出毛病，那个欣都机械师就把汽化器拆开，拼命地吹。但每次足足要二十分钟才能使发动机重新转动起来。一天，他们的船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行驶，突然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团红色的奇异的东西。原来，海里生存着成千成万的各种颜色的小虫。他们都以一种盘旋跳动的方式出现。它们的形状是两头尖，大小如蚯蚓，厄内斯特看了，不禁大吃一惊。此时，他害怕蛇的恐惧心理又出现了。有人在一旁说，要对那个租船给他们的人进行报复，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推入水中，让他和那些虫一起浮游。

尽管出现了这些意外的情况，他们的钓鱼活动仍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在船尾舱顶上钉了一块木板，再用两张没有脚的椅子固定在长木板上，椅子上凿有钓竿的插孔。他们分好工。两个坐在木板上面提钓，另外两个在下面协助。他们钓到大海鱼，琥珀鱼、

旗鱼和海豚等。厄内斯特渴望在马非亚岛扎营。岛和海峡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据说，从外海来的鱼群都沿着海洋线游动。厄内斯特自言自语说，到四月份，他将到红海和阿丹海湾钓鱼。先从苏丹的港口出发，然后整个冬季呆在桑给巴尔。

格里普索尔姆是一艘瑞士轮船，体积大、设备好，船体漆着乳白色，船舱宽敞舒适，配有调温装置和海水游泳池。厄内斯特的几个随从人员——万德比尔特、巴伦等现在都成为他的好朋友。每天他们都要在游泳池里消磨一段很长的时间。航行九天之后，轮船抵达海发港^①。海明威一行登岸去同汤普森的妻子罗琳汇合，然后到加里利海滨去。途中他们在一处旧石墙背风处歇脚吃中饭。加里利海安宁平静，海鸟在海面上翱翔。厄内斯特安详地坐着，手里端着酒杯，一面点数着飞鸟，一面沉思，为什么圣经里没有提到这种鸟。最后，他给自己下个结论：大概古代的犹太人根本不是自然主义者。

三月十八日他们在威拉弗朗克上岸，然后从尼斯坐火车到巴黎，住在凯塞特大街一家旅店。汤普森没呆多久就动身乘船回家。海明威一家却多住了九天。在此期间，海明威心情舒畅，无忧无虑，举止潇

^① 以色列的一个港口。

洒，不落凡俗。在前一年十一月的时候，他认识一个叫奈德卡尔默的年轻人。此人身材消瘦，皮肤黝黑，神情严肃，在《巴黎先驱报》工作，先后写了好几部小说。他的妻子普里西拉患有慢性病。他们有一个女孩名叫阿尔丹。厄内斯特一听说阿尔丹还没受过洗礼仪式，便主动提出做小女孩的教父。洗礼仪式完毕后，海明威请他们一家到皇家大道维伯餐厅吃午饭。

奈德的第一本小说虽然很快就要出版了，但他仍然没有足够的钱给全家买船票到纽约去，厄内斯特知道后，悄悄地把一张三百五十元的支票塞进奈德的口袋里。这样奈德全家便高高兴兴地乘船去纽约。

另外一次，厄内斯特和波林邀请索利达和杰内特到米查德饭馆吃饭，佐斯也应约前往。席间，佐斯一个人说个不停，别人无法插上一句。海明威坐在一旁凝神静听，痴呆得入化了。到了午夜，波林和杰内特感到十分困倦，海明威起身到 浴室，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来宾纷纷起身告别。佐斯摇摇晃晃地从桌子那边伸过一只手拉住索利达说：“别走！”海明威打转回来时经过柜台，顺手把一张古画卷起来。佐斯踉踉跄跄向老板娘——一位头发用药水染过的干瘦女人——走去，到了厅中间便一脚高一脚低地跳起华

尔兹舞来。“怎么搞的？”厄内斯特喊道：“他这个样子会出事的。”佐斯的华尔兹舞步越扭越快越疯狂。终于打了个趔趄，摔倒了，一头撞在桌子上。厄内斯特走过去一把拉住他，把他放在椅子上坐好，一面要索利达去叫出租汽车。厄内斯特付完帐，象背一个未装满东西的布袋一样将佐斯放在他一只肩膀上，送他上车。到了格里利大街佐斯的寓所，海明威又把佐斯背上楼。打转下楼时，他一边用手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定了定神说：“真见鬼，找不到钥匙开门。原来，他眼睛被碰伤了。可他还感觉不到痛。”

三月二十四日，厄内斯特到赛尔维亚彼奇书店去看书。西尔维亚拿了一本温德汉路易斯的新作给他看。这本书的书名叫“蠢牛”。作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海明威对抗理性。海明威怒不可遏，捏紧拳头，往桌上重重一挺。结果打烂了摆在桌上的一盆金香花。过了一会，他感到不好意思，坚持要对方收下他的一千五百元作为赔偿费。一个晚上，天正在下雨海明威又到这家书店去，在那里他碰上凯瑟琳安恩波德。他走进门时，看见她正同赛尔维亚谈话。一见到海明威，赛尔维亚就介绍他们认识。她说：“让我来介绍你们两位美国现代伟大作家互相认识。”赛尔维亚走开去接电话，海明威和凯瑟琳彼此对视了几秒

钟，谁也不吭声。接着海明威转身走出门外。

在“法国之岛”轮船上，一次，一位著名女演员玛伦迪尔特里奇匆匆走进宴会厅。宴会已经开始了，在座的人一见玛伦迪尔特里奇，都纷纷起身让座。但她一看，她刚好是第十三位来宾，感到是个不祥之兆，转身就走。海明威正好在场，一把拦住了她，十分有礼貌地说，他愿意陪她赴宴，把自己列为第十四位客人。散席后，海明威陪她上甲板散步，谈话间，她告诉海明威，她有个八岁的女孩玛丽亚很喜欢写诗。在纽约，海明威对一位专门报导船务的记者说，他正要回到凯威斯特岛去投入一次“非常紧张的创作活动”，以便写出更多的作品，赚取更多的钱，准备第二次到非洲去。他把旅途上碰到的事写成短篇小说。在他邂逅另一位有名声的女士，接受她的邀请去喝茶的时候，他的那篇小说发表了。喝茶时，那位女士对他说，他不必为再次旅行非洲缺乏路费而发愁。她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只要他答应她能跟他们夫妻一起去。厄内斯特后来也把这件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在谈到那位女士的慷慨解囊时，海明威说，我当时考虑再三，最后婉言谢绝了。

司各脱费兹吉拉德在这段时期也住在巴黎。他到巴黎来主要是庆祝他写了《伟大的格茨比》一书后

的第一部小说《夜晚静悄悄》。马克斯伯金斯说，该书的出版将大大地提高司各脱的声誉。他对海明威说，司各脱完成这本书的创作简直是他思想精神领域里的一项奇迹。可是，当海明威去拜访他时，司各脱却酒醉正酣，神志不清，无法交谈。使海明威更不满意的是那小说里的一些内容。司各脱把吉拉尔德和塞拉墨菲作为塑造小说中主人公狄克和尼可尔戴维尔的模特儿。虽然司各脱十分出色地把墨菲夫妇的言谈举止和他们生活习惯移植到小说主人公身上，但就海明威所见，司各脱失败的地方在于他仅仅在于重视原来人物的外貌与动作，而不能深入地掌握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复杂的反应。海明威认为塞拉既可爱可亲，性格又十分坚强——是位标准的模范母亲。司各脱把塞拉的形象同日尔达的形象揉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精神变态者，丧失了她原来的性格。吉拉尔德也成为司各脱笔下的一幅自画像。在海明威看来，司各脱并没有根据他所熟悉的人物来进行创作，因此在作品中有许多方面难免对现实有所歪曲，这正是他失败之处。

四月初，海明威正积极地准备一项新计划。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不亚于文学创作本身。早在他去非洲旅行之前他就听说有个叫比米尼岛的地方。它在米

阿米以东四十公里处。那是个钓鱼绝好的地方。到那里去要有船和其它工具。但关键是要弄到一条船——一条长三丈八尺，双螺杆，配有柴油发动机，双舵，舱位大，经得起风浪的船。这种船他很久以前就在布鲁克林维拉造船厂提供的目录画册中看过。每条价格为七千五百美元。一次落定要三千三百元。海明威当时可以付得起定金，因为阿诺尔德金格里奇预先支付给他一笔钱，作为他将来给《绅士》杂志写稿的稿费。在回家之前，海明威和他的妻子波林乘出租汽车到造船厂交付定金。交货期限为三十天，交货地点在米阿米。在回旅店的路上海明威始终沉醉在喜乐之中。高兴之下他给这条新买的船取名为“彼拉”，一方面表示圣洁另一方面用来纪念西班牙的斗牛节。特别有意思的是，波林也同意取这个名称作为她同海明威初恋的代名词。

海明威离开凯岛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现在回来了，感到一切更美好，更亲切。他的老朋友都还在那里——多斯、凯蒂、墨菲夫妇、阿达马克莱斯和汤普森等。达恩波威尔和她的丈夫特地从哈瓦那到凯岛来同海明威家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厄内斯特于是向桑德斯租船，每两天一次出海钓鱼。自从在西班牙写完那本短篇小说《哈里摩根》以来，除了零零星星

给《绅士》杂志写几篇稿子外，海明威迄今尚未一本正经，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但是到了四月底，他已经写了五十页。不过，后来发现其中三十页写得太差，只好作废。然而他并不气馁，决心重新写过，因为他认定这本小说一定能写好。他给小说取名为《莽莽非洲高原》，副标题为：《猎人皆兄弟》。他认为“兄弟”二字意味着在狩猎中共同经历过的友好竞争。危险、挫折和磨炼。这一切他感到格外地亲切。

海明威立意要把他非洲之行的经历，作为真实的故事写出来。他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游记而决心写成一部小说。在写的过程中他将全面运用他熟悉并已掌握了的各种写作技巧，如：描述，人物性格化，人物的对话，行为举止，内心独白，甚至他在《太阳也升起来了》和《永别了，武器》中所运用的对山川平原自然风景的描绘等。他还想以狩猎中某个事件为起因，作为小说的开端，然后逐渐铺陈扩展，如下面这个小小插曲为例：一九三四年瓦伦丁节那天，一辆货车轰隆隆地从一处盐渍地附近驶过，吓得在那里舔盐的野物拼命四处逃窜。然后他将运用回顾，概括和超越时空的叙述等方法使小说情节达到高潮。这样做在结构组织上困难会比较大。在他已经写好了的五十页中有一部分用来专门描写他第一次遇到

汉斯科里茨楚纳和他们同坐在营火旁边谈话的情况，以及第二天他们在基赞古附近营地吃中饭时的攀谈。为了使内容故事化、虚构化，海明威把有关人物的真实姓名全部换掉，如：科里茨楚纳换成堪迪斯基，波林换为 P·O·M·（即可怜的老妈妈）等。但是那些非洲人的名字没有改变。这是为了保持它的真实性。这种处理方法，在他的早期作品《密执安的印第安人》中就已使用了。

海明威原来计划每天都从事写作，直到小说写完为止。但是他现在已开始计划，只要“彼拉”号小船一送到，他便将再次到古巴沿海去钓鱼。他先说服多斯帕索斯作为先行军到哈瓦那参加马科多总统退位后古巴庆祝第一个国际劳动节的情况，并探望一下他们的老朋友卡罗斯等人在新的政权统治下的生活情况。不久，多斯等人从哈瓦那返回凯岛，带回的消息并不使人鼓舞。他们说，他们曾出海钓了两次鱼，但在比米尼附近海域尚未发现马林鱼。卡罗斯和爱斯普对他们说，尽管人们在前一年的夏天表示对新政权寄托重望，但目前政局仍没有明显的好转。

五月九日，厄内特斯接到通知，说他订购的那条船将开到米阿米交货。于是海明威将索德斯赶到现场验收货物。交货那天，海明威的弟弟刚好在凯岛，

“彼拉”号象皇后一样庄严华丽停泊在港湾里。船体上新的油漆在阳光照射下闪烁发亮。大伙都上了船，作一次检查验收。船里有两台发动机，一台七十五匹马力；另一台四十马力。船上的汽油罐可以容纳三百加仑的油。开足马力的话，每小时可以在平静的海面上走六十海里。船舱可容纳六个人，船尾舵手座还可坐两个人。过道围栏全部镀镍光泽照人。在返航中，海明威心想，这条船今后便是他心爱的钓鱼船了。他恨不得开着她到波加大海湾去显一下威风。

五月份，他的写作和钓鱼交错进行。到五月底他已写了十六页。其中一页（后来不要了）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他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如：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口里吃的和喝的。睡眠和读书；观赏图画、城市、海洋、各式各样的鱼；拳击，观察与思考，乘船出海去同大自然搏斗，骑着马，背着枪出发去狩猎；去看雪雨、青草、风，野营帐篷，观察季节的变换……与朋友交谈，回家看孩子，和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更多的女人交往。但其中只有一个女人真正和你好的；结交朋友，开车或步行的速度，动物、懦怯和勇气、自尊和合作；鱼群的迁移、河流、钓鱼、森林、田野、飞鸟、狗、公路、好的作品和画面、革命的原则和实践、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论、斯特里姆

海湾千姿百态、季风、逆流、西班牙的斗牛场、咖啡、美酒、普拉多、庞普罗纳、纳瓦拉、圣地亚哥、谢里丹、开斯普、怀俄明、密执安、佛罗里达、阿堪萨斯和蒙塔纳等。

要开列的东西很多很多。要全部写出来单子就会太长，也似乎不可能。海明威大刀阔斧加以删改，最后，重新写过如下：

在一些地方住下来，有时暂时离开；对某些人要信任，对另一些人不要信任；对某事不必相信，但对某些事都要深信无疑；关心各色各样的鱼，观察不同的风向、季节的更迭；注意你周围发生的事，坐船出海去、骑马去狩猎；迎送飞雪、静听风雨声；真正做到我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并知道在那里能够找到。

海明威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是认真思考总结自己生活中所感知的东西。所述开列出来的东西只是文字上的，充其量只能起着帮助他达到上述目标的作用。

阿达·塞拉和凯蒂都离开凯岛了，“他们都是很好的女人，”海明威说。唐波威尔也要走了，她有点

恋恋不舍。有很多人到火车站送行，祝她旅途平安。在人群中她没有看到海明威，感到很失望。当火车开始蠕动的时候，海明威才匆匆忙忙地跑进月台，一面不停地用右手放到口边给她许多飞吻，一边说着听不清的话。唐波威尔刚一离开，阿齐马克莱斯来到凯岛钓鱼度假。厄内特斯对阿齐上次拒绝同他去非洲旅行，早就有意见。现在，他发觉（或者说他发明）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阿齐已深深卷入政治和经济漩涡中去了。阿齐认为厄内斯特太自负，利己主义特别严重。他们两人坐着“彼拉”号小船去钓大海鱼，但一无所获失望而归，因为连大海鱼的影子都看不到。接着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后来，阿齐说：“海明威这个人就是这样，用一支枪打燕鸥，用另一支枪瞄准我。他厌恶这个世界，我厌恶他……我们的矛盾暴露得很彻底……他是个非凡的难得的人才，但很难同他结交朋友；他这个人，有时能同你相处得很好，如鱼得水，有时可以翻脸无情。”他们两人结成朋友已有十年。而现在海明威却怒气冲冲地对瓦尔多佩斯说，他只喜欢他所喜欢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喜欢他的狗杂种。

六月中旬，那本书已经写了一百五十页。他越来越充满信心：这书一定写得好。他决定把原来计划写

的第四部分加进去。这部分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即在塞伦格蒂得了阿米巴痢疾所带来的痛苦和失望，在基赞古山区追捕猎物的欢乐这些感情的强烈对比。目下他的写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因此，他重新考虑了他以前对司各脱写的《夜晚静悄悄》一书的意见。他认为这确是一本好书。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司各脱。在信里，他十分坦率、严肃认真并略带规劝的口吻谈到他对该书的一些意见。他确实懂得该书的优点和价值，但过分夸大了它的缺憾。厄内斯特说，司各脱为人聪明，可惜在这本书里弄虚作假的东西太多了。他认为司各脱犯这些毛病的根本原因是他长期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偶尔只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这就使一个作家慢慢脱离群众，孤立起来。一旦他重新到群众中去，听取人们对创作的意见，他就会象因久旱快要枯死的小草一样，突逢天降甘霖，欢天喜地地吮吸着救命之水。一个作家还要善于摆脱家庭悲剧的折磨。开始时难免埋三怨四，看到什么都不顺眼。然而，司各脱显然是在不再怨艾过去自己命运的乖戾的情况下，才能认真写出作品来的。当然，司各脱完全有义务把他的伤心事告诉读者，但他却没有义务去欺骗读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司各脱，都不是扮演悲剧的角色。他们是作家，而作家就必须写作。大

凡好的作家，包括杰姆斯佐斯在内，性格都是稀奇古怪的。话又说回来，好的作家，即便遭受挫折，总可东山再起。司各脱目前的情况比之他写的《伟大的格茨比》时好多了。“继续拿起笔来战斗吧！”厄内斯特最后写道。

司各脱立即给海明威写信，空邮给他。他的信比海明威的要长三倍，措词和口吻和海明威的雷同。司各脱在信中说，他的朋友的慷慨陈词，直言不讳驱散了近年来笼罩在他们之间的“互相猜疑的阴霾”。他说：“我非常崇敬你的艺术生涯，佩服你的艺术成就，赞同你的艺术观点。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觉得在美国除了几个已经离开人世或距大去之日不远的名家外，你是我唯一敬仰的人。我反复地拜读了你的一些作品和文章。但是为了避免在我的创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你的创作风格和手法所影响，我实际上，停止阅读你的作品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迪克和尼科尔戴维在里维埃拉所遇到的奇事同厄内斯特在非洲的坦噶尼喀狩猎探险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当他回忆在非洲大陆度过的一段漫长生活时——热浪逼人，寒气袭人，骄阳似火，雨水如剑，历尽艰辛，备遭危难，一种欢娱、满足、快乐的情感便油然而生，这是毫不足怪的。不久前，海明威

写了一段他和波林之间关于他自己和别人在危难面前的表现的对白。波林认为汤普森十分勇敢，海明威表示同意。

“当你表现出很勇敢的时候，你显得特别高兴，这是为什么？”波林问道。

“我也说不上，”厄内斯特说。“我向来是高高兴兴的。”

“这太做作了，”波林说。“真有点傻里傻气。”

“哦，”厄内斯特说，“其实使我高兴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事。它们中大多数需要一种自然的反应能力和配合能力，才能做好。正如在钓鳟鱼时所要求那样，动作要迅速。在百分之几秒中迅速准确地抛垂钓钩。我从小时候起，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感到高兴。现在不管我开枪射杀猎物也好或做其它类似的事也好，总有一个共同感觉，那就是“高兴’。”

这段对白十分清楚而准确地说明，厄内斯特在出色地做好一项困难复杂的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豪感。他小的时候胆子很小，几乎什么东西他都怕，甚至晚上天黑了他也怕。到了青少年时候，由于他发育太快，肌肉协作功能很差。到了成年人时期，身体发育不协调的弊病消除了——他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进展，如：体魄的强健、勇猛、坚韧的耐

力，迅速的反应。这是他的胜利。在回想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感到额外的高兴。

海明威喜欢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点也是他引为高兴和自豪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曾到加勒比海海域和印度洋钓鱼，他目击古巴发生了一场大的革命，他两次横渡大西洋，从地中海的一端航行到另一端。在西班牙他观赏了流行的斗牛表演，在梭罗根他猎捕野鸡和野鹿，他进行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非洲之行——到了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然后，出版了一个新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部他的得意之作《哈里摩根》。他获得了漫游黑非洲的称号，回国后重新过着他喜爱并由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按照他自己设计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设计）：写作和钓鱼。当然，这个时候他时刻挂念的是要写出一本迄今为止的质量最好的书。

生活·写作札记岛

七月中旬卡洛斯格蒂雷兹写信告诉海明威，说马林鱼群终于出现了。海明威得到消息后立即到格林大街找佐鲁赛尔问他是否愿意掌舵驾驶“彼拉”号一同到古巴去。但佐不能去，因为自从撤消酒类走私的禁令后，他的生意就做不成了。可是斯洛波的业务

却很不错。他向聚集在酒店门前的水兵招手告别。那些水兵是从一艘停泊在港口的驱逐舰来的。他们正在这个港口度假。“今年去不了，”他对厄内斯特说，“我和你一样非常想去，但我得考虑我们什么时候能脱身。”

“我明白了，”厄内斯特快快不乐地说。“不过等你懂得怎样捉鱼的时候，鱼早就跑光了。”

使厄内斯特感到更不高兴的是他雇请一个从明尼苏达来的年轻人竟是个不懂航海知识的人。此人名叫阿纳尔德塞缪尔松，从明尼苏达步行到凯威斯特岛求见海明威，向他请教创作艺术。他是个农民的儿子，曾在一家报纸当记者，做过木匠、收割工也打过零工。因为他会拉小提琴，厄内斯特便给他取个外号叫马斯特罗，简称迈斯。有一次厄内斯特对他说：“迈斯，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因为你干别的都不行。”据海明威说，出海时，需要他灵活敏捷的地方，他却磨磨蹭蹭……要嘛就激动得手足无措，他晕船的病是无法克服的，又不太愿意听从命令。他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当船离开凯岛，横渡海峡到哈瓦那去的时候，海明威还指望他能在各方面协助他呢！

海明威选择七月十八日星期三作为起航的日

期。因为出海度假钓鱼会中断他的写作工作，所以尽管做得合理，也未免感到心痛。他说，他在“工作室”里所干的繁重工作已使他感到疲惫不堪。自从四月初以来，除了中间去了一趟米阿米，把新购买的小船“彼拉”号开回来以外，他一直埋头写作。在法国国庆前夕，那本书他已写了二百零一页。现在他停下来给《绅士》杂志写小文章。这篇文章的名称叫《为下流话辩护》。这篇文章所得的稿费至少可以抵去他欠金格里奇三千元债款的一部分。他说，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向那一家杂志先要钱再写文章的习惯。他不喜欢采取先拿定钱后写文章的办法。

七月十八日傍晚“彼拉”号抵达旧金山港码头后，厄内斯特旋即拍电报给卡洛斯格蒂雷兹，并雇了一位叫朱安的人上船工作，他既是舵工又是炊事员。开头两个星期，厄内斯特除了同阿纳尔德讨论文学问题讲英语外，在其它场合他全讲西班牙语。到了月底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两位科学工作者应海明威的邀请来到船上。这两人中，一个叫查理士卡德华拉德，费城国家科学院主任。他是个直率诚挚的人。他的同伴叫亨利比·弗拉，一位杰出的鱼类学家。他们住在安波斯摩多斯，但每天都随厄内斯特出海。弗拉努力工作，不爱多说话，做事认真细致。在海明威的

帮助下，经过一个月的实践，他们搜集了许多资料。特别是厄内斯特告诉他们有关马林鱼的生活习性和其它方面的知识，从而使他们重新修改关于马林鱼及其在整个北大西洋分布的情况。卡德华拉德后来把这次活动称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度假。格朗特和杰恩马森常坐着他的船出海。一个美国记者兼摄影师迪克阿姆斯特朗和一位体育运动员罗佩兹替海明威看船。他们给各种鱼类拍照。他们还采集鱼鳞和鱼皮准备制作标本。

两个科学工作者离开后，厄内斯特便同一位古巴画家交朋友。此人叫格托诺，住在玛莉安娜的郊外。尽管他对钓鱼不感兴趣，仍有几次跟船出海去。在交往中他觉得海明威在性格方面常常自相矛盾。例如，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可是在另一个时候他却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而凌厉严肃，时而和蔼可亲；时而高兴得落泪，时而厉声责斥格托诺是个胆小鬼，因看到在斗牛时牛被杀死了而害怕。有一次格托诺在谈话中提到死亡一事，海明威说，死亡正象在赛拳时对方给你一击那样。由于海明威硬要他喝酒，结果使他晕船。

他的写作速度十分缓慢。到了八月二十日，刚好是他三十五岁生日后的第二个月，他已经写了二万

三千字。现在他正写到他在德鲁波山地捕猎第三只野牛。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但不容易用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写作的速度十分缓慢。他在写给波林的母亲的信中谈到写作中的文字简洁问题。当他忙着写这部大作品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无利可得。这时家里的人叫他作游手好闲者。可是在他的书写成出版后，他真正开始成为个游手好闲者的时候，人们却十分尊敬地把他当作财神爷看待。厄内斯特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绅士》杂志九月号刊登了海明威的文章《为下流话辩护》。威斯特布鲁克杂志登出专栏文章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作者认为“灵格拉德纳从来没有描写过下流的场景，下流的诗句甚至是下流的话，尽管他的一些短篇作品中描写了几个不受欢迎的人。”对于这一切的争论，海明威心中是有数的，他是这样回答的：他使用的语言是他所描写的人物最一般的语言。尽管赫沃德布隆或亚历山大沃尔科特诋毁他，说他“乳臭未干、诡辩、隐晦、狭隘”，厄内斯特公开表示：他写作的动机是纯洁的。他认为作家所描述的内容要逼真，不能毫无根据地取宠读者或使读者震惊。诚然，朗德纳的作品中有其独创之处，但厄者斯特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从维护美国文学出发，朗纳德

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人民语言，而是纯粹做出的“滑稽的语言”。

九月初旬，厄内斯特返回凯岛，把船留在哈瓦那进行清扫和大检修。此时，他的写作工作大有进展，平均每天可写五至六页。他接连好几天，速度达到最高峰。九月十日写了二十二页，十一日写了三十页，十二日写了二十页，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和无比的干劲。十三日晚上他乘汽车轮渡再次去哈瓦那。当时月亮正圆，马林鱼饥肠辘辘，正四处觅食。卡塞布朗卡的渔民每天出海平均每人可捕到五十条马林鱼。这正是：要得虎子，必入虎穴。这道理是不讲自明的。

海明威为人也十分幽默。有一天，他收到金格里奇寄给他的一叠剪报，其中有赫沃德布隆在体育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布隆污蔑海明威，说他的拳击纯粹是“虚假”的。厄内斯特十分乐意听到“虚假”二字。他说，任何一个小说作家都是虚假的，因为他所写的内容是虚构的。然而，对他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他不是虚假的。这三方面是：打猎、钓鱼和拳击。布隆先生如果不信，可以向菲力普帕西维尔，康耶等人打听一下海明威的枪法到底怎样。至于他钓鱼的高超本领，布隆先生完全可向卡洛斯格蒂雷兹了解，在

斯特雷姆海湾的千里海域里他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在拳击方面，厄内斯特说，他常常打得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当然，等到他疲劳了，没有提防了，那些他本来可以使他们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人，可能乘机打他一下。

在古巴，他发现曾经折磨他整个夏天的倒霉事现在又发生了。那个厨工兼舵工的朱安因阑尾炎发作住院开刀，因此不得不另找人代替他的工作。结果他找来一个厨工名叫波罗。一天，他们出海钓鱼，风向突然改变，吹起南风来。霎时间巨浪排天，轮机蓦地发出嘶嘶的响声。十月十八日前尽管他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钓鱼，每天至多也只钓到十几条小马林。当然，可以在其它方面取得一点收获。例如，他结交了一些古巴朋友，杰恩马森不时随他出海，还有他自己当上了他这条船的船长。一想起这些，多少感到有所安慰。使他感到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他看见远处飞来一大群鸟。显然它们是从大陆那边飞来的。路程远，飞得精疲力尽，发现海上一个浮动的小岛——海明威的小船“波拉”号，这些鸣禽便不顾一切全部飞到 he 船上歇脚，以便恢复疲劳继续再飞。它们中有的一歇就几个小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很驯，要是不去惊动它们，它们一点都不显得慌

张。后来，海明威写信给他的朋友，自然科学家卡德华拉德，生动地描述了事件的全部过程。末了他说：“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

另外一天，他们刚吃完中餐，卡洛斯突然听到船头舷窗附近水面一阵闷水声，禁不住一怔。起初他还以为是在附近的古巴或美国的炮舰往水里开枪。接着他看见一大群鲸的黑色背脊在海浪中忽沉忽浮，在阳光下发出明亮的光泽。厄内斯特闻讯赶来，连忙拿赶望远镜观察，一数，总共有二十条。其中有两三条最大的，身长大约有七丈。他急忙跑去船头摆好捕鲸炮。他们用一组救生带把一个救生圈系好。卡洛斯开着船笔直朝两条并肩而游的鲸中间驶去。其中一条突然向他们喷水，把甲板弄得湿淋淋的到处是水。厄内斯特摆了摆头，定了定神，然后对着那笨重地摇摆着背的脊瞄准。过了一会，轰隆一声炮响，水面上泛起一股浓烟。炮弹击中了那鲸的口鼻部位。海明威手执鱼叉，摆好架势准备等鲸的头露出水面吸气时往它头部猛击。但这无异于用棍棒去驱赶巨龙。那鱼叉一碰就松了，可那巨鲸却若无其事，耀武扬威地往深海处游去。这是海明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捕鲸的经历。他永远忘不了这次经历。当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彼拉”号起锚返航回凯岛时，他还津津有味地谈

到这件事。

十一月上旬，多斯和凯蒂再次来到凯岛。这个时候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宜人体健康的海洋气候季节。夏季里，多斯在好莱坞为《魔鬼女人》写剧本。这个电影的主角将由影星马伦迪特雷奇担任。“多斯这个小子在那里赚了大钱，”厄内斯特恶声恶气地说。他认为多斯这样做是为了赚钱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对此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作为海明威多年的老朋友，多斯和凯蒂总是把他看成自己人，尽量不同他计较。在他们看来，海明威已经成为名作家，擅长拳击运动和钓鱼的名人以及著名的非洲狩猎者，而且显赫得过头了一点。不过他们愿意奉承他，迎合他的心意。每当海明威喉咙疼痛，他就故意装出病情很严重立刻上床休息，然后别人就会送饮料给他喝，送饭给他吃。“我们称这个作高贵或骄气，”多斯毫无怨言地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运动员，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象海明威那样有点小毛病就在床上呆那么长的时间。”

十一月里的一天晚上，海明威在收听电台广播节目时，突然听到格特鲁德斯坦熟悉的声音，感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声音仿佛从很远一个已经死去了的朋友的坟墓那里传来的。原来她不久前由爱丽斯托

克拉斯陪同，去纽约作巡回报告。节目播完后，厄内斯特说：“太可憎了。”接着他约略地想起以前他曾以书面形式用这同样的话咒骂过她。但是他对金格里奇说，他现在不想这么做，因为肆意抨击他一个过去的的朋友不是他的意愿。现在对她进行攻击无异于鞭打一个死尸或幽灵。他几乎忘记了那年夏天曾在描述非洲之行那本书中插进了几句话的情况。那几句话重述了海明威夫妇在非洲时谈起格特鲁德说他“卑鄙”感到很气愤。他说，她过去的才识已变得十分可憎、毫无意义和自我陶醉。他已写了“一个男文学家”和“一个女文学家，即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她所过的生活是多么的肮脏下流”。

厄内斯特也常常帮助那些他所敬佩的人。例如：普鲁登西奥，他正设法出版他的小说。再是奈德卡尔默，他正申请加入格曾赫姆联谊会。他积极鼓励格特诺从事绘画，规劝阿纳尔德金格里奇收买和出版华尔多佩斯的油画。他还同人合作推行在纽约比尔麦蒂斯画廊展出的路易斯金塔尼拉单人蚀板画。金塔尼拉被控参加阴谋推翻西班牙政府罪送押在马德里的一所监牢里，至今尚无人保释他出狱。画展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纽约开幕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得到各界重视。第二天佩尔马蒂斯请海明威签名呼吁援

救金塔尼拉出狱。海明威积极热情地响应和支持。他说，路易斯不但是个杰出的画家，也是他所见过的好人之一。

由欧文斯敦写的关于温斯特·凡·哥赫的传记式小说《生活的欲望》已经出版了。斯敦专程拜访海明威并给他一册上面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书。他们坐在一条翻转过来放着的小船上，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斯敦十分谦逊地说，他的创作没有海明威那么顺利。他说：“为了寻找有历史意义的事迹，我得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找到。”海明威说，写传记不能虚构。他谈到他写的自传式的短篇故事和在一本书中他利用综合的人物性格来描绘某个特定人物的性格。他执着地说，在小说创作上根本没有所谓纯粹的想象的东西。他表示他写的小说根本不是虚构的，可说是自传式的小说。因为，小说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斯敦问他为什么不写一部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时，海明威回答说，美国的生活太过于枯燥无味不值得一写，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可写。当斯敦向他建议写罗斯福总统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情况时，海明威耸了耸肩若无其事地说，那不是他所要写的东西。

他所要写的东西是关于他的非洲大陆之行。到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为止，这本书已经写了四百九十二页。从内容上考虑，他觉得他要写的东西都全部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完成给他带来极大的欢乐。从质量上讲，他认为比他的得意之作《滔滔双心河》有过之无不及。前者是在一九二四年写的，后者写于一九三四年。时间虽然不同，但主旨相同，都是着重于对自然风景，山川湖泊的描写，赋予大自然生气，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两书中所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有更多的人物活动场面和对话，而这正是他认为是该书的特点。开始动笔的时候，他只考虑单纯地把他在非洲大陆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然而，随着故事情节深入发展，他逐渐发觉有一个引向故事情节最高潮——最动人的狩猎场面——的自然趋势。

当然还有个篇幅长短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他过去写《亨利摩根》时考虑过，现在写这本非洲之行也考虑过。现在他已学会如何用简单明了的方法去描述那些看来似乎很复杂的场面，学会用凝炼的语言去表达仿佛很多的内容。值得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在这本书中，没有半点虚伪，没有欺骗读者的东西。

海明威认为，马克斯伯金斯如果同意把非洲大

陆之行这个故事排在即将出版的他的《第一个五十四篇故事集》的最前面，对于读者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他本人认为这个故事是他迄今所写的最好的一个。他认为在一部小说中，既有真实事例的报导，又有激动人心的活动场面，又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样的小说是罕见的。因为要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有真实的事例，其次作者和与事件有关的人必须亲身经历。要做到这一点无异于给赛赞纳^①作画那样难。而海明威自认，他是当今唯一能这样做的人。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办到的。他感到，在整个过程中，他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一样。他以为，一个人的任务的迫切性和时间的迫切性有相似之处。一年四季，当秋天到来时，就预示着旧的一年快结束，新的一年快要到来，你就必须以加倍的速度把任务完成。那个星期上午写完这本小说后，他觉得还不能松劲。因此，第二天他着手新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星期天还给《绅士》杂志写专栏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生活、写作札记》，主要是用来回击威廉赛罗安的。赛罗安在他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秋千架上飞舞的可爱年轻人》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福尔克纳和佐斯。

① 赛赞纳（1839—1906）法国著名意象派画家。

海明威也不示弱，他态度严肃，措词强硬，无情地驳斥对方的胡言乱语。海明威每写完一本书，就要发一顿脾气，把积压在心头的闷气全部倾泻出来，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了，哪个碰上，就该倒霉。不过他的文章充满着庸俗的谩骂词句，读起来使人感觉到海明威是个脾气很坏，喜欢骂人的人。

阿纳尔德金格里奇即将动手术切除扁桃体，好心的厄内斯特对他表示同情，并邀他同乘“彼拉”号出海钓鱼。他说，除了买飞机票外，其它费用由他负责，并保证他会玩得很痛快。金格里奇提议邀司各脱一起去，厄内斯特同意了。但司各脱本人不愿意。他对金格里奇说，他不好意思见到海明威，因为海明威近来成绩卓著，他自己却一败涂地。为了搪塞其事，司各脱和金格里奇找了一个借口，说司各脱的母亲痛得很厉害，他不能同他们一起去钓鱼。海明威只好同金格里奇出海钓金枪鱼和梭子鱼。多斯帕索斯对于这个《绅士》杂志的大编辑并不怎么买帐。他写道：

这个人在处在恍惚迷离的状态之中。这是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蚊虫叮咬着他，有点晕船，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感到惊奇，又有点害怕，又有点高兴。无论你看海明威钓马林鱼

还是看他捉弄那个编辑，都会使你感到好笑。金格里奇简直被海明威钓鱼时的模样和神态吸引住了。他慢慢地绕线，让上了钩的鱼有充分的时间挣扎。结果这位编辑也上钩了。

多斯给《新共和报》写了一篇关于金塔尼拉的蚀板画的评论。厄内斯特和阿纳尔德都劝多斯把那篇评论卖给《绅士》杂志。金格里奇回芝加哥后，在厄内斯特的催促下，多斯才同意把那篇文章给登出来。海明威对金格里奇仍然象捉弄马林鱼那样，他说，他和多斯都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他们最信赖得过的人。

不久前纽约约克斯佐纳斯兄弟动物标本剥制公司把海明威在非洲猎获的动物全部制作完毕并送归原主。这些动物从蒙巴萨运到纽约运费花了七百五十元，剥制费三百六十八元五角。狮、豹的皮毛已制成垫毯，保留其张牙舞爪的形状。这家店子还制作了挂在墙上作装饰品的动物头角。如：黑貂、棕灰色大羚羊、小羚羊、直角大羚羊等。另一个小羚羊头寄送给在纽约的吉拉德墨菲作房里的装饰品。佐纳斯兄弟标本制作公司正在制作非洲旋角大羚羊和犀牛的标本。厄内斯特和他的朋友亲自到约克斯去催货，他

们想快些拿到标本，最少在圣诞节前后。

圣诞前一个星期，海明威带着妻子波林，儿子帕特里克，开着他那部福特牌敞篷越野车，行驶了一千六百公里，从凯威斯特岛到彼格特。海明威认为这次长途跋涉既影响生活又中断了他的写作工作，心中感到又恼怒又惋惜。但是，波林认为她父母亲年已老迈，往后海明威一家到阿堪萨她父母那里度假，人多了他们就受不了。二十二日他们在曼非斯匹勃迪旅店过夜，第二天抵达彼格特。这时，猎捕野鸡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海明威希望能猎捕鹌鹑，他发觉同波林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总感到是一种安慰。然后，这一年夏季和秋季在斯特雷姆海湾所发生的灾难此时在美国中西部又出现了。长期的干旱使这个地方简直成为到处尘土飞扬的可怕世界。鹌鹑由于找不到食物几乎都死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打猎，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在古巴海域钓鱼来不知要难多少倍。海明威是在非洲大陆的绿色森林里迎来了一九三四年的，现在他却在美国阿堪萨斯州久旱成灾的枯干土地上目睹这一年的归去。

比米尼岛的发现

彼格特的气候糟透了，海明威受不了。他在那里

住了十天却有七天下雨，而且一下就没完没了。情况稍微好转他立即溜之大吉，开着车子到奥尔良去。在那里他吃得好睡得好，等到他回凯岛一秤体重达二百一十磅。可是，不久他在非洲得的那种痢疾又来了。这次疾病使他的体重又大大地减轻了。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每天大便时流血成杯，每隔两小时就要用蓖麻油涂抹一次肛门。每天服用吐根素。结果产生副作用，头脑膨胀，嗡嗡作响，根本不能想事。

一月中旬，马克斯伯金斯偕夫人路易斯到凯岛旅行访友。海明威见到伯金斯时顺便把他刚写好的《绿色的非洲山峦》稿子给他看。伯金斯看后印象很深刻，热情地称赞写得很有特色。但他不敢随便开口答应高价买下书稿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连载。《世界报》已通知海明威，说如果他把该书的篇幅缩小到四万五千字，就答应把稿子买下。海明威极不满意地拒绝了。海明威希望该书稿能给他带来一万元的收入，甚至是一万五千或二万元。后来，伯金斯的《斯克里布纳》杂志表示愿意以四千五百元买下该书稿。海明威接信后连夜复信，怒气冲冲地列举了自一九二六年来他为该杂志撰稿的情况，埋怨对方太不懂人情。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海明威勉强地接受了五千元的稿费。

海明威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凯岛最有名声的公民了，甚至他所在的那条街——白头街也被列为供外来游客参观的地方之一。当参观的游客看到他身穿粗蓝斜纹布工作服，邋里邋遢，匆匆忙忙，怪模怪样，大踏步向西蒙通大街汤普森的小五金店或斯洛彼佐的咖啡店时，他们便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地议论着。他简直被佐鲁赛尔店里的顾客迷住了。那里热闹极了。现在顾客中不但有水兵，海岸警卫队员，而且有在麦特坎布凯斯地区民间自然资源保护团工程部工作的退伍老战士。他们正在这个地方修筑公路和桥梁。这些人中有的身体很结实，吃苦耐劳，只是运气不好，其余的不是生理上有缺陷，精神恍惚，就是生性粗暴乖张，好斗。佐鲁赛尔拿出一根被截断了的弹子棒给海明威看。这棒曾用来作指挥棒，指挥那些人站队的。人们纷纷传说，这批人的存在使罗斯福总统处于窘迫的地步，他要哈里霍普金斯把他们送到佛罗里达州看不见的地方。

海明威已决定到巴哈马斯的比米尼岛去旅行钓鱼，时间定在四月份，因为那时正是出产大金枪鱼的季节。人们看见他光着脚板，两腿叉得开开地站在他的船旁边，一只手抓着舵轮。脸上戴着绿色护眼罩，上身穿件圆领汗衫，下身穿一条白色裤子，上面

沾满了机器的油污和鱼血。一位来自北方名叫山贝尔的随同海明威出海好几次。海明威钓鱼时的动作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海明威把钓竿粗的一端用力往裤头一塞，匆忙地拿起绕线机用力绕。他的右手臂肌肉很发达，简直可和职业网球冠军选手媲美，海明威也为此感到骄傲。这仿佛令人感到他太自信了一点。但，同他一起钓鱼，还是感到十分愉快的。由于那个不称职的马斯特罗，塞缪尔逊回明尼苏达他家里去了，海明威又找来一个叫布雷特宾德的当舵工，还雇用了一个新的厨师。一个叫杰恩格雷的人邀请海明威同他合作拍摄一个海上钓鱼的电影。海明威感到沾沾自喜，但他婉言谢绝。他认为格雷不但想利用他出面赚取一笔五十万元的酬金而且借此出名。这是蠢人干的蠢事。

三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年轻的波斯墨菲得肺病死去的消息，传到凯岛的时候，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正好出海钓鱼。直到第三个星期三他才获悉，旋即写信给对方家里安慰一番。海明威在里维尔达他儿子波比得百日咳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年轻人了。他在给墨菲夫妇的信中说，波斯的死虽然不幸，但与其受痛苦折磨，不如早日归天的好。他头脑十分清醒，而且又非常自信地说，一个年轻人在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之后死去，可说是死得有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可以永远摆脱认识这个世界的真正面目所引起的苦恼。别的人却要在失败中死去。他们的尸骨四分五裂，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已被毁灭。波斯离去时，这个世界仍完整无损，但真正活着的人并不多。然而这些人是不会死的，他们的灵魂是永存的，他们就是你所喜爱的人。海明威继续写道，凡是认识波斯，喜爱波斯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彼此相亲相爱，切勿刀枪相见。他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凡是还活着的人，都好象同在一艘永远达不到彼岸的大船上。前途茫茫，处境险恶。这就要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了。

四月七日星期天大清早，海明威同迈克斯特拉特、多斯·凯蒂、布雷特宾德和赛克阿丹斯登上海明威的“彼拉”号起程前往比米尼岛。该岛在斯特里姆海湾东北方向二百三十海里外。一路上南风习习，曳绳钓鱼也很顺利。突然，他们看到一只大绿龟，立即拿来大鱼叉捕捉。霎时间所有的人都手拿捕鱼工具一齐动手。多斯捕到一条海豚，海明威和迈克各捕到一条鲨鱼。和往常一样，厄内斯特第一个把捉到的鱼提上水面。他左手执着鱼叉，右手拿着手枪，把鲨鱼摆正位置。突然，鱼叉啪啦一声断折了，海明威见自

己腿上一片红，血流不止。原来当鱼叉断折时，子弹竟打中了他自己的腿。

多斯和迈克见状，立即砍断手上的钓索，放走上了钩的鱼，向海明威走去；布雷德则迅速掉转船头驶回凯威斯特岛。他们用煮开了的清水和抗菌皂外加碘给海明威洗伤口。海明威频频呕吐，虽然还痛得不厉害，但这个事故却大大丢了他的脸。回到凯岛后，华伦医生给他打预防破伤风的针药，取出进入他腿部的小块子弹碎片，把大片的留在左小腿里。这下比米尼岛不但没有去成，还要躺在床上养伤。凯蒂感到很恼火，窝了一肚子气。看到海明威，她都不同他讲话。

一星期后，他们又做好去比米尼岛的准备。这次迈克不想去，让汤普森代替他。汤普森原计划五月份到凯岛来的。海明威尽管走路一拐一蹶的，但他相信，坐船出海去比呆在陆地上，伤口要恢复得快些。这次出航，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多斯和凯蒂见到比米尼小岛高兴极了。多斯后来回忆说：“那里有可供停船的码头，岛上有些简陋的小木屋，周围是椰子树和棕榈树，还有一个酒吧间。晚上，我们常到那里喝朗姆酒。还有一片长长的迷人的洁白沙滩。”海明威也同样感到心悦神怡。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

和从米阿米驶来的一些游艇外，再没有其它船只了。因此比米尼岛仿佛处在这个地球的最末端。四月底，波林乘飞机到比米尼岛，一看到那里美丽如画的海滩，立即想起要带她的孩子到那里度暑假。多斯和凯蒂在海滨冲着浪花游泳，拾贝壳。但海明威却不喜欢这种活动。他头上扎着土耳其式的头巾以抵挡火辣辣的太阳，开始捕捉金枪鱼。

可是金枪鱼却姗姗来迟。第一条大金枪鱼是在一天上午由那位从凯特开来的看守者钓到的。那天当海明威从陆地上来到船上接替凯特开的工作时，已是中午时分了。多斯和凯蒂出于好奇来到船上观看。由于周围有许多游艇，给他的捉捕工作带来困难，尽管如此，到了黄昏眼看那鱼就要到手了。他缓慢地绕线把那条大金枪鱼拖出水面，这时天色已晚。海明威拿起鱼叉朝大鱼猛刺，可惜没有刺中，那鱼又落入水中。这时天边的乌云迅速翻滚，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周围的小船纷纷驶回港湾去。海明威却执着地仍在绕线，想把鱼重新拖出水面。不料，蓦地来了几条大鲨鱼，它们活象在深水里的鱼雷一般朝大金枪鱼猛扑过去。只听见一阵牙齿撕开肌肉的破裂声，刹那间水面上出现一大片被血染红了的東西。最后海明威从船尾把那金枪鱼拖了上来，一看，除了鱼头

鱼尾和骨头外，其它都荡然无存。

这场战斗结束后，旁边还有一条游艇没有走。这条三角帆船“摩那”号的主人威廉 B·里兹是位国际体育运动员。他还有一件宝贵的东西是一支用来打击鲨鱼的小型冲锋枪。多斯和凯蒂知道厄内斯特非常羡慕，很想得到那支枪，可是又没法得到。不久，下起瓢泼大雨，他们全身湿漉漉的象落汤鸡。当晚他们在里兹的游艇上过夜。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只见海明威两脚摊开睡在船面上，怀里紧紧拖着里兹那支小型冲锋枪。金色的阳光照射在他身上，他如痴如醉沉浸在甜蜜的梦里。

可是这支枪却引起了他和迈克之间一场风波。原来迈克是梅恩地区捕捉金枪鱼俱乐部的主席，他曾在梅恩地区沿岸捕了十六条大金枪鱼。五月里的一天他同海明威出海钓鱼，他钓到一条大约有十二尺长的大马林鱼。经过一个小时的相持争斗，迈克终于把鱼拖到船边，不料来了一群鲨鱼，迅速地朝马林鱼袭去。海明威立即朝鲨鱼开枪，说是为了保护迈克的马林鱼不让鲨鱼吃掉。结果却适得其反。水面上泛起一片血红色，那群鲨鱼争相撕食迈克钓到的那条马林鱼。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当迈克把那鱼拖出水面时，那鱼只剩下一小截，大约五百磅左右。事后，

厄内斯特写了一篇文章《总统的胜利》寄给《绅士》杂志。文中没有提到他用小型冲锋枪没打中鲨鱼反而打中迈克的马林鱼一事。斯特拉特迈克表面上装作喜欢海明威这篇文章，实际上却窝了一肚子火。因为那条马林鱼是他有生以来钓到的最大的一条，可就糟塌在海明威手里。在整个五月份里，海明威的一举一动总是十分粗野无礼。当巴伦·凡·布里森同他的第二个妻子依娃——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飞行员，从米阿米坐飞机来到比米尼时，海明威邀请他们到他的“彼拉”号船上玩。海明威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向凡·布里森讲述他在非洲的见闻，有意让迈克在一旁坐冷板凳。可是当巴伦夫妇同迈克进行热烈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满。海明威还为自己打败一位很有钱的出版商约瑟夫克内普而得意洋洋。克内普是乘坐他自己的游艇“风暴之王”到比米尼的。据说，这次打架是克内普挑起的。开始的时候，海明威用两个大钩子钩住克内普，接着朝他的左耳根上重击两拳，再把他推开，最后致命地一击，克内普一个趔趄，一头栽到船甲板上，昏了过去。他的随从连忙把他抬进船舱。一支黑人小乐队临时编了一支曲子，演奏庆祝海明威胜利回到凯岛。五月的最后一天，海明威满怀喜悦从凯特卡胜利而归。一到家里先看看妻子和

孩子，后看看六个星期来寄给他的书信和邮件。

从金格里奇和伯金斯的信中，两个人告诉他两个奇异的新闻。金格里奇说不久前芝加哥有个冒充海明威的骗子。此人是个高个子，留着络腮胡子。他跟随一个妇女俱乐部演说团到处跑，接到别人的要求在厄内斯特的作品上签名留念。他还在纽约探索者俱乐部住了好几个星期。在那里，按照厄内斯特的习惯，他带领青年人去餐厅吃早餐。据说他还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显然，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精神变态的表现。当然，海明威认为应该毫不含糊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这个冒名顶替的流氓，彻底揭穿“海明威是骗子和乞丐”这个流毒深广的谎言。

第二个消息也是十分奇特的。据说司各脱费兹吉雷德正在写一部中世纪历史小说。该书暂定名为《菲力普的黑暗时代》，描写公元八八零年至九五零年一位法国贵族的生活经历。这本书的前两部分已用连载的形式先后在埃德温布拉默的《红书》杂志上发表。第三部分准备在八月份发表。尽管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法国十世纪的文化历史，但令人惊讶的是书中菲力普的画像是照着海明威的模样画的。仿佛海明威生活在中世纪。“这本书是讲述海明威的，”司各

脱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中写道。“正如《红与黑》中司汤达描绘拜伦式人物的画像一样（原文如此），我为什么不能把菲力普画作海明威，使菲力普成为现代的人呢？”伯金斯告诉海明威，说司各脱发誓要戒酒，曾到北卡罗来纳州汤姆沃尔弗的家乡——阿塞维尔，在那里同一位有夫的少妇有爱情关系，但最终没有成功。司各脱又拒绝厄内斯特的邀请，到比米尼岛去。这次他借口身体不好。伯金斯说，将来有一天，司各脱会乐于同厄内斯特一起去作一次长途旅行的。不过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他的身体要不出毛病”。与此同时，似乎司各脱想通过把海明威描写成中世纪披盔带甲的武士和绿林好汉的领袖，从诺尔曼贵族手中夺取世袭的领地和财富，从而从精神上永远摆脱害怕和恐惧。

六月五日，厄内斯特返回比米尼岛。两个星期前他钓到一条大鲨鱼。那鱼和他斗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被他拖出了水面放进了船舱。鲨鱼在船舱里跳个不停，力气比金枪鱼和马林鱼大得多。这条大鲨鱼重达七百八十五磅，只差十二磅就达到世界记录。海明威吹嘘由于他的到来，比米尼岛的捕鱼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还对伯金斯说，在他到比米尼岛之前的四年里，还没有人用钓竿，钓线钓到大金枪鱼的。

他举例说，有个从米阿米来的年轻有钱的运动员汤米。钓鱼时，鱼有六次上钩，但最后一条也没有钓上来。后来他请海明威到他的船上作指导，传授技术。真是名师出高徒，一经指点，汤米就钓到一条重六百三十六磅的大马林鱼，打破大西洋沿岸的记录。

六月底，海明威这一次的钓鱼活动宣告结束。他把船开回去进行大检修，并给船身上漆。趁这一段空闲时间，海明威帖招赛拳。挑战书声明赛拳时，双方戴重六盎司^①的手套，比赛每轮三分钟，如果有谁能连续三轮取胜，他即给对方二百五十元。海明威胸有成竹，不怕输。经过数星期的钓鱼活动，他的肌肉和筋骨得到了锻炼。每击一拳，其势之猛相当于驴腿猛踢一下。

在应战者之中有个名叫维拉桑德斯的大个子黑人具有很大的威胁性。维拉在朱丽奥家做工。据说，他体力过人，能双手把一架钢琴抬起放在头上。海明威在后来写故事的时候提过（显然有所夸张）；晚饭前，他正同迈克勒纳一起喝酒。有个通讯员上船来说，甲板上有个人想同海明威说几句话。海明威来到甲板上，只见维拉桑德斯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等他。

^① 一盎司为一英两，等于 $\frac{1}{16}$ 磅。

“厄内斯特先生，”维拉说，“我想同你比赛一场二分五十秒的。”

“太好了，维拉，”厄内斯特回答说。“我想和你在上午赛，然后出门去钓鱼。”

“别在上午赛吧，厄内斯特先生，”桑德斯说，“我想现在就在这里同你比。”

“很好，”海明威说，“那末我去戴手套。”

“别戴手套了，”那应战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在此时此地（即甲板上），不戴手套地比。”

第一回合很快就结束了。厄内斯特让维拉休息一分半钟。第二回合的情况同第一回合差不多，虽然那黑人曾用右手猛力一击，使海明威的脸几乎有半个小时失去知觉。总之，那个月他比赛了四次，有两次是赤手空拳，有两次戴了手套。这一年夏天的赛拳高潮是他同汤姆希尼的表演赛。汤姆希尼个子大，体格重。他曾同吉恩赛过。据厄内斯特说，比赛时希尼的神情有点不正常。对于这次比赛，厄内斯特后来一谈起就满面春风，神乎其神。

海明威在比米尼的生活主要是钓鱼和拳击。他找不出多少时间进行写作。整个七月份他仅为《绅士》杂志写了一篇小文章《注意下一次战斗：一封措词严肃的信》。七月十七日他把这篇文章寄给金格里

奇。他回忆起一九一八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时所发的誓言。他当时说，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活着一定不遗余力反对新的战争的产生。他的这个誓言，每年都要提出来一次，并尽力做到符合誓言所说的。而撰写上述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实际行动。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爆发。美国毫无疑问会卷入这次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于宣传的需要，或由于贪婪成性，或渴望通过战争来医治它本身的创伤。厄内斯特认为，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总是在策划战争，发动战争。他在文章中写道：

任何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拖入早已预谋策划，并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去。即使人们想把权力交给总统，但仍然弄不清，当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总统究竟由谁来当。

海明威在校阅《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时，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他预料这本书的销售量不下于一万五千册。他是完全有把握的。因为这本书，正如他对伯金斯说的那样，真正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内容真实可靠，文笔和质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认为读者读了这本书仿佛有身历其境的感觉。伯金斯提议请个非洲问题专家帮助校阅，以便处理语言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海明威立即明确表示他的书不需要大学问家修改。那样，反而会把书糟塌了。海明威在书里重视了东非斯瓦西里语，所表述的内容的准确度几乎同使用该语言的本地人差不多。他坚持对其所使用的语言要达到非常准确的原则。

海明威对他的朋友说，比米尼岛的发现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件大事。他喜欢这个岛，正象他喜欢那些他曾经去过的地方一样。对于过去他到过的地方，如非洲大陆，刚离开不久，又想旧地重游。八月初旬，这里（比米尼岛）的景色已失去魅力，气温开始升高，海明威抱怨他的头整天昏昏沉沉，干不了多少事。他的那条船“彼拉”号也和他一样，气温高耗油多，两个引擎需要配上新的活塞环。十四日午夜他们动身返回凯威斯特，全程用了二十四小时。一路上“彼

拉”号机件运转正常，没有出什么毛病。海明威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彼拉”号小修一下，然后再横渡海峡到哈瓦那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钓捕马林鱼旅行活动。他还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飓风季节里，“彼拉”号将交由卡罗斯格蒂雷兹管理。可是，后来出乎意料，船上的机件有些已失灵了。他只好写信告诉卡罗斯，说他不能按计划前往古巴，“彼拉”号将停留在凯岛，不管有没有飓风。

劝 告 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都因为海明威不愿加入他们的阵营从而对他横加指摘，大发雷霆和蔑视。他们认为象海明威这样一个有名声有地位的作家，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加入他们的阵营致力于解救世界的伟大事业，却醉心于斗牛、猎捕狮子、钓马林鱼以及到处游荡，不但使他们感到震惊，而且理应受到谴责。

他们承认，海明威非常直率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作家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描写人物时要真实。要做到这一点，作家要十分熟悉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其次必须懂得怎样写。光是这两点就够你学一辈子了。要是有人想从政治上找出路，那简直是自欺

欺人。找出路是容易的，但要搞好创作那就很难很难了。任何一本书，如果要写得真实可靠，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经济上的某些问题。如果你读的那本书是一本真正的好书，那就让那些狗娘养的狂吠好了。”这些狂叫声就象在冬天夜里，寒风刺骨的时候，你舒舒服服睡在自己暖烘烘的家里，屋外雪地里一群饥饿的郊狼正在嗥叫一样。

海明威从比米尼回来后，接到别人邮寄给他的一篇文章。阅读之余，不禁气愤万分。文章的标题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写作艺术的悲剧》。文章的作者叫伊凡卡斯金。一九三四年他曾把海明威的两篇短篇小说译成俄文，因此对于这两篇小说，包括收在《胜者无所获》一书中的其它短篇小说，他都十分熟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海明威的作品毫无情趣可言，他最喜爱的书中主人公，也是千人一面，只是改名换姓而已。读者读后感到作者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一定沉默寡言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一定十分拘谨，死心眼，疲惫不堪，失意落魄，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卡斯金还写道，海明威那毫无表情的笑容说明了他内心充满了可怕的矛盾，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失调，使他频于毁灭。在文章的结尾卡斯金用了一句醒目的概括语：

“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

海明威前不久写的那本书在《斯克里希纳》杂志上分期连载。他在书中极力想向读者说明一点，对于世上一切邪恶的威胁，包括死亡在内，他早就加以藐视，丝毫不感到可怕。他说：“我曾在战场上被枪炮打伤，走不动。别人把我抬走。我随时随地作好准备让生命离开我。我，说实在的，对死亡已感到无所谓了。”至于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民主的享受，这在他年轻的时候已完全做到了。他再也不去当兵了，他下定决心自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昔日在军队中那热烈、友爱的同志之情换成今天的孤芳自赏——从写作中寻求欢乐。

尽管他把自己囿于写作这个孤独的小天地里，海明威仍希望别国的读者能了解他。他对卡斯金说：“有人这样威胁说，如果你不参加共产党，或没有马克思的观点，你就不可能交结朋友，你就会感到孤立。这些人似乎认为，孤独十分可怕，不结交朋友就活不成……我现在还不会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首先我要自己照料自己，一心干我要做的工作。其次我要照料家庭。再其次我要帮助周围邻居。但对于政府我绝对不予关心。政府，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合理地语言……我对

它丝毫没有感情。”

海明威续继写道：“作家就象吉卜赛人，处在社会生活的外围……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你就不会喜欢统治你的那个政府，甚至你会起来反对它……如果一个作家的天赋不好，那他就只有阶级的意识，而缺乏艺术的意识。如果他的天赋很高，那他的艺术才能就会为各阶级所接受。他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创作的素材，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财富……真正好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当海明威获悉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时，他既高兴又自负。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的作品在苏联的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多斯帕索斯、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说，他的小说《下午的死亡》在苏联读者中轰动一时。这个事实说明，人们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他本人和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海明威认为在这方面，经济和创作有相似之处。他们（一些无名的普通敌人）现在利用宗教取代经济，来毒害人们的思想。这就给某些批评家有可趁之机，使之有理由排斥，指责海明威的作品。但是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写而且愿意写，并且写出好作品来，任何批评和指

摘都无损他一根毫毛。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又当别论。海明威的作品在苏联如此受欢迎，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人”现在暂时不会加害于他。他自己认为，他不但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且越写能力越强，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学习，吸取新的营养。

两个星期之后，即八月份最后一天的傍晚，天气十分闷热，海明威手里端着一杯冷饮来到后厅，坐在椅子上看晚报。当他打开报纸开始看的时候，一个醒目标题映入眼帘。这就真正使他感到烦闷不安。原来报上报导巴哈马斯的热带飓风即将袭击本地区。他一直耽心袭击“彼拉”号的飓风终于来临了。他连忙走进屋里去查对九月份飓风活动周期表。根据提供的资料，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在该地区发生了四十次强飓风，清楚地注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表上提供的情况，他估计，飓风最早也要到星期一中午才能抵达凯威斯特岛，也就是说，他大约还有三十九个小时去做好一切防护准备工作。

海明威首先关心的是他的小船“彼拉”号。他几乎用整个星期的时间来做防护小船的安全工作。港口的工作人员不同意把他的船拖到里面来，因为在他前面已经有许多船了。于是他花了五十二元从汤普森的五金商店买了新的粗大绳索，把他的小船

停靠在潜艇基地一处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用绳索栓牢。九月二日星期一那天，他把放在花园里的木器用具和小孩的玩具，全部搬到房里去；还把房里所有的窗户上方的绿色圆形百叶窗用钉子钉死。这个镇上所有的人家都这么做。人们升起了许多上面画有黑色方格的红旗作为一种警告的信号。红旗在强风中猛烈地扯动着，发出啪啪的响声，仿佛有人在打手枪。温度计上的标度不断地向下降，海明威开着车子又来到停靠小船的地方。他用帆布将绳索全扎起来以免遭受磨损。他想，除非飓风从西南方向直接吹向潜艇基地的出口处，他的小船是可以确保无恙的。他和许多人一起守候在气象局门口等候消息，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最后的消息表明情况不妙，于是他返回家去睡了两个钟头的觉，他的汽车就停在街边上，因为他对那个摇摇欲坠的停车房有点不放心。到了半夜，突然狂风怒吼，下起了倾盆大雨，放在他床头边上的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 29.55 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慌忙穿上衣服，走出门来，三脚两步跳上汽车准备开走。不料马达出了故障，起不动。于是，他下车小跑起来。他跨过被风吹倒横在马路上的街边大树、电线和高大的棕榈树，好不容易才跑到停靠船的地方。他手上的电筒因电池

被雨水淋湿已不亮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心急如焚。心想，要是小船被风刮走了，他再也没有能力买船了。然而谢天谢地，他那心爱的“彼拉”号还在。那小船正象一片细小的叶子在那泛着白沫澎湃汹涌的水面上疯狂地颠簸抖动着。深夜二点，狂风朝西方向吹刮。从四点开始温度计的读数保持不变。到了五点，他猜想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天正蒙蒙亮，便大踏步走回家。他家门口马路边一棵大树被风刮倒了，横在人行道上。他朝自家的院子里一望，空空荡荡的有一种陌生感。原来前院的那棵热带常青树也被大风吹倒了。来到房里，他连忙剥下衣服，把水拧干，喝了两大杯威士忌，往床上一倒，登时呼噜噜地睡着了。

过了好大一会，他做了个恶梦。这次暴风雨只袭击凯威斯特岛。狂风在凯拉哥猛刮。佛罗里达半岛上遍地是被飓风卷起吹倒的红树。而埃斯拉摩拉达和上下马特坎布基首当其冲。除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外，大约有一千名在建设营里工作的退伍老战士遭受暴风雨袭击被水淹死。

海明威急于到遭受暴风雨洗劫的地区去看看。他想，如果有幸存者；他们一定急需食品和饮用水。他雇请一位舵工和一个机械师一起开船到受灾

地区去。船离开凯威斯特码头向海面驶去，这时海上风浪还很大。虽然离开海岸很远了，海面上仍可看到漂浮着的破碎的橡木家具之类的东西。沿海的礁石已无法辨认，即便是有经验的舵工索德斯也认不出来。海滩上停着一条被暴风雨毁坏了的船。在马特坎布下方有一座八十五尺高的塔被风刮倒了，那形状仿佛是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所扭坏，丢弃在一旁。他们登上岸时，索德斯看到好几台自动售货机半埋在沙地里。他开始在机器旁边用手挖，不一会，他手里捧着一些硬币，笑容满面地走回来。

厄内斯特对他的同行者说，这个地区除了令人畏惧的夏季外，再没有其他季节了。岛上一片荒凉景象，就象才被洪水冲刷过的枯干的河床一样。接着他们看到了死人的尸体。在两码头之间的水区里漂浮的尸体中，厄内斯特认出一具是佐罗沃的。此人是海明威小说《哈里摩根》里的主人公之一。铁轨和路基被洪水冲坏了。那些退伍的老战士当时住在铁路后面的房屋里，现在尸首横躺在地上的红树之间。尸体被水泡漫后发肿，他们身上穿的衣裤显得太小了，随时都可能被炸裂开来。厄内斯特写信告诉伯金斯，那天他在现场看到的死亡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一九一八年夏天他见过的。他猜测他们当时大概死死

地抓住栏杆不放，直到后来巨浪把他们冲到红树林里去。那些老战士的死还可以说是意料中的。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看到两具女人的尸体。赤身露体，挂在靠水边的树枝上。尸体已经膨胀，开始发臭。她们的乳房肿得象大气球。成群的苍蝇，在下身两腿之间不停地飞来飞去。有人仍能辨认出了她们来。她们本来是在一个离渡口三公里的加油站和经营三明治的店子里工作，都是很好的姑娘。

眼前的现象使海明威既惊愕又气愤。当他接到佐诺斯的电报要他给《新马萨斯》杂志写稿时，他立即执笔写了一篇二千八百字的文章，强烈谴责华盛顿当权的老爷们的官僚作风，致使一批老战士白白送死。他私下明确表示，他给《新马萨斯》杂志写稿，并不会改变他对该报的观点。一年来该报连篇累牍刊载文章告诉读者海明威的作品是如何的低劣。可是到了他们要了解暴风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实际情况时，就打电报给他，要他写文章提供情况。海明威说，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敬重，特别是那个对批评特别敏感的罗伯特福赛德。海明威扬言下次见到他一定砸断他的狗头。

然而，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大多数都有这么一个感觉：海明威的思想倾向于左翼。一位叫查理斯 B·

斯特劳斯的读者。现年二十九岁，是海明威的崇拜者，他得到一份提前出版的《新马萨斯》杂志。读了海明威在该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后，立即给海明威写信赞扬了一番。他希望海明威今后多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关系和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方面的文章，少写或不写象杰克巴纳斯和弗莱德里克亨利等人那种离群索居，落落寡欢的文章。海明威十分亲切地给这位读者复信，表示愿意在他今后的作品中注入人类兄弟般的情爱。他说，一个能写出真正反映现实作品的作家，不必公开来表明他站在那一边。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意识，正确与谬误，这一切都明白如镜，披露于读者面前。

《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迄今已整整一个月找不到印刷出版的地方。现在海明威决定把书交给菲利普帕西维尔·查理斯·汤普森和J·B·索里万去印。至于他一直非常关切并希望尽可能做得更合理的书中的插图却已由爱德华谢顿，一位费城的艺术家，办好了。在纽约的评论家中是否有人能对他的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他心中无数。从而表露出一種淡淡的忧愁。不过他还是满怀信心，对于他将在九月中旬到纽约去抱着极大的希望。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安排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重量级拳击比赛，对手是

佐路易斯和马克斯贝尔。厄内斯特准备给《绅士》杂志写篇有关这次比赛的报导性文章，以便得一笔稿酬作为去纽约的路费。结果，门票的收入出乎意料地达到一百万美元。但使海明威更为关注的是多年来一直被她嫌恶的人，杰克丹普赛准备在这次拳击赛中作为贝尔的助手。

事后，海明威把这场比赛称之为“大刹风景”的比赛，简直糟透了。比赛进入第四轮，时间还没有到贝尔就被击败了。他在前三轮比赛中竞技状态就不好，他十分惧怕路易斯，简直就象老鼠见猫一样。海明威在那篇报导中写道，他以往也有过恐惧心理。他一想起在怀俄明山上打猎，一次为了猎捕大山羊，不顾一切爬上悬崖，不小心溜了一脚，差点掉入深谷中去，他就感到不寒而栗。在意大利战场上，那天晚上他突然被敌人的炮火打伤，差一点丧了命，整整一个月，他的勇气丧失殆尽。那种恐惧终生难忘。但海明威坚信，恐惧心理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净化剂，特别是如果你掌握得法，它并不会给你带来坏的结果。话又说回来，贝尔在那次拳击赛中所表示出来的恐惧又是另一回事，那只能令人厌恶。厄内斯特认为，对手只是路易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贝尔就那么怕，足以说明，贝尔只有个好看的身架子而已。

十月份，海明威到了纽约，住在市东六十九号大街的韦斯特布里旅店。这同他的主观美好设想有点不对口径。他迫切希望有人接受《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他这本书里有几段话可能会引起人们反感和攻击。他把纽约的一般文人作家比作放在瓶子里的蚯蚓，每天彼此从对方身上吸取自己需要的养料。他还把批评家比作在文坛上爬行的虱子，并列举两例说明，有两位著名作家受到这些人的谩骂攻击而抬不起头来。

评论家对于海明威这本书的评论和一九二九年的情况相似，各家说法不一。爱德华威克说，尽管他本人对体育运动十分反感，但是这本书还是相当吸引人的。查理士波尔的评价是该书是他所读过的有关狩猎故事，写得最好的书。卡尔·凡·杜伦读了该书后的印象是，行文流畅，情节多变，对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十分生动。伊斯贝尔派特森说，这本书除了有些地方写得太噜嗦以外，他是十分欣赏的。这本书不仅全面反映了海明威的思想和行为，也反映了他的才能和不足以及其它方面的情况。另外一些评论家的评论令他听起来有点刺耳。路易斯甘奈特把这本书称为“另一次非洲之行”。爱德蒙威尔逊认为这是海明威作品中最差的。伯纳德迪瓦图说：“这是大人

物写的一本小书。”T·S·麦修斯也认为这本书没有多大特色。他说：“我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的手上工夫不错……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一边多一个男作家是件好事……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以为他能写点什么，然后拿去发表。也许他能做到。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

海明威对这些评论意见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推敲，最后得出结论是：这本书之所以没有受到社会上的普遍欢迎，主要有三方面的缺点。有两方面属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有一方面属于他自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把书的价格定得太高，又没有进行很好的宣传。海明威自己方面的缺点是，他敢于同批评家针锋相对。因此那些人就采取对策，指责他的书，只讲缺点，不讲优点。但是海明威相信，他的《非洲大陆绿色的峰峦》一书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正如《下午的死亡》一书那样，曾经被人说得一无是处，现在已经越来越得到好评。

十二月份，一些左翼文人批评家又猛捅了海明威一下。阿布纳格林曾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就是海明威的崇拜者。阿布纳出生于布鲁克林。父母亲是外国移民。他专写以教育为题材的作品，目前在“美国维护外国出生的公民权益委员会”工作。他在一个新

的文艺刊物《美国的准则》上发表了一封致海明威的公开信。信中先对海明威的小说加以赞扬，接着把他登在《绅士》杂志上的文章说成是为混饭吃而粗糙滥制出来的，并极力暗示，作为美国有影响的作家，他应该去寻找或发现重要的主题，而不去计较打了多少猎，钓了多少鱼。厄内斯特读了格林的信后，立即给他回信。他用以前对付伊凡卡斯金的方法，在信中提出许多理由和看法。接着格林又给海明威写信，设法说服他，激发他的社会团结的新觉悟。虽然海明威被格林的高尚品德所感动，但他仍坚持己见，认为一个作家的义务是搞好创作，而不是做好事。

尽管海明威孤芳自赏，但是卡斯金、斯特劳斯和格林等人的主张和看法开始在他身上有所反应。这在海明威的第二本哈里摩根故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本书的书名叫《商人归来了》，已经定稿于十二月十日寄给金格里奇。在第一个哈里摩根故事中，主人公受物欲的驱使，不择手段地进行走私和谋杀。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要描写主人公在凯威斯特岛和马里尔古巴沿岸之间从事朗姆酒的私运活动。故事一开头就着重描写哈里摩根的孤独无援，耐性和丝毫不怜悯自己也不怜悯他人的处境和性格。故事结尾时，哈里和他的黑人助手韦斯莱都受了重伤，差点没

能回到他们在沃曼凯礁地的一条秘密通道。当他们正把一袋袋的酒丢入海里时，一条从凯岛来的专用船已沿着这条通道向他们开来。船上掌舵的是凯岛一位叫维利船长的人。船上的乘客是两个从华盛顿来的非正式官员。他们认出哈里是个朗姆酒的走私者，于是要维利船长把船停下来，但维利没有照办。

“嘿，”维里对哈利大声喊道，“你把东西都倒入海，然后溜回城里去吧？我船上有来自华盛顿的官员，比总统还重要。他说你是非法酿造。贩卖酒的不法分子，要来抓捕你。他知道你的船的号码。但是我从未见过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谁。”

“太好了，”运酒的船上有人回答说，“太谢谢你了，好兄弟！”

“同你说话的是你的兄弟吗？”从华盛顿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问道。

“不，先生，”维利船长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彼此都称兄道弟。”

这是海明威在创作上描写工人阶级团结，互助方面的一个小心翼翼的尝试。对于象阿布纳格林这样的人来说，小说中所描写的是难以令他们信服的。小说《商人归来》不同于处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无产阶级作家所写的作品，但是他的左派同情心，最

低限度能够说明，海明威在某些人的劝告下，他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应当引为自慰的。

基里曼查罗的斜坡

第二本哈里摩根的故事刚写完，海明威就动手写它的续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很高兴一个星期里就给费兹吉雷德写了两次信。信中自然充满着他圣诞节前的愉快心里和欢乐。可是欢乐中也夹杂着哀愁。这仿佛证明了阿诺尔德金格里奇的看法：司各脱的忧郁哀愁常常要引起海明威的恼怒。海明威告诉司各脱，他仿佛象个总是把答案弄错了的聪明数学家。他说，可能因此引起不良后果——他每次到司各脱家去，总是见他喝得烂醉如泥。难怪他总是把人长大了同变老了混淆起来。

海明威的幽默是以死亡为主题的。如果司各脱的意志真象他从阿赛维尔来信中所说那样消沉的话，那他最好先给自己买好人寿保险，然后乘飞机到南方去。然而他将带司各脱到古巴去，让那里的革命势力把他干掉。于是把他分尸。心脏送到普拉闸旅店，肝脏送到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左肺送给伯金斯，右肺送给乔治霍拉斯罗里默。剩下的全部由海明威运送到开普·德安蒂布斯，再由那里的人举行仪

式进行海葬，把尸体丢入海里。可以肯定，届时阿齐马克莱斯会就这件事写一首充满神秘的诗歌。厄内斯特已私下写了一首诗，题目为：为司各脱在埃登罗克举行海葬而作。显然，这是一首模仿哈特克雷恩诗作的拙劣诗歌。

费兹吉雷德对于厄内斯特开这种毫无意义玩笑无动于衷。圣诞节刚过不久，海明威收到了提前出版的二月号《绅士》杂志。里面刊载了司各脱的一篇忏悔式的文章《崩溃》。海明威读后不禁感到惊异。他觉得，司各脱似乎不觉得他的失败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光荣。天晓得，他怎么不懂得作家要经历无数次空灵的感觉？一个作家，只要他下决心把工作做好，工作会给他带来安慰的。老老实实工作，就会写出老老实实的作品来。司各脱的难题之一是他的思路不清。用他那样的智慧和才能去办某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事办好。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缺点在于他年轻的时候过于骄纵自己，以致于没有经历过中年阶段便直接进入老态龙钟的暮年。

但是这一切都是空谈。一月份，厄内斯特自己有一段时间患失眠症和精神忧郁症。前前后后他精神上受折磨达三个星期之久。后来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缺少锻炼和过份耽心创作的缘故。这样精神上

和心理上才算不那么紧张。最后他得出结论，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运动锻炼，写作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归根结底，正如八月份他对卡斯金说的，他从事运动的能力比写作要强。从事运动他无所顾虑，从事写作却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他的写作工作常常被来访的客人所中断，这是他感到最头痛的事。有一次电影明星南希卡洛尔拜访他。那是二月份的某一天中午。南希到他家门口时，后面跟着一大群崇拜她的影迷。为了不让那些人涌入他的房里，波林索性把前院大门关上。吃完中饭，海明威用脚把大门踢开。因为用力过猛把大脚趾踢破了。一下子，他心中的怒火象火山爆发那样倾泻出来了。又气又恨，自怨自艾。即使后来到了大斋期^①，他发誓不喝酒，因为他的气还没有完全消。

厄内斯特的老朋友瓦尔多帕西二月份带着他的娇妻和两个十分调皮的双生子来拜访他。厄内斯特说，他看到瓦尔多在他的儿子面前那种驯服的样子，非常惊讶。他回忆起过去有一次在酒吧间里，有两个喝醉酒的水手拿瓦尔多的胡子开玩笑。瓦尔多当即抓住他们的脖子，一边一个，狠狠地把两人的脑袋猛力相撞。但作为教养自己孩子的父亲，瓦尔多却是世

^① 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

界上脾气最好的男人。他的两个双胞胎的儿子，一个用一个空玻璃瓶猛击瓦尔多的头部，另一个用火柴去烧他的胡子。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瓦尔多不但不发气，反而笑笑地说：“哎呀！他们很快就要进学校念书了。”厄内斯特的观点是：做父母的在子女面前要绝对的严肃。他十分乐意回答他儿子提出的问题。他们乘“彼拉”号出海钓鱼，他就给他儿子作指导。他认为他们都是好朋友，既有趣又活泼。但是从来不太过随便。

整个春天里，厄内斯特一头埋在写作里。到三月底，当哈里佩恩巴顿以《世界报》编辑部来找他秘密地谈生意的时候，厄内斯特正准备写一部新的有关西班牙情况的小说。故事描写一个叫巴科的农村小孩在马德里一间供斗牛士住的膳宿公寓里当侍应生。他同他的同辈一样，希望当个斗牛士。他在一次摹拟斗牛中，被刀刺中流血不止而死去。巴顿向海明威表示，他愿意用四万美元买下他新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版权，用七千五百元买他的长篇小说，用三千元买他的几篇短篇小说。但他对那篇巴科的悲剧不感兴趣。后来海明威把这篇小说寄给金格里奇换下那篇报导性的文章。

海明威继续利用他非洲大陆之行所收集的材料

进行创作。四月十九日，他又写完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快乐的结局》。哈里巴顿立即用五千元把它买下。这篇作品是作者通过个人的观察、传说和构思，精心创作出来的。在写作过程中海明威充分利用他狩猎的经验，如打野牛和狮。好几年之后，他根据现实生活中他所熟悉的人物，如一位很有钱的国际青年运动员在作品中塑造弗朗西斯·梅坎布的形象来。“他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几乎毫无差别，”海明威喃喃自语地说，“只是他是虚构出来的。”梅坎布的妻子玛格特也是一个虚构的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她有一张鹅卵型的脸，卷云般的黑发，身段匀称，相貌非凡。海明威把他从那些有钱的朋友的妻子身上采集到的优点放在一起，注入玛格特的灵魂里，使她成为一个心灵幽美，完美无瑕的人物。海明威说：“我是从许许多多的普通女人的形象中创造出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之所以可爱，并不是她合乎我的口味，爱好和习惯，而是她本身具有的美德。这也就是我一心要创作她的原因。”他又理直气壮地说，对于这个人物的描写同他早期所描写的妇女形象非常酷似。

小说中的罗伯特威尔逊——梅坎伯家的猎手，是以菲力普帕西维尔为对象虚构出来的。他脸色红

润，蓝色的眼睛发出冷漠的光，说话简明扼要，勇猛而不鲁莽，精明而不死板。海明威后来说，他根据菲力普而塑造威尔逊这个人物主要是出自家庭和事业上的原因，也为了避免他同坦噶尼喀的狩猎部族有任何关系。这部小说，海明威越写越细致，情节越写越生动。其中有的是他们在非洲时，晚上围着营火坐着听菲力普讲故事得来的。帕西维尔自己觉得，海明威的小说写得非常出色。他原先有点担心，在他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的名字可能在小说中被人认出来了，如那位白种人猎手罗伯特威尔逊。幸亏海明威运用了高超的写作手法，使原来人物的名称在小说中不露痕迹，甚至在私了谈话中也察觉不出来。海明威十分细致，书中他描写那猎人使用的 0. 505 吉布斯牌猎枪，也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位白人猎手所使用的那种枪。这件事也使帕西维尔感到放心。

关于野营打猎的故事，据说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些白人猎手同他们的女性受庇护人睡在一起。威尔逊据说就是这样，常常带着一张可睡两个人的大吊床，同他的“艳遇者”合睡一起。但帕西维尔从不这样做。他还提到有些女受庇护人由于害怕，拒绝那样做而被杀死。海明威根据这条线索在书中安排弗朗西斯梅坎布被一头受伤的狮子追赶的情节。小说的

结局是玛格特梅坎布为了使她丈夫免受野牛撞死之苦而先开枪把他打死。这种手法是海明威在别的小说里常使用的。“就我所知，”菲力普帕西维尔说，“在海明威的笔下，根本没有一个女受庇护人能成功地开枪把她的男伴打死的。”

当海明威忙着写他的小说《梅坎布》时，杰恩梅森多次到了凯威斯特岛和米阿米岛。当海明威谈起请佐罗赛尔在四月底五月初开“彼拉”号到古巴去时，杰恩主动提出由她开船。波林准备回彼格特探望她父母亲。她将从阿萨堪斯回来后到哈瓦那同厄内斯特汇合，估计要到四月二十三日才能动身前往。在海明威的印象里，在他的朋友当中只有佐每次跟他出游不带妻子的。而杰恩恰恰相反，她不愿意带着丈夫到处跑。

复活节前，由于发生了一件令人懊丧的小事，海明威的生活海洋里泛起了一阵微波。事情是这样的。哈特佛德保险公司的经理美国当代最著名诗人之一华莱斯史蒂文斯到凯岛度假。史蒂文斯身材魁梧，头发花白。他才学会打拳，年纪比厄内斯特大二十岁。出于某种至今还不清楚的原因，这位诗人主动邀海明威进行拳击比赛。结果史蒂文斯被打得眼青鼻肿。华尔多帕西看见他戴一付黑眼镜遮丑。史蒂文斯请

海明威体谅他的处境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海明威出于对这位诗人的敬重，满口答应了，但他仍禁不住在给多斯派索斯的信中转弯抹角，若隐若现地提起这件事。

海明威和他的朋友们四月底从凯鸟出发到古巴海域去钓鱼，一直到五月中旬后才返回凯岛。这次活动与往年相比，真使他们扫兴。一方面他们所在的海域马林鱼不多，另一方面，“彼拉”号的机件经常发生故障。此外，海明威发现他请来的有经验的鱼叉手卡洛斯这次似乎是“又瞎又聋”。五月中旬佐斯鲁赛尔回凯岛去，船上的情况就更糟了。这时，每当海明威怒容满面，板起脸孔的时候，谁也不敢吱声。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他开始训斥他的部下，野蛮粗暴，恶声恶气。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现在掌舵者是波罗。以前他曾随海明威出海捕鲸。卡洛斯却成为海明威的出气筒。有时海明威刺人的话使他受不了而落泪。

虽然卡洛斯无能，海明威仍决定六月份带他和波罗到巴哈马斯去。另外要他的儿子派特里克当船舱服务员。经过检查，已探明船上机件的毛病是汽缸活塞破裂引起的。七月二日海明威把船开到米阿米，把整个机组换成新的。幸好这样做了，不然就不堪设

想。两天后当他们离开米阿米驶向比米尼岛时，途中碰上比一九三五年还更厉害的暴风雨。暴风起处，海浪如山，从四面八方小船袭击。海明威亲自掌舵向西北方面驶去，通宵达旦一刻也没有休息，简直紧张到心都快跳到口里了。随后他又朝西北风向开去，船在浪谷里航行，“彼拉”号仿佛是在水面上滚动一般。海明威绝望地咒骂着，风太大，水泵被吸住转不动，大浪击拍着船头，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帕特里克在船舱里睡得很香甜，全然不知船正在同狂风恶浪搏斗的情况。浪头如山，一个接着一个向小船压来。海明威惊恐万状，简直气都喘不过来。尽管如此，他紧紧地握住舵盘坚持往前开。终于他冲破了暴风雨，“彼拉”号顺利抵达比米尼岛码头。看到自己的驾船技术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海明威豪情满怀，去迎接新的战斗的一天的到来。

比米尼岛码头停靠着各色各样光泽夺目的游艇，它们的主人都是一些有钱的体育爱好者。在这里，海明威遇到了很多朋友和熟人。汤姆谢弗林和他的妻子；基普华灵顿夫妇在进行钓鱼友谊赛；里查德科普少校也从米阿米赶来了；诺尼布里格斯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到这里度假钓鱼。他们常到海明威船上作客；杰恩梅森驾着小船，希望能在这里比海明威

钓到更多的鱼。一天海明威得知玛米里全纳罗林到奥利弗格灵奈尔夫人家作客。罗林虽然已是四十岁的女人了，但风韵犹存。她作为斯克里布纳的小说家，颇有点名声。一天，海明威突然来到格灵奈尔的游艇访问他们，他们感到十分意外。罗林夫人从自己平时阅读海明威的作品中对海明威其人有一大概的印象。她满以为他是个“暴戾的恶魔”。谁知他同她握手时温柔备至，并告诉她，他很喜欢读她的书。这一来，她立即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现在她得出的印象是，海明威是这个岛上居民中最负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是来这里钓鱼的阔老还是贫困的本地人，都和他合得来。人们至今仍在传说海明威五拳就把佐克纳普击倒的事迹；黑人音乐家仍在演唱《比米尼港口的大汉子》歌曲。

海明威开始担心自己这么广泛地结识有钱人会影影响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其实他的这种害怕心理已经在他的一篇小说里表露出来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亨利华尔登自己在非洲平原身生毒疽即将死去。可是他却糟蹋了他的有钱的妻子，作为自己的替罪羊。九月份的飓风刚过，这篇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随后他把稿子塞进抽屉里，等候进一步修改。他一方面继续同那些有钱人保持关系，另一方面对钱财采

取疏远的态度。当金格里奇来到比米尼岛同他商量编辑的事的时候，厄内斯特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出来。“我们在这里都是农民”，有一天他用手一扬，指着那些有钱的、穿着时髦的人说。他们正好在那里。几个月后，他对罗灵太太说，这些人实在太麻木不仁。其中只有本·芳内是个例外，他确实是个好小伙子。他很喜欢他们，同他们相处也很不错。但是他认为参加钓鱼的女人中有好的也有坏的。这些女人的男人中有百分之九十和她们一样，只是有点老处女的脾气而已。

那个月通过文学创作的讨论研究，金格里奇十分惊奇地发现，海明威为人十分温顺，对于来自编辑方面的意见他很尊重。他在写第三本摩根故事的前几章。这本书大约三万字。这一年的前面几个月他一直没有动手写。他征求阿诺尔德的意见，想把它写成长篇小说，作为在今年秋季出版的小说集的一部分。这样，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就有新的建树，就能沉重地打击那些围攻他的纽约文人。

金格里奇认为海明威的想法不可取，因为摩根故事是一个整体。第三本的写作已经有个良好的开端，他应该把它写完写好。然后把这三个分册集中起来成为一部摩根三部曲。这本书从开头到结尾始终

贯穿着海明威对古巴的革命和政治的见解。从内在能力来看，海明威完全能对付战争中的老兵和抗御梅特坎布风暴所带来的灾难。佐斯鲁赛尔的住地已伪装成一家酒吧间。它作为美国这一方，哈里进行交易活动的重要场所。他们磋商的结果，书中要突出主题，强调摩根的衰败和破产——海明威称之为“个人的没落”，紧接着的就是东山再起。海明威十分愉快地把这个变动写信告诉伯金斯，也写信告诉金格里奇。说金是他最可信赖的人也是对于写作能提出中肯意见的人。查理斯汤普森·J·B·苏里万和佐斯鲁赛尔都是人中之人，无论从哪方面，他们都是很可靠的人。但阿诺尔德却是一个在文学方面可以共同商量切磋的人。

在玛朱里罗林准备返回佛罗里达州之前，海明威在古恩海湾钓到一条重五百一十四磅的金枪鱼。海明威同这条鱼相持了七个多小时。他拼死拼命地抓住大鱼，每个小时都要流下一磅多的汗水。当坚持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心里发慌，两眼直冒金星。他不得不停下来喘一喘气，待呼吸恢复正常后又开始战斗。后面那四个多钟头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据他后来说，在返航的途中，他一面躺着休息恢复疲劳，一面猛喝啤酒和苏打掺威士忌，全身软绵

绵的根本坐不起来。当“彼拉”号回到比米尼港口，虽然已是晚上九点半了，周围的人，包括玛朱里罗林在内，都争相出来观看那条身长 11.5 尺的大鱼。不久前一位老人带着新婚的年轻妻子坐游艇来到比米尼岛。这时他也在场，他十分无知地说，钓金枪鱼并不难。等船靠稳码头后，罗林夫人一下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见海明威突然醉熏熏地从舱里走出来，一边雷鸣般地喊道：“哪个狗娘养的说钓金枪鱼不难？”这天晚上人们最后见到海明威一个人站在甲板上，身边是那条被挂在支索上的大金枪鱼。显然海明威把这条大鱼当作他练习拳击的吊袋。

关于海明威，罗林夫人有个问题使她迷惑不解。她想起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那只巨大而温柔的手握住她那只纤纤细手，令人有亲切体贴之感；可她同时又感到，正是他那只同样的手却无情地，凶狠地打在对方拳击手的脸上，把他击倒在地。在她看来，海明威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根本用不着担心别人会攻击他。他身材如此魁梧，精力如此旺盛，根本不需要用拳头来显示自己的威力。她寻思，在海明威的性格里必定有某种值得探索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体育运动生活同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体育运动家同艺术家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

罗林夫人在访问比米尼岛期间，通过同格灵奈尔夫人的接触使她得到了某些经验。她体会到，人一出海，就全神贯注于钓鱼，一切别的事情都置之脑后。她觉得那些从事体育活动的人都是很可爱的。每当她离开他们的时候，她就感到郁郁寡欢，似乎同他隔得很远。诚然，在此情况下她所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一定知道，反过来他们所经历过的事，她不一定经历过。这些人所看重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金钱。他们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没有悟出生活的真谛来。罗林夫人说：“海明威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他的同伍者喜欢他，崇敬他。这是由于他的人格，他的体育运功的才能，他在文坛上的声誉与地位决定的……海明威必定要无意识地评价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必定害怕在他们面前揭露会导致他身败名裂的痛苦……因此，在他的《下午的死亡》一书中，他对这些人的描写得出色。但立即又巧妙地避开面进行一番美好的评价或有意地使用一些庸俗猥亵的语言。他的体育界的朋友一定还不懂得妙在哪里，只知道在听到他说出这种轻率的话，做出如此无礼的行为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正是这些人对海明威作品中的某些人和事感到无比高兴，而对我们来谈却感到

极大的失望和痛苦。”

当罗林夫人把她的看法告诉海明威时，他作出解释说，他之所以从小时候起就从事钓鱼和打猎，主要是他对这两项活动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做起来心情特别激动。他说，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灵魂的净化，一种在户内就可以完成的，甘愿离群索居的工作。当创作顺利，成绩斐然，除有酬劳外，你所感到的欢乐是世上任何别的东西无法比拟的。但当工作受挫折或进展不大时，除了心绪不安，甚至引起神经错乱外，唯一可以摆脱的，对他来说就是钓鱼或狩猎——拿起钓鱼工具坐船到海上去；拿起猎枪出发到森林里去，到自然界中寻求欢乐与安慰。海明威认为杀死一只熊，一只野牛，一只大羚羊，一只黑鬃巨狮；同一条大马林鱼相持争斗直到把鱼弄死，弄死一条金枪鱼，甚至是一条大鲸，要是他能把大鱼叉刺中它并深深插入它的肉里的话，所带来的欢乐是真正的欢乐。而这种欢乐的取得除了打猎、钓鱼外，就是写作了。难道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海明威认为没有。

七月十六日，海明威回到凯威斯特岛。不久，他认识一位叫哈里彭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英语教授。海明威向来喜欢给别人取外号，所以他别出心

裁地给彭斯教授取个绰号——梦克华尔赛教授。海明威常约彭斯谈话聊天，常常谈到半夜三更。一天，他正同彭斯一起谈天的时候，他收到一份提前出版的八月号《绅士》杂志。这一期里有海明威连载短篇小说的最后部分。内容描写那位作家如何在非洲因身生毒疽而气息奄奄。过去，当这小说的稿子搁在抽屉里不用的时候，他曾想到给它取一个通俗的名称《友谊的蓓蕾》。当然，现在取的这个书名：《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比那更好。此外，他还把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简单化。原先叫亨利华尔登，现在叫哈里。

海明威后来就其如何构思这部小说作了一些说明。他说，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在纽约的时候，一位阔妇人请他到茶馆喝茶，并主动提出愿意出钱支持他再次到非洲大陆去旅行。那年夏天回到凯岛后，仔细想起这件事，设想如果当时答应她，将会有什么后果呢？书中那位气息奄奄的作家便是影射他自己。不难想象，如果那位有钱人的庸俗生活引诱他，使他上了勾，那他就一定会落得书中那个作家的下场。

海明威后来又夸口说，他把足以写成四篇小说的素材全部集中写到这一篇中来了。“我把全部真实的材料，”他说，“都用到这篇文章里，其内容之丰富

是过去任何一个短篇小说所没有的。”但是这篇小说象功力巨大的飞机一样仍然腾空起飞。这小说中很大一部分材料与作者自己过去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有关。例如：她回忆起他祖父在瓦伦湖畔的木屋，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与哈德莉住在巴黎时那间在小山坡上的房屋，在巴黎第一个夏天到黑色森林旅行钓鱼的情况。但是，在小说里他把这次旅行赋予浪漫和虚无的色彩，并把旅行的目的地改为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书中还提到斯克伦斯和滑雪指导者哈尔德朗特以及在西尔威里这高地上玩扑克牌的情况。他提出怀俄明的诺德基斯特大牧场，那里一条河对岸山坡上的萋萋芳草。小说在结束性的高潮中，哈里盼望有架小飞机把他送到内罗毕医院去治疗。这是根据厄内斯特自己得恶性痢疾后坐飞机到内罗毕医院治疗的经历。故事情节中还描写了从飞机舷窗往外望，看到远去基里曼查罗高山西侧峰巅上的皑皑白雪。小说的卷首引语中所提到的那只枯干、冻结的豹子尸体，是海明威从菲力普帕西维尔那里听来的。后来他自己把它称之为故事的玄学部分。他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觉得没有义务加以解释。

这篇小说不仅包含了海明威许多个人的回忆，而且小说的主题同他的艺术创作观有密切关系。海

明威曾对卡斯金说过，作家应该“象吉卜赛人那样过着游荡的生活”。那么，他是否已把部分的吉卜赛式的独立性同他现在从事的体育活动相交换呢？在“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一文中，有大量例子可供说明作者对某些国际性的体育组织逐渐产生厌恶感。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比米尼岛玛朱里罗林夫人所看到的一批人对于厄内斯特从事艺术创作来说具有潜在的危险。

这篇小说的内容也涉及费兹吉雷德。文中那位奄奄一息的作家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想起“可怜的司各脱费兹吉雷德”以及“那位有钱的具有特别魅力的人的罗曼蒂克般的敬畏”。当司各脱发现他们并不象他想象中那样具有魅力时，他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厄内斯特决心不跟随司各脱自我摧残。他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作家常常走自我毁灭的道路，甚至毁灭了一个人的整一辈子。倘若有钱人确实是敌人，厄内斯特就会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提到他们。

费兹吉雷德正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青翠林木山区养病。他心情忧郁，看了厄内斯特写的一篇小说，发现里面有他的名字之后，不禁怒火中烧。当时他住在阿谢维尔格罗岛的派克旅店里。他从桌上文具匣里拿出便笺，写了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厄内斯特：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写进你的小说里。虽然有时我想写点内容深刻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要我的朋友对着我的尸体大声赞扬。无疑，你的用意是好的，但却使我整整一晚没有合眼。当你把这小说印成书时，我请你把我的名字除掉。这是一篇好作品——是你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如此“可怜的费兹吉雷德等一类的话”足以毁了这本书的声誉。

你的朋友 司各脱

又及：理查德夫妇从没使我神魂颠倒，除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和魅力。

厄内斯特立即写信给伯金斯，说司各脱的反应很不正常，仿佛象一个整个冬天为《绅士》杂志撰写有关自己的可怕文章的人。海明威在给司各脱的回信中说，五年来他从未在他的书里写过一个字关于他所熟悉的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不准备再当好好先生，他要做个名符其实的作家，他要采用他所选择，合乎要求的一切材料。

厄内斯特这种不痛不痒的回答使司各脱大为吃惊。他觉得海明威既疯狂又自负，显然认为自己是位“了不起的大作家。”到底是什么奇异的想法使海明

威得出结论：司各脱的《毁灭》一书致使作者受到大家的攻击，仿佛司各脱是一只野鸭或火鸡。厄内斯特此时似乎已失去理智，象在电影里一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哈巴狗自己打自己一样。司各脱认为现在不要同他多纠缠，因为海明威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海明威的倾向是狂妄自大，”司各脱写道，“而我自己却越来越忧郁。”

司各脱和海明威其他的朋友所不了解的是，海明威思想上的钟摆正在有规律地大幅度摆动着，从狂妄自大这一端摆向忧郁那一端。伊凡卡斯金把他的苦恼和折磨说成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海明威目前思想中不健康的因素是，他壮志未酬，却要早死。他在写那篇描写一位作家在非洲大陆上即将死去的文章时，他心里明白，他在攀登个人的基里曼查罗山时，最多只能到达半山腰的斜坡下方。